# 中篇小说世界经典文库

NOVELETTE

[阿拉伯·非洲卷]

叶水夫□高妙＝主编

12

九洲图书出版社



装帧设计：吴　勇　责任编辑：黄宪华　刘晓蔓




ISBN 7—80114—103—2/I·50
平装(每册)25元　精装(全套)688元

#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 阿非卷

主编　于晓丹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于晓丹主编.—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3

ISBN 7-80114-103-2

Ⅰ.世…　Ⅱ.于…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阿拉伯半岛地区②中篇小说-作品集-非洲　Ⅳ.①I371.4②I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785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阿拉伯、非洲卷**

| | |
|---|---|
| 出　版 | 九洲图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
| 邮　码 |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466 千字　印　张　19.5 |
| 印　数 | 1—2000 册 |
| 版　次 |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7-80114-103-2/I·50 |
| 定　价 | 平装(每册)25 元　精装(全套)688 元 |

# 本 卷 序

于晓丹

我接触的非洲、阿拉伯文学很有限，就总是觉得这个序言应该由一个比我更懂、更了解的人来写才更合适。但书是你编的，你就没有理由不对着读者说些什么，起码应说一说你编选的初衷。明摆着，你为什么要选了这么几篇东西，而没有选别的，这总应该有些理由吧。但实际上，也许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应该说是阿拉伯文学的发端，自然没有不选的道理。

剩下的，就都是当代的作品了。

埃及无疑是非洲、阿拉伯地区的一个文学大国。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父"的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　　）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偷与狗》创作于1961年。《领袖被杀之日》创作完成于1985年，其背景显然是指1981年10月6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被刺身亡一事。这篇小说的译者为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萨达特是当代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敢作敢为、胆识过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统帅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摧毁举世闻名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人心目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在埃及推行经济开放政

策，特别是推行抗苏联美和以的外交政策，冲破阻力，承认以色列，与以签约，收回大部失地，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开辟了道路。但他在推行这些政策中，有时不顾主客观条件，有时独断专行，在对以媾合中又操之过急，脱离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使埃及陷于空前的孤立中。在国内，少数人乘开放之机，谋取暴利，大发横财，统治阶层贪污腐化，贿赂风行，加剧了两极分化，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导致民怨沸腾。而萨达特在取得一系列成就后又居功自恃，严重脱离群众，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高压政策，结果国内政局混乱，最终酿成举世震惊的被刺事件。

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事件本身，而是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纳瓦勒·赛尔达薇（1930— ）是埃及当代女作家，也是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她的思想大胆，视野开阔，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文化界和妇女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据译者介绍，《一无所有的女人》是其代表作，也是阿拉伯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发表时曾引起过很大轰动和争论。小说通过一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女囚的回忆，揭露了一个既传统又“文明”的社会对女性的摧残与凌辱，反映了一个被逼为娼、沦为性奴隶的女子的苦苦挣扎与激烈反抗。这部小说的标题，按原文应直译为《处在零点的女人》。这里的“零点”，不是指午夜零点，而是真正阿拉伯数字里那个表示“零”的点。（我们平常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数字。“零”在印度数字里是“0”，在真正的阿拉伯数字中则是“.”。）由于对标题中“零”的理解不同，可能对标题有不同的译法。若把“零”理解为“无”，则可译成“一无所有或失去一切的女人”；若把“零”理解为温度计上的“零度”，则可译为“心灰意冷的女人”或“冰冷的女人”；若把“零”理解为化作乌有，则可译成“（处在）

生命终结点上的女人”；若将“零”理解为“无价值”，则可译成为“一钱不值的女人”，等等。本文译者选择了第一种和第二种理解，故译作了《一无所有的女人》。

塔哈尔·班·哲伦1944年生于北非摩洛哥的非斯省，大学主修哲学，1971年起定居法国，1972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哲伦虽然用法语写作，但他的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阿拉伯文学色彩，《神圣的夜晚》就显出了阿拉伯文学所特有的瑰丽、浓烈和神秘的气息。这部创作完成于1987年的小说，从严格意义上说，应算是长篇了，但尚在我们的编辑限内，故而收入。它曾荣获当年代表法语文学界最高荣誉的龚古尔奖。

关于这部小说，我倒是愿意多说几句。

无论是在文学的女性史上，还是在女性本身的历史里，女人男装的故事和人物似乎一直都并不少见。

女人以男装形象出现，虽然原因各种各样，但却并不总是悲剧，这似乎也无庸讳言。如乔治·桑，就非但不是，相反，倒还给她增添了别一番魅力：是在她命里注定的高贵之外，比一般的女性更多了一种力量，一种左右时尚的力量。

从当今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乔治·桑当然是幸运的——虽然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她还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因为她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她的母亲当作男孩抚养，却又并没有因此而被剥夺了一切女性的权利特征。她既非受到某种来自男性社会的胁迫而以男装示人，更没有在以男装进行社交活动时受到男性社会的排斥，相反，素装的魅力倒还使她受到了男性社会的关注和倾慕。这样的事也许就只能发生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度，尤其是艺术家的“天堂”——法国，换一个地方的女人怕是很难有这一福分。

说到幸运，女人男装也还有另一面可比的幸运，那就是和

男人女装相比，她们似乎更容易得到人、环境和社会观念的接受。比如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他也只是因为母亲急于有一个女孩就拿他作了替代，这一点与乔治·桑很是相似，但他却没有像乔治·桑那样成为风尚的旗帜，而是被其无情地吞没了。这是不是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女人男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满足了男人的心理，所以它才有可能以一种健康的状态得到社会的接受而不至被顽强地扭曲？男人似乎很容易接受与自己的嗜好相一致的东西，而不那么容易接受与自己的时尚相悖的任何东西，而且有时甚至表现得很是盲目。在历史上女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许多女作家发表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不敢使用能明确反映自己性别的名字，而是改用男性化十足——有时也可能是中性的——的笔名，这恰也可以说明男人社会的这种盲目倾向。比如《简·爱》，它的作者的确使用了一个男性味道很浓的笔名，但只要读书的人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出，它的精神气质是只有女人才可能禀有的。男性社会能接受这样一部充满了女性情感因素的小说，只是因为它的创作者具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这多少叫人觉得经不起推敲。因此说，女人男装，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对于男性社会的反叛，相反，倒是对男性社会的应和，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至于说到东方，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

以中国为例，中国古代有许多传奇故事，讲女人男装替父从军，男装女子千里寻夫而金榜题名，男装求学而衍生情爱，等等，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里女人的没有社会地位，但起码在男装的过程中却大多是喜剧多而悲剧少，并没有多少是真正为着女人而讲她们的辛苦和悲伤的。这类传奇，在后世又大多被改编成戏曲，放到舞台上去表演，受到了演员和观众双方面的欢迎。这是因为它往往能给演员提供很大的表演空间，忽而女装，忽而男装，出其不意，精彩绝伦，唱念做打

均有很多的表演余地；而观众看起来，自然就真是眼花缭乱，大过其瘾。这样，这类传奇的意义就越发是乐观和愉快的成分多了。而且我们还不能忘记，那时的观众，当然还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女性男装传奇故事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某种可以沟通的地方，都是准备着为了男性欣赏并接受而建立的。至于说到神秘的东西和残酷的东西，它们是否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汉文化的成分？答案恐怕是：它们存在，但不是主流。

东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亚洲所代表的东方和非洲所代表的东方，东亚所代表的东方和西亚所代表的东方，等等，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中国的这种可以入戏的女人男装故事，在日本或是朝鲜大概可以找到某些相通性，比如我们知道的《春香传》等。但这种故事在一些以伊斯兰教为宗教背景的地方，却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形式是什么？这从《神圣的夜晚》中大约可以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神圣的夜晚》讲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故事，通篇都被一种强烈到极致的情绪所笼罩。一个曾经被当作男孩养育的女孩，在幼年时，曾经遭受过束胸的折磨，也曾经模拟地被施行过割礼，在一种宗教的仪式下按照男孩的模式而成长起来。直到她的父亲去世，她才终于得到赦免、解放，有了作为女孩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过渡是非常迅速的，她在一次莫名的行程中，与一个陌生的、几乎没有看见其脸的男人完成了她的这一从男向女的彻底转变。随后，她邂逅了一对奇怪的姐弟，弟弟是个盲人，姐姐奇丑无比。她被弟弟所爱，又被姐姐所恨。最终，她仍然没有逃脱悲剧性的命运，终于被盲弟的姐姐所陷害，并最终被残酷地实施了真正的割礼，从此就变成了一个非男非女、几乎丧失了性别特征的“人”。

两次割礼是这个女孩一生的命运，它们的执刑者一次是以其父亲为代表的男性社会，一次则是以女性为终极代表的整个社会。而当她最后被女人彻底打败时，她也就丧失了作为人而存在的所有可能。这个故事比之中国的传奇具有相当血腥的残酷性和神秘性，这也许只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原始图腾祟拜的某些原始部落里才会存在的。

这个女孩两次经历性爱的过程，其对象一次是她无法辨认的人，一次是无法辨认她的人。当一个女人被一个她所看不见的男人强迫发生性关系时，她的从男向女的转变就像是从母体中重新分娩一样，虽然是混沌的，但也有瞬间的快感。而当她在具有了女性意识之后，与一个看不见她的面孔的男人爱恋并也似乎得到了这个男人的热爱的时候，这个女人的感觉除了奇特，也会有一种不被正视的迷茫和不真实的感觉。这种奇特大概正像是雾里看花，其实也就让人知道它是似花非花的悲剧。如果说这就是伊斯兰国家里女人更为可悲的命运，那它的确是传达了这样的感受。女人从一生下来就不被按照正常的人的状态进行抚养和教育，其命运就被男性社会所扭曲；在这个偏执的男性社会里，女人似乎从来也无法得到正常的生存权、爱别人的权利和被爱的权利。女人似乎从来就是似花非花、似雾非雾地活着，直到有一天被彻底涂抹掉，花终于不复存在。伊斯兰社会里成长的女子，比之西方和以佛教为主的东方其他国家里的女人，活得是更加非人的。我们虽然不知道《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的时间背景，但我们可以想象，它的故事是从历史而一直延续至今的。

《神圣的夜晚》虽然讲述的是一个东方色彩很浓的故事，这个故事却让同是东方人的我们有些晕眩。它能获得1987年度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一定也与它神秘的东方色彩有很大关系。但东方人看东方人的那种神秘，自然就少了很多雾里

看花的韵味，而就容易看到它虚拟和虚妄的东西。虚妄并不是有多么不好，但虚妄却会削弱一件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这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象征唾手可得，象征也就丧失了它的象征的力量，因为它失去了实在对它的本质的支持。就《神圣的夜晚》这部小说而言，它的惨烈程度显然受到了某种削弱。艺术痕迹过强自然也会使故事本身的力度受到局限，这是艺术品的遗憾。

自然，情爱的故事本身总是令人晕眩的，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是西方人较为实际，而东方人则更多些神秘的幻象：他们可以把许多事情用神秘加以模棱两可、似有似无的解释，竟也能很圆满。我们常常讨论，爱情的故事是多些实在的东西好呢，还是虚幻一些更好呢？答案往往是矛盾的。从内心深处讲，谁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经过浪漫的过程而最终走向实际的结果，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则相反，希望它是有一个实际的开始，走向一个浪漫的终端。因为人不能活在文学中，而只能活在生活里。我们平时看书，更多的是希望它能对我们的现实施加一些补偿，而不是施加一些压力，当然，有的时候，压力也是难免的。但《神圣的夜晚》这样的小说，却不会对一个东方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倾向性和居高临下的态势，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又是实在的。它所要告诉人们的，以及它所要对自己表达的，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是文学本身不能给女人找到出路，还是要在文学里用强制的象征手段硬寻条出路来？谁能说这不是勉为其难呢。

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神圣的夜晚》都已获得了它应该获得的荣誉，喜欢不喜欢就都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谁也没权要求改变别人的看法，但是是可以要求自己认定自己的感受的。

1995. 11 德外“望家”

# 目　录

#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选自《一千零一夜》

纳 训 译

古代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执政时代，巴格达城中住着一个叫辛伯达的脚夫，以搬运糊口，境况窘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一天天气炎热，担子很重，累得他大汗直流，疲劳不堪。当时他从一家富商门前经过，便放下担子，坐在门前宽大、清洁的石阶上休息、纳凉。

辛伯达刚坐下去，蓦然闻到屋里发散出来的芬芳香味，并听见不绝如缕的丝竹管弦和婉转的歌唱声。他侧耳细听，发现那美妙的音乐声中，还有金丝雀、夜莺、山鸟、斑鸠、鹧鸪等鸣禽的歌唱声。这种五花八门的声音，激动着他的心弦，他一时兴奋得抑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地悄然走到门前，伸长脖子向里面窥探。只见里面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庭园，堂皇富丽，婢仆成群，那种豪华气象，俨然是王公诸侯的宫室、门第。接着微风送来各种饮食的香甜气味，使他陶醉在享乐的气氛中，忍不住馋涎欲滴。最后他举头望着天空，喃喃地叹道："我主！你是创造宇宙的、给人衣食的主宰，你愿意给谁，便毫不计较地给谁丰富的衣食。我主！求你饶恕我的过失，接受我的忏悔。我主！你是全能的，为所欲为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抗拒你的判决和权威。我主！我赞美你，你愿意谁富贵，便让他富贵；你愿意谁贫穷，便让他贫穷；你愿意谁高尚，便让他高尚；你愿意谁卑贱，便让他卑贱。我主！你是唯一的主宰；你多么伟大！多么权威！调度多么周全！奴婢中你愿意谁，便让他尽量享受恩

惠，就像这所房子的主人，穿丝绸、吃美味，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总之，你掌握着人们的命运，使他们中有的奔波、贫困，有的舒适、清闲，有的享乐、幸运，有的像我一样，终日劳碌、卑贱。”继而他愁然吟道：

人世间有多少可怜人，
没有立足的地方，
只能依人篱下偷享余荫。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疲于奔命，
终日出卖劳力，
生活越来越离奇，
压在肩上的重担，
总是有增无减。
别人幸福、悠闲，
无忧无虑，
从来不曾像我这样生活过一天。
他们丰衣足食，
荣华富贵，
一辈子享乐到底。
谁都是父精母血，
我和他都是一体，
本质上并无差别；
可是彼此间却隔着一条鸿沟，
其距离远如酒和醋的区别。
我倒不是胡言乱语，
只因你是法官，
希望你公公道道地判决。

脚夫辛伯达吟罢，挑起担子，正要离去的时候，屋里出来一个容貌清秀、体态端正、衣冠华丽的年轻仆人，一把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主人请你，有话对你说，随我进来吧。"

脚夫打算拒绝，不愿进去，但是无法推却，于是放下担子，交给守门的，随仆人进去。只见这座房子巍峨堂皇，富丽无比，洋溢着愉快、庄严的气氛。席上坐着的，似乎都是达官贵人；席间摆着各式各样的果品、美酒和山珍海味。各种花卉的馨香，混着食品的美味，使人陶醉在愉快的气氛里。乐师艺人手持乐器，顺序坐着，准备演奏绝技，一显身手。坐在首席上的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容貌清癯，举止端庄、严肃，一望而知是个养尊处优的享福人。脚夫辛伯达眼看这种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私下想道：凭着安拉起誓，这是一座乐园，或者是帝王的宫殿。于是他毕恭毕敬地问候、祝福他们，并跪下去吻了地面，然后谦逊地低头站在一旁。

主人请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和他谈话，表示欢迎，拿顶好的饮食招待他。脚夫辛伯达念过安拉的大名，然后吃喝。他吃饱喝够之后，这才说道："赞美安拉，我吃饱啦！"于是站起来洗了手，然后恭敬地谢谢主人。主人对他说："我们欢迎你，愿你事事如意，大吉大利。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事的？"

"我叫辛伯达，是靠搬运糊口的。"

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你和我同名同姓，我叫航海家辛伯达。不过刚才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希望你给我重吟一遍。"

脚夫辛伯达一时感觉惭愧，非常尴尬，腼然回道："凭着安拉起誓，只因为我疲惫、劳苦、穷困，这才教人寡廉鲜耻，胡言乱语。恳求主人原谅、饶恕吧。"

"现在你成为我的弟兄手足啦，不必害羞，尽管吟吧。因为我听了你在门前吟的那首诗，觉得十分有趣。"

脚夫辛伯达听从主人吩咐，把他的感叹诗重吟一遍。主人

听了，既倾慕而又感动，对他说："脚夫！你要知道，我的生活中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经历。我将对你叙述我在获得今日这个地位和享福生活之前的各种遭遇，因为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你所见的这个地位，是从千辛万难，惊险困苦的奋斗中得来的。我曾经七次航海旅行，在旅途中每次遭遇到的颠危，都是惊心动魄，别人想象不到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前生注定了的，前生注定的事是无法逃避的。"

## 第一次航海旅行

家父原是生意人，他的买卖很发达，拥有无数财产，生平乐善好施，在当时是有数的富商兼慈善家。他过世时，我还年幼。他留下的遗产中，有现款、房屋田产、货物等，数目很多。我成年后，自己管理财产，尽量过享乐生活，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结交酒肉朋友、纨袴子弟，挥金如土，浪费无度。当时我以为我的财产够我生平之用，毫不在意，一直过着挥霍、豪华的生活。

后来我发现自己昏聩，这才恍然觉悟，可是为时已晚，自己的环境、情况，早已今非昔比，钱财也全都花光了。我自顾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满腔愁闷、恐怖，眼看就要陷于绝境。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先父所谈关于圣苏里曼的遗训："三件事物比其他的三件较好：死日比生日好，活狗比死狮好，坟墓比穷困好。"于是我振奋起来，收检余存的家具、衣物和田产，全部拍卖，总共获得三千金币，作为旅费，决心作长途旅行，到远方去经营、发展。

主意打定了，我便赶着收拾准备，买了货物和需要的行李，决心由海路出发。于是我和其他的商人一起去到巴索拉，乘船出发，在海中航行了几昼夜，经过许多岛屿。每到一个地方，我

们都从事买卖，有时以物易物。海上生活倒很快乐有趣。

有一天路过一个小岛，景致非常美丽、可爱，像乐园一般，因此船长吩咐靠岸停泊，抛下铁锚，架上跳板。旅客们都舍舟登陆，有的搬锅碗去烧火煮饭，有的从事洗涤，有的去各处欣赏风景。大家吃喝的吃喝，玩耍的玩耍，正在欢欣快乐、流连忘返的时候，船长忽然高声喊道："旅客们！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赶快上船来吧。为了保全生命，你们扔掉物件，立刻回到船上来吧。你们要知道，这不是岛，而是漂在水上的一尾大鱼。因为日子久了，它身上堆满沙土，所以长出草木，形成岛屿的样子。你们在它身上生火煮饭，它感到热气，已经动起来了。它一沉下海底，你们全都会淹死的。你们扔掉东西，赶快上船来吧。"

旅客听了船长的高声呼唤，争先恐后，扔掉什物，急急忙忙向船奔去。他们有的赶到船上，有的还来不及上船，那所谓小岛已经摇动起来，接着沉了下去，人们全都淹在海里。

我自己也是淹在海里的人。正当危急存亡，快要淹死的时候，幸蒙安拉保佑，我发现身旁漂着一个旅客遗弃的大木托盘，便伸手抓住托盘，伏在上面，两脚左右摆动，像桨一般，努力和波涛搏斗，希望漂到船边，能够得救。可是船长不顾被淹的旅客，张帆扬长而去。我望着船身渐渐远去，失望到了极点，相信非葬身鱼腹不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海中任凭风吹浪打，整整漂流了一天一夜。次日被风浪推到一个荒岛上，我抓着垂在水面上的树枝，爬上岸去，两脚被鱼咬得皮破血流。当时我疲弱、疼痛得不能动弹，好像立刻就要气绝身死。因此我倒在地上，昏然不省人事。在这样的昏迷状态中，直至次日太阳出来时，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可是两脚又肿又痛，不能行动，只能慢慢匍匐着爬行。

岛上有各式各样的野果，还有清泉。我摘野果充饥，喝泉水解渴，安安静静地休息了几天，待精神慢慢恢复过来，体力逐渐充沛，可以自由行动了，才打算寻找出路。于是我折根树枝当拐杖拄着，在海滨漫游，观看各种奇异、美丽的景象。

我继续沿海滨漫步，有一天，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一个隐约可见的影子，我以为那是野兽，或者是海中的动物，于是怀着好奇心向那个方向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匹高大的骏马，被人拴在海滨。我走过去，它长嘶一声，吓我一跳。我正打算退走，不想有人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大吼一声，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我是旅客，乘船到海外经营生意，中途遇险，我和其他一部分旅客落在海中，幸而抓住一个大木盘，在波涛中漂流了一天一夜，才被风浪推到这儿来的。"

听了我的叙述，他伸手牵着我，说道："跟我来吧。"于是领我去到地窖里，走进一个大厅，请我坐下，拿饮食招待我。当时我饿得要命，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继而他问起我的身世、经历。我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一遍。他听了感觉惊奇。我就又说道："凭着安拉起誓，我的情况和各种遭遇已经告诉你啦，别见怪吧！现在希望你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住在地洞里的这间大厅里？你拴那匹马儿在海滨是什么道理？"

"我们是替国王迈赫勒钟养马的人，分散在岛中的每个地区。每当月明时候，我们选择高大、健壮的牝马，把它拴在海滨，然后躲到这个地窖里，静观动静。过一些时候，海马嗅到牝马的气味，跑出海面来引诱牝马，要带它到海里去。可是牝马被拴，无法逃跑，于是互相长嘶，并且踢打、交尾。我们闻声跑出来，大声一吼，吓跑海马。从此牝马受孕，杂交生出来的小马，每匹值一库银子，生得更是美丽无比。现在已是海马

登陆的时候，若安拉意愿，我带你去见国王迈赫勒钟，让你参观我们的国土。你要知道，这里荒无人烟，倘若遇不到我们，你一定孤单、寂寞，甚至牺牲了性命还无人知道。我们邂逅相遇，这是你的生命有救、可以转回家乡的原因啊。”

我祝福他，谢谢他的好意。彼此正在谈话之际，有匹海马来到岸上，长嘶一声，跳到牝马面前，要带走它；接着它们踢打起来，牝马惊叫。养马的闻声拿起宝剑、铁盾，跑出地窨，大声呼唤他的伙伴：“海马登陆啦，大伙快出来吧！”

他边喊边敲铁盾，于是许多人应声而出，手持武器，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喊声震野，把水牛般的海马吓跑了。

霎时间，那些管马的每人牵着一匹骏马，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看见我和他们的伙伴在一起，便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叙述一遍，博得他们同情。于是他们都走近我，席地坐下，铺开食单，拿出饮食，大伙围着吃喝。吃完跨马动身。我也骑着一匹马，随他们继续不断地向前迈进，从郊外去到城中，走进王宫。他们先向国王迈赫勒钟报告、请示，得了国王允许，这才带我进去。我毕恭毕敬地向国王祝福，致敬。他欢迎我，尊敬我，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经历、见闻，从头叙述了一遍。他听了感到惊奇，说道：“孩子！凭着安拉起誓，你安然脱险啦。你要不是长寿的人，这是很难摆脱那种灾难的。赞美安拉，你算是脱离危险啦。”于是他优待我，尊敬我，好言安慰我，委我在宫中服务，做管理港口、登记过往船只的工作。

从此我在王宫里服务，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地做事，博得国王的赏识、重视；给我华丽的衣服穿，经常陪随国王，并参与国事，替民众谋福利。我就这样留在那儿，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每到海滨出巡，经常向商旅和航海的人打听巴格达的所在，希望有人上那儿去，我便可以和他同路回家。可是始终没有人知道巴格达的所在，也没有谁要上巴格达去。我

大失所望，郁郁不乐。后来又过了很长的时日。有一天，我进宫谒见国王迈赫勒钟，在宫中碰到一帮印度人，就向前问候他们。他们热情地回答我，和我谈话，问我的国籍。

我打听他们的乡土，据说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有的属于沙喀尔人，是个良善的民族，性格敦厚，不虐待亏枉别人；有的属白拉锡陆人，这个民族不喝酒，环境好，生活富裕，相貌漂亮，情感丰富，善于饲养家畜。他们告诉我，在印度共有七十二种民族；我听了感到十分惊奇。

国王迈赫勒钟的管辖区内，有个叫科彼鲁的小岛，通宵达旦，可以听到鼓锣之声。当地的人和旅行家告诉我们，岛上的居民全是精明强干的。在那里的海中我看见过二十丈长的大鱼，也看见过猫头鹰鱼。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物，要详细说，话就长啦。

我在那里照例不间断地拄着拐杖，在海滨巡视游览。有一天，我看见一只大船向岸驶来，船中旅客很多。船拢岸后，船长吩咐落帆停泊，架上跳板，水手们搬出货物，经我的手登记起来。我问船长："船中还有其他货物没有？"

"有，先生。船里还存着一部分货物，不过它的主人在别的岛上遇险落海淹死啦，因此他的货物由我们代为保管。我们打算卖掉他的货物，把钱带回巴格达去，还给他的家属。"

"货物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航海家辛伯达，已经淹死啦。"

听了船长的回答，我仔细看他，立刻认识清楚，抑制不住失声大喊起来，说道："船长哪！你要知道，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些货物的主人呀！我就是当日跟旅客们一起去岛上的那个航海家辛伯达啊！当时那尾我们在它身上的大鱼动弹的时候，你大声呼唤，叫我们赶快上船；可是有的赶上船去，有的赶不上去，全都落到海里。我自己也是淹在海里的一个。幸而安拉保佑我，

让我抓住旅客遗弃的一个大木托盘，伏在上面，被风浪推到这个岛上，碰着替国王迈赫勒钟养马的人，带我去见国王，我对国王叙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蒙国王赏识、优待，派我管理港口。我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博得国王信任。你船里的那些货物，它是我的财产呀！”

“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这么说，从此人间没有忠实、信义的人啦。”

“船长！你听了我的话，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哪？”

“这是因为你听得货主淹死，才来假冒，企图夺取货物的。这是不义的事。我们明明亲眼看见货主和其他许多旅客同时落海遇难，谁也不曾脱险，你怎么能冒称是货主哪？”

“船长，请你听一听我的故事，明白我的情况，这就证明我不是说谎，因为说谎骗人，那是坏人的行为。”

于是我对船长详细叙述起从巴格达出发，直至岛上遇难的经过，所有货物的种类，以及旅途中我和他之间发生过的手续和关系。这样一来，船长和商人们才认识我，证实我不是说谎骗人。大家喜笑颜开，祝我安全脱险之喜，说道：“凭着安拉起誓，我们一直没有相信你会安全脱险，这是安拉使你再生啦。”于是他把货物赔给我，全部丝毫没有损失，都原封写着我的名字。我打开货物，选择几种最名贵而值钱的，叫水手带着随我去到宫中，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告诉他我所乘的那只商船来到港口，我的货物全都带来，所以把货物中的一部分送给他作为礼物。国王感到十分惊奇，证明我过去所说的全都是事实，因而越发爱我，无上地尊敬我，也回赠我许多礼物。

我卖掉自己的货物，赚了一笔巨款，然后收购当地的土产，搬到船中装载起来，待船快要启航，才去谒见国王，感谢他对我的恩情，求他准我起程回乡。国王慨然允许，并送我许多土产礼物。于是我辞别国王，随商人们重过旅行生活。孤舟在茫

茫的大海中，不分昼夜地继续向前航行，最后顺利、安全地回到巴索拉。我能够安全回到家乡，感到无限的高兴、快乐。我在巴索拉逗留、休息几天，然后携带货物，满载而归。到了巴格达，许多亲戚朋友都来看我。

我用做买卖赚得的钱，置备家具什物，购买婢仆车马，广置田地产业，短时期内成家立业，拥有的财产，比先父遗留下来的有过之无不及。从此我广交朋友，经常和文人学士往来，终日追求享受，生活比从前更舒适、优越。过去的艰难困苦，旅途中的颠危，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第一次航海旅行的经历；若安拉意愿，明天再谈第二次航海旅行的情况吧。

航海家辛伯达谈了第一次航海旅行的经过，招待脚夫辛伯达和朋友共进晚餐，并吩咐仆人取来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说道："今天蒙你光临，给我们带来慰藉啦。"

脚夫辛伯达谢了航海家辛伯达，带着他送的金币告辞回家。一路上他思索着自己的遭遇和别人的经历，感到无限惊奇、诧异。

当天夜里，脚夫辛伯达安安逸逸地一觉睡到次日清晨，这才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倍受主人欢迎、尊敬，请他坐在自己身边，待其余的亲友陆续到齐，才招待他们吃喝。继而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航海家辛伯达开始叙述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

## 第二次航海旅行

你们要知道，弟兄们，像昨天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我旅行归来，过着非常安逸、快乐的享福生活。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起了一个出去旅行的念头，很想去海外游览各地的风土人情，并

经营生意，赚一笔大钱回来过好日子。于是我拿出许多存款，收购适于外销的货物，包扎、捆绑起来，运往海滨。恰巧那儿停着一只新船，张着顶好的帆篷，旅客很多，船中的粮食也很充足，正准备开航。

我把行李、货物搬到船中，跟商人、旅客们一起出发。当时天气晴朗，航行也很顺利，继续不断地从一个海湾到一个港口，从一个岛屿到一个海国。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上岸去经营，跟当地的商贩和官吏们打交道，大家买的买，卖的卖，交换的交换，不间断地经营着生意买卖。

有一天，我们路过一个异常美丽的岛屿，岛上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野果，灿烂的花卉，歌唱的雀鸟，湍急的河渠，只是美中不足，那儿没有人烟。船长把船驶到岸边，商人和旅客都上岸去参观游览，大家赞美安拉创造宇宙的化工之妙。我身边带着食物，一个人找到林中一处清泉流泻的地方坐下，从从容容一面吃一面欣赏景物。那时天高气爽，凉风扑面，环境清幽，不知不觉我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睡熟了。

在这幽静而弥漫着芬芳气味的林荫下面，我一觉醒来，举目不见一个人影。原来商船已经带着商人和旅客们开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被扔在岛上。我转着头左右前后观望，不见一个人，也不见一个神影，内心恐怖到极点。我忧愁、苦恼、绝望，几乎吓破了胆。当时我孤单单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上，没有食物可以充饥，身体疲惫不堪，彷徨、迷惘，生存的希望已经绝灭，不禁自言自语地叹道："瓦罐不是每次都打不破的！头次虽然幸免，被人带出迷津，这回还想有人带我到有人烟的地方去，那是谈何容易的事呀！"

我忍不住伤心，流泪，陷入彷徨、迷惘的境地，埋怨自己的行为。尤其对于好生待在自己家中，吃好的、穿好的，有的是金银财帛，过快乐享福生活不愿，却偏要离乡别井，到海外

来奔波，自找苦头的行为非常懊悔、痛恨。同时对于第一次航海旅行，遇到极大的危险，差一点牺牲了性命，这回却又离开巴格达，重过海洋生活的行径更是懊悔不及。我气得疯疯癫癫，茫然不知所措，慨然叹道："我们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归宿到安拉御前去。"

我惴惴不安，惶惶然不能安静地呆在一个地方，于是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地走动。后来我爬到一棵大树上眺望，只见长空万里，海天相接，底下出现了森林、飞鸟和碛沙。我仔细观察一番，最后发现一个庞然的白色影子，于是急忙溜下树来，向那方向走去。我继续不断地走着，直等到达了那个地方，一看，原来是一幢巍峨高耸的白色圆顶建筑。我走过去，沿着周围绕了一个圈子，却不见它的大门。这座建筑那么光滑、圆润，致使我无法攀缘上去。我数着脚步，绕了一周，估计它的圆周，共长五十大步。当时已经是太阳西偏时候，我思索着急于要到屋里去栖息。就在这个时候，太阳突然不见了，大地一时黑暗起来。当时正是夏令时节，我以为是空中起了乌云，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恐怖，抬头仔细观看，只见一只身躯庞大、翅膀宽长的大鸟，正在空中翱翔。原来是它的躯体遮住了阳光，才造成大地上的黑暗。这种景象，增加了我的惊奇、恐怖。

我恍然想起从前旅行的人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据说在某些海岛上，有一种身体庞大，叫做神鹰的野鸟，常常攫取大象喂养雏鸟。于是这就证明我所看见的那幢白色圆顶建筑，原来是个神鹰蛋，不禁惊佩安拉化工之妙。这时候那只神鹰慢慢落了下来，两脚向后伸直，缩起翅膀，庞然孵在蛋上。

我赶快动作起来，解下缠头，双折起来，搓成一条索子，缚住自己的腰，再牢牢地把身体绑在神鹰腿上，私下想道：这只神鹰也许会把我带到有人烟的地方去，那就比呆在荒岛上好多

啦。那天夜里，我一直清醒着，不敢睡熟，怕睡梦中神鹰突然起飞，提防不及。

次日清晨，神鹰站了起来，伸长脖子狂叫一声，展开翅膀，带着我一直飞向空中，越飞越高，我简直觉得已经接近天边了。继而它慢慢降下，最后落到一处高原地带。我怀着恐怖心情，急忙解开缠头，摆脱神鹰的腿。自己虽然得救，可是心惊胆战，神志迷离，茫然不知所措。

神鹰从地上抓了什么东西，继续飞向空中。我仔细端详，原来它爪中抓的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蛇，我望着感到十分惊恐。我走着一看，才知道自己已置身在极高的地带，脚下是深深的空谷，四面是高不见顶的悬崖，无法攀缘上去。我埋怨自己不该冒险，自言自语地叹道："但愿我没有多此一举，仍然住在岛上。这个地方太荒凉，不像岛上有各种野果充饥，有河水解渴。我的命运不好，刚刚脱险，接着又落在更严重的灾难中。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啦。"

我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走到山谷里，发现那儿遍地都是人们用来给金属、磁器钻孔用的性质最坚硬最名贵的钻石。同时那儿也是蟒蛇丛生盘踞的地方。那些蟒蛇像枣树一般粗大，大得可以一口吞下一只大象。它们白天都潜伏在洞中，不敢出来，怕神鹰飞来扑杀，只是夜间出现。我身临其境，懊丧不置，自言自语地叹道："凭着安拉起誓，我这是自速其死呀。"

太阳落山，黑夜降临的时候，我怕蟒蛇，忘了吃喝，哆嗦着徘徊谷中，寻找栖身的地方。继而发现附近有个山洞，入口比较狭小。我钻进洞去，推过旁边的一块大石堵住洞口，安然躲在洞中，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躲进洞中来，这回生命可有保障啦。待明天出去，再找生路吧。"可是我回头一看，只见一条大蛇孵着蛋卧在洞中，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全身发抖，像栽了一个跟头，茫然不知所措。没奈何，只好把自身交给命运，

提心吊胆，整夜醒着，不敢睡觉。

好容易熬了一夜，等到天亮，我推开洞口的大石，跑了出来，行在谷中。可是因为熬夜，兼之饥渴交迫，我只觉得头重脚轻，好像醉汉一般，走投无路，一颠一簸。正在徘徊观望的时候，突然间从空中落下一个被宰的牲畜。我仔细观看，不见一个人影，顿时感到十分惊奇。

我想起从前生意人和旅行家曾经对我讲过的一个传说：据说出产钻石的地方，都是极深的山谷，人们无法下去采集。钻石商人却想出办法，用宰了的羊，剥掉皮，丢到谷中，待沾满钻石的血淋淋的羊肉被山中庞大的兀鹰攫着飞向山顶，快要啄食的时候，他们便叫喊着奔去，赶走兀鹰，收拾沾在肉上的钻石，然后扔掉羊肉喂鹰，带走钻石。据说除了这个方法，商人们是无法获得钻石的。

我看见那只被宰的大羊，想起前人的传说，就赶紧行动起来，收集许多钻石，在口袋、缠头、衣服、鞋子中装满了，然后仰卧下去，拖羊覆在自己身上，用缠头把自己绑在羊身上，一会儿落下一只兀鹰，攫着被宰的羊飞腾起来，一直落到山顶，它正要啄食羊肉，忽然崖后发出叫喊和敲木板的声响，兀鹰闻声高飞而逃，我就赶快解掉缠头，从地上爬了起来，染得遍身血迹。接着那个出声叫喊的商人迅速赶到，见我站在羊前，吓得哆嗦着不敢开口说话。他翻着羊看看它身上没有什么，气得哭喊起来，说道："多失望哪！毫无办法，只望安拉援救了。哪儿来的这个魔鬼？愿安拉帮我们驱逐它。"他垂头丧气，懊恼地拍着掌，叹道："伤心哉！这是怎么一回事哪？"我走过去，站到他面前。他愕然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别害怕，我也是人类中的一个好人。我原是做生意买卖的，有着稀奇古怪的经历和遭遇。我到这个荒山深谷中来的原因，也是非常离奇、古怪的。你别怕，我这儿有许许多多钻石，

我要把够满足你心愿的一个数量给你，使你心满意足。我身边的每颗钻石，比你能得到的更好。你不必忧愁、失望啦。”

商人表示感激，祝福我，亲切地和我谈话。其他到山中杀羊取钻石的商人们，见我和他们的伙伴谈话，也都前来问候我、祝福我，邀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对他们叙述了各种遭遇和流落到山谷中的始末，并且给那个商人许多钻石，作为他损失的抵偿。商人十分喜欢、快乐，祝福我，表示无上的感激，说道：“凭着安拉起誓，这是安拉使你再生啦。以往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的，这次你算是例外啦。赞美安拉，是他保佑你，使你平安脱险的啊。”

我平安脱险，离开蟒蛇丛生的谷地，去到有人烟的地带，感到无限的欢欣、快慰。我跟商人们一起，安安逸逸地过了一夜。次日，随他们动身下山，隐约看见谷间的蟒蛇，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继续不断地跋涉，最后到达一处宽阔的原野，长满了高大的樟脑树，每棵树的树荫下，可以供一百个人乘凉。要取樟脑，只消在树干上凿个洞，液汁便从洞中流出，即是樟脑。液汁流尽，大树枯萎，就慢慢地变成木头。

那原野上的丛林中，有一种野兽叫犀牛。犀牛在树林中生活，跟我们家乡牧场上的黄牛、水牛一样；不过犀牛的身体比牛高大，头上长着独角，有十尺长。据旅行家说，犀牛能触死大象，把它顶在头上，一无所知地漫山遍野乱跑。后来象身上的脂肪被阳光熔解，流到犀牛眼中，犀牛因而失明，不辨方向，躺在河边，无法行动，往往被神鹰攫去喂养雏鹰。此外，那儿还有野牛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野兽，种类之多，指不胜屈。我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拿钻石调换货物，运到各地贩卖，赚了许多金钱。

我经过长期旅行，跑过许多城镇，最后漫游归来，先到巴索拉，逗留了几天，然后满载着钻石、金钱、货物，平安回到

巴格达，和家人亲朋见面欢聚。我送礼物给他们，并广施博济，救济孤苦无告的穷苦人。我自己依然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广为交际，生活舒适安逸，享尽人间的幸福。过去的种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全然忘得一干二净。消息传了出去，人们不辞跋涉，远道前来看我。我对他们叙述旅途中的见闻经历和遭遇，人们听了，谁都感觉惊奇，都祝贺我脱险而归。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接着说道："若是安拉意愿，明天再讲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给你们听吧。"于是他吩咐摆出筵席，招待亲友和脚夫辛伯达共进晚餐，并送他一百金币。

脚夫辛伯达对航海家辛伯达接济他的慷慨行为，怀着惊诧、感激的心情，带着钱回到自己家中，埋头替他祈祷、求福。

次日清晨，脚夫辛伯达做完晨祷，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请安、问好。航海家辛伯达迎接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等其余的亲友到齐，才摆出筵席欢宴他们。他让大家吃饱、喝够，一个个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的时候，便开始叙述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 第三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请听我讲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吧，这是最惊奇不过的。我第二次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就如昨天我对你们所说的那样。我能够平安脱险，这已经够欢喜快慰的了，而且安拉还把我挥霍完了的钱财，全都补偿给我，使我越发感觉高兴快乐。从此我住在巴格达城中，极其安乐、舒适、愉快地过了一个时期。后来我心中又产生一个到海外去经营生意，参观游览各地风光的念头。古人说得好，人性是贪得无厌的。于是

我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货物，准备好行李，毅然离开巴格达，径往巴索拉去。到了海滨，那儿停着一只大船，坐满商人、旅客，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忠实可靠的人。

我搭上那只大船，和旅客们一起，继续不断地在海洋中航行，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经之地，我们都欢欣鼓舞地上岸去参观游览，经营买卖。有一天，船正在海中破浪而行，船长站在甲板上看着海景，忽然一声狂叫起来，不住地拍自己的面颊，拔嘴上的胡须，撕身上的衣服，疯疯癫癫，情况非常突兀。我们忙着安慰他，问道："船长，这是什么事情？"

"旅客们！你们要知道，风浪控制我们，把船吹到危险地带，现在已经接近猿人山啦。这山里的人，跟猴子一样，凡从这儿经过的，谁都不能幸免。因此我觉得我们全都完啦，非牺牲生命不可啦。"

船长刚说完，猿人便出现了，漫山遍野，多如飞蝗，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我们。它们数目太多，太凶猛，令人一见生畏。我们不敢驱逐它们，也不敢抵抗，怕它们杀害我们，抢劫我们的财货和粮食。它们是一种最丑恶的野物，头发好像狮鬃，形状可怕，眼黄面黑，身材短小。我们谁也不懂它们的语言，也不了解它们的情况。

一霎时，猿人爬到船上，咬断铁缆和帆索，船身逐渐倾斜，终于搁浅，旅客和商人全都变成俘虏，被赶到岛上。船中的货物和钱财被抢一空，大船也被撤走了。最后它们一哄而散，不知去向。

我们困在荒岛上，饥渴交迫，只好采摘野果充饥，舀来河水解渴。后来有人发现岛中有一幢建筑物，立刻趋前观看。原来这是一幢结构非常坚固的高楼，门墙高耸，两扇紫檀门敞开着，门内的院落非常宽大，周围门窗林立，厅堂里摆着高大的

凳子，各种烹调器皿挂在炉灶上，周围堆着无数的人骨头，只是屋中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看了这种情景，我们感到无限惊奇。大家在屋里坐了一会，不见什么动静，便一个个躺在地上呼呼地睡觉，从早晨一直睡到日落，才由梦中醒来。这时候地面忽然震动起来，空中现出了隆隆的响声，接着楼上下来了一个庞大的黑色巨人，个子高大得像枣树一般。他有一双火把似的眼睛，一口猪齿般的牙齿，一张井口样的大嘴，一片驼唇般垂在胸前的下唇，两只毡子般摆在肩上的耳朵，一副狮爪般的指甲。看见了这个怪物，我们感到万分恐怖，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

这个巨人走到大厅里，在高凳子上坐了一会，随即走到我们面前，伸手把我抓起来，举在掌中仔细观察。我在他掌中，只够他一口那么大小。他不住地端详我，仿佛屠户揣摩牛羊的肥瘦一样。因为我屡次旅行、奔波，操劳过度，身体羸弱，骨多肉少，不合标准，因而他扔掉我，抓起另一个同伴，也像对付我那样，仔细审察、揣摩，然后扔下。他继续不断把我们一个个都观察过，然而都不如他意。最后他看见船长，他是我们中最健壮、肥胖的，肩膀很宽，力气很大，因此合乎他的要求。他得了船长，像屠户获得肥胖的牲畜，喜不自胜，把他摔在地上，踩着脖子一扭，扭断他的脖子，取下一把长铁叉，把船长的尸体串在叉上，燃着烈火，翻转着烧熟，摆在面前，像人们吃鸡鸭那样慢慢地撕着吃。吃毕，把骨头扔在一旁，坐了一会，便躺在高凳上睡熟了。一会儿，鼾声大作，他像被宰的牲畜那样呼喘着，整整酣睡到次日清晨才从梦中醒来，蹒跚着扬长而去。

我们料定他去远了，彼此才开口说话，忍不住悲哀、哭泣，大家埋怨道："但愿我们落在海中淹死，或者被猿人吃掉，总比叫怪物拿去烧烤好些。凭着安拉起誓，这是最残酷的死亡。我们无法逃出这个地方，非一个个地都牺牲不可。毫无办法，只

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们鼓起勇气，走到屋外，打算找个躲避的地方，或者找条逃走的道路，免得叫怪物拿去烧吃。可是从早到晚，走遍各处，一直没有找到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黑夜里只好冒着生命的危险，惶恐万状地回到那幢屋子里，暂时栖息。我们刚坐定，脚下的地面就震动起来，接着那个黑巨人来到，顺序把我们一个个抓起来，像上次那样仔细观察，最后找到一个满意的，像昨日对付船长那样，把他扭死，烧熟，饱吃一顿，然后躺在凳上睡觉，鼾声如雷，一直睡到天明，起身扬长而去。

巨人走后，我们大家围在一起商讨对策。当时有人说：“凭着安拉起誓，这是最残酷的杀害。我们还不如自己跳到海中淹死，总比被人拿去烧烤强些。”继而有人说：“我们受他威胁、迫害，要不要大家想个办法杀死他，消除祸患，免得大家终日忧愁、恐怖。”最后我向同伴们建议说：“弟兄们请听，如果非杀他不可，那么先让我们搬些木板和木头来，大家动手做成一个筏子，然后设法杀掉他。那时候我们乘筏随波漂流而去，或者暂时留在这儿，等有船只由此经过，我们再乘船回去也不迟。要是杀不了他，我们也可以乘筏逃走，即使落在海里淹死，也避免受人杀害、烧烤。如能安全脱险，那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们就等死吧。”

“凭着安拉起誓，这是最正确不过的主意，我们都同意啦。”同伴们齐声说。

我们一起动手，把木板、木头搬到屋外，做成一张筏子，系在海滨，并运些粮食摆在筏上。一切准备妥贴，才悄然回到屋中。夜里，我们脚下的地面又震动起来，接着那个巨人来到，状如饿狗，把我们一个个仔细观察一番，选了一个比较肥胖的，照前两次那样杀死、烧吃，然后躺在凳上，鼾声如雷地睡熟了。

趁他酣睡着，我们拿了两把铁叉，放在烈火中烧红，紧紧

地握着，抬到巨人面前，对准他的两只眼睛，集中大家的力量，一齐戳了进去，终于戳瞎了他的两眼。他狂呼一声，如晴天霹雳，吓得我们心惊胆裂。他挣扎着爬起来，摸索着来捉我们。我们惊惶失措，东逃西跑，战战兢兢，大失所望，相信非死不可的了。可是他没有捉着我们，摸索着走出大门，叫吼着去了。他的吼声，不仅山鸣谷应，而且震撼了大地。

巨人去了一会，带来两个更高大、更丑恶的同类。我们都被那种凶恶、残暴的形状吓得目瞪口呆，大家没命地奔到海滨，乘上筏子，离开海岸。可是那两个巨人却手中握着大石，跟踪追来，把石头对准我们一掷，结果同伴中落海的、被砸死的很多，死亡惨重，最后只剩我自己和其余两个同伴幸免。

我和死剩的两个同伴乘着筏子，漂在海中，被风浪推到另一个海岛上。我们感到前途有一线希望，喜不自胜，不停地跋涉，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我们走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到夜里就躺在地上睡觉。可是刚睡了一会，便惊醒过来，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蟒前来袭击、包围我们，结果一个同伴被它吞了；当时我们听见他的骨骼在蟒腹中碎断的响声，情况非常凄惨。我们既悲伤同伴的惨死，又感到自身的危险，惊恐万状，不禁悲从心来，自言自语地叹道："凭着安拉起誓，我们正欣幸摆脱了巨人的危害，却想不到又遇到这种灾难；而且每次的灾难，总比前次更离奇、可怕。毫无办法，只望安拉拯救了。凭着安拉起誓，我们已经摆脱了巨人的杀害，也不曾落海淹死，可是目前的这种倒霉灾害，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

我们在岛中跋涉，继续不断地向前迈进，途中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傍晚来到一棵大树下，便爬上树去过夜。我一直爬到树顶，躲在枝叶中睡觉。然而事出意料之外，当天夜里，突然出现一条大蟒，摆着头东张西望地慢慢爬到我们附近，接着攀到我们栖息的那棵大树上，我那唯一的同伴，首当其冲，被

它一口吞到肩膀。我眼睁睁看着，听见他的骨骼碎断的响声。最后大蟒把他整个咽在肚中，这才转了下去，蜿蜒地扬长而去。

我躲在树顶上，整整过了一夜，直到次日清晨，才溜下树来。当时由于过度忧愁、恐怖，吓得我神魂颠倒，痴痴呆呆，如同死人一般，心灰意懒，不想再活下去，打算投海自杀，摆脱人间苦难。然而人性总是贪生怕死的，当时我虽然疲劳不堪，不能继续跋涉，可是为了保全生命，找到几块宽木头，一块横绑在脚上，一块绑在头上，此外，身体的前后左右也同样各绑上一块；于是我整个身体被木头紧紧地包围着，俨然像置身于木笼之中。这样一来，我才安然地躺在地上休息。当天夜里，那条大蟒照样来到大树下面，一直游到我面前。可有木头保护我，它无法吞我，只得绕着我兜圈子。我眼睁睁望着它，吓得魂不附体。那条大蟒一会儿离开我，一会儿又来到我面前；来来往往，从日落一直闹到日出，始终吃不到我，这才忿然失望而去。

我解掉绑在身上的木头，站将起来，在荒岛上奔波跋涉，一直去到海滨，朝前一望，看见有船在老远的海中漂。我折了一条大树枝，举起来一边摇摆，一边大声呼唤。船中人听了喊声，说道："我们非去看看不可，那儿一定有人。"于是把船驶到岸边，把我带上船去。他们问我的情况，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和遇险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他们听了感到十分惊奇、诧异，拿他们的衣服给我穿，预备饮食给我吃。我吃饱喝够，死里逃生，精神顿时焕发起来，感到无限兴奋、快慰，衷心赞美安拉，感谢他使我安然脱险的无上恩惠。我九死一生，经受磨炼，意志也坚强起来，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是梦中的事。

我们继续向前，一路顺风地在海中航行，去到一个叫塞辽赫颓的岛上停泊。商人们携带货物，上岸去做生意买卖。当时船长看我一眼，说道："我来告诉你，你别乡离井，人很穷，据你说你曾遭遇到许多惊险颠危，我有意接济你，好让你借此回

到老家去，以后你会感激我、祝福我呢。”

“好的，我祝福你就是。”

“你要知道：先前有个旅客跟我们同行，但是此人中途失踪，去向不明，不知他是死是活，至今没有消息。我有意把他的货物托你拿去销售，往后由利润中酬劳你一部分，其余的交由我们保管，带回巴格达，打听他的家属，还给他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委托，像商人们那样，把货物带往市中销售?”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这是你的好意。”

我当面赞美、感谢一番。接着他吩咐水手搬出货物，交付给我。船中记帐的人问道：“船长，水手们搬走的这批货物，该记在谁的帐上?”

“记在那个落到海中、生死不明、名叫航海家辛伯达的人帐上吧。我托这个外乡人把他的货物带去销售，往后由利润中酬劳他一部分，其余的我们带往巴格达，赔还物主，如果找不到他本人，那就还给他的家属吧。”

“说得对，你的主意很好。”

我听见船长提说我的名字，私下想道：凭着安拉起誓，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于是我抑制着情绪，镇静地对船长说：“我的主人呀，你托我代销的这些货物，它的主人的情况如何?你能告诉我吗?”

“他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不过他是巴格达人，名叫航海家辛伯达。有一次我们路经一个荒岛，在那儿淹死了几个旅客，他也是当日失散的人，至今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狂叫一声，说道：“船长哪！告诉你吧：我就是航海家辛伯达，我还活着，没有淹死。是这样的，当日我和旅客们一块上岸去，身边带着食物，一个人找了一处幽静的地方坐下吃喝，感到十分舒适快慰，不知不觉就睡熟了。后来我一觉醒来，不见一个人影，船也开走了，只有我一个被扔在荒岛上。后来我

流落到钻石山，跟采集钻石的商人们碰在一起，告诉他们我睡在荒岛上被你们遗弃和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钻石商人们都认识我是航海家辛伯达；这些货物都是我自己的啊。”

旅客们听了我的话，都围拢来，有的相信我，有的否认我。可巧其中有一个听我提到钻石山，一骨碌爬起来，走到我面前，说道：“大家听我说吧，从前我告诉你们在钻石山我和同伴们宰羊抛到谷中采集钻石，我自己那只羊身上附着人回到山顶的奇怪事件，你们一个个都不相信，还讥笑我，说我撒谎。现在事实证明，当日附在我那只羊身上的就是这个人。他给过我许多无价的钻石，补偿我的损失。我曾陪他一块旅行到巴索拉，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当时他对我们说他叫航海家辛伯达。告诉你们吧：现在他出现在这儿，无非是要你们相信从前我对你们说的全都是事实。这些货物是他本人的，在钻石山他和我们见面时，曾经提到这桩事情，事实证明他是诚实不欺的。”

船长听了商人的话，走到我面前，呆呆地看我一阵，问道：“你的货物有什么记号？”我把货物的种类、特征以及从巴索拉搭船以后和他的交往、接触叙述了一遍，他这才相信我是航海家辛伯达。于是他热烈地拥抱我，问候我，祝福我，说道：“凭着安拉起誓，朋友啊，你的遭遇实在离奇古怪。赞美安拉，是他叫我们碰头见面的，是他归还你的货物的啊。”

货物回到我手里，可以赚一笔大钱，我感到高兴、快乐，庆幸自己平安脱险，收回财物。我随即跟商人们一起进城去做买卖，继而旅行到塞乃德经营。在那里的海中，我看见许许多多说不完数不尽的奇怪事物：有黄牛形、驴子形的鱼类，还有在海里孵卵的水鸟，生活在水中一辈子不着陆地。

我们继续不断地航行，一路风平浪静，最后回到家乡，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大家见我安全归来，喜出望外。从此我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穷苦人，供他们饭吃，给

他们衣穿，并经常召集亲友聚饮。我自己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住高楼大厦，追求舒适、享福生活，把过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忘记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三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说道："若是安拉意愿，明天我讲第四次航海旅行的情况给你们听吧，那是比这一次更惊险的。"于是他照例吩咐仆人取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并摆开筵席，欢宴亲戚朋友。大家吃饱喝够，才尽欢而散。

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的情绪告辞，回到家中过夜。次日清晨，他做完晨祷，践约来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倍受主人的欢迎，请他坐下，等其余的亲友到齐，才摆出筵席，欢宴宾客。大家吃饱喝够了，他便开始叙述第四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 第四次航海旅行

告诉你们吧，朋友们，我第三次航海旅行归来，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过着比从前更舒服、更快乐的享福生活，终日逍遥寻乐，开怀聚饮，过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因此经不起肮脏的欲望的怂恿、诱惑，总是念念不忘旅行生涯，渴望着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结交，从事经营生意买卖，赚它一笔大钱。于是我打定主意，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扎、捆绑妥当，数量比往日还多，带到巴索拉，和当地的富商巨贾一起乘船出发。

船在海中破浪航行，继续不断地从一海到一海，经从一岛又一岛，直至有一天暴风突起，波涛汹涌，船长吩咐立刻抛锚停船，避免发生意外。当时我们虔心祈祷，向安拉呼吁、求救。

可是飓风越刮越凶，吹破了船帆，折断了桅杆，最后全舟覆没，人、货和钱财全都沉在海中。我挣扎着游了半天，正在精疲力竭，危急非常，快要淹死的时候，忽然抓着一块浮在水上的破船板，同一部分未被淹死的旅客一起伏在木板上，任风浪吹打，随波逐流，在海中飘流了一天一夜。

次日，我们被飓风和汹涌的波涛吹打到一处沙滩上，大伙饥寒交迫，被过度的恐怖和疲劳弄得死气沉沉，不像人样。幸而岛上长着茂盛的植物，我们采些野草充饥，维持残生。大家躺在海滨睡觉，至次日太阳出来时才从梦中醒来。于是我们相率沿海滨试探着向前走，左右观望着，无意间发现远方隐约有建筑物的影子，便急急忙忙奔到那幢屋子门前。突然屋中出来一群裸体大汉，一言不发，抓住我们，带到他们国王面前。国王叫我们坐下，吩咐摆出一桌我们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的饮食招待我们。同伴们饥不择食，大嚼特嚼起来，只是我自己胃口不开，没有参加吃喝——我向来吃得不多，这是安拉的巧妙安排，所以我能活到现在。

同伴们吃了那些饮食，一个个神志不清，痴痴呆呆，跟疯人一样，越吃越想吃，情况全都变了。继而他们又被人家拿椰子油灌了一通，并涂抹他们的身体。他们喝了椰子油后，呆若木人，甚至眼珠也不能活动，而食欲却异乎寻常地更加旺盛。眼看这种情景，我非常痛心，同时又怕那些裸体大汉如法炮制我，心中感到万分忧愁苦闷。

我仔细打量，观察，知道他们是拜火的，他们的国王叫乌鲁。凡到那个地区被他们看见的人，都被他们抓到国王面前，给那种饮食吃，拿椰子油灌他，并涂他的身体，扩大他的肠胃，让他能多吃多饮，丧失理智，不能思索，痴痴呆呆地变得像骆驼一样；于是继续增加那种饮食和椰子油的数量，把他喂得既粗大、又肥胖，然后杀了供国王享受。他们是习惯于吃生人肉的。

我看了这种情形，感到十分忧愁，苦闷。同伴们已经变成丧失理智的愚人，任人摆布，被当作牲畜那样地赶出去牧放。我自己过度忧愁，饥饿，疲弱不堪，骨瘦如柴，皮肉都干贴在骨头上，变得不成人形，因此引不起他们的重视和注意，扔在一旁不管，逐渐就把我忘记了。于是我悄悄地溜走，离开那个地方，急急忙忙向前奔跑。我走了一阵，忽然发现一个裸体大汉坐在一个高丘上，仔细打量，原来就是看管、牧放我们的同伴和其他许多俘虏的那个牧人。他一看见我，知道我还有理智，不像同伴们那样中毒，于是远远地指示我，说道："你向后转，朝右边走，可以找到出路。"

我按照牧人的指示，向后一转，发现右面一条大路，于是立刻冲向前去，继续不断地跋涉，有时快跑，怕人来追赶，有时慢行，养养力气，一直到离开那个牧人的视线，彼此都看不见了，我这才放心。可是太阳这时候已经落山，天黑下来，我停下来休息，躺在地上打算睡觉；但是因为过度恐惧、饥饿和疲劳，再也睡不熟。半夜里，我鼓起勇气，动身出发，继续不断地一直走到天明。我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只好采野果充饥，维持残生，并继续向前走，整天整夜奔波、跋涉，每当饥渴，便采野果充饥，如此整整行了七昼夜。到了第八天，见远方隐约出现人影，便迎着走过去。我不息地奔波，临近日落西山，才到达目的地。但因头两次吃过亏，我只好提心吊胆，远远地站着仔细打量，原来这些人是在那里采胡椒的。

我慢步走了过去，他们一见我，立刻跑过来，围着我问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的？"

"告诉你们吧，我是个可怜人……"我随即把自己的身世和各种残酷的遭遇全都告诉了他们。

"凭着安拉起誓，这是奇怪的事情。你是怎么逃脱他们的？为什么敢从那个地方经过？他们人数很多，满山遍野，好吃人

肉，落在他们手里的，谁也不能幸免，人们从来不敢从他们那个地方经过。”

我把自己的遭遇、同伴们被俘以及吃他们饮食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他们听了感觉惊奇，诧异，安慰我，祝福我，让我跟他们在一起，拿咸的食物给我充饥，休息了一点多钟，然后带我上船，去到他们居住的岛上，并领我去见他们的国王。

我祝福了国王，向他致敬，博得他的欢迎、尊敬，他很关怀地询问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和从离开巴格达之后旅途中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详细叙述一遍。国王和在座的朝臣听了，感到十分惊诧。国王请我坐，吩咐侍从拿饮食招待我。我吃饱喝够，洗过手，感谢、赞美安拉一番，然后出去参观、游览。

这是一座经济繁荣、人烟稠密的城市，粮食货物应有尽有，做生意买卖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能去到那座城市，感到高兴快乐、怡然自得，和当地人在一起，感到无限的慰藉，兼之我倍受国王尊敬、器重，地位比一般大人物都高。我见他们的大小官员，普遍都骑着没有马鞍的骤马，觉得很奇怪。有一天，我对国王说：“主上，你们骑马为什么不用马鞍？马鞍不但舒适、安逸，而且能使人精神焕发呢。”

“马鞍是什么？这种东西我们从来没见过，也没骑过。”

“主上允许我替陛下制造一具，让陛下亲自骑用，试验它的作用吗？”

“好的，你替我做一具吧。”

“请给我预备一些木料吧。”

国王吩咐侍从给我预备各种需要的材料，并找来一个聪明的木匠。由我指导着教他制成鞍架，覆以皮革，配上皮的绊胸、肚带，并用棉布制成鞍褥，再找个铁匠来，教他打成一副铁镫，

用丝带系在鞍上。于是牵来一匹御用的骏马，架上鞍辔，牵去谒见国王。国王一见，十分欢喜，满意，非常感激我，亲自骑着试了一回，感觉意外的舒服，愉快，于是重重地赏赐我。

宰相看见我替国王制造的马鞍，非常羡慕，叫我也替他制造一具。我果然同样替他制造了一具。从此风气一开，朝臣和大小官员纷纷要我替他们制造马鞍。我答应他们的要求，教木匠制鞍架，教铁匠打铁镫，制造了大批马鞍，卖给大小官员和其他各行人等，赚了许多钱财，倍受人们的欢迎爱戴，在国王、朝臣和绅商士庶中有了很高的地位。我洋洋得意，过着欢欣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国王对我说："你要知道，你已经成为我们所敬仰爱戴的人物，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你，也不让你离开这个地方啦。现在我有话对你说，希望你听从我，不要违背我吧。"

"主上要我做什么，我是不敢违背命令的，因为陛下对我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我实在感激不尽。赞美安拉，我已经成为陛下的奴婢啦。"

"我预备把一个廉洁、美丽、活泼而很有钱的女郎匹配给你为妻子，让你在此落户，住在宫中，和我生活在一起。希望你听从我，别违背我。"

听了国王的谈话，我觉得害羞，默然低头不语。他问道："孩子，你怎么不说话？"

"事情在陛下手中，主上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国王吩咐侍从，立刻请来法官、证人，写下婚书，当面把一个高尚、廉洁、美丽、田产地业很多、非常富有的女郎匹配给我为妻，并给我一幢堂皇富丽的宫殿居住，派婢仆侍候我，按月发给薪俸。我过着最舒适、最安逸的享福生活。过去的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我暗自想道：等我回家的时候，把她带走吧。生前注定了的事，一定要实现的；而且未

来的变化，也是无法理解的。我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我爱她，她也爱我，彼此感情融洽，相敬如宾，过着极其甜蜜、快乐的生活，经过了漫长的时日。有一天，跟我最要好的一个邻居家里遭丧，他的妻子死了，我去慰问他，见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情况异常凄惨、狼狈。我劝慰他说："你好生保重自己，不必为夫人之死而过于悲哀。愿安拉补偿你的损失，并增加你的禄位、寿岁。"

"朋友啊！"他十分悲恸地说，"我仅剩一天的生命啦，怎么还能再娶？安拉怎么还能补偿我的损失哪？"

"弟兄，你冷静些。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别给你的灵魂报死讯吧。"

"朋友，凭着你的生命起誓，明天你就失去我啦，从此一辈子再也看不见我啦。"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人们殡葬我妻子的时候，就要把我埋在她坟里一道埋葬。这是我们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妻子死了，她的丈夫就得陪葬。同样的，丈夫死了，他的妻子也得陪葬。因此，一对夫妻，死了一个，其余的一个也就无从享受生活的滋味了啊。"

"凭着安拉起誓，这种习惯丑恶极啦，谁也忍受不了的。"

正当我和邻居这样说话的时候，许多本地人陆续赶到，慰问丧主，并从事预备丧葬。他们拿来一个木匣，把死人装在里面，带着那个男人，大家送他们到城外近海的一座高山上，揭去一块大石，把死者扔进一个深井般的坑洞里，然后拿粗索系着死者的丈夫，把他也放进洞去，同时放下一罐水、七个面饼供他吃喝。他在坑洞中解掉索子，上面的人就把索子抽出，照原样推大石盖上洞口，这才相率回去。

参加了那次葬礼后，我自言自语地叹道："凭着安拉起誓，这种死法痛苦极啦！"于是我进宫谒见国王，说道："主上，你

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拿活人陪葬哪?”

“你要知道，这是我们的风俗习惯，丈夫死了，我们拿他的妻子陪葬；同样，妻子死了，我们拿他的丈夫陪葬。叫他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堆，夫妇之间，永不分离，这是老祖先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

“像我这样的异乡人，如果妻子在此地死了，你们同样也拿他去陪葬吗?”

“是要拿他去陪葬的，一切照我们的风俗习惯处理，如你所见的那样。”

跟国王谈话之后，我被恐怖笼罩着，忧愁苦恼，吓得肝胆俱裂，神志迷离，惟恐妻子先死，把我拿去陪葬。继而我自解自叹，说道:“生前注定了的事情，谁能知道哪?也许我会死在妻子之前吧。”于是我勉强工作，不想这些事情。可是没有多久，妻子害病，几天工夫，便瞑目长逝。许多本地人都来慰问我，慰问她的家属，国王也照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慰问我。接着他们找来装殓的人，洗她的尸体，给她穿起最华丽的衣服，戴上最名贵的珍珠宝贝首饰，然后装在木匣中，一直抬到城外近海的山上，揭起坑洞上的大石，把她的尸体扔进洞去，大家就围拢来和我话别。当时我大声疾呼，说道:“我是异乡人，我不愿遵循你们的风俗习惯……”可是他们不听不闻，不顾我的呼吁、哀求，大家抓着我，强迫着把我绑起来，同样放上一罐水、七个面饼，一起放进洞去，说道:“解掉索子吧。”我不愿解，他们就把索子一扔，盖上大石，各自归去。

这是在山麓下面的一个大坑洞，里面堆积着无数的尸骸，弥漫着恶臭的气味。当时我只会埋怨自己，自言自语地说道:“凭着安拉起誓，这一切的灾难都是我应该遭受的，为什么我要在这儿结婚安家哪?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拯救啦。可不是吗?我刚摆脱一种灾难，接着又落在更厉害的灾难中，永久没

有安全的时候。凭着安拉起誓，这是最冤枉的死法，还不如淹在海里，或者前几次死在山中，倒比给人拿来活埋好得多。”我不息地自怨自叹，睡在死人骨头上，向安拉求救、呼吁，同时我渴望着死亡，可是一下子又死不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饥渴极了，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拿起面饼啃了几口，喝了几口凉水，试探着起身走走。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山洞，里面堆积着无数尸体和腐朽的枯骨。我在远离那些臭尸的地方，安排了一处栖息的处所。那个期间，我每天或几天才吃喝一点饮食，惟恐死前就绝粮。可是无论怎样节省，饮食终是有限的。

我在绝望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坟墓里过了几天，正当我忧愁苦闷，想着有限的一点点饮食吃完之后该怎么办的时候，头上的洞口突然发出剧烈的震动、轰响，接着一线曙光透进洞里。我一怔，说道：“瞧！发生了什么事情啦？”我定睛一看，见人们都站在洞口。接着他们放下一具男尸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同时也放下了饮食。当时那个女人看不见我，我却把她看得清清楚楚。

送葬的人盖上洞口，各自归去之后，我拾起一根死人的腿骨，站起来，悄悄地走到那个女人面前，按着她的头一骨头打倒她，接连又打了两下，结果了她的性命。她满身细软，戴着名贵的珠宝首饰。我夺了她的饮食，藏在我栖身的地方，俭省节用地每天吃喝只够维持残生的一点点，免得消耗完了，自己饥渴而死。

我在坑洞中住了很久，每当外面有人死亡、举行丧葬，便杀死陪葬的，夺取他的饮食，维持自己的残生。直至有一天，我从梦中醒来，发现附近有响动之声，觉得恐怖、惊奇，想道：这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站起来，拿着一根死人腿骨，走到那个地方去察看。原来那是一个野兽，听了我的脚步声，便溜走了。我

跟踪追赶一阵，忽然眼前出现一点似星的光线，忽隐忽现。我迎着那道微小的光线走过去，走得越近，那光线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事实证明这是通往外面的一个裂口。我想道：这个坑洞里难免还有其他的出口，这也许是另外一个裂口。我仔细考虑一会，鼓起勇气去到光线前面，看清楚这是野兽刨开、钻进坑洞来吃死人的一个山洞。

我发现了那个山洞，我的灵魂、情绪顿时安定、平静下来，相信自己已经死里逃生，恍然如在梦寐中。我奋斗、挣扎着爬出洞口，出现在海滨的一座高山上，被汪洋隔在城市与海岛之间，是一个人迹不可逾越的地带。我无限地快慰，勇气十足，衷心感谢、赞美安拉。末了我钻进洞去，回到坑洞里，收拾剩余的饮食，换一身死人衣服穿在身上，并收集许多陪葬者穿戴的珍珠、宝石、金银等名贵首饰，包裹在死人的寿衣里，拿出来摆在山上。我每天都由洞口钻进坑洞去，收集那些陪葬的宝贵物品，来来往往，经过了一段很长时期。末了我坐在海滨，等待过往船只，以便呼吁、求救。

有一天，我照例坐在海滨，考虑出路问题，忽然发现波涛汹涌的海上，有一只船破浪从那里经过。我把一件死人的白衣服系在一根树枝上，高举起来，沿着海岸一面走一面摇摆，并出声呼唤。船中人闻声把船驶向海滨，放下一只小艇，水手们一直划到我面前，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待在这儿？这个地方向来没有人迹，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我是个生意人，不幸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身边带着一些物件，伏在一块木板上，漂在波涛中，幸而安拉护佑，最后就流到这儿来啦。"

他们把我从坑洞中收集来的那些财物一起搬进小艇，并带我上大船去见船长。船长问我："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座高山后面还有一座大城市，我生平在这个海中航行，屡次从这山下

经过，除了飞禽野兽，向来不见一个人影，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是个生意人，乘一只大船到海外来经营生意，可是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自己抢救得这点财物，攀伏在一块破船板上，被风浪推到海滨得救。于是我眼巴巴地等候着，希望有船只从这儿经过，可以救援我啊。”

当时我怕旅客中有那个城市里的居民，因而关于我在那个城市里的经历和被人活埋的遭遇，一字不提，不让他们知道。我拿出一些财物送给船长，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点礼物送给你，表示我的谢意。”

他不肯接受，说道：“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凡是落在海里或者被困在荒岛上的人，我们见了，总要援救，带他同行，供给饮食；没有衣穿的，我们给他衣服穿。到了邦德尔，我们还要送给他一些礼物，让他有生活的余地。我们做这些好事，全是看安拉的情面，不要报酬的。”

我感谢船长，替他祷告、祈福。之后，我随他们在海中航行，从一海到一海，从一岛到一岛，继续不断地航行着。在旅途中，每当想起被埋在坑洞中的情况，我便胆颤心惊，不寒而栗；想到遇船得救，安全脱险，便喜不自胜，感到无限的高兴、快乐。

最后我安全到达巴索拉，在那儿逗留几天，然后动身转回巴格达，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大家见我平安归来，都欢欣快乐地庆祝我。我把财物收藏起来，从此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送他们衣穿，给他们饭吃。我开始过从前的那种豪华享乐生活，经常和亲友聚饮，尽情地吃喝玩耍，过着无拘无束的享乐生活。这是我第四次航海旅行最奇怪的经历。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四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对脚夫辛

伯达说："弟兄，照例在我这儿吃晚饭吧。明天你来，我讲第五次航海旅行的情况给你听，那是再惊奇不过的。"于是他吩咐侍从取一百金币送给他，并摆出筵席，欢宴亲友。

脚夫辛伯达和宾客们听了航海旅行的经历，都觉得惊奇、诧异，认为比过去的几次更惊险。饭后大家告辞。脚夫辛伯达怀着愉快心情，回到家中，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脚夫辛伯达从梦中醒来，盥洗、晨祷完毕，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致敬。主人迎接着请他坐在身边，待其余的亲友到齐，便摆席欢宴他们，让大家吃饱喝够，人人感觉欢欣愉快的时候，就开始讲第五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 第五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我第四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因此尽量吃喝、享受，沉溺在嬉戏、寻乐的生活中，过去旅途中的各种惊险颠危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时过境迁，经不起欲望怂恿，老想往海外去经营游览。最后终于打定主意，振奋起来，收购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捆成驮，带到巴索拉，见海滨停着一只新造的大船，设备非常齐全，我看了感觉惊羡，出钱收买下来，雇了一个船长和一批水手，并安置使唤人员，载上自己的货物，开航出发。当时人人高兴快乐，喜气洋洋，显出前途光明、生意兴隆的气象。我们继续不断地航行，从一岛到一岛，从一海到一海，在各城市中参观游览，经营生意买卖。直至有一天路经一个荒无人烟的大岛，那儿只有一座白色圆顶建筑物，便停泊前去参观、游览。我知道这座所谓圆顶建筑物，原来是个庞大的神鹰蛋，可是先前商人们不明白，拿石头砸破它，流出许多液汁，里面的一个雏鹰，也被他们扯出来宰掉，割下许多鹰肉。当时我在船中，有个旅客对我

说:“来吧,我的主人,来看看那个被你指为圆顶建筑物的大蛋吧。”我走去参观,见商人们砸破神鹰蛋,吓了一跳,喊道:“你们不可这样蛮干,这会招致神鹰的报复,砸坏我们的船只,那就糟糕啦。”

他们不听我劝告,一味蛮干。正当他们在胡作非为的时候,太阳忽然不见了,霎时间大地黑暗起来,空中弥漫着层层乌云。我们抬头观看,才知是神鹰的翅膀挡住了阳光,形成大地的黑暗。原来神鹰飞回来,见自己的蛋被人打破,出声一叫,雌鹰闻声赶到。两只神鹰盘旋在空中,叫声如雷震耳。我吩咐船长水手们:“赶快开船,趁大祸还未临头,我们快找安全的出路吧。”于是商人们争先恐后奔到船上,船长和水手们立刻张帆启行,离开那个荒岛。

船行甚速,打算尽快离开那个地区,免遭意外。可是刚行了不远,两只神鹰已跟踪追来,每只爪中抓着一块大石,飞到我们头上,对准砸了下来。幸而船长招架得好,一转舵,大石落在船侧的海中,击起如山的波涛,差一点把船簸翻沉在海里。继而雌鹰也抛下它爪中那块比较小的石头,击中船舵,砸碎船尾,全舟覆没,旅客和货物全都淹在海里。我挣扎着企图死里逃生,总算蒙安拉护佑,抓住一块破船板,浮在海面上,被风浪推到荒岛上。当时我疲惫得只剩了最后的一口气。过度的饥渴恐怖,使我的情况非常凄惨、狼狈,差一点就要气绝身死。我躺在海滨,直至精神逐渐恢复,心情安定下来,才起身慢慢走动。我发现这个荒岛仿佛是一座乐园,长着茂密的树林,流着潺潺的河水,飞着歌唱的雀鸟,树上结着累累的果实,遍地开满各种花卉。我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因而能够维持生命,衷心赞美、感激安拉。

我过度疲劳、恐怖,好像受伤的人,流落在荒岛上,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天黑了,我躺在地上睡觉。次日清晨,我醒来

走到林中的一条小溪旁，看见那儿坐着一个老人，相貌威严，穿着树叶做的裤子。我想：这个老人也许是淹在海里的那些旅客中的一个，他流落到这儿来啦。我走过去问候他。他不言语，只是比个手势，表示回答。我问他："老人家，你为什么坐在这儿？"他摇摇头，表示忧愁、苦恼，比着手势，要我背他到另一条河边去。我私下想道：就对此人行个好，背他到那边去吧；这样做，对我也许会有好报应。于是我毅然把他掮起来，带他去到他指示的地方，说道："老人家，你慢慢地下来吧。"但是他不下来，反而用两条腿紧紧地夹住我的脖子。我低头见他的两只脚粗黑得像水牛蹄子，大吃一惊，打算把他从肩上摔下来，可是他夹得太紧，致使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头晕眼花，倒在地上，昏然不省人事，像死人一般。

他放松两腿，按着我的背和肩膀乱打，打得我痛得要命，支持不住，只好挣扎着爬起来，忍着痛苦、疲劳，让他骑在脖子上，供他役使，遵从他的指示，穿进树林，摘最好的果子给他享受。我稍微迟缓些，就被他脚踢手打，比鞭笞更加残酷、疼痛。他继续不断地役使我，让我带他上他要去的地方，把我当俘虏看待，稍微疏忽大意，或是走得慢些，都要挨打。他终日骑在我的脖子上，大小便也拉在我身上。他要睡觉就夹紧两条腿，扼住我的脖子。但是他只是随便睡一会，便打我起来供他驱使。我简直不能反抗他的残暴行为，十分懊悔当初不该可怜他，更不该掮上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我疲于奔命，疲劳、痛苦到极点，私下叹道："我对此人行好，他却虐待我，凭着安拉起誓，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不敢再做好事啦。"我受不了他的虐待，悲观绝望，打算死了完事。我受着这种折磨，忍气吞声地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我掮他去到一处生长南瓜的地方，其中有许多南瓜已经干了。我选个顶大的，在顶上挖个洞，弃掉瓜瓤，带到葡萄树

下，摘些葡萄装在里面，盖上洞口，放在太阳光下晒了几天，酿成葡萄酒，每天喝几口，借以解除那个魔鬼给我的苦痛。我每喝醉一次，总是精神焕发，觉得轻松愉快。有一天，我照例喝酒解闷，他指着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强心提神的好饮料。"

当时我已有几分醉意，异常兴奋，捎着他在树林中走，高兴快乐，拍着掌边唱边跳。他见我欢欣快乐的情况，比个手势，要我递瓜给他喝。我害怕他，不敢违拗他的命令，只得把南瓜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气喝完瓜中的葡萄酒，把南瓜扔在地上，砸得粉碎。他喝了酒很兴奋，醉眼朦胧地摇摆起来，接着酩酊大醉，身上的肌肉疲弱、松弛下来，不能支持自己，逐渐向一边倾倒。我察觉他醉了，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失去神志，便伸手使劲扯开他紧扼在我脖子上的那两条粗腿，把他扔在地上。那时我还不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由，已经摆脱了这种灾害。

我怕他苏醒过来危害我，就从树林中找来一块大石头，抬起来照准他的脑袋一砸，顿时砸得它血肉混成一片，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个坏家伙，愿安拉不要怜悯他。从此我自由自在，轻松愉快地生活在荒岛上，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经常在海滨徘徊、观望，等候船只从那儿经过，希望自己可以得救。那时候，我想着自己的身世和各种遭遇，自言自语地说："瞧吧，是安拉叫我平安活着，让我慢一步回到老家去和家人亲友团圆聚首的啊。"

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我渺茫地期待着。过了好几天，有一天，终于看见有一只船破浪驶来，停在海滨，旅客们舍舟登陆，来到岛上。我趁机迎上去和他们见面，立刻被他们围住了，询问我的情况，问我怎么会到岛上来的。我对他们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他们觉得惊奇、诧异，说道："骑在你脖子上的那个家伙叫海老人，被他骑着的人，谁也无法逃命。你算是例

外啦。赞美安拉，是他叫你安全脱险的啊。”于是他们拿饮食给我吃，送衣服给我穿，并带我同行。

孤舟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了几昼夜，去到一座屋宇高大的城市，名叫猴子城，那里每幢屋子的门窗都面临大海。据说每当夜里，城中的人便离开自己的家，乘船在海上过夜，怕猴子下山来侵扰他们。我被好奇心驱使，进城去参观游览。待我倦游归来，回到海滨，船却已经开走了。我懊悔不该进城去玩，感到忧愁、苦闷，想着前次碰到猴子的经过和同伴们的遭遇，坐在海滨伤心哭泣，望洋兴叹。当时有个本地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先生，你好像是外路人。”

“不错，我是个可怜的异乡人。我原是乘船到海外来经营生意的，路过此地，进城去参观游览，待我倦游归来，船却开走啦。”

“来吧，跟我们一块儿乘船到海中过夜去。夜里你如果留在城中，猴子会来伤害你的呢。”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回答着，一骨碌爬起来，和他们同船去到距海岸约莫一哩远的海中，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划船靠岸，各自归去。他们天天夜里如此，已经成为相沿的习俗。夜里如果留在城中过夜，就会被猴子弄死，因为岛上猴子很多，白天偷城外果园中的果子吃，躲在山中睡觉，夜里成群结队窜进城来作祟，逢人便杀。我在猴子城中所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是那天夜里我和他们同船过夜的一个人对我说的，他说：“先生，你是外路人，你在城中有工作做吗？”

“不，凭着安拉起誓，我没有工作可做，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原是个生意人，本钱很多，好施济，自备一只大船，满载钱财货物，开往海外，经营生意买卖，可是中途遇险，全舟覆没，我自己幸蒙安拉护佑，抓住一块破船板，因而得救。”

那个本地人听了我的话，给我拿来一个布口袋，说道：“给

你这个布袋，带着它跟人们出城捡石头去。来吧，我陪你去见他们，把你托付给他们。他们怎么办，你就跟他们学好啦。这样一来，也许你会有一些收入，可以帮助你回老家去。”于是他带我去到城外，捡满一袋石头，等了一会，便有人从城中出来。他带我去见他们，说道：“这是一个外乡人，你们带他去，教给他收集的方法，让他做点事，维持生活，你们行了这个好，将来你们会有好报应的呢。”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他们回答着，表示欢迎，带我同行。他们和我一样，每人身边带着一袋石头，继续不断地去到一处非常广阔的山谷里，谷间长着高不可攀的大树，群居着无数的猴子。它们一见我们便爬上树去躲避。同伴们拿出袋中的石头，不断地向树上的猴子抛去，猴子们摹仿他们的动作，摘下树上的果子还击。我仔细一看猴子扔下来的果子，原来是椰子。

看了伙伴们的办法，我就选择一棵最高的爬满猴子的大树，拿出袋中的石头，接二连三地投到树上。猴子便摘树上的椰子扔下来。我袋中的石头还没投完，地上已经堆满椰子。我拾满一袋，伙伴们也都收集够了，大家才满载而归。我找到介绍我认识伙伴们的那个朋友，把拾回去的椰子给他，并衷心感谢他的好意。他对我说：“这个你拿去贩卖，赚得的钱，留着自己使用吧。”他又给我他屋中一间小房的钥匙，嘱咐道：“卖剩的椰子可以放在里面。以后你每天像今天这样，跟他们一块儿出去收集，拾回来的椰子，好坏须要分开。卖得的钱，留着开支，并好生储蓄起来，慢慢积少成多，将来你回家时可以作为旅费。”

“谢谢你的好意，愿安拉回赐你。”

我听从他的指示，每天拾一袋石头，跟伙伴们去谷中收集椰子。在他们的带领下，寻找果子多的树林，每天拾回一袋椰子，继续不断地拾了好些日子。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储备了

大批椰子，而且卖了许多，赚得一笔巨款，于是买了许多心爱的物品，处境越来越优越，觉得我所到之地都走运，事事都顺利、如意。

有一天我去到海滨，见一只商船向猴子城驶来，在海滨停泊。商人们下船，带着货物进城去经营，收买椰子和其他的货物。我跑去见房东，告诉他我要搭船回家的消息。他说："你自己做主吧。"得了他的同意，我感谢他，告辞出来，去到船上，找船长接洽，然后把椰子和其他的物品搬到船上，于是离开猴子城，重过海洋生活。

我们在旅途中继续航行，从一岛到一岛，从一海到一海，凡是经过的城市，都停泊游览，经营生意买卖。我贩卖椰子，有时就拿椰子交换货物。从买卖中赚得的利润，足够补偿我的损失而有余。

有一天，我们路经一岛，那里盛产丁香和胡椒。据旅客说，他们看见每束胡椒上有个大叶子，保护胡椒不受日晒雨淋；每当雨止日落，叶子便倾在胡椒侧面。我趁机会拿椰子换了许多胡椒和丁香带在身边。继而我们经过出产檀香的古玛尔小岛和一个面积有五百里地、盛产檀香的大岛，那里的人无恶不作，好饮酒，没有信仰，不知忏悔、祈祷。我们又从盛产珍珠的地区经过，我给潜水的人一些椰子，说道："凭我的运气，替我捞一回吧。"

他们潜入海底，捞起许多名贵的大珠子，说道："先生啊，凭着安拉起誓，这是你的好运气啊。"我收下珠子，喜不自胜。我随旅伴们继续航行，蒙安拉护佑，安然到达巴索拉，稍微逗留几天，然后满载而归，回到巴格达，和家人亲朋见面言欢。他们都很欢喜快乐，为我平安归来而欢呼祝福。

我把钱财货物储藏起来，然后广施博济，救济鳏寡孤独，送礼物给亲戚朋友，经常招他们聚饮。总计我此次的收入，比损

失在海中的数目增加了四倍。此后我恢复了过去那种吃喝、游玩的享乐生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早已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五次航海旅行的经历，接着说道："这就是我第五次航海旅行中最惊险的情况。现在请大家吃饭吧。"饭后，他吩咐侍从取一百金币，送给脚夫辛伯达。

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中过夜。次日清晨，他做完晨祷，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向他致敬。主人请他坐下，陪他谈话，等其余的亲友到齐，便摆出筵席欢宴他们。等他们吃饱喝够，精神焕发，心情开朗的时候，才开始叙述第六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 第六次航海旅行

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我第五次航海旅行归来，感到无上欢欣、快乐，终日欢宴、嬉戏、寻乐，忘了旅途中各种艰难困苦的遭遇。直至有一天，我正在高兴快乐，得意忘形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一伙客商，风尘仆仆，显出快乐得意的心情。我望着他们，触景生情，想起我旅行归来和家人亲朋见面时的乐趣，又引起我出去旅行，经营生意的念头。于是我打定主意，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扎起来，带到巴索拉。那里正好有只大船载满货物和旅客，预备启程，我便搭船和他们一起出发。

我们不停地航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事经营买卖，参观各地风土人情，享受旅途生活的乐趣。直至有一天，大船行至中途，船长突然一声狂叫，摔掉缠头，扯着胡须，拍着面颊，不住地悲哀哭泣。他的行为

惹得人人忧愁苦闷。大家惊惶失措，围着问他："船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告诉你们吧，旅客们，我们走错航线，误入迷途，已经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大海中。如果安拉不挽救我们，这就非牺牲不可啦。来吧，大家诚心诚意地祈祷，求安拉拯救我们吧！"

船长说着爬到桅杆上，预备卸帆。可是飓风越刮越紧，吹折了风篷，波涛打碎了船舵，无舵之舟随波漂向一座高山附近。船长溜下桅杆，叹道："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啦！人力是不能挽回命运的。凭着安拉起誓，我们落在大难中了，谁也不能幸免啦。"当时我们都绝望了，大家悲哀哭泣，预备葬身鱼腹，彼此就作最后话别。接着，大船碰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旅客和货物，全部落在海中。人们有的淹死，有的攀缘着爬到山上。我自己也是爬到山上的一个。而那座所谓的高山，原来是个荒岛，海滨堆积着无数的破船和多得骇人听闻的财物，证明那个地方经常发生意外，这些财物都是沉船时被风浪推到岸上来的。

同船的难友们散布在荒岛上，他们由于过分恐怖，眼望着海滨堆积如山的财物，神经有些失常，举止言谈，好像疯人一般。我去到最高处，漫步走着，发现岛中有一条湍急的河渠，从一座山的肚子里淌出来，流向对面的一座山的肚子里。河床中和附近的地区，散布着珠宝玉石和各种名贵的矿石，光辉灿烂，数目之多，有如沙土。那里还出产名贵的沉香和龙涎香。龙涎泉像蜡一般，遇热溶解，流到海滨，泛出馨香气味，常被鲲鲸吞食；它在鲲鲸腹中起过变化，再从鲲鲸口中吐出来，凝结成块，浮在水上，变了颜色、形状，最后漂到岸边。识货的旅客、商人收去，可以卖大价钱。那里的龙涎泉发源于崇山峻岭中，没有人能够攀缘上去。

我们流落在荒岛上，睁着惊奇的眼睛，仔细观察大自然的

各种现象，感佩安拉化工之妙。那时候，我们为了自身的安全，时常感到恐怖、迷惘。我们在海滨找了些粮食，储藏起来，每天或每两天吃一点，生怕粮食断绝而饿死在荒岛上。难友中每天都有人死亡。每死一人，我们便洗涤他的尸体，拿衣服或从海滨捡来的布帛装殓埋葬。后来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所剩无几，而且都患腹痛之症，疲弱不堪。后来一个跟一个都死完了，只剩下我一个孤人活在荒岛上。当时粮食快要吃完，我顾影自怜，忍不住悲哀哭泣，叹道："但愿我先死掉，让伙伴们装殓、埋葬我，那该有多好啊！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啦。"

过了几天，我感到再没有生存下去的余地，便动手刨个深坑，自言自语地说道："到了不能动弹，死期临头的时候，我就睡在这儿的坑里死去，让风吹来沙土，掩埋我的尸体，免得死后抛尸露骨。"当时我懊丧不已，埋怨自己无知，埋怨自己经过五次危险还要别乡离井，作长途旅行，而且旅途中的遭遇，总是一次比一次惊险，到了危急存亡，绝望无救的时候，我才醒悟、忏悔，决心不再航海旅行，兼之我的生活很富裕，并不需要我出来奔波、谋生，我的财产很多，尽够我挥霍、享受，一辈子也花不完一半，这不是我自找罪受吗？后来我多方思索考虑，想道：凭着安拉起誓，这条河渠一定有它的起源和尽头，一定会流向有人烟的地方去。正确的办法是我来造只能容我一人坐的小船，放在河中，坐着顺流而去。若能通行无阻，凭着安拉的意愿，或者可以脱身得救；如果此路不通，纵然死在河里，也比坐在这儿等死强多啦。于是我马上行动起来，辛辛苦苦地收集一些沉香木，齐齐整整地摆在河边，拿从破船中找来的绳索捆扎起来，并在上面铺几块齐整的船板，紧密地牢固地绑在一起，左右各置一块小木板当桨使用，造成一只比河床更窄的小船。我收集许多珠宝、玉石、钱财和龙涎香，满满装了一船，

剩余的一点粮食也带在身边，慨然吟道：

去吧，
离开危险地区，
勇往直前，
宁可撇下屋宇，
让建筑者凭吊、哀怜。
宇宙间到处有你栖身之地，
可是你的身体只有一个。
别为一夜天的事变而忧心，
任何灾难总有个尽头。
该在此地殒命的人，
他不会葬身在另一个地区。
不要差人去处理重要事情，
因为除了自身别无可靠的人。

我把小船推到河中，坐在里面，顺水而流。行了一程，进入山洞中，向前流着，里面一片漆黑。后来流到一处狭窄地方，船身碰着河岸，上面的石崖又擦着我的头顶。当时我要转回去，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我埋怨自己的卤莽，叹道："要是此地更窄一点，小船通行不过，又无法转出去，那不是要困死在这里吗？"没办法，我只得紧紧地把嘴脸贴在船上，听天由命地顺水流着，在黑暗中，不辨日夜，提心吊胆，万分忧愁、恐怖。在山洞里，有时经过宽敞地方，有时经过窄狭之处，始终被黑暗笼罩着。我感到疲劳，不知不觉便呼呼地睡熟了。不知经过些什么地带，过了多少时候，我才朦胧醒来。睁眼一看，眼前一片光明，自己已置身在一处广阔地方，小船系在河边，周围站着很多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见我醒来，都和我谈话。我

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回答，老觉得自己是在梦中。后来有人走到我面前，操着阿拉伯话对我说："我们的弟兄呀！你好吗？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儿来？你上这儿来做什么？那边向来没有人到这儿来的。山那边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做什么的？这是什么地方？"我问他们。

"弟兄，我们是庄稼人，在这儿耕种田地。我们见你睡在这只小船里，便拉住它，系在岸上，等你慢慢醒过来。告诉我们吧，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凭着安拉起誓，我的弟兄哟！我饿啦，请先给我点东西吃，然后有话再说吧。"

他们立刻给我拿来食物。我狼吞虎咽，饱餐一顿，慢慢有了精神，情绪逐渐安定下来。我想着能够平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心中无限高兴、快乐，衷心感谢、赞美安拉。我把自己的遭遇、渡河的艰难困苦，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他们听了，说道："我们必须带他去见国王，让他自己报告各种情况。"于是他们就带着我的财物，领我进王宫谒见国王。

国王问候我，欢迎我，打听我的情况，我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从头到尾全部告诉他。国王感到十分惊奇，祝我脱险之喜。我把带在船中的珠宝、玉石和龙涎香拿一部分送给国王，博得他的尊敬，把我当上宾招待。从此我就在王宫里，和达官贵人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消息传播出去，许多本地人和外路人都进宫来访问我，打听我的家乡情况；同时我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天，国王问我巴格达的情况和哈里发的行政制度。我就把哈里发的德政对他叙述了一遍，博得他的称羡。他说道："凭着安拉起誓，哈里发的作为是明智的，他的政治是受民众拥护爱戴的。我自己无限地羡慕、崇拜他，我要准备一份礼物，托你带去送给他。"

“听明白了，遵命就是。我一定把陛下的礼物送到哈里发御前，并告诉他陛下的德政。”

我在王宫里住了很久，倍受尊敬，过着舒适、享福的生活。有一天，我听说有生意人准备船只，要往巴索拉经营生意的消息，因此想道：我最好跟商人们一起回到老家去。于是我急急忙忙谒见国王，吻他的手，告诉他我思乡心切，打算跟商人们一起乘船回家。国王说：“你自己决定吧。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们是有慰藉的，你要是愿意住在这儿，我们是竭诚欢迎的。”

“凭着安拉起誓，我的主人，我已经沐在陛下的恩惠里，这是没齿难忘的。不过我思乡心切，恳求陛下准我回家，同家人见面，共享天伦之乐。”

国王知道我去志坚决，就召集那班要往海外去经营生意的商人，把我托付给他们，替我备办行李，代我支付旅费，并托我带一份名贵礼物送给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我向国王和其他相识的朋友告辞，随商人们乘船启行。一路风平浪静，我们继续不断地航行，从一海到一海，从一岛到一岛，终于安全地到达巴索拉。

我在巴索拉逗留几天，从容收拾准备，然后携带财物回到巴格达。我先进宫去呈献礼物，然后回到自己家中，和家人见面言欢，把财物收藏起来，并接待亲戚朋友，送给他们礼物，接着广施博济，救济穷苦大众。过了几天，哈里发召我进宫，打听那份礼物的来历。我对他说：“凭着安拉起誓，那个地方叫什么和上那儿去的路线怎么走，我全不知道。只因当时我们所乘的船遇险，我流落到一个荒岛上。为寻找出路，我才造了一只小船，放在河里，乘着顺水漂流……”我把旅途中的遭遇，如何流到有人烟的城市得救，在城中生活的情况，以及受托送礼的经过说了一遍。哈里发听了，十分惊异，格外敬重我，嘱咐史官把我的事迹记录下来，存在库中，作为史料，留给后人阅

读。从此我住在巴格达城中，恢复先前的豪华、享乐生活，终日吃喝、寻乐、嬉戏，把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

航海家辛伯达讲了第六次航海旅行的情况，接着说道："弟兄们！这是我第六次航海旅行的经过，若是安拉意愿，明天我给你们讲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情况吧，那是再惊险不过的。"于是他吩咐摆出筵席，欢宴宾客，并送脚夫辛伯达一百金币。

饭后，亲友尽欢而散。脚夫辛伯达带着赏钱，怀着惊奇情绪，回家过夜。

次日晨祷毕，脚夫辛伯达践约去到航海家辛伯达家中，和其他的宾客一起吃喝。饭后，航海家辛伯达开始谈第七次航海旅行的经历。

## 第七次航海旅行

你们要知道，弟兄们，我第六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恢复了先前的豪华、享乐生活，终日吃喝、寻乐、嬉戏，醉生梦死，挥霍无度，安安逸逸地过了一时之后，我又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异地风光，憧憬着航海旅行，海外经商，参观各地风土人情的乐趣。于是我打定主意，预备许多名贵货物，包扎起来，带到巴索拉。那里有只大船正在准备启航，已经载满货物和客商。我就搭上那只大船，和商人们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

船在海中航行，天气晴和，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到达中国境界。当时我们谈着生意经，享受旅行的乐趣，大家正在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候，突然间飓风迎着船头刮来，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我们怕货物被淋湿，一面用毡子、麻袋遮盖，抢救，一

面悲哀祈祷，恳求安拉救援、保佑。船长自告奋勇，束起腰带，爬到桅杆上，左右前后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回到舱面，望着我们悲观失望地拍打自己的面颊，拔嘴上的胡须。我们觉得惊奇，问道："船长，发生什么事啦？"

"你们要知道，船被大风吹到海洋的极端啦，大家虔心诚意地祈祷，求安拉拯救，各自准备善后吧！"他嘱咐着，打开箱子，取出一个布袋，从里面掏出一些沙土，用水混湿，待了一会，凑到鼻前闻一闻，再从箱子里取出一本小书，打开读了一读，说道："你们要知道，旅客们，这本小书里记载着奇怪的事情，它证明凡是流落到这个地区来的人，谁都不能幸免，一定要遭死难，因为这里是神居住的地方，圣苏里曼·伊本·达伍德便是葬在此地的。这里有无比庞大的鲸鱼，凡是经过此地的船只，没有不被鲸鱼吞掉的。"

听了船长的谈话，我们感到十分惊恐。他刚说完，船就颠簸起来，忽然腾向空中，随即落到海面，接着霹雳似的声音轰响起来，吓得我们失魂落魄，大家相信眼前就要葬身鱼腹。一霎时，海中出现一条大山似的鲸鱼，又吓得我们目瞪口呆，大家哭哭啼啼，毫无主意地等着死亡。这时候，海中又出现一条更大得可怕的鲸鱼。我们嚎啕痛哭，面面相觑，互作最后话别，预备葬身鱼腹。接着又出现更大更凶的第三条鲸鱼。于是这只孤舟被三条凶猛的大鲸鱼包围、袭击，整个船里的人货很快就要被鲸鱼吞掉。当时我们过分恐惧，一个个吓得完全瘫痪、麻木。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暴风突起，波涛汹涌，孤舟触礁，砸得粉碎，人货全都落在海里。

我赶快脱掉衣服，只穿一件衬衫，和波涛搏斗，游了一会，抓着一块破船板，依附着在水中沉浮，任波涛摆布、戏弄。我处在危急、恐怖、饥渴交迫的环境中，只会埋怨自己，叹道"航海家辛伯达哟！你屡次遭难、遇险，却不知忏悔，不肯打消

航海旅行的念头。即使忏悔，你也不是真心诚意的。你纵然家有万贯，却也得忍受这些遭遇，因为这都是你贪得无厌、咎由自取的惩罚啊。”

后来我的理智慢慢恢复过来，自言自语地说：“经历了这次经验教训，我彻底觉悟，诚心忏悔，终身再不想，也再不提航海旅行的事啦。”我继续不断地祈祷，向安拉苦苦哀求；一面回想着过去那种安逸、快乐、嬉戏、游玩的享乐生活而伤感。我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两天地挨过去，最后漂流到一处海滨。我爬上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岛，上面长着森林，流着河水。于是我摘野果充饥，喝河水解渴，生活有了着落，慢慢恢复了精神，情绪安定，心胸开朗，意志也坚强起来。

我流落在荒岛上，走动着寻找出路。后来我发现一条大河，水流甚急，因而触景生情，想起前次做船的经历，想道：我必须像前次那样给自己做只小船，也许我能因此而脱险。要是能够脱险、得救，目的就算达到，那么从此诚心忏悔，改过自新，毕生再不航海旅行了。要是此路不通，中途失败，那么干脆死掉，摆脱人世间的痛苦，这也是好的。于是我立刻动手，收集一些木头，找来一些细枝和干草，搓成索子，牢固地绑成一只小船。我望着它说：“此行如果成功，那就是安拉在冥冥中援助了。”我随即把船推到河中，坐在里面，顺水漂流。

我坐在小船里继续不断地漂着，越流越远。一天，两天，三天，不住地向前奔流。我睡在船中，三天没吃一点食物，只喝河水解渴。由于过度的饥饿、疲劳、恐怖，弄得我活像一只瘟鸡。后来流到一座高山面前，要从山洞中穿过。我怕洞里像前次那样窄狭而发生危险，打算停下来，跳到岸上。但是水流太急，来不及停下，就被冲进山洞。我相信非死不可了，叹道：“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啦。”

幸而流了不久，便出洞到了一处开阔地带，眼前闪出一望

无际的洼地，河水一直向下冲流，急风骤雨般地发出隆隆如雷的响声。小船在急流中颠簸、摇摆着，我怕跌在河里，提心吊胆，紧紧抓着木头不敢动弹。船被急流冲击，越流越快，我无法控制，又不可能跳上岸去，情况万分危急。最后，我被冲到一座建筑美丽、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附近。岸上的人见我坐在船中，被急流冲击着直往下流，赶忙投出绳索和鱼网，把我救到岸上。由于过度饥饿、恐怖和睡眠不足，我刚到岸上，便死人般倒了下去。幸而他们急救，我才慢慢苏醒过来。他们之中有个非常慈良的老人，他格外关怀、照顾我，脱下他的衣服给我穿，带我进城去澡堂里沐浴、熏香，喝香甜的兴奋饮料，并带我到他家中，招待在客室里，给我预备丰盛的饭菜。我吃饱喝够之后，婢仆又端热水给我漱口洗手，拿丝帕给我擦手。接着那位长者收拾一间侧室，供我居住，吩咐婢仆好生伺候我。我被他家当上宾招待，饮食很好，起居非常舒适。过了三天，我的精神逐渐恢复过来，情绪既安定，心胸也开朗，健康全都复原。第四天，那位长者前来看我，对我说："孩子，你给我们慰藉啦。赞美安拉，是他使你安全脱险的啊。现在你要不要随我往市场去走一走，卖掉你的货物，然后收买别的东西？"

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缄默不语，私下想道：我哪儿来的货物哪？他说此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继而长者又对我说："孩子，你别犹豫、顾虑了，来吧，我们一起上市场去看看，要是有人收买你的货物，所出之价，合你心意的话，就卖掉它；如果出不上价，就把货物暂且收存在我的贮藏室里，等行情上涨时再卖不迟。"

我考虑一会，私下想道：顺从着他，前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货物吧！于是我对他说："听明白了，遵命就是。老伯，你所做的事都是有福分的，应该事事听从你才对。"

我随长者去到市中，见我乘来的那只小船已经被他们拆开，

那些木头原来都是檀香木，摆在那里托人售卖。开盘后，商人们争相竞买，价格增到一千金币之后，就稳住了。长者回头对我说："你听着，孩子，这是目前的行情，这样的价格你愿意脱手吗？或者还是暂且忍耐一时，让我替你收存在贮藏室里，等价格上涨时候再卖？"

"老伯，请你决定好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孩子，这些檀香木我多出一百金币，你愿意卖给我吗？"

"好的，这就卖给你好啦。"

长者吩咐仆人把檀香木搬回家去，收存在贮藏室里。我陪他回到家中，坐在一起。他把金币兑给我，并借给我一个钱袋，把钱盛在袋中，拿把铁锁锁起来，然后把钥匙交给我。过了一时，长者对我说："孩子，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希望你顺从我的意思。"

"什么事？老伯，你说好啦。"

"你要知道，我已经年满花甲，膝下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年轻女儿，人倒生得美丽、活泼，手中还有不少的积蓄。我打算把她匹配给你为妻，让你们生活在一起。往后我自己的财产和在商界的职位全都由你继承。"

我缄默着无法答复。长者接着说："孩子，我提议的这桩事情，你顺从我吧，我这是要你好啊。你要是依从我，我就把女儿匹配给你为妻，你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手中的现款和房地产业全都留给你。往后你要做生意买卖，或者要回家乡去都可以，谁也不阻拦你。反正财产在你手里，要怎么办，你自由选择好啦。"

"凭着安拉起誓，老伯，你好像是我的生身之父。我遭过无数惊险、颠危，吃过不少苦头，至今什么主意、见识都没有了。这桩事由你决定，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长者打发仆人请来法官和证人，写下婚书，把女儿给我为

妻，并备办丰富的筵席、喜果，邀请宾客参加婚礼。洞房花烛之夜，新娘打扮得非常标致、漂亮，有倾城倾国之色。她的首饰，都是金玉、珍珠、宝石做的，式样繁多，随便哪一件都值几万金，而且有些东西还是无价之宝。我们彼此一见倾心，夫妻间结下深厚的爱情。从此我们在一起过甜蜜、幸福的生活，彼此的身心都有了寄托。

后来老岳父害病死了，我把他的尸体装殓、安葬，正式继承他的遗产。财物由我支配，婢仆听我使唤，商人们还选我担任他原来的领导职务。他是商界中年纪最长最有威望的，任何生意买卖，必须经他知悉、批准，才能成交。他过世后，商人们选我继承他的职位，因此我经常和城里的人碰头见面。来往的机会一多，我便发现他们的秘密，见他们的生理每月都有一次反常变化。那就是每当月初，人们身上都长出两只翅膀，能飞起来，在空中遨游，城里只剩妇孺之辈。我不明白此中道理，犹豫不决，私下想道：待下月初，我找他们中的一人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说不定他们会带我一起去遨游呢。我耐心等到月初，见他们的颜色和生理发生变化时，便找到其中的一人，和他交谈，说道："凭着安拉起誓，带我跟你们去一趟，再带我回来吧。"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断然拒绝。

我纠缠着苦苦哀求，才得到允许。我不让家里人知道，骑在他肩上，随他们飞到天空，越飞越高，高到可以听见天神赞颂安拉的声音。我感到惊奇羡慕，便随口说："赞美安拉！感谢安拉！"

我刚说完，空中便出现火焰，差一点烧到他们身上。他们迅速逃避，一霎时落到一座高山顶上。他们都埋怨我，恼怒我，撇下我一哄而散，让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当时我埋怨自己，叹道："活该我倒霉，刚从一种灾难中脱险得救，接着又跌在更严

重的灾难中了。毫无办法，只望伟大的安拉拯救了。”

我在山中徘徊，走投无路，相信此身将葬送在荒山里，正感觉忧愁苦闷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两个月儿般美丽可爱的孩子，每人拄着一根金杖。我迎过去，打个招呼，说道：“凭着安拉起誓，请告诉我，你们是谁？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膜拜安拉的虔诚信徒。”他们说着，给我一根金杖，随即从容归去。我拄着金杖，边走，边回忆两个孩子的行为，觉得很奇怪。不知不觉之间，前面出现一条大蟒，嘴里衔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被蟒吞到肚脐，危在旦夕，尖声呼喊求救，说道：“谁救我的性命，愿安拉解除他的灾难。”我闻声跑过去，举起手中的金杖，一下打中蟒头，救了他的性命。他走到我面前，十分感激，说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此我不离开你，愿意终身陪随你。”

“很好，我欢迎你。”我回答着和他一起走。一会儿，迎面走来一群人，我仔细打量，发现先前掮我遨游天空的那个家伙也在他们之中。我走过去，向他道歉，好言安慰他，说道：“朋友！你应该这样对待朋友吗？”

“为了你赞颂安拉，我们这才受打击的啊。”

“我不了解其中情况，请原谅我，下次我再不敢开口啦。”

他允许带我回城，但提出一个条件：不许我赞颂安拉。后来他掮起我，一直飞到城中。我妻迎接我，祝我安全归来，并嘱咐我：“以后你别跟他们出去，别和他们往来。这班人是魔鬼、邪神的伙伴，他们没有信仰，不会感谢、赞美安拉。”

“从前你父亲跟他们结交往来，这是什么道理？”

“先父不属于他们这一派，也不干他们那一套。先父既已过世，我想你可以卖掉他的产业和货物，带着银钱转回老家去。我既已父母双亡，对这个城市也没有留恋的必要了，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我听从妻子的嘱咐，陆续卖掉岳丈遗留下来的货物，并准备一切，等到有人旅行时，好随他起身回家。后来城中有人预备航海旅行，要去远方经营生意，可是没有现成的船只，只好收买木材，自己制成一只大船。我付给他们一笔旅费，带着财物和妻室，撇下房地产业，动身启航，离开那个城市。孤舟在茫茫大海中，从一岛到一岛，从一海到一海，沿途风平浪静，诸事顺利，终于一帆风顺地到达巴索拉。

我在巴索拉没有逗留，搭船继续航行，一直回到巴格达，和久别的家人、亲友重逢聚首。他们屈指一算，从我第七次航海旅行起至归来时，已历时二十七年。在那漫长的时期中，他们不知我的生死，一向怀着绝望的心情。我突然归来，和他们见面言欢，叙述旅途中的情况和遭遇。他们听了，惊恐万状，都为我的安全归来，十分欢喜。

我把携带回来的财物收藏起来，然后诚心诚意地忏悔一番，从此决心不再航海旅行，息下经营买卖的念头。我回忆起我历年在外奔波、冒险，九死一生，多蒙安拉保佑，能够平安回到家中，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享受安静的田园生活，以终余年，这都是安拉的恩赏，因此我衷心感谢不尽。

航海家辛伯达谈了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情况，接着对脚夫辛伯达说："你这位陆地上的辛伯达先生，对于我的经历、遭遇和生平事业，现在你该清楚明白了吧！"

"凭着安拉起誓，我误解你，千万请你原谅我。"

航海家辛伯达乐善好施，始终保持慷慨好客的习惯，经常设宴招饮亲友，和他们在一起吃喝、谈笑、寻乐、嬉戏，过舒服、愉快的享乐生活，直至白发千古。

# 小 偷 与 狗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 桅 译

## 第 一 章

他重新获得了自由。一出监狱，迎接他的是尘土、酷热和令人窒息的闷气。除此而外，谁也没有前来迎接他。——一套蓝色的旧服装和一双胶鞋，就是他的全部身外之物。生活重新开始，阴森的门离他越来越远，狱门里面隐藏着的是一个充满绝望和痛苦的世界……。还是那些太阳烤晒下的街道，还是那些风驰电掣的车流，还是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那些蹲踞而坐、凝然不动的身影，也还是那些房屋、小店铺……周围看不到一丝微笑，只有他孤身一人。许多东西都已失去。四年了，最美好、最宝贵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

但这是无所谓的，总还有些东西归他所有，他把它们算在自己份下。现在总算有了表达愤怒的自由，总算可以让那帮坏蛋吓得发抖，总算可以从变心女人的脸上撕下那副肮脏的假面具。拉巴维娅·伊列什……原来是两个人的名字，如今合成了一个。当监狱的大门在我身后永远关上的时候，这一天对你们说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现在你们就坐在那里，等着吧……我可不会再使自己落入圈套，我将选择好时机向你们展开猛烈的进攻……

萨娜……啊，只要一想到你，我就会忘记这酷热、尘土、仇

恨以及全部丑恶，万缕柔情就会立刻涌上我的心头，你是那样纯洁，那样清新，像暴风雨涤荡过的万里晴空。一个女孩儿能知道父亲的一些什么呢？她所知道的不过是这条街、街上的行人以及炽热的空气。可是在这漫长的四年中，他却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她。也许，她已经长大了。真有意思，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能不能眼对眼地把她瞅个没完，不让任何人妨碍他和女儿尽情享受那浸透他们全身的欢乐？

而那个变心女人呢？又想到了这个可恨的家伙。把我浑身的解数都施展出来吧。铁窗生活我已很好地熬过来了。什么样的打击我承受不了？我可以滑得像泥鳅，神出鬼没得象鹰鸢，顽强得像咬啮石墙的老鼠，行动迅疾得像子弹……

真有意思，他——伊列什碰到我会是什么样子？他将怎样瞅我呢？伊列什，你忘了，你曾怎样像狗一样舔着我的靴子？难道不是我让你站稳了脚跟？你原来不过是拣烟头的，是我使你变成了人……是啊，不光是你忘了……她也忘了，那个变心的女人已经变得浊臭不堪……在那一片污浊之中，只有你萨娜一个人朝着我微笑，……总算还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在期待着和你见面时的欢乐。现在我穿过那条有着幽暗拱门的大街，走进那个充满昔日欢乐的死胡同……我的心充满着仇恨……酒馆都已关门。只有那些街头神女在人行道上徘徊徜徉。电车轮子发出震耳的轰隆声。还有那刺耳的喧闹声，听起来简直像是嗅到烂白菜的恶臭那样让人恶心……我的心充满着仇恨……我恨那些空空荡荡、仍然充满罪恶的诱惑力的房屋窗户；恨那些阴沉沉的、干裂得哔剥作响的墙壁；也恨那些古怪的赛拉菲街——那是一个不祥之地，一个小偷会在那里身陷罗网，他的手脚转眼间就会让人结结实实捆绑起来。那些出卖者，让他们挨骂去吧……就在这里，搜捕者会像一条巨蟒一样，趁你打盹的时候，猛地箍住你的躯体，把你勒死。就在几年之前，我曾走过这条

街道，肩上扛着一袋节日用的面粉；她却走在前头，手里抱着襁褓中的萨娜。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节日和爱情，女儿和罪行——一同留在记忆之中，就像文章中同一行字母的排列一样。

眼前出现了清真寺的尖塔。城堡的顶部耸入云端。一条街通向广场。在那灼人的阳光下，公园里的青枝绿叶显得分外耀眼。风尽管干燥而灼热，总算还能爽人。广场座落在城堡附近。它勾起了多少痛苦的回忆。血涌到了脸上。需要镇静，应该让内在的热冷却下来，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甚至慈祥和善的神态，这样才能演好自己准备扮演的角色。

他穿过广场，朝着西卡特大街（又名伊马姆大街）走去。那里，在街道尽头的转弯处，矗立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就这么着，来它一次不大的礼节性拜访。这一下，人们都会知道，他是为了重新会面才保住自己的。把一切都好好地记住吧。这些店铺，这些像吓坏了的老鼠一样从店铺里探出来的脑袋！

后面有人喊他：

“萨伊德·马哈兰，运道怎么样？”

他站住了。喊他的人追上了他，伸出手来。两人互相问候，脸上都挂着微笑。这么说，在毒蛇身上居然也能寻找到友谊。需要忍耐。再待一会儿，一切就会更加豁然开朗了。而你，伊列什，这时候大概正躲在窗帘后面，像个娘儿们一样张望着哩。

“你好，巴亚扎……”

附近的一些小铺子里跑出一群人来，热烈问候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他已经让一帮人围住了。很清楚，这都是他敌人的朋友。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喊道：

“真主保佑你，平安无恙……”

“看到你多高兴！”

“我早就说过了——革命节这一天准把你释放出来。”

他用细窄的红眼睛审视着他们。

“非常感谢……”

巴亚扎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咱们喝点清凉饮料去！”

“不忙，回来的时候再喝……”

他的声音显得很平静。

“等回来的时候？”

人群里有人个仰起头，冲着三层楼上的一个窗户，扯开嗓门喊道：

“喂，伊列什……你听见了吗，伊列什？……快下来给萨伊德·马哈兰道喜……”

何必预先发出警告，这帮臭黄鼠狼。我又不是夜里到这儿来。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会怎样对待我。

“你刚才说，等回来的时候吗？”又是巴亚扎问。

“对，还有几笔老帐没算哩……”

巴亚扎眉头皱了起来。

“这是和谁？”

“你大概忘了，我总还算是父亲，我的女儿还在伊列什那里。”

“这倒是真的。不过这件事有法律管着哩。它会给你们两个判出是非来的。”

“还是好好地谈谈吧。”另一个人说道。

第三个人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还是听听别人的劝告吧……”

他觉得，热血在他周身沸腾起来，但他还是按捺住了。

“我这次所以来，正是想好好地谈谈……”

三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伊列什朝下张望。人们的头都朝

后仰，周围是一片紧张的沉默。这时，从楼房门里，跌跌撞撞地走出一个宽肩膀的大块头，这人穿一件带道道的加利巴勒[①]，登一双警察常穿的厚靴子。萨伊德认出这是密探哈萨巴拉，便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怎么，你也在这儿？我这次回来，真的是要把一切和平地解决。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密探迅速地朝他走了过来，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灵活，搜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又摸了摸他的全身，怕他身上揣着什么东西。

“去，小毛贼……你又来罗嗦什么？”

“我来谈我女儿的事……”

“谁能跟你这样的人谈出什么名堂来！”

“你看！真是为我女儿的事……”

“去找法院……”

“我会去找的，要是什么都不剩给我的话……”

“放开他，”伊列什在楼上喊道。“让他进来！”

找来了这么大帮人，胆小鬼。咱们不妨走着瞧，看你的堡垒是否真的牢固。没什么，属于我的那个时刻终究会到来；到时候，不管是密探还是厚墙，都帮不了你的忙。

所有的人都走进房间，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圈椅里。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苍蝇和光亮一道闯了进来。天蓝色地毯上烧了一个窟窿眼儿。墙上挂着大照片——伊列什瞅着，倚着一根结实的手杖。而他本人则像个大木桶，穿一件肥大的加利巴勒，宽宽的脸，红鼻子内的软骨已经折断；双下巴托着一副方方正正的颚骨——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他伸出手来。

“唔，祝贺你……”

仍然是紧张的沉默。大家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不安。伊列

---

① 一种宽边的长衬衫。

什终于先开了口：

“唉，往事如烟。可一想起来，还会觉得事情了不起呢！……后来的事简直是每况愈下。是啊，开始是朋友，接着分了手……不过，总而言之，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终归还得怨自己……”

萨伊德向对方投去火辣辣的目光。身体瘦削而筋肉强健的他，这时看上去宛如一个扑向大象的黑人。

“正是这样，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终归还得怨自己……”萨伊德重复一遍，眼睛死死地盯住对方。密探正在拨弄念珠的一双手，一下子警觉地停住了。萨伊德赶忙改了口：

“哦不，一般说来，你是对的。我在一切方面和你完全一致！”

“说话少兜圈子，”密探忿怒地打断他的话。“咱们还是谈正事吧！……”

“正事？”萨伊德淡然一笑。“从哪件事上谈起呢？”

“就谈既是开头又是结尾的那件事。你在这里的事只有一件——就是你的女儿。”

还有妻子呢，还有我的那些钱呢？你这条可恶的狗！不过，咱们走着瞧，走着瞧……瞧瞧我的眼睛，你这微不足道的小人，可怜的软体虫，吃粪的蜣螂……按照老娘儿们的调子跳舞的人才真痛苦。不过就让他们认为他同意了吧。他点了点头。一个拍马屁的人说道：“你的女儿和她母亲在一起，生活过得很好。按照法律规定，不满十六岁的小姑娘应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你要是愿意——每礼拜可以看她一次……”

“不过，根据某些情况，法律规定她是属于我的。”

他故意提高嗓门，让大街上的人也能听到他的话。

“你暗示的是什么？”伊列什挑衅地问道。

密探赶忙出来干预：

“这么一来，咱们可就什么也谈不成了。”

“在你面前，我不管哪一点都没有错。”伊列什的声音显得很有信心。“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责任——是的，是的，我作为男子汉的责任——命令我这样行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小姑娘……”

哼，男子汉的责任，你这条毒蛇。不！不是责任，而是出卖，是双重的背叛。是悬在头上的利斧，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但不管怎么说，得看看萨娜。他终于带着在这种场合下所能保持住的最大的冷静，开口说道：

“小姑娘一点也不会受穷。我有钱，有很多的钱……”

“这就是你抢来的钱？”密探发了火。“这就是你在法庭上矢口抵赖的那笔钱？”

“就算像你说的那样，我又能把它们藏到哪里去？”

“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伊列什号叫起来。“我可以向您起誓，他们已经穷到那种地步——我甚至不希望我的敌人穷成那样。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责任……”

萨伊德再也忍耐不住：“我很想知道，你打哪儿突然弄来这么多的钱，又能供你生活得快快活活，又能养活别人？”

“你算什么人，我凭什么要在你面前报告我的收入来源？”伊列什恶狠狠地说道。

“别发火，萨伊德。”一个马屁精说道。

“至于说到我，”密探插了进来，“一切我都清楚。我可把你看透了。你别白费劲，除开女儿的事，别的我什么也不许你谈。”

萨伊德微微一笑，移开目光，看来不得不让步了。

“瞧您说的，按您的办吧，警察先生——”

“怎么样，我算把你的底摸透了。不过出于对这些人的尊敬，我还是允许你看一看你的女儿。请把她带到这儿来。问问她本人倒也不坏。”

“那又怎么样，警察先生？”

“我知道你还想说些什么，萨伊德。小女孩你并不需要，你没有地方安顿她。自己还找不到栖身之所哩！不过，出于怜悯，出于公正，还是让你看看她。请把小女儿带来！”

母亲呢。最好把母亲也给带来。最好让我和她的目光碰在一起。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就会猜透这个恶毒的秘密。啊，杀人的利斧，绞人的绳索……

伊列什去找小姑娘。门后传来了脚步声，萨伊德的心都痛苦地收缩了起来。他咬紧嘴唇。他暗暗产生的温存和欢快情绪，驱走了仇恨和愤怒。萨娜终于出现，——她惊奇地环顾周围。伊列什从后面抓住她的胳臂。你终于来了。我把你想得好苦啊。瞧，她穿一身漂亮的白色连衣裙，两只脚因为光着，看上去也很白；指甲涂红了，很显眼。小脸蛋晒得黑黑的，一头黑发高高地朝上挽起。他用眼睛贪婪地打量着她。而她却迟疑不决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他的那张面孔尤其不讨她喜欢——因为他看她比谁都更专注。她觉得人们正是让她走到他跟前去，便拚命朝后躲闪。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心却开始变得冷漠而空虚了。留下的只有一种感觉——完结了。她是陌生的。眼睛长得像他本人。脸和他一样，也是椭圆形的。还长着凸骨鼻子。瞧，怎么这样陌生。血液怎么不再沸腾了？莫非他也背叛了自己的感情？可他为什么又总想把她抱在自己怀里？

“这是你父亲！”密探脱口而出。

伊列什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补充说道：“去问候一下爸爸。”

可怜的小老鼠。你害怕什么？对我说来你有多么宝贵，如果你知道就好了。他朝她伸出手去，痉挛地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好像梗着一块东西。他脸上勉强露出微笑，悲惨地叫了一声。但小姑娘说了一声“不！”接着又朝后退去。伊列什挡住她的去路。她不由得叫起“妈妈！”来——但伊列什还是轻轻地

把她往前推：

“去问候问候父亲！”

在场的人眼里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萨伊德这才感觉出来：监狱里的痛苦也比不上这种神色来得沉重。

“到我跟前来，萨娜！”他的声音里蕴藏着哀求。他估计不会遭到拒绝，就朝着她欠下身去。

“不！”

“我是你父亲！”

她惊恐地瞧着伊列什。萨伊德固执地重复说道：

“我是你父亲，是你父亲！快到我这儿来！”

她继续躲闪着。这时，他就强制地把她拽到自己跟前。她喊了起来。他把她搂在怀里，她又是哭叫，又是推拒。他在绝望中感到自己的失败，于是又想吻她，但她把脸躲过来躲过去，他只能吻到那只在狂怒中不断抽打他的脸的小手。

“别怕，别怕，我是你父亲，你知道吗？”

小姑娘的头发发出一种香气，就像她母亲一样；一闻到这种熟悉的气味，他浑身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小姑娘还是一边抽打，一边痛苦地哭着，直到密探最后出来干预为止：

“你总得安静一点，她不认识你！”

他终于怀着痛苦的心情松开了她，坐了下来，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一定要把她带走！”

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还是先安静下来再说……”巴亚扎首先打破了沉默。

但萨伊德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她应该和我在一起。”

“这种事只能由法庭来决定！”密探打断他的话，又询问地转向伊列什：“是不是这样？”

“这不关的我事；但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她妈妈看来是寸步难行的。”

“我一开始就这么说过，”密探说道，“最简单的办法是让法院解决，这里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萨伊德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他变得狂怒起来。但是应该控制住自己。归根到底，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

“就按您说的办，法院解决就法院解决！”

“你已经看到了，”巴亚扎说道，“小姑娘生活得很好，什么也不缺。”

密探却决不会忘记转过来嘲笑他。

“你最好还是先给自己弄到一份可靠的工资收入……”

但萨伊德已经能够自制了。

“没什么，这话说的倒也确实……我已经无可留恋。再一细想，也许，忘掉过去真的更好一些，还应该找到个工作，好让女儿有个安身的地方……”

又是一阵沉默，这一回沉默中包含着惊奇，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相互看了看。密探把念珠攥在掌心里。

“看来，这件事就算了结啦？”

“了结啦，”萨伊德说道。“不过得把书给我。”

“哪来的什么书？”

“我自己的。”

“全让萨娜给弄散了。”伊列什说，“那些剩下的，我就去给你拿来。”

她走了出去，很快就拎着一小捆书回来，放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萨伊德开始挑选书。

“这不是，差不多全都丢光了！真倒霉！”

“你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有学问了？”密探嘲讽地问道，他站起身来，让对方明白谈话已经结束。“也许，这些书也是你偷来

的?”

所有的人都相视微笑。萨伊德却一言不发，收拾书籍。他可笑不出来。

## 第二章

门敞开着。它总是这么开着的，甚至在深夜。他循着山路来到了这里。好心人总算给了他一席栖身之地……这里是达拉斯的住宅，穆卡塔姆山的支脉掩蔽着它……这里勾起了他多少回忆……

周围是孩子、沙粒、炽热的空气，而他萨伊德却激动和疲倦得喘不过气来。他的目光不由得停在那些小姑娘身上。一些懒汉为了躲避灼人的骄阳，都躺在阴凉的地方。这样的人实在不少……在敞开着的大门门坎上，他停留了一会儿，环顾了一下周围，一边回想他最后一次在这里逗留是在什么时候。这座房子看起来那么朴素，就像是亚当时代留下来的。没有遮拦的宽阔庭院，左边角落里是一棵绿荫如盖的棕榈树，右边一道敞开的门通向唯一的一个房间。这座奇特的房屋，没有一道门是锁着的。心跳加快起来，而思想却把他带回到了遥远的、幸福的年代……童年，父亲的抚爱，对某种非尘世的东西的朦胧的憧憬……真主的名字在心灵里引起一阵战栗。“看吧，听吧，学吧，把你的心灵袒露出来。”——父亲总爱这么说。理想、信念、歌声，绿茶的香气引起了一种巨大的、无限的欢悦。过得怎么样，阿里·古涅基族长?房间里传来了声音——主人刚刚结束祈祷。萨伊德露出微笑，手里拿着自己的那些书本，神态坚决地跨过门坎。

这就是族长本人。他盘着腿，坐在供祈祷用的地毯上，带着一种超凡入圣的神态，嘴里低声地咕噜着什么。还是那个房

间。里面的陈设几乎没有改变。只有椅子是新的——无疑这是学生们努力的结果。靠西墙放着一张古老而朴素的床，挨着它的地板上，是透过窗户射进来的落日的余晖。其余的几堵墙壁都让密密麻麻的书架给遮住了。神香的气味是那样浓郁，仿佛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消失似的。萨伊德把书放在地板上，朝着族长走过去。

“祝你安宁，我的主宰者!”

族长不慌不忙地把该叽咕的话都叽咕完了,这才抬起头来。一张生动的、充满崇高精神的面孔，在灰白胡须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圣洁；一顶雪白的小帽，紧箍着那一头曾经非常浓密的银发。这位老者目光凝注,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八十年,另一个世界对他说来，也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这目光不失当年的锐利，也不减当年那种神秘的魅力。萨伊德亲了亲他的手，重又回忆起那遥远的往昔,回忆起父亲和青年时代甜蜜的幻想,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赶紧偷偷地把它拭去。

“愿你安宁，安拉保佑你。”

总是这样一种声音。父亲的声音又是怎样的呢？他开始回想：他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脸和微微翕动的嘴唇，至于声音却完全泯入忘川。啊，阿里·古涅基族长，你的那些学生如今在哪儿呢？从前到这里来赞美安拉的那些人如今又在哪儿呢？

萨伊德盘起腿，坐在椅子上。

“我未经许可就擅自坐下了。我记得，你并不喜欢别人坐下之前请求你的允许。”

他好像觉得族长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实际上，对方那苍白的嘴唇丝纹未动。真弄不清楚，族长是否还能记起他来？

“请你原谅，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除了你的家，我再不到别的栖息之所去了。”

族长的头垂到胸前，低声说道：

“你说的是房子，说的不是心灵。”

萨伊德叹了口气，——实在不懂族长的意思！

“我今天刚从监狱里出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显得很粗鲁。

族长询问地抬起眼睑遮着的眼睛。

“从监狱里？”

“是的。你有十年多没见到我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真是饱经沧桑。也许，你已经从你那些认识我的学生那里知道了这一切……”

“我听到过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几乎等于什么也没听到……”

“对你，我从来不想隐瞒什么。所以才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今天刚从监狱里出来……”

族长缓缓地摇了摇头，一面用怜悯的口吻说道：

“不，你不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萨伊德微微一笑。这是一些熟悉的字眼，但每个字眼都有了一种特殊的、神秘的涵义。于是他说：

“你知道，我的主宰者，再也没有任何别的监狱比这个国家建立的监狱更加可怕了。”

族长用清澈如水的眼睛凝视着他，又低声说道：

“你是说，再没有别的监狱比这个国家建立的监狱更加可怕……”

萨伊德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看来，他们相互并不理解。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你还记得我吗？”

族长神情冷漠，郑重地说：

“人对现实应该经常感到满足……”

但是，萨伊德仍然确信老头子记得他，于是毫不让步：

“你还记得我那死去的父亲马赫兰吗?”

“愿安拉保佑他。”

“过去的时光实在好啊!”

“要是你同意的话，也应该这样谈论现实……”

“不过……”

“愿安拉饶恕我们。”

“我还得跟你说，我今天刚从监狱里出来……”

族长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当一个人被插在木橛子上的时候[①]，他会微笑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父亲了解你这个族长。可你那颗善良的心对我为什么变得这样残酷？你为什么这样谴责我？我是不得不到这个弥漫着神香气味和精神不安的世界来的，因为对于一个孤孤单单、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的主宰者，”他说，“就连亲生女儿都拒绝认我。”

“在那些渺小人物的行动中，也包含着秘密。”族长叹了口气，说道。

“我已经对你说过，”萨伊德继续说道。“‘如果真主还把古涅基族长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会发现他家的门总是开着的。’”

“但天国的大门对你是否敞开着的呢?”族长平心静气地反驳道。

“世上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就连亲生女儿都拒绝认我……”

“她是多么像你……”

“为什么，我的主宰者?”

“你需要的是家，不是真理……”

萨伊德用青筋暴露的手托着自己的头。

---

① 古代的一种死刑。

“我父亲愁闷的时候总是来求助于你，”他沉思地说道，“所以我就想……”

族长打断他的话，声调没有提高：

“但你需要的只是个家。”

“也许他从来就不了解我？”一种不安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于是他说：

“不，不光是家。我希望真主能够怜悯我……”

“圣人说过：‘你怎么不感到羞耻，如果你对别人毫无怜悯之心，却又要求别人的怜悯？’”族长拖长声音说道。

一头毛驴的号叫声刺破了空虚的寂静。不知是谁用一种令人讨厌的声音唱道：“我的幸福，我的好运道，你们在哪里？”这使他回想起，有一回他也哼唱：“猜吧，你来猜猜！”当时父亲逮住了他，轻轻地揍了他一下：“我们现在是去见神圣的族长，哪能唱这样的歌？”父亲一面祈祷，一面闭上眼睛，晃晃荡荡地走着，声音发哑，脸上满是汗珠；他则坐在棕榈树下，借着路灯的光，看到那一排排前去祈祷的人，口里嚼着塔曼[1]果，感到自己无限幸福。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还没有啜饮那爱情的苦杯。

族长闭上了眼睛。看样子，他好像睡着了。

周围的一切变得习惯起来，就连原先那种神香的气味也闻不出来了。他于是想，习惯——这是懒惰、愁闷和死亡的根源。习惯构成他全部的不幸和灾难——习惯使他遭到出卖和否定，使他虚度了自己的前半生。

“人们还像从前那样常来祈祷吗？”他问这句话，只是为了把族长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但是族长寂然无语。他于是开始感到不安。

---

① 棕榈树的一种。

“难道你连一句‘欢迎’都不肯对我说吗？”

族长睁开眼睛：

“乞求者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乞求同样微不足道。”

“可你是这座住宅的主人啊！”

“这座住宅的主人是欢迎你来的，就像欢迎其他的人一样。”族长温和地说道。

喜出望外的萨伊德不禁露出了笑容，连忙说道：

“可我一无所有……”

太阳光从椅子移到了墙上。

“不过这不打紧，”他继续说道，“这座住宅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我的了，正像从前有段时间成为我父亲以及所有到这里来的人一样，我的主宰者，这一点我应该感谢你。”

“哦，安拉，我无法感谢和报答你的恩典。还是你自己感谢自己吧……”

“可我非常需要祝福的话……”萨伊德满怀希望，开始说道。

“别撒谎！”这一回轮到族长温和地责备他了。

族长低下头，一绺银髯飘拂在胸前，他又沉湎在自己的思索中了。萨伊德耐心地等着，悄悄地往身后爬去，把背倚在书架上，开始打量族长。真奇怪，对方看上去怎么还是那样美！他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开口问道：

“也许，你需要点什么东西吧？”

族长好像没听见这句话。室内又是一片宁静。萨伊德机械地把目光盯住一群蚂蚁，它们排成一行，轻巧地在椅子旁边爬过。忽然，族长说：

“把《古兰经》拿来，给我念念。”

他困惑不堪，开始辩解：

“我是今天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做沐浴仪式哩……”

“去给我做，回来再念……”

“我的亲生女儿拒绝认我，”萨伊德开始诉苦。“她把我看成魔鬼一样可怕。在这以前，她妈妈对我也变了心……”

“去做沐浴仪式，回来再给我念。”族长重复说道，口吻温和而又坚决。

“她和一个贪心的坏蛋一道出卖了我，那个人曾经拜我为师，像狗一样乞求过我的施舍。我坐牢的时候，她向我提出离婚要求，并且嫁给了他！”

“去做沐浴仪式，回来再给我念！”

“我所有的钱，”萨伊德固执地继续说道，“全部家产都被他弄走了。他成了个大人物。这还不说，如今市区里所有的土匪——都是他的人……”

“去做沐浴仪式，回来再给我念！”

萨伊德狠狠地皱起了眉头，额上暴出了青筋。

“密探们抓不住我。我知道怎么躲开他们，这种事我早习惯了。可这条狗出卖了我。他和她串通一气，出卖了我。于是不幸接踵而来。连我的女儿都拒绝认我……”

“去做沐浴仪式，回来再给我念！”这一回族长的声音里已有责备的意味。“你给我念：‘如果你们爱安拉，那就要服从我，而他也将会爱你们。’再给我念：‘我挑选了你……’再重复一遍这一段：‘爱就是对他的命令的遵守和服从，是对他禁止做的事情的反对，是对他已经赐予和预定赐予的一切的满足……’”

萨伊德眼前浮现出父亲的形象。父亲正高兴地摇着头，微笑地看着他，好像想对他说：“你就好好地听着，好好地学吧！”而他却老想抓住机会，爬到棕榈树上去。把枣子从树上打下来。有时听到祈祷者的合唱，他也随声唱了起来。那一天他回家，在基兹大学学生宿舍附近看见了她。她朝他迎面走来，手里拎着篮子，那么美，又那么热诚，内心里隐藏着天堂的欢乐和地狱

的痛苦，这欢乐和痛苦都命定地要由他来体验。在祷词里，他特别喜欢的那一段是怎么写的呢？“……月亮终于出现了，用光华照亮你的道路。你看到了天上的月轮，看到了那可爱的面容。”太阳还没有落山。那最后一道金辉悄悄地溶化在小窗户上。前面是漫长的夜。这是第一个自由之夜。一个人单独伴随着自己的自由。还有这位族长，他向往着天国，低声说出来的话只有那些习惯于玩火的人才听不懂。但萨伊德除了这里，实在是走投无路……

## 第 三 章

他浏览了一下《撒哈拉》报，一下子看到拉乌弗·阿利凡的署名，开始贪婪地读了起来。他还没来得及远远离开他在这里过夜的阿里·古涅基族长的家。我们不妨来看看，拉乌弗·阿利凡是从什么样的墨水瓶里汲取自己的灵感的！哦，原来都是些描写摩登女郎的简讯，无线电广播的尾白，被丈夫遗弃的女读者的复信。词句倒是够华丽的，可往哪儿去找过去的那个拉乌弗·阿利凡？还有那大学生宿舍，那难忘的逝去的岁月。当年，他认识一个从外省来的大学生，精力饱满，衣衫褴褛，却有一颗巨大的心灵。他就是拉乌弗……一支信实而多采的笔。可为什么这支笔终于再也找不着了？这种奇怪而神秘的变化，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或许，这里也发生了类似萨伊拉法大街发生过的事件？在那里，事件的参加者如今只剩下拉巴维娅、伊列什和不认亲父的小姑娘了。我应该去看看他。族长给了我过夜之地，但我还需要钱。我要重新开始生活，阿利凡先生，你是那样睿智，就像阿里族长一样，这个无情的世界留给我的最主要的东西，现在就是——你了。

在马阿里弗广场《撒哈拉》编辑部大楼前，他停了下来。大





楼实在很宏伟。这样的建筑物是不能随便往里闯的。门口那一长列小汽车凝然不动，像哨兵守在阴森森的大墙旁边。轮转印刷机低沉的轰隆声穿过地下室的铁栅栏传了出来，像一个可怕的大怪物睡意矇眬地在那里叽咕不停。萨伊德随着人流进入建筑物，走到询问处跟前，声音沙哑地问道：

"拉乌弗·阿利凡先生在哪儿办公？"

一位办事员往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大概对他很看不上眼——那双细窄而微眯的眼睛早就学会了这么粗野无礼地打量人了。只听他干巴巴地吐出两个字眼来：

"四楼。"

他走向电梯。在一群来访者中间，他那套蓝色服装和那双胶鞋显得有些古怪。还有那个凸骨的大鼻子和那双锐利的、挑衅的眼睛。开电梯的是位姑娘，他不由得又恶狠狠地想起了拉巴维娅和伊列什……哼，等着瞧吧……到了四楼，他迅速地溜过仆役身边，走进秘书室，这是一个宽敞的、方方正正的房间，墙壁是玻璃的，窗户面临大街。没有任何陈设。女秘书在电话里要某个人相信，拉乌弗·阿利凡先生现在在主编那里，没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不会回来的。真不巧。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用一种挑衅的、肆无忌惮的目光扫视着那些来访者的面孔。跟他们讲什么礼貌？总有那么一天，他只消一看到这些人，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念头——该把你们一古脑儿杀光！但他在这里反正也见不到拉乌弗了。两个老朋友会面，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是啊，看得出来，拉乌弗已经成了大人物了。而这个房间跟他也正相称。他从前不过是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一家名叫《纳赛尔》的小报馆的编辑。因为有了他，这家报纸成了自由的喉舌。

可是现在，你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拉乌弗？你会不会也像拉巴维娅那样背弃我？你会不会也像萨娜那样拒绝我？不该把

事情往坏处想嘛。他是我的朋友和老师，是一把保卫自由的出鞘的利剑。他还会像我从前所了解的那样，不管他地位有多高，不管他会情不自禁地周身颤栗，不管他的那些文章写得多怪，也不管那个女秘书长得多迷人。如果在这座城堡里我不能拥抱他，那没关系，我总会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地址……

他坐在尼罗河岸边沾满露水的草地上等待着，让树木的浓荫挡住街灯的光芒。月亮早就落下去了，夜空中只留下一片星光。微风阵阵吹拂，送来了夜晚的清凉，经历了夏日白天炙人的酷热，这清凉简直沁人心脾。他手抱膝盖，背对尼罗河，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座十八号别墅。别墅可从三面看得很清楚，另一面朝着一座大花园。树木的枝叶簌簌作响，神秘得像幽灵一样。树木后面是一座白色建筑物……好熟悉的景象，——这里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但财富和权力从何而来？用的是什么方法？时间又怎会这样短？就连巨盗也做不到这一点。从前，一看到这样的别墅，我就暗自盘算怎样才能爬进去。可今天为什么我一直在等着，是等着那迎接我的温暖而友好的词句？是的，拉乌弗·阿利凡，你给我出了个谜。但谜底我会猜出来的。多奇怪——马赫兰……阿利凡……两个名字简直合辙押韵。可伊列什那条狗却把我的一切都占据了……

一辆小汽车驶近别墅，他站起身来。看门人打开大门。他迅速跑过马路，朝小汽车张望，想看清楚坐在车里的是谁。天色很暗，看不出来。于是，他便大声地喊了一句：

"拉乌弗先生……是我，萨伊德·马赫兰……"

车里坐着的人从窗户里往外望，萨伊德听到一种重浊而安详的低音：

"啊！……难道真会是萨伊德？"

他没法看清对方的脸，但从声调里可以听出某种令人兴奋的东西。又过了几秒钟，车门砰然打开，那个人用命令的口吻

说道：

“进来！”

作为开头，这实在不坏。是的，拉乌弗终究还是拉乌弗，不管女秘书怎样筑起了一道玻璃围墙，也不管这座别墅多么华丽。小汽车沿着蜿蜒的小路驶近一座房屋。

“唔，好朋友，萨伊德，事情怎么样？什么时候出来的？”

“昨天。”

“昨天？”

“是的。我本来应该立刻来看你的，可没能做到——有些丢不开的事耽误了我。应该先找地方休息。于是我便到阿里·古涅基族长那里去过夜，你还记得他吗？”

他们往屋里走去。

“那还用问……我还记得你那死去的父亲。我在大阿訇那里做祈祷时，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过你们……”

“想起那个时候，实在有点可笑，是吗？”

“是啊，那时候我很喜欢听他们唱歌。”

仆役拉亮了枝形吊灯，吊灯上的一盏盏灯很像灿烂的群星，使萨伊德赞赏不已。金质台架上的小雕像好像经历了多少世纪以来的昏暗。天花板上刻着希麦拉[①]的塑像，地毯上绣着花纹，圈椅和脚垫都那么柔软。他的目光停在主人的脸孔上。这张脸那么圆，那么富泰。他一看就喜欢它，直瞪瞪地把它看个没完，好像想把脸上的那些特点都镌刻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当仆役打开通向花园的大门，拉开窗帘的时候，他又看了拉乌弗一眼，没有忘记把室内那些富丽堂皇的陈设一件一件都记在心里。一阵浓郁的、使人心醉神迷的香气从花园里传了过来。萨伊德觉得自己的头发晕了，眼前的一切都浮动起来。拉乌弗的那张脸也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狮头蛇尾羊身口喷烈火的巨怪。

立刻飘忽不定，变得像牛脸那样宽。不，不管他看起来多么活泼、多么殷勤、多么彬彬有礼，总还有些地方显得不足。他不折不扣是个贵族，全部癖性都带有贵族气味，尽管鼻子显得有点扁平，颧骨显得宽了一点。心儿猛然间又忐忑不安地狂跳起来——要是最后一点希望也落空了，他又该往哪儿去找安身之地呢？拉乌弗在门旁的沙发上坐下，又指了指一张软圈椅，让萨伊德落座。圈椅四周有一圈细圆柱，圆柱上画着一些神话题材的画。就对方来说，长久地请求是件不能允许的事。拉乌弗已经舒展开那两条长腿。

"你到编辑部找我去啦？"

"是的，但后来一想，对于我们这次会面来说，那儿未必是最理想的地方。"

拉乌弗露齿而笑。牙根显得有点发黑。

"嗯，谁要是在报社里工作，那他准忙得像在轮子里打忽旋的松鼠一样。你怎么着，已经等我很久了吗？"

"别提有多久啦！"

拉乌弗重又笑了起来，接着意味深长地说道：

"嗯，到这儿来的路你当然很好找。它对你来说大概还像从前一样熟悉吧？"

这回轮到萨伊德笑了。

"那还用说，这条街上我有过一些不坏的主顾。在哈萨列因·法捷尔巴夏[①]的别墅里，我弄到过好几千英镑；从女演员卡瓦基勃手里我弄到了一些稀有的钻石耳环……"

仆役走了进来，推着一张带轮子的小方桌，桌上放着一瓶酒、两只高脚杯，精致的淡紫色小桶里盛着冰，托盘里放着堆成金字塔形的苹果，还有种种小吃，高水罐里的水看上去洁白

---

① 巴夏：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行政长官的名称。

如银。拉乌弗做了个手势让仆役退出去，自己把高脚杯斟满。一只递给了萨伊德，自己举起了另一只。

“为你获得自由干杯！”

他自己只用嘴唇抿了一点——萨伊德则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干——接着问道：

“哎，你的小女儿怎么样？哎哟，我把什么全给忘了，你为什么偏要到族长那里去过夜？”

拉乌弗什么也不知道，就还记得他萨伊德有个小女儿。萨伊德平静而枯燥地谈到了自己那一段不幸遭遇，这样来结束自己的叙述：

“昨天我到萨伊拉法大街去了，在那里碰到了个密探。可我的小女儿不认识我了。她又是害怕，又是哭闹……”他给自己斟了杯酒。

“嗯，这也没什么，”拉乌弗说道，“这一切当然是够惨的。不过，你的女儿嘛，你真的不能怨她。她实在记不起你了。长大以后——她会认你、爱你的……”

“我看未必，所有的娘儿们都是一个样……”

“你只是现在这么说。将来怎么样——谁能知道？恐怕想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有什么办法——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电话铃响了。拉乌弗抄起了耳机，满脸堆笑，然后又拿起电话机，走上凉台。萨伊德神情专注地凝视着他。是个女人来的电话？没错，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要不，他怎会面带微笑，躲上凉台，隐到黑暗中去呢？真有意思，他难道还像从前一样没有结婚？别瞧两个人现在坐在这里又是喝酒，又是谈天，可心里总感到有什么在隐隐作痛。某种预感告诉他，这样的会见将来未必再会有了。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但他相信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惯于相信直觉的人一样。眼下，拉乌弗

已经是这个区的居民，而萨伊德当初在这个区里却被当成个强盗。也许，拉乌弗在这里接待他只是出于不得已。也许，拉乌弗也已经变了，除开外貌以外，和当年的拉乌弗相比，他已经判若两人。凉台上传来了笑声，他变得更加阴郁了。拿起一只苹果，咬下一小块来。我的全部生活——不过是这个人的思想的生动体现，这个人此刻正在凉台上，一边打电话，一边安详地笑着，如果他本人已经背叛这些思想的话，他会不会痛苦？拉乌弗重新走进房间，把电话机放回原处。坐了下来。他满面春风——不消说对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是啊，不管怎么说，自由——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可以失掉最宝贵的东西，然而只要你还是自由的——那么，全部损失对你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他把一块点心送进嘴里。

现在他几乎不想掩饰，他对谈话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这么说，你从监狱里出来，是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罗……”

拉乌弗把高脚酒杯斟满。萨伊德贪婪地吃着，偷偷地打量对方，对方正在漫不经心地微笑。萨伊德已经捕捉住了对方的目光——那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友好。我简直是个白痴，竟以为他会打心眼儿里欢迎我咧！这一切不过是礼貌上的周旋！他感到羞愧，但这种羞愧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怎么空虚得那么可怕！……

拉乌弗把手伸向一个放在圆柱旁边的小匣子，匣子是中国式的，上面刻有花纹。他从里面取出一支雪茄，抽了起来。

“就这么回事，老弟！从前那些毒害过我们生命的东西，总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话我还在牢里时就听说过。可是谁又好好地想过这句话呢？”萨伊德从牙缝里挤出这两句话来。

一丝迷人的微笑。

“所以，咱们也就不用再去和谁战斗了……”

“我倒希望能够休战。可战场毕竟哪儿都是……”萨伊德环视了一下房间。“这座大厅看起来倒是挺华丽的——谁知道它就不是战场？”

他立刻感到自己失了言。拉乌弗的目光已经变得森冷起来。呸！你这个粗鲁的家伙，谁让你贸然吐出这种话来！

“我不明白，我的房间和战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低，却蕴含着愤怒。

萨伊德赶忙弥补自己的过失：

“啊不，我不过想说……这房间太好了……又有那么多可口的……”

拉乌弗扭过脸去，恼怒地说道：

“别绕弯子，你干脆把一切都照直说出来，我算把你看透了，这一点你自己知道……”

萨伊德强作笑容，但笑容很快就变成一副可怜相：

“我向你起誓，我实在不想说一些让你听了不高兴的话……”

“让你知道了也好，我是靠钱活着的，但这钱是我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

“这一点我从来也不怀疑。说真的，你大可不必这样生气……”

拉乌弗默不作声，雪茄抽得更猛了。萨伊德再也吃不下东西，用一种央求的口吻说道：

“你也看到了，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正常。看来，我还得好好地从头学学，说话行事怎样才能不失礼貌。还有一点，你也别忘了，我现在心乱如麻，家里的事弄得我伤心透顶。我怎能忘记我那个小女儿……”

哦，是这么回事！……拉乌弗扬了扬眉毛，像是要让对方

明白，他不再恼怒了。他又定睛一瞧，萨伊德正用一种询问的目光瞅着托盘哩。于是他说：

“吃吧……”拉乌弗已经恢复了素日的那种平静。

萨伊德也没再客气，立刻重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刚刚发生的这一场风波丝毫也不影响他的胃口。但看得出来，拉乌弗已经决定结束这一场谈话。

“一切应该从根本上求得改变。你考虑过未来吗？”

萨伊德抽起了烟。

“我还完全生活在过去之中哩，哪里顾得上考虑未来？”

“我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世界上的女人比男人多。所以值不得为妻子变心这种事苦恼。至于你那个小女儿，到时候她会认你、爱你的。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工作。”

萨伊德瞅着那尊中国神像——神像本身体现着一种威严，——若有所思地说道：

“在监狱里我学会了缝纫……”

拉乌弗吃了一惊：

“你是想开一个成衣铺子？”

“没那个意思！”

“那你想干什么？”

萨伊德挑衅式地笑着说道：

“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些事能干得很好……”

“莫非你还想去偷？”拉乌弗的声音里又流露出恼怒。

“为什么不可以呢？偷窃这门手艺——是最来钱的行当，你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拉乌弗发了火：

“你倒说说，我打哪儿会知道这一点的？”

萨伊德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你先别发火，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我的经验里知道这一

点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拉乌弗垂下眼睛，仿佛在琢磨该不该相信对方的话?这一回，愉快的表情终于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用急于结束一场不愉快谈话的口吻说道:

"嗯，就这样吧。今非昔比。你过去是个小偷，由于你自己清楚的一些原因，你同时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还要重复一句，今非昔比。如果你要重新回到那条老路上去，你就只能是一个小偷!"

萨伊德突地跳了起来,一种绝望情绪马上无情地控制了他，使他无法摆脱。但他迫使自己坐了下来，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说道:

"既然这样，你就给我找一个适合我干的工作。"

"你所谓的适合你干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你不妨说说——我倒想听听。"

萨伊德不由得暗自高兴，说道:

"唔，比方说，介绍我到你们报社来工作。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从前当过你的学生。在你的管束下读过成堆的书。你自己还不止一次说过，我很有才气……"

拉乌弗拼命摇头，那一头浓密的、搽了油的黑发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现在没时间开玩笑。你从来没有干过新闻工作，再加上你又是昨天才出狱的。哎哟，我明摆着是跟你白费时间。"

"这么说，我就只能干一些下贱的工作罗!"

"诚实的工作从来就不是下贱的。"

空虚代替了绝望。他扫视了一下这座富丽堂皇的客厅，不由得苦笑起来。

"这有多么高尚，有钱人总是这么教导我们要安于贫困……"

拉乌弗没有回答，看了看表。萨伊德赶忙说道：

“这倒是实在的，我耗费了你不少时间。”

这一回，拉乌弗不加掩饰地变得兴高采烈起来：

“没办法，实在太忙。”

“谢谢，”萨伊德说道。“因为这场热情的款待，因为这顿晚餐，也因为你的善良，我谢谢你。”

拉乌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抽出两张五英镑的纸币，递给萨伊德。

“把心放宽一点。别生我的气。我实在太忙。今天你还真走运，总算找到了我。”

萨伊德接过钱，脸上露出微笑，握了握拉乌弗的手，又祝愿对方诸事顺遂，便离开了。

## 第四章

这就是他，拉乌弗·阿利凡。真理已经地地道道成了一具没有入土的、发臭的尸体。另一个拉乌弗，从前那一个拉乌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昨天一样，就像拉巴维娅的爱情一样，就像伊列什的忠实一样。你骗不了我。这是漂亮话吧？……不过是狡黠而已。微笑？……不过是嘴唇动一动。慷慨？……不过是举手之劳。要是方便的话，他会连他家的门也不让我进的。培育我的是他，后来弃我如敝屣的也是他。他提出过一些思想见解，一旦我成了那些思想见解的体现者，他又那么轻率和廉价地背叛了它们。如今我又意态萧索地站在这里，什么也不能指望，找不到栖身之所，谁也不需要我。坏蛋，叛卖者……现在，就是穆卡塔姆山一下子崩裂，压在你的头上，也不能解我的气。真有意思，要是你一个人单独待着的时候，你承不承认自己的背叛？或者你干脆连自己的灵魂也欺骗，就像你想骗

别的人那样？难道你从来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哪怕是在深夜里？我真想瞅瞅你的灵魂，就像今天瞅了瞅你那所装饰着镜子和小雕像的住宅一样。不过，我在那里大概也只能找到背叛。我会透过拉乌弗的面孔找到拉巴维娅，或者透过拉巴维娅的面孔找到拉乌弗，也许前者和后者都找不到，找到的只是伊列什·西德拉。而在我看来，背叛是世间一切丑恶中最丑恶不过的……我现在想象得到，他们那种充满戒备、不安和淫荡的目光正在怎样打量我的后背，正像一头猫，趴在地上，悄悄地把死亡带给疏忽大意、毫不戒备的小鸟。现在，伊列什·西德拉也许在萨伊拉法大街某处地方，也许就在我家里，对拉巴维娅说道："把他交给警察，事情就了结了。"而拉巴维娅却一声不吭，她曾经不知多少回在我耳边低声叨咕"我爱你……你是我唯一喜爱的男人"，这一回那两片嘴唇却动也没动一下。我这个连魔鬼的当都从来没有上过的人，终于在萨伊拉法大街落入了陷阱。拳打脚踢，一顿痛打。而你，拉乌弗，现在居然不知道我和你两人比较起来究竟谁更下贱。是的，也许你真不知道。你终究是你。你又是智者，又是书籍专家。你把我扔进监狱，自己却住在明镜般的宫殿里。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说过的关于茅屋和宫殿的热烈言词？我可记得很清楚……

走到阿巴斯桥，他在一张石凳上坐下，心里在想："我该往哪儿去呢？"忽然间，他像冲着黑暗大声地嚷了起来：

"越快越好……现在立刻就去，趁他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可费思量的。说到头，这是我的老行当。这行当比起其他职业来，没有什么不正当、不合法的。特别是这一回，当我用它来对付那个创立了这种哲学的人的时候。而我一旦跟坏蛋们算清了帐，会给自己找到藏身之地的。难道我能够忘记过去，能够和拉巴维娅、伊列什和拉乌弗呼吸同样的空气，活

在同一个世界上？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倒会变得轻松一点！那么一来，绞刑架也就在前面等着我了。但是，如果这些帐不能算清的话，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不能忘记过去，哪怕是基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理由：对我来说，这种过去还没有成为过去，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今天晚上的偷窃将是一个最好的开端。我会弄到很好的一笔。

岸上，街灯的光芒像利箭一样刺入尼罗河黑魆魆的水里。周围一片宁静。越是接近天亮，星儿就越是朝着地平线沉落下去。他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沿着河边，朝着他不久前刚从那里来的地方走去。

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巡视着一盏盏街灯的微弱光亮，黎明到来之前，这些街灯是不会熄灭的。远处可以看到那座三面临街的别墅了。他把步子放得更缓一点，小心地打量着街道、邻近住宅的墙垣和河岸……别墅好像深深地沉入了睡乡，而它周围的那些树木，像无声的幽灵，又像哨兵一样守卫着它的睡梦。背叛者高枕无忧，安然酣睡，这种甜美的睡眠不应由他来享受。没什么，很快就要到手的一大笔，一定会绰绰有余地补偿这些年来我在生活中所受的欺骗。

他从容不迫地横穿过大街，在拐角处拐了个弯，沿着一条小巷子走去，一边警觉地往黑暗中凝视。确信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便急速地朝围墙走去，藏在茉莉和丁香的阴影之中，一下子就凝然不动了。如果屋子里有狗——我的朋友，你大概认为狗是一桩小事，不值一提——，它会嗥叫起来的。但四周是这么安静。好啊，拉乌弗……这一回你的学生可要来稍稍减轻你在人世间的财富负担了。他用手拨开那浓密而厚实的枝条，像猿猴一样矫健而熟练地抓住围墙，用手把身子向上拔起，灵巧地越过那满是尖齿的墙顶，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树丛之中，方位正对。他缓了口气，又屏息不动地呆了一会：需要习惯一下

这浓厚的黑暗和稠密的枝条。他得爬上屋顶，从那里钻进屋子。但他手上既没有万能钥匙，又没有手电筒；这些房间的布局他也一点不清楚。拉巴维娅既没有在这座房子里洗衣服，也没有在这里当女佣人。她现在给伊列什当帮手。他恼怒地皱起眉头，从脑子里极力驱散那些不愉快的想法，然后小心地离开树丛，四肢着地，爬向房屋。摸到墙壁，又绕过它，手碰到排水管，立刻像一个技巧运动员一样轻捷地攀缘而上。原打算靠这种办法爬上屋顶，没想到半途上碰见个敞开着的窗户，于是决定冒冒险。脚蹬住突出部，手抓住墙檐，一使劲就已经落到窗台上，接着又轻轻地滑到地板上。

这儿大概是厨房，好黑啊，他开始寻找房门的位置。说不定，房间里比这儿更黑，但那里有钱，有珍贵物品，说什么也得去。啊，房门总算摸着啦……事情有进展。哎哟，怎么这样黑，伸手不见五指。忽然间，他感到一种微微的拂动声。是风吗？这儿哪来的风？光滑的墙壁表面终于到了头，他把手向黑暗中伸去……响起了轻微的声音，瑟瑟索索。这一下，吓得他心都快停止了跳动。哦，原来这是带水晶坠饰的窗帘！这么说，他已经快接近目的了。口袋里有火柴……不，不用……轻轻地拉开窗帘，他一下子滑到里面去，尽力不碰出一丝声响。他迈开步子，一步、两步，摸到一把圈椅，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他绕着它走了一圈。哎，哪怕有一丁点亮光也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点亮光。但黑暗包围着他，那么沉重，像在噩梦中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哪怕擦一根火柴，亮它几秒钟！……忽然间，四面八方爆出明晃晃的光亮，刺得他睁不开眼。那么突兀，那么猝不及防，像一种致命的打击。他不由地把眼睛眯缝起来，等到再睁开的时候，却见离他两步远之外，拉乌弗几乎和他并肩站着。此时拉乌弗穿着一件垂到地面的长睡衣，在他看来简直像个巨人。他把一只手抄在口袋里——口袋里一定藏有手枪

——那副冷冰冰的目光，使得他心脏都收缩起来，扭歪的嘴唇上凝聚着明显的仇恨。沉默，像监狱的围墙一样，拖长得叫人无法忍受（“又到我们这儿来啦？怎么这样快？”——监狱看守准会这样恶毒地挖苦他）。

“您是否吩咐把警察叫来？”有个人这么说道，声音听起来像钢铁一样的硬。

他转过脸去，看到自己身后面站着三个仆役。

“你们都到外面去，在门外面等着。”拉乌弗声音沙哑地命令道。

门打开了，旋即又关上。他机械地抬起眼睛，发现门的上半部镶着珠母花纹，还刻着一首谚语，也许是《古兰经》里的一首诗。他重又看到那阴沉的目光，听到的又是那种沙哑的声音：

“你难道这样愚蠢，竟然以为会骗得了我？哼，休想，像你这号的人休想逃过我的眼睛。这样的人我见得可多了，所以一眼就能把你看穿！”

萨伊德沉默不语。他还没有恢复正常——实在是太突如其来啦。这着棋算是走输了……这种想法使他陷入了绝望，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种动摇不了的信念：这一回也和昨天一样，他大概能够逃脱逮捕。

“我已经在等着你了，并且作了戒备。我甚至知道你会从哪里来。如果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倒会感到高兴，但是看来，你天生要用你那些最肮脏的念头来证明我的判断正确……。”

萨伊德垂下眼睛——脚下是锃光瓦亮的打蜡地板——一语不发，接着又抬起头。

“我看，跟你说什么也没用处。从前你是个败类，现在还是那号东西。一直到死也不会改变。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你交给警察。”

萨伊德一听，脸就变了色。

“喂，你也回答一句，”拉乌弗生硬地说道，“你又光临我这儿是为了什么？”

萨伊德重又低下了头。

“你是想到这儿来向我宣战。我给你的那些好处你全都忘了？是妒忌我吗？……怎么样，我还没有把你猜想得太坏吧？”

萨伊德眼睛瞅着地板，用一种压低了的声音说道：

“我也不清楚自己干的是些什么。打昨天起，我的脑子就糊糊涂涂的。”

“撒谎，你这么做只是枉费心机。你骗不了我。你的想法不过是：拉乌弗如今成了他自己过去曾经反对过的阔人了，既然如此，跟他对话就得采用另一种方式。”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你为什么偷偷钻进我的住宅里来？不是抢劫，又是为的什么？”

“不知道。我现在完全不是原先那个我了，我说什么反正你都不会相信。”

“那还用你说！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是在撒谎，自己先就不相信自己。自命不凡得莫名其妙，而又妒嫉得快发了疯，到头来往往就会控制不了自己！……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看来，你还得去坐……”

萨伊德只好投降。

“原谅我。这完全是监狱的罪过……”

“你休想得到任何原谅。你的全部思想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也全知道！全知道！一点也剩不下！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这就把你送给警察去……”

萨伊德央求地举起了手。

“别这样……”

“什么，别这样?！难道不该这么对付你吗?”

“该。不过，还是请你别这样做！”

拉乌弗气得呼呼直喘气。

“要是你再让我在路上碰着你——你就等着，我会把你像个小虫子一样踩个稀巴烂！”

萨伊德松了口气，急忙向门口冲去。

“把钱还给我！”身后又响起拉乌弗的声音。

刹那间，萨伊德又变得惊慌失措起来，接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揉皱了的纸币。对方把钱从他手里一把夺了过去，又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从这儿给我滚！”

……他又重新沿着尼罗河岸踯躅起来。平安无事了吗？好像是这样。这一回总算又躲过去了。这种一时的高兴很快就让失败的懊丧所代替。他吸了一口黎明前润湿的空气，心中兀自奇怪，怎么除开带镶饰的门和打蜡地板外，那个房间里的摆设他什么也没有仔细打量打量。哎，没打量也就没打量吧！……露水的清凉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他于是暂时忘记了那两张他不得不交回去的纸币。

晨星在他头顶上高高地闪烁着……

## 第五章

咖啡馆里的老主顾——他们人数不算多——一下子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来看，谁来了！”

“真没想到……太高兴了！”

几个人一下子扑上前去，把他包围起来，又是拥抱，又是接吻。第一个跳起来的是咖啡馆老板塔尔赞。萨伊德感激地握

了握每个人的手。

“谢谢你，塔尔赞穆阿林[1]，谢谢你们，弟兄们……”

“出来很久了吗?”

“昨天刚出来。”

“我们大家也都这么想：节前准会放你出来的。”

“真主保佑你……”

“其他那些人呢?”

“剩下的不多啦，也都快到日子了……”

塔尔赞穆阿林把他招呼过来，让他坐在沙发上，打发其他的人走，于是咖啡馆又恢复了素日那种安静。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仿佛他昨天还在这儿似的。还是那个大房间，还是那铜柱子，还是那些衬着稻草的靠背木椅。也还是那些为数不多、坐在角落里的顾客，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谈交易。从屋子对面开着的窗户和大门往外望去——视野开阔，无边无涯，如今却笼罩在大海一样的黑暗中——看不到一丝亮光。偶尔有几声远处传来的笑声划破这里的宁静。微风从窗外吹来，带进一股旷野中的干燥而新鲜的空气。萨伊德从小厮手里接过一杯茶，没等变凉，呷了一口，把上身伏向塔尔赞。

“嗨，事情怎么样?”

塔尔赞不满意地扭了扭嘴唇。

“谁也别想指望……”

“你指的是谁?”

“那帮白吃饭的！亏他们还在国家机关里混事哩……”

萨伊德噗哧一笑。

“不管怎么说，白吃饭总比叛徒强一些。我这次坐牢就是一个叛徒出卖的……”

---

① 阿拉伯语中对咖啡馆、小酒馆以及饭店老板的一种称呼。

“是吗?”

萨伊德皱了皱眉头。

“好像你还不知道?”

塔尔赞穆阿林否定地摇了摇头。萨伊德凑近对方的耳朵。

“我需要一把好手枪!”

“没问题!”塔尔赞胸有成竹地答道。

萨伊德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又困惑地补充道:

“不过眼下我手里可没……”

塔尔赞截住他的话头，不让他说完。

“谁对谁，你的事我从来没驳过……”

萨伊德喝开了茶，接着站起身来，朝窗户走去——看他那样子，身材不高，长得又瘦，浑身却富有弹性。风把他的衣角像船帆一样兜了起来。他凝视窗外，窗外黑暗而空虚，群星点点，缀满夜空。屋旁的小山丘上星火也在闪烁着:那是一些喜爱黑暗和新鲜空气的人在抽烟。远远地，在西方地平线上，闪耀着阿巴西亚的万家灯火。看到这一片灯火，再看看这家小咖啡馆，你会觉得它在四周围的旷野中显得多么荒凉——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座小岛，像无垠太空中的一架飞机。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坐在小山岗上谈话的人声音传了过来。小厮匆忙地跑着，手里拿着个水烟袋——烧得挺旺的煤块劈劈作响，不断喷溅着火星。谈话变得活跃起来，声音盖过了笑声，有个年轻人用懒洋洋的腔调说道:

“不，你们不妨指给我看看，地球上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安静!”

另一个人热情地反驳道:

“我看这儿就行。你难道不感到现在很安静吗?”

“可倒也是——现在!现在真的是清闲无事。”

“忙忙碌碌又有什么不好?起码它会让你忘记，明天会发生

什么事。”

“这么说，和平与安宁不中你的意？”

“当你知道绞刑架等着你的时候，你就会头也不回，躲开那种安宁了。”

“这是两码事！到时候让刽子手帮助你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着啊！你们就会黑夜间躲在大洼里乱嚼舌根。这刻工夫让你们回城，你们都不知怎么走！”

“是啊，全部的不幸就在于，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说来又是朋友。”

“我可要告诉你，全部的不幸就在于，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来说又是敌人。”

“干脆说吧，我们自己是胆小鬼。”

“也许是这样。难道现在真的有勇敢的人吗？”

“没有的事，勇敢——到什么时候都是勇敢。”

“而死亡——到什么时候也都是死亡！”

“就像这黑暗和荒凉一样！”

这么一场谈话，简直不知所云。可不知怎么的，那些词句却触及了他灵魂深处的某根弦。那根弦模糊不清，玄妙莫测，就像这神秘的夜。他从前也曾这么年轻，这么热情。那活力与青春之杯也曾使他感到沉醉。他也曾拿起过枪，不是像个凶手，而是作为战士。就在这里，在这个矗立着小咖啡馆的山岗后面，一群衣服褴褛而又心地纯洁的青年人曾一道学习射击。而现在住在十八号别墅里面的那个人曾经是他们领头的。那个人自己一面射击，一面又教他们，向他们宣扬这样的真理：“萨伊德·马赫兰，枪杆子比面饼更重要，也比你和你父亲走路时一道唱着的祈祷歌更重要！”有一天晚上，那个人问他：“你知道吗？萨伊德，人活在世界上需要的是什么？”不等他回答，那个人又自

己说道："枪和书。枪为的是清算过去；书，为的是保证未来。所以你就练习射击，好好读书吧！"他还记得那个人的那张面孔，还记得那个人在大学生宿舍里哈哈大笑时的情景吗？"你难道真的偷东西了？不怕吗？嗯，好样的！没什么，这对那些掠夺者来说只会有好处，可以减轻他们一点罪过。你有充分的权利，萨伊德，千万别怀疑这一点！"而这一带的荒野可以证明，他擅长的是什么。称得上弹不虚发，百发百中。人们都悄悄地说，他就是死神本人。

迎着清风，他抬起头，眯缝起眼睛。他感到有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回头一看：塔尔赞穆阿林正把一只手枪递给他。

"用它来对付自己的敌人，愿安拉帮助你……"

他接过枪，仔细端详了一番，又抠了抠扳机。

"我该付你多少钱，塔尔赞穆阿林？"

"算我送给你的！"

"不！我希望靠你的帮助，发它一大笔财。"

"说是说，你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开多少回枪？"

他们两人又重新坐到沙发上。门外传来一个女人响亮的笑声。

塔尔赞不由笑了起来。

"是努尔来了。你还记得她吗？"

萨伊德朝黑暗里看了一眼。

"她还像从前那样常到这儿来吗？"

"嗯，倒是有时候来。看到你——她会很高兴的。"

"她现在又勾搭上谁了？"

"就甭提了！她现在跟一个工厂主兼糖果点心商的儿子打得火热！"

穆阿林把小断叫了过来。

“不是派你差事，是为了友谊，去，赶紧把努尔叫来!”

让他找去吧。我们倒想看看，时间把她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前她曾那样亲近过你，而你的心却让那个变心的女人独占去了。你拼命追求一个人，这个人却对你不理不睬——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的事呢？这真像夜莺对着石头唱歌，温柔爱抚的轻风对着墙头吹拂一样。甚至你把她送给你的礼物都转送给那个现在名叫拉巴维娅·伊列什的人了。

他咬紧牙关，摸了一下口袋里的手枪。门口出现了那个对什么都不存戒心的努尔。一看到他，不由呆呆地愣在那儿了。他凝神地注视着她，脸上露出微笑。她略略变瘦了一点。脸上涂着厚厚一层香粉。一件箍得很紧的白连衣裙很有诱惑力地勾勒出她身上的线条，裙子短得遮不住膝盖，不知害臊地袒露着双肩。剪得短短的头发让风吹得很乱。只见她扑上前来，握住他的手。

“我真高兴……”她用神经质似的笑声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过得怎么样，努尔?”

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夹在他和塔尔赞之间。塔尔赞微笑着说：

“你不都看到了，她还像从前那样。”

努尔连忙说道：

“我挺好，你怎么样？看起来好像也不坏。可你那双眼睛呢？又盯上谁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笑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嗯，我可也不知道，该怎样跟你解释……那么恶狠狠的目光，还有那些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的威胁人的话……”

他笑得更厉害了，接着惋惜地对她说道：

“现在你那个伴儿，准跟在后面找你来了……”

她兴奋地摇了摇头，把一绺垂到额上的乱发又甩了上去：

“那又怎么的？他是个笨蛋！”

“这不关紧要。反正你现在不是自由的了……”

“你是想我打发他见鬼去吗？”

“不过不是在今天。不定哪一回，我跟他还要见见哩。”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补充道：“都说，那是一块不坏的肥肉，是吗？”

“不坏。我跟他正打算乘他的汽车到荒野里那殉难者墓地去哩。他爱去那个地方。”

他凝神地听着，那专注的表情没有逃过她的注意。

“你是说，他常爱到荒野里殉难者墓地去吗？”

眼皮不安地跳了一下。她抬起眼睛，和他的目光相遇，变得更加不安了，用责备的口吻说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需要的完全不是我！”

他好像从她的声音里一点没听出恼怒的意思：

“为什么？你很可爱……”

“不，你需要的是我那个有钱的追求者……”

他又笑了：

“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这要以他为转移……”

她感到害怕了。

“这件事传出去，我可要倒霉了。他父亲是个大人物，亲戚又很多！你怎么啦，需要钱用？”

“更需要的是汽车！”

他温柔地拍拍她的脖子：

“你放心，什么事也不会有。没什么可怕的，谁也不会想到你。我又不是小孩子。这种事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比你原来想的还要经常。”

# 第六章

他从一旁绕过营房，走向荒野，想很快达到目的。阿巴西亚荒原他从前就很熟悉，所以现在走起来很有信心，就像身边带着指南针一样。凭借着星光，他看到了隐隐发黑的坟墓的圆顶，便仔细打量起来。他们应该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神情专注地凝视着黑暗，绕着坟墓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汽车。最后，在南边那个方向，发现了车子的黑色轮廓，便坚定地朝前走去，猫下腰，悄悄地接近它。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低语和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

实在抱歉，我不得不来破坏你们的幽会。如今代替喜悦的是一种恐怖的感情。真没办法，半辈子以来，喜悦和欢欣对我来说时间总是不长。“我们有很好的打算，但缺乏的是组织性。”——拉乌弗·阿利凡常常这么说。他又偷偷往前逼近了一些，小心翼翼地一把抓住驾驶室的门把手，脸上感到有一股陌生人呼出的热气。他猛地拉开了门。

“不许动!”

一声惊恐的叫喊。一对因为猝不及防而变得凝然不动的身影。他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动一动，我就开枪……快出来!”

听得到努尔哀求的声音：

“我求求你……”

那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又嗄哑，又咿呀不清，像是喉咙里堵上了沙子。

“怎么回事？……您这是干什么?”

“快爬出来!”

努尔抓起了一满抱衣服，跳出汽车。她的那个伴儿还在磨

磨蹭蹭，萨伊德用枪口顶住他的太阳穴，催促着他。

“别，别开枪！”那个人用哭声嚷道。

“钱！”萨伊德短促地命令道。

“都在那件上衣里！”

萨伊德粗鲁地把努尔搡到汽车跟前。

“快给我拿出来！”

她叹了口气，表示服从：

“不过，看在真主分上，千万别开枪！”

“把上衣给我！”

很快取出钱夹，他又把上衣扔给了物主。

“趁现在活着，赶紧给我走！”

那个人连望都不敢再望一眼，慌忙消失在黑暗中。

萨伊德跳进汽车，给引擎打了火。马达轰鸣起来，车便猛地开动了。努尔这时候已经穿好衣服。

“虽说我是等着你，还是让你吓了一跳！”

他把车子开到最高速度，嘟囔着说道：

“喝口酒，也许能压压惊。”

她把酒瓶递给他，他喝了一口，又还给她。她也喝了不多一点。

“真可怜！你瞧他吓得连膝盖都发抖了。”

“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努尔。我可不喜欢那些开工厂的。”

努尔把身子向后仰，倚在座位上，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压根儿谁也不爱！”

她总算找到调情的时间！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汽车朝着阿巴西亚方向疾驰而去。

“人家会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努尔抱怨地说道。

这一点，他自己也考虑到了，于是把车子拐到通向达拉斯区的一条曲折的街道上去，稍稍放缓了一点速度。

“我上次找塔尔赞，是想弄到一把手枪，还想跟那帮熟悉的出租汽车司机打打交道，达成个协议，谁曾想到，我会这么走运，很快就把汽车弄到了手！”

“这回你总算看到了，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帮助你！”

“是这样的。这一回你干的太绝了，你为什么不去当演员？”

“可一开始我真的给你吓着了！”

“后来呢？”

“后来我觉得，我真能把这一场戏演到底，他呢，也真的一点没起疑心。”

“他胆子小到那种地步，哪还顾得上起疑心。”

她把脸转过来冲着他问道：

“你要手枪和汽车干什么？”

“办事情用……”

“你发疯了！你出狱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哪里，前天刚出来。”

“你还想干那旧行当？”

“你呢，能够那么轻易地撇下自己的行当不干吗？”

她没回答，眼睛注视着前方。黑暗中，汽车的头灯照亮了近处的道路。

拐了一个弯以后，夜变得更黑了——道路从这里起离一座小山越来越近。

“你反正不会知道，”努尔悄声地说，“我听说你蹲监狱之后，哭过好多回！”

“多少回？”

她不由得生他的气：

“你怎么总是爱开玩笑！”

“我可不是开玩笑！我信任你，你心眼好。”

“可你为什么偏偏就没心……”

"它已经扔在监狱里了……"

"不对，你蹲监狱前就没心……"

瞧她心啊心的纠缠个没完……你最好还是去问问那个对我变了心的女人，那个出卖我的朋友，或是那个拒绝认我的女儿……

"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把自己的心找回来的……"

"昨晚你在哪儿过夜？你妻子知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没想过这种事。"

"你打算回家吗？"

"还没有这个念头……起码今天没有。"

"那就到我那儿去吧！"她请求道。

"你是一个人住吗？"

"是的。我住在拉格穆大街，挨着公墓。"

"多少号？"

"那儿就一所房子。楼下卖黄麻，后面是公墓。"

他禁不住笑出声来：

"连地界都是你自己挑的？"

她也笑了：

"那里谁也不认识我，也从来没有谁来找过我。你是头一个……我住在最上面一层……"

她等着他的回答，他却什么也没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面山岗和房屋之间蜿蜒的道路。族长阿里·古涅基的房子就在这一带。驶到这个区的边沿，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转身对努尔说：

"你在这儿下车吧。"

"你不跟我一道去？"

"我一会儿再来。"

"这么晚你还要到哪儿去？"

“听我说，你下车后就直接去找警察。到了那儿，你把发生的事照实说出来，就好像你是个没事人似的，不过你得把我的样子描绘得完全相反——长得胖胖的，头发是淡黄色，右颊上有块伤疤……你就说，我是使用暴力把你带走的。嗯，就说我强奸了你。”

“强奸？”

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微笑。

“你就说，这一切发生在泽依赫荒原，我在路上把你从汽车中推出来，就开车走了。”

“那你一会儿来吗？”

“准来。男子汉一言为定！你在警察那儿演戏，能像在汽车上一样好吗？”

“尽量努力吧……”

“再见。”

汽车风驰电掣般开走了……

## 第 七 章

要是能把拉巴维娅和伊列什两个人一起杀死——那真是莫大的成功。到那时剩下的就是找拉乌弗·阿利凡算帐，然后逃跑。也许跑到国外去，可是这么一来，留下萨娜让谁照管呢？……唉，真是一根扎在心上的刺……支配我的不是理智，而是感情……我应该等待，把自己的那些事情了清之后，就远走高飞。不，等待是件不明智的事。早已有人盯住我了。从我出监的那一天起，就有人这么做。眼下又发生了汽车事件，对我的监视更会加强……厂主儿子的钱夹里总共只有几镑钱。不，要动手就得快，稍一迟延，就要坏事。可留下萨娜让谁照管呢？……真是一根扎在心上的刺。她已经不认我了，可我还是没完没了地惦

记着她。也许，为了她，我得给她那背信弃义的母亲留下一条命？快回答我，我现在就得在这件事上作出决定。在黑暗中，他绕着西卡特·阿里—伊马姆区十字路口的一座房屋徘徊踯躅，那辆汽车却停在城堡附近广场方向的街道尽头。小铺子都已关门。街上阒无人迹。这时候，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藏到自己的窝巢里去了。他大概不会想到，我会像晴天霹雳一样，一下子出现在他面前，找他算帐。但也许，他已经在警惕地防备着了？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可吓不住我。哪怕萨娜成了孤儿，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拉乌弗先生，你比谁都清楚，叛卖——这是最卑鄙的事……他握紧口袋里的手枪，看了看窗户。为了在这一生里能够自由地呼吸，就得把那些坏蛋斩尽杀绝。他沿着墙壁偷偷地走近大门，一下子溜了进去，屏着气，登上楼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着爬完一楼，接着是二楼、三楼，终于找到了那扇门，门后面隐藏着最卑鄙的阴谋和最肮脏的淫欲。真有意思，要是我敲门，谁来给我开门呢？会是拉巴维娅吗？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还藏着密探？即使我不得不用强力闯进房间，我也不会让坏蛋们逃脱我的子弹。该行动了，一分钟也不能再迟延。多么可耻。萨伊德·马赫兰获得自由已经整整两天，可是伊列什·西德拉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伊列什会悄悄溜走的。这已经不下十次。算帐的时刻一到，这家伙可能会钻到屋顶上去，从三楼往下跳，落到地面上时还会一点不受伤。他又一心想着，身上长着翅膀多好……无论怎么想，总得上前敲门，尽管敲门声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别是现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拉巴维娅会喊出声音来，提醒所有的人，坏蛋们全会逃走，密探会飞奔前来。应该打碎门上半部的那块玻璃。他坐着汽车来这儿的途中就想到这一点，现在终于决定采取这个办法。他掏出手枪，穿过铁栅栏，用枪柄照着玻璃狠狠地就是一下，碎片纷纷落了下来，那声音在夜间听起来

就像咭咭哽哽的号叫。他紧贴着门，手里攥着枪，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紧张地注视着黑暗里的动静。心脏跳得都快蹦了出来。门那边传来了声音："谁在那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没错，准是伊列什·西德拉。尽管这时太阳穴紧张得发痛，他一下子还是分辨出来。门微微地开了。微弱的灯光照出了一个提心吊胆四面环顾的人，但是轮廓模糊。萨伊德扣动扳机，枪声短促、刺耳，像一个恶鬼的狂叫。喊叫声，又是一颗子弹落在已经倒下去的那个人身上。又一声喊叫——叫声中充满了恐怖和求援——快来啊，拉巴维娅!"现在该轮到你了，你逃不脱我的惩罚!我——就是魔鬼!"他一面幸灾乐祸地说着，一面跑下楼梯，一阵旋风似地往下冲，又停了有刹那功夫，喘口气，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上大街。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了。身后传来打开护窗板的声音，惊叫声，号哭声……终于来到停在街道尽头的那辆汽车跟前了。他用力拉开驾驶室的门，坐了进去。一名警察从西卡特·阿里—伊马姆大街那个方向的广场上跑了过来。萨伊德立刻钻到驾驶室的底部去。警察从身边跑过去了。他这才小心地爬了出来，坐在方向盘后面，一秒钟也不耽误，把车开走。驶过广场时，他用的是正常速度。喊叫声还没有停息，很长时间一直萦回在他的耳际，甚至当他离得很远、已经听不到的时候。他开着车，精神上处在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把车开到哪里去，为的是什么。凶手……现在还剩下拉乌弗·阿利凡那个阴险恶毒、出卖朋友的家伙了。比起伊列什·西德拉来，他也许更重要、也更阴险。凶手。我已经成了杀人凶手。现在我的问题已经具有另一种性质。等着我的命运也将是另一种样子。过去，我是抢劫有价值的物品，如今我要抢劫的是卑鄙者的灵魂。"现在该轮到你了，你逃不脱我的惩罚。我——就是魔鬼。"我只是因为萨娜才饶恕了你。但我将给你一种更可怕的惩罚。你将害怕死亡，活在永恒的恐怖之中。

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休想得到一分钟的安宁。已经驶到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他还是坐在方向盘后面，一个劲儿地往前开着，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如今凶手的名字已经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凶手的命运——取决于如何千方百计地躲开绞刑架。不，不会的，刽子手不会问我：你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因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得不耽误他们的时间。

他终于摆脱那种麻木状态。汽车几乎从军队大街直穿过去，一直驶近阿巴西亚。真怪！怎么又不知不觉来到这个危险的地方。他猛地一个拐弯，开足油门，几分钟以后已经驶到一座桥上。他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把汽车停住，不慌不忙地从车里爬出来，对四周连一眼都没打量，便走开了。他从容不迫地走着，像是在散步。代替不久前那种神经质的紧张，如今出现的是空虚和迟钝的痛苦感觉。此刻是深夜，而我却找不到容身之处。还不光是此刻。去找努尔怎么样？不，这简直是冒险，特别是今天……哎，这种不祥的阴影看来将永远笼罩着我了……

## 第八章

他推了一下族长家通往院落的那扇门，门微微动了动。他走了进去，又把门掩上。还是那个宽敞的院落，还是那棵棕榈树，它的树冠高得像是撑住天上的星星。这里是藏身的好地方。族长的那间小屋淹没在黑暗之中，门还像通常一样开着。让人看了好像觉得，这里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似的。他轻轻地跨过门坎，听到一阵模糊的低语声，从中只能分辨出“安拉”这个字眼。于是，他悄悄地溜到自己当初搁书的那个角落。他还像当初一样，穿着蓝布服装和胶靴，不过口袋里藏着手枪。他往椅子上一躺，伸开双脚，头朝后仰去，这才觉得自己累得要死，脑袋嗡嗡作响，像蜂箱一样。实在无处藏身啊。

他一次又一次回想起枪声，回想起拉巴维娅的嚎哭声，所幸的是，总算没有听到萨娜恐怖的叫声。应该过去问候一下族长，可不知怎么的，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失了音。而他还曾想过，只消脑袋一挨着地面，就会像死人一样睡过去……“这些人畏惧自己的上帝，心里直哆嗦，可是一想到安拉的名字，他们的心就变得柔和起来了……”这个奇怪的人什么时候睡觉呢？可是“怪人”突然间拖长声音，念叨着一些只有他自己明白的词句，然后又用一种灌满整个房间的宏亮声音说道：“他们的心豁然开朗了，失明锻炼了他们的眼睛。”萨伊德的脸上禁不住露出微笑，刹那间，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全部痛苦。怪不得族长没有注意到他。连他本人现在几乎也忘却了自己。伊斯兰教寺院尖塔上报告祈祷时间的人发出的叫喊声，突然划破了夜的寂静。而他又回想起另一个夜晚，他也是一夜没睡，也同样是这种报告祈祷时间的叫声，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情使他预先感到美滋滋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他已经记不清了。当时，在听到报告祈祷时间的声音之后，他一跃而起，满足于摆脱了通宵失眠的苦恼。看着窗外黎明时分淡青色的天空和仿佛含笑的朝霞，心中充满了对行将发生的美好事情的欢欣和期待。那桩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实在记不起来了。但是，由于那报告祈祷时间者的吟唱，由于那淡青色的天空，由于那冉冉升起的、仿佛在微笑的朝霞，也由于那如今已经泯入忘川的欢悦感觉，他永远爱上了黎明。现在黎明又降临了，而他却疲倦得不能动弹一下去摸口袋里的手枪。族长开始准备祈祷，点亮了一支小蜡烛——还像刚才那样看也不看萨伊德。他铺好祈祷用的地毯，坐了下来，才开口问道：

“你不打算祈祷吗？”

他没有回答——他疲倦得舌头都不能动一动，向对方说一句告罪的话。他已经沉入睡乡，但在朦胧中还是看到族长怎样

开始祈祷。他梦见自己关在监狱里，尽管行为堪称模范，人们还是用鞭子抽他。他低三下四地喊叫起来。接着，人们又开始给他喝牛奶。他梦见了他的女儿萨娜。她正在楼梯下面用鞭子抽打拉乌弗·阿利凡。他又听到有人在念《古兰经》，不知是谁死了。他还看到自己坐在汽车里，后面有人追他，不知怎的马达忽然坏了，于是他不得不朝四面八方用枪回击。忽然间，拉乌弗·阿利凡从收音机里跳了出来，没等他开枪，就攥住了他的手，夺走手枪。于是萨伊德在梦中叫道："你要打死我就打死我吧，可我的女儿没有罪。在楼梯下面用鞭子抽打你的不是她，是她母亲拉巴维娅，而在背后唆使拉巴维娅这么做的又是伊列什·西德拉！"接着，他在前来央求阿里·古涅基族长的那群人中看到了自己。他到这里来，是想摆脱追捕，而族长却用审讯的口吻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回答道："我叫萨伊德·马赫兰，是你的那个忠实的穆里德派[①]伊斯兰教徒的儿子"；接着，他又向族长谈到那棵棕榈树，谈到塔曼果，谈到那些逝去的幸福日子。但族长突然要求他出示通行证。萨伊德吃了一惊，说道，对一个萨伊德教徒说来，通行证没有任何意义；从宗教的意义说来，善人和罪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族长回答说，他并不爱善人。这时萨伊德掏出自己的手枪，说道，每一颗火药量不足的子弹都能打死人。族长还是固执地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且说，政府为这种事下达了一道极严厉的命令。萨伊德又吃了一惊：政府何苦要来干预宗教事务？这时族长又说，这道命令是根据可敬的拉乌弗·阿利凡先生的建议颁布的，而这个先生是一个最高的宗教职位的候选人。于是萨伊德第三次感到吃惊，说道，拉乌弗是一个最普通的背叛者和罪人。但族长回答说，正因为这一点，他才被提名担任这个崇

---

① 穆里德派以好战和主张屠杀异教徒著称。

高的职位。要知道，他已经答应对《古兰经》作出新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每个人飞黄腾达的机会和他的购买能力成正比例。出版新《古兰经》的全部收入用来作为建立各种俱乐部——击剑俱乐部、猎人俱乐部、自杀者俱乐部的基金。这时萨伊德说道，他准备在这个对《古兰经》作出新解释的机构里当一名司库员，而这个职位是拉乌弗·阿利凡把他作为最有才干的学生亲口许诺给他的。于是，族长开始念《古兰经》中的胜利篇。路灯在棕榈树上亮了起来，祈求者中有个人开始唱道："啊，埃及的居民们，你们是幸福的，是你们让胡赛因[1] 有地方憩息……"

他睁开眼睛，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怪诞的红雾之中。接着他看见了族长。族长一动不动，安详地坐着，胡须、衬衫、帽子白得耀眼……听到萨伊德乱动，族长就朝他那里瞟了一眼，但神态仍然那么安详。萨伊德感到不自在，赶紧坐了起来。耀眼的亮光使他一下子回想起了昨天夜间发生的事。

"天很快就要黑了，"族长说道："你还没吃什么东西……"

萨伊德看了看窗户，又把目光移到族长身上，神不守舍地重复道：

"天很快就黑了……"

"是的，我对自己说：'别把他叫醒。安拉会赐给我们礼物，如果安拉愿意的话……'"

他变得不安起来。要是有人发现他在这里整整睡了一天，那怎么办？

"我在梦中听见，有人来过这里……"

"你什么也没听见。不过这里倒是有人来过。有个人给我送

---

① 胡赛因—伊马目（伊斯兰教神权国家最高执政者兼宗教长），阿里的儿子，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根据传说，他的坟墓在埃及。

来吃的，另一个人来扫了扫地，给仙人掌和棕榈树浇了浇水，在祈求者到来之前给院子喷了喷水。”

他警觉起来。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我的主宰者？”

“太阳落山之前，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天亮之前……”

一阵暂短的沉默。族长用手撩了撩下髯。

“我的孩子，你看来非常不幸！”

“为什么？”他不安地问道。

“你睡的时间很久，梦中也很不安宁。像个孩子没人照管，撇在大太阳地里。他很热，很想找个荫凉地方，但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太阳地里走着。难道你还没有学会走一条好道！”

萨伊德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你想想，一个人要是让别人看到他睡觉时的样子，那他会多不痛快……”

“谁要是没有看到周围发生的事，这些事对他说来就等于没有发生。”族长不慌不忙地说道。

萨伊德警惕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枪。怎么着，要是突然掏出手枪来，瞄准族长，他该怎么办？世界上会有什么力量能够破坏他的平静呢？

“你饿了？”族长重新问道。

“不饿。”

他觉得族长淡然一笑。

“如果相信安拉正使我们变得下贱，那就同样应该相信，他也赐给我们财富。”

“这里正用得上一个‘如果’！”萨伊德嘲笑地补充道：“如果你不幸娶了一个像我妻子那样的女人，如果你的亲生女儿拒绝认你，你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族长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流露出同情：

“安拉指引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可预知的……”

咬住你的舌头吧，它会出卖你，把一切都抖弄出去。你想把一切都招出来吗？而这老头子大概把这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看来这老头子什么都猜得出来，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知道。

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卖声。萨伊德忽地跑了出去。他叫住了报童，掏出一块硬币，取了一份报纸，就回来了。他把族长完全置诸脑后，眼睛在满篇文字中一下子盯住了那个醒目的黑色标题：《城堡区的凶杀》。他匆匆地读了这则简讯，什么也没弄明白。也许，这是另一场凶杀？不对。这是他的照片，紧挨着的照片是拉巴维娅和伊列什·西德拉的。在这种场合下，到底谁是被杀害者呢？他的历史被详细地叙述了出来——而他的耻辱则像哈麦新风[1]吹起的一粒灰尘远远传到了全世界。报上说，有个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归另一个人——他的一个同谋者所有……可是说来说去，到底谁是被杀害者呢？一点也不明白。还得从头读起。该弄清楚，到底是谁被你杀了，我那颗子弹到底打中了谁。怎么回事？被杀害者——是个我压根儿不认识的人，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张照片哩。再读一遍。看样子，拉巴维娅和伊列什正巧是在我去找他们、那个密探和伊列什的走狗们在场的那一天搬了家，另一家人搬到他们原先那个地方来住了。也许，伊列什把他和房东签订的契约转让给了这家人。这么说，我当初听到的根本就不是伊列什的声音。发出喊叫声的也根本不是拉巴维娅。被害者名叫沙阿班·胡赛因，是阿里·穆罕默德大街小五金商店的一名工人。萨伊德·马赫兰到那里去是为了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他过去的朋友，但是到头来却杀害了一个新住户——沙阿班·胡赛因。邻

---

[1] 哈麦新风：埃及春季从沙漠里吹来的一种干热风。

居中有个人证明，他亲眼看到，萨伊德·马赫兰在完成了那场罪行之后，怎样离开那座住宅；这个人随后就喊警察，声音都变了。多么奇怪的不公正，多么荒唐的凶杀！如今威胁着我的是绞刑架，而伊列什·西德拉却平安无事。这就是可怕的现实，像一座被洗劫的坟墓那么空虚。他吃力地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阿里·古涅基族长正透过窗户凝望着天空，不知为什么脸上露出微笑。萨伊德突然变得非常害怕，刹那间想追踪族长的目光。也许，他在天空中看到了某种引起他微笑的东西？好吧！那就让他这样，让他笑眯眯地看到别人的目光看不到的东西。不过，那些穆里德派信徒很快就要来了，他们会认出我来的——许多人在报上已经看到我的照片了。成千上万的人现在都在端详着我的面孔，有些人感到吃惊，有些人感到害怕，有些人感到一种兽性的满足。可我不得不想法逃脱追捕，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都得这么做。一个人孤单单的，甚至害怕自己在镜中的映象。我将成为一具活尸。像一只受着毒药、猫和棍棒威胁的老鼠一样，离开一个洞穴藏到另一个洞穴中去。而我的敌人将会幸灾乐祸。

族长朝他转过脸来，温存地说道：

"你累了……起来吧，去擦把脸……"

他把报纸揉成一团。

"我这就走，免得连累你……"

"这儿就是你栖身之地……"族长温和地说道。

"这倒是真的，但也许，除开这里，我还会另有一个栖身之所……"

族长垂下了头：

"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必到我这儿来了。"

我在山里躲来躲去，等候黑夜降临。天黑前哪儿也不敢去。躲避光明，喜欢黑暗，又那样疲惫不堪，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呀？

难道为的是杀死沙阿班·胡赛因?!沙阿班，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和我素昧平生。你有没有孩子?我什么时候会想到，我竟杀了一个我根本不认识、对方也从没见过我的人?他无缘无故地被杀了。他之所以被杀害，只是因为拉巴维娅·斯利曼嫁给了伊列什·西德拉。杀害他的是一颗错打出去、原来安排给另一个人的子弹。我是凶手，可我自己什么也闹不清楚。遇到这种情况，就连阿里·古涅基族长本人也都闹不清。我真想弄出一点眉目，可又实在做不到。

“你实在太累了。”族长重复说道。

“生活实在令人厌倦。”

“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都这样说。”族长表示同意。

萨伊德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别了，我的主宰者!”

“多么没有意义的字眼，”族长反驳道，“你该说:‘再见!’”

## 第九章

多么黑。最好是变成一只蝙蝠。一股油炸食品的气味从门里传出来。努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她是一个人回来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忘掉一切?我能长久地待在她这里吗?也许你拉乌弗正想永远摆脱我?怎会不这样!凭着这支枪，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干得顺利就行。它帮助我唤醒那些良心已经沉睡的人。这些人实在罪孽深重。他们之中就有拉巴维娅和伊列什这类货色……

他忽然听到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上来。总算来了。他瞅了瞅楼梯两段护栏间的空处，看到好像有一道微弱的火光沿着墙壁移动。也许努尔擦了根火柴。她走得很慢，沿着楼梯吃力地往上爬。应该让她知道我在这里，要不然会吓她一跳。他咳嗽了

一声，回答他的是一种惊恐的声音："谁在那儿？"

他把身子探出栏杆，低声说道：

"是我，萨伊德·马赫兰……"

脚步声变得急促起来。他又听到她那同样变得急促的呼吸声。火柴熄灭了。努尔已经到了他身边，他感到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是你？我的上帝……你等我很久了吗？……"她的声音中断了——一半是由于高兴，一半是由于走得太急。

她开了锁，拽着他的手，让他跟在自己身后，又打开灯。一道空空的长廊，旁边是门。再往里看，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房间。

努尔扑向窗户，把它完全敞开——房间里实在太热。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抱怨地说道：

"我半夜就来了。等啊，等啊，等得头发都快白了……"

她从身上脱下连衣裙和一大堆破烂衣服，坐到对面另一张沙发上。

"说句实话，我已经不指望你会来了……"

两个人疲倦的目光碰在一起，他露出微笑，努力掩盖内心的冷淡。

"为什么？我向你许下的是诚实的诺言……"

她无力地笑了笑：

"昨天那帮警察把我折磨得好苦。百般拷问我，让我说出那辆汽车在哪里。"

他脱下外衣，只穿一件肮脏的、汗水湿透了的衬衫。

"虽说那辆车子我还需要，我还是决心扔掉它。人们会找到它，把它归还给原主的。社会秩序就是这么回事，保护一些窃贼，不让他们受到另一些人的抢劫。"

"昨晚你干了什么事？"她不安地问道。

“没什么。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他瞅了瞅窗户，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大概没说错，窗户是冲北开着的吧？这儿空气很流通……”

“这儿紧挨着巴勃埃利·纳斯尔荒原。那边是公墓……”

他笑了笑：

“新鲜空气原来是从那儿流过来的……”

她多么贪婪地看着我啊。而我却无动于衷。不但不去安慰她，反而一心想着自己所受的屈辱。

还是她首先恢复中断了的谈话，问道：

“你等了很久吗？……所以才这样愁眉不展……”

他审视着她：

“这一回我可要在你这里长久待下去了。”

她高兴得浑身颤抖了一下：

“永远待下去才好哩……”

他冲着窗户那个方向点了点头。

“是的，直到我搬到那边去住时为止。”

他尽在想着自己的事，没有听清楚这句话。

“家里不会为你揪心吗？”

他眼睛瞅着脚下那双胶鞋：

“我没有家……”

“啊不，我是说你的妻子……”

不，你说的是我的痛苦、我的疯狂和那颗白白打出去的子弹。你想从我这里得到屈辱性的承认吗？你就等着吧。那颗从前向你关闭着的心，如今变得越发难穿透了。说谎又有什么意义，既然报上已经把一切宣传出去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没有家……”

她考虑了一下，高兴得眼睛放光。可你的喜悦只能引起我

的反感。我看得出来，你的眼眶下面已经出现皱纹。

“你已经离婚了？”

他懊丧地摆了摆手。

“还是很久以前，蹲监狱的时候……听着，我们别再老谈这件事了……”

“下贱货！”她恶狠狠地说道。“像你这样的人是值得等的，哪怕判你终身苦役……”

你真狡猾。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需要什么怜悯的。你敢来怜悯一下我！可惜的是我那一颗子弹——白白杀害了一个无罪的人……

“唔，不一定吧，我自己在她面前也有许多不是之处……”

“不管怎么说，她配不上你。”

这倒是实在的。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女人会像她。但她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而我却站在深渊边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完蛋。我对你除开怜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感情。

“我在这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

她高兴得笑了起来：怎能不高兴呢？她终于得到了他。

“我会把你藏起来，让谁也找不着……”她又悄悄地问道：“你真的什么也没干吗？”

他轻蔑地耸了耸肩膀。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她站起身来。“我这儿什么都有。你还记得，你从前对我多么冷淡吗？”

“我那时顾不上谈情说爱。”

她朝他投去责备的目光：

“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情更重要吗？我曾对自己说，你的心比石头还硬。可不管怎么说，你坐牢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为你伤心到了不想活的地步……”

“就算这样吧，所以这一回我才来找你。”

她勃然大怒。

“我知道，你这回也是偶然来找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我这个人！”

他做作地皱了皱眉头。

“你不妨想想，我还能到哪儿去？”

她开始怜悯他。走到他跟前，抚摸着他的肩膀，一面赔不是，一面说道：

“‘禁止挑逗野兽！’我把这句话全给忘了……你的脸烧得多厉害！……一脸络腮胡子……你要不要洗洗冷水浴？”

他笑了笑。洗冷水浴他倒不反对。

“那你就到浴室去！……我来摆桌子准备开饭。晚饭就在卧室里吃，那儿好像更舒服一点。卧室的窗户也是冲着公墓开的……”

## 第十章

坟墓，数不清的坟墓一直绵延到天际……墓碑像在祈求和恐怖中伸向天空的手——虽说，对它们说来似乎不该再有什么可恐怖的。这里是一座沉默与真实的城市，是条条道路——幸运者和不幸者、被杀害者和杀人凶手的道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对于警察和小偷说来，这里都是一个永恒的憩息地，他们会永远并排安息在这里，不会再有任何争端……努尔酣畅地打着呼噜，看来，不到天亮是不会醒来的。在警察没有忘记我之前，我在这座监牢里是蹲定了。问题只在于，警察会不会忘记我？……死亡也是一种背叛，对生命的背叛，而坟墓则让生者记住这种背叛。我可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拉巴维娅、伊列什、拉乌弗……但是从那次愚蠢的射击之后，我自己也像个死人了。现在面临着的又是射击，而且不光是一次……

身后有人大声地打着呵欠，听起来像叹息。他回头一看，努尔已经坐在床上——半裸着身体，披头散发，神思恍惚。看到了他，她轻松地舒了口气：

“我梦见你又不见了，我等着你，简直要发疯了……”

“那是梦中的情景，”他阴郁地回答道，“真正的情景正好相反：你走了，我得等着你。”

她走进浴室，不一会儿又折转回来，一边走着，一边用手巾擦脸，擦湿漉漉的头发，脸色变得红润起来。他凝神地注视着她。一会儿功夫，这张脸完全变了：变得那么快活、年轻。她和他同年——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可为了装扮得年轻，就得处处装模作样。人在公开场合会做出多少愚蠢而又庸俗的事来啊，私下里还不知干了多少偷鸡摸狗的事。实在是让人可怜。他把她送到门口。

“别忘了带报纸回来……”

回到房间，他又在沙发上坐下。这回可是地地道道一个人了。就连那些书也都留在阿里·古涅基族长那里了。因为无事可干，他就瞅着那暗淡无光而又满是裂痕的天花板——它看起来像一面翻转过来的镜子，倒映出那块单调乏味的地毯。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阴沉沉的天空的一角，透过阴霾，又不时露出一抹湛蓝。萨娜……她怎么吓成那副样子？再一细想——她的神态是那么痛苦，像看到坟墓一样。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要是能见面，地点又在哪里？不会的罗，在这个乱弹齐发的世界上，人们是不让我爱你的。生活中的理想常常像虚发的子弹一样，达不到目标。留下的只是一些可悲的希望落空的痕迹。还不如在大学生宿舍附近一开始就让希望落空，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把伊列什视同陌路，在他身上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懊恨的了。可是拉巴维娅这个女人到头来却占有了我！……如果变心会像斑疹一样露在脸上，那副怪样子大概就不会给那

张漂亮面孔增添几分俏丽了。当年，有多少颗心能够逃脱那种不可理解的欺骗呢！……宿舍门前是一家食品杂货铺。拉巴维娅拎着篮子上街买东西。她穿得很整洁，对于一个女仆来说，也许称得上漂亮了。我当时认识的她，就是一位年老的土耳其太太家里的女仆，这位太太住在那条街的尽头，一个人占着一所大花园房子。这位有钱的妄自尊大的老太婆，要求所有来找她办事的人都得穿着整洁。所以，拉巴维娅总是把头发梳得很光亮，长长的大辫子一直垂到腰部，脚上穿着一双没有后跟的软鞋，宽大的衬衣隐约衬托出丰满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身躯。甚至那些不像我这样被她迷住的人也都承认，她具有真正的农家少女的美：圆圆的脸蛋，丰满的面颊上透出一抹嫣红，褐色的眼睛又明又亮，小鼻子又肥又短，双唇微微颤动，似乎随时等待接受抚爱，下巴上还长着一颗准星般大小的黑痣。工作一结束，我就从家中出来，站在大门附近，望着街道尽头，急切地等待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她终于出现了，朝我走来了，步态是那样轻盈优美，每一步都在我的灵魂里引起一种难以名状的美妙感觉，这感觉随着她的出现，像是一曲甜美的音乐。我如醉如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注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一秒钟也不让她在人群中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走进杂货铺子，接着又走了出来。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加爱她了，应该问她几句什么话，至少让她知道有我这个人，说些什么，点头打个招呼，或者干脆喊出声来——反正都一样。终于，她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于是我就觉得，白天已经结束，前面是漫漫长夜。我叹了一口气，从沉醉状态中清醒过来，为什么林间百鸟之歌归于沉寂？为什么秋天倏然到来？有一回我发现，在我的注视下，她好像比平素更加有力地摆动臀部，好像并不反对卖弄风情，于是，我离开原来站着的地方，跟在她后面跑去。我不由自主地一下子超过了她，到了田野边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棕榈树的地

方，又突然回转身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挡住她的去路。她吃了一惊（也许是真，也许是假），问道：“您是什么人？”我也做出一副惊异的样子，说道：“您难道不知道？我就是眼睛早已经熟悉您周身每一条曲线的人。”而她生气地说道：“我不喜欢无耻之徒。”我接过来说道：“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这种人。恰恰相反，我喜欢的人应该是有教养的，美丽而又温存的。而您正好就是这样一种人。现在您该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请允许我代您拎篮子，送您回家。”而她说道：“我不需要您的帮助，也不愿意和您一道在路上走。”她说着就往前走去，我在她身边走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使我受到了鼓舞。但她立刻收敛笑容，做出一副眉头紧蹙的姿态。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发觉了它：那轻盈得像一阵清风的微笑，像暗夜中黎明的先兆。她又说道：“往回走吧，该打住了。我的女主人正坐在凉台上，她会看到我们两人的。”我告诉她说：“我这个人很固执，一个人不想往回走。您送我一程，不远，就到那棵棕榈树下为止，我还有些话要跟您说。”她说道：“我跟您有什么可说的，我又不是瞎子。”她边说边摇头，可步子还是放慢了，还怒冲冲地埋怨什么，可步子还是放慢了，又调皮地弯下脖子，可步子还是放慢了。我于是明白，她对我同样也不是没有动心的，她早就看清楚，我是怎样站在大学生宿舍门口唉声叹气。而我突然又想到，路人瞬间投过来的目光，会成为一种威胁，会把我和她的生活翻转过来，会使全部生活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充满敌意，于是我说了一声：“明天见。”两只脚却一动不动，站在原处，担心她会不会受到那个凶狠的土耳其老妇的责骂，这个老妇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谁也不了解她，谁也猜不透她。后来，我终于往回走，走到那棵棕榈树下又停了下来，因为高兴便爬上树去，像个猴子一样，又从三米高的地方跳到地面上来——地面还长着一个小洋萝卜。后来我回到宿舍，

用尽全力唱起一支歌子，听起来就像一头高兴得发了疯的公牛在嗥叫。后来，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加入了齐亚特杂技团，到各个城市巡回演出。而我担心会应上那句谚语："眼睛看不到，心儿也难保。"于是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像所有的人一样生活。"那时候，我们站在清真寺的入口处。不少傻瓜偷过清真寺的东西，我却什么也没偷过。周围一片黑暗，一轮满月斜挂在接近地平线的天空上。她很高兴，眼睛盯着地面，低低的额头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对她说："我有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作，很快就会发财。我住在达拉斯区。这个区位于通往山区的一条大道的两旁。我有一座很干净的土房子，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住着阿里·古涅基族长；我们结婚以后，你会认识他的。我们该结婚了，越快越好，——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互相爱上了，你也该离开那个老太婆了。"她说道："我是个孤女，除了一个姑妈，再没有别的亲人，她现在住在西基·阿尔巴因。"而我说道："这样更好。"月光下我吻了吻她。接着就举行婚礼。这场婚礼可真叫人快活，人们长久地谈论着它。基西特送给我整整十镑钱，伊列什·西德拉来参加婚礼时看起来那样高兴，就好像结婚的是他，不是我似的。他把自己装扮成我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实际上完全不是。奇怪的倒是，我对他的看法怎么会错到那种地步，我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是傻瓜，就连魔鬼本人也免不了受我的骗。我是个响当当的英雄，他是我手下的奴隶。他看我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崇敬的目光，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生怕偶尔因为一点小事惹得我大发雷霆，他吃的是我的残羹剩饭，等待着的是我的赏赐。我甚至想过，是不是把他和拉巴维娅打发到先知摩西徘徊踯躅过的沙漠中去。当着我的面，他都不敢用指头碰一碰她，而她居然抛弃一头雄狮，偏偏看重一条狗，不过看来她就是一个肮脏的下贱货，天性如此，对她的折磨实在太少了。要是那两颗子弹没有打错地方，不是落在无辜者身上，

而惩罚了坏蛋和恶棍，那就好了。那么一来，我后来也不至于这么痛苦不堪，怀着一肚子怨恨东奔西躲，差点没发疯。忘掉过去那些美好的东西吧，忘掉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个新婚之夜，忘掉那儿时的嬉戏，忘掉那纯洁的、还没罩上阴影的爱情，也忘掉萨娜吧。那时候，她刚刚降生，我第一次看着她的小脸蛋，听到她的哭叫声，把她抱在怀里，她无数次朝着我微笑，我也无数次细瞅着她那可爱的面容，后来她那惊恐的喊叫一直刺入我的灵魂深处，毁掉我心中一切最温暖、最光明的东西。这一切我也都付诸忘却吧……

天色渐暗，房间里、街道上一片漆黑，坟场那边也变得更加寂静了。而我却不能开灯，努尔没有回来之前，屋里的一切都得保持原样。不过，也没什么，还能忍受得住，我在监狱里不是忍受过来了吗？不久前又忍受了那些肮脏的丑脸。要是能喝上一点酒倒是不坏，可这么做也不行，——我要是酒后发疯，声音也会让人听见的，屋子里应该保持坟墓一样的死寂。就连死人，也不该让他们怀疑我是躲在这里的，只有安拉知道，我在这里给自己找到了一座新的监牢，并且知道应该坐到什么时候为止。也只有他知道，我杀的不是伊列什·西德拉，而是沙阿班·胡赛因。不会的，我迟早总得出去溜达溜达，哪怕是夜间，而且还要找个最安全的地方。但要这么做，最好是等到警察因疲于奔命不再搜捕我的时候。我应该祈祷安拉，别让人们把沙阿班·胡赛因埋葬在这座公墓里——这儿是个古老的地区，这样悲惨的死亡像一种重载一样，是它负担不了的。努尔没有回来以前，我该等着，也别再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我得习惯于黑暗，习惯于沉寂，习惯于孤独——因为生活仿佛并不打算改变那些坏的习惯。努尔也不走运，她对我的感情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坏习惯，而在我的身上，痛苦和仇恨已经扼杀了其他一切感情。她的爱是我所不喜欢的，正像她那凋萎了的美色一

样，而我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我不妨借酒浇愁，并且可怜可怜她——这可怜的女人正想争取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女人，这一点我不应该忘记。拉巴维娅同样是个女人，不过她是背信弃义的，在绞索还没套上我的脖子，背叛的铅弹还没打中我的心脏，警察还没败坏我的名声之前，死亡的恐惧总在那里折磨着她。而萨娜对我则是一无所知，也不会有任何人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这场爱的争夺中，我同样是个失败者，正像……

他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到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是睡着了。还是那么孤独，那么黑暗，一个人枯守在纳格穆金大街努尔的住宅里。那个叫伊列什·西德拉的也没有找到这里来，对准他就是一枪。闹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间。忽然，他听到锁孔里钥匙转动的声音，入口处的门砰地响了一声，走廊里的灯亮了。努尔终于面带微笑地回来了，膈肢窝夹着一个大包包。她走上前来，吻了吻他。

"给你捎来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我这就来安排筵席吧……"

从她嘴里喷出一股酒气。

"你喝酒了？"

"没办法，这也算生产费用……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就来……这是你的报纸……"

他扫了她一眼，全神贯注地读起报纸来……一份份晨报、晚报……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人们对这一场凶杀以及谁是凶手的兴趣，远远超过他原来所想象的。拉乌弗·阿利凡所办的那张《撒哈拉》报特别卖力。报纸用动人的笔调和生动具体的细节，叙述了他过去的偷窃行径，描绘了从前法院指控他的那些抢劫罪，列举了他洗劫过的那些富豪人家……对他本人也不乏描述：说他是个狂暴分子，强盗的放肆使他最后走向凶杀。瞧，那些

标题大得多么醒目。如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议论他的犯罪史，津津乐道地谈论拉巴维娅变心的耸人听闻的细节，还把他将来的下场如何拿来打赌。那还用说，他的犯罪现在轰动了整个社会，太可怕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体验到了虚荣心的满足。一阵从未有过的激动袭上他的心头，思想开始混乱起来，脑子像是服用了轻麻醉剂以后变得晕晕乎乎。没什么，他还要再显显身手。他一个人在寂静中想些什么，只要他们能够知道就好了。他将是一个胜利者，哪怕是在死后。一个人反对全体，但这么做又会是个什么结果呢？一个人孤身独处时想的是什么，他们反正不会知道。他们并不知道他想的正是他们，而且，他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也不会怀疑眼睛会欺骗他们，事情说的也完全不是他们不熟悉的陌生人，而正是他们自己。他深受感动地看了看萨娜的照片，然后又把目光移到其他人的照片上。瞧，他本人——是一副野兽般的凶相，而拉巴维娅看上去却像一个妓女。然后，他又看了看萨娜的照片……她在笑……是的，是的，是在笑，这是因为她没看到他，而且什么也不知道。他不眨眼地瞧着她的照片，好像要用目光给她催眠，但他猛然省悟过来。这一切全属虚幻，听窗外，夜在发出忧郁的叹息。要是把萨娜偷偷带到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怎么样？唉，在上绞刑架之前，要是能够最后看她一眼也好。他站起身来，朝着沙发对面走去，在那里的大堆破布中间放着一把剪子，他拿起它来，齐整地剪下照片。等到努尔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变得非常平静了。

努尔招呼他到卧室里去，他听从了，并且暗暗感到奇怪，她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新闻，他自己直到现在还一无所知。他看了一眼摆满食物的桌子——努尔可不是个小气鬼——，这才觉得肚子饿得非常厉害。他和她一道在沙发上并排坐下，温柔地摸了摸她那湿漉漉的头发。

“这回我才算懂得什么叫女人！在别人看来，我们可不是一对……”

她用一条红色的三角围巾包着头，开始往高脚酒杯里斟酒。他的话引得她不住地微笑。她浑身散发着浴后的新鲜气息，就像一个靠普通食物营养自己的人一样健康。她面孔黝黑——这张面孔上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化妆的痕迹——，由于他终于和她在一起（虽然为时不久），她感到骄傲，紧挨他坐着，显得心平气和，神态安详；这时候的他，摆脱了万千思虑，灵魂里也是一片宁静。

“你也这么说吗？”她不信任地瞥了他一眼。“我有时候想，宁可等着警察发善心，也比等着你还好……”

“啊不，说真的，和你在一起，我真正感到满足……”

“是真话吗？”

“你可以相信我。你的善良解除了我的武装……”

“那为什么当初她就没能解除你的武装呢？”

是的，很明显，轻易到手的胜利无法从记忆中消除失败的痛苦。

“当初，当初我没心没肺。”

“现在呢？”

他举起自己的高脚酒杯。

“还是让我们先来喝一杯吧。”

两人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唔，我不在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着？”努尔问道。

他把一块鸡骨头在调味汁碟子里蘸了蘸。

“坐在暗地里，瞅着坟墓……你们这儿最近有谁埋葬在这座公墓里吗？”

“没有，我们这儿的人死了以后都葬在勃利纳公墓……”

一阵沉默，努尔开始收拾桌子，碗盏碰得乒乓直响。

“我有件事想求求你，”他开口说道，“你给我买一件做军官制服的衣料……”

“为什么？”

“我在监狱里学会了缝纫，你难道不知道？”

“可你要制服干什么？”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不安。

“你就当作他们召我去入伍……”

“你怎么啦，难道你不知道我不想重新失去你吗？”

“你没有什么值得为我担心的，”说着，他为自己表现出的信心感到吃惊，“要是没有叛徒，他们当初就抓不到我。”

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

“嗯，好吧，”他把要说的话一句句地从牙缝里挤出来，“难道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威胁你自己吗？”他的脸上现出笑容。“唔，比方说，在荒郊野洼里，就不会出现一帮土匪？”

她禁不住笑出声来，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

“也许你是对的！为了要活着，就应该忘掉恐惧……”

他冲着窗户点了点头：

“连死亡也忘掉吗？”

“喔唷，瞧你说的什么？”她惊恐地叫出声来，接着又热情地补充道：“不过话得说回来，我连死亡也会忘掉的，如果命运把我和我所爱的人联结在一起的话……”

于是他又一次感到惊奇，她有一颗多么巨大、多么火热的心，而她的执着也使他吃惊，他觉得自己对她又是感激，又是怜悯。

……一只飞蛾扑向没有灯罩的台灯。

## 第十一章

公墓不接受新“住户”的日子还没有过去。可以想象得到，

对我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如今就在于藏在百叶窗后面，瞅着死神，一秒钟也不停息地顽强工作。如果有谁真的值得怜悯，那就是给死者送葬的那些人。你瞧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哭上一阵，等到葬礼完毕之后，便擦干眼泪，闲扯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也许有一种比死亡更加有力的力量，使他们确信应当活下去。而我也就是这样埋葬了自己的亲人的……其中包括我父亲……心地善良的老马赫兰，大学生宿舍的看门人……他是一个正直朴实、勤劳麻利的人。我从小就帮助他干活，虽说我们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但每天晚上在那间简陋小屋里，却能得到幸福的憩息。那间小屋盖在大学生宿舍的院子里，连地面都是土的。父亲和母亲在柔声细语地谈着话，我在玩耍。父亲是个信仰虔诚的人，信仰使他从不抱怨生活。大学生们都很尊敬他。他常去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阿里·古涅基族长的家。他也把去那儿的路指给我。"咱们一道走。萨伊德，我领你去一个地方，一到那里你就会忘记自己那些愚蠢的游戏，开始明白那种纯洁的生活多么甜美，你的心会获得安宁，而心的安宁——这是难得的礼品。"族长爱怜地看着我，而他那雪白的胡须却使我感到无比惊异。沉默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道："这就是你曾经跟我提到的你的儿子？他那双眼睛看起来很机灵，心也是好的。如果安拉保佑，他会成为一个好人。"而我也非常喜欢阿里·古涅基族长，喜欢他那非常漂亮的面孔，那双善良、明亮的眼睛。我还喜欢祈祷时唱的歌，那歌声在我还未经爱情触动的心灵中引起了回响……有一回，我父亲对族长说："把智慧和理智交给这个小家伙吧。"——这时候族长俯下身子，仔细地瞧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但你一开头要学的是怎样提防你自己。让你将来所做的一切都对人们有利。"而我也在诚实地努力遵循他的劝导，但完全做到这一点，则是在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偷之后。时光在不知不觉中飞逝。有

一回我父亲马赫兰突然不在了。我那时还小，还不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但是，就连阿里·古涅基族长本人也未必能给我解释清楚死亡之谜。“我们太苦了……太苦了……你父亲死了……”母亲在那间连地板都没有的小屋里一面号哭，一面诉苦，而我却摇摇脑袋，半睡半醒地揉揉眼睛。她的哭号声把我惊醒了，那时是在夜间。想到自己孤苦无告，我也哭了。这时候出现了高尚的拉乌弗·阿利凡，他是法律系的学生。他各方面都显得很高尚，我爱他就像爱阿里·古涅基族长一样，也许还要爱得更深一些。由于他的奔走努力，人家让我顶替我死去的父亲，当了看门人。实际上，是让我和母亲当看门人。而我还完全是个孩子，就开始干活儿，开始给家里挣钱。后来，母亲也不在了。拉乌弗·阿利凡当然还记得她病倒的那一天我们家中发生的事。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我母亲出血不止，我急忙跑到邻近的一家医院去。那家名叫萨别拉的医院，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城堡一样矗立在那里，周围是一个华丽的花园。我还记得我和母亲来到医院的前厅，这前厅的宏伟使我产生一种压迫感，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想把我们赶出去似的，但母亲必须得到医生最及时的治疗。人们给我们找来了一位医学界的泰斗——他这时正好从房间里出来，——我立刻扑到他跟前，语无伦次地说道：“那儿出血了……母亲……”但他只用冷冰冰的目光打量一下我穿的衬衫和凉鞋，又斜睨了一眼我母亲躺着的圈椅，一声不吭便不见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外国籍的女护士，她目睹了这全部情景，朝我走来，说了一句什么——究竟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但从声调里猜得出来，她是同情我的。我虽说还小，已经会像成年人那样发怒，也学会了诅咒和骂人。我一把抓住椅子，用力朝地上扔去，踩折了椅子背。吵闹声招来了一帮仆役。一秒种以后，我和母亲已经在大街上的树荫下面了。一个月后，

母亲病逝于卡斯尔·阿里—阿伊里医院[1]。临死前，她抓住我的手不放，目光一直不离开我。又过了一个月，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偷盗，偷的是一个住在宿舍里的大学生。他已经猜到那桩事是我干的，却又拿不出证据，气愤中给了我几拳头。这时候拉乌弗·阿利凡又出现了，把我从痛打中救了出来。一眨眼功夫，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不，不管怎么说，拉乌弗曾经是个人，甚至更亲近一点——曾经是我的老师。当剩下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别激动，不管怎么说，照我的看法，这一类偷盗是绝对公正的。"接着又补充道："不过你得记住，从此以后警察将永远像一根尾巴似地跟在你后面。而不管你摆出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保护自己，法庭对你仍将是严厉无情的。因为它也要保护它自己。从本质上看，这难道不是公正的吗？当你偷窃的时候，你不过是把别人从你手里偷走的东西归还给自己，而这难道不是公正的吗？当我远远离开自己的家，到这里来学习的时候，每天都忍受着饥饿、贫困和痛苦……"如今，你那昔日的明智到哪儿去了，拉乌弗？没了。它死去了，像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样死去了，像我妻子那昔日的忠实一样死去了……

后来，我不得不扔下大学生宿舍的那份工作，在另一个地方干临时工。我站在田野边那棵孤零零的棕榈树旁，等待着拉巴维娅。她出现了，我立刻扑上前去，对她说："别怕，我有些话得跟你说，我要走了，要去给自己找一个好工作。"我还说："我爱你，别忘记我，我爱你，并且将永远爱你，我会使你幸福的，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阔气的家……"过去的日子已经变得那么遥远，痛苦已经轻易地被忘却了，屈辱也已经受到原谅，一切都已经变得那么简单，那么平淡了。而你们那些淹没在黑暗

---

[1] 开罗的一所国立医院。

中的坟墓，不要来嘲笑我的回忆……

他站起身来，在黑暗中对着拉乌弗·阿利凡说话，就仿佛对方站在他跟前似的：

“要是你，恶棍，把我找到你那里去，让我当个报纸编辑，我就把我的回忆录刊登出来，到那时候你那种虚假的名声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沉默了片刻，又大声地问自己：

“难道我得在黑暗中枯坐到天亮，如果努尔不回来的话？”

一种遏止不住的愿望控制了他，他想趁着夜色出去逛逛，一切和这种愿望作斗争的尝试，瞬息间像儿童用纸牌搭成的小房子一样垮了下去。他小心地溜出屋子，沿着一条大路走向工厂，又折到荒野上去。离开自己的藏身之所，现在他才特别敏锐地感觉到，当你觉得有人追踪你的时候，会有多么不自在。也许，老鼠和蛇悄悄爬出洞穴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夜间孤零零的一个人……远处闪耀着城市的灯光，这城市怀着敌意，隐匿在那里，而他却注定要一个人在这里把那孤独的苦杯一饮到底。

……他挨着塔尔赞坐在沙发上。咖啡馆里除开他们两个人，只有一些贩卖枪支的走私贩子，外加那个小厮。主顾们都散坐在小山冈上，小厮端来了茶。塔尔赞朝萨伊德俯下身子：

“不管你呆在哪里，都不能超过一夜的时间……”

“你应该到上埃及去，给大家做个榜样。”一个走私贩子说道。

“那儿没有我的一个人……”

“大家谈论你，像谈论英雄一样，都夸奖你。”走私贩子又说道。

塔尔赞发了火。

“警察也同样夸奖他，是吗？”

走私贩子笑得浑身颤抖，就像一个人骑在骆驼背上，快步行走的骆驼颠得他周身乱颤似的。

“哼，警察什么也看不到……”

“这样的奇迹还没有出现过哩。”萨伊德低声说道。

“偷阔佬们的钱——这种事有什么不好?”小厮热情地喊道。

萨伊德禁不住露出微笑——总算找到一个跟自己想法相同的人!

“这些报纸!……他们的舌头比绞索还长。人们的同情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要是警察那样恨我的话!”

塔尔赞突然一跃而起，扑向窗户，探出身子，打量一下四周围，接着又回到自己坐的地方:

“我突然觉得，有人朝这里看了一眼……”

萨伊德不安地斜着眼瞅了瞅门，又瞅了瞅窗户。小厮跑出去打听动静，走私贩子说道:

“你总是那么疑神疑鬼的!”

“住嘴!”塔尔赞又发了火。“绞刑架可不会跟你开玩笑!”

萨伊德攥紧口袋里的手枪，离开咖啡馆，沿着荒野走去，一边警惕地张望着，谛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内心变得更加不安。一只被追逐的野兽……你的敌人，那帮荒淫无耻、让人蔑视的胆小鬼，不看到你的尸体反正是不会安心的。走近纳格穆金大街那所住宅时，他看到努尔住的屋子里有灯光，这才轻松地叹了口气，整整一晚上这还是第一次。努尔睡了。他走上前去，想和她亲热一番，可看了看她的脸，又不由地打住了:眼睛下面有两道黑圈，眼皮发红，又有点肿，一副病态。

“你怎么啦，努尔?”他在沙发边上坐下。

“哎哟，我完全成了个死人了。浑身像是给撕裂了似的……”

“剩下的，你都喝干了?”

她的眼眶满含热泪：

“什么‘喝干了’！我这一辈子都在喝……”

他头一回看到她哭，开始怜悯起她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把我痛打了一顿。”

“警察？”

“不是，一帮年轻人，大概是大学生……我找他们要钱来着……”

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心里压着一块什么东西。

“去，洗洗脸，再喝点水……”

“等一会儿……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

“这帮坏蛋！”一阵狂怒终于从他心里冲脱出来。

可怜的努尔！他开始温存地抚摸她的膝盖。

“我把衣料给你买来了！”她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他那温存的抚摸感动了她。像是在请求对方原谅，她说道：“我今天大概让你看起来很讨厌！……”

“你说这话也不嫌害臊？……快洗脸去，然后躺下睡觉……”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从公墓那边传来了狗吠声。努尔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

“‘她说，你走的那条路上撒满玫瑰花。’”

“谁这么说？”他感到奇怪。

“那个算卦的女人！她说：‘你的生活中将出现和平与安宁。’”

他看了看窗户，窗外是夜与黑暗的深渊。

“不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它们才会出现呢？”努尔接着说道。“我等啊，等啊，实在是一点也没有意思……我有个朋友，是女的，年纪比我大好多，她常跟我说，我们迟早会变成一堆

朽骨，连狗也不想啃我们的尸体……”

他突然觉得，说话的不是努尔，而是另一个人——一个躺在坟墓石板下面的人。一种深沉的忧伤紧压在他的心头，他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来反驳对方。她却在一个劲地说道：

“什么时候你的预言才会实现呢，算卦女人？你所许诺的和平与安宁又在哪儿？我想安安静静地躺下，醒来时高高兴兴，像所有的人那样活着……难道那个甚至连天堂都能创造出来的人，要想做到这一点竟那么困难？”

他所幻想的同样也是这个。而实际生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不得不一辈子沿着排水管往上爬，又从屋顶上跳下，躲藏在黑暗里。有时候还会错杀那些无辜的人。

他阴郁地说道：

“你该去睡一会儿……”

“我该去实现算卦女人的预言……我知道它迟早会实现的……”

“嗯，这很好，很好……”

她忽然发了火：

“你哄我，就好像我是个孩子！”

“没有的事！”

“可我反正相信——它会实现的！……”

## 第十二章

他试了试军官制服。努尔惊恐地瞅了他一眼，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求求你，你就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吧……要是再失掉你，我可实在受不了啦……”

“我可不会做听话的乖孩子，要是不给自己缝好这身制服的

话。”

他在镜子里挑剔地瞧着自己，笑出声来：

“瞧我这副样子，要说我不像个大尉才怪哩……”

这天夜里，她一切都明白了：她从一个偶尔来找她的主顾那里，看到了杂志上登的他的照片，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

“你杀了人？太可怕了！……我这么央求你，你都不听……”

他设法安慰她。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这次见面之前……”

她接受不了他的安慰。

“你不爱我，这我知道……但难道我们就不能这么待在一起吗？哪怕你不爱我？”

“可现在也还不晚啊……”

“不！”她说道，声音显得固执而绝望，“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你已经杀了人……”

他笑了。

“我们一道跑——这不是再简单不过了……”

“那等着我们的又是什么？”

“让他们闹得再凶一点吧。”

他跺了跺脚。

“听说，所有的路都让巡逻队封锁了……你想过没有，在你以前还没有听说谁杀过谁哩……”

哼，这些报纸……简直是一场秘密战争……他竭力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说道：

“只要我愿意，就一定能逃开……”他猛然扯了扯她的头发，“你还不知道萨伊德·马赫兰是个什么人！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他，而你却不相信他……你瞧着！……我们将永远在

一起，算卦女人的预言一定会实现……”

第二天夜里，为了摆脱孤独，他又去咖啡馆找塔尔赞，想打听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闻。这一回老板自己匆匆迎上前来，把他领到离酒馆很远的荒野里，很窘迫地对他说道：

“你可别介意，我这个咖啡馆现在已经变得不安全了……”

萨伊德的眉头皱了起来。

“我还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哩……”

“哪有的事！情况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糟……报纸上现在闹得不可开交。你得躲一躲。可现在要离开开罗，你连想也甭想。”

萨伊德恼怒若狂。

“这算怎么回事，报纸上现在没有别的，刊登的都是萨伊德·马赫兰，萨伊德·马赫兰！”

“它们散布的都是你过去的那些事，弄得当局对你更加重视、更加感兴趣了……”紧跟着又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将来可以到离咖啡馆远远的地方见面……”

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窝巢，回到努尔那里，回到孤独之中。在黑暗中，他没完没了地等待着。这些事全是拉乌弗一个人在那里操纵的。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忘掉了他，唯独《撒哈拉》报还在那里挖掘他的过去，在那里挑唆警察局人员。他们差点没把他变成个英雄。心想，这样会更快地抓住他。是的，拉乌弗·阿利凡在没有看到他上绞刑架之前，是不会安心的。拉乌弗手里有的是一切——法律和警察。而他呢？他那可怜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和他的敌人们算清帐。可伊列什·西德拉已经躲得无影无踪，拉乌弗·阿利凡则藏在自己那座上了七道锁的宫殿里。这一来，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他的仇总报不了的话？不！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去惩罚那些狗。没有！……

于是他大声说道：

“不，你干脆告诉我，拉乌弗·阿利凡 为什么时间会那么

狡猾、那么卑鄙地改变一个人?”

好一个大学生兼反抗分子。不!是反抗分子穿上了大学生的外衣。我坐在院子里，坐在父亲的脚下，你那充满自信的声音传到我身边,于是我灵魂里产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激动。你谈到了艾米尔[①]们，谈到了巴夏们，就像在魔术中一样，老爷们成了小偷。你在一群朋友的簇拥下走上大街——每个人身上穿的都是那种肥大的加利巴勃，嘴里嚼着甘蔗。你的声音在田野里回荡，棕榈树也朝着你躬下身子。那情景实在太动人了，就连在阿里·古涅基族长那里，我也没曾见过它。过去的你就是这样，拉乌弗。只是靠着你的劝说，父亲才送我去上学。当我各门功课都考得挺好的时候，你高兴得哈哈大笑，对父亲说:“怎么样，看到了吗?你还一个劲地不想让他读书哩……你再过来看看，他长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将来可是前程远大啊……”又是你教导得我爱上了书，你和我谈起话来像跟同辈人一样。我曾在棕榈树下和一些人一道听你讲话，这棵棕榈树后来成了我爱情的见证。“人民……掠夺……神圣的火……革命……饥饿……被蹂躏的正义……”在你被捕的时候，你的形象在我眼里看来简直高大得耸入云端。当我第一次行窃的时候,你又袒护我，你简直成了我的神。就在这一天你还给我以人的尊严感。我还记得,你阴郁地对我说道:“单人行窃没有多大意义，这里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再离开书本，干起偷窃这个行当，而你却为我物色行窃对象。行窃给我带来了光荣，我觉得自己真正成了个人。我慷慨地把偷来的钱分给了许多人，可惜的是，其中也包括伊列什·西德拉。难道那个如今住在豪华别墅里的人竟是当年的拉乌弗·阿利凡?这条靠舞文弄墨来掩盖自己的狡猾的毒蛇。看来，你也希望我

① 某些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的称号。

死。你打算像过去杀害自己的良心似地杀害我。而杀了我也就等于杀了你自己的过去。但我在死之前，要亲手杀死你。因为你是一个最大的叛徒。因为杀了一个一眼也没见过的人，自己也不得不去死，这有多么愚蠢！不！为了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我必须杀死你。为了反对生活的不公，这是最后一次愤怒的爆发。那些如今躺在窗外公墓里的人，他们都同情我。可怎么着？——还得让阿里·古涅基族长为这件事绞尽脑汁……

……天亮的时候，门砰地响了一声——努尔回来了。她捎回来炸肉、酒和一叠报纸。看起来很快活，昨晚那种悲愁和痛苦仿佛全忘光了。随着她的到来，黑暗也消失了，生的欲望、生的喜悦又萌动起来：他又可以吃啊，喝啊，了解世界上的那些新鲜事。他热烈地吻了她好长的时间，头一回不是做作的。要是她总能这样和他在一起该多好。她是在死在威胁面前把爱情奉献给他的唯一的一个人。他拔开瓶塞，往杯子里斟酒，又一口气喝干，觉得自己的五脏都燃烧起来。

她仔细地端详着他那疲倦的面容。

"你怎么不睡？"

沉湎在报纸中的他，已经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

"坐在黑暗里等待——这有多难受！"她同情地说道。

他扔掉报纸。

"听到些什么吗？"

"还不都是以前那些东西。"

她脱下连衣裙，身上光剩下一件衬衫。一股廉价的香粉气味和汗味传到他鼻子里来。

"人们谈论你，就像谈论一个英雄……可他们又哪能知道，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罪……"

"这是因为，"他平淡地说道，"我们的人民不害怕小偷，也

不恨他们。”

两个人沉默了一段时间，光顾嚼口里的肉。

“但是他们，”他突然又开口说：“本能地恨那帮‘狗’。”

她笑了笑，端详自己的指甲。

“可我爱狗……”

“我说的不是你那一种……”

“非常爱……”她固执地继续说道。“我屋子里曾经到处是狗。当最后一条死掉的时候，我哭得那么伤心，下决心再不养狗了……”

他笑了。

“如果我们打现在起互相感到厌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相爱。”

“你是那样不爱我，又不理解我……”

“别这么说，努尔，”他用央求的声音说道。“生活对我是这样不公正。我还没有力量让你也……”

她一杯接一杯地喝起酒来，很快就醉了。她突然向他承认说，她真正的名字叫沙拉比娅，又跟他讲了自己历史中两段可笑的故事，当时她还住在勃利纳。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当时安宁的生活，又回忆起青年时代和自己是怎样从家里跑出来的……接着卖弄地说道：

“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村长……”

“不是村长，是村长手下的佣人。”他给她更正道。

她刚一皱起眉头，他就赶忙解释。

“是你自己从前对我这么说的。”

“真的吗？”她笑了起来，露出两排沾着芹菜叶子的牙齿。

“拉乌弗·阿利凡就是这样变成为叛徒的！”他严厉地说。

她没听懂。

“拉乌弗·阿利凡是个什么人？”

“什么时候也别撒谎，”他恶狠狠地说道。“当一个人注定要在孤独和黑暗中等待的时候，他是无法再忍受谎言的……”

## 第十三章

深夜里，他在荒野里走着。西方地平线上，一弯新月斜挂在天空。前面是一个山岗，小酒馆就在山岗上。他走到离那儿一百公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吹了三声口哨。他实在不能再等了，应该立即出击，否则会发疯的。塔尔赞这就会来给他报告全部情况。瞧，那个人真的来了——黑暗中出现一个黑影。两个人拥抱起来。

“有什么消息吗？”

胖乎乎的塔尔赞好不容易换了口气。

“他们中间总算有个人来了……”

“谁？”萨伊德急不可耐地问道。

“巴亚扎。他这回在咖啡馆里，跟别人作交易哩……”

“这么说，时间总算没有白费……他回去的时候怎么走？”

“走山路。”

萨伊德紧紧地握了握对方的手。

“谢谢，塔尔赞……”

他赶紧转回身，迅速地朝东走去。那边的河岸上，透过朦胧的月光，可以看到一座隐隐发黑的小树林。小树林像楔子一样插入荒野，他从南边绕过了它，山路就从这里开始。他藏在一棵树底下，开始等待。吹来一阵燥风，小树林发出簌簌的轻响。荒野沉没在无边的黑暗中。他攥紧口袋中的手枪，心中兀自想道，这一回，机遇突然给他送来了另一个敌人，而等着他去干的事情又那么棘手。他也想到了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死亡。于是，他冲着被风吹得像醉鬼一样摇摇晃晃的树枝，大声说道：

“夜间得收拾两个人——先是伊列什·西德拉，后是拉乌弗……管它那边是怎么回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等待实在难以忍受。所幸，他并没有等多久时间。黑暗中闪出一个影子——有谁迅速地从山岗那边往小树林走来。当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不满一公尺的时候，萨伊德从自己的埋伏地点一个箭步跳了出去。

“不许动！”他掏出手枪。

那个人像是钉在那儿了，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巴亚扎，”萨伊德说道，“我知道你从哪儿来，也知道你身上有钱……”

听到一声叹息——像是蛇发出咝咝声。

巴亚扎举起手，怯生生地反驳道：

“哪来的钱……只有一点铜币……”

他使尽全力，照准巴亚扎的脸就是一个耳光，不让他再说下去，自己却嘶哑地说道：

“巴亚扎，你这条狗，你怎么认不出我来了？”

“你是谁？！”巴亚扎喊道。“听声音像个熟人……莫非……你是萨伊德·马赫兰？”

“不许动。你要是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

“开枪打我？这是为什么？你和我，我们可不是什么冤家仇人！”

萨伊德把手伸进对方的怀里，摸到个钱包，猛地撤了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钱包，”巴亚扎哼哼唧唧地说道。“可我和你不是冤家仇人……”

“住嘴！……你身上的钱不止这些……”

“我们过去可是朋友啊……你这么做实在不够意思……”

萨伊德威胁地晃了晃手枪。

“你要是还想留下这条命，就快告诉我，伊列什·西德拉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巴亚扎回答说，口气很坚定。“这件事现在谁也不清楚……”

又是一个嘴巴，比前一个打得更狠。

“你不说——我就打死你。你要是说谎——那些钱你也就甭想要了。”

“我给你起誓，我是不知道。”巴亚扎央求地说道。

“撒谎！”

“你要是愿意，我这就给你起誓！……”

“那他是怎么回事，难道能逃到天上去不成？”

“你就相信我，”巴亚扎信誓旦旦地说道，“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人，全不知道。你那天一去找他，他就立刻溜之大吉了。很明显，他害怕了，所以搬到别的区去住了……”

“地址你会不知道？”

“你听我说下去……你一打死沙阿班·胡赛因，他就又带着全家从那个区搬走，去哪儿他谁也没告诉。害怕得完全发了疯。还有他妻子，听说也吓坏了……所以他们现在究竟在哪儿——谁也不清楚。”

“哈哈，巴亚扎！……”

“好吧，你要是愿意，我这就给你起誓！”

他又第三次揍了他。巴亚扎呻吟了一声，接着用哭声说道：

“你凭什么总打我，萨伊德？他这个人不管跑到天涯海角，实在是该死……可我又不是他哥哥或者父亲，难道也让我因为他去死不成？”

没法不相信了。看起来，他是一个人溜走的。如果现在不是因为这场愚蠢的凶杀使我自己被追捕，那就不妨等一等，等着适当的机会。唉，我为什么错到那种地步！现在一切希望全

落空了。

“你可把我欺侮到家啦，萨伊德，”巴亚扎抱怨开了。“可欺侮人总得有点缘故……”

萨伊德默不作声。

“你提到——钱……”巴亚扎摸了摸发烫的嘴巴。“我可没做过什么坏事……你凭什么要把我抢光？这样不好，萨伊德，不能这样对待朋友……”

“你从前跟他站在一边。”萨伊德轻蔑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从前是他的朋友，和他一道共过事。可这又有什么？总不能这么一来，我就成了你的敌人。他出卖了你，与我有什么关系？”

争论实在没有必要。

“我需要钱用。”萨伊德承认道。

“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巴亚扎赶忙说道。

十镑钱他就满足了。巴亚扎总算脱了身，一边走一边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完全脱了险……

他又是一个人了。周围一片荒凉，月色变得明亮些了。树木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声音听起来也更大了一些。是的，伊列什·西德拉溜走了，这一点已经很清楚。那伙叛变者总算保留了一名有价值的成员，至于你，拉乌弗，好生等着吧。有了你，我的希望就没有完全落空，我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

## 第十四章

他回到家里，夜间一点钟左右又走了出来，身上穿着那套军官制服。路灯给他指引了方向，他朝着阿巴西亚走去，竭力装出一副非常自然的神态，免得引起人们的怀疑。他又招呼了

一辆出租汽车，一直坐到阿里—加尔桥。每次见到警察，他都不由得浑身颤抖。在离桥不远的码头那儿，租了一只小船，付的是两小时的钱，自己往南朝着拉乌弗·阿利凡的别墅方向划去。天气很凉爽。晴朗的天空上，星星像珠贝一样闪着光。河边树林上空悬挂着残月。萨伊德感到浑身充满从未有过的力量。再坚持一会儿，事情就算完成了。虽说伊列什·西德拉溜走了，但这还不算失败。还有拉乌弗·阿利凡，这个和伊列什、拉巴维娅以及其他叛变者沆瀣一气的叛变的活标本。喂，拉乌弗，清算的时刻来到了！如果在你和我之间充当法官的不是警察，那我就会在公开审判中稳操胜券。就让人们都来看好了。除开那些真正的小偷，所有的人都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点当然会给我带来安慰。我——就是被你出卖的人。但我，正如你所说，缺少的是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没什么，今天再回想回想你曾经说过的话，我总算懂得了许多过去我所不懂的东西。是的，尽管千百万人和我怀有同样的想法，但我还是一个人，不想指靠任何人的帮助。这就是我不幸之所在。当然，靠一颗子弹是消除不了多少人间的不平的。但也没什么，这种血的抗议决不会是完全徒然的，它可以使死者更加安然地沉睡，使生者不失去希望。

在离别墅不远的一处地方，他靠了岸。登上了陆地，又把小船从水里拖出来，免得它被水冲走。然后，他沿着岸边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军官制服给他壮了胆。周围阒无人迹。密探之流也不会出现的。他总算松了口气。但仇恨的烈火仍在心里熊熊地燃烧。别墅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大门口还亮着路灯。这就是说，主人还没有回来。这倒更好，不必再钻进住宅里去了。他不慌不忙地从左边绕着住宅走一圈，又沿着基扎大街从右边绕了一趟。他藏在一棵树下，茂密的枝条掩住了街灯射过来的亮光。他开始等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别墅那边的动静，只是

为了让眼睛获得片刻的休息，才偶尔把目光移到黑魆魆的河面上。他开始在想，拉乌弗是个什么样的叛徒，又想到自己的整个一生都成了欺骗的牺牲品，摔了不知多少筋斗，如今已经成了完全没有指望的人，等待着他的只是死亡，但正因为这一点，他得杀死拉乌弗，毫不迟延地杀死这个人。小汽车从他身边驶过，每回都引起他一阵颤栗。最后有一辆在别墅前停了下来，看门人打开了大门。萨伊德急忙冲了出来，翻过墙垣，从左面朝住宅逼去。照他的估计，住宅入口处对面应该是拉乌弗下车的地方，他就在那附近停住。小汽车驶过花园，果然在入口处对面停了下来。灯光亮得耀眼。萨伊德掏出手枪，开始瞄准。小汽车门打开了，拉乌弗·阿利凡走了出来。

“拉乌弗！”他喊道。

拉乌弗吃惊地回过头来。

“这是我——萨伊德·马赫兰……给，吃我的子弹。”

但没等他来得及扣动扳机，花园里先响起了枪声。子弹紧擦着他的耳边飞过。这可是他没曾料到的。他赶紧打出一枪，又迅速地伏下身子，等待着对方的回击。接着，小心地看了一眼，仔细瞄准了一下，又放出第二枪，后面那第三枪、第四枪，因为匆忙，都顾不上瞄准了。又过了一会儿功夫，他已经拚尽全力向尼罗河岸跑去，那里停着那只小船。他把小船推下水，划起桨，朝对岸浮去。脑子里乱作一团，简直弄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的是什么。他好像觉得，枪声不断地响着，又传来了叫喊声。他只感到精疲力尽。他横渡的那处地方，河面不算宽，所以很快就到了对岸。一登上陆地，他就任小船随波逐流。自己朝着大街走去，攥紧口袋里的手枪，极力压制心头的激动，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现在连环顾四周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已经清楚地听到对岸的脚步声和叫喊声，接着又是响亮的警笛声。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我得施出最后的气力，装样子还得装到底，如

果实在不行，那也只好最后和他们拚了。一辆出租汽车擦着他的身子驶过，他叫住它，坐了上去，这才感到一阵刺心的锐痛。但他很快把它也给忘了——比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的是他终于又一次摆脱追捕后的欢欣。凭借着黑暗，他偷偷地回到家中，脱下制服，扔在沙发椅上。于是，他又有了疼痛的感觉。这一回算弄清楚了——是膝盖那块地方。小事一桩，不过是擦破了一块皮。如果他们真的打中了他，子弹应该打在腿上。黑暗中他摸到了自己那件衬衫，穿上它。在房间里走了走——好像觉得又不疼了。有一回，我腿上中了子弹还跑过了整整一条街哩。就是那条穆罕默德·阿里大街。我这个人总是善于创造奇迹。看来，这一回凭着那股机灵劲，我又算躲过来了。至于这一点伤——实在微不足道。敷上点咖啡——就连疤痕也不会留下来了[①]。可拉乌弗·阿利凡到底有没有被他打死呢？从花园里向他开枪的人又是谁？莫非这一回他打中的又是另一个人？不会的，这不可能。准是拉乌弗，我打出去的子弹从来百发百中。挨着咖啡馆和小山岗的那片荒原可以证明这一点。等着吧，我还要给报社寄去一封信，题目就叫：《我为什么要杀拉乌弗·阿利凡》。这一来，我那条命就不算虚掷了。杀死拉乌弗·阿利凡的那颗子弹，是对没有受到惩罚的背信弃义行为的一种惩罚。人失去了良心和正直——那就等于地球失去了引力。我所想的只有一点——不能白白地死去。

……努尔回来了——疲惫不堪，腋下仍然夹着一个包包。她看到了他，还像往常一样地高兴，突然间目光落在那条裤子上……

"这是什么？……血？……"

她把包包扔在沙发上，扑到他跟前来。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

① 埃及习惯，为了止血，常常在伤口处敷上点咖啡。

裤子上有块血迹，他让她瞧了瞧膝盖：

“没什么，小事一桩。是在出租汽车上碰的……”

她喊了起来。

“不，你不是无缘无故穿上制服的……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别那么激动？……敷上点咖啡，明儿早上连个伤疤都不会留下……”

“别那么激动？你简直想把我逼死……这场恶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她张罗起来，忙着往伤口上敷咖啡，又从自己缝制的那件连衣裙上扯下一块布条，裹住他的膝盖。她还哭诉不停，抱怨自己的命运。他终于忍不住了。

“去，洗个淋浴……说不定，洗完之后，你就会安静下来的……”

她顺从了，但离开房间的时候，还是冒出一句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在自己害自己……”

她回来的时候，瓶子里的酒已经让他喝了三分之一。这一来，他感到有点开心了，冲着她说道：

“你也喝……我在这里是安全的，警察找不到我。”

她梳理着湿漉漉的头发，忧郁地说道：

“我有多不幸……”

他又呷了一口酒：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就连今天发生什么也不知道……”

“没什么。你要想把什么了解得很确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知道，你现在是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够没有你……”

“这话是你说的？”

“是的。我还可以跟你说得更深一点。枪林弹雨中，你——

就是我的天堂……”

她沉重地叹了口气。

“你是个好人，努尔——我向你说出这一点，心里觉得很高兴。”

“我是个不幸的人。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你好好的，别出事。”

“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嗯，跑。我们得逃走。”

“是得这么做。不过，那也得等到那些狗睡觉的时候……”

“可你又那样不小心！”她绝望地说道。“你就一个劲儿地惦记着杀死你的妻子和她那个新丈夫？可没等你杀死他们，你自己就得完蛋……”

“城里面的人说什么来着？”

“出租汽车司机今天热心地保护了我。但就连他也说，你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他生气地哼了一声，为了掩饰自己的恼怒，把手伸向酒杯。又点头示意，让她也跟自己一道喝。她把酒杯凑近唇边：

“城里人还说什么来着？”他又问道。

“今天我在水上饭馆呆过。有个人说，你的那档事——用来消愁解闷倒挺不坏。”

“你又是怎么说的？”

“我！”她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我当然是什么话也没说。我疼惜你，就是你自己不知道疼惜自己。我知道，你不爱我，可我把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会幸福。但看来，对你来说，死亡比我的爱情要显得更愉快一点……”

她哭了起来，杯里的酒一点也没顾得上喝。萨伊德温柔地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别哭，我一定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们一块逃走，永远永远在一起……”

## 第十五章

这么大的标题……这些招徕读者、轰动一时的照片……简直成了一天内最重要的新闻。拉乌弗·阿利凡接见记者。是的，他从前认识萨伊德·马赫兰，那时候他住在大学生宿舍里，而后者则是宿舍的看门人。他对萨伊德常常寄予极大的同情。甚至当后者刚出狱，前去请求他援助的时候，也给了他钱，好让他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但就在当天夜里，马赫兰竟想洗劫他的家。他把他当场抓获，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斥，但出于怜悯还是把他放了。而他又找来了。这一回竟然要杀害他本人！……报纸认为我是个疯子，是个为自大狂所支配的喝血鬼。在妻子变心之后完全丧失理智，如今杀起人来已经不加选择。这一回被杀害的压根儿不是拉乌弗·阿利凡，而是那个可怜的看门人。又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该死的！”

短促的刺人的声音听起来像射击声。为了要我的脑袋，已经许下巨额的奖赏。报纸警告自己的读者，让他们相信，我是不值得同情的。对于他们说来，我成了茶余酒后的主要话题。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下去，直到我交出自己的脑袋为止。我引起了惊异和恐怖，就像自然界中的一个谜。那些无事可干、闲得发愁的人这一回可变得欢天喜地了。那还用说——多好的一种消遣啊！我那支枪看来只会打中一些无辜者。而它的最后一个牺牲品还是我本人。

“难道这一回是我发了疯？”他阴郁地大声问道。

我总是喜欢打打闹闹，甚至当我还是个杂技团普通技巧运

动演员的时候。我抢劫那些富豪人家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我的头脑，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相信了拉乌弗那些雄辩的辞令，他自己背离了它们，而它们如今却把我引向毁灭……

夜漫漫，他一个人枯坐着。瓶子里还剩有酒，他把它喝干了。接着站起身来。周围一片黑暗，这无边的黑暗又笼罩上一种坟墓般的死寂。他突然觉得，事情也许还能对付过去。到头来，死也并不那么可怕。他觉得心里面轻松了一点，也安静多了，于是在黑暗中说道：

"一颗不争气的子弹，我倒成了耸人听闻的人物！"

他走近窗户。坟墓在月光下安然沉睡。

"好生听着，检察官先生，我要自己给自己辩护……"

他走到房间中央，脱下衬衫——屋里太闷，酒使他浑身燥热。伤口又在绷带下发痒——看来，是开始愈合了。

"我可不像从前那些坐在这个被告席上的人，"他瞅着黑暗，继续说道："你们应该把我看得很有教养！从本质上看，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区别，有的只是：我是被告，你们是法官。就连这种区别也纯粹是形式上的，没有任何意义。令人齿冷的倒是，我那最受人尊敬的指导者和老师居然成了叛徒和恶棍。是的，是的，你们有权感到惊异，可你们别忘了，一根通了电的电线，苍蝇照样可以在上面拉屎，玷污它……"

他坐回到沙发上。远处传来狗吠声……我怎能指望法官们的宽大，如果我的敌人们和他们在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和恶棍们沆瀣一气，和我之间却隔着一道鸿沟。眼下你只能等着，等着你的那些受害者前来作证，也等着事实来证明，背叛是一种暗中的勾结。

"我没有杀死拉乌弗·阿利凡的仆人。我凭什么要杀一个我不熟悉的人？不，他之所以被杀，只是因为他是拉乌弗·阿利凡的仆人。昨天他的魂来找我，而当我在慌乱之中想躲开他的

时候，他对我说：千百万人都是无缘无故死去，被错杀的……”

这真是一种非常雄辩、非常有力的词句。我能够证明自己的无罪。因为我自己确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而他们在心灵深处也承认，我的职业是合法的，因为世世代代以来那些老爷所从事的职业不都是抢劫吗？认为活着的我不值一文钱，这种想法实在太虚伪。否则他们为什么悬赏一千英镑要我的脑袋呢？瞧，那个坐在左边的法官，正狡猾地朝着我眨眼哩：别伤心，把头抬得更高一点！……

“如果刽子手问，什么是我最后的愿望，我会认为拉乌弗·阿利凡的死较之我和女儿的会面，是我更加希望的。就算我的死期已经迫在眉睫，我也决不会扳着指头去算那剩下的日子。一个人一旦摆脱追捕，长久忍受的那种孤独会使他珍惜每一分钟，使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他的情感达到饱和的程度……

“任何一种判决也不比萨娜的恐怖更让我感到可怕。我为她所受的折磨要超过上绞刑架时的那种痛苦。如果千百万人只是默默地同情我，那又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同情是软弱无力的，正像死者的理想。难道我能不原谅我那把手枪无意中所犯的错误吗？要知道，它是我的最高主宰者和法官！……

“我的死亡将是千百万人的死亡。因为我是所有懦怯者和缺乏勇气者的希望。我是他们的榜样，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没有哭出来的眼泪。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疯子，那你们也该把他们看成疯子。你们不妨先去考虑考虑那种普遍的疯狂的原因，然后再来审判我……”

思想开始混乱起来……不，不管怎么说，我是伟大的（就这个字眼所包含的完全的意义而言）。遗憾的是，我的伟大导致了我的灭亡。不过，这也没什么，死后人们会评价我的。就连我的疯狂也会受到赞美，这种疯狂将把生机勃勃的力量给予植

物的根、动物的细胞和人的心脏……梦偷偷袭来。他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是在他醒来以后的事。唤醒他的是那耀眼的光亮。他看到了努尔。那死人一样的无神的目光，那下垂的嘴唇，那无力地耷拉下来的肩膀——活脱脱就是绝望和失魂落魄的体现。他明白了：她已经知道他犯下的新罪行。

“不，你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可怕。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把我也杀死吧……”

他没有回答她，站起身来，坐到沙发上去。

“你想的不是逃走，而是杀人……杀了一个，还要接着杀……难道你一个人想战胜当局？眼下城里所有的路都让警察给封锁了。”

“坐下，让我们安静地谈谈……”

“安静？难道我现在能够安静下来？再说，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一切全完了……你最好还是杀了我吧……”

“我连你的一根头发丝也不会动。”他说道。

“你的话我现在一句也不信……你为什么要杀看门人？”

“我不想对他做坏事……”

“不想对他？是想对另外一个人？那个拉乌弗·阿凡利是个什么人？你们之间有什么冤、什么仇？莫非他跟你妻子也有暧昧关系？”

他沙哑着嗓子大笑起来：

“纯粹胡说八道！不，不是这么回事。实话告诉你，他也是个叛徒，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这一点我现在不能马上给你解释清楚……”

她勃然大怒：

“哼，你啊，你就知道折磨我。……”

“我已经跟你说了，坐下，咱们安静地谈谈……”

“你啊，你还像从前那样爱你的妻子，那个变心的女人！就

光知道折磨我……”

“别这么说，努尔！这件事已经使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不再是假装的痛苦。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

“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要在我眼前失去……”

“这不过是你的感觉。你是怕成这个样子的……可像我这样习惯于冒险的人，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让步。你会看到……”

“到底什么时候?!”

“比你想象的还快……”他说道，极力做出一副非常自信的神态，接着伸出手去把她搂了过来。一股酒气和汗味刺入他的鼻孔，他已经再没有任何反感，吻她的时候带着一种毫不做作的温柔。

## 第十六章

天快亮了，可努尔还没回来。他被万千思绪和无尽的等待弄得疲惫不堪。知道自己已经再无法入睡了。突然，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一种可怕的怀疑在他心头萌动起来：要是努尔也被收买了怎么办?那为我的脑袋许下的奖赏可不是个小数啊!瞧，我的血液中已经渗满了怀疑的毒汁，这都是因为对叛变的疑虑缠住我不放，像沙漠里的疾风吹来的漫天灰尘。曾经有个这样的时候，我以为拉巴维娅已经被我一人所占有，但实际上她却从来也不爱我，田野边那些孤零零的棕榈树也不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不会的，不会的，说什么努尔也不会对我变心。她不会贪图那笔奖赏，不会把我出卖给警察。她对生活感到厌倦，青春已经逝去，她所需要的是一个贴心的人。我可不能对她存什么不好的想法……可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饿了，我渴了，长久的等待使我疲倦得要死。完全跟当年一样。那时候

我在等拉巴维娅，而她总不来。后来我围着土耳其老妇人的住宅转来转去，咬自己的指甲，阵阵绝望使我差点没上前去敲门。但她终于出现了，——不，像太阳一起升起来了，——一阵甜蜜的颤栗传遍我的全身，我从头到脚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无法言传的欢欣、陶醉和狂喜之中，我向她奉献出一切——眼泪、笑声、热情、信念，再加上那粗犷的、不可遏止的喜悦。不过，不要再去回想那棕榈树下度过的时光——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子弹、鲜血和疯狂已经把我和她隔开。我最好还是想想，怎样才能摆脱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长时间等待的痛苦。看来，努尔是不想回来了，不想把我从孤独、黑暗、饥饿和焦渴中拯救出来……他因为自己的多疑把自己骂了个够，终于疲倦地睡了过去。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耀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射了进来。房间里已经不单是闷热，而是烤炙得让人难以忍受了。忽然间他又感到不安起来，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扑到卧室里去。还跟夜间一样，努尔没有回来。她在哪儿过夜了？为什么不回家？这么说，他现在是注定坐在这个单人牢房里了？不管脑子里多么混乱，肚皮还是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赶进厨房。他在那里找到了些面包皮、剩肉和芹菜，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下去，还像狗一样地把骨头都啃了。白天显得那么长，那么难熬，他绞尽脑汁、费尽思量，一个劲儿猜想努尔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她。他坐下，站起，围着房间转圈，重新坐下。为了消磨时间，透过百叶窗望了望公墓，看那边怎样举行葬礼，无意识地数起坟墓的数目来。黄昏降临，还不见她回来。嗯，情况有点不妙。她会出什么事呢？实在太叫人揪心了。饥饿又像早晨那样折磨着他。看来，她是落进圈套里了，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但她应该设法摆脱出来，应该回家，否则他该怎么办？

快半夜的进候，他悄悄地离开那间屋子，穿过荒野朝塔尔

赞酒馆走去。在指定地点连吹了三声口哨，然后开始等着。塔尔赞终于出现了。

“你可得加倍小心啊……现在遍地都是密探……”

“我想吃东西……”

“天可怜见，你就是为这件事出来的吗？”

“那有什么？现在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了……”

“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吃的来。你可要格外小心啊……”

“没关系，比这更难应付的情况我都应付过去了……”

“别这么说……从那最后一场凶杀之后，所有的人都恨死你了……”

“他们从来都是如此……”

“你何苦要和那些大人物纠缠不清哩！”

塔尔赞走了。一小时以后小厮送来了饮食。他立刻贪婪地吃了起来，然后在沙子上坐下。天空是一轮满月。他看着远处小山岗上的灯光，脑子里浮现出塔尔赞咖啡馆里的那些老主顾。他们坐在那里说笑打诨，有的在屋里，有的在户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了。在人们中间，他感到自己是个伟人，像个英雄一样发号施令。而没有这些，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真想知道，努尔回来没有？到底还回不回来？在家里等着的究竟是她，还是难以忍受的孤独？他站起身来，掸一掸裤子上的沙子，就朝小树林走去，想找到那条从南边来的、环绕着殉难者墓地的道路。他已经走到不久以前曾经抢劫过巴亚扎的地点。忽然，眼前出现了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两个黑影。

“不许动！”其中一个喊道。这是个乡下人的声音。

“身份证！”另一个人大声呵斥。

一道手电筒亮光照到他脸上。他迅速低下头去，像要躲开刺眼的光线似的，接着怒不可遏地喊道：

“你们是谁？……快回答！”

他那命令式的口吻，加上手电筒照出来的那身军官制服，使得对方感到困惑。

“请您原谅，阁下，黑暗中分不出人来！……”

“你们是谁？”他又重复问了一句，极力让对方从声音里听出他真的恼怒已极。

“瓦伊利军团的，阁下……”

手电熄灭了。但他已经发现，对方有个人看他的时候目光十分专注，像是对他有所怀疑。再没有时间多考虑了。说时迟，那时快，他闪电般地打出两拳，一左一右，分别打在两个人的肚子上。接着又是两拳，一拳击中一个人的颚骨，另一拳打在另一个人的咽喉下方。这两个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现在快走，越快越好！在纳格穆金街拐角处，他停留了一会儿，确信身后没有人跟踪，这才赶紧回到家里。家里还是没人。等待他的还是孤独、忧郁和不安。还是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他脱下制服，无比懊丧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努尔，你在哪里？”

你准是出了什么事吧。也许，警察把你抓走了？也许，那帮坏蛋把你架走了？我的心告诉我，你遭到了不幸。我知道，我再不会看到你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痛苦到了绝望的地步。现在，事情已经完全不在于他将失去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不，他失去的是一颗爱着他的女人的心。他凝视着黑暗，看到了她的微笑，回想起她的温存。她那张憔悴的面孔看上去那么不幸，又那么可怜。他的心紧缩起来。是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对她多么眷恋。她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生命饱经摧残，在荒唐中度过，如今又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中。他眯起眼睛，心中暗自承认，他深深地爱上了她，准备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只要她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她要是死了，谁会可怜她？没有人。谁也不会向她投以同情的目光。这个孤独的、不幸的女

人，像一叶漂浮在冷漠和敌意的大海上的孤舟。还有萨娜，总有一天也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关心她。对于这些事，单单想一想就会感到不寒而栗。由于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他掏出手枪，准备朝着茫茫的未来射击。不，这一切全属徒劳……他是在和“寂静”和“黑暗”这两个恶魔战斗，直到天亮之后他醒来为止。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大亮。他知道是敲门声把他惊醒的。他在不安中一跃而起，踮着脚悄悄地朝门口走去。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努尔小姐！……您听见了吗？努尔小姐！……”这女人是谁，她来干什么？他回到房间里，为了防备万一，拿起了手枪。现在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大概不在家。”又是女人的声音：“不，这个时候她总在家里，也总是准时付房钱。”噢，这么说，是房东找上门来了。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今天是五号了，我可不能再等了。”两个人又怒气冲冲地说了些什么，才离开去。

现在已经不光是警察，周围的环境也来反对他了。房东当然不会总是那么等待的，迟早有一天会来撬门。最好还是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可还能住哪儿去呢？

## 第十七章

白天，女房东又来敲门了。天黑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她离开时说：“等着吧，努尔小姐，什么事都该有个限度！”

中午，他悄悄地离开了家。尽管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但走起路来还是那样从容不迫，像是在散步似的。他多次觉得行人都是化了装的密探，所以已经准备展开最后一次绝望的搏斗。从昨晚那场战斗以后，警察当然把塔尔赞咖啡馆所在的那个区死死盯住了。他只好又踅到那条山路上去。肚子饿得厉害。阿

里·古涅基族长家——这就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临时避难所。到了那里，再好好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吧。总算到了，他小心翼翼地溜进大门。周围一片宁静，这时他才忽然想起他那身制服。他把它扔在努尔家里了。真倒霉！可现在已经迟了，怎么办呢？他坚定地跨过门坎。屋里点着蜡烛。阿里族长盘着腿坐在屋角里，低声做着祈祷。萨伊德悄悄地踮着脚走到房间深处，那里挨墙放着他的那一堆书。他感到疲倦，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族长还是继续念他的祈祷文。

“晚上好，我的主宰者。”萨伊德对他说。

族长把手抬到靠近头部的地方，像是作为对问候的回答，嘴里仍然不住地祈祷。

“我饿了，我的主宰者。”

这一回生了效。族长用一种心不在焉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又冲着放无花果和面包的盘子点了点头。萨伊德毫不迟疑，扑上前去，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还觉得不饱。

“你手边没有钱吗？”族长问道。

“有。”

“那你就去买点东西来吃。”

他没回答，坐在原来那个位置上不动。族长好奇地打量他一眼。

“什么时候你才能最后安静下来？”

“不好说，也许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你既然手边有钱，怎么还让自己饿着呢……”

“这……”

“我来给你念一首忧伤的诗，可我心里倒是满快乐的……”

“你是个幸福的人……”说着，他又恶狠狠地补充道：“坏蛋们都溜走了！叫我心里怎能安静下来！”

“他们一共几个人？”

“三个。”

“赞美世界吧，要是这个世界统共才有三个坏蛋！”

“不，他们可多着哩，不过我恨的就是这三个……”

“这么说，他们中间一个也溜不走……”

“往后呢，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我可以干的事？”

“人对一切都担有责任。既对这个世界，也对另一个世界……”

萨伊德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忍耐是个神圣的东西，”族长说道，“它把周围的一切都照亮了……”

“可是罪犯们却因此逃脱惩罚，而无罪者竟死去了！”他笑着说，显得很阴郁。

族长叹了口气。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法律的庇护下得到心灵的宁静？”

“当法律变得公平的时候。”

“它总是公平的。”

萨伊德愤怒地摇了摇头：

“可惜，它包庇了坏蛋……”

族长微微地笑了笑，什么也没有回答。萨伊德决定改变一下话题：

“我要脸朝墙躺着。不让别人在这里看到我。我要躲藏一下，想在你这里求得一个避难的地方……”

“只有安拉才给我们避难的地方……”

“你不想帮助我吗？”他不安地问道。

“别那么想，你……”

“难道像你这样专门行善的人也没办法拯救我吗？”

“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自己拯救自己吧。”

“可我是个杀人凶手。”他暗自想道，又大声地说：

“你能不能纠正我那不正的灵魂?”

“灵魂不干我的事。”族长安静地回答。

片刻的沉默。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窗外的生活开始苏醒、活跃起来。“她对你是一种诱惑……”族长用鼻子哼着说。是的，这句话我倒是有体会的，可不管怎么，我的主宰者，你这个地方并不可靠，尽管你为人非常忠厚。我得跑，说什么也得这样做。至于你，努尔，如果公平和善心挨不着你的份，哪怕让你碰上个好运也行。可我怎么会把制服忘在那儿呢?我已经把它卷起，准备随身带走，临了还是忘了。看来，失眠、孤独、不安以及在黑暗中没完没了的等待，已经毁掉了我身上那些最有用的素质……如果他们找到制服，就会跟踪而来。他们会领来警犬，把我包围起来。到时候，那些报纸用来吸引读者的这场悲剧就会结束了。

“我原想请你把脸朝着上苍,”族长突然说道,“可你说要把脸对着墙，你真比我行啊。”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是有关坏蛋们的事?”萨伊德喊道。

“‘如果忘了，那就想想自己的真主’!”族长拖长声音说道。

多么难受!他闭上眼睛，又开始想:“我怎么会把制服忘在那里?”

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非常不安。

“‘当有人问他:“你知不知道，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请求，什么样的草药可以治好我们的病?这些请求能够被真主所接受吗?”他回答说:“它们能够为真主所接受。”’”

“这是什么意思?”

族长叹了口气:

“我的话你父亲总能听懂。”

萨伊德忍不住了。

“我很遗憾，你没能让我吃饱。另外，我忘了自己那身制服，

这也使我非常遗憾。看来，我也实在无法理解你的话。我要睡了，脸冲着墙。反正我相信自己是对的……”

族长同情地笑了笑：

“‘谢伊德[1] 说过：“一天内我得照好几回镜子，担心自己的脸会变黑了！”’”

“你?!”

“不是我，是谢伊德！”

“这么说，那帮坏蛋不得不每小时照一次镜子。”萨伊德挖苦道。

族长低下头，重又用鼻子哼着说：“她对你是一种诱惑……”萨伊德闭上眼睛。“我累了，”他想道，“真的累了。要是弄不回那身制服，就怎么也安不下心来。”

## 第十八章

疲倦解除了意志的武装。尽管他满心想把那身制服弄回来，还是朦胧地睡着了，一直睡到中午。黑夜降临之前，他又开始反复考虑逃跑计划。显然，只要警察在塔尔赞咖啡馆所在的那个区等着不走，指望计划能够实观是不可能的。看来还得等下去……

天黑尽以后，他朝纳格穆金大街走去。努尔房间的窗户里亮着灯。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阵狂喜的热浪涌上心头，心儿怦怦直跳，震得耳朵发疼。恶梦结束了……努尔回来了，她在家。可她前几天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没关系，以后再弄清楚也不迟，最主要的——她终于回来了。也许，她现在也忐忑不安，惦记着他的去向，急得快发了疯，就像不久前的他一样。她

① 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

总算回来了！他了解这一点，凭的是心灵的感觉，而心灵还从来没有欺骗过他。再见吧，可怕的流浪生活！也许是暂时的，可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是永远的。现在他又可以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她说，他是多么想念她，多么爱她。他怀着幸福的感觉，沿着楼梯猛跑起来，每登上一级就更接近任何人都未曾梦想到的巨大胜利。他的逃跑一定能够实现。他将长久地、长久地隐遁他乡，可他一旦回来，坏蛋们就得遭殃。门终于出现了，他好不容易才换了口气。努尔，亲爱的，我爱你，爱你……我要紧紧拥抱你；在你的怀中，我将忘记全部的损失和痛苦，忘记那些出卖和叛变，也忘记萨娜的惊叫……怎么回事？门边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光穿着内衣的矮个子男人。（刹那间，只是刹那间，幸福的感觉已经烟消云散！）那男人困惑地朝萨伊德看了一眼。

"您找谁？"

目光中的困惑很快变成了怀疑。"他马上就会认出我来！"——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左手捂住对方的嘴，右手朝对方肚子上方狠狠地就是一拳。随后，他小心地扶住那倒下去的身体，把它轻轻地放在门坎上。就得这么着，不能让它弄出响声。现在快往房间里跑，找到制服，再溜之大吉——可怎么回事，那边怎么还有个人？没错，是个女人。

"那边是谁来了，孩子他爸？"

真倒霉，可一点辙也没有，他沿着楼梯飞奔而下，又踅回山路上去。为什么那么多可疑的面孔？他脸孔朝下扑在族长住宅附近的地上，躺下来休息，直到路上行人绝迹时为止。快天亮的时候，他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周围，才又溜进族长家里。老人坐在自己那个角落里，等着清真寺尖塔上那个人报告祈祷时间。萨伊德脱掉上衣，躺在地板上，虽说不想睡觉，还是把脸

冲着墙。

“睡吧！”族长说道：“睡眠——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说来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

他没回答。“啊！安拉！”族长叹息了一声，声音低得勉强才能听见。

尖塔上的人终于报告祈祷时间了。他还没有睡着。接着，街上传来卖牛奶者的声音，可他还是迟迟不能入睡。直到恶梦降临的时候，他才弄清楚，他总算睡了一会儿。等到再睁开眼睛时，灯光已经暗淡下去，屋内好像笼罩上一片薄雾。看来，他睡了顶多不过一小时。他扫视了一下房间。坐垫上已经不见族长。在那叠书旁边放着一只托盘，托盘里有炸肉、无花果和一瓶水。谢谢你，我的主宰者，可你怎么来得及准备的呢？院子里有声音……真怪。他向门边爬去，小心地从门缝里往外瞅。他更加感到惊奇了。再瞧那个看门人，正在点燃那盏挂在大门上的灯。这就是说，天黑了。他还以为，现在是大清早哩。不知不觉地竟睡了一整天。睡得好死呵。什么也别想，先吃起来再说。吃完东西。他穿上外衣，倚坐在那堆书旁，把脚伸直。忽然间，思想变得既活跃又混乱——忘掉的那件制服……给他开门的那个男人……萨娜……努尔……拉乌弗—拉巴维娅—伊列什……密探—塔尔赞—那辆用来突围的汽车……不，说什么我也得和塔尔赞接上头。我得偷偷地去找他，哪怕是爬过荒野。等着吧，明天我就让那帮警察尝尝失败的滋味，让那帮坏蛋吓得直打哆嗦！……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招呼人的巴掌声，声音旋即沉寂下来，周围显得肃穆而宁静，阿里·古涅基族长连诵了三声：“安拉”，——其余的人都漫声应和着。他能想象得到，那些人怎样和着拍子，有韵律地摇晃……“安拉……安拉……安拉……”节奏加快了，声音也更显得大了，融成一种单调的声响，让人想起那疾驰而过的火车轮子声。车轮声长久地响着，接

着又低沉下去，鲜明的节奏被破坏了，变得越来越慢……祈祷者又最后摇晃了一次，站起身来。又是一片宁静。忽然间响起了某个人宏亮的声音：

　　唉，飞驰而过的流光，
心上的人啊，我再也不能把你们碰上！
　　这个世界上你徒然寻找安宁，
等待你的却是可悲的命运——仇恨和离散……

赞美声在院子里回荡。接着又听见另一个声音：

　　啊，爱情，你剥夺了我的理智，
情欲在远方出现，在吸引，在召唤……
　　后面跟踪着的是逃不脱的死亡。

又是赞美声。又是歌声和拍掌声。又是没完没了的祈祷声："安拉……安拉……安拉……"

他暂时忘掉了自己的事，凝神地听。夜冉冉地降临，往事像云朵一样在头脑中浮现……父亲在祈祷的队伍中摇晃着，口里念着："安拉……安拉……安拉……"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坐在棕榈树下，惊奇地看着这不寻常的景象……一种像死灰一样重新燃烧起来的旧日的希望……田野边那棵孤零零的棕榈树，那沁人心脾、像晨露一样新鲜的絮语……还有萨娜……他把她抱在手上……她牙牙学语的神态有多么可爱……还有那地狱之火一样喷发出来的烈焰，那一次又一次扑头盖脸的打击……接着又是那拖长腔调的歌声和祈祷声……那个人徒然在寻找安宁……那飞逝而过的流光……我再也不会把你们遇上……身后是逃不脱的死亡……而那支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已经按捺不住，有

它自己的话要说。在这场与邪恶及背信弃义展开的搏斗中，我总归要成为胜利者。小偷要头一回追击那帮狗。

窗外突然响起尖叫声，像皮鞭的抽击那么凄厉……声音越来越大："萨伊德·马赫兰……瞧这一场搜捕，简直像战争一样……萨伊德·马赫兰……"

他像弹簧一样缩成一团，肌肉紧张得直打颤，手紧紧地攥住手枪，狞野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原来是一群老百姓。但哪里有老百姓——哪里就有密探。没有时间再迟疑了。这一回他们大概仔细检查过那件制服了。他们有的是警犬。而我却坐在这里，谁都能够看到我。如果说在荒野里每走一步都孕含着危险，那么在这里简直是坐以待毙。不，我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坚定地朝门口走去。人们在做祈祷。尽管大胆地往前走，人家不会发现我的。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大街上，往左转，又朝下面公墓的方向走去。夜幕已经降临，月亮还没升起。黑暗像墙壁一样挡住他的去路。他隐入坟墓后面，慢慢地摸索前进，像迷失在虚无的迷宫中。他钻进公墓深处，又走了回来，虽然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希望，可仍然觉得自己浑身有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温暖的风送来了远处模糊不清的声音。也许藏到一座坟墓里去倒比较好，他这么想了想，但还是没停下来。他只觉得，自己在止不住地往前走。反正怎么着都无济于事了，变条狗也逃不出去了——太可怕了。走着走着，他才发现已经到了公墓尽头，隐隐绰绰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原来这是北边的出口，接着是纳格穆金大街！是的，没错，是那条街。还有那座唯一的住宅，里面有努尔的那个房间，还有那扇窗户，亮着灯。他紧张地注视着它，好像觉得窗子里模模糊糊有个女人的影子。是努尔吗？心禁不住狂跳起来。莫非她真的回来了？还是眼睛在欺骗他，就像心灵曾经欺骗过他一样？我现在为什么总是受骗——看来是死到临头了。如果这一回真的是努尔，他

对她也别无所求，只希望她能关照萨娜，如果他不可避免地完蛋了的话。他这就来叫她。这样做太冒险，但是现在，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已经听到狗叫的声音。叫声断断续续而又非常响亮，像寂静中的枪声一样。他开始感到恐惧，跑了起来。跑远些，再远些，跑到坟墓后面去。狗叫声越来越近了。他把脊背紧贴在墓碑上，掏出手枪，紧张地凝视着黑暗。这一回他可是死定了。他们既然放出了狗，我就什么指望也没了。这一回轮到混蛋们举起枪来瞄准了。我只能最后一次对自己说，我的生命白白度过了……他们从哪个方向来的？不清楚，好像是从四面八方。黑暗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不管我怎么跑，也躲不开它。坏蛋们瞄准了，我的生命白白度过了。喧闹声越来越近，狗叫声也越来越近，很快连他们的呼吸声我都能听到了，这种声音里也都充满了仇恨和幸灾乐祸。他狂怒地攥紧手枪，狗叫声更加近了，声音也更加大了。突然，一道刺眼的亮光像火环一样把整个公墓箍了起来。他眯起眼睛，扑倒在地上。

一个威严的声音："投降吧，反抗是没有用的……"

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

夜，像白天一样明亮。

"投降吧！萨伊德……"

他更紧地贴在墓碑上，——恨不能钻到碑里面去，——像困兽一样环顾一下四周，准备射击。

又是那个威严的声音："投降吧！我向你保证，你可以得到人的待遇。"

哼，你听听，拉乌弗、拉巴维娅、伊列什和所有这些条狗都答应给我人的待遇。

"你被包围了。坟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你好好想想，快投降吧。"

他们在坟墓后面看不到他。他一动不动，决心抵抗到底。

“难道你不知道抵抗没有一点用处?”那个声音固执地重复道。这一回听起来越发近了。

“别往前走！要不然我打死你!”他狂怒地叫道。

“好吧，我不往前走……可你还有什么指望？自己选择吧：或者是死，或者是公正的裁判……”

“我知道什么是你们的公正!”

“我看，你非常顽固……好吧，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他看到了死神。死神朝他走了过来，用手拨开黑暗。瞧，那是萨娜在绝望地颤抖，吓得喊了起来……他感到身后有一种可疑的响动声，便朝着黑暗里开枪。接着是一阵回击，打得墓碑上直掉碎片。他又一次开了枪，现在已经顾不得想什么了。回击的子弹狂风暴雨一般倾泻过来。

“你们这帮狗!”他在狂怒中哑着嗓子喊道，朝着四面八方猛烈开枪。

突然间，灯光熄灭了，一切重又沉溺在黑暗之中。射击停止了。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他放下手枪。怎么会这样静，这么安宁？他简直感到奇怪了。其实他忘了，奇怪的正是他自己。不过现在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看来，他们退却了，溶化在黑暗之中了。而他，当然是胜利了。黑暗变得越来越浓，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墓碑的轮廓。看见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现在什么都不想看。这万丈深渊一般的黑暗……他已经无路可走，什么也不能拯救他。可要拯救干什么？他已经全力地抵抗过来了，而且在这场最后的搏斗中也占了上风。但他终于明白：该投降了。现在反正都一样了……反正都一样了……

# 领袖被杀之日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杨乃贵　译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短暂睡眠后醒来。在厚重的被窝里等待黎明，暖融融，令人陶醉。窗口透进的一丝晨光虽微弱，却在漆黑的室内显得格外光明。啊，主，我按你的意旨睡去，按你的意旨醒来，你是万物的主宰。黎明的召唤是我又一天的起点，它呼唤着主的名字，在万籁俱寂的大海里显现。啊，主，帮我离开被窝的温暖，走进这漫长冬日的严寒。我心爱的孙儿尚在床上酣睡，让我暗中摸索过去把他召唤。用于祈祷时净手的水何等砭骨，但我却从主的慈悲中感到温暖。祈祷是同安拉相聚，是超然物外。喜欢会见安拉的人，安拉一定喜欢会见他。我一日不能增添接近安拉的知识，这一日便不能在阳光下得到祝福。我终于挣脱遐想，去叫熟睡的人们起床。我是这个疲劳之家的闹钟，幸运的是我在这把年纪尚未失去用途。我纵然年事已高，但却有一副硬朗的身板，功在安拉。现在我可以打开电灯了。我敲着法瓦兹的房门喊着他的名字，待听见他回答“早安，爸爸”，我便回到自己屋里。我点着灯，见孙儿仍在呼呼地睡着，被子与睡帽间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缝。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要把他从舒适的世界赶进地狱。我怀着一颗对他及其一代人深情的心，悄声说：“欧勒万，该醒了。”他睁开褐色的眼睛，迷笑着，呵欠连声地

说："早安，爷爷。"随后是脚步声，说话声，浴室、餐室、走廊蠕动着一派生机。我正收听《古兰经》的早诵，儿媳茜娜喊道："他爷爷，开早饭了。"我尚存于世的最大乐趣莫过于用餐。安拉造福于世何其多。啊，主，不要让我生病，不要让我失去自理的能力。现在已无人照顾他人，已无余资雇人护理病人。谁病倒谁遭诅咒。早饭桌上唯有焖蚕豆或素丸子。祝福鸡蛋奶酪牛肉干和果酱时代，那是开放前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物价疯了，一切都疯了。仅靠吃大饼维持生活的法瓦兹却日胖一日，相同情况下的茜娜却每况愈下未老先衰。五十岁的儿子，今日看上去却像六十岁的老翁。

"最近部里有事，我们上下午全上班，这几天我去不了公司了。"法瓦兹扯着大嗓门说。

我犯起愁来。他和他妻子在一家私人公司找了第二职业。他俩的收入、我的养老金和欧勒万的工资，总共加起来，刚够一家人糊口，万一公司把他解雇了，今后日子可怎么过呢?!

"也许就几天。"我抱着希望。

"我先在那儿把你的活干一些，"茜娜说，"然后把剩下的给你带回家。你能不能先把情况跟分部经理说一下……"

"什么? 你要我从早干到深夜吗?"法瓦兹气咻咻地说。

我一贯希望饭桌上不起风波，可又有什么办法。

"阿勒叶伊·塞米赫老师她父亲一下班就开出租车，当然挣了很多钱。"欧勒万说。

"他自己有车?"他父亲问。

"我猜有。"

"可我哪里弄钱买车?! 你的那位女教员的父亲不是一个有钱的主儿就是个受贿者。"

"据我所知，他是个受人尊重的人。"

于是我说："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体面的道路。"

"或许也有一天我会选择同样的路。"欧勒万大笑起来。

"你要做什么?"茜娜板起面孔。

"我将组织一个抢劫银行的团伙!"

"干你的好事。"法瓦兹厌恶地说。

我把盘子擦了擦,茜娜将它们送回厨房,不久他们便同我道别,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小单元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啊,主,赐他们以生计,保护他们免遭时日的伤害。啊,主,赐我少许接近你、监护他们的恩惠。如果我不动手,这个家直到晚上都将是混乱不堪的。我尽力将我的卧室和起居室收拾整理好,起居室是我苦度孤独的场所,在那里我从收音机和电视机里收看《古兰经》、歌曲和新闻的广播。再有一个房间该多好,欧勒万也能建个窝啊。赞颂归于安拉,他的判决不可抗拒。有一年,物价飞涨,阿里夫·艾卜·阿巴斯·摩西从开罗一家面包铺门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通过,他对他们突生恻隐之心,他想:如果我口袋里能找到几个铜板,我宁愿把它们施舍给众人,就在他自忖之时,他发现自己口袋里有什么硬东西便伸手去摸,于是他找到了几个迪尔汗,他用这些钱从面包匠那里买了一些大饼分给了人们。但当他要离去时,面包匠发现了他付的迪尔汗是假币,便呼喊着将他拿住。当他明白自己的恻隐之心违背了安拉的判决时,他向主表示了深刻的忏悔。就在这时,面包匠手里的迪尔汗又变成了真币!啊,唯有安拉才是全能的监护人,唯有弃绝红尘之人才能被赋予监护的权利。我年近八十,我不能弃绝红尘。这是安拉的红尘,是他赋予我们的旋踵即逝的馈赠,我怎么能弃绝它呢?我爱红尘,但那是自由人、虔信者和安拉仆人的爱,何不赠我以监护之权?我既关心《古兰经》和圣训,也关心开放和每一日用热油、小茴香及柠檬汁拌的焖蚕豆。谁生活在安拉无边的慈悲之中,谁就能在某日从远处用手一指,电灯会不开自亮。在我至交中活在世上的就只剩下一个

人了，然而耄耋之年犹如千山万水将我们阻隔。好孤独的心灵、地点和时间啊。眼睛已有一年不能看书了。睡眠也极少。我害怕死亡。该死时我欢迎死，但不该死时我还想活。国王福阿德为学校剪彩时，我代表教师讲话。那是光荣的日子。当孩子们欢呼着“国王万岁，萨阿德万岁”时，我感到欣慰。口号变了，歌变了。最后物价飞涨了。透过关闭的玻璃我眺望尼罗河和河边的树。我们住的房子是尼罗河大街最破旧又最矮小的一所建筑，在现代化的楼群中，一个十足的侏儒。尼罗河也在变，仿佛我似的，在顾影自怜和风烛残年中呻吟，呆板单调，失去了光荣与发展，无力泛滥和咆哮。汽车何其多，这世界既富又穷，多少亲朋好友已经故去！天空阴云密布，风雨欲来。往昔的这种天气，到福利坝郊游何等惬意。至友们围饶香酥鸡、炸土豆片、冷饮和留声机。如果我宽容豪爽，忘记悲痛，我定是健谈的天使。他们早已变成荒冢中的枯骨，他们那充满欢乐与安宁的笑声也早已消失在九霄云外。新婚之夜，他们在我身后一字排开。那是法蒂玛第一次揭去面纱之夜。最后一次为你扫墓已是五年前的往事。人口在疯长在爆炸，伊斯梅尔时代栽植的树第一次见到这拥挤！疯狂者无意识地向出事地冲去，而死神正潜伏在那里。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说：“安拉仆人啊，生活在尘世你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异乡人过路人吧，你就权作一个死人吧。”先知的话千真万确。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新的一天早晨。新的旧的。新的旧的。新的旧的。新的旧的。新的旧的。旧的新的。啊，搞得我晕头转向。假如没有一个好旧的，那宁愿有一个坏新的，有总比没有好。死亡本身就是更新。步行健康经济。注定是一条爱与美之路，看，它是什

么？唉哟，我的脚！哎哟，我的鞋！你们就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吧，这是忍耐与克制的时代。在火与野兽时代，唯有你，我心爱的人，像惠风一样滋润我心田。参天大树有恩德，尼罗河也有不容否认的恩德。为了忘记满目疮痍的大地，去仰望高空、白云和树梢。你将有朝一日邂逅无辜的魔鬼并与他称兄道弟。我是一位见地高超品德高尚的人。在两道相连的浓眉下长着一双黑眼睛。从孩提少年青年至今一直住在这座失落于高耸入云的大楼中间掩埋在富豪堆中的破旧矮屋里，房东总有一天会把我们杀死。不可思议的是在腐败横行的阴影下爱情永葆青春。这败落凋零的小路难道是空袭的遗物？一堆又一堆垃圾狼藉四处，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一对又一对情侣。早安，挤搡在公共汽车里的人，从你们那一张张隔着破玻璃窗向外俯视的面孔看去，你们多像探监之日的囚徒。大桥上，挤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人们行色匆匆，边走边狼吞虎咽着夹蚕豆三明治。祖父说：

“危机四伏之日，便是解决之时。”

啊，我亲爱的祖父，我们还要把这陈词滥调默诵和重复到何年何月何日？祖父是我第一位朋友。我不啻为一个孤儿。从父母委身于夜以继日的工作之后，我便失去了他们。为了糊口，为了一口面包，他们在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之间疲于奔命。我与他们只有闪电似的相逢。

“求你了，我们没时间谈这些哲学，难道你不见，我们连睡觉的时间都找不到吗？”我父亲如是说。

如果有哪位姐姐在婚姻生活中碰到挫折，我便受托去消除隔阂！这是一个没有帮手的时代。人人要奋斗，成败在机遇。终于，我找到了一家食品公司。一家国营的食品公司。读一下写在入口处的黑体字吧：“不要抱着希望进来。”啊，这就是我的心上人，她正坐在我们这个年久资深的公共关系与翻译分部的经理部里。一抹爱的微笑浮在我的脸庞。

"你再等几分钟走，我们就会一道来了。"我责备她说。

"没办法，只好在《巴西》吃早点。"她兴致勃勃地说。

多亏了我祖父，我与她才能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经理部工作。也可以说多亏了一位自由军官集团的军官，当年他曾是我祖父的一个学生。祖父的情操是永远不会为人忘怀的。就是那些否认前辈功劳的人也忘不了我祖父的功劳。经理部的女孩多极了。文件也多极了，不待收集，就会雪片似地落到我们的头上。我的祖父。我工作一会儿就要偷偷瞟一眼我的心上人兰黛。我回忆着梦想着，梦想着回忆着。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那时我们都住在那所茕茕孑立的破旧小楼里。孩提时代我们在一起游戏，我们年龄相仿。可妈妈却毫无根据地肯定她比我大一岁。羞赧与警惕随年龄而增长。监视者的介入破坏了兴致。但爱情也在这时闯入。这是高中时期。在两层楼中间的楼梯上，闪电似的嬉戏和暗示性的目光，日益频繁。一天，我将一封求爱信塞进她的手里。她赠我一段两代人信守诺言的故事作为答复。我们同一年高中毕业。那时我对祖父说，我要向邻居家的兰黛·苏莱曼求婚。祖父说，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不独立生活是不能声言结婚的，不过他答应我将这件事对我父母提起，并且将给我以支持。母亲说，苏莱曼·穆巴拉克家族和我们家最亲近，兰黛也是一位好姑娘，就是年龄比你大！父亲说，即使不比你大，也和你同岁，况且和你同样一贫如洗。在一个幸福的日子，我们宣布了订婚。在那时，梦想是能够变成现实的。自从我们作了职员起，便面临了新的现实。三年过去，我们都已满了二十六岁。我曾经是一个恋人，现在却变成了负担沉重无能为力的人。今天我们相会已不再是卿卿我我絮絮私语，而是讨论即将面临的诸如房子家具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共同生活的负担，她没有灵丹，我没有妙药，我们的全部财产是爱情与执着。我们在纳赛尔主义时代宣布了订婚，

在开放时代面临着现实。我们被淹没在一个疯狂世界的漩涡里。即便移居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余地。在哲学与历史之间，追求者与被追求者都在成倍地增长。我们无所求。无所求的人实在太多。为什么失落将我们紧紧包围？我是罪魁是众矢之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将我死死困住。她楚楚动人君子好逑，而我却像一座高坝堵住她幸运之路。她父母愤怒的目光追赶我如影随形，我几乎听得见身后的闲言碎语。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改革之梦漫天飞舞，来自上层或下方，使用的是决定或动乱。科学的奇迹，生产的奇迹。只是对人们最为关心的腐败与盗窃，束手无计。阿勒叶伊·塞米赫博士之言何等骇人听闻，马哈茂德·迈赫鲁基的话又多么邪乎。正确的东西在哪里？我为何怀疑一切？自从六月五日我的最高理想破灭。一些人怎样在倾刻间找到了暴富的神奇之路？没有歪门邪道会发生这一切？我为什么一本正经拘泥于正直之路？我现时并无过高奢求，只盼有力量同兰黛结婚。我们——我和兰黛被召去会见分部经理安瓦尔·阿莱姆。我们因共同合作翻译说明书而常常双双应召。经理是一位举止风雅的人，善与人交，夸夸其谈，有着颀长的个子，褐色的皮肤，圆圆的眼睛，目光锐利，入木三分，同时已年近五十，尚未婚配。

“欢迎一对情侣!”每次见面都是同样的开场白。说着他迅速而又敏捷地审阅着我们的译稿，提出一些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将校样还给我们，故意问道：

“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

我认为他这种干涉部属私人事务的方式是一种策略，尽管他那锐利的目光并未察觉我的不快。但我还是回答他说：

“我们的问题至今尚无解决办法。”

“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带着明目张胆的轻蔑。

“不过……”我反驳着。

他突然打断我：

“不要重复那些无能者的陈词滥调吧。”

“按你看怎么办？”我义愤填膺了，便反问道。

“不该要求别人拿出办法！”他挑衅似地大笑起来。

我回到办公室，脑子一直转着，我认为他有意在兰黛面前出我的丑，骂我是窝囊废。下班铃响之前，我一直顺着这种想法翻腾无法自拔。在返回尼罗河大街的路上，我们各自龟缩在大衣里。

“他把我气死了。”我对她说。

“我也一样。”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大衣领摩擦着脖项。

“他是一个粗鲁的家伙，却附庸什么风雅。”

“正是这样。”

“我们至今找不到办法解决的问题，你认为他有办法解决吗？”

她考虑了一会儿，随后说：

“我寄希望于安拉，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就当一切事物会永远正常地向前发展！”

我忧心忡忡地说：

“可年龄不饶人，兰黛。”

于是她莞尔一笑，说：

“也许是那样，不过爱情坚如磐石！”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我上楼进家门前他一直站在自家门前，仿佛我不到家他便不放心。分别时，他给了我一个不冷不热的吻，似乎依旧忧心忡忡，心不在焉。啊，主，诅咒阿莱姆经理吧。他无端地向他寻衅。此后他便一直抑郁沮丧，脸色阴沉。对此我很能理解，但

他对我也不相信了吗?!我们已经没有忧郁的余地。锦葵满屋飘香，多么诱人。父亲是不是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只见他眼皮微微颤动。他深情地笑了。他消瘦多了，体质也日益衰弱，可咒的风湿病。我心上人他祖父穆哈塔西米，虽只比我父亲年长十岁，身体却要强他十倍。妈妈向我们宣布，饭桌摆好，该开饭了。我最喜欢锦葵，不过妈妈对我挑食并不以为然。她常对我说:

“人太瘦容易生病。”

“肥胖同样有害。”我针锋相对。

“顽固，我说东她偏要说西。”

妈妈很胖，且由来已久，连祈祷也要坐在沙发上。前车之鉴不能不使我小心翼翼，惟恐多食。妈妈每月有二十五镑钱的收入，便自认为是个富翁。对于她给我们讲述的那些令人神往的年月，她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但在今天，她的收入、父亲的养老金和我的工资加在一起又值几何呢?!

父亲戴上只有吃饭时才用的假牙套，一边慢慢地咀嚼，一边抱怨天气太冷。姐姐赛娜伊坐到了餐桌旁。她离了婚，现在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为了不拖累旁人，她正在一所私人学校学习秘书工作。午饭后，躺在床上，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不冷不热的吻。我不稀罕这个。这是侮辱，起码是轻慢。如果他再这样，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要么爱我，一心一意，什么都不想，要么，别吻我。可是，除了爱，我们还拥有什么呢?我将像一个母亲对一个顽皮撒娇的孩子般照顾他。噢，他要当一名工程师该多好!他是开放英雄们中而不是牺牲的人们中的一个残障人。他是六·五惨败和销声匿迹的失败英雄的牺牲品。他彷徨而无主见。到何时为止呢?他蔑视前辈，相信自己比他们好，为什么?何时他才客观地正视自己?这也许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但我担心我们唯一尚存的东西——我们的爱。我爱他，

爱得失去理智。我全身心想同他在一起。怎样？何时？我姐姐赛娜伊为爱情而结婚，读到高中毕业，当上一名家庭主妇，找了一位有钱人家的青年，就心满意足，结果她失败了，爱情之花凋谢了。屎盆子照例要倾泻到对方头上，然而自己也变成了神经质。屁大一点事也要火冒三丈，搁谁受得了?！有鉴于此，我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发脾气，就像不要暴饮暴食一样。那该死的幸福何时才会变得慷慨?！美何时才能在这横扫一切的时代立稳脚跟？现在，过去也如此，我一入睡便要梦见他。下午晡时，我从梦中醒来，我逗了一会儿我的猫，我将晡礼和晌礼一并进行。感谢妈妈，她是我宗教启蒙教师。至于爸爸，咳！妈妈是位贤妻，虽然她与爸爸年龄相差悬殊，而且他不信教！你还记得儿时同他算帐的事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把斋？”

“小家伙要清算她爸爸了。”他大笑起来。

“你不畏惧安拉吗？”

“健康，我的宝贝。我的外表绝不会骗你的。”

“那么祈祷呢，爸爸？”

“唉哟，……等你长大了，我会告诉你……”

在我心上人的家里，情形完全不同。祖父、父亲、母亲，人人祈祷，个个把斋。我父亲的宗教意识至今依然没有他的衰老和疾病那样显而易见。虽然他从未对宗教吐露过只言片语的怀疑，但他的行动却足以说明问题。他大发雷霆时，就骂过宗教。为了讨好我或我妈，他可能乞求过安拉的宽恕，但那只不过是些空泛的宗教箴言而已，和领袖们倾泻到我们头上的口号毫无二致。令人作呕的口号时代。连已故的英雄亦不能幸免去重复这些口号。口号与事实之间，横隔着深渊，我们全是这深渊中无谓的失落者。我心上人又如何呢？他是虔信还是不信？恪守教规还是相反？阿勒叶伊·塞米赫和马哈茂德·迈赫鲁基又如

何？唉，管它呢，只要他爱我，其余一切只有安拉安排。他整日价寻寻觅觅，我们的问题一日不解决，他就一日不得安生。他在以卵击石，捕风捉影。起居室是我们相聚之地：我那老迈、不信教和病魔缠身的父亲，我那臃肿超肥整天为他人牵肠挂肚的母亲，我那处境尴尬寄人篱下孤苦伶仃的赛娜伊姐姐，还有被根深蒂固的难题困扰的我自己。表面看来，我的父母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何等讽刺啊。呵，我正在被默默地审查。已经订婚十一年了，还在等待什么呢？难道还存在一线希望？

"她就这样订着婚守着寡吗？"赛娜伊尖声刻薄地说。

"我的事与你无关。"我厉声回答了她。

"你还是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了。"妈妈开口了。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根本没有必要去提醒。"

随后我更加尖厉地说：

"我是个成年人，完全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之路，对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追悔莫及。"

"兰黛大了，由她去吧。"父亲不耐烦起来。

"我们错过了多少好机会呀。"妈妈很惋惜。

"我可不是给人拍卖的女奴！"我很傲慢。

"我是你母亲，毫无疑问，我是老式结婚，我很美满，赞颂归于安拉。"

"妈妈，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方式，不过我们这一代命运最苦。"

于是父亲微笑着说：

"人吃狗吃猫吃驴吃孩子然后互相吞噬，这个时代到来了！"

"或许我们比人吃人的时代要幸福。"我苦涩地说。

父亲为了改变谈话气氛，便大声嚷道：

"行了，电视连续剧开始了，……"

令人喜欢的片头音乐把我从争论中拉出，它以和谐流畅的

力量向我的心上人发出邀请，于是他从幽冥中降到我的身边。霎时我变成了一个洞悉夫妻生活的温柔女性。泪水不由自主地在眼圈中转动，差一点陷我于尴尬之地。没有他，这个世界难道还有意义吗？

“剧中人怎么都那么幸运呀！再难的问题也很快就能满意地解决！”妈妈感慨万端。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我在孤独中等待。我把睡袍在憔悴的身体上扎紧，把扣在光头上的睡帽扶正，我轻轻捻抚着髭须，在孤独中等待。“安拉绝不会让任何生灵勉为其难”。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媪姆·阿里走进屋。她披着银灰色的外套，白色的面纱紧紧围着她油汪汪的麦色脸庞。

“你好吗？贝克？”

“感谢安拉，我很好呢，阿里他妈。”

“这冬天，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和一切用金钱衡量时间的女人一样，她脱掉大衣，挂在距房门不远的衣架上，便匆匆走进法瓦兹和茜娜的卧室。遵照儿子们的提醒，我跟了进去。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她扫地掸床擦桌面拭玻璃整理物品。她虽然很胖，但干起活来却既快又敏捷。他们担心她会顺手牵羊。真是无端的偏见，旧时的积习。媪姆·阿里每小时薪水一镑钱，她像一只蜜蜂，干完一家换一家，她的收入比我们全家人收入总和只多不少。我很喜欢单独同她呆在一起，每周一次，犹如户外消遣，将郁积于胸对往昔的追思和梦幻统统泄出。在与她独处中，令人腻味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暂时被打乱，旧我与新我相对，进而交谈，其间虽横卧着时间的鸿沟，使用着彼此陌生而无法达成共识的语言。然

而心儿却可以从昔日的积蓄中借来半分钟的怦然悸动。正当她弯下腰将毯子重新铺展时，我突生奇想，似乎正伸过手去在她的大腿上拧了一把。仅仅是遐想罢了，我还能够控制自己，她也对我百分之百地放心。她仿佛是一个精力充沛力大无比个性坚强的男人。“如果我们忘乎所以或者犯了错误，安拉不会怪罪我们”。我沉湎于同她独处中。

“你家师傅好吗？”我问。

“安拉对他很宽厚。”

“孩子们也都好吗？”

“除了那个傻头傻脑的，全都单过了。”说着她大笑起来，然后反问我说：

“你们房东最近有什么消息？”

“死了心，不再作声了。”

“谁能相信，这地球也像人一样发疯呢?!”

“疯狂是一切事物的本性呢，阿里他妈……”

同你独处令我即景生情。啊，主，对我们你总是护佑而不苛责。林荫蔽天的海拉特大街的往昔时光，在外来的自由思想的华盖下，两位女护士，一个思如潮涌，一个因循守旧，还有小丑们的恶作剧。生活就是色彩斑斓的诗篇，对于热爱红尘亦即安拉的尘世的人们，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情趣和幸福。记得拜访兰黛的父亲苏莱曼·穆巴拉克时，他曾对我说：

“你那么健康，真叫我羡慕，穆哈塔西米。”

“遗传加信仰，苏莱曼老弟。”我非常自信。

“我真不敢相信，你这样的人竟然也迷信神话？”他诡谲地盯着我，故意问道。

“安拉愿意指引谁便指引谁。”

“仿佛过去你不曾反对信仰似的！”

于是我莞尔一笑：

“遗传的信仰，怀疑，不信，信形而上学，信不可知论，然后信教！”

“夜总会?!”他讥讽地问。

“那是全部生活……”

“我为自已矢志不移而自豪，我心甘情愿无信仰，我崇拜现实，我早就向泽娜卜留下遗言，如果我死了，不举丧，不发送，不开追悼会，不戴孝！”

“一旦光芒普照大地，黑暗将瞬间消逝。”

“问题是年岁伴随你增长，死神已经向你招手……”

一场无结果的辩论，“告诉他们，真理到来之日便是谬误灭亡之时，谬误必然灭亡”。我的朋友生活在莽莽荒漠，而我生活在充满爱人的世界。啊，主，宽恕我。噢，多么美好的访问，媪姆·阿里的访问。可怜的欧勒万在做什么呢？他们绝不应出入盗贼的马戏场，我要向他讲述我们那个时代。或许他指控一个杂技演员，说他一个喷嚏里打出了十个毫无用途的口号。媪姆·阿里结束了清扫。她洗了手和脸，穿上了银灰色的外套，她看了一下表，想知道应取多少报酬。我把钱递过去，于是她边走边说：

“祝你健康长寿，贝克。”

“再见，阿里他妈，别忘了下次按时来。”

孤独又开始了。自从无力上街散步之后，我便在单元里往来踱步。听《古兰经》和歌曲，祝福发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人，午餐的秋葵和空心粉。安拉使我热爱祈祷，令我从饮食中获取乐趣。何等的孤独啊！我周围的世界里充满了数百万幽魂。我想活下去，但大限来临，我也欢迎死亡。在我昔日的学生中，不止一人成了今日的部长。在伊斯兰教中，不存在修行。我，还有这尘世，不啻夏日一位游客，日在中天之时，躲进树荫中小憩片刻，然后离树而去。我常常给可爱的孙儿讲述过去，期待

他从彷徨中走出。我鼓励他读书，而他却很少阅读，他总是以那种很不相信的神情听我讲话。让我们把阿勒叶伊·塞米赫和马哈茂德·迈赫鲁基撇到一边吧，难道那些事件还不能促使你去信仰祖国和民主吗？执拗地崇拜已故的失败英雄，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不使尘世变成空白，爷爷。我要把你的视线转移到最美的事物上去。他大笑起来，对我说：

“我现在除了一套房子和适当的彩礼，什么都不要！”

同心爱的孙儿在一起，叫我如何才能躲避这尘世的烦恼?！但愿能够出现圣徒们的奇迹。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阅历教会我思考，也教会我蔑视和怀疑一切。或许我读过一项充满希望的计划，但一经了解真相的人披露，它便变成了一桩不折不扣的肮脏游戏。难道就这样听任航船沉没？那是一个地道的君临一切的集团?！美好的日子在哪里？美好的日子是无可置疑地曾经存在过。我自己也有过那种时光。那时，单元里洋溢着姐妹们欢乐暖融融的气息，负担轻而易举。父母也有空闲呆在家里。有争论，有笑声，有读书的热情，也有争拔头筹的劲头。我们是人民。我们在人民中间选择了你。爱情曾是一束用希望之纸裹着的玫瑰。我们失去了第一个领袖，第一个令我们兴奋的鼓手。一位对立的领袖想把我们从失败中拉出，却败坏了我们对胜利的喜悦。一次胜利对着两次失败。我们在人民中间选择了你。我心爱的姑娘想用鱼钩从水中提起鱼。钩没有钓到鱼却刺进了我的拇指，至今还在我的指肚上留着伤痕。在我家门前的尼罗河边，我曾对她说，你虽不善于钓鱼却能钓到我的心，让我流血。从友谊到爱情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彷佛树上的叶芽，在早春生发时，只有仔细观察，才可略见端倪。温

柔的女性，桃红的双颊，连衣裙上方的绣花，连语言也独具一格，明明说你却在指他。天真消失了，烂漫被取代了。为了颊上或唇边一个吻，必须乞求甚至谈判。树上最香甜的果实是品德、智慧和美。她显出比我明智的派头，有时真让我无地自容。当我承认自己无力选择理工专业时，她那悲哀的眼神令我永生难忘。漫长的争论没有在舌尖上进行，而是潜伏在角落里以求一逞。我们两家人全都跌倒在开放的深渊里。你的美不能用相配的服饰来衬托，多么令我悲伤。何等的责任落在我的双肩啊。

“让我们粉碎敌人的封锁吧。”一次在金字塔游乐厅里我对她说。

“开放的魔鬼，典型的盗贼……”她戏谑地说。

“杀一个百万富翁对我们有益不?”

“也许杀一个就足够了!”她大笑起来。

“兰黛今日成了迈赫鲁基第二了……”我也大笑起来。

经理安瓦尔·阿莱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晚上五点到他家里去，他要同我一起对决算做一次总复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兰黛，她没有吱声。经理住在达基大街一所半新的楼里，这座楼面对着十月六日大桥桥头。他衣冠楚楚，对我笑脸相迎，说道：

“房间很豪华，对吧?不过用不到这么吃惊，我同妹妹住在一起，她是一个富孀……”

他似乎在为自己开脱。今天，人人都受到怀疑。我们专心致志地干到八点。这期间他的那位守寡的妹妹进屋送过茶，他为我们做了引荐，他对我说：“乔尔斯妲，我妹妹。”

我一眼便看出我面前站着的这位女人在四五十岁之间，长相还算差强人意，丰满而匀称，刺激而迷人，虽然有些矜持和腼腆，也许正因此才令人销魂。

“留先生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她没有落座，只是边走边向哥哥交待着。

“看吧，给我们下了命令！”安瓦尔·阿莱姆说。

她置办了满满一桌，又是烤肉、冷盘，又是奶酪、橄榄，后来还上了奶冻和苹果。晚饭中间只听安瓦尔·阿莱姆对我说：

“我是我妹妹事业的代理人，她从已故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两处房产和一大批投资证券。”

关于她财产的介绍不免引起我的兴趣，令我想入非非。他带着同情的口气向她讲述了我的婚姻问题。

“这是他们整个一代人的情况。”她说。

“问题在于欧勒万是个坚持原则的谦谦君子，”他说，“这就使问题更加难办了！”

“听了真让人高兴，”她啧啧称赞，“品德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她的语调让人无法不相信她的真诚。我发现她真是迷人极了。我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我在这方面的遭遇是值得怜悯的。

“我妹妹样样称得上完人，”安瓦尔说，“可有一点我不能与她苟同，好多再婚的良机都被她一一放弃了。”

“我不是商品，他们也算不上男子汉……”她心地恬淡地说。

安瓦乐·阿莱姆说：

“女人的财富是一笔合法的数额，如果一个男人能在其优点之外用得其所，那就不该嘲笑这个男人。”

“当今没有一个男人靠得住。”

我打算换个话题，便问经理说：

“我不揣冒昧地问一下，经理先生，你为什么至今还不结婚呢？”

“原因多了。”他含糊其辞地答道。

他没有具体说出什么原因来，于是乔尔斯姐说：

“他错了，他完全有能力结婚。”

他问我家和兰黛一家的情况，我简要地照实说了一遍，于是他说：

“兰黛是位出类拔萃的女青年，可惜时间白白啃噬她的姿容。”

中伤，可怕的中伤！他是有意还是信口开河?!

无论如何，宵夜的气氛被破坏殆尽，乔尔斯姐的话也爱莫能助：

“爱情是真正的生命……”

我怀着对他的愤懑和对她妹妹的激情离去。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我把译完的文件送经理审批。在我办完事即将离去时，他将身体连同活动椅向后靠了靠，开口对我说：

“兰黛小姐，我这儿有个故事，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女主人翁是位青年医生，”经理说，“她和一位同事订婚多年，但后来二人失去结合的指望，便解除了婚约，最后这位女医生嫁给了一个椰枣商人，他让她留在家里做主妇，她同意了……”

我既吃惊又气愤，但还是心平气和地问他：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倒问我说：

“你怎么看这位女医生？”

“我不能妄评一个我不了解背景的人。”我不无冷漠地答道。

“我认为她是明智的，”他平静地说，“家庭主妇总比当一名

结不了婚的医生好!”

离开他时,我相信他从我的表情上看到了我对他的愤慨。然而他却以不容忽视的贪婪目光盯着我。的确,他一定会变成我们——我和欧勒万的负担。在他访问了经理一家后的第二天即星期五聚礼日的上午,我们一起来到金字塔游乐厅。天气尽管很冷,但阳光却很耀眼,我们从高处向城市眺望,那里显得很壮丽,静谧而又辽阔无边,仿佛在那里并不存在烦恼和垃圾。

“对经理贝克的拜访一定有很好的印象吧?”喝茶时,我问。

他把访问过程讲得那样细腻入微,以致大煞了我的兴致。

“看来一定不是一次纯工作性的访问了!”我说。

“不是的,我们连续工作了三个小时。”

“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我挑战似地说。

“他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他气愤起来。

“他妹妹呢?!”

“头脑冷静,腼腆矜持,我尊敬她,就像尊敬一位母亲……”

“她也把你当作儿子?”我冷笑着,故意问。

“你这是指控和审讯呢,兰黛!”他抗议了。

“安拉不容。”我连忙说道。

我把同经理在办公室的对话叙述了一遍,他听后眉头倒竖,喊叫着:

“我将要求他不再干预与他无关的事情。”

“我们最好不要理他,免得搞坏了上下级关系。”我恳求说。

“问题在于我和你的地位非常脆弱,”他愤愤地说,“我不知道怎样去捍卫它……”

“我又不是被告,要你捍卫什么。”我温和地说。

“都怪我,我很悲伤。”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他是个流氓，正在策划……”

“别理他，随他干卑鄙勾当吧。”

我们沉默着，暂时逃避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牢骚满腹地说：

“我们似乎忘了谈情说爱……”

“除了爱，我们什么也不要。”我掩饰着自己的悲哀。

“我爱你。”他感激地看着我。

“我也爱你。”我激动万分。

他尴尬地问道：

“你看我们究竟搞点什么高尚的冒险活动呢？也好给我们积一笔所需的钱呀！”

“你不是说你具备当电影名星的天才吗？”我笑着说。

“你不也在洗澡间里试过嗓子吗？”

纵然有那共同的忧愁，我们依然开怀大笑起来。

“问题不在于提高收入，而在于有一个空房间，有一套家具。”

沉默了一下，他继续说道：

“迈赫鲁基的婚礼倒也简单，不过他和他们那伙人是生活在帐篷里。”

我憧憬着帐篷和帐篷里的生活，虽然是一顶简单的帐篷，但爱情却在其中悸动。一泓激荡的深情的泉水从我心底涌出。从他的声音听得出，他像我一样，怀着饥渴和追求。

“世上什么东西也无法超过我对你的渴求。”他说。

自幼年起，我便对心底复杂的天赋进行遏制。我同自己桀骜不驯冲动的斗争总是以胜利告终。周围人的实践也未使我心动。对于自由的意义，我只停留于庄重的想象，而对他人加在我头上的封闭保守的讥讽罪名，毫不动摇。我没有从忧愁中解脱出来。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昨夜我梦见了贤哲艾卜·祖尔。虔诚的礼拜使我的梦境异常清晰。我谨守尘世的边缘，我太爱红尘了，不愿越过一步。我脑际蓦然想起一个故事……

穆罕默德·本·阿塔尔说，一天，穆罕默德·拉辛长老曾问我："你的心如何？"我说："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提交贤哲纳格西班德，当时他站在我身边，听了我的问题，他便把脚放在我的脚上，使我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看见世上万物全部包容在我心里。当我清醒时，他说，一个人的心既然如此，又怎能轻易地了解它呢？因此穆圣教导我们说："使我变成能者的既不是我的地，也不是我的天，而是我这颗信主之心……"

我脑际萦回这个故事，我羡慕圣徒，向往奇迹，但我只能站在神秘派大海的边缘，坚持并满足于安拉赐予的尘世怀抱里的虔诚。我沉思安然的目光可能会反射出瓦哈比派的光芒。不，我对自己经历的生活各个阶段绝无后悔之情，因为我使它们每一阶段都熠熠闪光。在今世拼命工作，仿佛你将长生不老；为来世努力积德，犹如你即将逝去。

一大早门铃就响了起来。是谁来了？今天并不是媪姆·阿里来打扫卫生的日子啊？我打开门，走进来的是兰黛的母亲泽娜卜太太。我热诚地欢迎她。日子虽然这样窘困，她却依然那样富态，不免令我惊讶。她在起居室里坐下，我连忙将收音机关闭。

"唯有你来接待我了，穆哈塔西米贝克。"她说。

"还有安拉同我们在一起。"我一边说一边忖度着她的来意。

"本该同法瓦兹贝克和茜娜太太谈的，可是他们起早贪黑忙个不停，一点儿空闲都没有。若是同欧勒万谈吧，恐怕没有什

么益处，其实同你说一说也足够了。”

噢，我已全然明白，用不着再说下去，她是为欧勒万与兰黛的事儿而来。

“我洗耳恭听，泽娜卜太太。”

“你是一个有正确判断力的人，我女儿，穆哈塔西米，已经站在失落的边缘。”

“安拉不容。”

“我们对你们是最敬重的，可是还要等多久?”

我感到危机正悄悄向我可爱的孙儿逼近。

“泽娜卜太太，”我说，“兰黛已经成年，而且受过教育，她能区分利害，你说是吗?”

“爱情会使人步入歧途，穆哈塔西米贝克，如今爱情成了上帝。你穆哈塔西米贝克是恋爱结婚的吗？你儿子法瓦兹贝克是恋爱结婚的吗?”

“可欧勒万与兰黛是信仰爱情的。”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爱情毁灭吗?”

我叹息着，发出无力的声音，于是她那肥嘟嘟的下颏晃动着，说道：

“那就让我们把他们解救出来，随后，听天由命，或许他们各自能找到合适的人。”

“难道苏莱曼贝克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是她父亲，就像我是她母亲一样，我们最悲伤的是欧勒万，他是个好青年，他该得到一切幸福……”

“他也是个时运不济的青年。”我讷讷自语似地补充了一句。

“除安拉，唯有仰仗你了。”她边走边说。

啊，这早晨！命中注定，我要为心爱的人充当不幸的中间人角色。我萎缩在沙发里，黯然神伤。午饭时我只字未说，直到下午同欧勒万独处时，我才将拜访一事提起。自然，在我向

他之前，他没有察觉我眼色的含义，我问：

“我要和你作一次不快的谈话，你原谅我吗?”

他疑惑地盯着我，冷嘲热讽地说：

“不快正是一切谈话的基础呢，我的爷爷。”

“是关于兰黛的，欧勒万。”

他英俊的脸庞陡变，爱情蒙住了他的双眼。于是我把问题和盘托出。只见他胳膊肘抵在一张破桌上，紧握的拳头顶着嘴，说：

“爷爷，我简直成了被追捕的逃犯。”

“我们应该平心静气而又勇敢地考虑问题。”

“爷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他们是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接受。”我说着，更加困窘了。

“兰黛不是小孩子。”他气愤地说。

“是的，不过看起来要无限期地等下去。”

“我并没有睡大觉啊。”

“没有人责备你。”

“谁最后决定，是他们还是她?”

“现在是你。”

“是我?”

“年龄不饶人，你是个明白事理的青年，你能救她，也许也救你自己……，不仅是命运不好。这是一条又黑又粗的线，来自六月五日灾难，来自开放、俄国、美国、邪门歪道者王国……”

“我坚决反对呢?”

“你认为怎样正确就怎样办……”我无可奈何地说。

“我答应你，爷爷。”他点了一下头，含糊其辞地说。

到了晚上，法瓦兹和茜娜也知道了一切。茜娜激动万分，愤怒地说，她原来同意这件事心上就是迫不得已。至于法瓦兹，则

说他一直警告儿子会有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

“订婚误了两个人。”他说。

“他爷爷，”茜娜对我说，“你劝劝他吧，他总是听你的和我们对着干，他要是一开头就听我的话，哪至于今天让我们这么丢人现眼！”

一段《古兰经》的经文在我脑际萦回：“庸人们将会叫嚷：‘什么缘由使他们改换原先的朝向？’你说：‘东方，西方，全归安拉执掌，他按其旨意把人们引到正确的路向。’”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天气异常清澈晴朗，没有留下冬季的任何迹象。全部悲伤都潜藏在我一人身上。我本应挑一个其他地方而不是金字塔游乐厅。这个坐落在高原边缘的去处，为我们记录了最美丽的回忆。她娴静的目光令我的负罪感成倍增长。没有任何人值得尊敬，任何行为值得信赖，任何许诺值得仰仗。那是在褐色夜莺和乌鸦中间下滑的历史。啊，女博士，请不要再唱高调了，你已成了贤妻良母，陶醉在爱情之中。啊，让我们在安逸中细细地品茶，或者她独享品茶的幸福，或者我吞噬茶水的苦涩。

“但愿安拉将你从沉默中拉出！”

我凝视着斜坡上稀稀落落枣椰的树梢，问她说：

“你妈妈拜访了我的祖父，你知道了吗，兰黛？”

“她没有一刻安生，”她轻蔑地说，“不过天底下也没什么新东西……”

“照这么说，早几年我们就结婚了。”我悲伤地说。

“我没想到你这么激动。”

“我快闷死了。”

“我们早就听腻了这些反对声。”

“可还能顶多久呢?”

“时间并不重要。”

“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时间总是重要的，我的负担太重了。”

于是她断然地说：

“和你一样，我也不轻松。”

“无论如何我得承认我正在毁坏你的前程。”

“那你的前程呢?”

“那是两码事，男人五十岁也是可以结婚的。”

“欧勒万，我第一次见你败下阵来。”她讷讷地说着，脸色变得很苍白。

“也许是我第一次战胜了自私!”我犹豫了一下，说道。

“啊，主，你难道真考虑……”她恐惧地叫起来。

我唯恐她再说下去，便连忙掩饰自己的创痛，打断她的话说：

“我决定解除对你的羁绊。”

“欧勒万，……听到你这话，真让我受不了。”她万箭钻心。

“请你务必不要受我沉重阴影的影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态度吧……”

“我是一个自由人，谁也影响不了我……”

“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她痛苦地思考着，然后说道：

“这倒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不过我怀疑，如果真正存在爱情，这逻辑还能否站得住脚……”

“千万别怀疑我，别把局面搞得更糟，而且爱情也是一种牺牲……”我说得很急，充满热情。

“没有必要让你做出牺牲……”

“我看准了才做出决定的。”

“你最好是说你看准了我是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吧。”她酸溜溜地说。

“安拉不容，兰黛，我绝不为自己辩护。”

“可我反对你做出牺牲。”

“我坚持这样做。”我字字清楚地说。

比即将来临的黑夜还要深沉的静默将我们隔离。我们各自龟缩在自我的天地里。绝望将我们无限地分开，直到坐下去已失去意义。

“我已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呆下去。”她起身，有气无力地说。

我跟着站起来，仿佛泄了气的球。我们形同陌路，各自走回故土。唯有痛苦比爱情更有力量。路尽头，潜伏的孤独在我眼前若隐若现。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旧楼内分别时，也无一声珍重。父母呆在他们的卧室里，唯有祖父坐在电视机前。我坐到他身边，他好奇而又预感不祥地瞥了我一眼，又立即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讲一个女疯子的电影，没劲……”

“没劲还看？”

“另一个频道是演说。”

“那为什么不关上？”

“咳，总比没有强。”

于是我说：

“婚约解除了！”

他紧蹙双眉，失望眼中忧伤的神色显而易见。他声音木讷地说：

“愿安拉保佑你渡过难关！”

“婚约既已解除，一切便做完结。”我冷漠地说。

“我对不起你。”他黯然神伤。

“怪不着你，爷爷。”我声音冰冷地说。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从母亲迎接我时所表露的眼神，我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啊，她正在垂下眼去，怜悯而又仿佛恐惧地掩饰着。我用让父亲也能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

“祝贺你，你的努力达到了目的。”

她更加陷入沉默之中，到后来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只听父亲说：

“对你的高超见地我总是放心的。”

“爸爸，你别把我当小孩子，好吗?”我提出了抗议。

“你不会后悔的，不久我就会向你指出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

“你是个虔诚的人，虔信者是无畏的。”母亲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母亲没有错，兰黛!”

然而这是一个从现在起我就必须进入的全新世界，一个没有欧勒万形迹的世界，一个心儿必须忍耐至死的世界。大龄的感觉残酷地折磨着我，我正在绝望地叩击着老处女世界的大门。面前是棚壁千疮百孔的卧室、两张摇摇欲倒的木床、油漆斑剥的衣柜和脱毛褪色只有在幻觉中才依稀可见花纹的地毯。连姐姐塞娜伊也变得烦躁不安，令人生厌。

“你该得到祝贺。”她冷冰冰地说。

想起欧勒万我便生气。他真是比我想象的还怯懦十分，他注定要永无休止地彷徨下去，甚至抑或堕落，抑或卖身拜倒在乔尔斯姐之流的女人石榴裙下。其实他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在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以为从今往后就不会有人嘲笑他无力娶妻。我暗自说道，我应该为摆脱他而高兴万分，我从未像今日这样

轻松。他抛弃了我，他背叛了我。除了他，没有人会过问我面目狰狞的苦难。我应该祝贺自己摆脱他的羁绊。从今而后，我可以不受感情的束缚理智地审时度势了。我是自由人，自由人，有此我心满意足。阿莱姆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苦难，横行无忌的苦难。时间真能医治爱情的创伤吗？何时？何法？诅咒爱情吧，它越是侮辱我，我越要加倍鄙视它。父母在故意回避我，以便组织他们的阵线。胜利之始是失败然后才有胜利。他逃走了，我解放了。勇敢地忍受痛苦吧，直到它烟消云散。早晨，我在公关部等待他到来，下定决心像见一般同事一样见他，像过去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宣告我毫不在意。然而谈何容易，我的目光刚同他接触，我的凄楚便暴露无遗。昨夜，他究竟怎样渡过？与我同尝不眠之苦还是倒头呼呼大睡，既坦然又舒服？秘密肯定已经暴露，为公关部所共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紧蹙额头。无人发表议论。或许早先的失意者正暗自幸灾乐祸，失意人总以他人的失意聊以自慰。当轮到我被经理召见时，我发现安瓦尔·阿莱姆起初表现得异常严肃，然而正当我告辞时，他却对我说：

“我全知道了，我很遗憾！”

我保持沉默，于是他又说：

“但这是必然的结局，而且我认为它姗姗来迟。”

随后他加重语气说：

“像你这样的姑娘，是不该把自己的前程系在一个未知的许诺上，好像你还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

我依然一言不发。他继续说道：

“有一天我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那时我就料到了这种结局。既然一切存在都将消亡，又何况悲哀呢，它也逃不脱这条法则。”

随后他把卷宗还给我说：

"兰黛小姐，我有一条忠告给你，你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生活在理智时代，必须依靠理智，除了理智，一切都是荒谬的，荒谬的，荒谬的……"

谈话期间，他一直肆无忌惮地打量我，曾有的屏障不能遮住他色迷迷的目光，我对他的冷漠既未减少也没增加，但我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反常的怪人了。晚上，父亲对我说：

"说心里话，兰黛，我认为他若是绝对钟情于你，便绝不会抛弃你的。"

父亲是个冷眼向洋的人，富于偏见，对一切善举总是不停地琢磨，直到找出它丑恶的注脚。我纵然倾向他的观点，但还是说：

"他无力承受更多的谴责，才做出痛苦的牺牲。我比你更了解他，爸爸。"

"我预卜你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笑着说。

对此，我只字未评，于是他又说：

"既然我们已从爱的桎梏中解脱，那就将我们的命运寄托于理智，而在这种情况下，多听听他人的意见总是不伤大雅的。"

于是我生气地说：

"那是我一个人的事。"

"不，是我们大家的事。"

呜呼！在欧勒万专注于长远时，我们却正在津津乐道于一个新的生活。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赞颂归于安拉。事事顺遂，除了欧勒万的悲伤。今年的春天，风和日丽，难得见到刮得天昏地暗的五旬风，欧勒万啊，你何时才能忘怀，直到将一切置诸脑后。赞颂归于安拉。今天又

在祈祷、诵经、用餐、听歌曲和看电视中渡过。八十岁时，我们无疑期待着客人上门。呵，主，赐我一个良好的结局吧。呵，主，让我避免无能和痛苦吧，将你仁慈的甘霖洒满这正直之家的角角落落吧。安拉的尘世是美丽的，是一切爱生长的沃土，任何邪恶的灵魂都不能在这里立足。苍穹，尼罗河，树木，鸽群，悦耳的声音："天地的创造，夜昼的更替，船只航行于海中给人民的便利，安拉空降的雨露，并借以滋润枯死的土地，使散播在大地上的一切动物富于生机，改变的风向和天地间被制服的云气，这些对于通晓事理者含有许多征迹。"假如我能离开我的耄耋之年，我将多么幸福，然而我不会平安地离去。盲目信仰的时代令人回味无穷且历历在目，接着是怀疑和觉醒地同怀疑斗争的时代，再接下去是反教和同反教挑战以及勇敢大胆地歌颂这一挑战的时代，然后是理智以及同理智恒久争论的时代，最后是信仰与希望的时代。死亡成了最后约定的冒险。同死窃窃私语减轻了承受者的负担。死随时可能抛头露面，彼时我将万分和蔼地对它说，请采撷果实吧，它已成熟。一次，我同欧勒万谈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他对我说：

"爷爷，祝贺你如此安闲。"

他的话使我大为恼火，我说：

"听你的声音，似有不满，欧勒万。"

他不好意思地大笑起来，没有说话，于是我说：

"人生存在一个最后阶段，称之谓耄耋之年，当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人生之山的第八十台阶时，我相信我有权将我祖国的苦恼留给它的儿孙，而自己颐养天年。我已经及时地恪尽职守。我曾努力地教诲你负起责任，我仍在不断地警告你莫让年华早逝老大徒悲，而你的字典里却只容纳一个壮烈的英雄。你经历过令人心荡神驰的时代，又正在经历着令人悲伤彷徨的时代。关于我自己，我至少可以说，我亲眼目睹我的三名学生当上了部

长！”

“你把这也算作你的善行吗，爷爷？”他大笑起来。

我也不禁朗声大笑，说道：

“算什么由历史去评判，而在你们面前的挑战应该造就英雄而不是彷徨者！”

我温情脉脉地轻拍着他的手臂，继续说道：

“及时负起你的义务吧，有朝一日当你走完生命途程时，你会心地坦然地去见安拉。”

假如安拉慷慨施恩，那我早为他找到一套单元和一份聘礼，然而我现在眼高手低，只能空想而已。他正受着悲痛与创伤的熬煎，而我除了拥有祈祷，只能眼巴巴地袖手旁观。我想起了兰黛父亲苏莱曼·穆巴拉克过去的奚落：

“难道你这个狡猾的苦行僧已经忘记了风流放荡和厚颜无耻的时代了吗？”

我微微一笑，说道：

“在我与伟大的主之间爱情已经取代了恐惧。”

“同撒旦纵横捭阖一争高下，到头来却奢求宽恕。”

“即使那是个无耻的时代，我也视为最美好的回忆。”

于是他高声揶揄说：

“噢，大家都来瞧哟！好一个摩登苦行僧……”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在生活的旅途中我已到达了一定的感悟程度，比如说从那首《爱我之人何其多，唯有你能征服我》的歌中，我悟出了一种神秘派的精神。”

他哈哈大笑地问：

“你从那首《你曾咬了我一口》的歌中又悟出什么来了？”

“随你挖苦吧，一个高尚而有教养的人，在庄重的背后所追求的爱好只是谢主的简单祈祷。”

“穆哈塔西米，”他高声叫道，“我敢作证，你是金字塔夜总

会和开放时代走私者中心的大老板。"

真正的难题是欧勒万。他到底会不会把我视为他苦难的源泉呢？

"欧勒万，我真想分担一些你的痛苦啊！"

他苦恼地说：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拿我的生活怎么办。"

"国家总有一天到达安宁的彼岸。"

"在此之前我也到达了古稀之年。"

我长嘘短叹，念道：

"安拉将创造你们无法知晓的奇迹。"

"爷爷啊，你们一下子就能从美丽的词藻中找到救星。"

"欧勒万，三十年代，我因煽动学生罢课的罪名丢了饭碗，那时我是一家之主，家中有一大群孩子和穷得叮当响的成员。我到一家私立初中当了一名穷教员，薪水少得可怜，只好靠朋友中的杂货商赊帐生活。我们整整吃了一年小扁豆，不信可以去问你父亲……"

他心不在焉地听我讲述，随后愤慨地说：

"我在恨我自己。"

"这或许预示着新生。"我满怀希望。

"或者新死。"他嘲讽地说。

"让我们只谈论生不谈死吧。"我热情地说。

"死也是生！"他尖叫着。

一段《古兰经》经文在我脑际闪动：

"走上正路之人，为其灵魂找到正路，迷失方向之人，将其灵魂引入歧途。"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心灵受到伤害，尊严遭到侮辱。我在街头徘徊，犹如一只丧家之犬。滚烫的气浪，使散步兴致索然。羽毛咖啡馆是排遣孤独烦躁之所。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侧耳倾听周围的谈话。这儿是向已故的英雄——他已成为失落的希望、穷人和孤苦无告者的希望——祭奠的圣堂。这儿也是向胜利与和平的英雄泄气的地方。胜利原来是儿戏，和平原来是投降。议论声在以色列游客的耳畔回响。我在聆听，在庆幸，我感到某种慰藉。如果你愿意，请加入这影子党，它的口号只有两个字：拒绝。如果谈话终于使你厌烦，请你把视线移到大街上，去观察熙来攘往人群的运动，快节奏的不停顿的不间断的运动。去观看愁眉不展的面孔，去猜测什么东西隐藏在这些面孔的背后。男人、女人、儿童，连孕妇也不肯留在家中。一人一出悲剧或喜剧。家具店、时装店被挤得水泄不通。多少个民族肩并肩地生活在这个民族中？广场上灯光强烈耀眼，令神经亢奋。令神经亢奋的还有摆在外国旅游者桌上的矿泉水。我们自己喝些什么?！怪声怪调的歌曲从出租车内疯子的收音机中飞出。只有树木和楼房依然故我无动于衷。不知何处的收音机里传出了震耳欲聋的演说声，于是乎谎言妄语便与空气中的尘土伴舞。烦死了，烦死了……还是回头听听人们的议论。一小堆废墟竟然价值十万。学术犯罪在大学里进行。百万富翁知多少？亲属，子女，寄生虫。走私者，娼奴，逊尼派、什叶派教徒。传闻轶事，又绝非天方夜谭。侍者有小道消息，擦鞋人有马路新闻。饥荒？什么时候临头？贿赂正在你眼皮底下明火执仗地进行。强占他人土地。集团首领手握着地税的收据。是谁挑起教派骚乱？曾为舞场的人民议会如今改作了歌厅。无需外汇的进口。五光十色的奶酪、花

样翻新的新银行。今日鸡蛋卖多少钱一个？金字塔夜总会中赠送新娘的礼物。解除婚约！在中央治安部队士兵的视听之内，清真寺教长说了些什么话？一条大街竟无一间公厕。为什么我们不租一套家具齐备的公寓？他只是一个失败的演员。伊拉克原子反应堆被炸？吾友贝尔……，吾友基辛格。希特勒的服饰、卓别林的举止。大街上走来一个女人又向咖啡馆后的妓院走去，这时，人们立即鸦雀无声，他们在暗暗地就她那膨胀的臀部和膨胀的通货作着对比。一位乐观者肯定说，那女人正为她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她的心纯如真金。一位青年同性恋者建议固定收入阶层实行同性恋，既解决爱情危机，又实现计划生育。除非废除戴维营协议，否则死路一条，回到阿拉伯的怀抱，重起战端，永远打下去，正常化的主顾们见鬼去吧。够了，……够了……，对于一个很少闲荡的人时间多得无法消磨。逃避你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兰黛。相思病不易痊愈，我怕它变成不治之症。我无法从我对她的伤害中得到慰藉，除非她加倍地伤害我。晚饭桌上见到双亲时，我简直要妒忌他们了。工作已使他们将种种烦恼置诸脑后。工作已将他们吞噬。出乎我的意料，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别再用那些关于你关于国家的谈话来打扰我们。为了你我们折腾得够了。你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吧，让安拉去解决国家的问题吧。”他们说得多么干脆利索。

我想起了我那曾经热情洋溢的父亲。

他为革命呼喊过口号，为失败戴过白花，然而开放时代，他却彻底垮了。我听他说过：

“那时候，连理发剪指甲都没有时间。”

我听他对我祖父说过：

“我挤在公共汽车里，紧紧搂着茜娜，唯恐被饥饿的肚腹吞噬。”

一次他对我说：

"星期五聚礼日，节日，要做的事堆积如山，洗澡，吊唁，赔礼道歉，事事要时间，剩下一小时想伸伸懒腰，你却又跑来叨咕你的忧愁国家的烦恼。"

在毕业生俱乐部里我战战兢兢地会见了我的老师阿勒叶伊·塞米赫。老师啊，我已解除了婚约。她自然反对，并要我准备一次会面，一次她和我们俩的会面。不，老师，谈话的时机已经逝去，我向你发誓，在我的余生我将成为谈话的仇敌。在我看来，迈赫鲁基是用逃避现实、超凡脱俗的方法解决他的问题。他相信他打败了时代，令它服从自己的目的。他怎样做的呢？他学了一门管子工的手艺。他把教授聘书扔进了第一只垃圾桶。我问他作坊的情况，他连笑也没有笑——他难得一笑——地说："我提着工具箱，边走边喊，'修水管了'。主顾们将蜂拥而至，不久以后，我就会比大富翁扎比尔更为富有。"我正要告别离去，他却叫住我说："我主张你也加入一种新教，它的名字叫屈从。"

在安瓦尔·阿莱姆与我独处时，他说：

"我很遗憾，不过你是做得对的，世界将向你露出笑脸。"

几周之后，他叫我去他在达基街的家，处理一件紧急工作。工作后他邀请我共进晚餐。这是我早已料到的。乔尔斯姐出现在餐桌上，我并未感到惊讶。她对我解除婚约稍表遗憾后便喋喋不休地谈起了流行歌曲。安瓦尔·阿莱姆让我欣赏他录有流行歌曲的各种录音带。

"看来你很喜欢它们，贝克。"

"至少并不反感。"他直率地答道。

我和乔尔斯姐偷偷地互相看着，目光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恋，既温柔、深沉，又躲躲闪闪。她不遗余力地施展魅力又故作一本正经和庄严。她仿佛在对我说：我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但对自己的诱惑力无可奈何。你欣赏我的这种超越青年的成熟的女性美吗？问题于我是彻头彻尾的饥饿，也许她视我为一只羔羊，而我却用一只饿狼的双眼盯着她。如果她甘作我的情妇，那我将在精神上解除巨大的压力！然而这又用何法在何时何地去实现？安瓦尔·阿莱姆说：

“乔尔斯妲的新别墅工程最迟不过一个月内就要完工，那时她便要搬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接过他的话问道：

“为什么不同她一起搬过去呢，贝克？”

他答道：

“我在考虑准备房子结婚，我结婚的时刻到来了！”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希望在时间。时间能让人死或让人活。细菌有朝一日死去，康复的面孔将会重现。安拉不会抛弃虔诚的信徒。今天，我俩作为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两个曾不止一次地消融在蜜吻中的奇特同事，一起交谈，协作共事。有时，我见他同我一样可怜。我不再责备他，也不再尊重他。一个新人闯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安瓦尔·阿莱姆。他涎皮笑脸地迎接我。他嬉笑着同我谈话，公开表明对我的青睐和爱慕。我在揣测在思考，带着傲岸的情绪，拒不向失败低头。另外，妈妈估计休战期已过，她发言的时机成熟，于是当我们坐在起居室时，她便对我说：

“我了解到伊卜拉欣贝克准备重新向你求婚。”

那是个中年男人，一间冶金厂的老板，两年前曾向我求过婚，遭到了我的拒绝。看来她看出了我的不满，便说道：

“我们俩认为，既然已经没约束，问题就只能取决于理智。”

“可他是一个鳏夫，还是一个父亲！”

"但他有钱，准备将你就这样光身娶过去。"母亲声音恳切地说。

"这可不是单纯的做买卖。"

"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并不着急。"我尖声叫道。

"时间不饶人……"她怜悯地说。

"我不会是历史上第一个老处女的。"我竭力抗争着。

父亲一直没有吭声。其实，我没有将真实的心理和盘托出，我既希望强调自己的存在，又不以牺牲尊严为代价，够格的人应该既有钱又受人尊重，安瓦尔·阿莱姆样样俱全，假如他有污点，早已满城风雨，起码他的外表差强人意不令人生厌，年龄上的差距，也还算说得过去。至于爱情，傻子才去考虑。没有让我等待许久，一天上午，在他批复我的报告之后，他对我说：

"该是我征求你意见的时候了！"

我心儿怦然跳动，预感着事情的到来。

"哪方面意见，贝克？"我问。

"我要向你求婚，请问你的意见？"

我保持沉默，仿佛出乎意外。于是他说：

"也许我是个不善于谈情说爱的人，但爱情是存在的，我不是个空想主义者，一言以蔽之，我发现你一应条件样样俱全，完全有资格……"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耳语般地说。

"你要求从长计议，这很自然，也合乎情理，不过允许我做一些必要的表白，像我这样的人，不确有把握负起自己的义务，便不会贸然准备结婚……"

"谢谢，让我考虑一下……"

晚上，我把问题提到父母面前。母亲毫不犹豫地说：

“安拉的选择。”

“你同意了我们也同意。”父亲如是说。

当我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我问她我们能给他些什么？她苦涩地说：

“你父亲一无所有，我嘛，还有几件首饰，可以变卖置些嫁妆，不过最好把一切都告诉他……”

令我倍受熬煎的痛苦经历撕破了可笑的害羞外衣，使我成熟得超过了我的估计。我决计向他挑明事实。然而无须我坦白一切，他早已洞悉我的危机。

“我来办置房中的家具，我一个人够了。”他也像我一样坦白。

我自然同意，于是他说：

“我们必须明白，时间是很宝贵的，一切都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办完……”

订婚仪式在我家中举行，参加者只限我的父母和几个姐姐，而他那方面也只有乔尔斯姐夫人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哥哥。我们楼下的老邻居没有人出席。乔尔斯姐送我一副镶有一颗昂贵钻石的金项链。我内心紧张万分，表面却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以一种连自己都妒忌的风度扮演了我的角色。当房间只剩我和姐姐塞娜伊时，我终于像决了口的大堤，再也无法抑制地恸哭失声。姐姐锁眉瞪眼地盯视着我，然后说道：

“但愿这是你对毫无希望的过去作最后告别。”

我泣不成声说：

“我失去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

她从未像今日这样安慰着我，她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过让时间去考验一切吧。”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几指厚的楼板上面，正举行着兰黛的订婚仪式。欧勒万穿上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两只小臂结实有力，衬衫开口处露出漆黑的胸毛，饱含哀愁的面庞，线条分明、协调、青春、美和忧愁。在这该死的时刻里，他心里在想着什么？只有从诗中，才能体会这苦涩的滋味。我说什么呢？除了一瞥，一笑，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向外走去，挥着手，像往常一样，告别说：

"多保重，爷爷。"

我仿佛吞了一公斤红辣椒和胡椒粉，顿时火起心头，脾气大躁。祈祷香被我抛到很远的地方，一个疯狂而又悲惨的世界。我长眠地下的亲朋好友啊，你们何其多。我沉溺在对你们的回忆中，却找不出明显的理由。数百先贤圣徒先你们逝去，而使黄土分享生活最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往昔以火山爆发之力，犹如瀑布，在我灵魂深处奔流？革命的口号声重新响起，不独立毋宁死，人民高于国王。开罗的熊熊大火呼呼作响，已故者的伟大和失败，继任者的伟大和堕落，疯狂挟着饥饿与债务排山倒海而来。啊，我逝去的亲朋好友，你们何其多，你们视死如归，更不计伤病。你们中有人用姜水掺过白兰地，在集市上追逐女人，有人拔身于赌场去参加黎明的祈祷，有人投身月光下的尼罗河中，载着大麻烟的帆船在他四周打旋，在废除宪法纪念日，地位显赫的青年，用信仰和石块武装起来，与军警抗争，我目睹了那场战斗，我听见了呼啸的枪弹声，听见了驱赶者沉重的脚步声，你们何其多，亲爱的逝去者，荒冢对你们的价值是多么冷漠，我想起了我那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当了语法教员的祖父，他对我文盲的祖母谈话也要使用标准的阿拉伯语，他留下一群理智和疯狂的后裔，至今仍是理智和疯狂的精英，我

孙儿何罪之有，大地的渣滓？为什么你们留给儿女的是金钱和安逸，而指定我们继承的是失落、贫穷和债台高筑，就仿佛革命的发生只是为你们的幸福和我们的凄苦？啊，主，何时赐我勇气，让我抛开这尘世和尘世上的一切？还要我渴望那难求的奇迹到何时？何时我才能在天空飞翔，在水上行走？何时我手指暴君，便能将他击昏，使世界摆脱他的邪恶？确实，这是失败的实践，人们无法将它视为巨大的恩赐，因为它沾染了变节、自私和背叛。我正在室内踱步，想驱散胸中的愤怒，我正在检查破烂的家具，似乎向它们告别，长椅背中间用贝雕镶镌了一弯新月，在新月上有一句用黑色波斯字体书写的箴言："忍耐是实现希望之路"，何种忍耐，我的主？我们已经忍耐了数千年，直到忍耐变成了恶德，希望变成了沉疴。我喝了一杯茴香子水，又回到座位上，唇间浮起一抹微笑，微笑?！微笑从冥冥的世界何处而来？这失落在悲哀的莽林中的微笑说它来自美丽的疯狂时代，闯过虔信的堤防，沾着酒的气息，闺阁美女的汗香，来自青年的战斗的鲁莽的武士，他们的笑声正在太虚中翱翔，接收机也无法将它们收回地面，珠玛露黛浑身几乎一丝不挂地跳着舞，边舞边唱着《一百只剩五十》，骚动、谐谑和无辜的被抛弃者之夜，在那里，妓女和娼奴的额头现出明智和真诚，她们谦卑万态地对我们说：难道我们不比你们那些伟大的统治者更仁慈吗？我们牺牲自己为你们欢慰，他们却为子女的欢慰牺牲你们。愿你们升入永垂不朽的天堂，珠玛露黛、莱哈鲁芭、媪姆·姐基娅以及一切男男女女误入歧途的人，我们尚未承认你们的功德，时间已把命蹇、贫穷和失败压到了我们的头顶，谢谢，那些烟气方刚销魂催醉五光十色不施粉黛的夜，一切努力与谋划都是为了他人，而自己却满足于一口面包、别人的白眼和幸灾乐祸者的幸灾乐祸。这就是那一抹微笑说的话，这微笑在不该出现之时出现，在疯狂的时间和心碎的阴影下出现，悔

恨之情是沉重的，贪求宽恕之情是无限的，而当盗贼分赃之时去一再追问何为允可何为应该，则令烦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乞求安拉，乞求所有的奇迹创造者和一切有识之士，快出来驱散这漫漫长夜的黑暗吧。上床之前，法瓦兹和茜娜走进我的卧室，法瓦兹问我：

“你预计欧勒万会怎么样？”

我平静得令人信心倍增地说：

“一切都很正常。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会平安地渡过难关。”

茜娜说：

“他现在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要忘记，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

我多么希望在我长眠不起之前他能回到我的身边。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其实也是旧的想法，这就是一个人应该爱这尘世，与此同时又能从对它的崇拜中超脱出来。我再次自言自语，多少至爱亲朋离开了尘世，难道我真的在这个不断啃噬其子孙的尘世上同故友们神交的时间太久了吗？！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我终于鼓起最大勇气厚着脸皮来到兰黛的办公桌前，我摊开两手对她说：

“最诚挚的祝贺。”

“谢谢，下次该祝贺你了。”她瞥了我一眼，低声咕哝着。

我抓住无人的短暂时机，凑到她面前，小声说：

“坦率地说，我原希望你有一桩更美满的婚姻。”

她平心静气地故意问道：

“这与那何干？”

“的确，……我是说你该有一桩更美满的婚姻。”

她令人难以捉摸地淡淡一笑，说：

"这是你的良好推测。"

我自忖着，我该把这一页永远地翻过去了。让我们忍受这痛苦吧，直到我们把它从记忆中永远抹掉。假如我沉湎于悲痛，我一定会发疯。当我知道经理已经上班时，便赶紧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

"打扰了，我是来祝贺的。"

他友好地说：

"你若不离开这个题目，我是绝不会沾边的。"

"你一贯行为端正。"

"谢谢，下次该祝贺你了。从现在起，你也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利益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他继续说道：

"路是明摆着的，只要你真诚地去考虑。"

"宝贵的忠告，贝克。"说着我便准备离去，这时他迅速地说：

"我受托向你发出邀请，我妹妹邀请我们参加她的小型茶会，庆祝她搬进新别墅的乔迁之喜。"

千真万确，这条路是明摆着的，于是我说：

"我愉快地接受邀请。"

我接受了邀请，尽管尚未产生出卖自己的念头。晚上六时左右我向新址走去，天气又热又潮。我发现这所别墅离安瓦尔·阿莱姆住的大楼并不远，玲珑别致，还有一个长满树木和本地玫瑰和紫罗兰的花园。我坐在客厅里，绯红色的墙壁上挂着油画。乔尔斯姐身着白色连衣裙坐在我们中间，清晰的线条令她更加妩媚动人。

"庆祝会只限我们三人，"安瓦尔·阿莱姆说，"你是作为家庭一员被请来参加的。"

乔尔斯姐柔情似水地说：

“除了他，你的同事没有一人的品德让我中意。”

我向她表示感谢，而安瓦尔·阿莱姆却大笑着说：

“你的评语真是恰到好处。”

我们啜着茶，分吃着一块大蛋糕，安瓦尔·阿莱姆又开口说话了：

“人们都在谈论逐日升级的教派骚乱。”

“这意味着什么呢？”乔尔斯姐问。

“政府哪里去了？”我也问。

“令人不安的日子。”安瓦尔说。

乔尔斯姐瞥了我一眼，怜悯地说：

“你们这一代多可怜啊。”

“也受人谴责。”我厌烦地补充了一句。

安瓦尔起身说：

“我有几个紧急电话要打，对不起，我出去几分钟。”

在我们独处时，她深情地望着我，小声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该享受各种幸福的……”

我问她指什么？……是政治还是我的个人悲剧？然而她那成熟的女性咄咄逼人，我不由得将目光集中到她身体上。我唯一想往的事情是把她作为我的情妇。我咽着口水，耳语般地说：

“我多想同你单独幽会。”

她矜持地说：

“同你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独处，我很高兴。”

我胸中飞迸的电流刹那间中断。她言简意赅，既对我欢迎又埋葬了我鲁莽的遐想。她继续阐明立场：

“我尊重自己，也尊重自尊的人。”

我掩饰着失望的心情，说：

“听到这些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的家随时欢迎你的到来，我已经了解了你很多东西，但你还谈不上对我有什么了解……”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他要求近期举行婚礼，我找不到理由推迟。结婚仪式定在乔尔斯姐夫人别墅进行，父亲说他不能出席。这是一个冷清默默的婚礼，但酒台却摆得异常丰盛，出席者都是公司高级职员，实业界精英。我给自己蒙上一层幸福的无可怀疑的面纱。的确，我一直在祈求成功，决心成功，我内心存在着一种同我的新生活能够理解和适应的真诚愿望。我最怕的是客人中出现欧勒万，好在他没有出席。我的心纵然没有爱恋，但也没被无动于衷所熬煎。假如欧勒万是今夜的新郎，那他究竟会做什么呢？一生中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身体会属于他以外的人。啊，现实作了另一种裁决。只要我感到安瓦尔总有一日会爱我，我就心满意足。后续的几天内，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我的亲戚和家人。但是那么多男人来做什么？他们带着礼物登门，我们一起欢迎，为他们置办酒席。夜复一夜，来访者从不间断，有的还赖着不走。总是那几副面孔，那几句客套话，令我内心讨嫌不堪，于是我对他说：

“你怎么那么多搞实业的朋友！”

他坦率得令人瞩目，他说：

“他们事实上是我们的未来。”

我大惑不解地问：

“你指的是什么？”

“只有初出茅庐的小职员才瞧得起我现在这种职务，我们真正的未来是在私人企业上，是在精明的使人飞黄腾达的冒险中。你务必不要慢待这些人！”

如此说来，这是工作性的拜访了！我无法接受，我说：

“你让我明白了你对金融事业信心百倍。”

于是他公然坦白地说：

“唯有此路，别无它途，在这股物价飞涨的风潮中，舍此任何人都无安全可言！”

在我的四周立即织起了一层严密的沮丧之网，但他却热情洋溢地说：

“如果一个人不在这种情况下聚敛起惊人的财富，连安拉也不会向他祝福……”

“我们现在挣的钱还不够我们过舒适的生活吗？”

“舒适？……亲爱的，我们是在一种毫不留情的竞争之中……”

啊，一个新人突然出现了，在另一个人的背后，其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他不堪忍耐，耐不得给我转弯的时间，他根本不考虑我思想深处的反应。他赤裸裸地对我说：我把自己毫不隐瞒、毫不兜圈子和转弯抹角地摆在你面前了，你怎么看?!在这个尘世中，他只看见自己的野心，只关心个人的抱负，为了这野心和抱负，他一天可以给它们一百次祈祷，而我只在为他的无穷的计划中发挥作用时才是存在的。连逢场作戏都不精熟或者根本不在乎。这太突如其来了，犹如晴天霹雳，倾盆大雨。不逢其时，绝没有爱情。瞬间，我无可慰藉地绝望了，我毫无代价地出卖了自己，情况或许更糟。我无颜宣布自己的失望，我曾幻想自己至少是一种目的，到头来突然发现我不过是一种在尽义务时才具有一点价值的手段。我在这里的职务是迎来送往，是陪人说笑，是端茶送水。他对此还不满足，竟然告诉我说，他不能更多地推迟晚间的工作，他将委托我一个人承担接送客人的任务，他大笑着说：

“这是你公关工作的继续。”

于是我反对说：

“可是我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这无关紧要，你只须彬彬有礼聪明伶俐富有教养就一切足矣。我们俩是合股公司，一个股东代表另一个股东，尤其是这会为二人都带来利益……”

“市场语言，”我愤怒地叫起来，这是蜜月中我第一次大发脾气，“我从没想过竟会听到这种语言！”

“最好的施舍是现场的馈赠。”他莞尔一笑。

他的讥笑刺伤了我，于是我觉得我的试验正从万丈悬崖上跌落下去。在这些喝酒调笑放浪形骸甚至跃跃欲试的男人当中，我感到孤独。一个俗不可耐的笑话使我震聋发聩，于是一股愤怒厌恶的暗流在我胸中咆哮了，我冷冰冰地说：

“你们够了！”

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于是我粗声大气地说：

“你们别喝了！”

有人问道：

“我们是不是有越轨的地方？”

我毫不在乎地说：

“我认为是这样！”

“这或许是送客的信号了？”

我更加怒不可遏地说：

“无可争辩！”

我等待着，胡思乱想着，心情恶劣到了极点。大约午夜时分，他回来了，双眼一触到我，满脸喜气洋洋的表情便一扫而光。他问：

“好吗?!”

“好个六，这是家，不是酒馆……”

“怎么了？”

“一句话，我把他们赶走了，剩下的你随便理解好了……”

他无声地瘫倒在我面前的椅子上，随后讷讷地说：

“大厦倒了。”

我厉声说道：

“压在那伙下流坯的头上……”

“失望……”

我怒火中烧地问道：

“难道你不想理解？”

他镇定得令人惴惴不安地说：

“我以为你很了解……”

我坚决地说：

“我的确不了解你，你是个怪人……”

他仍然镇定地说：

“问题在于误解。”

“误解?!”

“我是说我这方面没有估计正确……”

于是我吼起来：

“看上去你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了!”

他挥手让我控制自己不要发脾气，他说：

“没……没……没必要打开这本字典嘛，我这一生就不知道发脾气……”

“那是反对你的证明……”

“请你平静下来，错了嘛，我们可以修正……”

我决心已定地说：

“我走。”

“何必这么急呢？等早晨……”

“多一分钟我也不想呆在这个家了。”

他无可奈何地说：

"随你好了，用不到生气……"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安拉不喜欢背信弃义的人"。喂，你这是什么决定?! 五月十五日刚宣布的革命，九月五日便要清算它吗？你把全埃及人，穆斯林，科普特，在党的、思想界的人全要投进监狱吗？在自由的广场上只剩下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了，还有怜悯吗？你这个一意孤行的人。"谁在尘世视而不见，谁在来世便是个盲人，迷途之人"。我想起了为萨阿德·扎格鲁尔在议会大厦竖立塑像的日子，那一天机会主义者装腔作势如丧考妣地向王宫前进，你为什么要重新上演那出报道埃及惨案的古老悲剧？我想起了对劳苦大众实行专制的年代，1919年革命是梦想还是神话?!（真正的勇士不是格斗场上的英雄而是处惊不变的人）。啊，明天，究竟在你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至于我的昨天，我失去了我的最老也是最后一位朋友。友谊延续七十五年。在初级小学的门坎上我们第一次邂逅。若非年迈，若非恶劣的交通……唉。我决心参加他的葬礼。我扶着欧勒万的肩膀，旅途如朝觐一般艰难。在殡仪馆大厅，我观看了记录他生平事迹的影片，学校，大街，咖啡馆，酒店，学生会，新婚燕尔，寿辰华诞。这是他的面孔，是他的笑容，你听到过最后一个笑话吗？听到过时下的抱怨吗？除了对阿哈里和扎马利克两支足球队的看法分歧外，我们从未红过脸，对吧？你该喝杯水润润嗓子……噢，别忘了补脑汁。我没有听到你对九月五日的评论，但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我开始诵经。"所有的生物都要尝试死的滋味"。死神迅即诡谲地笑着走来，坐到我的身边。不要性急，还差一步呢。老友之死是我死的预演。我观看了一切：洗尸、掩埋和送葬人。我读起讣告：穆哈塔西米·扎耶德，教育战线的老人，爱国运动的青年。你

记得他吗？你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忘却懒洋洋地走来，然而我对一切心满意足。的确，这是漫长的一生，但看上去只是转眼即逝的一瞬间。爱情，暴力，愤怒，希望，只是逝去者太多了。即将睡在棺椁里的你和走在你后面或前面的我，没有区别。他儿子热情地向我问候，说："他在弥留之际，要我向你致意……"

晚上，儿子法瓦兹责备我说：

"你这把年纪，这类义务是可以免除的。"

而茜娜却说：

"今天我买了一本书，钱不多用处不小，名叫《怎样修理你的家庭器具》，也许我们可以不用请管子工和电工了。"

这时欧勒万问道：

"有可以不用统治者的书吗？"

法瓦兹说：

"可不许出去乱说，否则准和被捕的人一样下场……"

欧勒万激动地说：

"我的老师阿勒叶伊进了监狱，我的朋友马哈茂德·迈哈鲁基也进去了！"

我想缓和空气，便说：

"已经答应马上审讯，以免伤害无辜。"

"爷爷，你还相信那些谎言吗？"

在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对他说：

"希望你用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勇气去渡过难关。"

他揶揄地说：

"灾难因其多而威力大减，矛头被矛头所折弯……"

他起身关上电视，然后坐到我身边他原来的座位上，说道：

"爷爷，我不喜欢把任何秘密瞒着你……

我好奇地屏声静气地听下去，他说：

"兰黛的丈夫安瓦尔·阿莱姆请我，和他妹妹的婚事有密切的关系……"

"真的！你给我再说明白点……"

"她是个寡妇，比我大二十岁，非常富有……"

"样子！"

"不像你想的，样子可以，也受人尊敬。"

我陷在深沉的静默中，于是他问我：

"你看怎么样，爷爷？"

我尴尬地说：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别人最好不参与。"

"可我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

"你爱她吗？"

"不，可也不讨厌……"

"我不知说什么好……"

"有一种说法……"

"我无权设计她的命运，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一个世界专制另一个世界是不明智的。"

"可我从没见过你逃避……"

于是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项计划优点不可小视，缺点也不可小视，在你的情况下，它的优点就压过了缺点！"

他令人捉摸不定地微微一笑，厉声说道：

"我拒绝出卖自己！"

犹如一股清凉的水，流淌在我灼热的心房，但我还是问他说：

"做决定前，你认真考虑过吗？"

"不仅仅是认真。"

于是我热烈地说：

“我乞求安拉赐予你更好的补偿。”

我默念着：“贤哲海奈菲啊，创造你的奇迹吧！”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我起身外出时，爷爷问我：

“听说了吗，欧勒万？”

我询问似地凝望着他，他说：

“兰黛离婚了！”

我被巨流所吞没，既茫然惊骇又舒心惬意。

“她还在蜜月里！”我叫道。

“早晨你母亲说的。”

“怎么会出这事？”

“当二人无法生活在一起时……”

随后他向我告别：

“我想提醒你，免得见面时很突然。”

一路上我心潮激荡，既悲伤又高兴，高兴得透不过气来。我看见兰黛非常可怜十分沮丧地坐在那里，整个办公室都笼罩在沮丧的气氛之中。我握着她的手说：

“我……”

“谢谢。”她没有让我说下去。

“你是不应受到这种待遇的。”

“再次感谢，没必要多说了。”她平静地说。

背着她，人们议论纷纷，谣言漫天飞舞，我听到了种种奇闻：显然他是个阳萎患者，许多上了岁数才结婚的人也是这样；不，不，他是个同性恋者，你们仔细看他两只手的动作；我看毛病出在她身上，她准是个石头人，别以为外型美就有了一切；据说他们兄妹俩有不正当的关系。我听了，心情非常沉痛。我

爱你，兰黛，像过去一样，不，更甚，我悲伤地看到你落在失败的境地，我的心和你受伤的自尊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想我在安瓦尔·阿莱姆那里接近了个中奥秘。我向他表示遗憾，他却嘲讽地凝视着我，喃喃自语地说：

“谢谢！”

我即刻明白了他怀疑我的诚意，于是说：

“我对你们俩都感到遗憾。”

“没有什么事情要遗憾。”

他扫了一眼我呈交的文件没有再说什么。乔尔斯妲夫人要我去见她，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我几乎可以肯定，我能从她那里搞到事情的真相。我看见她打扮得像新娘一样花枝招展，她责备我说：

“非得请你，才来看我吗？”

“我怕叫你难堪。”

“无谓的托词，你最了解这一点。”

她递我一杯加了冰块的酒，然后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不安地看着她，只听她说：

“我哥哥自顾不暇，你来作我事业代理人，好吗？”

我认为这项建议犹如一道深渊在我脚下扩大，于是我连忙说：

“这会使他生气的！”

“这正是他出的主意。”

“让我考虑一下，”我窘迫地说，“有人建议我读硕士研究生。”

“事儿很简单，但需要一位忠诚可靠的人。”

“我很快给你答复……”

她突然主动向我介绍起她过去的部分重要经历来，她说：

“人们常骂我结婚是为了贪图丈夫的钱财，其实，是我父亲把我嫁给那个比我大三十岁的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正直地安分地同他过了大半生，我的名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比钻石还要纯洁无瑕的。”

“你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典范。”我表现出一种她没有察觉的绝望心情。然后我又模棱两可地说：

“安瓦尔贝克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只是命运不大好……”

她不安地望着我，问道：

“你婉惜他还是他妻子？”

我逞能地说：

“逝者如斯嘛，过去的就是完结了的！”

“真的?!”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实。”

“那好啊，别人的忧愁让我们放到一边，我们还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忧愁吧！”

我被困到一个角落里不知说什么好。

“你明白，我也明白……”她说得非常露骨，使我想起了她的哥哥。

随后她又有些激动地说：

“既然我的尊严是无可指责的，我就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再沉默下去连自己也无法忍受，便开口说：

“我尊重这一正确的逻辑……”

她陶醉般地说：

“你不会后悔的。我等着。”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六只眼睛在困惑不解的氛围中睃巡。我一双眼睛看着我母亲的一双眼睛，我一双眼睛看着我父亲一双眼睛，我母亲一双眼睛看着我父亲一双眼睛，我们的三双眼睛又互相逃开去。在夜里这一时刻，母亲看见我这种样子，简直吓坏了。她那苍白的脸色正是我的脸色的返照。当父亲在紫色的被子下发出鼾声时，母亲悄声问我：

“兰黛，……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站在客厅中央，我将郁积于胸的东西一古脑倒了出来：

“是他提出离婚的!”

我把事情经过从头至尾向母亲倾倒出来。

父亲在早饭后已经大致了解了事实真相。我对他说：

“我们无法合到一块……”

母亲开始向他讲述客人酗酒的事。他气得满脸胀红。我对他说：

“别生气了，你身体受不了。”

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全明白了。我要是能动，我非教训他不可。”

“没必要，他很坦率，一下子就承认了失败。”

“你咋没看透他呢?”

“人人有秘密，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上了当。”

“我们最好请一位律师。”

我谨慎地说：

“那样倒容易把丑闻抖落出去，再说，我应得的一切他都承认了，一点异议都没有。”

“这个快速离婚者会不会挑唆好嚼舌头的人说你的坏话?”

“我很自信，而他马上就会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纵然同事中无人走来打扰我的平静，但我总感到有一种气氛，一些被压抑的问题即将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

特别是来自欧勒万，我对他气愤已极。一次只有我们二人在一起时，他悄声对我说：

“我非常伤心。”

我冷冰冰地问：

“为什么？”

“或许是一种负罪感吧？”

“一切都与你无关。”

他转过脸去，说：

“我仍然爱你。”

我厉声说道：

“求你了，我不想听到这句话！”

时间在过去，我越发烦躁起来，连脾气也懒得发。我开始用怜悯的心情对待自己，对待他。我觉得我的头脑正在冷却下来，我自问：他和乔尔斯妲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呢？他真的要有朝一日同她结婚吗？多么稀奇呀，也许这个女人比她哥哥好。我没有见到她身上有什么坏东西。她喜欢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天杀的，她爱他，……谁会想到我们俩会各奔前程呢？谁会想到巨大的希望像一抔黄土般随风飘逝？

一天，临下班时，他悄声对我说：

“我非常想和你谈谈，交流一下意见！”

我也强烈希望同他谈话，所以一声没吭。

我们来到金字塔游乐厅，在那里我们喝着茶，吃着夹馅面包。我们木然地对望着。他问我：

“有什么计划？”

我天真地说：

“我没有计划也没有梦想地生活着，这样倒也非常清静。”

“我也是，不过我爷爷说，转瞬间……”

我打断他的话：

“别提你爷爷的那些格言谚语了，全是些过时的玩艺。你什么时候同乔尔斯妲结婚？”

他皱起眉反问我：

“谁说的？”

“问问而已。”

“我不出卖自己。”

“那么你认为我出卖自己了？”

他马上说：

“不，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少女嫁给比她大的男人一点不稀罕，可是反过来……”

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问道：

“你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有向他承认真相的诚挚愿望。只向他一个人。

“你答应我不向任何人泄露这一秘密吗？”

“我以名誉担保。”

我刚把压抑于胸的悲愤托出，他便大喊起来：

“下流坯！”

“愤怒的时间已过，请不要忘了你的诺言。”

“出乎意料。”

“这并非现实生活中最奇怪的……”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梦中，我见到了父亲、母亲和姐姐麦哈姗……，我看见他们一同站在气球上从我头顶飘飘而去，难道我出发的日期来临？

难道是我这个老头子免去国家发放养老金的负担的时候了？任你苏莱曼·穆巴拉克怎样妒忌，我依然非常健康，然而正像病来如山倒一样，健康也会随时垮掉。安拉使者穆圣说：一场大病要人命。诚如斯言。啊，主，你的奴仆已做好准备，随时等待大限的钟声，他将对叫门者报以应有的欢迎，心甘情愿，唯命是从。啊，主，让我善终吧，让我免去苦痛和无能，我对你赐予我的漫长宽广的一生感恩不尽。在这个充斥着相互伤害的世界上，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对此我心满意足。耄耋之年，我是在你的训示及你的使者和使徒的教诲中渡过的，在此之前，我也享尽了你赐我的福禄，尝尽了人世的艰辛。礼拜锻炼了我的身体，娱乐消遣了我的心灵，合法的食品使我大饱口福。

节日带着秋天的露水降临我们的头上。白色的云河在褐色的尼罗河和常青的参天树木的上空如潮水般涌动。这是这个破碎家庭的生活中绝无仅有几日中的一日。法瓦兹正悠然自得地穿长衫，茜娜在梳理着她的白发，而欧勒万却在刮着胡子准备出门兜风。我打量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说：

“孩儿们，我们终于聚集在一起像个家庭了！”

法瓦兹扯着他的大嗓门说道：

“精疲力竭海洋中的一个歇脚点。”

“若不是这个鬼天气，我们该去福利坝了。”

“不合时尚的想法，干脆点说是狂想。”

茜娜笑着说：

“胡吃闷睡，这就是节日剩给我们的东西了。”

“你呢，欧勒万？”

“徒步走进咖啡馆！”

法瓦兹微微一笑，说道：

“像往常一样，耍嘴皮子！”

“今天正好赶上纪念日，胜利纪念日。”我说。

“胜利和监狱。”欧勒万讥讽地说。

我陶醉地说：

“没有不变的事物，新东西无疑会出现。”

“是吗？……忍耐与等待万岁！”

于是法瓦兹做梦似地说：

“找到了大油田，或者沙漠中发现了一条大河！”

欧勒万说：

“或者爆发了革命。”

法瓦兹问道：

“革命除了进一步破坏又意味着什么呢？”

“打瞎独眼龙的眼睛！”欧勒万奚落说。

他们谈论革命，却完全无知。他们没有听说过革命。只是雇佣的演讲者为他们讲过一个虚构的故事。软弱无力的教员以不忠诚的问题《一九一九年革命为什么失败？》为题开始讲课。啊，魔鬼的后代们，你们还有一点点羞耻感吗？啊，集中营的刽子手，罗马暴君尼罗的门徒。欧勒万扬扬手，出门去了，带着个人的失望和整个一代人的失望。茜娜打开电视，说：

“咱们收看庆祝会吧。”

场面盛大气派，给人以举国欢庆之感。总统出现了，周围闪闪发光，犹如斋月二十七日的“高贵之夜”。他身着统帅制服，手提国王权杖。侍卫扈从高官显要前拥后呼。茜娜天真无邪地说：

“看他洋洋自得的，多神气……”

我说：

“今天是他的日子。”

“他很幸福，他有资格如此……”

法瓦兹说完又悲伤地补充了一句：

“自从九月五日以来，他输掉了很多。”

地上的检阅，空中的检阅，难得的不再重复的场面。我怀旧地说：

“我们那会儿只在庆祝送天房帷幕的纪念日上才见过军队。”

“瞧你，爸爸，这是另一个世界……”

茜娜大笑着，说：

“一张绯红的脸，好像涂了胭脂。”

士兵一队队走过广场，时间在慢慢流逝，我累了，也有些困意，于是进入了梦乡。在一个奇怪的时刻，我突然醒来。历史和时代的声音震耳欲聋。它们对我说，发生了事变，你曾在历史的报章上一带而过地读过它们。啊，它现在就发生在起居室里。小小的屏幕晃动起来，暗淡下去，非同寻常的活动出现了，声音四起，随后一切消失，我们如堕五里雾中。

“法瓦兹，是不是电视机出了毛病?”

“不是机子问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茜娜惶恐不安地说：

“一件不正常的事，……我的心忐忑不安……”

法瓦兹说：

“我何尝不是如此……”

我问：

“难道……?!”

法瓦兹说：

“天晓得，不过，爸爸，不久我们什么都会知道的……”

我诚心诚意地祈祷着：

“主啊，同我们站在一起，不要离开我们……”

## 欧勒万·法瓦兹·穆哈塔西米

随它什么节日，让我们忘掉忧愁，哪怕一小时。然而这怎么可能呢，每个门都有一把钥匙？尼罗河在对我说什么？树木在对我说什么？快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噢，它们在说：欧勒万啊，你这穷小子，你这栖息在篱笆中的人，兰黛正返回你身边，是在友谊和对话的气氛中，在秘而不宣的爱情氛围里返回的，这爱情是建筑在由钢铁和绝望两根柱子支撑的基地上，笼罩基地的是暧昧的梦。没有亲人的盯梢，没有希望和绝望。迈起军人的步伐快速前进吧。今日是军人的节日。啊，咖啡馆挤满了口若悬河、语惊四座的专家。这些人既对一切不满又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有人自愿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六月五日后，已故总统向我们宣布他的失败的那一天，情形也是如此。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失败中的已故总统也比胜利中的这位伟大。”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祖父曾发表的一个见解，他对我说：

“我们是一个对失败比对胜利还要心地宽舒的民族。从长期的反复的失败中，我们在内心深处积淀了一种悲哀的主旋律，我们喜欢哀丧的歌曲、悲酸的戏剧和伟大的烈士，我们的领袖全部是烈士。穆斯塔法·凯米尔，战斗终生，积劳成疾，是病故的烈士；穆罕默德·法里德是流放的烈士；萨阿德·扎格鲁尔也是流放的烈士；穆斯塔法·努哈斯是被迫害的烈士；加麦尔是六·五烈士；唯有这位不可一世的胜利者违背常规，以他的胜利向我们挑战，给我们心里投下一种我们毫无准备的新鲜感觉和情绪，因为他要求我们改变一代代积淀下来的主旋律，便遭到了我们咒骂和仇视，随后他又自我夸大胜利，而他的开放却给我们留下贫穷和腐败，这就是症结的所在。”

半导体在向周围侧耳倾听的咖啡馆的顾客们播放着胜利纪念日的实况，而我们依然沉浸在轻率的争论之中。我们正一如既往地消磨着时间，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只听播音员喊道：

“背叛……背叛……”

人们瞠目结舌，纷纷向收音机俯下身去，然而实况转播中断，开始播放歌曲。

“出了什么事？”

“不寻常的事。”

“他说背叛……背叛……背叛……”

“行刺！”

“向谁？”

“真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正播放的歌曲表明……”

“何时推理具有意义？”

“耐心一点吧！”

回家的愿望全然消失。一种呼唤我们留下来的情感把我们在未知数面前紧紧相连。

我们随便吃了一点空心粉作为午餐，我们在等待。一段令人恐怖的时间之后，播音员宣布，发生了未遂的行刺事件，总统离开了会场，治安部队完全控制了局势，歌曲声再次升起。

“原来如此。”

“什么如此？”

“动动脑筋嘛。”

“有些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但却可以推迟。”

“行刺者是些什么人？”

“除教派以外还会有谁呢？”

“他可是坐在士兵和卫队中间的。”

“听，播送国歌了……”

电台播出了新的消息，说总统受了轻伤，并在医院接受精心的护理。我们的心在各种可能性的浪尖上飘来荡去。时间停滞了，改变了颜色，随后以一种新的面孔监视着我们。

“他受伤了，然后会怎么样呢？”

“你们准备进监狱吧。”

“肯定无疑回到白色恐怖。”

“他将得救并且进行报复。”

“国歌之后能听到《古兰经》吗?!”

时间沉重得令人难熬，终于，戏言变成了现实，开始播放起《古兰经》来。开头，个个目瞪口呆。这竟会是真的。太叫人心惊胆战了！真的吗?！他真的完了？……谁曾想象过？我们为什么有时会信仰奇迹的出现？为什么会想象世上除了死亡还存在事实？死神，死神才是真正的独裁者。官方公报发布了，做了最后的归结。究竟人们会说些什么呢？我想听一下周围咖啡馆里人的议论。我竖着耳朵在人群中走动。无能为力，唯仰安拉。安拉是永恒的。国家面临不可忽视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也不该有这种结局，尤其是在他胜利的纪念日。阴谋，……一定有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通过一次灾难，……死神阻止了他的疯狂。无论如何，他也该去了。这是对那些视国家为僵尸者的惩罚。不，这是外部策划的阴谋。他不该有这种结局。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是可咒的。杀人者终将被杀，即使能挨过一时。一个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强盗的帝国。那个团伙现在做何打算。我回到座位上，悲伤，恐惧，高兴，种种相互矛盾的反应撕扯着我的心。我沉浸在似是而非的欢迎情绪之中，欢迎神秘莫测的可能。期待砸碎僵化和千篇一律，要求驰骋于无垠的天际。来吧，明天，即使你比今天更糟。混乱强似绝望，屠

杀优于恐惧。这一打击动摇了王座，粉碎了顽堡。夜幕降临，我起身向大街漫无目的地走去。议论令我疲惫不堪，我多么愿意漫步街头。从每位行人的脸上，我都看到了死亡遗留的痕迹。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乔尔斯妲的别墅前，我见安瓦尔·阿莱姆的卧车正守在门边。我全身燃烧着性的冲动，迸发着杀人的欲念……

## 兰黛·苏莱曼·穆巴拉克

多么骇人听闻。难道除了谋杀别无它途？他的妻子、女儿们何罪之有？我并非他的追随者，但我认为他不该有这种结局。我曾长时间陷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是他使我重新关心公共问题。谋杀是可恨的，是安拉反对的。母亲和不问政治的人一样恸哭失声。起居室的气氛比沉闷的前几天更加沉闷。我讨教父亲的意见，他说：

“活人的意见再也传不到死人的耳朵里。”

他干瘪呆滞的双眼久久凝视着我，然后说道：

“国家患了偏执狂，兰黛，歌曲中唱的《我为什么不信教》的日子在哪里？他们要把我们拉回十四个世纪以前的时代呀。”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知道你压根儿不同意我的看法。随你们怎么干也随他怎么对待你们，可我们二人有一点是一致的，我们都反对谋杀……”

这是我们共同站立的最近一条线。啊，欧勒万，你到底在哪里？你不喜欢他，可你高兴他的这一结局吗？一直不踏我们家门的欧勒万出乎意料地勇敢地闯了进来，这勇敢表明他定有强烈的动机。我们立刻一同走进餐室，紧挨着坐在餐桌旁的两把椅子上。我问他：

“你这段时间在哪里?”

他局促不安，令我恐惧，他说：

“不谈这个，也没什么新东西可谈，你仔细听我说……”

“你怎么了?”

他向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

今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乔尔斯妲别墅门前，安瓦尔·阿莱姆的车也停在那里。我没受到邀请，也没事先安排就闯进屋去。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他，他喊着“欢迎”，或许是冤家路窄吧，我一下子失去了理智，边叫喊着“你这脏货”，边猛地一拳朝他胸部打去，只见他趔趄了一下便扑倒在地上了。这当儿乔尔斯妲一声呼喊，我才注意到她也在场，她断然地说：“不许撒野”，便扶着他站起来。只见他大口地喘着气，被她搀进了她的卧室。我像被钉在地上，几乎失去了知觉。一刻钟后，她脸色煞白，惊魂未定地返回客厅，嘟囔着：“你干了些什么呀，你这个疯子? 你把他打死了!”

我盯着她的脸，一言不发。她满含热泪，讷讷地说：

“疯子，你干了什么?! 你为什么杀他?”

她疲惫不堪地瘫倒在一张椅子上，头枕着一只手掌，这时我开始渐渐清醒，觉察了自己行为的后果。我终于说话了：

“去叫警察吧，我命中注定……”

她一动不动，我却竭力希望摆脱目前的处境，于是说：

“我自己去警察局投案……”

她令人捉摸不透地挥了一下手，耳语般地说：

“你给我坐在那。”

时间仿佛压路机般沉重地碾压着我的神经，我说：

“等待没有意义。”

她悄声说：

“等着。”

她转过脸去，眼睛避开我，小声说：

“他患有心力衰竭症！”

她在想什么？我心里既怀疑又晃动着一线希望之光。

“可他是我……”

“没有一点被打的痕迹……”她平静地说，表明她紧张的脑子正在盘算着。

她用自己的话表明她已陷进了同案犯的深潭。我茫然地打量着她的脸，我真奇怪一个人的本性，这在正常的条件下永远是一个谜。何等的女人！然而我抓住救生圈的欢乐与一个绝望的溺水者捞到一根稻草时的欢乐毫发不爽。我说：

“什么也瞒不过医生。”

她信心百倍地说：

“这与你无关。”

我们交换了一下赤裸裸的目光，她说：

“当然，你是明白我为什么救你的？”

我不敢相信地点着头向她表示谢意，于是她问我：

“我可以相信你的名誉吗？”

我以自己的名誉发了誓……

当他叙述完毕时我已经绝望到了顶点，我问：

“你为什么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兰黛。”

于是我痛苦地说：

“你是为了我才发这么大脾气犯下这桩罪行的，你应该得到拯救。”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当然是。我不能把死路指给你。”

他激动地说：

“其实我并没有把全部心里话讲完，我一离开别墅，便骂自己是小人，恨自己做出那种决定，彷徨中，我来到你的身边，向你坦白了一切……”

我同情地说：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情，但我并不责备你的决定！”

他固执得令我心惊肉跳，他说：

“但是我反对。”

“这是发疯。”

“疯就疯。”

我热情地恳求他说：

“奇迹是不会重现的。”

“随它去。”

“你要后悔莫及的。”

“我永不后悔。”

“我可没有让你这样考虑问题。”

他起身说：

“我将去她那里把一切都讲出来。”

“我不同意。”

他边走边说：

“我的决心已定……”

## 穆哈塔西米·扎耶德

欧勒万走后，我陷入了空前绝后的孤独之中。我的悲哀是深沉的，他父母的悲哀是无际的，而我们周围的世界则对新的希望翘首以待。兰黛啊，是何等勇气驱使她不顾羞耻和勇气到法庭为这位青年进行辩护。幸运的是，罪行分析结果确认为殴

打致死。若干年总会过去，随后，学到一门手艺的人将走出监狱，靠着它，他将更有能力面临人生的挑战，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估计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将发现我的房间已经腾了出来，他可以在这间空屋里同他心上人结合了。啊，我是否留在世上的时间太长了呢？我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问题搞得错综复杂了呢?!

是时候了，该我加入那些耽于幻想期望在庄严的空际里永垂不朽的人们的行列了。

# 一无所有的女人

〔埃及〕纳瓦勒·赛尔达薇　著
伊　宏　译

## 一

这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几年前我在福利坝监狱和她见过面，当时我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考察在不同问题上被控告或被判刑的女人的个性特征。

男狱医告诉我，这个女人已被判极刑，因为她杀死一个男人。不过她并不像囚于这所监狱的其他女杀人犯，她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无论在监狱内还是监狱外，你决不会碰到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她拒绝会见任何一个人，拒绝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她很少进食，只是在天快亮时才睡一会儿。女看守发现她常常默然坐在那里，面对着一片空虚凝视，若有所思。有一天，她要了纸和笔，俯身在纸上好几个小时，女看守不知道她是在给什么人写信，还是根本就什么也没写。

我问狱医："她会见我吗？"

狱医说："我将尽力而为，说服她，让她和你呆上一会儿。当她知道你是一位心理学医生而不是检查官时，说不定会同意的。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拒绝在一份请求总统将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的申诉书上签字。"

"是谁为她写这份申诉书的？"我问。

他说："是我。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她会是个杀人犯。你看看

她的脸，她的眼睛，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温柔纤细的女子会去杀人。”

我反问道：“谁说杀人不需要温柔？”

他吃惊地瞥了我一眼，很快又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他说：“莫非您杀过人？”

我说：“那我是个温柔的女人了？!”

他转过头去，指着一扇小窗对我说：“那就是她的囚室。我这就去说服她，让她下来见你。”

狱医一个人回来了。——“菲尔朵丝”① 拒绝见我。

那天我本应给另一些女犯人进行心理测试，但是我驾着我的小汽车离开了监狱。

在家里，我无心干任何事情。本来应校阅最近一本书的稿子，但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心里总是想着这个被称作“花园”的女犯人，再过十天她就要被处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发现自己已来到监狱。狱医却还未到。我请女看守让我见见菲尔朵丝，女看守说：“没用，博士！她决不会见你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几天后他们就要绞死她，她会向你或向别人要求什么呢？别打扰她了，让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女看守的话语中带着愠怒，她用令人窒息的目光盯着我，好像我就是几天后要绞死这位女犯的刽子手。

我对女看守说：“不论在狱内还是狱外，我都不是承担责任的人。”

她生气地说道：“他们全都这么讲！”

我问：“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你相信菲尔朵丝是无辜

---

① 女犯的名字，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乐园”，“花园”。

的，没杀过人吗？”

她带着更大的怒气答道：“杀过也好，没杀过也好，她都是无辜的，她不应该被绞死。他们才应该被绞死呢！”

我问：“‘他们’是谁呀？”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他们’就是那些把她送到这个地方来的人……”

我再次问她：“‘他们’到底是谁？”

她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显然有些害怕，一面从我身前往后退避，一面说：“他们！——难道你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她大声嘲笑着，离我而去。我听到她嘴里嘀咕着：“你怎么会不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

我曾多次造访这座监狱，每次都想见到菲尔朵丝，但是我的一切努力都终归无效，我进行的心理学研究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不，我的整个生活，在我面前都显得失败了，或面临着失败的威胁。我感到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或者已经真的动摇了。我经历了许多困难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杀过人的女人，这个几天后就要被处死的女人，似乎倒比我强。我在她身边，只不过是一只在千万只昆虫中间爬行的小蚂蚁而已。

每当我想到女看守或男狱医的眼神，想起他们所说的她拒绝一切，回避一切，特别是拒绝和我相见时，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就有增无减。一天夜晚，我失眠了，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尖锐问题困扰着我，不肯离去：她是哪一类女人？如果说她拒绝了我，那么其意思是说她比我强么？可是，她也拒绝与总统联系，以便请求总统赦免她的绞刑，难道她比总统还强吗？

一种奇异的感觉控制了我，似乎相信她比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和了解的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都强。

我在企图战胜失眠时，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她是在了解

我的情况下拒绝我的，还是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拒绝我的？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又来到监狱。我没有为会见菲尔朵丝作出新的努力，对于和她见面我已完全不抱希望了。不过我曾找过女看守和男狱医。狱医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女看守。我问她："菲尔朵丝对你说过她认识我吗？"

女看守答道："没有的事儿，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不过，她认识你。"

我问："你怎么知道她认识我呢？"

她说："我有这样的感觉。"

女看守抛下我干她的事儿去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吃力地向我的汽车那边走去，打算离开监狱，但我的脚却停在原处不动。一种沉重感使我的心变重了，身体变重了，双腿变沉了，沉得迈不开步子。一种比地球还沉的感觉，好像是地球压在我的身上，而不是我站在地球之上。更有甚者，天空也变得像地球一样，黑沉沉地压在我的身上。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过去仅有过一次，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一年，我爱上一个并不爱我的男人，他的拒绝对我来说，并非是这个充满千千万万人的庞大世界上的某一个人的拒绝，而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对我的拒绝。

我强打精神，伸了伸腰，稍稍调整了一下呼吸，头脑的沉重感有所减轻。我环视四周，对自己这么早来到监狱感到奇怪。我看见女看守正俯身走廊的地板上擦地。一种轻视她的奇特感觉控制了我——因为她是个擦监狱地板的人，不会读也不会写，对心理学一窍不通。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一下就相信了她的感觉呢？菲尔朵丝没有对她说过她认识我，这不过是她的感觉罢了，怎么就意味着菲尔朵丝真的认识我呢？如果她不认识我而拒绝了我，那这拒绝应该让我痛苦，因为她不是拒绝我一个人，

而是拒绝整个世界，所有的人。

我朝我的汽车走去，想离开这座监狱。我懂得，像这样的主观感觉，不应困扰一个从事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当我打开车门时，我几乎要笑了。触到车身时的感觉，使我重新感到了自己，感到了自身的尊严。作为一名女医生，不管怎样，也比一个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女人强。当我握着方向盘，用力踩下油门，同时也用力践踏那在失败时常常戏弄我的异常感觉——觉得自己不过是千百万昆虫中爬行的一只小蚂蚁——时，我平日的自我感觉回来了。我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压过了汽车的马达声，呼叫着："博士！博士！"

这是女看守。她在我身后气喘吁吁地跑着，那声音也是喘息的，就像我在梦中听到的那些声音一样。她大张着嘴，肥厚的嘴唇在我面前开合着，像一开一闭的两扇门。我听见她在说："博士，菲尔朵丝——菲尔朵丝将会见你！"

即使是说总统本人将接见我，她的胸脯也不会这样起伏，她的呼吸也不会这样急促，她的眼睛或面孔也不会映射出如此巨大的激动！

我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就像赛跑时那样。更确切点说，我也喘息起来，因为我的心已开始剧烈地跳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车上下来的，也不知道怎样亦步亦趋地跟在女看守后面走的，我的两条腿居然在某几段走廊上和她赛起步来。双脚轻快，就像没有负着身子似的，一种奇特的感觉——骄傲，喜悦，幸福——充溢了我的心！天在我的眼里变得更蓝了，我好像用眼睛控制着天空，用双手把握着世界，整个世界都归我所有了。这种感觉我一生只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第一次爱上我的所爱，并第一次去赴约会时。

在进入菲尔朵丝的囚室前，我在门口稍稍停了一下，以便调整一下呼吸，正一正衣领。当时我真想追回自己的心，追回

自己平时的自我感觉——那种自己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或一位心理学医生或是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件事物的感觉。牢房锁匙的粗糙声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紧握着自己的提包，对自己发问："这个被称作菲尔朵丝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难道她只是一个——"

但我没有说下去。我发现自己正面对面地和她站在一起，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一动不动。没说一句话，没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也没听见身后的关门声。在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的那一霎那，我就像要死了一样。她那两只眼睛真是要命，像刀子一样锋利，眼皮一眨不眨，目光深沉坚定，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被一个声音唤醒。我听出那是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也像刀子，尖锐锋利，深沉冷峻。我听到她在说："关上窗户！"

我乖乖地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我看看四周，心里有些惶悚。牢房里没有一张床，没有一条凳子，没有任何可让我落座的东西。我听见她在说："坐在地上。"

我发现自己只好弯下身去坐在地上。当时正是一月份，地面光秃秃的，可我并未感到它的阴冷。

我就像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者。我坐着的那块地面，既有地的形式，也有地的寒冷，但那寒冷传不到我的身上。这就像睡梦中游泳，我感觉不到那海的寒冷。我既不冷，也不沉，尽管我光着身子，而且不会游泳。她的声音也像我们在睡梦中听到的那些声音，我们以为它们来自远方，实际上却很近，或者是从不远处传来的。而这声音却是悠远的，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是从上方还是下方？是从左边还是右边？是从地球内部传出的，还是从天空或苍穹的尽头传来的？也许它来自各个方面，就像充满我们耳道的空气。但它并非空气，而是我听得着的真正的

声音。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女人，坐在地上，面对着我。窗户关上了，门也关上了。这声音不能是别处的，只能是她的。

## 二

让我讲下去，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已经没有时间听你说了。今天下午六点，他们将要来把我带走。明天早上我肯定不会再呆在这里了，我也不会在什么人所知道的什么地方了。这次旅行是要到地球上所有的人——包括国王们、酋长们、警察们、一切统治者们——都不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去，它将使我充满骄傲。

我曾长久地寻求过一件能让我充满骄傲的事物，一件能让我感到优于所有人，特别是优于国王们、亲王们和所有权势者的事物。

我一看到刊有他们中某一位的像片的报纸就向上面吐唾沫，当然我只向那种用来铺柜橱的报纸上吐唾沫。尽管如此，我还是吐过，然后任其干燥。

看到我往人脸上吐痰的人，以为我认识被吐的人，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个人。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只是一个女人，并不了解所有在报纸上刊登他们标准照的男人。尽管如此，我不过是一个妓女，一个成功的妓女罢了；尽管我这个妓女成功了，她还是不能认识所有的男人。可是对每个我所认识的男人，我都想高高地举起手来，痛打他的耳光！因为我曾是一个妓女，所以我用一层脂粉掩饰着自己的恐惧与愤懑。因为我曾是一个成功者，所以我的化妆品质量上乘，价钱昂贵，完全可以和上流社会那些高贵妇人们所用的化妆品媲美。我的头发是在专门从事家庭理发的理发师那里梳理的。我的双唇点染成高贵的天然色，显不出妖艳放荡。与此同时我还修饰我的双眼，我用精致的线条描画，那线条里有呼唤，也有拒绝，就像任何一个上流

社会里大官的妻子一样。但我并非出身于上等阶层，我只是以我的脂粉、秀发和价格昂贵的鞋属于上等阶层；我以我的中学毕业证书和被注定的欲望，属于中等阶层；但我又以我的出身而归属于下等阶层。

我的父亲是一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他所了解的生活就是种地；出卖中了毒的水牛——在它未死之前；出卖他的贞洁的女儿——在她没有被损毁之前；去偷他邻居的庄稼——在邻居偷他之前；去向村长的手低头弯腰——而不能去吻它；每夜打他的妻子——直到她嘴啃地。每个星期五[①]，他穿上干净的长衫到清真寺去做礼拜，我看到他在做完礼拜后，和同他一样的男人们边走边议论伊玛姆的讲演词，谈论伊玛姆口才多么好，修辞多么妙，雄辩之词滔滔不绝，什么偷窃是被禁止的呀，杀人是被禁止的呀，给牲畜下毒是被禁止的呀，强奸是被禁止的呀，不义是被禁止的呀，打人是被禁止的呀，顺从是一种义务啊，爱祖国是一种义务啊，爱当政者是爱真主安拉的一部分啊，真主荫庇国王或总统，真主为了祖国，为阿拉伯主义，为全人类长久地赐福于他呀……等等。我看到他们边走边争论着，摇头晃脑地对伊玛姆长老阁下的每一句话表示钦佩和响应。他们频频点头，翻来覆去地搓着手，触摸着额头，口里还念着："以安拉的名义"，默祷着："别无办法，只靠真主。"

我当时头顶着又满又沉的水罐，脖子在重压下向后或左右弯曲着，我担心水罐摔下来极力保持平衡，我小心地迈着步子，用母亲教给的方法保持着身子的平衡。当时我还小，乳房还没有显出来呢，可以说我对男人什么也不懂，只是我听他们说着"以真主的名义"、"别无办法、只靠真主"的时候，又看见他们摇头晃脑，拍打双手并且粗声粗气地咳嗽着，胡乱擤鼻涕，而

①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主麻"日），一般都到清真寺做礼拜。

且常常挠抓腋肢窝或大腿中间的部位。他们简直是带着贼溜溜的，粗野下流的，攫取占有的目光去看周围一切的。

我常常不能从他们之中辨认出我的父亲来。他完全跟他们一个样，以至我无法相信他就是我的父亲。我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事，问她没有爸爸怎么会生了我，为此她揍了我，还叫来一个带着一把折刀的女人，他们硬是从我的大腿中间割去了什么，[①]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割礼。我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妈妈像平日那样送我到田里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在我头上放上一筐肥料，让我自己下田。我的家和田野相比，我更喜欢在田里。我和山羊玩，我乘小车，有时还和男孩子们在水渠里玩水。有个男孩子叫穆罕默丁的，在水下拧我，在干草垛下追逐我。他让我躺下，撩起我的长衫，我们一起玩新郎新娘的游戏。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感，从我身上不很清楚的某个地方涌现出来。我闭上了双眼，我想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它的秘密。我明白了，在这之前我曾是知道它的。我们又玩了一次，直到太阳落下。我们听到他的父亲从邻近的田里呼唤他，他跳了起来，我想拉住他，可他跑掉了。他说他明天还来。

我母亲不再送我下田了。在太阳刚刚升起时，她拍打着我的肩膀把我唤醒。我顶着水罐，打满水再顶回来。然后再去打扫牲口圈，把牲口粪团起来堆放在太阳下晒。在做面饼的日子我还要和面，烙饼。

我蹲着，两腿之间是和面盆，我揉着面，烤炉的火舌烤着我的脸，烘着了我的头发梢。我的叔叔在看书，但他的手从读着的那本书的后面伸了出来。我还不知道我的长衫已掀起，露出了大腿，只是在我看我叔叔那书后的手慢慢地动作、感到这手在抚摸我的腿时，我才意识到。每当家门口传来脚步声，这

① 在中东和非洲某些地方，有施女子割礼的陋习。

只手就很快抽回去。这只手警觉地、颤抖地、心虚地避开了。而一旦沉寂下来时，这只手又起劲地放肆起来。天呀！只有在我折断柴棍儿抛进炉膛发出声响时，或者他在书后发出有节奏的呼吸声时，这只手才收敛些。因为书挡着，我看不见他的脸，不知道他是睡着打呼呢，还是醒着喘气呢。

他对我做着穆罕迈丁做过的事，做得更多。但我不再感到有那种强烈的快感从我身上那个无名的又是可知的地方涌出。我闭着双眼，企图寻找那快乐，但是找不到了，那个地方似乎失去了，或者我那身体的一部分永远向我隐藏起来。

我的叔叔已不小了，他比我大好多岁。当他独自去开罗进爱资哈尔大学读书时，我还只是一个尚未迈开步的小女孩。他曾在我的手指间放上一支铅笔，让我在纸板上写字母"艾力甫、巴乌、基姆、达勒……"[①] 他还常常让我跟着他反复诵读："艾力甫上面什么也没有，巴乌下面有一个点儿，基姆中间有一个点儿，达勒上面什么也没有……" 他像读《古兰经》那样读伊本·马立克的千行诗时，摇头晃脑，我也跟着他摇头晃脑，重复着他读出的一个个字母。

假期过去了，我叔叔骑着毛驴，我在头上顶着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鸡蛋、奶酪、大饼，篮子上面还有他的书、衣服什么的，跟在他的后面，一直走到"迪日塔"火车站。我叔叔跟我谈了一路，他讲到他在穆罕默德大街尽头城堡中的房间，讲到艾资哈尔[②]，讲到绿色的阿特白[③]，电车，开罗居民……他还在驴背上边晃边唱，嗓音十分甜美：

---

① 这是阿语中常用表示 1、2、3、4 顺序的字母。

② 艾资哈尔是开罗具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寺，艾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名。

③ 阿特白是开罗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区。

在海上我没有把你们粉碎，
在陆上你们却把我粉碎。
在台布尔我没有把你们卖掉，
在台布纳你们却把我卖掉。
啊，莱丽！呀，我美丽的眼睛啊！
……　……

当我叔叔上了火车向我告别时，我哭了。我求他，说："带我跟你一起去开罗吧！"他说："你在开罗干什么呢，菲尔朵丝？"我对他说："我会和你一样进爱资哈尔学习。"他听了大笑起来，对我说："爱资哈尔只有男人才能进。"我哭了，抓住他的手，这时车已开动，他使劲把他的手从我手中抽回去，我扑倒在月台上。

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我注视着自己走在田间小路上的双脚，看着我的脚趾。我问自己，我是谁？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难道我要一辈子打扫牲口圈，顶水罐，再做面饼，过着和面、烤大饼的日子吗？

我不觉已走近父亲的屋子，我看着泥墙壁，完全像是这个家的陌生人，我好像从来也没进过这个家。我审视四周，好像带着惊诧，好像我并非出生在这里，而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于是发现自己是落在一个不是自己地方的地方，一间不是自己房子的房子中，仿佛我是站在一个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和一个不是自己母亲的母亲面前。

是叔叔那一席关于开罗、开罗人的谈话改变了我？还是我本来就是与母亲生下的那个女孩子完全不同的人？或者我确是母亲所生而发生了变化？或者我已变成和我母亲一样、但又并非像我母亲的一个女人？

我努力回忆母亲的真正模样，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母

亲形成印象时的那个样子。她那双眼睛我是记得的，我虽不晓得那双眼睛是什么颜色以及什么形状，但我凝视过母亲那两只眼睛，或者说那双眼睛凝视过我。即使我离开母亲的视线，那双眼睛也能看见我，追寻我。到了我学走路的时候，那两只眼睛便拽住我了。当初我想走步时总是要摔跤，有时仰面朝天倒下，有时脸朝下倒了，这时我就在地上翻腾着，挥臂蹬腿，如同四面八方互相冲撞争斗的力量牵动着我，我像是抛向无岸又无底的大海里的一块石头，下沉时水冲击它，浮上来时空气抽打它，于是它沉沉浮浮，上上下下，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握住它。但是母亲的这双眼睛，我却把握住了，它们也把我牵动了。

母亲的两只眼睛本身是大是小，睫毛是长是短，是有是无，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一对雪亮的眼白中那乌黑的瞳仁，只要我看着它们，那眼白就变得更白，瞳仁变得更黑，它充满了光芒，哪怕黑暗的天空既无太阳也无月亮，母亲眼里某个神秘的地方一直放射出这光芒。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知道她是母亲的，我记得我常常爬到她跟前，好让她把我抱在怀里。我们的房子很冷，入冬时我的被褥枕头被爸爸转移到冷冰的向海的房里去了[1]，他占了我在烤炉房[2]中的位置。夏天时，我发现那被褥、枕头又回到了烤炉房。我母亲在冬天并没有温暖我，她温暖我父亲了。夏天我看见她手捧水罐坐在他的跟前，用凉水给他洗脚。

在我的手变得大一点的时候，爸爸把水罐置于我的手中，教

① 埃及居民表示方向，往往强调南、北，朝北的房子俗称“巴哈里”，意思是向海的方向（尼罗河入海的方向，即地中海的方向）；朝南的房子俗称“盖卜里”（上埃及方向）。

② 埃及农家都有形似小窑的烤大饼的土烤炉。

我怎样给他洗脚洗腿，我逐渐代替了母亲的角色。母亲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但我看见另外一个女人打我的手，从我手中夺去水罐，爸爸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她的样子、她的面孔、动作以及穿的长衫，的确完全像我的母亲。当我注视她的眼睛时，感到她也是母亲了。但她那两只眼睛已经不是我跌倒时搀扶我时的那一双凝视的眼睛了。那眼白并不雪亮，瞳仁也不乌黑，那两只眼睛不像是有着阳光或月光般的光芒了。光肯定不再进入她的眼睛，即使光芒四射的日子，那光也不会映入她的眼中了。有一天，我用手托住她的头让她面向太阳，但她的双眼仍然像死灰熄灭一样，进不了光芒。夜里我独自哭了，我强压着哭声，以免睡在旁边的小兄弟们听见。

我像所有人一样有兄弟姐妹，在春天，他们都像小鸡似的长得很快；在冬天，他们却瑟瑟发抖，羽毛脱落；在夏天，跑肚拉稀，消瘦衰弱，然后一个接一个死去。

当他们中的一个女孩死掉的时候，我父亲照常吃他的饭，我母亲照常给父亲洗脚，他们照常像每天夜里一样地入睡。

当一个男孩死掉的时候，我父亲就打我母亲，然后照常去吃饭，照常去睡觉。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父亲从来不会不吃不睡。我们家里人常常没有饭吃，就在一家人都吃不上晚饭饿着肚子过夜时，我们的父亲却是例外。母亲把他的食物藏在我们看不到的烤炉里。当父亲一个人在那里大嚼大咽的时候，我们只能眼巴巴地望食充饥。有一次我把手伸到他的盘子里，他打了我的手。

再饿，我也不哭。我坐在父亲面前，他在吃，我则盯着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从那只手伸到盘子里，到那只手抬起来又放在嘴里①。他的嘴很大，如同大象努着的嘴一样。他的

① 某些阿拉伯人至今还保持着用手抓饭吃的传统习惯。

上下颚骨很宽，上下牙床相碰发出挺大的声响。好像他的舌头也在咀嚼，那舌头就像在嘴里进行圆周运动，有时，他的舌头会伸出来舔掉在嘴唇上或下巴上的食渣儿。

母亲递给他水罐，他就痛饮起来，打着饱嗝儿，从嘴里或肚子里驱赶着空气，声音还挺响的。尔后他就用椰子壳做成的水烟袋抽烟了，弄得烟雾腾腾。他又咳嗽，又擤鼻涕，好像鼻子和嘴在同时抽烟。在这之后他就扔下烟具，躺下去睡。再过一会儿，他的鼾声就响彻全屋了。

我知道他并不是我的父亲，不用什么人告诉，也不用去探问，我就明白。我没有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过任何人，我把它暗暗埋在心间。而我的叔叔对我来说要比爸爸更亲近，所以他每次暑假回到我们这里，我总要拽住他的衣衫，央求他："带我走吧！"

我叔叔不像爸爸那样年纪大，他让我坐在他的身旁，看他的那些书。他已教完我阿拉伯字母。在我父亲去世后，又送我去义务教育学校学习。在我母亲去世后，他终于带我来到开罗。

开罗使我感到自己才出生。一个人能出生两次吗？当我第一次用手打开电门时，屋里一片光明，强烈的灯光照得我眯上了双眼，我大声叫喊起来。当我又睁开了眼睛时，还以为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睁开双眼。尽管我知道自己早就出生了，我此时还是以为我这是第一次降生。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就是镜子。当我看到我对面有一个穿着仅仅齐膝的短裙、两只脚插在鞋里的小姑娘时，我吃了一惊。我在房里四下搜寻，房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可我仍想不出这对面的小姑娘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原本穿着的是一条长衫，两只脚是光着的，没穿过什么鞋。但我很快认出了自己的脸，虽然在这以前我从未照这镜子。房间是空着的，我慢慢想出这柜镜里边的姑娘就是我，想起这条短裙、这双鞋，是叔叔刚给我买的，

好让我穿上去上学。

我好奇地一直站在那里注视着镜子，注视着自己的脸。我是谁？菲尔朵丝，正如人们称呼的那样。这是我的名字。这高高的鼻子像爸爸的，这张翘起的嘴巴，像妈妈的。

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鼻子和嘴，一种沉重感潜入内心。我不曾喜欢过这样的鼻子，也不曾喜欢过这样的嘴。我以为父亲是死了，可没想到这高高的鼻子还活着。母亲也一样，她似乎也活着，她的这两片翘起的嘴唇还活着。我，菲尔朵丝本人，没有变，没有改，尽管穿上这样的新鞋和新衣裙。

我顿时讨厌这面镜子了，不再想看它。我瞥见它时，也不再正视它。我只是梳理着头发，擦抹着脸，抚平着自己的裙摆。

不久，我挎上书包上学去了。我原本喜欢学校，那里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我们一块在校园里玩儿，高高兴兴、呼哧呼哧地跑步。我们能咬碎胡桃，大嚼香糖，我们还去买蜜饯吃，我们喝凉凉的甘草汤、酸角饮料和甘蔗汤，我们尽情享受一切极有滋味的饮食。

放学回家我就打扫屋子，擦拭家具器皿，洗我叔叔的衣服，把他的床铺和书籍整理好。叔叔给我买了一把沉甸甸的铁熨斗，我在煤气炉上把它加热后，就给叔叔熨他的长袖衫和缠头巾。临近黄昏时，叔叔从艾资哈尔返回，带来晚餐，我们一块吃。然后我躺在狭窄的长凳上，我叔叔坐在他的床上，大声读书。有时，我跳起来，坐到他的身旁，抚摸着他那只又长又大的手，抚摸着他那又大又厚的书。书页光滑，印满清晰的黑色字母，我想读出一些字句，它们对我来说都像是符咒天书。书籍有一种威严，艾资哈尔对我来说也是个威严的世界，只有男子才能进去。我叔叔的声音就有男子汉气概，当他严肃地读书时，他的又长又大的手臂看起来就颇有男子汉气概。当我颤巍巍地握着它时，那威严使我想起童年时体验过的一种震颤，它就像我依

稀记起的一场旧梦。

在那些严寒的冬夜里，我像胎儿一样蜷曲着身子，躺在叔叔的怀抱里。他温暖着我，我也温暖着他。我贴在他的胸脯上温暖我的脸。我想对他说“我爱你”，但我没有说。我想哭，可又哭不出。后来我沉沉地睡着了，一直睡到天大亮。

有一天我病了，发起烧来。我叔叔坐在床边我的身旁拉着我的手，用他那又粗又长的手指轻轻拍着我的脸蛋，我于是拉着他的手睡了一整夜。

叔叔拿到初级毕业证时给我买了一块手表，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电影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我看见一个女人在跳舞，大腿裸露着。我看见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女人，并且亲吻她的嘴唇。我用手捂住了脸，不敢往叔叔那边看。叔叔对我说：“跳舞是禁止的，接吻也是禁止的。”此时，我不敢看叔叔的眼睛了。那天夜里回到家里，我也没敢像往常那样坐到他的床边，不敢挨近他的身旁，我躲藏在长凳上的被子里。我的身子在颤抖，我感到我叔叔那又粗又长的手过一会就会向我伸来，那手将小心翼翼地掀开我的被子，他的双唇将抚弄我的面颊和嘴唇，他的手将触摸我的大腿，然后将颤悠悠地缓缓向上摸去……。

一件奇怪的事物，我从不晓得，它是从未发生过还是曾经发生过？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我感到有一种早已有过但已失去的欢乐，但我又感到或许有一种我不了解和不能确知的新欢乐，它好像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说存在于已经不属于我实体的一部分之中。

叔叔变得老爱出门了。早晨，当我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晚上，我睡着之前，他总不回来。当我递给他水杯或放着食物的小盘子时，他接过去看都不看我一眼。在我把头藏在被子里睡下时，我仔细倾听他的脚步声，我屏住气，装作睡熟的样子，等

候着他的手来抚摸，但是什么也没有。我听到他躺下睡觉时床上发出吱吱声，当有节奏的呼噜声传进我的耳里时，我知道他已经睡着了。

叔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睡前不再读书，也不再穿东方土袍和长袖衫了。他买了西装，戴上了礼帽。他被任命为宗教基金部的一名职员，并和艾资哈尔大学一位老师的女儿结了婚。

叔叔让我进了中学，还把我带到他的新居，跟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妻子是一个皮肤白皙、矮矮胖胖的女人。走起路来慢慢腾腾，左摇右摆，活像只鸭子。她的笑声又尖又细。她没有温柔，只有粗暴。她的眼睛又大又黑，但大眼睛中更多的是懒散、倦怠，而不是活力和清醒。

她不曾给我叔叔洗过脚。我叔叔可没有打过她，也没有在她面前提高过嗓门，叔叔从不压倒她的声音。他对她彬彬有礼，但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尊重的礼貌，是男人们用来应酬一般妇女的那种礼貌。我感到他怕她甚过他爱她。这个女人出身于比他高的阶层。当她的父亲或她家人来访时，叔叔就买肉买鸡，盛情招待，屋子里也充满他的笑声。当叔叔的身穿长袍、手臂粗糙干裂的姑姑来到时，叔叔就躲在屋内一角，闷闷不乐，不见笑脸，也听不到一句话。

他的姑姑常常坐在床边或我的身旁对我哭泣，伤心地提起她的金项链。当初为了让他在艾资哈尔读书她变卖了这条项链。早上这位姑姑带来的篮子里已空空如也，没有了鸡，没有了蛋，也没有了饼。她挎着个空篮子走了。我对她说："再跟我们多呆一天吧！"但我叔叔一言不发，他的妻子也一直沉默不语。

我放学回来就扫地擦桌子，洗盘子洗碗又洗衣做饭。我叔叔的妻子只做饭，扔下盘碗衣服全靠我收拾、洗涮。我叔叔雇了一个小女孩当佣人，她和我睡在一个屋里。我在床上，她在地上。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对她说："来，到我这儿睡吧！"可

我婶婶进来看见女孩同我睡在床上，打了她，也打了我。

有一天我刚从学校回来，发现我叔叔怒气冲冲的，他的妻子也是气乎乎的。直到我叔叔把我的衣服和书一起拿走，我才知道自己从此已是寄宿生了。每个周末，家长们、亲友们都到学校来看望他们住宿的孩子，或者把孩子带到家里度过假日[1]。我孤零零地从高墙后面看着人家，看着大街和行人，就像囚徒望着监狱外的生活。

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上了学校。新书本，新课程，同年仿佛的女孩子，朋友们，大家一起复习功课，彼此相述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内心秘密，没有谁来搅扰我们的生活，只有那位女校警，她日夜不闲地蹑手蹑脚地爬到我们这里来刺探情报，偷听我们的谈话，检查我们的睡觉和做梦的情况。如果我们中的哪一位睡觉时唉声叹气，或做梦时发出声响，她就会突然猛扑过去，像死神骤然降临一样。

我有一个女友，叫沃菲娅，她的床靠着我的床，宿舍一熄灯，我就凑过去，和她头靠头地聊起来。我们聊啊聊的，一聊就是半夜。她给我讲她的堂兄，说她爱他，他也爱她；我给她讲我未来的希望。我的童年或我过去的生活，没有什么可讲的；我的现时，也没有爱情或类似爱情的东西。未来成了我能讲给人听的唯一内容，因为未来还仍归属于我。我用自己随心所欲的想象去描绘它，用自己的自由和选择去变化着它。

我常常想象自己未来将成为一名医生，工程师，律师，或者法官。有一天，我走出校门去参加一个反对政府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被一群姑娘抬在肩上，呼喊打倒政府的口号。返回学校时，我的嗓子哑了，头发乱了，衣服也破了，但我夜里还是想象自己当上了大领袖或女总统。

---

① 伊斯兰教规定星期四为周末，星期五为礼拜日。

我知道女人是不会变成总统的，可我觉得自己不像一般女人和一般姑娘。我周围的姑娘们全都在谈论爱情，而我却不谈论爱情；所有的姑娘都在谈论男人，而我却不谈论男人。使姑娘们心烦的事并不使我心烦，对姑娘们重要的事，对我并不重要。

一天晚上，沃菲娅问我："你爱过吗，菲尔朵丝？"我对她说："绝对没有，沃菲娅！我绝对没有爱过！"她惊讶地看着我，说："这就怪了！"我问："为什么怪？"她说："因为你的样子告诉人你在爱。"我问："什么样子能告诉人在爱呢？"她摇着头说道："我不清楚，但我感觉着你这个人不可能没有爱而活着。"我说："可我就是没有爱而生活着。"沃菲娅说："也许你在说谎，也许你并非在生活。"

沃菲娅睡着了，我却一直睁着眼，盯着黑暗。透过深沉的黑暗，一幅幅遥远的图画渐渐地，渐渐地显现出来了。我看到穆罕默丁躺在铺着干草的茅棚里，我闻到了干草的气味，感到了他手指在我身上的触摸，我全身颤抖，带着先前并不知其所在和不能将其限定的快乐，那快乐好像是从我躯体之外的、远远离开我的一件东西里面涌现出来的，尽管我从自己的身体上感受到了它。它最初是战栗，似乎是一种痛苦，结果却是一种快乐。我企图把握住它，触摸着它，哪怕是一瞬，但它却像风儿似的逃逸而去，或像蜃景，像梦幻，散开了，消失了。我在梦中哭泣着，好像那快乐是刚刚失去的，而非从前失去的。

学校里的夜晚是漫长的，白昼更长。我复习完所有的课程后，距打熄灯铃还有好多时间。我信步来到学校的图书馆，一间被遗忘在后院的房子。座位破破烂烂，书架散了架，上面落着厚厚一层尘土，书被尘土覆盖着。我用自己的黄手绢揩去一本书上的尘土，坐在一把破椅子上，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起来。

我爱阅读，在每一本书里都能找到很多东西。我知道法老，

知道波斯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我读过关于国王们、统治者们所犯罪行的书，读过关于战争、人民革命、革命家生平的书，读过爱情小说和情诗。比起爱情小说来，我更喜欢读关于统治者们的书。我曾读到过，一个统治者，他的宫娥和营妓的数目跟他的士兵的数目差不多；另一个统治者，一生只关心酒和女人，他用皮鞭抽打奴隶；还有一个统治者，不爱女人，却爱战争、杀戮和酷刑；某个统治者贪吃贪财，藏金埋银；某个统治者患自大狂、妄想狂，除了自己，不承认国中有任何伟岸之人；某个统治者热衷于阴谋诡计、讨价还价，对人民和历史说谎。

我发现他们全都是男人。他们的心凶狠，扭曲。他们的物欲、情欲、权欲无边无际，不受监督。他们败坏着大地，掠夺着人民。他们的声带强而有力，他们的舌头很有说服力，他们说的是甜言蜜语，他们的箭头浸过毒汁。历史只有在他们死后才能揭示他们的真相，历史带着愚蠢和顽强的毅力在重复着自己。

图书馆的报纸一到，我就先睹为快。我看上面的照片，看见他们中的统治者坐在那里做主麻日祷告，他的眼中闪出愧悔的目光，他在欺骗真主，正如他欺骗人民一样。仆从们围在他的身旁，他们频频点首，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钦佩和响应。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以真主的名义”，“别无他法，只靠真主！”他们搓着手，用贼溜溜的警戒怀疑和敌视的目光扫射着四周。

我看到他们为祖国烈士的亡灵祈祷，这些烈士是在一次战争、一次饥馑或一次瘟疫中死去的。我看到这些礼拜者额头朝地，贮存了肥膘和恐惧的臀部朝天，当“爱国主义”一词从他们肥硕的唇间发出时，我立即明白了，他们并不畏惧真主，所谓“爱国主义”，那不过是穷人的儿子为了他们这些人的土地而去卖命而已。

在我读累了的时候，在我厌倦了不断重复的历史和翻来覆去的画面与故事的时候，便独自坐到校园的一个角落。夜色沉郁，没有月光。熄灯铃已经敲过，所有的窗户都已关闭，四周一片黑暗。我置身于这黑暗中，独自苦思冥想。噢，未来，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会进大学么？叔叔会送我上大学么？

有一次，一位女教师发现我坐在那里，当她看到黑暗中有人体那么大的一团东西在那里一动不动时，她吓了一跳。在她走近目标之前，她远远地问道："谁坐在那里？"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是我，菲尔朵丝。"她走近前来，认出了我。她很奇怪，因为我是她班上最好的女生，而最好的学生是随着熄灯铃就寝的人。

我对她说我失眠了，很累。于是她坐在了我的身旁。这位老师叫伊格芭尔，身体丰满，个子不高，头发又黑又长。她的眼睛乌黑发亮，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到它们在盯着我。当我往后扭头时，它们追逐着我，掌握着我，毫不放松。尽管我用手掩住了自己的眼睛，它们还是捕捉到了我。我双手掩面痛哭起来。她挪开我的手，对我说道："菲尔朵丝，菲尔朵丝，我求求你，不要哭了！"我对她说："让我哭吧！"她说："我没见你哭过，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她说："不可能！一定出了什么事。"我对她说："什么事也没发生，伊格芭尔老师！"她奇怪地问："你会无缘无故地哭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生活中没出现什么新内容。"

她一直坐在我的身旁，默然不语。她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流着泪，偶尔闪出亮光。她裹着嘴唇，吞咽着泪水。她的泪干了，眼睛失去了光亮。过了一会儿，她的眼里又涌出泪水，眼睛又闪亮了。当她再次吞下泪水时，一些泪珠仍挂在她的眼角，泪珠掉在鼻翼上，她一手掩面，一手掏出手绢擦鼻子。我问她："你哭了吗，伊格芭尔？"她却说："没有，菲尔朵丝。"她把手

帕藏了起来，咽了咽口水，笑了。

夜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响。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我的脸对着她的脸，我的眼睛凝视着她的眼睛。我看到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瞳仁分外黑，周围格外白，它们望着我。每当我凝视它们时，那眼白就格外白，眼珠就格外黑，仿佛有一束光从某个神秘的地方照射到这两只眼中，那个地方既不在地上，也不在天空，因为地是黑沉沉的夜，天是黑沉沉的，既没有阳光，也没有月光。

我的目光挽住了她的目光，我的手拉住了她的手。在突如其来的抚摸中，我的身体因先前体验过的那种深刻的快乐而颤抖了。这快乐比我所知道的年岁还要早，比跟我一起生活过的感悟还要深。我觉得这快乐就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它似乎与我俱生，但我长大了，它却没有长大，或者说，我在出生之前就认识它了，但我出生了，而它却未降生。

我记起了一件事，张嘴刚想说出来，但霎那间声音哽咽了，好像记忆中的这件事又在这一瞬间被遗忘了。我的心房因剧烈的跳动而窒息。这剧烈的跳动，仿佛是恐惧，害怕一件已经失去的或将要失去的东西。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没有什么力量能把这只手从我手中夺去。

每次见到她，我的嘴巴都想张开说那件我记起又忘却的事，我的心则带着恐惧或近似恐惧而悸动不止。我想伸出手臂，拉住她的手，但她走进教室又走出教室，并不理会我。当她看我时，那目光似乎同看任何一名学生一样。

睡觉前我在床上想，我忘记伊格芭尔了吗？沃非娅把她的床挪近我的床，问道："你忘记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沃非娅。"她说道："菲尔朵丝，你生活在幻想里。"我否认道："决非如此，沃非娅！事情已经发生了。"她问我："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对她说出发生过的事，但不知如何说起，好像也找

不到想要说的东西了。似乎发生过一件事，我忘记了。或许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合上眼，企图寻找回那幅图画，我看到她那乌黑雪亮黑白分明的眼睛，我凝视着它们。每当此时，它们就变得更大，更加黑白分明了。那乌黑的瞳仁似大地，那清澈的眼白闪闪发光如日轮。我的目光沉入那黑与白之中，既看不见那黑，又看不见那白，眼前的各种画面彼此混淆了。我分不清是母亲的面孔，还是父亲的、叔叔的、穆罕默丁的、伊格芭尔的、沃菲娅的面孔。我就像一个快要失去视力的人，惶恐地睁开了眼。我在黑暗中看到面前沃菲娅脸部的轮廓，她还没睡。她问我："菲尔朵丝，你爱伊格芭尔吗？"我吃惊地反应道："我?!"她说："是啊，就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对她说："不，沃菲娅！"她说："那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谈到她？"我说："我?！决非如此！无稽之谈！沃菲娅，你常常夸大其词！"她说道："伊格芭尔是个优秀教师。"我说："是的，但她是一个女人，——我能爱一个女人吗？"

离期末考试只剩几天了，沃菲娅不再跟我谈她的男友了，就寝铃也不再敲得那么早了。每天夜晚，我都和沃菲娅以及女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女校警不时到我们这儿来进行检查，就像视察我们宿舍时那样。如果我们中哪个人从书本上抬起头做深呼吸，或者活动活动颈项，伸伸懒腰，她就会从不知什么地方一下子冒出来，于是这位同学就赶紧低头俯身到书本上。

我喜欢这些课程，喜欢进行复习，尽管有这校警，尽管有这一切。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我得了全校第二名，全区第七名。在颁发证书的结业典礼上，大厅里挤满了上百名学生家长和亲友，女校长念到我的名字时，全场鸦雀无声，她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我本想站起来，但没有，只坐着应了声"到！"我看见人们都转过头，向我这边望着。那么多双眼睛，在我面前

都变得黑白分明，都转向同一个方向，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听到女校长的声音，她带着命令式的语调说："不要坐着回答，要起立！"我意识到自己站起来了，因为那些黑白分明的眼睛都朝上动着，那些目光又投向我的眼睛，在我的瞳仁里安定下来。

女校长大声说着，那嗓门比我听到过的任何一种声音都要响，震耳欲聋："你的监护人在哪儿？"大厅里一片沉寂，空气凝重，在寂静中仿佛有一种声音，大厅的空气中仿佛有一种声音，来宾们的呼吸中仿佛有一种声音，这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我站在众人的后面，他们的头已转回原位，我只看到他们的后背。

只有一双眼睛留在我的视线内。只有这双眼睛揽住了我的目光。尽管我想让我的目光避开它们，或转过脸去，但是它们始终跟随着我，掌握着我。大厅在我的眼前变暗了，失去了所有的光，剩下的只是那对眼睛。每当我望过去，它们就变得愈加黑白分明，就像从不知其所的神秘之地射进了光。因为大厅是黑暗的，大厅外的夜是黑暗的。

我置身于黑暗中，我伸出了手，拉住了她，或者是她伸出了手，拉住了我。我感到了突然的接触，全身震动了，带着一种好似快乐的神秘的痛苦，或者实际上是一种好似痛苦的快乐。不过它太遥远了，它在海底，在深渊；太久远了，比我的回忆还久远，比我记事的年龄还久远。哦，只是由于我记着它，反而把它忘却了。在我，它好像某一天出现过，之后，失落在时间里，或许它根本没有出现过。

我的嘴唇张开了，想要对她说，但她却对我说了："菲尔朵丝，什么也不要说！"她带着我穿过来宾们的一排排座位，一直走上讲台，那里站着校长。伊格芭尔接过我的证书，签了名，表示她收到了我成绩优异的证书。女校长读着我的各科成绩，我

听到大厅里一阵骚动，好像是在鼓掌。校长递过一个包着彩纸、扎着绿带子的盒子，我伸了伸手，但终于没有伸出去。我看见伊格芭尔再次走近女校长，接过那个包扎好的盒子，然后领着我穿过一排排座位，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坐下来，把证书放到膝盖上，又把盒子放在证书上。

一个学期结束了，学生们的家长和监护人都来了，他们接走了自己的孩子。女校长给我叔叔拍了一封电报，他终于来接我了。自从颁奖典礼之后，我就未再见过伊格芭尔。那天晚上熄灯铃响过以后，我没有睡。我走到院子里，独坐黑暗中。每当我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或感到某种动静时，便四处察看。我发现一个人体那么大的影子在院子门口附近移动，便吃惊地站起来。心在跳，头和胸也在震颤，我以为那个身影是在向我这边靠近，于是缓缓地在黑暗中向它走去。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已出了一身冷汗，手心和手背都渗出了汗珠。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有点害怕，于是用轻得连自己耳朵都听不见的声音唤道："伊格芭尔！——"我没听到任何反应，更害怕了。不过我当时仍然认为在那黑暗中是一个人影。我大声问道："谁在那儿？"这次我听见了。这嘹亮的声音似乎驱散了一个梦，好像一个说着梦话的人，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黑暗消逝在院门前褐色的矮墙后，那是一堵一人高的矮墙，没有粉刷维修过。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堵褐色的矮墙而已，尽管我以前曾经看到过。

在最后一次离开这所学校之际，我久久地环视着眼前的一切，我的目光轻抚着那些窗户、墙壁、门扉。我期待着一件事，希望一扇门扉突然打开，从中投射来她的目光，在我临别之际，即使短短的一瞬，或者像平常那样，与我挥手告别。我的眼睛不停地搜寻着，每个瞬间我都在失去希望，但希望很快又出现。我的目光急速地来回扫射着，我的胸脯急速地上下起伏。在我

跟叔叔一起走出校门走上大街之前，我呼吸急促，对叔叔说："求你再等一会儿！"……当我跟在叔叔身后，走在大街上时，身后的校门关上了，而我仍不住地往校门那边望着，望着，一直以为那门就要打开，以为那门真的将会打开。

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叔叔身后走着。那已关闭的校门依然在我视线之内。当我进餐或睡觉时，那关上的大门仍然呈现在我眼前。我知道现在我已置身于叔叔家中，有一个女人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就是他的妻子；有几个孩子在屋里跑着玩耍，那就是他俩的孩子。这个屋子里没有我的安身之处，只有一把长椅，一张很小的木长椅，放在厨房里，和卧室只有一墙之隔。那堵墙很高，每天夜里都从墙壁那边传过嘀嘀咕咕的声音：

"这些日子想找到一份中学里的差事可不容易。她不会打字，不懂秘书工作，不会速记，不会会计，也不会任何诸如此类的工作。"

"那她会什么？"

"什么也不会！普通中学什么也不教，当初让她进中等商业学校就好了。"

"那已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到底拿她怎么办？"

"她可以跟我们呆在一起，直到我给她找到一份工作。"

"她会年复一年地呆下去。家这么窄，东西这么贵，她一个人饭量顶得上我们每个孩子的两倍！"

"她帮你做家务、带孩子啊！"

"我们有女佣人，我自己做饭，我们不需要她！"

"她可以减轻你下厨做饭的劳累，你可以腾出时间来照料孩子们。"

"她做的饭我才看不上呢！烹饪是艺术，我的先生！她的烹饪技术我可不欣赏！你也是这样啊！难道你忘了她给咱们做的

巴米耶[1]？你忘了你对我说那不是你习惯吃的我做出来的菜？"

"你可以让她代替女佣人萨迪娅留在这里，我们可节省一笔佣金呢！"

"她可顶替不了萨迪娅！萨迪娅动作轻快麻利，心肠热，吃的少，睡觉轻，可她呢，笨手笨脚，冷冰冰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甩掉她，送她到大学去，住女生宿舍。"

"大学?！让她坐在男人旁边?！像我这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谢赫[2]，一位宗教人士，送侄女去和男人们混杂在一起?！再说，她的住宿费、书本费、购衣费等又从哪里来？你也知道，东西这么贵，物价飞涨，政府的薪金每年只增加几分钱！"

"我的先生，我倒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我舅舅马哈茂德谢赫是个好人，他的退休金不少，又没儿没女，自从妻子过世后，他就是一个人生活。如果菲尔朵丝嫁给马哈茂德谢赫，那她就要跟他过上好日子了！而马哈茂德谢赫也会看到他娶了一个顺从的妻子，侍候他，安慰他的孤独。菲尔朵丝已经长大了，我的先生！她必须结婚！拖到现在还没嫁人可是个危险的事啊！菲尔朵丝是个好姑娘，但坏小子们可多的是呢！"

"就随你吧！不过，对她来说，马哈茂德谢赫的年龄可是太大了。"

"谁说大？他只是今年才退休的。菲尔朵丝不小了，像她这样的姑娘，几年前就结婚生孩子了。一个对她好的、生活有保障的上岁数的男人，比一个轻贱她、揍她的青年人要强得多！你

---

① 埃及人常吃的一道菜，以秋葵荚为主要原料，加以熬制。

② "谢赫"原义为老人、长者，伊斯兰教的教长、宗教学者一般均尊称为谢赫。

也知道眼下年轻人的德行！"

"我随你。但是你别忘了他脸上有明显的缺陷。"

"缺陷？谁说那是缺陷？再者，男人看的是他的钱袋，有了钱袋就没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地方了，我的先生！"

"要是菲尔朵丝看不上他呢？"

"为什么看不上？在她面前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不要忘了，她有一个玉米棒似的大鼻子，而且没有遗产，没有收入，没有年金。我们给她找不到比马哈茂德谢赫更好的丈夫了！"

"马哈茂德谢赫会同意吗？"

"如果我去提这个亲，他会同意的。我还可以要他一大笔彩礼呢！"

"要多少？"

"一百镑，或者二百镑，如果他有那么多钱的话。"

"如果能给一百，那也就是真主的恩典了。我可不敢贪图更多。"

"我开始跟他要二百。你知道，那是个一毛不拔的人，为了一分钱也会舍命，也会争上几小时。"

"如果他同意一百，便是安拉的恩惠了，我就可以用来还咱们的债了。剩下一点，咱们给菲尔朵丝买几件内衣，一两条裙子。我们不能让人家穿着身上这套衣服出嫁啊。"

"你别担心行头和嫁妆。马哈茂德谢赫家里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去的妻子的家具，又结实又地道，比眼下市面上的家具好得多！"

"你说的对。"

"以真主发誓，我的先生！你的这位侄女菲尔朵丝，本是真主所喜欢的姑娘啊！她会有好运，如果马哈茂德谢赫看中她的话。"

"你认为谢赫本人会满意吗？"

“当然啦！为什么不满意？他和你这样一位受尊敬的谢赫联姻，够可以的啦。”

“也许他想娶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子为妻呢。你知道他是为一分钱磕头下跪的人！”

“我的谢赫先生！你穷吗？我们的境况比许多人家都要好。赞美至上的真主！对于任何恩惠，我们都要赞美他，感谢他！”

……　……

我正躺着。我听到叔叔反复念叨着：“赞美真主！感谢真主！”我听到他吻了自己的手两次，第一次是手心，第二次是手背。这吻声透过高墙传了过来。只过了一会儿，那吻声就由他的手转到他妻子的手，或他妻子的胳膊或腿上了。因为我开始听到她的声音，她正从他那边抽回自己的臂或腿，还一边说着：“不，我的先生，不——”他轻声轻气地回应着，那声音像蛇发出的咝咝声：“为什么不，好女人？”床在他俩的身下吱吱地响着。我又听到她时断时续的喘息声，她又一次推拒着：“不，我的先生，别这样！噢，先知啊！——”那蛇样的咝咝喘息声再次传过来：“我的乖女人！什么‘不行’？什么‘先知’？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女人呀！”床晃动得更厉害了。床上两个沉重的肉体在粘合，在格斗，接近又离开，接近又离开，动作频频不断。开始时沉重而缓慢，不一会儿，就变成一阵接一阵的奇特的疯狂，震撼着床板，震撼着地面，震撼着他俩和我之间的墙壁，震动了我躺着的长椅。我的身子在长椅上也颤动起来，我发现自己和他俩一起喘息着，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当他俩开始消停，呼吸趋于平静时，我也平静了，我的呼吸也重新趋于和缓而有节奏。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沉浸在汗水的海洋中。

早晨，我给叔叔预备好早餐，给他递杯送碗。他抬头看我时，我就将目光转向别的地方。我等待着。他一离开，我就迅速走到那条木椅边，从椅下找出自己的鞋穿好，还穿上我的短

裙。我把睡衣、中学毕业证书、成绩优异证书等放入我的小提包里。当时我那位婶子正在厨房做饭，女仆萨迪娅正在婴儿室给孩子喂食。小侄女哈兰突然出现了，她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的鞋、裙子、手提包。她还没有学会说话，不能完整叫出我的名字菲尔朵丝，只会唤我“朵——丝——”。她是她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看我独坐房中便发出笑声和唤声的孩子。这时她走到我的跟前，爬到椅子上，叫着“朵丝！朵丝！”我拍拍她的头，抚摸着她的头发，应答着：“哎！哈兰，乖孩子！”她又笑着叫道：“朵丝！朵丝！”她想让我和她一起玩，但这时从外面传来她妈妈的唤声，她又从长椅上爬下来，两条小腿左摇右晃地朝传来她母亲声音的那边挪动着。

在这当儿，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我。她的目光从我的鞋子移向我的裙子，再移向我的小提包。她拉着我的裙裾，叫着“朵丝！朵丝！”我俯身在她的耳旁轻声说：“哈兰，我还会回来的。”可是她并没有沉静下来，她拉着我的手反复地叫着：“朵丝！朵丝！”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把我的一张照片递在她手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然后又轻轻地关上。我听到门后小哈兰的声音在唤我：“朵丝！朵丝！”于是我加快脚步走下楼梯，但她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甚至在我走到马路上时，仍然听得见那声音。我转身向后看去，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和往常一样，我在街上走着，只是这次我没有预定的目标，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我抬头看着这条大街，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街，似乎面对着一个过去从未见过的世界。我过去怎么没见到过它呢？我变了，额头上好像开启了一只新的眼睛。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的步行，有的乘着公共汽车，有的坐着小卧车，他们都匆匆忙忙，急着赶路。他们不看路，也不看我。他们不看我，我倒可以看他们。步行的人，衣衫褴褛，鞋后跟开裂，面黄肌瘦，目光黯淡，心事重重，被忧愁般的某件

事物俘虏了；乘小卧车的，肩阔腰肥，储存着脂肪，脸圆鼓鼓的，从汽车挡风玻璃后面射出警惕的、怀疑的、攫取的、近于卑贱的、贼溜溜的目光；乘公共汽车的，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眼睛，他们头碰头，肩靠肩，身贴身，彼此挤着，推着，在公共汽车的踏板上、车顶上站着，爬着，当车在某个车站或似乎是车站的地方停下来时，我远远看到他们汗珠闪闪发光的灰黄面皮和充满惶恐不安的鼓突的眼珠。

我为街上有这么多人感到惊奇。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像盲人一样走着，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自己。令我愈发感到惊奇的是，我竟置身于他们之中。我充满惊诧，惊诧中又带着某种快活，就像第一次睁开眼察看世界的婴儿。这个婴儿在一瞬间被推入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世界，于是就哇哇大哭起来。

当夜幕降临时，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留宿。我感到体内在大喊大叫，精疲力竭，饿得难受。我靠在一所房子的墙上，四下张望，只见大街又宽又长，像江河一样向前延伸，而我就像一块石头被抛入江河，翻滚着随波逐流。至于那些步行者、乘车者，则像瞎子一样，谁也看不见，盲目地向前走着。成千上万只眼睛，成千上万只眼睛，每一瞬间都扫过我的面前，却看不见我。

我只看见一双眼睛向我缓缓地探视，那目光缓缓地落在我的鞋子上，又缓缓地抬起来落在我的小腿上、大腿上、腹部、胸脯上、嘴唇上，最后停在我的眼睛上。

我打了一个寒战，像死亡或恐怖导致死亡的战栗一样。我振作了一下精神，尽量控制着面部肌肉的运动，以驱走这恐怖的颤抖。那不过是两只眼睛，仅仅是两只眼睛而已，并非刀剑。我定了定神，咽了一口唾沫，抬起腿就走。我已移动了自己的身子，避开了那视线，但仍感到那两只眼睛在盯着自己，那视线仿佛从背后穿透了我的身子。我赶紧加快自己的脚步，朝一

家灯火明亮的店铺走去。我走进店铺，将自己隐没在拥挤的顾客之中。过了一会儿，我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来，向大街上巡视，我没发现那两只眼睛，于是拔脚就跑，跑得飞快。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回我叔叔家。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承受了叔叔和婶婶家的生活的。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和马哈茂德结婚的。但任何一件事比起那两只眼睛来，都变得不那么可怕了。那两只眼睛我一想起来就浑身打颤。我不知道那两只眼睛的颜色，不知道是黑色还是绿色，是大还是小。我不能从人群中千万双眼睛里认出那双眼睛，但不论是夜晚还是白天，只要我走在街上，就会四下张望，好像地面会突然开裂，那两只眼睛会突然冒出来闪现在我面前。

我从叔叔家搬到马哈茂德谢赫家。我有了一张舒适的床，它代替了我过去的长条椅。这张床，可让我躺上去稍稍休息一下我那疲惫的身子，因我要做饭、洗衣、扫地、擦桌，我太累了。可当我刚躺上去歇歇，马哈茂德谢赫就起来了。他已六十多岁，而我还不到十九岁。他下巴上有一个大脓包，脓包正中有一个口子，有时是干的，有时却像个破龙头，滴滴答答不住地往下流血一样的红水或脓一样的黄水或白汤。

当脓口干了时，我才让他吻我，我感到那个大肿包压在我的唇上，脸上，像个口袋，或者像个充满死水或油污的皮囊。在脓口不干的时候，我不让他接近我的脸和鼻子，因为从那脓口发出一种像死狗一样的气味，令我窒息。

夜里，他用双臂和双腿抱着我，我任他那汗涔涔的手摸遍我的全身。那是一双像几乎没吃东西的饥饿者的手，一旦摸到盘子，从中取食，就会一点儿不剩。

他的饭量不大，他脸上的肿物影响他咀嚼，他的胃也很虚弱，吃多了就难受。他只能吃一点点，但他每次都要舔盘子，而且舔得精光。我吃饭时他总要盯着我的盘子，要是我吃完后盘

子里还剩一点，他就会马上抓过去吃净，还一边怪我浪费。其实我没有浪费，盘子里并没有留下几个饭粒，留在盘底的只是粘着一星半点的饭渣儿，也就是只等用水和肥皂去洗下去的一丁点东西而已。

当他搂抱着我的手脚松瘫下去时，我便从他的身下轻轻地抽出身，踮着脚尖走到卫生间去洗我的脸和嘴巴，洗我的手臂和大腿，洗遍我的全身，一点也不拉下，我要用水和肥皂冲洗好几遍。

他是个退休的人，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不出门，也不上咖啡馆，他怕付那杯咖啡钱。他整天呆在屋子里，我则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他监督我做饭洗涮。一旦我失手滑脱装洗衣粉的瓶子，撒到地上一些肥皂粉时，他就气得发抖，呵斥我太不小心。当我做饭刚倒一点油时，他在那边就大喊大叫，警告我说油罐里的油下去得太快了，让我省着点。要是清洁工人来收垃圾，他总要先检查一下垃圾桶。有一次他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点剩饭，立刻大吵大闹起来，那吼声左邻右舍都能听到，之后他就开始没头没脑地打起我来。

有一次，他用鞋底子抽我，我的脸和身子全被打肿了，于是我扔下他的家跑回叔叔家里。但叔叔却对我说，所有的丈夫都要打他们的妻子。婶婶也说，我叔叔就打过她。我对婶婶说："我叔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谢赫，是一位有知识懂宗教的人，不可能打他的妻子。"婶婶说，极懂宗教的人，才是打他妻子的人，因为他知道宗教允许打妻子。而一个有德行的妻子是不应该控诉她的丈夫的，她的义务是无条件顺从。我不知道对婶婶说什么好。在女佣人把午饭摆到桌子上之前，叔叔把我送回了丈夫家。我的丈夫已单独吃过午饭，直到晚上也没有问我吃过午饭没有。他一句话也不讲，独自吃着晚饭。第二天早上，我预备好了早饭，他坐在那里只顾自己吃，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坐在

凳子上，正要吃，他马上抬起眼皮盯着我的盘子。我饿极了。我想吃饭，不管是什么样子，不管是尊贵还是卑贱。我把手伸向盘子，正要往嘴里送，他浑身颤抖着站起来大喊："你为什么从你叔叔家里回来？难道你叔叔负担不起你几天伙食？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是唯一负担你的人，我是唯一给你饭吃的人。那你为什么还要讨厌我呢？为什么把你的脸躲得我远远的？我的样子丑吗？我的气味难闻吗？为什么我亲你时，你就把鼻子躲开？"

他像癞皮狗一样攫住了我，他的脓口子流着臭味难闻的脓水，我没有转开脸，也没有扭过鼻子。我任他的脸在我的脸上、他的身子在我的身上为所欲为，我不情愿也不反抗，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任何活力，好像是一个死人的躯体，或者像一件家具，或者只是那凳子下面的一只鞋。

另一次他用粗拐杖打我，打得我鼻子、耳朵流血，我又一次抛下他的家。但这一次我没有去我叔叔家。我走在大街上，双眼红肿，但没有一个人发现我。他们不管是步行的还是乘车的，全都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匆匆而过。大街宽阔、拥挤，在我面前像无边的大海一样延伸着，我是抛入这海中的一粒石子，波浪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把我冲上冲下，甩东甩西，我在波浪中翻滚着。我走累了，发现马路上有一个空椅子，便坐了过去。这时一股咖啡似的香味扑鼻而来。我口干舌燥，渴极了，也饿极了。咖啡馆招待员走上前来，问我喝点什么。我说："我想要一杯白水。"那招待员顿时生起气来。他瞪了我一眼，教训道："咖啡馆不是为行路人预备解渴的地方，札依乃布清真寺就在附近，只有几步远，那里有的是水，谁想喝谁就去那里喝吧。"我抬头看看这位招待员，他一下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的脸问道："怎么回事？你脸上有这么多伤痕？"我真想告诉他，但没有做到，我用手捂着脸，哭了。这个青年招待员惊异不止。他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带来一杯水。我想一饮而尽，但如骨鲠在喉，怎

么也咽不下去，水从我的唇边流下来……。不一会咖啡店老板来了，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哽咽着回答道："菲尔朵丝"。他又问："你脸上这么多伤是怎么回事？有谁打你了吗？"我想对他说出实情，但我的声音又哽咽住了。我艰难地喘着气，吞咽着哗哗流淌的眼泪。店老板说："菲尔朵丝，你休息一下，我给你预备一点热茶，你饿吗？"我还没有抬眼看他的脸，但他的声音，那带着微微嘶哑的低沉有力的声调，使我想起我爸爸问我"你饿吗？"的声调。（当我爸爸打过我妈妈平静下来之后，当他吃完东西之后，常常问我"饿吗"的声调就是这样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的父亲本是一个好人，我此时寻找着他，感到我需要他，我原来是爱他的呀，而我在这以前并不知道。咖啡店老板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路："你父亲在么？"我告诉他："他死啦。"说完我又哭了起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之死而哭。店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人都会死的。你母亲在么？"我更加悲哀地说："母亲也不在了。"他又问道："难道你就没有一个亲人一哥哥？叔叔？或者舅舅什么的？"我答道："没有。"这时，我急忙打开自己的小提包，拿出我的中学毕业证书，说道："我有中学毕业证书，我可以在中学、小学工作，也能做其他工作。"

他的名字叫布尤米。当我抬起头来看到他的脸时，并没有感到害怕。他的又长又大的鼻子像我父亲的鼻子，棕色的胡须也像。他的两只眼睛谦和平静，不会让人想象出他会杀人。他的手也是平静而温和的，不会让人想到这双手会打人或行凶。他对我说，他住着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我可以住其中的一间，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在去他家的路上，经过一家水果店，他站住了，问我："你爱吃桔子还是甜橙？"我想回答，可又没说出口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爱吃桔子还是甜橙。我父亲没有给我们买过一个水果。我叔叔和婶婶虽然买过，可是从来没有

问过我爱吃什么。咖啡店老板又一次问我："你喜欢桔子还是橙子?"我这时才脱口而出："桔子。"在他买了桔子之后我才弄明白自己本来更喜欢橙子，但我羞于再开口了，因为桔子比橙子便宜些。

布尤米有一套房子，由两个小单间组成。这套房子坐落在靠近鱼市的一条胡同内。我扫地擦桌，到市场买鱼，或者买兔子，或者买鲜肉，为他做饭。他在咖啡店忙一整天，不回来吃午饭，等晚上回来才美美地吃一顿。吃过之后他就到他的房间的床上去睡了。我则睡在我房间地板上的一张垫子上。

第一天夜里，我和他一起走回来。当时已是冬天，天气很冷。他对我说："你睡在床上，我睡在地上。"但我拒绝了。我离开了他的房间在地上睡了。他走来拉着我的胳膊，领我到他的房间去。我低着头走在他身边，步子十分艰难。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谁把他的利益放在我的后面。我父亲冬天先住烤炉房，把我抛在冷屋里；我叔叔选了床，把我抛在木椅上；我丈夫吃的比我多一倍，但眼睛却不住地盯着我的盘子。

当我们走近那张床时，我说："我不能睡在床上"，他却说"你不能睡在地上"。我仍低着头。他仍拉着我的胳膊。我看到他的手很大，手指很长，像我叔叔的手，那手也轻轻地颤动着。我闭上了眼睛。

就像我生命中一个古老的梦，或是一个古老的回忆……我感到了一阵突然的接触，我的身子颤抖了，带着像痛苦一般的神秘的快乐，或者那并非真的痛苦，而是一种我有生以来从不知道的快乐，或者是我生命之外的一种体验。

我睡在了他的床上，整整一个冬天。夏天亦然。他一次也没有打过我，也没有在我吃饭时盯着我的盘子。我把鱼都给他吃，自己吃鱼头或鱼尾。如果炖了一只兔子，我把好肉给他吃，自己只啃骨头。我常常在吃饱之前就站起身去干活儿。每当我

去市场，看见女学生走在大街上，我就联想到我本该是她们中的一员，因为我已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了。我站在一些女学生面前，端详着她们，她们却都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气看着我的衣着打扮，我这一身鱼腥味也使她们扭着鼻子。我于是对她们说，我已有中学毕业证书，她们听了都嘲笑起我来。我听她们中的一个对她的同伴悄悄地说："看来她是个疯子，你瞧，她在自言自语！"我并没有自言自语，我是告诉她们我真的是中学毕业证书获得者。

当晚，布尤米回来以后，我就对他说："我有中学毕业证书，我想工作！"他对我说："咖啡店每天都挤满了没有工作的青年，他们全有大学毕业文凭。"我坚持说："可我必须工作，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连眼皮也没抬一下，问道："你说'这样下去'是什么意思？"我结结巴巴地答道："我不能继续生活在你家里了，我是一个女人，你是一个男人，人们在议论。你曾答应我说，留在这儿直到你给我找到一个工作。"他愤怒了，对我说道："我能做什么？给你从天上创造一个工作吗？"我说："你整天在咖啡店里忙，并没给我找过工作，今天我要出去自己找工作。"

当时我的声音很低，头也没有抬，但他嗖地站起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而且对我吼道："你这婊子！你这个贱货！"他的手掌大而有力，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的脑袋在空中来回晃了好几遭。我感到天旋地转，房子也在转。我不由得用双手抱住脑袋，直到房子和地安定下来，我才抬起头。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了。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两只眼睛，它们是黑色的。它们盯着我的眼睛，继而转到我的脸上、脖子上。那目光极缓慢地移动着，又慢慢落在我的胸上、腹部，最后停在我的下腹双腿间。我不由打了个冷战，像是死亡前的颤抖。我的手不由得捂住了小

腹和大腿。但他那大而有力的手伸了过来。他扯开了我的手，用拳头猛击我的腹部，直到我失去知觉。

在他出门之前，他把大门反锁上了。我在另一个房间的地板上睡下来。半夜时分，他来了。他撩开我的被子，用手拍打着我，俯身在我身上。我没有睁开眼，任他压在我的身上，没有动作，没有欲望，没有快乐，没有痛苦，什么也没有。就像一个死人的身体，没有生命；又像一块木头，一双布袜，或是一只鞋。有一次我感到他的身体比过去更沉了，他的呼吸中有一种我从未闻到过的气味。于是我睁开了眼睛。突然看到我的脸的上方不是布尤米的脸，而是另一张脸。我不禁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布尤米呀。"我说："你不是布尤米。"他说："我和布尤米是一回事。"他接着又问我："你舒服吗?"我不愿说我毫无感觉，便闭闭眼睛信口说了句"是的"。于是他的牙咬住了我的肩膀，牙尖刺进了我的肉里。他好几次咬我的乳房，肚子，嘴里不住地叫着："啊！女人！啊！啊！××养的！……"他用我听不进的字眼骂我的娘。不过在这之后，我多次从布尤米，从他的朋友们那里听到过这个词，直到听惯了，直到我也习惯说这个词。当我想打开门而发现它反锁上了的时候，我就一边敲门，一边叫骂着："布尤米，××养的！"我几乎要用那个不堪入耳的词骂他的妈，但是我发现我骂错了，就改口骂他的爸了。

有一天，一位女邻看见我在门窗后面哭泣，就跑来问我怎么了。我对她诉说了自己的苦楚，她跟我一起哭了。她说，她可以找警察来。但我一听到警察二字就害怕。我求她找一位木匠来打开门。木匠来了，门被打开了。我便从布尤米家中逃到大街上。我感到大街上倒是个安全的地方。我跑着，全力以赴地跑着，不时向后望着，看不到布尤米的脸，就继续大步向前冲去。

傍晚时分，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一条不熟悉的街上，我徘徊着。街道很干净，路面不是沥青铺的，正对着尼罗河，道路两旁是绿绿的树木，树旁是围墙和绿色花园环绕的房屋。这里空气清新、没有尘土进入我的肺里。我看见对着尼罗河有一条石凳，就坐在了上面。我的脸好像浸润在新鲜的空气里，我舒服地闭上了眼睛。但忽然间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立刻睁开了眼睛，才发现这个女人正坐在我的身边，她肩上披着一条绿色的纱巾，眼睑上涂着绿色的眉黛。她的瞳仁不是黑的也是绿的，颜色很重，像尼罗河岸边绿树的颜色。尼罗河的水是绿的，这河水与树木的绿色似乎映在了她的眸子里，蓝天碧水的颜色混在一起，我周围的一切都闪着绿色的光，包围着我，使我沉浸其中。

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了我。我仿佛淹没在青翠欲滴、浓郁稠密、像河水一样可以触摸到的绿色之中，我沉浸其间，做着梦。我在水中游着，但衣服湿不了，人沉不下去。我让自己在海中自由自在。忽而大海吞没了我，我沉到了海底；忽而海水又轻轻地把我浮到了海面上，我不游水，也不活动。

我感到眼皮沉重，好像要睡着了，但那声音重新响在我耳边，声音轻柔，催人入眠："你累了?"我仍紧紧地闭着眼睛，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着："是的。"但感到她眼中的绿色更重、更明显了。我只听到她问了句："狗对你干了些什么?"我像睡梦中突然惊醒似地回问："谁?"她一边裹着绿色的纱巾，一边打着哈欠说道："他们中的任何一条狗。他们都是狗。虽然他们的名字各种各样：马哈茂德、哈桑奈尼、法齐、萨布里、易卜拉欣、奥迪、布尤米……"我喘着气打断她的话："布尤米?"她哈哈大笑，我看见她的牙齿又小又白又尖，中间有一颗金牙。我听到她接下去说道："我了解他们所有的人。是谁开始的?你父亲?你哥哥?你舅舅?你叔叔?"我的身子在石凳上颤抖着：

"我叔叔！"她又笑了，把绿纱巾甩向背后，说道："布尤米对你干了些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我回答："菲尔朵丝。你呢？你是谁？"她挺挺腰和脖子，带着奇怪的骄傲对我说："我叫莎莉菲·萨拉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

她要把我带到她家。在整个去她家的路上，我都在讲我的经历。我们离开尼罗河大道，走进一条小胡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一座高大的建筑。电梯随着数字上升时，我的身子抖动着。她从皮包里掏出一把钥匙，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套干净的铺着地毯的房间里。房间有一个俯视尼罗河的大阳台。她领我到浴室洗澡，教我怎样放热水和冷水。她给了我几件她的衣服，衣服柔软光滑，透着香气。她用手指给我梳理头发，拉正连衣裙的领子。我周身都感到衣服的轻柔光滑。我轻快地闭上双眼，将自己抛给轻柔，我的身体变得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轻盈。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对着一面镜子，我明白了，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轻柔干净的身体，漂亮干净的衣服，舒适干净的屋子，清新干净的空气……。我深深地呼吸着，以便让清新的空气充满我的胸膛。我四下瞧着，发现她站在那里看着我，眼里放射出树林、天空和尼罗河般强有力的绿色光芒。我把自己全部抛入她的视线内，用双臂搂着她，问道："你是谁？"她答道："你的母亲。"我说："我母亲死了好几年了！"她又说："那么我是你的姐妹。"我告诉她："可我也没有兄弟姐妹，他们也都死了。"她不以为然地说："人都会死的，菲尔朵丝！我将会死，你也将会死，但重要的是你该懂得怎样生活。"我问她："怎样生活呢？生活是很残酷的。"她告诉我："你要比生活更残酷，菲尔朵丝！生活是残酷的，只有那些比生活还残酷的人才能生活下去。"我反问道："可是你并不残酷啊，莎莉菲？你是怎样生活的呢？"她笑着说："我是残酷的，非常残酷！"我不解地问道："可你是温柔和蔼的呀！"她却说："我表面是温柔的，

可我的心却是冷酷无情的。谁要是被我咬一口，他准得送命！”我惊异地说：“像蛇咬人一样？”她点头道：“是的，像蛇一样。蛇和生活是一回事，菲尔朵丝！如果蛇知道你并不是像它一样的蛇，它就会咬你；如果生活知道你不咬它，它就会咬你！”

此刻，我在莎莉菲面前变成了一名小学生。她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正视生活，她送来了光明，让我看到童年和今生从未看到过的事情，了解了自己内心的各个角落，认识了自己的面孔和身体的价值。我知道了，我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这双眼睛是楚楚动人很有吸引力的；我知道了，我的鼻子并不大，也不扁，它是光洁的、饱满的，显出强烈的性感，我的双唇也有摄取能力；我的体态匀称苗条，我的大腿丰满有力，肌肉可以收得紧紧的，紧紧的；我知道了，我并没有讨厌过我的母亲，也没爱过我的叔叔，我不曾认识布尤米，也不曾认识他那一伙中的任何一个男人。莎莉菲对我说：“布尤米和他那一伙人并没有认识到你的价值，因为你自己不了解自己的价值。菲尔朵丝，男人不了解女人的价值，但女人却规定着自己的价值。每当你的标价昂贵时，男人就懂得你的价值了，就会为你掏腰包。假如他没有钱，他也会从别人那里偷来给你。”我吃惊地问：“我真有价值吗，莎莉菲？”她笑着告诉我：“你很美，又有知识。”我不敢相信地说道：“有知识？——我只拿到中学文凭啊！”她反问我：“这还少吗？我自己只拿了个小学文凭。”我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句：“你也有价值吗，莎莉菲？”她高傲地笑道：“当然啦！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哪一个也休想触摸我！你比我年轻，比我有文化，不付出比我高一倍的代价，谁也不能抚摸你！”我说：“可是不能向男人要求什么……”她说：“你别要求什么！你不必这样——我才这样呢！”

尼罗河、天空和树木能够变吗？我可是变了。那么，尼罗河与树木为什么不变呢。我每天早上推开窗扉，看到的尼罗河

和周围的树木都是绿色的。那翠绿的颜色，闪闪发光，蓬蓬勃勃，使我感到生命的活力，肉体的活力，热血的活力。那绿色的闪光，使我周身感到温暖柔和，那温暖柔和如同我的绸子衣服一般，那馨香像蔷薇芬芳扑鼻，我任自己的身体沉浸在这温暖和馨香之中，我的两腿自如伸展，我的脸颊埋进绸子枕头中，我用鼻子、用嘴、用耳朵领略着这轻柔的温馨……

夜晚，月光洒在我洁白的柔软如绸的身子上。男人的手也白白净净，也轻柔如绸缎。他的指甲干干净净，不像布尤米那浓茶色的黑指甲，也不像我叔叔那一层黑油泥的粗手。我闭着双眼，让我的身体沉浸在皎洁的月光下，我感受着那柔和的手抚摸在我的脸上、唇上、颈上，继而淹没于我的乳峰间。在我的乳房的关照下，它又降临到我的腹部、两腿之间。我感到身体激起一阵震颤。开始像痛苦一样的快乐，末了又像快乐一样的痛苦。这感受是我过去曾经体验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它，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忘却了它。那快乐比我的生命要长久，比我出世的那一天还要早，它好像来自我的身体内的一个旧伤口，或者从我身外的另一个躯体的器官涌出，我感到这快乐就好像从别的女人身上来的。

有一天，我对莎莉菲说："莎莉菲，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了？"她说："我们在做营生，菲尔朵丝！营生就是营生，不要把营生和感觉弄混了！"我说道："可我想感觉，莎莉菲。"她告诉我："感觉决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东西，只能给你带来痛苦！"我说："难道这里边没有快感吗？无论怎样一种快感，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她哈哈大笑起来，我看见她的一排牙齿之间镶着一颗金牙。她说："难道你吃烤米鸡时没有一种快感吗？你穿上这些柔软的绸缎时，没有一种快感吗？当你生活在这温暖的俯瞰尼罗河的房子里时，没有一种快感吗？当你每天早上打开窗户，眺望尼罗河、天空和树木时，没有一种快感吗？这一切快感还不

够吗！你为什么还要求更多的呢？”

我并不是贪心不足，只是当我每天打开窗户时，不再发现尼罗河。我知道，尼罗河就在我眼前，但是我不再看它了，就像人的眼睛不再看那些长久置于跟前的存在物了。对于香味也是如此。香味就在我的鼻子底下，可是我不再闻到香味。鼻子和眼睛一样，对存在失去了感觉。柔和、丝绸、床、食物，一切尚存在，但对我来说都变得似乎不存在了。

我不再走出家门，甚至不再走出卧室的门，我仿佛被钉在了床上，不分白天与黑夜，一小时进来一个男人。这许许多多的男人，他们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全都结过婚，全都受过教育，全都提着沉甸甸的皮包，他们的内兜也是沉甸甸的，他们的身子也是沉重不堪的。漫长的岁月使他们大腹便便，似乎装满了过多的东西。他们大汗淋漓，使我的鼻子常常闻到死水的腐臭味。我扭过头去，不想闻到这股气味，但他们硬是不放过我的鼻子，使劲地往我鼻内灌入这股臭气。他们又搔又抓，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我紧闭双唇，忍受着痛苦，克制着吼叫。但尽管我并不愿意，嘴巴还是情不自禁地张开了，还是发出了强忍的呻吟。他们中的一个男人听到了，于是用愚蠢的声音灌进我的耳朵里：“舒服吗？”我裹着嘴唇，向他脸上唾去，他却用舌头吱吱地啜着我的嘴唇，我感到他粘稠的唾液流进了我的嘴里，我用舌头使劲地堵着他的嘴，一次又一次地堵着。

只有一个男人不这样坏，他没有问我“舒服不？”而是问我：“你痛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菲尔朵丝，你呢？”他答道：“我叫福齐。”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感到痛苦呢？”他说：“因为我感觉到你是这样。”我惊异不止：“你感觉到我……？”他问：“你为什么痛苦？”我只能告诉他：“我也不知道。莎莉菲告诉我‘工作就是工作’，工作里没有感觉。”他笑出了声，很快又在我的嘴唇上吻着，他说：“莎

莉菲嘲笑你呢，她背着你得到了不少，而你什么也得不到，除了痛苦。”我哭了，他为我擦着泪，用双臂搂抱我，于是我闭上了眼睛。他在我脸上轻轻地吻着，他又问我：“你困吗？”我说：“困。”于是他说：“那就躺在我怀里睡吧！”我说：“那莎莉菲来了呢？”他说：“别怕她。”我问他：“难道你不怕她吗？”他又笑了，说：“是她怕我。”

我一直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缕轻微的声响穿过我和莎莉菲卧室间的隔墙，直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听到了莎莉菲的声音，她在和一个我听着耳熟的男人谈话：

“你要把她从我这里弄走吗，福齐？”

“我将和她结婚，莎莉菲。”

“你不要结婚，福齐！”

“过去可以，可我现在年纪不轻了，我想要个好儿子。”

“让她的儿子继承你的土地和钱财？！”

“莎莉菲，别讥讽人！假如我想变成百万富翁，那我早就变成了，但是我是一个贪恋着生活快乐的男人，我赚钱为的是花掉它，什么东西也不能奴役我，金钱也好，爱也好。”

“福齐，你爱她吗？”

“我是个能够爱的人吗，莎莉菲？你难道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个失掉爱的能力的男人吗？”

“你不要爱，也不要结婚，福齐！难道你想把她从我这儿搞走，就像从前从我这儿搞走卡米莉娅一样？”

“卡米莉娅是我带来的。”

“她陷入了你的情网，难道不是这样吗？”

“女人们喜欢我，我有什么错？”

“我诅咒那个爱你的人！”

“是嘛，我没有爱她呀？”

“你爱着吗，福齐？”

“有些时候爱。”

“福齐，你爱过我吧？”

“莎莉菲，你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你知道我没有功夫闲扯，我将把菲尔朵丝带走。”

“你绝对不能带走她！”

“我就要带走她！”

“你威胁我吗，福齐？我可不再怕你威胁了。你不能叫警察来整我了，如今我在警察局的相识和朋友比你多！”

“我是求警察局的人吗？软弱的男人才去求警察，我是个软弱的男人吗？莎莉菲？”

“你这是什么意思，福齐？”

“你明白。”

“你要揍我吗？”

“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揍你了，看来你是又想挨揍了。”

“你要打我，我就打你，福齐！”

“好啊！咱们看看谁打得过谁？”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给你把邵基叫来。”

“这位邵基何许人也？除了我之外你还有别的男人？你爱着另一个男人，莎莉菲？你敢吗？”

隔着墙，我没有听清楚莎莉菲是怎样回答福齐的。也许是她回答得声音太小了，我没听见，也许是在她回答之前福齐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因为我听到了一种好像是用手捂着嘴巴的声音，接着好像是用手拍脸蛋的声音，“不，福齐，不……”回答她的是像蛇叫一样的愤怒声：“不什么，女人？”床在他俩的身下咯吱咯吱地响着，我又听见莎莉菲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她又在阻拒：“不，福齐！以先知发誓，你不能这样……”紧接着又响起了福齐那愤怒的喘着粗气的蛇叫般的声音：“怎么不行？叫先知干什么，女人？那个邵基是谁？让我宰了他！”床晃动的声

响更大了。床上两个肉体粘在一起，在搏斗。他们贴紧又分开，再贴紧，再分开，一场战斗持续着，没过多久，战斗的速度出奇地加快了，像疯了一样，震撼着二人身下的床铺。震颤持续着，就像那急促的喘息声。地面也震动起来了，也在喘息。我和他们之间的隔墙也震动起来，我躺着的床也开始震动起来。

剧烈的震动传到了我的头上，一下子把我震醒了，在梦一般的朦胧中，福齐的脸孔对着我的脸，他的声音又回到我的耳边："莎莉菲嘲笑你呢？她背着你获取……"然后是莎莉菲的声音："你敢打我，我就打你，福齐！"我睁开眼，发现自己平躺在床上，身旁并没有什么男人。房间里黑漆漆的，没有别的人。我踮着脚尖走到莎莉菲的房间，我看见她一丝不挂地睡着，她的旁边是福齐。我又踮着脚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随手抄起一件连衣裙，拿上我的小提包冲到大街上。

当时正是黑夜，没有月光，四周漆黑一片。正是冬季，天很冷，开罗的街道空无人影，街道两旁门窗紧闭，似乎连空气都钻不进去。我在寒冷中走着，周身只有一件薄薄的衣衫。不过我没有感觉到冷。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我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找不到一个去处。但是我不再害怕。街道上已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东西，寒气也不能刺痛我。是我身体发生了变化吗？我在承负着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吗？真正的我的躯体哪里去了呢？我赶快看看自己的手指，这手指是我的手指，又细又长，一个男人曾说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手指，它显示出力量，表现出智慧，包含着语言。那个男人吻我的手指时，这手指用一种似乎能让他听到的声音跟他谈话……。我笑了，我把手指放到我的耳边，什么也没听到。我又一次笑了，我听见那笑声传到自己耳中。我奇怪，四下里张望，生怕什么人听见我一个人发笑，会因此把我送到阿巴西耶医院去。

黑暗中我看不到一个人，只是看到了一个警察，他正向我

这边走来。他抓住我的胳膊，问道："你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跟我来吗？"我问："到哪儿？"他说："我家。"我说："不！我不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了！"我打开我的小提包，让他看看我的中学毕业证书，对他说："我要找一份工作，在中学、小学，或者任何能拿到报酬的工作。"他说："我会给你报酬的。别以为我会无偿地占有你。我跟别的警察不一样，你要多少？"我说："什么要多少？我不明白。"他说："别跟我装糊涂了。也别跟我讨价还价，要不然我就带你到警察局去。"我抗议道："凭什么要带我走？我什么也没干！"他说："你是妓女，我的责任就是逮捕你，逮捕像你一样的人，以便让国家清除你们，变得干净些。我们保护高尚的家庭免受你们腐蚀影响。不过我不想对你太厉害，我们可以平静地达到谅解，我将给你整整一埃镑，怎么样？"

我想挣脱他的手，但他抓着不放。他把我带到一个又黑又窄的小巷里，让我进了一扇小木门。他逼我躺到床上，接着硬是脱去了我的衣服。我闭上了眼睛，感到了身上的沉重，手指的触摸，黑色的指甲，不住的喘息，发臭的粘汗，床在颤动、地在颤动、墙壁也在颤动，好像世界在翻转激荡……我睁开了眼睛，穿上了衣服，走出了他的门，我让疲惫不堪的头在门上靠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身后说："你还等什么？今晚我没带钱，下次再给你。"

我在窄小的巷子里走着，世界仍然是黑夜，寒冷的空气仍然在逼人。开始下雨了，地上的土变成了泥，我的鞋陷了进去。家家户户门前堆着垃圾，前后左右臭气熏天，快把我淹没了。我加快了步子，想尽快逃离这些胡同，走到马路上去，任何一条马路都行，好让我不再踏烂泥。

当我走到一条马路上时，雨还是下个不停。我在一个公共汽车站遮雨的棚下站住了，从小提包里拿出手帕擦脸，擦头发

和眼睛。我在手帕下看见一道白光，开始我以为是手帕，可我把手帕举到眼前，那光仍在我的眼里。这光线强极了，就像公共汽车发出的灯光一样。我以为是晨雾或是露，或是公共汽车开始出动了，但定神一看，那并不是公共汽车，原来是一辆小汽车一直停在我面前，是小卧车的灯光照在我的眼里。车上下来一个男人，绕着车身匆匆地转过来，打开了对着我的那扇车门，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地对我说："请，请进！别受这寒冷的雨淋了！"

当时我正打着寒战，薄薄的连衣裙淋湿了，贴在身上，由于没有胸衣，乳房突了出来，乳头圆圆的，黑黑的，很显眼。他在扶我上车时，乘机用手触摸了它们。在他温暖的房中，他给我脱去连衣裙和沾满泥的鞋子，还给我用水和肥皂洗脚，然后带我到床上。我又闭上了眼睛，我感到胸部和腹部沉重不堪，手还是那样的触摸，但指甲是干净的，修剪过的。呼吸虽也急迫，但发出的是香气。也是大汗淋漓，但没有怪味。

当我睁开眼睛时，太阳光正洒满我的全身。我四下里打探着，看不出自己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精致的卧室里。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我面前。我赶快站起身来，穿上衣服和鞋子。当我拿起自己的小提包准备走出房门时，他伸出手往我手里放了一张十镑钱的票子。我眼前一阵眩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票子！我抚摸着这张钞票，打开了一个谜，仿佛撕下了那块遮住我眼睛不让我看到真实的布帘，一个我早在童年时期就知道了的真实。当父亲第一次给了我一角钱时，他并不是给我花的。我当时在田里，在家里忙着，我和母亲吃父亲剩下来的食物。如果他什么也没剩下，我只能不吃饭就睡下去。在古尔邦节，我看到孩子们在糖果店买吃的，我就去找母亲，哭着对她说："给我一角钱吧？"母亲说："我没有钱，钱在你爸爸那里。"我又去找爸爸，对他说："给我一角钱吧？"他打

了我的手，说道："我没什么钱！"但他唤着我的名字说："如果真主赐福给我们，我在这头水牛死以前能卖了它的话我就给你一角钱！"我看见父亲在祈祷："请求真主开恩，让水牛延长一点寿命！"但是水牛在找到买主之前死掉了。父亲停止了祈祷和呼唤，整个节日期间一直阴沉沉的。每当母亲和他说话时，他就冲上去打她。我也没再敢向他要那一角钱。开斋节到了，我看到店铺里摆满了糖果，便求父亲说："给我一角钱吧！"父亲又来火了，说道："一大早你就要钱？去！扫牲口粪去，给毛驴驮上，带到田里去，傍晚我会给你一角钱。当我从田里回来时，他真的给了我一角钱。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一角钱，第一次变成归我所有的一角钱。我把它放在手心里，用手紧紧地攥着，因为这是我的一角钱了！不是父亲的了，也不是母亲的，而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想用它去买我想要的东西，糖果、蜜饯，或者我能挑选的任何东西。

这一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我踏着轻快的脚步，右手紧紧地捏着这张珍贵的东西，不是一角钱，而是一张整整十镑的大钞票！我第一次拿这么大的票子，我第一次用手抚摸这么大数目的钞票。突然的接触，使我全身颤抖起来。奇特的颤抖，强而有力，几乎到了痛苦的程度。我感到这痛苦好像从我腹内伤口中发出来似的，我感到这伤口带着颤抖在上升，又像在我的血管中奔腾，这热血从胸中升到颈部，在我的喉头融化成大量的唾液，热热地充满我的口腔中，它有一股香甜的味道，强烈得发苦。

我吞咽着口水，站在一家餐馆门前，透明的玻璃后面在火炉上烤着鸡。我的眼睛随着火焰转着，随着穿着烤鸡的铁钎子转着。我挑了一个靠窗户向阳的座位，选了一只烤得红油油的肥鸡，坐在那里慢慢吃起来。我细嚼慢咽，在咽下肚之前好让吃的多留在嘴里一会儿，好好玩味。我的嘴鼓鼓的，就像含满

糖果的孩子的嘴。鸡的味道在我嘴里变得分外香甜可口，就像我用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一角钱买过的甜点心一样。虽然在这以前我吃过母亲买的甜点心，但我用自己的一角钱买的甜点心，是从各种糖果点心中间挑出来的，那味道是格外香的。

餐馆的服务员，弯着腰上其他的菜。他端着满满一盘递到我面前，他的两只眼睛并不盯着食物，也不看我的盘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吃东西时没有眼睛盯我的盘子。自我出世以来，每当我面前摆着一个盛着饭菜的盘子时，便总有瞪得大大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盘子。可是这餐馆服务员却对我毕恭毕敬，绝不盯我的盘子。难道钞票就有这样大的威力？我从前怎么就不知道呢？我从前是不知道吗？我想起来了，我从前是知道的，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自从我生下来睁开眼睛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了。我从父亲那儿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那紧握的拳头，还有那紧攥着东西的手指。他总是不松手，他总是让那白白的、圆圆的东西留在自己的手中，他用粗大的手指抚摸着那东西的光滑表面。有时他在石头平台上转动那东西，我也听见过那东西发出悦耳的声响。那正是威力无比的钱币啊！

我一直坐在阳光下，我还没有付餐费，那张大钞票还在我的提包里。我打开提包想取出那张钞票。服务员正好来了，他仍是弯着腰，彬彬有礼，收着那些盘子。他的两只手在我面前的餐桌上忙来忙去，目不斜视，不看我的提包，也不瞧我那张钞票。但他的眼神我好熟悉，故意眯上的眼睛，假装对钱财不屑一顾。他的眼皮下面向我的手上投来一道审视的光，这目光就像我丈夫马哈茂德谢赫的一样。当他做礼拜时，总是眯缝着眼睛，可是眼皮底下仍悄悄地搜寻着餐桌上我的盘子。这目光也像我叔叔的，当他读书时，从书的后面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腿时，也是同样的迷蒙，同样的眼神。服务员一直站在那里，钞

票一直在我手中，他的一只眼睛似乎瞥向我的钞票，另一只眼却又露出愧色，好像他在偷看人家的羞体。……我惊诧了：一张钞票难道变得像一种被禁止的享乐吗？我几乎要开口问这侍者——谁禁止的呢？不过我还是闭着嘴巴，就好像自己本来知道答案。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伸出手向父亲要一角钱而被父亲打了手时；当我叔叔给了我一角钱而对我说："别告诉你母亲时"；当我在市场上丢了一角钱挨母亲揍时；当我的婶婶听到我的声音就把钱塞进自己的胸衣中去时；当我丈夫点钱一看见我就赶快藏起来时；当莎莉菲数着埃镑瞥见我就立刻把钱藏匿起来时，我就懂得要回避钱。我变得每当看到一个人数钱或从衣兜里掏钱，就赶紧回避，好像那钱是羞体，或者单单对我来说是被禁止之物，而对别人来说，则是允许的。我几乎要问这位侍者，是谁允许的？又是谁禁止的？但我闭着嘴巴，沉默着，我付款给他，他低着头伸手来接，那目光仍然是回避的。

我的目光不再回避，我也不再低着头。我走在大街上，抬起眉，昂起头，直视着人们的眼睛。如果有谁点钱，我也投去目光，不再避开。我在街上走着，香喷喷的食物给我周身带来暖流。剩下的钱仍在我的衣兜里，我的鞋踩在柏油马路上，轻快有力，就像一个孩子弄碎一件玩具或猜中一个谜语那么得意。

一个男人凑近我，在我耳边小声说着什么。我直视着他，目光不再回避。我说："不！"另一个男人走近我，低声向我倾吐秘密，我打量他，说："不！"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有很多男人将会来到我的面前，我将从他们之中选择我喜欢的。"他问："你为什么不选择我？"我说："因为你的指甲是黑的，我喜欢指甲干干净净的。"又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小声说着谜语似的话，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出什么价？"他说："十埃镑。"我说："不，二十！"他答应着："好吧，就听你的。"他向我付了款。

在我开始掌握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之前，过去了多少岁月！在我面对别人的拳头坚定了自己和自己身体之前度过了多少年华！我选择着我爱吃的食物，选择我喜欢居住的房子。我拒绝着我讨厌的男人，挑选着品德和身体都干净一些的男人。我已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二十五岁时我才有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家，房子靠着一条干干净净的大街，有人为我做我喜欢吃的饭菜，有人根据我规定的时间和我提出的条件与要求，为我安排着我的“工作”日程。我在银行有了个与日俱增的户头，我有了休整的时间，看电影、看戏、读报，和与少数朋友讨论政治的时间，这些人是我从许多围着我转、给我唱颂歌的男人中挑选出来的。

有一位朋友，名叫达亚，是个记者或者作家，或干着与此相似的什么工作。我对他比对别人更喜欢些，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自我进入学校懂得读书时起，我就热爱文化知识。当我有能力买书时，我家中就有了一个好大的书房。我在书籍里度过闲暇。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很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在这些画框之间有一个价钱很昂贵的镜框，里边镶着我的中学毕业证书。

我从未在书房里接待过任何客人，它只属于我自己。卧室才是我的接待室。当我初次接待达亚，撩起锦缎被子准备下床前，他对我说：“等一会儿！让我们谈谈。我爱聊天，胜过一切。”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背对着他，没有看到他的面部表情。但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感到很郑重，在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哪个男从这样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话。于是我转过身去看着他的脸，我从未这样看过男人的脸，过去我完事之后总是掀开那绣花被子就下床，而决不转身去看男人的脸。我闭着眼睛，只有在我身上的沉重感消失时才睁开眼。

我的眼睛直视着他的脸，我发现他的脸和他的声音一样，有

一些我从未看到过的特点。他的脸庞和他的身子比起来显得大了些，他的两只眼睛和他的脸比起来又小了一些。皮肤是棕色的，一对瞳仁并不黑，在微弱的灯光下我分辨不出它们的颜色。他的额头很亮，我顺着面部往下看，最后降至一个小鼻子上。他上唇的上方没有留胡须，和他的大脑袋比起来，头发显得太少了。

达亚以为我没听见他的话，因为我站在他面前一直没有回答什么。于是他又说了一次，强调刚才说过的话："让我们聊一会儿，我喜欢聊天胜过一切。"我说："但你要像我接待任何男人那样付款。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分钟都有价值。"他说："像我在医生那里一样！你为什么不在接待室挂一个价目表？莫非你还有一个加急价目表吗？"他带着点嘲讽，我并不知道嘲讽的原因，我对他说："你是嘲笑我的职业呢？还是嘲笑医生的职业？"他说："兼而有之。"我问："这跟那有什么相似之处吗？"他说："对了，只是医生进行工作时是被尊重的。"我问："我呢？"他说："你不是被尊重的。"在他说出"不是被尊重的"几个字之前，我赶忙用两手捂住了耳朵，但这几个字已经像箭一样穿进我的脑子里去了。我紧闭着双唇，他的话音也中断了，之后是一阵沉默。但是那些有刺激性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停留于我耳底的最深处。就像一块有形之物嵌进了我的脑袋里，那物体有尖刺，像刀锋一样划破了我的耳朵，划破了我的头盖，钻进了我的大脑里。

我的手一直捂着耳朵，想把耳朵和那声音隔开。其实我已不再听到他的声音了，他说话时看不出嘴唇在动，好像嘴唇没有动。他的话好像是落到他的唇上就没有了。可我似乎看到那些词在空气中飘荡，从他的嘴里飘到我的耳朵里，就像可以触摸到的什么有形之物。对了，就像一口痰。

当他的嘴唇靠近我的嘴唇时，他的那句话仍在我脑子里轰

响。我推开他，说道："我的'工作'是不受尊重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一道'工作'？"他企图用力把我拉过去，但我拒绝了，我打开门让他出去。

达亚从我的房里走掉了，可他的话并没有从我耳朵中离去。这些话已经在前一刻深入我的脑子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时间拉后一秒钟。我的头脑在一刻之前还是平静的，我的脑袋每天夜里枕在枕头上，睡得很香，一觉到天亮。但是现在，我的脑海因不停的战斗而汹涌激荡，日夜不宁，就像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海岸和岛屿，激起浪花和泡沫，又好像海水沸腾了，一种好似海啸的声音从枕边传到我的耳朵里，或者是从耳朵里传到枕头里。我分不清是水声还是空气声，总之它们日日夜夜不断地冲击着，一击又一击，像心脏的跳动，又像是重锤敲打着我的脑袋。一个声音："不受尊重的！不受尊重的！"在我的头盖骨里敲打着，在床上敲打着，在餐室敲打着，在街上敲打着。重锤就是用这句话敲击我，敲击我的头，我的脸，我几乎感觉到它砸在我的脸上，就像一口又粘又冷的痰吐在了我的脸上。这生硬的词落在我的耳中，冷冰冰，粘糊糊，像淫邪的眼睛落在我的赤裸裸的身上；像所有难听的话落入我的耳朵里。所有厚颜无耻的眼睛都不回避地要剥光我的身子，而所有有教养的眼睛则都避开目光，在眼皮底下偷偷窥视，表面上温文尔雅，内心里却一样邪恶，都充满对我的嘲笑和轻蔑。

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了一束光，使我看到了我的生活真相。我扯碎了挡住我视线的阴翳，睁开了眼睛，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我才明白了我是"不受尊重"的，在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过去，不知道更好些，我能吃能睡。可是现在，有什么东西能够从我的脑袋里连根拔除这句话呢？它像刀子一样尖锐，使我痛苦，使我的头部像裂开一样疼痛。它不是刀子，只是一句话，却像箭一样穿透了我的大脑，在我用手捂上之前，已

经射进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能铲除这句话，就像剔出子弹、或者就像彻底切除脑子里的肿瘤？

世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我回到听见这句话之前的心理状态了。而我从那一瞬间起也不再是我了。我变成了另一个女人，我过去的生活变成了身后之事，我不想再回到过去了，尽管我受过痛苦，受过折磨，挨过饿，赤裸过，但我仍要不惜任何代价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女人。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为了不让这种生硬的词再钻进我的耳朵里，为了不让那些邪恶的眼睛落在我的身体上，我不惜去做任何事情。

我一直保存着自己的中学毕业证书，我在校期间的成绩优异证明也保留着。我仍然有理智，有力量，有意志，有决心去找一件受人尊敬的工作。我的两只乌黑的眼睛发出正直的目光，在这目光面前那些不正的、淫邪的目光都被击退了。我读到每一则招工启事都去应招，部、局、公司我都去过，最后我终于在一家大型工业公司中找到了一份女秘书工作。

我开始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一道小门把我的桌子和公司董事长的办公桌隔开。我的办公桌上有一盏红灯和一个电铃，当电铃响起时，我推开这扇小门，走进董事长坐着的大办公室。他是一位年过五十五岁的男子。短短的身材，肥肥胖胖的，头谢顶了，整天都在抽烟，牙齿有的脱落了，有的布满牙垢，间或夹着黑色。他从纸堆里抬起头，叼着纸烟和我说话："我今天不想会见什么人，除非是那些大人物，明白吗？"在我问他大人物是哪些人物之前，他的头又陷进纸堆里，淹没在烟雾的海洋中。

在工作结束之后，我背着我的小提包下班回家。我的家其实不是家，只是一间小屋，连盥洗室也没有。是从一位老妇人家里租下的。她每天清早都做晨祷，然后来敲我的门。我们八点才上班，但我五点钟就起床了，我拿着洗脸毛巾到公共盥洗室去，那里经常排着大队，有男人，也有女人。我微薄的薪水

不允许再住从前那样的房子，只能让我住在条件这样差的公寓里，和铁匠、补锅匠这样一些居民挤在一起。我必须穿过好几个居民区，再在大街上走一段，才能到达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来了，男人们和女人们一拥而上，我为了挤进车厢，要像每个人一样战斗一番，直到挤上了车。可上了车又像进了大熔炉，人们身体紧贴着，熔成一大团。

公司有两个门，一个门是专供高级职员进出的，没有任何看门人员，另一个门是供小职员们进出的，有一个看守把着。他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上下班签名薄。我在长长的名单里找了很久，才看到自己的名字，我当着他的面签了名，他看看自己的手表，然后郑重其事地在我的名字前面写上我签到的准确时间。在离开公司时，他也这样严肃地看看自己的表，又在我的名字下面记下我出门的准确时间。

高级职员们可以随时来随时走，他们都有小型的或大型的轿车。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位坐在卧车里，而我正一只脚着地挤在公共汽车内的大肉团中间。有一次我正跑着赶公共汽车，一位高级职员看见了我，向我投来像冰水一样的目光。血一下涌到我的头上，我的脚步也乱了，我停了下来。他驾着车放慢速度靠近我，说："我可以送送您。"我抬起头朝他的眼睛看去，那两只眼睛分明在说："你是个不被尊敬的、跟着公共汽车跑的小职员！而我所以用小汽车送你，是因为你的女性肉体刺激了我。一个像我这样的受尊敬的高级职员看上了你，你应该感到荣幸。有谁知道呢？或许将来我会帮助你比你的同事们更早地提升。"

我没有回答。他以为我没有听见，于是又说："我可以送送您！"我平静地回答他："我身体的价值要比一次晋升昂贵！"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也许在惊诧我怎么能这么快就看出了他的意思。他驾着车一溜烟跑走了。

在公司干了三年之后我才明白：作为一个妓女，所得到的

尊重和价值，要比在公司工作的所有女职员还多些。过去，我能住在有洗漱间的房子里，我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进出出，关上门时也没有人催促我。我的身子也不必挤在公共汽车内的人团里，也没有被车上的男性前前后后的挤逼着，我的身体的价值还没有贱到这种地步，贱到仅仅等于一次提升，一次晚餐，或乘一次小车，或陪游一次尼罗河，或者取悦一下经理，或躲避一下董事长的发怒。

我度过了这样的三年，没让任何一个经理或高级职员触摸过我，在我习惯于高昂的代价之后，我不想这样廉价地损毁自己的身体。我甚至拒绝了只是吃顿午餐或乘小车在尼罗河岸边一游之类的邀请。在长时间的工作之后，我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一觉。我带着同情和怜悯看着我那些天真幼稚的女同事们，她们轻易出让自己的肉体和精力，一夜的奉献只相当于一顿晚餐，或者较好的一份年度工作评价表，或者只是换来她们不再受欺压或不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每当某个经理向我发出邀请时，我就平静地对他说："我并不比我的女同事们高贵，但我的价值比她们高。"

我明白了，女职员对于她职务的担忧甚于妓女对她生计的担忧。女职员害怕失去她的工作而变成妓女，她不知道妓女的生活比她的生活更有价值。女职员因这虚幻的恐惧，付出了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她付出的是昂贵的，得到的却是廉价的。我曾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妓女，价格不同而已。高价的妓女要比廉价的女职员强。我若失去工作，决不会有多少损失，只是失去那最低廉的价格，失去的是天天在高级职员们眼中看到的对女性小职员的鄙视的目光；失去的是天天夹在公共汽车里男人们中间所受的令人屈辱的挤压；失去的是那每天早上在永远拥挤的盥漱室门前排着的长长大队……

对于这份工作，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倒是公司挽留我。我

并没有多么注意去获得某个高级职员的好感，倒是那些高级职员们争先恐后地来取悦于我。一种说法在公司里流传开了，说我是公司里尊贵的女职员，不，最尊贵的女职员。没有一个男人能击碎我的傲气，地位再高的职员也不能让我俯首折腰，目光低垂。

尽管如此，我还是爱自己的工作，因为我能见到我的女同事们，她们和我聊天，我也和她们聊天。我的办公桌比我家好。公司的盥漱室门前没有长长的大队，我进去时也没有谁催促我。公司的大院里有小巧的后花园，回家前，我可以坐到黄昏。有时夜已降临，我还坐在那里，不急于回到那阴暗的房间，那肮脏的胡同和那充满恶臭的洗漱室。

一天，我正坐在那里，一个职员发现了我。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我的身影，一动不动的身影把他吓了一大跳。他远远地发问："谁？谁坐在那里？"我用带着哀怨的声调回答道："是我，我是菲尔朵丝。"他走了过来，认出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被认为是本公司最好的女职员之一，而最好的女职员是一下班就立即回家的。

我告诉他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他坐在了我的身旁。他的名字叫易卜拉欣，肌肉丰满，个子不高，一头卷曲的黑发，两只黑亮的眼睛。我在黑暗中发现这两只眼睛正盯着我，尽管天色黑沉沉的，我仍能看出他在仔细打量我。我扭过头去，他的目光还是跟着我，抓住我不放。尽管我已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这目光还是紧追不舍。我哭了，用双手捂着挂满泪珠的脸颊。他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轻轻从我的脸上移开，对我说："菲尔朵丝，我求求你，不要哭了。"我说："让我哭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你哭过，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急忙告诉他："没什么，没什么！"他说："不可能，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又对他说："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奇怪了，问道："难道你无缘

无故地哭吗?”我说:“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在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什么新奇的事。”

他一直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在昏暗中他的目光变得散漫无神，眼里噙着泪水，一阵又一阵地闪着泪花。他紧闭双唇，吞咽着泪水。后来他的眼泪干了，眼中的光也失去了。过了一会儿，他的眼里又充满了泪水，又闪着光。又咬着嘴唇，泪又干了，光又失去了。每一次他咬着嘴唇吞咽了泪水后，总有一滴泪珠挂在他的眼角，然后掉在他的鼻子上。他就一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掏出手帕擦鼻子。我问他:“你在哭吗，易卜拉欣?”他说:“没有，非尔朵丝。”他把手帕藏了起来，咽着唾沫，笑了。

公司的院子安静极了，没有一点声响。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我的脸对着他的脸，我的眼睛对着他的眼睛。我看到自己面前有两个白极了的圆圈，在这两个圆圈里又有两个黑极了的小圆圈，它们凝视着我，每当我的目光遇到它们的时候，那白的就更白，黑的就更黑了。好像有一道光芒从某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地方穿透了它们。那个神秘的地方，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因为地上是黑漆漆的夜，天上也是黑漆漆的，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我用双眼捕捉着他的目光。我伸出手去抓他的手。在令人惊异的突然接触中，我身上涌出一种深深的从前体验过的快感。这快感比我所知道的年龄还要早。比和我经历过的悟性还要久，我在我存在的某个地方感觉过它，它好像与我俱来，我长大了，可它没有长大，或者是我降生了，它还没有出世。

我想起了一件事，张开嘴想说出来，但我的声间哽咽了，好像在想起来的那一瞬又忘掉了似的。我的心堵得慌，心脏剧烈地跳动，好像为一件已经丢掉的或者可能会失去的东西而担心。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放，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的手和我的手分开。

在这之后，每次见到他时，我的嘴唇都张开要说一件我记起又忘掉的事，我的心脏就剧烈地跳动，是害怕，或者是近似于害怕。我想伸出手去拉他的手，但他总是走进公司或者走出公司而不看我一眼。如果看我，也像看任何别的女职员一样。

在一次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我听见他大讲公正，讲取消经理和工人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大家为他长时间地鼓掌。我们在大门口等着和他握手。他把手伸给我，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同时我的眼睛也和他的眼睛紧紧相对。我有时在我的桌面上漫不经心地写着他的名字"易卜拉欣"，有时把这名字写在我的手背上。我一看见他路经公司大院，就身不由己地站起来，好像我将跟他走，可我又重新坐下了。

我的一位女同事法特希娅瞧见我站起来又坐下的样子，便走过来小声对我说："你怎么啦，菲尔朵丝？"我对她说："易卜拉欣忘了吗？"她不解地问："忘了什么呀？"我说："我不知道，法特希娅！"法特希娅说："你在幻想中生活着，菲尔朵丝！"我否认："绝非如此，法特希娅，已经发生了！"她问我："什么发生了？"我想对她说出发生了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不知道怎么说好。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但似乎又记不起来了而说不出，又好像根本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闭上眼睛，想追寻那幅画面。在我的眼前出现了被两个白白的圆圈包围着的两个黑圆圈；白极了，也黑极了。我注视着它们，那白白的，黑黑的圆圈都变大了。我的目光沉入那白与黑之中，既看不见那白，也看不见那黑了，各种画面在我的眼前都交错混淆起来，我分不出是父亲的脸，还是母亲的脸；是沃菲娅还是法特希娅；是伊格芭尔还是易卜拉欣。我像快要失去视力的人惊恐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法特希娅的面部轮廓，这时那白眼珠和黑眼珠仍没有离开我。她问我："你爱易卜拉欣么，菲尔朵丝？"我说："没有的事，法特希娅！"她又问："既然如

此，你为什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呢？”我反驳道：“我？绝对没有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你常常言过其实，法特希娅！”她却说：“易卜拉欣是个优秀的革命者，一个男子汉！”我不由自主地应着：“对！不过我是个小职员，易卜拉欣会爱上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姑娘吗？”

我们公司组成了一个以易卜拉欣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进去。我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在假日里我为委员会工作，不要报酬，也不再考虑报酬。早上排大队上厕所也不再使我感到痛苦，在公共汽车上受男人们的挤也不再使我感到屈辱。有一次易卜拉欣看见我正追赶公共汽车，就停下小卧车招呼我。我坐了进去，坐在他身旁，听到他说：“我很钦佩你，菲尔朵丝，假如我们公司有五个具有你的热情、活力和信念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

我没有回答。我把我的小提包压在胸上，以掩住心脏的剧烈跳动。我企图把呼吸调整得自然些，但一会就暴露了。我急促地喘息着，我又用对话遮掩自己的慌乱，我明白自己是在说谎：“我跑着追汽车，现在还喘呢！”他一定看穿了我的谎言，因为他笑了。他沉默了一会，然后问我：“你想直接回家呢，还是想我们一起坐一会儿？”我采取了防范措施，赶忙说：“你工作了一天，够累的了，你最好回家休息。”他说：“如果我跟你谈一会，可能会休息得更好，除非你累得不行，需要休息。”我感到他温暖有力的手正握着我的手，我的身体一阵震颤，这震颤直冲到我的头顶，冲到我全身的汗毛孔。我听见他在说：“菲尔朵丝，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时的情景吗？”我说：“记得。”他说：“从那以后，我一直想着你。”我情不自禁地告诉他：“我也是……”他说：“我想向你隐藏这种感情，可我不能……”我说：“我也是。”

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我向他讲述了我的童年和往昔的

生活，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童年和未来的憧憬。第二天，我们又谈了许多，讲述了一切，甚至我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感觉，也讲给他听了。他也给我讲了他的一些事情。第三天，他把我带到他的小屋去了，我们一块度过了一个夜晚，他给我讲，我给他讲，他用身体拥抱着我，我用身体拥抱着他。我变成了一个好像用自己的手把握着世界的人。世界在我面前扩大了，太阳在我眼里闪耀着光辉，所有的事物都闪现出奇异的光芒，连那拥挤不堪的公用洗漱间在我眼里也显得光灿了。公共汽车乘客的目光不再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了，而是目光炯炯，我的眼睛在镜子里也闪射着奇异的光。我的身体变得轻如羽毛，我忙上一整天，也不觉得累，不觉得困。

一天早上，公司的一位女同事看到我红光满面，惊呼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菲尔朵丝？"我莫名奇妙地问道："怎么了？"她说："你的脸变得满面红光，放出奇异的光彩！"我骄傲地告诉她："我在恋爱！"她呼喊起来："恋爱?!"我问："你知道他是谁吗？"她悲哀地说："我不知道。"我叹了口气说："唉，你这个可怜鬼！"她却说道："你呀，受骗了！难道你相信世界上有个叫爱的东西吗？"我说："爱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爱使生活在我眼里变得美了！"她带着遗憾说："你受骗了！莫非你相信那些对我们这些穷女人发出的带着'爱'的声音吗？"我说："他是个男子汉，一个革命者，他为我们，为我们所有的穷人而战斗着。"她悲哀地说道："你难道相信在各种集会上说的那些话吗，可怜虫？"我生气地说："够了！你戴着有色眼镜，看不见太阳！"

我正面向着太阳，在阳光和温暖中注视着。当我看到易卜拉欣像往常一样走进公司的院子时，我完全被他吸引并淹没了。他的目光在阳光下闪耀，发出新奇的光，使他的眼睛在我的眼里显得更加奇特，就好像是另一个男人的目光。我跑上前去迎

接他。我看见他周围的一些男女职员正和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在拥挤的人群中他没有看见我。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他昨天和董事长的女儿订婚了！一个聪明的青年可以享受所有幸福！他的前途光辉灿烂，在公司将会很快地晋升！"

我怔住了！赶快用双手捂住耳朵，不让那声音再传进去。我离开包围着他的人群，飞快地走出公司大门，我再也没有回家。

我孤独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眼睛什么也不看，泪珠串串挂在脸颊，流下来，干了，再流下来，再干了，再流下来……。天快黑了，我脸上、脖子上的泪水都干了，但胸前的衣襟仍湿着。寒冷的夜刺透了我的身体，我打起哆嗦来。我双手抱着胸，温暖着自己，我想起了他拥抱着我的情景，又是一阵颤栗。我又哭了，但泪水不再从眼里掉下来。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好像在哭泣。我明白那是自己在哭泣。

那天夜里我来到公司，走进办公室，把东西收进我的小提包，很快又向出口走去。从早上得到他订婚的消息后，我还没看见易卡拉欣。我站在大门口四下张望着。我看到后院小花园，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坐了下来。我环顾着四周。每当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或听到一点响动，我的耳朵就警觉起来。我看见一个人影在晃动，我一下蹦起来，心在跳，头在跳，胸也在跳。我以为我看到的那个身影正朝我这边走来，于是在黑暗中慢慢迎过去。走着、走着，我感到自己全身，包括头发、手心都是汗津津的，湿漉漉的。我一个人走在这黑暗、空旷的大院内，有点害怕，就用我自己也难以听见的声音呼唤着："易卜拉欣！"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更害怕了，可我仍能看见黑暗中那个人体大小的影子。我鼓足勇气喊了出来——这次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谁在那儿？"就像一个说梦话的人，被这声高叫惊醒了一样，噩梦被驱散了。黑暗渐渐消失了。我看到的影子

不过是我以前看见过的一堵矮墙。

在我走出公司大门前，我仍然在四下张望着，我的眼睛扫视着那些窗户、墙壁和门，盼望着我走出去之前某扇门会突然打开，从中闪出他那双眼睛，或看到他打着手势表示的告别。我的目光一刻不停地搜索着，每时每刻都在失去希望，但希望又一再返回我的心田。我的目光来来回回迅速地扫视着，胸脯上下起伏得更快了。在步入大街前，我又停了一会儿。我等待着。当我走上大街时，我仍不住地向后张望，似乎仍在期待着什么，好像某一处会突然门窗洞开。但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

有生以来我不知道哪次痛苦能与这次相比。在我当妓女时，我痛苦的程度也比这少。那是一种虚妄的痛苦，而这是一种真实的痛苦。在我当妓女时，我并不是我自己，我的感觉也不是自己的感觉，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像此时此刻这样感到痛苦，我也不曾感到如此的卑屈。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妓女，已经受到更多的屈辱，所以不再有什么使我感到屈辱的了。也许妓女的生活是在大街上，而在大街上就没有我所期待的东西了。但是在爱情上，我却有过期待。在爱情中我曾梦想成为一个人。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妓女，我没有无代价地付出过什么，但在爱情中，我却无偿地付出了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理智和自己的努力。为了爱，我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爱，没有一点武装，没有一点抵抗。可是，我做妓女时，经常处在自我防卫中。我保卫着自己的心，把它从我灵魂的深处撤出来，我给男人的只是一个失去感情的消极的躯壳。我用后撤和消极来保卫自己。消极的意义就是我在以某种方式进行抵抗。我对男人说，你可以占有我的肉体，但你不会唤起我的反应，不会让我因某种快感而颤抖，甚至也不会让我因痛苦而战栗。我在内心沉睡着，什么也不感觉，甚至也不感觉疲劳，因为我一点也不消耗自己，一点也不付出努力。我不奴役自己

的心，而是在我的深处保存着它。我在做妓女时，并没有感到自己使出过多少力量或进行过多少努力。但是在爱中，我做出了多少牺牲！耗去了多少精力和感情！我掏出了多少！给予了多少！像圣贤们一样，既不算计什么，也不要求报偿！除了让爱情拯救我，让我变成自己，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不被别人歧视的人之外，我没要求过什么。但我不曾达到过我所期望的任何目标，因为我是个贫穷的小职员，尽管我努力做了，尽管我像圣人一样给予过。我的神圣的努力，像任何一个穷人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不可能成为德行，而是一种愚蠢或软弱，是比不道德的行为更受鄙弃的行为。

我知道，我从我血脉中带有神圣性的最后一滴血中解放出来了。我的理智觉醒了。我看出了真相。这个真相是：更愿当一名妓女，而不愿当一名被人欺骗的圣人。所有的女人都是被欺骗的。男人们把欺骗强加在你的身上，然后给你惩罚，因为你是被欺骗的。男人们让你堕入深渊，然后又让你承担后果，因为你堕入了深渊。男人们强迫你结婚，然后又用打骂和不断的诡计惩罚你。最少受骗的女人是妓女。为了婚姻或者爱情，女人正经受着更大的惩罚。

夜半时分，街上变得静悄悄的，尼罗河上的微风吹得更加神秘。我边走边欣赏着夜的静谧，已不再感到什么痛苦。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空旷的街道和紧闭的窗扉也让我开心。我欣赏着我对人们的陌生和人们对我的陌生，欣赏着陌生的地、陌生的天和陌生的树木，就像行走在一个她不属于它，它也不属于她的神秘的世界中一样。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决不做她不爱做的事。无拘无束的自由！与世界分开的快乐！她感到自己的独立，感到自己是个独立的存在，不受任何男人的统治，不屈从任何婚姻法或爱情，她在时间之外，法律之外，世界之外。如果说刚刚走过的这个男人没有向她提出要求，那么下一个将

向她提出要求，或者下下一个。她并不是在专门等候哪一个。如果说他消失了，她会难过，可她并不期待什么；如果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她也痛苦。可她不希冀什么，不想索取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了，对她来说，不可能发生比发生过的更多的事情了。

我发现自己正张开双臂拥抱神奇的夜空，我低声哼着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歌中唱道："我不希望什么，我不向往什么，我不惧怕什么，我拥有我的自由。……"

在我面前停下一辆豪华轿车。我看见里面有一个男人。我嫣然一笑。在柔软的床垫上，他翻来覆去，而我却不从自己这里拿出任何一点东西。我感觉不到快意，也感觉不到痛苦。我翻身下床时，领悟到了一条道理：具有原则的革命者们和其他男人们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用聪明和原则获得别的男人用金钱获得的东西。他们是革命者，不错，但跟我们妓女一样，——革命对于他们就像性对于我们，只是一种职业。

在易卜拉欣结婚四年之后，我偶然碰上了他。他要求到我这儿来。我尚未摆脱对他的爱，因此拒绝了他。我不能和他一起奴役自己。但是，又过了数年，在他一再要求之后，我没有拒绝他。当他没付一点钱就想离开我的房子时，我对他说："你忘了付款。"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掏出钱包，递给我一张十埃镑的钞票。但是我说："价格二十埃镑，可多不可少！"当他掏出另一张十埃镑的钞票时，手又颤抖起来。我发现，当初他和我好时并没有爱我，他每夜到我这里来，只是因为分文不付。

我意识到我讨厌男人们，恐怕多年来我一直泄露着这个秘密。我最讨厌的男人是那种企图教训我的男人，或者企图对我说他想从我的处境中拯救我的男人。我讨厌这种人，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他要比我强，他能拯救我。他考虑拯救我是为了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扮演的角色在其他方面失败了。他正扮演这

个最高尚的角色，当他提醒我注意自己在堕落时，他感到了自己的高尚。他似乎在对自己说："我是高尚的，尊贵的。堕落的女人啊，我要拯救你！"

我拒绝他们的英雄主义和高贵精神。我在做妻子、遭受拳打脚踢时，他们中没有一个拯救过我。当爱情撕裂我并几乎粉碎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拯救过我。女人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恶劣的，但妓女的生活还稍好些。我让自己相信是自己选择了妓女的生活。我拒绝他们的英雄主义和高贵精神是为了拯救自己。我决心做一名妓女。对我来说肯定无疑的是，我自己选择了生活，我选择了灾祸较少的生活，我拥有这一选择的自由。

妓女常常说"是"，条件是钱。当一个妓女说"不"的时候，这意味着她不是妓女。因为我不是妓女，所以常常说"不"。这个"不"字使我身价一天比一天高。男人不能忍受一个女人的拒绝，因为他是从内部被拒绝的。一个人不能忍受双重的拒绝，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说"不"的时候，男人总是坚持不懈。尽管价格提高了，他还是坚持着。男人绝对不能忍受一个女人的拒绝。

我成了一位成功的妓女，我拿到最高的价钱。最伟大的男人们都争先恐后来到我的面前。一天，某国一位大人物听到了我的名字，还亲眼看见了我，于是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拒绝了。我知道，这些统治者大多数是绝对不能在别人面前失败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内心里的失败者。一个人不能承受双重的失败，这就是他们不断向上爬的原因。他们在统治别人时，有一种胜利之感，对他们自己的心来说，这是一种虚假之感，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感觉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

我的拒绝增强了他征服我的决心。每天都有一个警察从他那里来。我拒绝着。每次警察都对我耍一套新花招：这次要送

钱给我，下次又威胁送我进监狱。这一回，他对我说，拒绝这样的大官可能被看成是对他伟大人格的侮辱，从而会破坏两国的关系。爱国主义使我有义务到他那儿去。我对警察说，我不懂什么爱国主义，祖国没给过我任何东西，倒把我的一切掠走了，甚至我的荣誉和尊严。奇怪的是这位警察竟用道德来和我的这番话进行真正的较量："一个人怎么能失掉爱国主义原则呢?"我笑出了声，笑这区别和界定，笑这道德的双重性。他们在为一个男人找妓女，他们是一批龟奴。尽管如此，他们却谈论什么爱国主义原则和道德规范！我知道，警察仅仅是服从命令，向他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变成了一种神圣的爱国主义义务。为了爱国主义义务，妓女可以获得荣誉勋章，杀人罪行也可能变成英雄行为！

我拒绝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那里去。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至于国家土地，那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他们有一次把我投入监狱，原因是我拒绝了他们当中的某一位。我花大钱雇了位大律师，我出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出狱前法庭还宣布我是个高贵的妇女。我明白了，荣誉常常需要大笔的钱，获得大笔的钱需要人失去他的荣誉，而获得荣誉又需要钱——这两个圆圈总是在循环着。

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不体面的女人。我清楚我的职业是由统治着今世和来世的那些男人们制造出来的。男人们强迫妇女出卖她们的肉体以换取一点金钱，而最廉价的女人是妻子们。所有的女人都应以各种形式成为妓女。由于我是聪明的，觉悟的，所以我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自在的妓女，而不去做一名女奴般的妓女。每次我交出肉体时，总会得到一大笔钱。我可以用这些钱雇我想雇的佣人，为我洗衣擦鞋。我可以雇律师维护我的声誉，可以雇医生为我堕胎，可以雇记者发表我的照片和消息。每个人都有一种价值，每种职业都有一种价格，价格随着职业的

上升而上升，价值随着人在社会的地位升级而升级。有一天我心甘情愿地将一笔款捐给一家慈善机构，于是报纸大登特登我的照片，还颂扬我光荣的爱国主义立场。这样，我每想得到某种荣誉或者名望时，就到银行取出一笔款来。

不过男人们的鼻子闻钱时却有一种奇怪的方式。有个男人想让我和他结婚，我拒绝了，我丈夫留在我身上的鞋痕还在。又来了一个向我求爱，我又拒绝了，深深的痛苦还留在我的心里。

我以为我摆脱了男人们。但另一个又来了，他有一个属于男人们干的职业，那就是拉皮条。我以为可以用一笔钱把他打发走，就像打发警察一样。但他不要，他硬要和我分红。他对我说："每一个妓女都有一个拉客的，他保护她不受别的龟子和警察的威胁。我就是保护你的人。"我对他说："我将自己保护自己。"他说："在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女人能自己保护自己的。"我说："我可不稀罕你的保护。"他说："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丈夫和拉皮条的职业就要消亡了。"我说："我不怕威胁。"他说："我并不是在威胁，而是在劝告。"我说："如果我不接受劝告呢？"他说："我将被迫威胁你。"我说："你怎样威胁我？"他说："我有我的办法，有我的特殊手段。每种职来都有它的特殊手段。"

我去找警察，但我发现这家伙和警察的关系比我和警察的关系更硬。我又诉诸法律，但我发现法律惩罚女人，而对男人则闭上眼睛。

这个龟男人笑了。他的名字叫马尔柱克。他远远地盯着我，我想找到什么能保护我不受这个家伙的纠缠，但毫无结果。他看到我进屋，就跟着进来。我想把他挡在门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刀子，威胁我，最后还是进来了。我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保护你不受别人的侵害呀！"我说："除了你，没有一个人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威胁你，那就会有另外一个

男人来威胁你。拉皮条的多着呢！如果你愿意跟我结婚，那我也做好了准备。”我答道：“我不想结婚，你拿我的钱已经够多的了，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他带着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男人的那种口气对我说：“我是个干事业的，女人们的身体就是我的资本。我不会把工作和爱情混为一谈的。”我问道：“你也懂得爱情？”他说：“难道有谁不懂得爱情吗？难道你不懂得爱情？”我说：“我懂。”他问：“那爱情在什么地方？”我说：“不存在了。你的呢？”他说：“还存在。”我说：“可怜虫！”他接着说：“我想摆脱它，但没有成功。”我问：“她是个女的，还是男的？拉皮条的往往更喜欢男的！”他说：“她是个女的。”我问：“你为她花钱吗？”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花在她身上了——我的钱，我的心，我的精力，我的智慧，我的身体，一切的一切！虽然如此，我感到还是不能使她满足，她爱着另一个男人。”我说：“好可怜呀！”他说：“在爱情上，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我笑了，说道：“我就不是，因为我不爱。”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你错了！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出了爱情造成的破坏。”我说：“爱情用光明照亮人们的眼睛，而不是破坏他们的眼睛！”他叹道：“好可怜呀，你不懂得爱情！我将告诉你什么是爱——”

他企图搂抱我，我把他远远地推开了。我说：“我可不让工作和爱情混为一谈！”他说：“谁告诉你这是爱情？——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嘛！”我说：“不行！”他说：“在我这儿没有一件事叫‘不行’的！”

他双臂紧搂着我，我又感到胸上那熟悉的沉重，但我一直向后退着，和我的身子分开了，只剩一个完全消极的身躯！没有失败，也没有投降。它的消极是一种反抗。它能够不反应，不感觉痛苦和快乐，它可以没有任何感觉，任何颤抖。

这个男人分我的钱，他拿一大半。他每次走近我时，我都

拒绝他，对他说："不行！"他打我，吼道："在我这儿没有一件东西叫'不行'的！"

我看清楚了，这是个危险的家伙。他控制着好些妓女，我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各个地方各个行业都有朋友，他为他们慷慨解囊。他有一个朋友是医生，如果某个妓女怀孕了，就来打胎。另一个朋友在警察局，保护他不受别的警察的骚扰。还有一个朋友在法院，向他提供有利的法律条文，以便让法律屈服，宣布某个在押的妓女是无辜的，或者以最快的速度缴纳罚金，好让这个妓女出狱，免得耽误她的工作。

这时我明白了，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自由。我只是一台肉体机器，为了各行各业的男人们丑恶的满足而日夜工作着。我已不再拥有什么，甚至我为之付出血汗的家。一天，我对自己说："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把钱装进小提包里，刚要跨出门时，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你到哪里去？"我说："去找工作，我一直保存着中学毕业证书。"他说："谁说你不是在工作？"我说："我要选一个我想干的工作。"他说："谁告诉你这地球上有人能挑选他最想干的工作？"我说："我不愿意让人奴役我。"他说："谁说世界上有不受奴役的人？菲尔朵丝，人有两类——没有第三类：不是奴隶，就是主人！"我说："让我成为主人，不要成为奴隶。"他说："你怎么能成为主人呢，菲尔朵丝？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是不可能的，而一个女人是妓女时，你又该怎么想呢？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不行的吗？"我说："在我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叫'不行'的！"

我企图冲出门去，但被他推了回来，关上了门。我狠狠地盯着他，吼道："我要出去！"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你绝对不能出去！"我盯着他的眼睛，目光坚定。我发现，我对他的憎恨正是女人对男人的憎恨，奴隶对主人的憎恨！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惊恐，这惊恐正是主人对奴隶的畏惧，男人对女人的

畏惧。

但那仅仅是一瞬。傲慢的主人的目光重又回到他的眼中，男性藐视一切的、征服的目光又回到他的眼中。我抓住门用劲推，他举起手抽了我一个耳光。他的手举得很高，我的手举得更高，我也抽了他一个耳光。我看见他的眼睛血红，冒着火星，一只手正往兜里伸，要掏刀子，但我的手更快，我抄起刀一下戳进他的喉咙。

我从他的脖颈上拔出刀子，又冲他的胸腔刺去，然后又拔出刀，扎进他的肚子！他浑身上下让我的刀子戳遍了！我对自己动作的干脆利落惊异不止。更令我吃惊的是，我过去从未干过这样的事，居然这般麻利！我想弄明白过去为什么没这样做。我弄清楚了，是因为害怕。只有在我发现他目光中带着恐惧的那一瞬，我的恐惧才消失了。

我推开门，走到大街上。我的身子很轻快，像羽毛一样。我身上曾经有过的沉重感，似乎只是恐惧在我身上长年累月的堆积造成的。夜静静的，黑暗也在闪光，好像这光只是漫长岁月汇集在我眼脸上的幻想。尼罗河是那般神秘，空气又是这样清新。我高高昂首，向着天空，带着撕碎面罩、揭开玄幽的高傲。我的脚步打破了寂静，传出坚实有力、延续不断的声响。这脚步声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因为它们出自一个具有自信心、知道走什么路和向哪里走的妇女。她穿着价格昂贵的皮鞋，鞋底有又高又结实的后跟。她的双腿有女性的曲线美，这曲线沿着丰满圆润、光滑细腻的腿向上延伸着。

没有一个人能很容易地认出我，因为我像上流社会的所有高贵妇女：我的头发是由专门为上流社会妇女做发型的理发师梳理过的；我的嘴唇涂着高贵的自然色唇膏，既看不出放荡，也不隐藏它；我的眉睫用精致的线条描画过，这线条里有呼唤也有拒绝。我像任何一位高级职员的妻子，但我在柏油马路上坚

实有力的步履表明，我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妻子。

我从好几个警察的身边走过，他们没有一个认得出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是一位公主，或一位王后，甚至一位女神吧？这样一位昂首向天的女子会是谁呢？这样一位把柏油马路踩得噔噔响的女子会是谁呢？他们一直瞧着我，我应该高高地抬起头，保持着自己的平静和冷漠，迈着坚定有力、不慌不忙的步子朝前走，闯进他们那卑贱的生活中去。他们紧盯着我，只要我的哪个步子走乱了，他们就会猛扑上去，抓住我。

在大街的拐弯处，我看见一辆豪华轿车，车内一个带着强烈欲望的男人在窥视。他打开车门向我招呼道："跟我来！"我说："不。"他说："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我说："你肯定付不起我要的价，这个价太高了！"他说："我可以出任何价，我是一位阿拉伯的亲王。"我说："我是公主。"他说："我出一千埃镑。"我说："不。"他说："两千。"说话时盯着我的眼睛。从他深藏眼底的慌乱，我看出他确是一位亲王或一位掌权者，于是我说："三千！"他表示："同意！"

在柔软的床铺上，我紧闭着双眼。我的身体和我分离了。一个仍然具有青春活力的身体，能够撤离，能够抵抗的身体。我感到压在胸脯上沉重的躯体，多少年了，不断的重负，我已记不清它们的数目。淋漓的臭汗，超过需要、甚至超过贪婪的无休止的狂欲，使我不堪忍受。随着每一个动作，他都愚蠢地问："舒服吗？"我闭着眼睛说："是的。"于是他带着愚蠢的幸福感兴高采烈起来。他又一次问我，我说："是的。"他更加愚蠢地相信了我，更欢喜若狂了。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着他的愚蠢，每一次我都说："是。"我又一次感受到胸脯上的沉重压力。当他又问我时，我气炸了，回道："不！"直到他往我手中递钱时，我还在发怒。我抓过那些票子，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撕碎了。

我手指触到这些票子时的感觉，就像第一次触到那一角钱

时一样。我撕着钞票，也撕碎了掩住我生命之谜的最后一道帘幕，我发现了我童年时就了解的一个事实，当时我父亲第一次给了我一角钱……我紧攥着手中的钞票，用力撕呀撕，好像正在撕我叔叔的钱，我丈夫的钱，我正在撕碎我丈夫，撕碎我父亲，撕碎马尔柱克，撕碎布尤米、达亚、易卜拉欣，撕碎我看见过的所有男人，撕掉他们每个人的钱留在我手上的印痕，也撕碎自己的手指……

他惊奇地瞪大两眼，怔怔地看着我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撕碎。他叫了起来："你真是一位公主呀！我开始时怎么不相信呢！"我告诉他："我不是公主。"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妓女呢。"我说："我不是妓女，但我父亲、我叔叔、我丈夫从一开始就训练我成为一名妓女。"亲王哈哈大笑，说道："你在骗人！你的脸蛋儿表明你是国王的女儿。"我说："我父亲与国王没什么不同，只有一处——"他问："什么？"我说："他没有训练我杀人，他让我独自练习着生活。"他问："生活教你杀人了吗？"我说："正是。"他问："你杀过人？"我说："是的。"

他盯着我的眼睛，注视了一会儿，然后笑道："我不能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杀人。"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纤细温柔。"我问："谁说杀人不需要温柔？"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我绝对不会相信你能杀死一只蚊子！"我说："我可能杀不死一只蚊子，但可以杀死一个男人。"他打量着我，然后说："我不信。"我说："怎样才能让你相信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相信。"我高高地举起手，照准他的脸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随着问道："你相信我抽你嘴巴吗？刀子扎进你的脖子也不过这么简单……"

当他和我的目光相遇时，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我对他说："现在你该相信我会杀人了吧？你不过是一只蚊子而已！你把你那饥饿的人民的钱成千上万地花在妓女身上。"当我再次举手抽

他耳光时，他像女人一样大喊救命，他呼叫个不停，直到一帮警察来救他。他对警察说："抓住她！这是个杀人犯！"他们问我："你是杀人犯吗？"我说："我杀过人，但不是罪犯，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只杀罪犯。"他们一齐说："你是罪犯！罪犯的崽子！"我说："我母亲并不是罪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是罪犯！罪犯需要男性。"他们忙问："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才是罪犯！——包括你们中的父亲、叔叔、舅舅、丈夫、龟奴、律师、医生、记者！所有行业的所有男人！"他们说："你是个危险而疯狂的女人！"我说："因为我说出了真相，真相才是疯狂和危险的！"

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把我押进了监狱，关上了牢房的门窗。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我怕到这种程度。我是看穿他们狰狞面目的唯一女人。他们判我死刑，并不是因为我杀了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可他们偏偏判我死刑。他们怕我活下来，他们知道，假如我活着，就会杀死他们。我的生就意味着他们的死，我的死则意味着他们的生。他们想活命，活命对他们是更多的罪恶，更多的掠夺。而我，已经战胜了生，也战胜了死。我不再想活，不再怕死。我不要什么，不希望什么，不惧怕什么，我拥有我的自由。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奴役我们，只有我们的欲求，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我的自由使他们满腔怒火，他们企图在我的所求、所惧以及天边向我招手的希望中奴役我。他们中的一个来了，对我说："你是有希望被释放的，如果你向总统写一份请求赦免的保证书的话。"我说："我不想被释放，或者被宽赦，因为我的所谓罪行并不是罪行。"他说："你杀了一个人。"我说："如果我再次回到你们的生活中去，我决不会停止杀人的。要是我写了请求赦免书，这里有什么好处吗？"他愤愤地说："你是该死的，女罪犯！"我说："所有的人都会死，我宁愿带着自己的罪行而死，而不愿带着你们的罪行

而死!”

现在，我正等着他们。过一会儿他们就要来带我了。明天早上我决不会在这里了，我也决不会在哪一处为人所知的地方了。那是通向地球上所有人——包括国王们，亲王们，统治者们——都不知不晓的地方。这是一次旅行，那个地方使我充满骄傲。我曾寻求一件使我能充满骄傲的事物，一件让我的头颅高于所有的人——特别是国王们、亲王们和统治者们——的事物。我每拿到一张报纸，看到上面有他们中某一个人的照片时，我就往他脸上吐唾沫。我以前只往那些我用来铺橱柜的报纸上吐唾沫，我吐了，然后让唾沫自已干掉。谁看到我往一张照片上吐唾沫，都会以为我认识那个人，可我并不认识他。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即使偶尔认识报上登出照片的男人，她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男人。即使是我，——一个成功的妓女，也不会认识所有的男人。但是每一个我所认识的男人，我都想高高地举起手，狠狠地抽他的耳光！只是因为我过去害怕，我才没能举起手。过去那害怕，使我想象这个动作很困难，很沉重。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摆脱我的恐惧，直到我第一次举起了手。我的手举起来又落下，这一动作打破了我的恐惧。我明白了，这个动作很简单，比我想象的容易。我的手不再像过去那样软弱无力了，它可以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上。我的手的动作变得很自如，任何一件东西到了我的手里都变得得心应手了。如果是一把刀子，刺入胸腔和抽出来，全都很简单，很自然，就像空气吸进呼出胸腔一样。我说出这一真理也很容易，很自然，因为真理常常是简单朴素的，而在其简单朴素中又常常有其残酷和威力。我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斗争之后才发现这一残酷的真理的。人很少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找到一条可怕的、强有力的真理。找到真理意味着人不再害怕死亡。诚实有如死亡，需要无比的勇敢。我是用诚实而不是用刀

子杀死人的，这正是他们惊慌失措和急于处死我的原因。他们不怕刀子，是诚实使他们恐慌。这可怕的诚实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不害怕死，不害怕生，不害怕饥饿、赤裸或粉碎，不害怕统治者们、警察们的野蛮残忍，使我很容易地向他们欺骗的嘴脸和虚伪的报纸上吐唾沫！

## 三

非尔朵丝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就像那梦中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一样。我活动活动身体，就像睡梦中的人那样，只是我身下并不是床铺，而是硬梆梆的地面，冷冰冰的地面。不过这冷气传不到我的身上，就像梦中我游泳的海水那样。我赤裸着，游着，不感觉到冷，也不下沉，尽管我并不会游泳。她的声音中断了，但那轻轻的回声仍不断萦绕在我的耳际，就像我们在梦中听到的声音一样。我们以为那些声音是远处传来的，其实它们很近；或者以为它们是从近处传来的，其实它们很远。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它们到底来自何方，是上边还是下边？是右面还是左面？我们可能以为那是从地下传来的，或者从天空、穹顶传来的。很可能是从所有各方传来的，像空气充满了我们的耳际。但是它们并非空气，而是我听到的实实在在的声音。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仍坐在我面前的地面上。牢房的门窗紧闭着。我不能不醒来了，因为牢门突然打开。我看见好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成一个圈，包围了她。我听见其中一个对她说："走吧，时间到了！"

她和他们走了，永远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但她的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际，震荡着我的耳鼓，震荡着我的头颅，震撼着牢房，震撼着监狱，震撼着街道，震撼着世界。她的声音令整个世界惊惧，惧怕致人死命的诚实，惧怕残酷而朴素的真理——

像死一样简单、像不懂欺骗撒谎的儿童一样朴素的真理。由于全世界都在说谎，所以菲尔朵丝应该过高地付出诚实的代价。

我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头低垂着。我为自己害羞，为自己的生活害羞，为自己的谎言害羞，为自己的担惊受怕害羞。我看见人们匆匆忙忙地在街上走着，去说谎，去消耗。我瞥见在许多报亭上方挂着充满骗人标题的报纸，虚伪的旗帜正在到处高高飘扬。我狠狠地踏着油门，就像在践踏整个世界。在我和世界相撞之前，我突然来了个紧急刹车。这时我才明白了：菲尔朵丝比我勇敢。

# 她只能做一个女人

〔埃及〕纳瓦勒·赛尔达薇 著
李唯中 译

## 第一章

那天早晨，她睁开眼，感到异常憋闷。好像一群蚂蚁爬到血管里似的，彼此拉扯着，而后聚集在心脏里，相互交织，抱成一团，如同血栓；打喷嚏、咳嗽或深呼吸时，胸脯一起一伏，便觉得血栓摩擦心脏内壁。

她不晓得这种憋闷感从何而来。她揉了揉眼睛，但见太阳像往常一样灿烂辉煌，眩惑人目的金光透过玻璃窗，照到衣柜的镜子上，反射到洁白的墙上，红彤彤的光，宛如烈火；樟脑树叶像往日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又像小鲶鱼颤抖不息；柜橱、衣帽架、壁搁板和其他一切东西，均像先前那样，原地不动。

她撩开被子，赤脚下了床，下意识地向穿衣镜走去。刚刚醒来，为什么要照镜子，她自己全然不知道原因何在。不过她想证实一下：她睡觉时是否发生过异常的事情……譬如说，她的白眼球是否掉过一块来，与黑眼珠粘合在一起，或者她那尖鼻端部可曾长出肿瘤。

她照镜子一看，映入眼帘的还是每天看到的那张面孔：褐色皮肤近似于奶中加入可可粉之后的那种色调，宽阔的额前垂着一束浓密的黑发，两只绿色的眼睛里各含一颗黑核，鼻子长

而尖，还有嘴……

她的目光从她的嘴上一掠而过，因为那张嘴有损于她的脸形，故而打内心厌恶之。双唇间那道缝隙丑陋无比，不合心意，仿佛唇该长得大点儿，或领骨生得比现在略小……然而现在呢，上下唇难以合拢，之间总留着一道缝，白牙外凸，裸露无遗。

她用力紧拉双唇，好容易才把嘴闭上，开始注视自己的眼睛。她的目光一离开嘴，往往立刻转到脸上。她的眼睛有些特别，正如法里德说过的那样：她的眼睛足以使她与别的妇女区分开来。

想到法里德说过的话，困倦之意当即消散。她完全醒过来了，回忆起昨夜发生的事情，依然清清楚楚，如在眼前。她终于知道了那种憋闷感的由来：因为法里德昨晚没有按时赴约。

她转过身去，想离开穿衣镜，走出房门去浴室。但瞥见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于是站了片刻，然后走到床边，坐下来。她久久地望着电话机……过了一会儿，方才拿起听筒，手指点住号码盘，拨了五圈。但是，她又突然把手缩回来，用手按住床边。他食言违约，既没打个招呼，也未赔礼道歉，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呢？……难道不能断言他是故意违约的吗？……莫非他不想见我？难道他的爱情到此为止啦？……爱情完结了，就像任何一件事情那样，有原因或无原因地结束了。既然爱已经结束，追究原因又有什么用？她能弄清原因何在吗？那爱情是如何开始的，她不知道。她只听他说过，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在别的女人眼里看不到的东西。

她离开电话机，来到穿衣镜前，观察自己的眼睛。她凝神细看，难过地寻觅着他说的那种东西，只见两个大白眼球里各有一个绿色眼珠，绿眼珠当中有颗小黑核……那是两只平平常常的眼睛，与任何眼睛没有什么不同，就象羊眼，或牛眼，或宰掉了的兔子的眼一样。

法里德所看到的那种东西在哪里呢？她不止一次地看到法里德注视她那两只绿色的眼球。法里德边看边动，就像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那样动着……他动吗？……怎样动呢？她不记得法里德怎样动，也不记得他怎样看这两颗绿眼球。也许他看的是别的部位，比如鼻子……嘴……！啊……不……不看她的嘴，不要看那道奇丑的缝隙！

那里没有什么。她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现法里德看到什么。法里德在撒谎。他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他就像任何一个人那样说谎。一个人说谎，又有什么新鲜呢？……但是，法里德并非普通的人，他与其他人不大相同。他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她不知道。只是法里德的眼神里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她觉得他与众不同。是的，他的眼睛里确实有一种东西，在其余男子们的眼睛里是看不到的。他那棕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闪闪放光的东西，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运动不息。那是什么？她不晓得，也说不出来，但看得一清二楚，是的，她就是用自己这两只眼睛看到的。

她抬头揉眼睛，手指碰到玻璃镜，不禁一惊，随之朝钟表望去，见时针指着八点，上班时间已到，这才迅速离开穿衣镜。

她又站在柜子前，只觉得上班时听到的那些官话连同空气就像尖石头子一样涌入她的鼻腔。她想打个喷嚏，把石头子赶出去，然而空气却使劲地把石子推入她的胸中，继之落到胸底部的肋下三角沟中，换句话说，石子掉入了她的胃里。

她知道那石头子将落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能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上安乐地生活，足吃足喝，傲然自得。那石头子天天都在膨胀，压迫她的胃壁。她的胃部肌肉收缩松弛，很想把石子吐出去，但吐光了一切，唯有坚硬的石头仍留在那里，像针一样扎她的胃壁，又像绦虫附在胃壁上……。

她走到浴室，感到肋下隐隐作疼，想吐又吐不出来，于是

把头靠在墙上。她病了，确实有病，不是装的，不能到部里去上班了。

她那消瘦的肌体开始有了几分活力，快步走到床边，然后上床，钻进被窝。她本来可以合眼睡觉，但想到应该给处长打个电话，说自己有病不能上班，请个假。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电话机，将之放在自己的双膝上，举起话筒，却又马上把它放回原地。她想起自己的病假已经休完，任何事情都不能替她说情，哪怕是死亡。因为她多次撒谎，说家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只有她还活动，而她才三十岁，处长是不会轻易相信她死的。

她再次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躯体，手按着胃口，打穿衣镜前路过，脸都没扭，穿起衣服便朝房门走去。她正要开门，厨房里传来母亲的微弱话音：

“你不想喝点儿茶吗？”

“没时间啦！”

说罢，随手关上门，迈步来到了大街上。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但她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她的眼睛不看外界。她本有可能碰到人或墙，但因路途熟悉，上道下坡，避坑躲洼，绕行砖垛，转弯自如，如同双脚上还生着一对眼睛。

她来到公共汽车站，停下脚步。那里拥挤不堪，彼此摩肩接踵。一个人踩住她的脚，几乎把她的脚踩碎，她却只觉得轧了她的鞋子一下……她不知道自己怎样上了车，只是感到身体剧烈颠簸，同时嗅到一种奇异的气味时，才知道自己已身在车子里了。她的鼻子闻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气味，也不晓得如何才能把它赶走。那气味没有一个固定来源，既不是来自腋下，也不是来自阴暗角落，更不是发自粗糙干裂、毛须丛生的肌肤。

她注意到有一种尖尖的什么东西压在她的肩膀上，虽感觉出来了，但并没多去留心它。种种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她涌来，她

哪里有心去特别留神自己的肩膀呢?!她听到一种粗野的尖叫声，钉子似地钻进她的耳朵：

“买票！……”

与此同时，细雨般的唾沫星溅了她一脸。她用颤抖的手打开自己的手提包。那个男子向她投来奇异的目光，就像警察审视职业小偷，并且高声吼叫着。那个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听清楚，仅仅听到“良心”两个字。

她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原因并不在于听到“良心”二字，仅仅两个字，既无注释，亦无别的附加成分，倒与她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发觉周围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她，目光奇异，仿佛都在斥责她这样的人，以便摘掉落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他们都知道他们已经逃脱了惩罚，分明是在看着倒霉的人而暗暗幸灾乐祸。

无论如何，她是个嫌疑犯。既然她已成了嫌疑犯，也便失去了受尊重的权利。男人们的眼睛就像看妓女那样，贪婪地瞧着她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她感到有个人在推搡她。她的肌体紧紧缩在宽大的衣服中，把头藏在高高的衣领里。她的脚无法站稳，因为身体随时都要跟着人潮移动游荡。车子里实在拥挤，宛如被夹在书本中的树叶或蝴蝶标本。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感到压力突然消失了，只觉得身体像鸽子毛一样在空中飘飞，而后又像坯模子一样摔在地上。

她站起来，掸了掸大衣上的尘土，但觉一种隐隐的幸福感遍及全身。她环视四周，进入视野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她的身体飘飞在空中的那一时刻，仿佛感到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走了几步路，便发觉自己站在一堵生满锈的铁墙前。这时，她感到绦虫在用利齿叮咬她的胃壁。她张开嘴，想把肚里的东西吐个干干净净，不料干燥的空气乘机涌入口中；与此同时，右眼角上滴出一小滴

泪珠，眼里像是落进了一粒沙子，痛痒难忍。

她抬起头，目光穿过铁栅栏，看见那座黑色建筑物上有黄色的小斑点，那便是建筑物原来的颜色。她几乎可以肯定，这座建筑物与她肚子里的不舒适感有某种关系，每想到这座建筑物，她便觉得难受，离它越近，便越感到恶心，来到建筑物前，她也恶心到了难耐的程度。

她在铁门前站了片刻，朝四下看了看，没有急于进门，让她晚进一会吧！谁晓得为什么呢？也许天上会突然落下一颗炸弹，或许有人把点燃的烟头丢进档案库，或者处长胸腔里的破泵突然停止工作，来个心肌梗塞。

一段时间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只脚踩在门坎上，准备进门，另一只脚仍留在街上。谁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事？在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数以百计的人终结天年，数以千计的娃儿呱呱落地；火山喷发，吞噬房舍村庄；地震突至，都市化为废墟。是的，随时可能出现的事情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人们能想象的只是他们熟悉并知其意义的事情。人们知道随时都可能发射火箭意味着什么吗？……那不是普通火箭，而是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人们能够想象核弹头会带来什么吗？……假若晴空落下一枚核弹，将会摧毁什么呢？……人们知道天空还有数以百万计比地球还要大的星体吗？……难道悬在空中的星体就不会突然落在地球上，将地球撞碎吗？……连五大洲都不存在了，这座肮脏的黑色建筑物还能幸免吗？……到那时候，处长还仍能坐着悬浮在空中的椅子，边用唾沫湿着自己的手指头，边专心致志地翻阅出勤簿吗？……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如若发生，任何人的头脑也接受不了。她边微笑，边自言自语地说："是啊，任何人的头脑都接受不了！"然而那微笑蓦地从她的双唇上消失了。她的血和肉乃至整个意识和意志都发现自己已站在部机关大院当中。

她身材修长瘦弱，站在那里惊惧地四下张望，仿佛双脚意外地踏在了埋着地雷的地方。正在此时，院子里似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动静，她定神一看，只见一辆里红外黑的长轿车蹒蹒跚跚地在大院中行走着，仿佛车下有水，车像一条巨鲸似的游动，终于在白色大理石台阶前停下，与她站在一起了。她发现车子的两旁各有一排木雕像，每尊像都穿着黄色制服。

这些雕像从何而降?怎么来得如此之快?……她不知道……也许原来就在这里，只是她不曾留心罢了。许多东西尽管早就存在，而她却没看见过。她曾注意到那里有白色大理石台阶吗?

她惊愕地瞪着大眼睛，只见一尊雕像离开队列，迈步向车子走去，两腿并不像迈开的样子，而是直挺挺地移动，酷似木偶戏中人物的行路姿态。那木雕像弯下腰，上身几乎与下身折叠在一起，伸出长长的胳膊，拉开了车门。

她揉揉眼睛，想把落入右眼角的那颗沙粒揉出来，不料与愿望相反，沙粒反而向里面移去了。她睁着发红的双眼凝视前方，期待看到从车里走出什么人来。首先从车上下来的是只男子火箭式的黄色尖头皮鞋，接着伸出一条细短腿，灰色裤管上留有浆洗过的宽褶痕；然后钻出一个圆锥形的大白脑袋，头顶中间光秃秃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简直就像一面镜子；紧跟着露出一灰色方肩膀，最后出来的是另一条细短腿……

眼见人体一部分一部分地出来的情况，使她想起孩童时代在乡间偶尔看到生孩子的情景。车子仍然停在原地，黑色的弓形车顶比台阶的最高一阶稍高一些。

那男子拾级而上，在每一阶上都得停留片刻，像是要喘口气，歇息一下。他的脖子直朝后仰，大脑袋仿佛要顺后背掉下去，不过没有掉，依然长在脖子上。

有时，她以为自己在用缩小镜看那位男子；有时，她把他认作奶奶讲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欧盖来·乌斯拜伊；当她心不在

焉时，则把他当作她供职的生物化学部次长。

那位男子步入宽敞的走廊后，车子不见了，木雕像们也失去了直挺挺的身子架，肌肉松弛下来，迈开弯曲的腿，行至与石阶相连的木凳前，然后坐了下来。他们的目光一齐射向她。当她从他们面前走过时，他们的眼睛半睁半合，嘴巴半张半闭，间或有人往嘴里填一口夹着干奶酪的面包，或从木凳下取出一盘焖扁豆。

她穿过宽阔的庭院，转到那座黑色建筑物的背后。黑色建筑物的后背与任何东西的后背一样，颜色更黑，也更粗糙。她在一座独扇小木门前站了一会儿，只见门上布满了像是用油烟涂抹的各种东西，其中有人的指印，也有驮鞍形的半圆，还有支离破碎的文词语句。她发觉其中一词是人们的口头禅，只是最后三个字母被油烟抹掉了。

她步入狭窄、黑暗的走廊，开始上楼梯。她的双腿训练有素，双脚跳上台阶，轻松地避开扶手上外凸的铁棍，爬上四楼，向右拐，进入长长的楼道。虽然那里离卫生间尚远，但却有一股尿臊气扑鼻而来。她走进卫生间隔壁的一个房子，那就是她的办公室。

她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黄色抹布，擦去桌面上的尘土，露出黑色桌面。因为部分黑皮已经脱落，露出了原来的白色质地。她把抹布放回抽屉，抬头一看，但见另外三张桌子已连成一排，三个木乃伊式的脑袋挺立在桌上。

那股臊气味仍留在她的鼻子里，外加一种类似密封卧室里的怪气味。她站起身来，想去打开窗子，不料突然传来类似病牲口咆哮的粗声喊叫：

“天多冷啊！不要开窗！”

她又坐下来，从抽屉取出一个大卷宗，仔细端详那厚厚的

封皮，见上贴着一块白纸，上写“生物化学研究”字样。那是她的手迹，字工整漂亮，全是钢笔写的。她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写这几个字的情景。钢笔是新的，墨水也是新的，墨水的气味仍在，手指的动作似在眼前。生物化学研究处已分配给她新工作，她也在分配单上签了字。她记得写自己的名字时，她的手指直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同时也是签有正式价值的文件。

她打开卷宗，露出黄色里子，中间的白铁片夹上夹着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

她合上卷宗，放回抽屉，然后仰脸望天，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天花板。她只有站起来，走到窗子附近，透过蒙着一层烟尘的玻璃遥望天空。

天空中有件什么东西，令她感到舒展……也许因为苍天空旷，或许因为衬在白云之后的天空瓦蓝幽暗，也许天空使她想起了法里德。

她不晓得天空与法里德之间有什么关系，只知道她自己与他有某种关系。也许因为法里德在时，她常在，或者法里德不在时，她也在。昨天夜里，法里德未如约而至。这是他第一次违约食言，并且没打电话告诉她一声出了什么事。

天一动不动，且一声不吭，就像与法里德串通过似的。白色的云朵缓缓移动，仿佛一切事情与它毫不相干。远处的高出房屋的树木枝叶俱呈黑色，弯曲起伏，活像块块肿瘤。

法里德不来，一定有原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有其因。有些事情发生了，她曾认为没有原因，但过了些时候，原因便清楚了。法里德没按时赴约，究竟原因何在呢？……也许出了什么事，或生了什么病，或者暴死，或许有别的什么事情。她用手指敲着玻璃，心里想：是啊！兴许有什么别的事，法里德有意对她隐瞒。法里德曾把许多东西藏起来，把信藏在办

公桌抽屉里，而且打电话时常常把门关上。

那些事都是平平常常的事，不值得注意。每个人都有应该隐藏的秘密，诸如过去的情书，没有兑付的汇票，三基拉特[①]土地的出租合同，他母亲身穿长衫、脚踏木屐的照片以及他小时候戴着掉了穗子的红毡帽的照片……是的，有许多东西，人们往往喜欢把它藏在抽屉里。那些东西并不是法里德时刻离不开的东西，因此，放在抽屉的最底层倒也无妨。可是，他关起门来打电话，而且时间特别长，又该作何解释呢？

她一跺脚，不料高高的鞋跟陷进地板上耗子或蟑螂咬的窟窿。她用力抽脚，结果鞋子掉了。她弯下腰去，环视四周，然后将鞋子拔了出来。三个木乃伊式的脑袋仿佛原地未动。望望时钟，刚十点半，再过三个半小时，才能离开这座坟墓。她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又看时钟，见两个细针重叠在十点钟上，她便夹起手提包，站起来，迈步走出了房门。

行至走廊尽头，她停下脚步，想上五楼去，找处长请个假，早走点儿。但是，她刚要迈步上楼，却高耸双肩，将头缩进宽大的衣领里，快步下楼去了。

她三步并作两步走，快速离开那堵铁墙，眨眼之间来到了拥挤的大街上，这才放松双肩，抬起头来。阳光照在背上，略感几分惬意。如果不是因为心事沉重，她本来会更愉快一些。她看到人行道上坐着一个女人，向行人伸着空手，怀里抱着个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整个身体浸浴在火辣辣的太阳光里，既不离去，心事也不那么沉重。

她尽力放慢脚步。然而大街上一切活动的节奏都是那样快，好像与她赛跑。她发觉自己的脚步也加快了，像是去赴重要约会。其实她并无约会可赴，不论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她什么

① 基拉特，面积单位，等于1/24费丹，或175.035平方米。

事也没有，不知道自己要快步走向何方。

在往来如穿梭的人群当中，她看到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在她看来，那姑娘很像她。那姑娘行走如风，上身前倾，很想跑，但又不好意思。姑娘拿着黑色皮包，跟医生、律师或高级职员提的那种公文包一样。她的提包鼓鼓囊囊的，想必里面装着许多重要书信。姑娘抬了抬手，一辆出租车停下来，随后登上车子，转眼不见了。那位姑娘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因此，她的两脚轻快无比。无疑她十分忙碌，专心致志，正在做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很喜欢这项工作，同时感到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女子。是的，她是位举足轻重的女性。

她紧闭双唇，咽了口唾沫。是的，那位姑娘是位举足轻重的女性，不像她那样，闲着无事，在大街上漫无目标地游荡。她感到自己嫉妒那个姑娘。是的，"嫉妒"这个词最能够描绘她此时的感情。她并不懂得"嫉妒"这个词的含义，就像眼睛、鼻子和臂膀那样，是继承下来的。但她知道嫉妒是向外的，也就是说不能嫉妒自己，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供她嫉妒，而且这个人有值得她嫉妒的东西，好像那个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她把手伸进大衣口袋，用手指拨弄着绸里上的窟窿，像是在寻找什么重要东西似的。她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其实，那不是什么"发现"，也算不上什么"突然"，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又来得那样缓慢。这种感觉究竟从何时开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始于理学院毕业之后，也许始于在部里上班之后，也许仅仅开始于昨天去食堂发现餐桌上空空之时，或者始于今晨下车，一种尖尖的东西插入她的双臂之间……

她咽下苦涩的唾沫，摇动那干燥的舌头，低声自言自语道：

"是啊……我算得了什么?!……"

她本想再重复一遍“我算得了什么”，然而唇肌收缩，字未吐出，便死在口中，只觉得苦味重来，如同强酸，蜇得她满口疼痛难忍。

她抬起头来，双目扫视天空，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是的，她确乎在寻找一件东西。她想起母亲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福阿黛，我的女儿，真主默助你在化学上取得重大发现。”

她看到蓝天上有许多被堵塞的洞孔，白云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游动。她低下头去，望着地面，用任何人都听不到的声音自语道：

“母亲哪，您的理想落空了。您的祷告遇到的是默默无语的苍天！”

她舔了舔嘴唇，叹息道：

“啊，化学上取得重大发现！……”

关于化学，母亲懂得什么呢？……母亲又知道何为发现呢？……

福阿黛是母亲的独生女。母亲对女儿那不完美的理想感到很满意。当时，这位母亲与大多数母亲们的愿望相反，她没有考虑女儿的婚姻问题，而福阿黛的理想也与平常女性们的理想大相径庭。福阿黛上了学，也许读过一些小说，读过关于某个上过学，后成了一个了不起人物的姑娘的小说，或许就是居里夫人或另外一位巾帼英雄的故事。但是，一天早晨，她睁开眼，发现昨晚挂在衣帽架上的校服不见了，接着听到父亲粗声粗气地叫喊：“不要上学去了！”福阿黛哭着跑到母亲那里，问原因何在。原因无非来自于父亲。福阿黛的母亲自打第一眼看见自己的丈夫时起，就讨厌丈夫，直至丈夫去世。父亲去世时，福阿黛正在高中读书。父亲死后，母亲在镜子前抚摩着女儿乌黑光亮的头发，望着女儿苗条的身材，说：

“女儿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你的前途全在读书之中啊！男

人是没有什么用的。”

母亲希望福阿黛进医学院，但福阿黛高中毕业时成绩不佳，也许因为她没有好好复习功课，或上历史课时，总是坐在窗边，两眼不住地遥望远方，看那棵开满红花的大树。那棵大树上无数朵红花相互交织的一起，宛如一块蒙头巾，上面撒着红铜粉末。福阿黛正是在历史课上，发现自己喜爱这红铜粉末的色调的。她喜欢化学课，讨厌历史课，记不住那众多曾统治过埃及的帝王将相们的名字，不晓得活人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大功夫去赘述死人的所作所为。父亲已经去世。也许因为父亲不在，她倒觉得宽舒一些。其实，在她的生活中，父亲并不算什么，仅仅是父亲罢了，只是因为看到母亲高兴，她才高兴的。几天之后，她听母亲说父亲没有什么用，她完全相信母亲的话。是啊，父亲有什么用呢？……

福阿黛只有星期五才能见到父亲。父亲通常在她入睡之后才回到家中，而她还没有醒来，父亲早已出门了。除了星期五，家里总是整整齐齐，安安静静。一到星期五，父亲去洗澡，便把浴室弄得到处是水。出浴室后，又把客厅弄得一片湿。他把脏衣服到处扔，而且不时地咳嗽、吐痰、擤鼻涕。父亲的手帕不计其数，常常脏得厉害。母亲总是把父亲用过的手帕放在开水里烫，同时说：“杀杀细菌！”那时候，福阿黛并不明白什么是细菌，只是听生理卫生老师在课堂上说过那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她记得，有一天，老师问大家：“姑娘们，哪里有细菌呢？……”全班同学鸦雀无声，没人举手，福阿黛自以为知道答案，于是满怀信心地举起手来。老师微笑地鼓励她回答，并且声音柔和地问：“福阿黛，你晓得哪里有细菌吗？”福阿黛站起来，信心十足地高声答道：“是的，老师。我爸爸的手帕上有细菌。”

福阿黛坐在自己的床上，凝视着床头柜上的电话机。她不知道自己如何走完了那么长的一大段路，不晓得自己是怎样登上汽车，又在某个车站下了车，继而步行到家中的。她的两只脚究竟是怎样完成那些动作的，她没有去多想。她不认为只有自己的脚才能完成那些动作，其实驴子也能无声无息地完成同样的动作。

福阿黛伸手拿起听筒，拨动号码盘，五次旋转之后，电话通了。她背靠床头，心想一定要痛痛快快斥责对方一顿。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就是没人接电话。望望时钟，见时针正指十二点。她知道，一点或两点之间，法里德是不会离开家的。也许他正躺在床上看书，卧室与放电话机的书房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一时听不到铃声；也许他正在浴室里洗澡，因浴室门关得太严，故而听不见铃响。

她抬眼朝窗子望去，但见樟脑树枝条随风舞动。她的耳朵贴着听筒，铃声响个不止。她想把听筒放下，重拨一遍，证实一下自己拨的号码是否正确。她刚拨完第五个字码，耳边便响起炸弹爆炸般的铃声。她手握听筒，在耳边停留时间之长，足够任何一个人从浴室出来，或者铃的响声，足以唤醒任何沉睡的人。她又生一念头，于是放下听筒，然后再次拿起，要通查询台，问电话是否出了毛病。片刻过后，一声温柔的声音，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电话没有毛病，铃声完全正常。”

铃声再度响在她的耳边，声音高尖，连续不断。过了一阵儿，她把听筒放回原处，头倚在床头边，双目注视着窗子。

以前，她从未考虑过她与法里德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只能由她一个人去享受，容不得第二个人与她分享。

法里德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伴着书本和纸张度日，或读书，

或写作，然后把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锁起来。他每日晡时[①]外出，夜里很晚才回来，有时在外面过夜，福阿黛从不问他到哪里去了。福阿黛不想扮演那种喜欢盘问丈夫的妻子的角色……不，她根本就不想担当妻子的角色。福阿黛喜欢自由，留恋自己的闺房和自用床，不肯吐露自己的秘密，总想遮掩自己的错误。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过错。不过，她也有时喜欢隐藏起来，致使法里德也不知道她的去向。她听到某个男子赞美她几句，心里倒有几分得意感，但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她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可赞美的地方。法里德是她生活的轴心。她平日生活乏味，如喝蓖麻油，只有星期二那天才略具异彩，因为那是她同法里德会面的日子。每逢星期二晚上，天气暖和之时，二人就去一家小餐馆对坐谈情；冬令天寒之日，便在法里德家中说爱。这种情爱关系究竟经历了多少冬天，福阿黛说不清楚，只知道认识法里德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

多少个冬天过去了。多少个星期二过去了。每到星期二，法里德总是按时赴约，从未有过食言记录，也没有撒过一次谎。也许法里德有什么事情瞒着她，但却没说过谎话。有一天，二人不知不觉地谈到结婚方式，法里德瞪着两只闪亮的棕色眼睛，对福阿黛说："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结婚。"如果另外一个男子对她说这种话，她也许会怀疑，或者觉得伤害了自己的尊严。但是，法里德则与众不同，就连从他口中吐出的字眼，也失去了众所周知的传统意义，即使突然道出的一个词，仿佛也不是常人所理会的那种意思和内容。比如"尊严"一词，何为"尊严"呢？……尊严就是一个人保持自尊心吗？……反对谁呢？……反对另外一些人吗？……是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反对另外一些人。

① 下午三时到五时为晡时。

但是，福阿黛与法里德之间不存在谁反对谁的问题，二人在爱情中交换着一切，连同灵魂在内。她就是他，而他也是她；他在保卫着她的权利，她也在保卫着他的权利。但他与她之间有一种奇特的东西，尽管奇特，却像空气进入鼻腔那样容易、那样自然产生的。

客厅里传来母亲的脚步声。福阿黛听得出，母亲正朝自己的房间走来，于是立即站起身，开始在房间中慢慢踱步。母亲无意进女儿的房间，但见老太太面色憔悴，目光呆滞地望着天空。老太太蒙着白头巾，身穿长袍，站在门坎上，用微弱沙哑的声音对福阿黛说：

"我看你穿上了外出的衣服，要出门吗？"

福阿黛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嗯！"

"午饭呢？"

福阿黛边拿起手提包，边说：

"我不饿。"

福阿黛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外出。她只是不想呆在家中，想到外边走走，看看周围的情况，听听那里的喧嚷。因为外面的喧闹大大盖过了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她走出门前那条大街，顺着花圃石墙向右拐去，只见洁白的茉莉花像银元一样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像往日一样，伸手摘了朵花，揉搓了一下，但闻茉莉花香扑鼻而来，继而觉得心中有一种沉重的块状物在活动。茉莉花香意味着她与法里德的相会，似乎法里德亲吻她脖颈上部的那种感觉仍未消失。然而此时此刻，茉莉花香所表示的却是法里德缺席。浓郁的香气证实法里德确实不在，从而使福阿黛深感懊丧，仿佛在梦境中，随着一觉醒来，一切都将消失。

她丢掉被搓烂了的茉莉花，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来到尼

罗河大街，这才想起自己出门毫无目的，或者仅仅为了活动一下腿脚。她本来是有目标的，走了不多时，便发现自己已站在那家小餐馆门前。

她想进餐馆，但在门外徘徊片刻之后，才抬脚迈进餐馆大门。她穿行一条林间长廊，禁不住心里打鼓。她想象着自己走到长廊尽头，就会看到法里德的背影：他面朝尼罗河，坐在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桌旁，双肩略微前倾，两耳充血发红，浓密的黑发垂在耳后，细长的手指玩弄着桌上的小纸片，或翻阅保存时间很久的小笔记本，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总是动个不停。

是的，走出长廊，她就会看到法里德那样坐在那里。她将用脚尖走路，轻轻地走到法里德背后，伸出手掌，捂住他的眼睛……他呢，准会笑着，用劲地抓住她的手，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她的手指头。

行至走廊尽头，福阿黛的心跳得更加剧烈。她朝左侧跨了一步，出了长廊，抬眼朝桌子望去，只见桌子空空，连台布也没铺，禁不住血栓沉到了心底。她走到桌子跟前；弯下腰去，仿佛在寻找法里德给她留下的小纸条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手指所触摸到的只有那高低不平的粗糙桌面，简直像久经风吹日晒雨淋的老树干。

服务员看到她，微笑着走了过来。但是，服务员一看到她的面孔，却立即低下了头。她朝长廊走去。她转弯进长廊之前，回头望了望桌子，见那里仍没有人，于是急匆匆步入长廊，迅速地告别了小餐馆。

她不晓得自己急于到什么地方去。她知道自己是逃出来的，禁不住逃离了小餐馆、尼罗河大街，而且逃离了使她想起法里德的一切地方。是的，那些地方都与法里德串通好了，明明知道法里德的去向，却守口如瓶，不肯告诉她，就像职员们一样虚情假义。她快步离开尼罗河大街，想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法

里德既不知道，也没有到过，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他串通了。

她行至丹基大街，见公共汽车就要开动，连车路号码都没看清楚，就急忙往车上挤。她一只脚蹬在车梯上，另只脚悬在空中，许多只手一齐推她，帮助她上车。她前脚站在许多只脚中间，若干条强有力的手臂保护着她不至于跌倒。紧接着，她觉得不由自主地被乘客的躯体挤进了车子里。

她是千百万人当中的一个，被夹在拥挤不堪的街道、汽车、住宅里。她是何人呢？……她就是福阿黛·海里勒·萨里姆，女，上埃及人，出生证号码：舒巴特县字2125098。如果她倒在车轮之下，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呢？……生活还会像往常一样平静，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母亲会将她丧命的消息刊登在报纸的白事栏里，可是，报上那几行字又起什么作用呢？能改变世界的一丝一毫一厘吗？……

她用惊异的目光扫视着四周……她的确是千百万人当中的一个，也确乎是若干被塞入公共汽车里的乘客中的一个。假若她死在车轮下，整个世界依然如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过，她仍然觉得不可理解，不能相信，不能接受。

她不是那千百万人当中的一个，她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能够证实这一点。她不是行尸走肉，她的生与死定会给世界带来变化。是的，她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能够证实这一点。这种东西不仅仅存在于她自己的心中，而且她母亲心中也有，化学教师及法里德的心中同样有。

她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声音："你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伟大的人物！"接着响起化学教师的话音："福阿黛与班上的其他姑娘都不相同。"继而听到法里德的低声细语："在你的身上有一种别的女子不具备的东西。"

可是，这些已经消失的声音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些声音一

次或多次回荡在空中，然后便消失了。母亲对她说那句话，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当时她的年龄尚小；化学老师说那句话，也是多年前的事，当时她正读高中；法里德是那样说过，但他的声音不仅已经消失，就连人也见不到了，仿佛已不复存在。

一个胖女人踩住了她的脚；售票员递票时拳打在她的肩膀上；一只大手掌从后面伸过来，按在她的大腿上……是的，这是个身体相互拥挤的世界，空气中充满汗腥气味，而她则是这无数人当中的一个。尽管她高声呼喊，可是有谁去理睬她呢?!……胖女人瞪着牛眼凝视着她，呼到她脸上的全是葱蒜臭气，迫使她把脸扭向车窗。她见解放广场已在眼前，便尽全力向外挤去，准备下车了。

她站在宽阔的广场上，朝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抬眼朝高楼望去，只见高楼前脸挂着许多块牌子，上写着什么医生、律师、会计师、缝纫师、按摩师之类的粗线体字样。她发现其中一块牌子写着“阿卜杜·赛米阿化验室”，脑海里顿时呈现出一种新的东西，仿佛有一只小探照灯向她射来一束强光，将那种新东西清清楚楚显现出来。其实，那种东西并不新，已在她的脑海里存在许久，虽然毫无动静，却确实存在着。那是一种想法，一种念头，而且开始活动了，继而冲出黑暗角落，来到了光明区域。好像福阿黛清清楚楚看见楼房前脸上有一块牌子，上写着：“福阿黛化验室”。

这是福阿黛许久以来的想法，只是不晓得自何时开始。因为她不是那种喜欢背历史或精于计算时间的人。时间有时过得太快，实在快得很，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速度。然而在福阿黛看来，好像地球不动，或动得很慢，就像火山爆发时那样，大地偶尔动一下。

那个想法由来已久。第一次闪现在她的脑海里，那是在中

学上化学课时，当时有些朦朦胧胧，像是隔着一层雾气。那时，她的两眼留神地注视着试管里发生的奇异变化：颜色变化莫测，蒸气气味异常；转眼间，试管底出现了沉淀物。由于化学反应的结果，两种不同的物质化合成了一种新物质，有了新的性质、新的形式和新的光泽。化学课结束了，福阿黛留在实验室里，把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好奇地观察着化学反应，嗅着从试管里冒出来的气，然后兴奋地高声喊道："新气体……新气体！"

实验助理员体态消瘦，弹出膛似地跑了过来，用瓦斯爆炸般的声音喊道："快出来！……"继之从她手中夺过试管，将她发现的那种东西甩到了阴沟里。助理员诅咒时光亏待了他，使他当了一所小小女子中学化学实验室的一名实验助理员；如果他能完成学业，本来是可以当上实验员的。助理员把福阿黛发现的新物质丢到阴沟里，福阿黛再也忍耐不住，高声喊道："你毁灭了我的新发现！……"她发觉助理员两只小眼睛里射出的尽是嘲笑的目光，于是扭头跑出了实验室。助理员的目光一直追赶着她的身影，企图让她放弃自己的新发现。她十分喜欢化学课，满心敬重化学教师，如若不然，她本可以放弃急于发明创造的想法的。

教化学的女老师像福阿黛一样：身材修长，体态羸弱，常带微笑的双眼里，含蓄着深沉、充满信任的目光。在福阿黛看来，仿佛那种信任目光是向着她一个人的，而班上的其余姑娘都不能分享。究竟福阿黛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她自己也不知原因何在。但是，她能强烈地感觉出那种信任力量所在，尤其是在校园里与女老师偶然相遇，女老师微笑地望着她时。女老师不是对所有姑娘都微笑的。是的，她不对所有的人都微笑。

有一天，督学来听化学课。当时，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全班里只有福阿黛一人能答出来。就在那一天，福阿黛听到化学女教师当着全班学生和督学的面，说："福阿黛就是与众不同

么！”这是老师的原话，既未增加，亦未减少。这句话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老师说这句话时，吐字清晰，字距得当，“与众不同”四个字，语气格外重，给她的印象尤深。

福阿黛变得更喜欢化学了。她对化学的喜爱并不像喜欢地理、几何、代数那样，而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喜爱，上化学课时，她的头脑仿佛被磁化了一样，周围的一切都能够被吸入她的脑海。老师的声音、言语、眼神，空中翻飞的尘埃，桌子上放着的金属碎片，空气中的水蒸气和瓦斯，每一粒灰尘，每一点震动，每一次摇摆，每一动一静，每一件物体，她的头脑全能觉察到。她的头脑就像磁石一样，能把放在木头上的铁屑一粒不漏地吸起来。

如此天长日久，福阿黛的头脑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化学头脑，把周围的一切都归纳到化学形式和化学属性上去了。难怪有那么一天，她觉得：历史老师是红铜铸的；制图老师是无焰石灰做的；女校长是锰质的；教阿拉伯语的男老师口中喷出的尽是二氧化硫；教生理卫生的女老师说话的声音如同金属片相互摩擦。

男女教师们都具有某种金属特性，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教授化学的女先生。化学女老师嘛，无论其声音、眼睛、头发，还是肩膀、手臂、双腿，她的一切一切都是活人的器官，都像心脏一样在跳动；她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不可能与金属有任何关系。

化学老师身上最有特色的要算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一种类似于长在树上的橙子的香甜滋味，或像含苞待放、不曾被人手触摸过的茉莉花骨朵。上化学课时，福阿黛坐在那里，睁大双眼，伸长耳朵，张开鼻孔及全身上的汗毛孔，化学老师的甜美声音和动听言词，便像清新、温和的空气一样，从这些孔洞进入她的体内。

有一天，老师讲到发现镭的故事。讲这个故事之前，老师提到许多男性发明家的名字，说到他们发现的许多新元素。当时，福阿黛咬着手指甲，听得那样入迷出神。她想：假若我是个男子，我定会像他们一样……。她暗自思忖，认为他们的发明创造力并不比她强，不过仅仅因为他们是男子罢了。是的，男子，也许仅仅因为他们是男子，所以才做出了女子没有做出的事情。男子的能力并不高，仅仅是男性而已，仿佛男性本身就是发明创造的一项条件。

可是，她，一个女子，并非男子，却发现了一种新物质。过去，她暗自感到有发现的能力；如今，这种感觉已经化为现实。她认为周围有一种东西，正在等待着她去发现，等待着她去揭开秘密。那种东西就像声音、光线、气体和铀射线一样，是确实存在的。是的，有那么一种东西，除了她，谁也感触不到它的存在。

福阿黛躺在床上，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并非整个天花板，只是看那个边缘呈锯齿状的小圆圈，发觉上面的白色油漆已经变成了灰水泥色。因为她在解放广场周围的放射形街道上转的时间太久，故而感到两脚又疼又胀。她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在那里往返徘徊，只觉得自己仿佛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也许她想找法里德，因而总是注视着行人的面孔，不时地注意着车子里的每一个人。也许她想找一套空房子，因此总在新楼前停停站站，用难为情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看门人。

可是现在呢，她却眼巴巴地望着天花板上那锯齿形的小圆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可以思考。

她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朝她的房间走来，于是急忙盖好被子，合上眼，装出一副沉睡的样子。母亲喘气的声音已响在她的耳边，知道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坎上，且看到她在睡觉。福阿黛一

动不动，只是胸脯一起一伏，呼吸节奏正常，之后，她听见母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觉得自己可以睁开眼睛，再看天花板了，这才宽舒了些，但仍合着眼，很想睡一觉。这时，她的脑海里顿时生出一种念头，于是迅速跳下床，穿上大衣，朝门口走去。她在门口站了下来，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立即快步走到电话机旁，拨动号码盘，然后听到刺耳的铃声，而且连续不断，就是没有人跟她讲话。她放下听筒，匆匆出了家门。

她走得很快，从这条街串到那条街，急匆匆登上公共汽车。过了不多时，她在一个熟悉的车站下了车，接着向右转弯，步入一条小街。她知道，那条小街的尽头有一座三层白色小楼，临街的是个小木门。

她看见一个棕色皮肤的看门人坐在楼梯入口处的凳子上。她想上前打听法里德，但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假装不理会那种每位看门人都具有的审视、询问的目光。看门人认识她，不止一次看到她来找法里德。但她每次到这里来，他总是用那种询问、审视的目光盯着她，似乎不知道她与法里德之间的关系。

福阿黛一口气爬上楼，来到一个深棕色的木门前，发现朝向楼梯的厨房门敞着。法里德不是在家吗?!并非像她想象的那样出了什么事，老天爷也没有把他抢走。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想乘法里德尚未看到她之机，立刻原路返回。法里德显然不是无法赴约，而是有意食言违约。此外，他也没给她打个电话说明原因。她本可以回头就走，但她发觉整套房子里一片黑暗，扇形玻璃窗里没有一丝微光。也许法里德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书，卧室里的灯光是照不到门上面的扇形玻璃的。

福阿黛伸手按门铃，屋里顿时传出了零零的响声。她的手指一直按在按钮上，客厅里的铃声响个不止，只是没有人来开门。她抬起手指，铃声终止了。再按下去，铃声又顿时响彻客

厅各个角落，仍然无人走来开门。她把耳朵贴在门上，但愿听到房里面的动静，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见。蓦地，书房里传出电话铃声，她急忙后退了一步，以为是她自己在家里给法里德打电话，但立即想到自己正在法里德家门外站着，显然无法给他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许久，终于停止了。她又把耳朵贴在门上，仍然没有听到任何能够证明房内有人的动静。正当此时，她听到高跟鞋下楼的声音，于是急忙稍稍离开房门，再次按响电铃。凭借着眼睛的余光，她看见正在下楼的是一个胖女人。她边按电铃，边望着前面，直至胖女人的身影隐没在楼梯的台阶皱折之中。过了一会儿，高跟鞋的响声也听不见了，福阿黛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开始下楼。

她抬脚下楼，而思想在头脑中活动的声音几乎都可以听到。法里德违约食言，连个电话也不打，人又不在家里，他究竟会到哪里去呢？……他不会在开罗，也不会在距开罗很近的城市里，一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没有电话或邮局。他为什么瞒着她远去呢？……他俩之间的关系不是要由他开口定案吗？要求另一个人做某件事，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要求另一个人做某件事的动力又是什么？……莫非是爱情么！？……

那个词在她的口里滚来滚去，好像一口无法咀嚼的饭。……爱情！……爱情是什么意思呢？……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呢？……她是从谁的口中听到这个词的呢？……记不得了，完全记不得了。自打她领悟了生活的含义之日起，这个词便常常回荡在她的耳边。她虽然常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并不真正理解它的真切内涵，正如女性器官，她虽每天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些器官，且常用水和肥皂去洗之，但却不了解之。所以如此，原因在她的母亲身上。假若她不是母亲生的，也许早就自然而然地懂得了一切。她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

己是从母亲肚子下面的一个孔洞里生出来的，也许就是撒尿的孔洞，或者是相邻的另外一个孔洞。但是，当她要求告诉她这一秘密时，母亲却喝斥了她一顿，然后告诉她说，她是从耳朵里生出来的。母亲的这句戏言损伤了她的正常感觉，大大推迟了她通晓许多自明之理的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一直想弄清听觉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她怀疑耳朵天生是用来听的，猜想女人结婚之后用耳朵撒尿。她不晓得为什么常常把生育与小便二者联系在一起，她觉得这两个器官一定离得很近。她一直在寻找自己出生的那个孔洞的位置，猜测能在历史课，或地理课，或生理卫生课上学到它。然而等来盼去，几乎学到了想学的一切知识，唯独这一问题不得其解。一次上课时学到母鸡如何产蛋孵卵；一次上课听到鱼类如何繁衍生殖；另一次上课时，讲到鱼、蛇和许多动物，唯独没有讲到人；就连椰枣树如何授粉都讲到了，难道能说椰枣树比人还重要么?!……就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前，她向生理卫生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认为她的问题欠礼貌，于是罚她举臂对墙站立许久。当时，福阿黛面对墙壁自问：为什么人们把植物授粉、昆虫交尾、动物受孕当作一门知识学问，可是一问到人类，却被当作受罚的丑事呢？……

福阿黛漫步在尼罗河大街上。浓重的夜色笼罩着水面，圆形灯光的倒影清晰可见。夜幕下汩汩北去的尼罗河宛如一位女子，身材匀称修长，蒙着黑纱，哀悼自己厌恶的过世丈夫；又像是披着黑色的长袍，上面缀着无数颗假珍珠。福阿黛环视四周，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虚假。行至那家小餐馆门前，只见门前挂着几盏廉价彩灯，四周有些稀奇古怪的影子，像是人影。她快步走过门前，没有进门。但她又马上后退了一步，进入小餐馆，继而步入树下长廊。走到长廊尽头，拐过弯去，朝

桌子望了一眼，见桌旁坐着一男一女，服务员正在摆放杯碟，而且面带微微笑容，就像给她和法里德送酒递水之时一模一样。她未等坐着的那两个人回头看她，便转过身去，快步离开了小餐馆。

福阿黛低着头走在尼罗河大街上。究竟是哪阵风把她吹到这个地方来了呢？……莫非她不晓得这些地方已与法里德串通好，把法里德藏起来，而种种伪善与矛盾就像老练的职员那样，把她重重包围起来吗？！……她用脚愤怒地跺着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她带到这里来的呢？……法里德抛弃了她，自己躲藏起来，她为什么还绕着这些地方转来转去呢？……为什么？……她一定要像他把自己排挤出他的生活领域那样，把他从自己的生活领域中排挤出去。是的，她一定这样办，一定，一定！

威胁过去了。福阿黛抬眼看路，但她的心依然跳得十分厉害。她看到一个人正从远处走来，行走姿势酷似法里德，便立刻加快步子，迎了过去。那个人的双肩微微前倾，双脚移动得很慢，像是十分小心，而法里德走起路来也是这样。二人之间的距离渐近，只见那个人的双臂明显摆动，而法里德则并不是这样的。不过，也许因为久未见面，他急于去小餐馆的缘故吧！那个人离她只有几步远时，她开口喊道：

“法里德！……”

这时，过路的车灯灯光照到那个人的脸上，她看清楚了，那不是法里德。她的心像一块铁沉进肚子里，随后她将身子蜷缩在大衣中。那个人晃着生满卷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像个平日闭门不出的男子。福阿黛扭过脸去，远远地避开那个人，加快步子走去了。那个人跟随着走去，口中嘟嘟囔囔，究竟在说什么，听不清楚。福阿黛离开尼罗河大街，走进一条小街。那个人紧跟在她的后面，从一条街追至另一条街，直至福阿黛来到自己的家门前。

福阿黛气喘吁吁地推开门，但没听到母亲的声音，于是轻手轻脚地进入前厅。她向右一转脸，从门缝中看到母亲正躺在床上，头缠白纱巾，背依靠枕，瘦弱的身上盖着一条混纺毛毯。

福阿黛走进自己的房间，随手将门关上。她在房间当中站了好一会儿，方才脱去衣服，换上睡衣，摘下手表，放在电话机旁的架子上。她伸手去摸电话机，只觉得电话机冰凉冰凉的，禁不住周身一颤，然后看看时钟，时间已经十二点……法里德在家吗？……不妨试一试，给他打个电话？……难道她不应该中止这种追赶吗？……不过可以拨个号，等有人说“喂”的时候，就立刻放下听筒，掐断电话。对，就这么办！对方不知道谁在给他打电话。

她伸出手指，拨动号码盘，五圈转过，熟悉的铃声响了。因为已是夜深人静时分，铃声显得格外响亮。福阿黛急忙用手掌捂住听筒，免得惊醒熟睡的母亲。铃声像饿狼一样在她的耳边嗥叫着，响声撞在她的头壁上，反射回去，她的头就像一堵没有窗子的石墙。

她把听筒放回原处，铃声嘎然而止。之后，她躺在床上，合起双眼睡觉了。她睡不着，只好躺在床上，枕着枕头，睁开双眼，看着衣柜、镜子、衣帽架、搁板、窗户及白色天花板……她并不是看整个天花板，自然只是注视着那个边沿呈锯齿状的小圆圈，上面的白色油漆已经变成了灰水泥色。她合上眼，胸脯一起一伏，呼吸均匀，但仍睡不着，只是躺着罢了。她翻转身子，趴在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盖上粗毛毯，假装自己已经失去知觉。她又向左侧身，睁开双眼，只见夜色浓重，就像自己的眼睛仍合着，或双目失明了。时隔不久，一束微弱的亮光出现在墙上。她枕好枕头，往上拉了拉毛毯，把眼睛蒙了起来。她仍然睡不着觉。只觉头昏沉沉的，简直离不开枕头。这

时，她的耳边响起一种低沉的声音，起初微弱，渐次变大，继而声响刺耳，犹如电话铃声，持续不断。她以为听筒在自己耳边，于是伸手去摸，但触摸到的只有枕头。她的头一离枕头，响声随即终止；再躺下去，响声即来。她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她的心脏跳动的声音。不过，在往常的任何一个夜晚，她的心都没有像今夜跳动得这样厉害，而且连续不断，简直就像一把锤子，在不住地击打着什么东西似的。……在过去的夜晚，只要她的头一沾枕，便什么也听不到了，不多时就入甜蜜梦乡。她原先是怎样睡的呢？……她很想知道自己每天夜里是怎样睡着的。先前，她的身子极重，一躺在床上，如同跌入一口枯井，顿时便失去了知觉。她记得有那么一次或两次，她想知道自己睡觉时是如何失去知觉的，于是在神志还清醒时，奋力睁开眼睛，以便知道自己即将入睡之际处于什么情况下……然而事与愿违，往往一无所知，便呼呼睡着了。

她不知道什么，就连最简单的东西也不知道。她不懂得最普通的道理，也没能从多次重复之中学到任何东西。在她的前半生中，她睡过多少夜？……她现年三十岁，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她已睡过一万零九百五十夜，可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入睡的。

她的头枕在枕头上，嗡嗡的响声回荡在她的脑海里。她的脑袋成了一块无孔石头，没有生机，什么也不知道。她不晓得法里德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入理学院，不晓得为什么要到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生物化学研究的对象，过去有什么发现等等，她一无所知；就连自己是如何入睡的，她都不知道……是啊，一个石头脑袋，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能像一堵墙壁一样，将传来的声音化为回声。

她觉得仿佛有一堵高墙倒了下来，压在她的身上，将她压到地心当中，水从四面八方向她涌来，她好像在海里游泳。那

海大无边，水深不见底，她本不会游泳。但是，此时此刻，她却游得非常自如，简直像在水上飞。她觉得水温宜人，并且看见一条巨鲸在水下游动，张着大嘴，上下颌都生有长而尖的犬齿。片刻过后，那只庞然大物张着大口向她游来，那大口简直就像一条黑洞洞的长地道……她想躲开，但动弹不得，不禁一声惊叫，随后睁开了双眼。

晨光从百叶窗狭窄的缝隙间射进房内。福阿黛坐起来，觉得有些头晕，便又躺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她伸手从架板上取下手表，一看时间，便当即跳下床，迅速穿好衣服，喝下母亲为她备好的一杯凉茶，出了门。

凉爽的晨风吹拂着她的面颊，她感到精神抖擞，随之加快了脚步和双臂的摆动。突然之间，她感到胃疼，接着放慢步子，用手按住肋下的三角部位，只觉疼痛处就在手指下，正往肚子里渗透，像是有一条生牙的虫子，直叮咬她的胃壁。每天早晨，这种奇异的疼痛感总是袭击她，原因何在，她不知道。

她在车站等了不大一会儿，613路车来了。这正是她去部里上班乘坐的那路车。车停下来，但她没有上，仍然站在那里，像一尊泥塑石雕似地呆呆地望着车子。车子开动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该上车，遂急忙追赶，但未能追上。她又回到原地站着等候，但心里觉得稍稍宽舒了一些。今天，她不到部里上班去了。她的假期已经结束，假若不去上班，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即使她死去，她的血和肉都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那么，她一天不去部里上班，又有什么关系呢？……封面都破烂了的旧考勤簿，就是空上一行，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周围的一切都为她这个想法而高兴。她环视四周，用轻蔑的目光望着人们，只见有的人气喘吁吁地追赶公共汽车，有的

挤上了车，有的依旧像盲人似地在车门外拥挤着。这些傻瓜为什么奔跑呢？……他们当中有谁晓得，自己昨夜是怎样入睡的吗？……他们当中有谁晓得假如他倒在车轮下死去，或者整车的人连同车子翻到尼罗河里淹死，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一辆车子在她面前停下来，车上还有些空位子，她急忙跳上车去，在一个老人身旁坐了下来。老人的手颤抖不止，拨弄着一串黄色念珠，低声念叨着：

"真主啊，真主……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吧！"

老人不时透过玻璃窗望望天空，眼睫毛都没有了。福阿黛猜想老人定是遭到了什么磨难，于是朝老人温和地微笑着，想安慰他几句。不料老人大惊失色，急忙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远远避开福阿黛，消瘦的身躯紧紧贴着车窗。福阿黛瞧着另一个方向，自言自语道：

"多么可怕！世界充满了恐惧！……"

福阿黛的另一侧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上挤满了站客。那位女子身上散发着香气，脸上抹着一层粉，双唇上涂着深色口红，体态稍瘦，身材矮小，肚子正好碰到坐着的福阿黛的肩膀，但她的臀部却很丰满，向后鼓凸着。

福阿黛突然站立起来，那年轻女子急忙坐在她腾出的座位上，而且愤怒地吹着气。福阿黛在拥挤的人群中劈开一条路，好容易跳下车去，差点摔倒在地上。福阿黛还是站住了，然后抬头看看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想到面前是一堵铁墙，却正是她上班的那个部的大院外墙。

仿佛一缸冷水突然浇在她的头上，她清醒过来了。她想起自己本无意上班来，只是因为两脚习惯性地踏上了那一路车，这才被拉到了这个地方。是啊，驴子不就是这样吗？！一旦牲口圈门打开，它便独自向田间走去，全然是无意识的。因为无意识，

所以十分自然，宛如婴儿从母体里降生出来一般。

福阿黛抬眼朝色彩暗淡的楼房望去，只见它矗立在大院当中，平平的楼顶，就象她母亲的肚子；深棕色的楼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裂缝，颇似肚皮上的皱褶。这时，一股怪气味扑鼻而来，像在医院产房里嗅到的那种气息，或似卫生间散发出来的那种臊气味，福阿黛不禁步履紊乱，感到恶心，知道距自己的办公室已经不远了。

处长大发雷霆，嗓门极高，唾沫星四溅，飞落到福阿黛脸上……出于对处长的虚假尊重，福阿黛没有马上用手帕去擦，处长厉声喊道：

“你昨天离下班还有三个多小时就离开了办公室！……”

“昨天”这个词像巴掌一样打在福阿黛的脸上。福阿黛半醒半睡地说：

“昨天?！……”

处长双唇外翻，摇晃着秃脑袋，说：

“就是昨天……难道你忘啦?！……”

福阿黛像在自言自语：

“没忘！可是，我还以为那是在……”

其余的话，她全咽下去了，谁也没听见。

处长大声咆哮，而福阿黛充耳不闻，因为她正在挖空心思考虑着人消磨时间的方法。有时候，人的感觉与时间的消失之间竟然有那样大差别，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圆圈里的几枚指针连续稳定运转是时间的真正尺码吗？……一种看得见的、有限的东西，怎么能够度量一种看不见的、无限的东西呢？……那么用什么东西才能度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尝不到、听不到、嗅不出的东西呢？……怎么能用具有实体的东西度量没有实体的东西呢？

福阿黛这样想着……她以为谁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她暗自感到高兴，庆幸处长不了解她的真实思想情况。她不晓得为什么或怎样开口说话。她突然说：

“我在科研处工作六年了。我认为我应该从今天起进行研究工作了。”

仿佛她说出了伤人感情的字眼，或者说了句不适当的话，处长那光秃秃的脑袋顿时泛红，他头上像是坐着一只猴子，尾巴高高地翘向空中。

见处长这般模样，福阿黛双唇间溢出一丝微笑。处长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笑？……”

福阿黛紧闭双唇，强抑笑意，说：

“你可以计算我早退的时间，但无权问我为什么这样笑！”

她满以为处长会更加生气，嗓门也会更大，但出乎意料的是，处长突然默不作声了，仿佛被福阿黛的非凡答辩能力惊呆了。处长的沉默却鼓励了福阿黛。只见她假装生气，提高声音说道：

“不管怎样，我不准许任何人践踏我的权利！我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处长的红秃头顶突然变黄，色调似蜡，声音也变了：

“我践踏你的什么权利了？……”

福阿黛朝空中一挥手，高声喊道：

“你践踏了我的两项重要权利：其一，你问我为什么笑；其二，你问我为什么这样笑。笑是我的权利。至于笑的方式，那更是我的绝对权利，当然要由我任意选择。”

处长瞪大凹陷的眼睛，堆积在眼周围的肉泡让开了目光，惊愕异常地说：

“小姐，这是什么话？”

福阿黛不知自己怎么真的生起气来了，不由自主地反问：

“谁告诉你，我是小姐？……”

处长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莫非你不是小姐？……”

福阿黛拍着桌子喊道：

“你怎么能这样问我？……谁给你的权利？成何体统?!”

福阿黛也不晓得情况会变化得如此快，她真发火了。她有权发怒。处长不仅仅感到吃惊，而且有些害怕，专门用来对付下级的那种凶狠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求情的目光，同时也是畏惧的目光，就像看次长和上司们时一样。往常，如果处长平心静气地说话，声音本来可以柔和些的。福阿黛听他平静、从容地说：

“看来，你今天有些累了，情况不大正常。很对不起，也许我的话使你感到不愉快了。”

说罢，他把文件夹在腋下，继之离开了房间。福阿黛注视着他开门外出的背影，只见他像老年人一样，背有些驼，但并非因年老而驼背，而是因为当普通职员低头弯腰机会太多，故造成了驼背。

那天，福阿黛刚一离开部大院的铁锈墙，便自言自语说：“我永远不回这个死坟墓了！”这句话倒无关紧要，因为她六年以来，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她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准备回家。但到了车站，她没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大街走去了。她不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望望周围的人们，但见他们依旧快步向自己的目标走去。她感到奇怪，弄不清他们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他们的双腿和双脚。她原地打了个转儿，仍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她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密封圈里，既没有人和她一道转圈，也没有任何人和她在一起。

她叹了一口气，抬头望见高楼上挂的那些牌子，突然想起自己那天早晨在办公室里作出的那项决定，那是无可争辩的最后决定。是的，她决定租一小套房子，建立一个私人化验室。她站直身子，使劲地跺了跺地。对，这正是她的决定，她的决心。她决不放弃自己的决定和决心。

她迈着缓慢的步子行走在尼罗河大街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楼房。她在楼房之间停下脚步，向看门人打听，那里有没有空房子。

她正在询问时，那个黑脸红眼看门人打量了她一眼，随后问她：

“你有一千镑钱吗？”

“干嘛？”福阿黛问。

“这里有一套房子，月初便可腾空，但房主想把家具卖给租赁人。”

“家具原在房子里吗？”

“是的。”

“我可否看看？”

“可以。”

看门人朝楼门口走去，福阿黛跟了过去。那个人走进电梯，伸手按了按十二层的电钮。他的手指细长，呈煤黑色，长着白色的尖指甲，看上去，像是黑色铅笔戴着白笔帽。二人乘电梯上楼，福阿黛问：

“这套房里有几个房间？”

“两个房间。”

“租金要多少？”

“老价钱，每月六十镑。”

“房主是谁？”

“一个大商人的……”

"房主原先住在这里吗?"

"不住这儿。这原是他的办公室。"

电梯在十二楼停下来,看门人领着福阿黛来到一棕色门前,只见门上嵌着一个小铜牌,上写着129号。看门人把门打开,走了进去,福阿黛随之进门,来到一个小门厅。那里有一张长沙发,有些破烂不堪,此外还有两把旧椅子和一张深色木桌。福阿黛走进第一个房间,见那里放着一张青色大铁床、一把椅子和一个衣帽架。福阿黛猜想另一个房间里一定会有写字台,但进去一看,却见那里也有一张床,另有衣柜和穿衣镜。她回过头去,问看门人:

"写字台在哪儿?"

看门人张开青色的双唇,露出鲜红的唇里,粗声粗气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我只管看门。"

福阿黛在套房里转了转,然后凭窗远眺,但见开罗城的大街小巷、广场、大桥及尼罗河尽呈眼底,一目了然。她从未上过这么高的地方,此时此刻眼下的开罗城要比想象中的城市小多了。在此之前,拥挤的人流几乎将她吞噬,巨大的公共汽车随时都可能将她轧碎,纵横交错的大街有可能让她迷失方向……然而此时此刻,那一切一切都像泥丸似的,又像是移动的棋子。

除了她自身,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变小了。面对这番景象,她心中有一种异样的快慰之感。她还是她,站在窗前,形体如常,重量依旧,而与眼下的一切相比,说不定她的身高、体重还增加了一些呢!

看门人的话音将她唤醒:

"太太,您喜欢这套房间吗?"

福阿黛转过脸去,梦中人似的回答:

“喜欢……喜欢。”

她的目光转向铁床，说：

“可是……一千镑……不能减少一点？这些家具最多值……”

她没说下去。

看门人对她耳语道：

“这不值什么。但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嘛，一个月少于三十或四十镑是租不到的。”

“那倒是！……可是，现在就是把我送到市场上卖掉，也不值一千镑啊！”

黑脸看门人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说：

“您与等重黄金同价呀！”

这片刻即逝的一句客气话，真令福阿黛心花怒放。她许久以来没有这样高兴过，笑得合不拢嘴，忙说：

“谢谢你，大叔……”

“欧斯曼……”看门人自报姓名说。

“谢谢你，欧斯曼大叔。”

二人乘电梯下了楼，福阿黛与看门人握手告别，转身便要走去。看门人说：

“太太，您租房作何用呢？……要住？”

福阿黛说：

“不，想当化学实验室。”

看门人不解地高声问：

“化学？……”

“是的，化学。”

看门人再次露出白牙，似已明白她的意思，连忙说：

“是的，化学，化学……这套房间是再合适不过了。”

“倒是合适，不过……”

看门人小声对福阿黛说：

"您可以跟房主谈谈，也许会降到六百镑。您是第一位听到我透露这个秘密的人。您是个好人，应该得到一切善报。"

福阿黛想：六百镑？……母亲能给她六百镑吗？……

她用犹豫的目光望着看门人。看门人说：

"您如果同意，我可以给您约个时间，让您跟房主见一面。"

福阿黛想开口说"不用啦"，但却说：

"好吧！"

"明天是星期五，房主每星期五都来看房子。"

说着，看门人得意地微微一笑。他又说：

"他也是这座楼的主人。"

"他什么时候在这里？……几点钟？"

"大概上午十点钟。"

"我十点半到这里。不过，请你告诉他一声，我眼下还没有六百镑钱。"

"您可以有多少先付多少，余下的以后再付，分期付也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从中说情，他是不会太苛刻的。"

看门人又一次贴近福阿黛的耳朵：

"这套房子空了七个月了。您千万不要说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会知道是我告诉您的。您是第一个听到我透露这个秘密的人。不过，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应该得到一切善报。"

福阿黛微笑着说：

"欧斯曼大叔，谢谢你。我日后会报答你的。"

看门人充满希望地微笑着，牙齿外露，脸黑牙白，格外分明。

夜幕降临之前，福阿黛回到家中，见母亲躺在安乐椅上，盖着毛毯，烧饭的阿里妈陪坐一旁。福阿黛刚把钥匙放在门上，阿里妈便站起来，高声说：

"赞美真主，她回来啦！"

接着，她把黑色的长袍裹在干瘦的身上，将小钱袋夹在腋下，准备回家去。

福阿黛发现母亲的眼白上浮有淡黄色，像一层薄膜罩在上面；鼻子尖有些发红，似乎感冒了。又听母亲声音低微地说：

"整整一天，我一直放心不下，担心你出什么事。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福阿黛在餐桌旁坐了下来，说：

"妈妈，我身旁没有电话可用呀！"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在哪儿？"

福阿黛往嘴里送了一口饭，然后回答说：

"我逛大街啦。"

母亲惊异不已：

"逛大街……为什么？"

福阿黛咽下口中的饭，说：

"我寻觅重大发现去了。"

母亲面带惊愕神情，脸上陡然增加了许多新皱纹，问道：

"你说什么？"

福阿黛嚼着一块红烧肉，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愿望啊，莫非这么快就忘啦？"

她抬高肩膀，模仿着母亲祈祷时的动作，用类似的声调说：

"福阿黛，我的女儿，真主默助你在化学上取得重大发现……"

母亲那干瘪的双唇间绽出一丝难为情的微笑。她说：

"孩子啊，我不止一次这样为你祈祷。"

福阿黛吃了一块沾着青辣椒的西红柿，感到兴奋、愉快，情不自禁地说：

"我觉得，仿佛您的祈祷已将天门打开。"

母亲春风满面，皱纹更多了：

“什么？……部里给你津贴，或者让你晋升啦？……我是说你上班的那个部！！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部里总不能等着我家的隔夜粮吃完再说话吧？！……”

福阿黛吃得津津有味。时隔不久，她开始觉得胃里隐隐作疼，并伴有恶心感，想吐又吐不出来。她站起身来去洗手，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

母亲又说：

“女儿啊，让我高兴高兴吧！你得到了什么等级了吗？”

福阿黛从卫生间出来，来到客厅中央，站在母亲的面前，说：

“妈妈，等级或津贴有什么用？……在部里工作又有何用？在您看来，似乎生物化学部是什么了不起的庞然大物，其实不过是一座行将坍塌的旧楼房罢了。您满以为我每天一早上班，午后才回来，一定做了什么大事，其实什么也没干，一点工作没干，只是在考勤簿上写了我的一个名字罢了。”

母亲用黄色的大眼睛望着女儿，声音微弱地说：

“可是，孩子，你为什么不干呢？……就因为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对你感到满意，你也得不到提拔、晋升……！”

福阿黛咽了口唾沫，说：

“晋升……！？晋升是按出生证安排的，是按背部肌肉的柔顺性决定的！……”

母亲大惊：

“背部肌肉的柔顺性？！你究竟是在化学研究部门工作，还是在体育部门工作？……”

福阿黛一笑，用手捂住母亲的嘴，说：

“您甭提‘研究’二字！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字眼！……”

“什么？”

“没什么！我和您一样感到好笑。无论如何，我将建立一个

化学实验室。”

福阿黛坐在母亲的身边，热情地向老人家讲她为什么要建立私人化验室。她说，她将在实验室里为人们进行化验、分析，可以得到可观的收入；此外，还将进行化学研究，也许能够发现一种轰动世界的新物质。

这番热情的介绍必定要谈到金钱问题，以便开口向母亲要钱。母亲侧耳聆听，对女儿讲的那些话感到高兴，只是对其中要钱的暗示不大中意。老人家经的事多，见识自然广，知道女儿最后一定要提什么要求。

母亲说：

“这很好啊！孩子，妈妈祝你成功！”

福阿黛说：

“妈妈，光祝愿是不够的。我总不能用祝愿建立化验室吧！需要用钱来购买仪器、设备。”

母亲拍着汗漉漉的双掌，说：

“钱？……哪来的钱呢？……你听过《啤酒及其盖子的故事》。”

“有一次，您说您有将近一千镑钱呢！”

母亲的低微声调消失了。她说：

“一千镑……！再也没有一千镑了！……我们粉刷房子、购置家具用掉了一些，你不记得了吗？”

“一千镑全花完啦？”

母亲抿了抿干瘪的双唇，说：

“只剩下我的送老衣钱了。”

“妈妈，送老的日子还远着呢！”

母亲声音低沉，目光乏力：

“孩子，为时不远啦……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几天前，我做过一次恶梦。”

福阿黛站起来，说：

“不，不会的！您别这么说！您能活一百岁，而您现在刚六十五岁，那就是说还有三十五年的阳寿呢！今后的三十五年，将是不平凡的岁月，是幸福安乐的岁月，因为您的女儿福阿黛将在这些年内创造出奇迹来，大批钱财从天而降，让您受用不尽。”

母亲干咽了一下，说：

“你自己为什么没积蓄些钱呢？……你父亲的工资比你的工资还少三十镑，我还是积攒下了一千镑钱。你都把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福阿黛说：

“我的钱……我的工资连买条象样的裙子都不够！”

好一阵沉默之后，福阿黛向自己的房门走去。她站在门坎上，回头望了望毛毯、躺在安乐椅上的母亲……要送老衣，还是要重大发现呢？……哪个更重要、更有用呢？

母亲眼都不抬地说：

“你想让我不穿殓衣就入坟墓吗？”

福阿黛走进自己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一切希望破灭了，一切希冀落空了，一切都完了！化学实验室、研究、法里德、化学新发现……一无所有，只剩下她那笨重的躯体，除了吃、喝、拉、撒、睡，还会什么呢？！……为什么只有这一具躯体，其余一无所有呢？……为何她的躯体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之中呢？……

她望着柜子旁边的白墙，那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呈正方形，很像放照片的镜框。照片上的姑娘身穿长长的白色新娘礼服，香蕉式的手指握着一束玫瑰花，旁边站着一个长脸、留着黑胡子的青年。母亲告诉过她，那是她自己的结婚照。但是，福阿黛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仿佛照片上的女子不是她的母亲，而是另外一位姑娘。

有一次，福阿黛站在照片前仔细端详。那是她父亲去世后一年或稍多些时间之后的事。历史老师用尺子打了她的巴掌二十下，每个手指头两下，她回家后告诉母亲，结果又被母亲抽了一巴掌，抱怨她不重视历史课。之后，母亲去找裁缝，把福阿黛一人留在家中。福阿黛不晓得那天她为什么在照片前站了下来，只知道自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环望四壁，觉得像在坐牢一样。她第一次看照片，第一次看到父亲的面孔，发现父亲的眼睛长长的，自己的眼睛很像父亲，从而很喜欢父亲，十分思念父亲，希望父亲用那双眼睛看看她，伸出双臂抱抱她。之后，她把脸埋在沙发靠枕上，放声大哭起来。所以如此，因为父亲死时，她没有哭。她多么希望父亲活过来，再死一次，也好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顿，使自己的良心受到安慰。她用沙发罩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摘下照片，掸了掸玻璃上的尘土，再一次留心端详照片。好像灰尘遮住了她的目光，使她看不清母亲的双眼；揩掉尘土，母亲那两只大眼睛方才清楚地显现在她的眼前。她发现母亲眼里有一种奇异的目光，那是一种凶狠的目光，她以前从未看见过。福阿黛想把照片挂回原处，但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转而把照片带回自己的房间，在衣柜旁的墙上钉了个钉子，将照片挂了上去。后来她就忘记了照片挂在那个地方，也不记得自己去看过第二眼了。

福阿黛合上眼，打算睡觉。但是，她觉得上下眼皮之间有一种什么东西，像是泪珠，痒得难受，于是伸手揉了揉，还用床罩边擦了擦，然后躺下去，盖好被子，准备睡觉了。片刻过后，耳边响起嗡嗡的声音，像低沉的电话铃声，持续不断。她想起一件事情，急忙起来，拨动电话机号码盘，五圈过后，传来响亮的铃声。时已凌晨三点钟，法里德不在家里，会到哪里去呢？……在亲戚家？……她不认识他的任何一家亲戚。他会在朋友家吗？……她也不认识他的任何一位朋友。她只认识他，

连他的家庭情况也不了解。她不晓得法里德的父亲的情况，更不知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几基拉特的土地。法里德每月工资多少，职务等级如何，职权范围，受过什么奖励与处分，出生年月日及出生证号码等等，她一概一无所知。她只晓得他的骨肉之躯，知道他的眼睛的形状。同任何生命一样，他那两只眼睛也是观察外界的唯一器官。她还知道他的手指形状，知道他张口微笑的模样。她能辨别他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知道他亲吻自己，及抚摸自己的肉体的滋味。她熟悉他的气味，且能辨别出来。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特别温和的气味，人未到，味先到；人已走，味犹存，久久留在她的衣服、头发和指纹之间，似有另外一个人与她形影不离，或者好像那种气味发自于她的躯体，而不是他带来的。

关于法里德，她就了解这些吗？仅仅知道他的手指形状、嘴唇动态、走路姿势、身体气味？！……她能像警犬那样跑到这里，转到那里，嗅嗅他的气息，到处寻找他吗？……她为什么不多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呢？……为什么连他的职务、工作地点都不知道呢？……为什么连他的家庭住址、亲友所在都不清楚呢？……他没告诉她，而她也没问他。为什么要问他呢？……她是他在理学院的同学，他当然也是她的同学。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福阿黛听到旁边有响声，睁开双眼，只见母亲站在床边。母亲的眼更大更黄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她听母亲说：

“你建实验室，得花多少钱？”

福阿黛咽了口唾沫，回答道：

“您还有多少钱？”

“八百镑。”

“能给我多少呢？”

母亲沉思片刻，然后说：

“一百。”

“我想要二百，以后再还您。”

说着，福阿黛站起来，又说：

“我起誓：一定还您。”

母亲声调失望地说：

“什么时候还？你的旧债还没有还清呢？”

福阿黛微笑着：

“我怎么能还那些债呢？您要我还的是十月怀胎、分娩之痛、哺乳恩情和摇篮旁熬夜的旧债呀！……这些旧债，我何年何月才能还清呢？！……

“这些债，就求真主替你偿还吧！但我说的是你去年从我这里拿走的那一百镑钱。”

福阿黛心不在焉地问：

“去年？！”

“你忘啦？”

福阿黛想起来了。去年的一天，她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电话铃突然响了。她拿起听筒，一听便知那是法里德的声音。法里德说话异常快：“我在家里给你打电话。有一件急事，你能弄到些钱吗？”“我现在身上有十镑钱。”“我急需一百镑！”“什么时候？”“今天，至多迟至明天。”

那是法里德第一次向她提出要东西，也是别人首次向她要东西。那天，福阿黛正患流行性感冒，头晕得很，翻个身都感到困难。但是，不知怎的，她突然感到浑身是劲儿，坐起来，两眼凝视着墙壁，自感力大无比，足以把墙推倒，找出一百镑钱。她迅速起床，穿好衣服，但不知从哪里才能弄到钱。她心里明白，非出门去找钱不可了，便像迷失方向的人一样，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思想混乱不堪，从借高利贷，一直想到偷盗、图财害命。最后，她终于想到了母亲，于是快步跑回家中。

从母亲那里借到钱也是不容易的。她在母亲面前撒了个弥天大谎，说她的生命就维系在这一百镑钱上，这才如愿以偿。那是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福阿黛把钱放在小手包里，一溜烟跑到法里德家。法里德给她开门时，她还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颤抖不止。她打开包，掏出那一百镑钱，放在桌子上，只字未吐，也许她周身已沉浸在幸福感之中了。

是的，她很幸福，也许那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她能为法里德办成一件事了，而且是为一个人办成了一件有益的事。法里德用两只棕色发亮的眼睛望着她，似乎那目光中有一种她所喜爱，但不知究竟是什么的奇怪东西。法里德说："谢谢你，福阿黛！"随之伸出双臂，抱住她，本来可以像每次在家中会面时那样，亲吻她的双唇，但却仅仅轻轻吻了吻她的前额，便迅速转过身去，说了句："我现在该走了！"

那天夜里，福阿黛回到家中，伤心地哭了。难道他就不能和她一起再呆上五分钟？难道他忙到那种程度，连亲吻她一下都来不及么?！究竟他在忙什么事呢？……!!

## 第二章

福阿黛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旧椅子上，房东先生坐在她的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暗色茶几，几上有个瓷托盘，盘中放着两杯咖啡。房主先生满脸堆肉，令人一看其脸型，便会失去对他的信任。在他的双唇翕动中，在他的眼睛转动中，或者在他的某种动作里，存在着一种隐隐约约的东西，说明他在行骗，或者表明他不可信。那两只凸眼球不住地滚动，双唇不时地轻轻颤抖，或许发出什么秘密言词，她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人可以貌相吗？她是有化学头脑的人吗？难道可以单凭感觉与印象判断人吗？她为什么不放弃这种庸俗无聊的传

统观念呢?! ……

福阿黛发现，房东说话时，单薄的上嘴唇一颤动，便露出硕大的黄板牙。房东说：

“眼下，这套房子的租金每月不得少于三十镑。”

福阿黛边伸手取咖啡，边说：

“是啊，是啊。可是，我仅仅有这两百镑钱呀！这二百镑全给你，仅租房子，不用里面的家具和陈设，因为我不需要那些东西。”

房东的凸眼在厚厚的白镜片后眨了眨，很像游在水中的鱼眼。他瞥了看门人一眼，说：

“你如果不需要那些陈设，租金也只能压到四百镑。”

福阿黛呷尽最后一口浓浓的咖啡，说：

“我说过，我仅有两百镑钱呀！”

看门人向主人使了个眼色，然后说：

“先生，让她先付二百镑，余额日后分期交付吧！”

房东的双唇间绽出一丝笑意，眨了眨眼，说：

“好吧！我接受分期付款的建议。每次付多少呢?”

福阿黛对讨价还价一无所知。她只想要一套房子，而且这已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希望，也是她赖以挣脱迷茫与空虚的唯一救生船，同时也是牵引着她搞化学研究的唯一一条结实的绳索。也许这能够助她取得重大发现。但是，面对这张肉叠肉的脸，还有那双贪婪的如饿狼似的盯着她的金鱼眼，她就像一块肥肉。二百镑，他还不满足?！余额，她又如何摊付呢?！况且她还需要购买一些仪器设备呀！又从何处去得到这笔钱呢？此外还得雇个接待顾客、清理化验室的人，也是花钱。

她低头沉思片刻，猛地抬起头来，发现房东那对玻璃球似的眼睛在贪婪地注视着她的小腿，她下意识地急忙拽了拽裙子，遮住了膝盖。她说：

"我没有力量摊付余额。"

说完，她拿起手提包，起身便要离去。房东也站了起来，露出一付难堪的模样，沉吟半晌，歉意地咕哝道：

"对任何人，我都不曾把租金压到五百镑以下。许多人找过我，可我一直拒绝出租这套房子。因为它的确是这幢楼里最漂亮的一套。"

福阿黛走到门口，说：

"是很漂亮，但我拿不出比二百镑更多的钱了。"

她朝电梯走去，觉得房东的目光如芒刺背。房东为福阿黛打开电梯门，二人相继走进电梯。房东体躯肥大，肩宽腰圆，腿细脚小。电梯将要下降时，他对看门人说：

"喂，欧斯曼，把房门锁上！"

电梯下降……福阿黛发觉房东的目光在凝视自己的胸部，好像在揣测自己的重量，于是双臂交叉胸前，假装照起镜子来。蓦然，她瞧见自己的脸。是的，她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这张脸了。自打法里德不露面以来，在过去的两天里，她不记得自己照过镜子。也许有过那么一次，她对着镜子看了看梳理好的头发，却根本没去瞧自己的脸。她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脸比过去长了。眼睛更大了，眼白上有几缕淡淡的血丝，鼻子仍然如故，嘴仍旧那样丑陋，且不由自主地颤动。她抿紧双唇，咽下一口饱含苦咖啡味的唾沫。电梯停在底层，她提醒房主开门，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房主这才恍然大悟，急忙将电梯门打开。她急匆匆步出楼房，但听房主喊道：

"喂，小姐，请原谅！……"

福阿黛转过身去，房主问她：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租房子，想住吗？"

福阿黛不耐烦地答道：

"不是的，我想用它作化验室。"

房主一咧嘴，露出黄板牙，说：

“真了不起！您将在这里工作？”

“是的。”

房主的眼睛骨碌一转，然后说：

“说实话，我很愿意给您一套房子……可是……”

福阿黛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谢谢！但我说过，我仅有二百镑钱。”

房主的目光一顿，说：

“我同意付二百镑。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答应过任何人。”

福阿黛惊异地望着他，问：

“你同意啦?!”

房主满脸堆笑，凸眼球在厚厚的白镜片后眨动着，如同蛙眼在污浊的水下贼溜溜地乱转。

“只是为了成全您的想法罢了。”

福阿黛克制着自己的兴奋心情，问：

“我现在可以付钱吗？”

“如果您方便的话……”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二百镑钞票，又问：

“什么时候签合同？”

“听您的便。”

“现在行吗？”

“可以。”

福阿黛走出楼房，来到大街上。她面色苍白，精神恍惚，如在梦中。她简直不相信自己已经租到了房子，同时又怕失去那已经租到的房子，就像人们得到一件珍宝之时，仿佛觉得瞬息之间就会失掉它一样。

在她看来，所发生的事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她打开手提包，看到压在钱包下的租房合同，便拿出来仔细端详。她看到合同上写着：甲方：穆罕默德·萨阿提，乙方：福阿黛·海里勒·萨里姆……这才相信租到房子是事实。于是把合同放回原处，继续走自己的路。

好像有件什么东西压在她的心上，使她感到十分沉重。她本应很高兴，因为她已如愿以偿。难道说她没有得到房子？难道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吗？难道她不是化验室的主人，从此可以开始工作，致力于新发现？是的！她应该感到幸福愉快。但是，她的心却像被绑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样，沉重异常。

她无心回家，缓步朝前走去。看到一个玻璃电话亭，便开门走了进去，不料刚拿起听筒，就听到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喊道：

“禁止使用电话！”

她只好走出来，另寻电话去了。现在是星期五午后一点钟，也许法里德已经回到家中了。但她知道找不到他，只能听到持续不断的刺耳电话铃声……最好不给他打电话，最好不去问他的消息。他已经抛弃了自己，躲藏起来，为什么还对他抱幻想呢？她看见香烟亭下有一部电话，但故装没看到的样子，继续昂着头朝前走去。不知怎的，她猛一转身，还是向电话机走去了，用颤抖冰凉的手抓住了听筒。

铃声像尖钉一样刺痛了她的耳膜。但是，她不在意，好像在享受着这种疼痛，借以医治另一种更难忍的痛苦，如同用火棍烧腹肌，借以消减肝脾的病痛。听筒一直紧贴着她的耳朵，直至香烟摊主叫道：

“别人还等着用电话呢！”

福阿黛这才放下听筒，默默地走开了。

他躲到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不对她说实话？难道那一切全是欺骗？莫非她的一切感觉都是虚幻？她为什么不能不想他？

她在大街上将踯躅到何时呢？如此像表针一样兜圈子，有什么用途呢？难道她不该买些仪器设备什么的？！

她抬眼看到一个人的背影，看上去很像法里德，立刻呆站下来，周身如同触电一般。她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那不是法里德，这才清醒过来，就像触电之后肌肉松弛下来那样，四肢无力，走不动路，两脚难以承受沉重的身躯……。她见路边有个小露天咖啡馆，道旁散放着几张椅子，她走过去，找了张椅子坐下来，神智恍惚地观望着四周。看上去，周围的一切都那样平常，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一个瘸腿老头在那里分彩票，旁边站着一个棕肤色侍者，下巴上有一道深疤痕。她的面前有一条大理石面长桌，另有一粗矮男子，坐在旁边的桌上喝着咖啡，发抖的手将杯子送到唇边，咖啡杯上留有道道红印……她从来没有在这家咖啡馆小坐过，而且不曾来过这条街，然而这眼前的情况似乎见过，只是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罢了……

她记得，有那么一次，当她读到关于投胎转世的说法时，她自我嘲讽道："也许以前我在另一个躯壳里有过这样的生活。"

忽然，她的头脑里产生出一个奇异的想法。她假想着自己看见法里德走在街上，就在她的眼前……不单单是想象，简直就跟真的一模一样，似乎有那么一种神奇的力量，把她引到这条街上，走进这家咖啡馆，以便与法里德相会。

福阿黛不相信什么神力。她的化学头脑只相信符合化学分析以及放入试管里的东西。但是，那种想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她，致使她惊惧不安。她想到自己遇见法里德的一刹那，自己会倒在地上。想到这里，她便绷紧身体及面部肌肉，准备承受在人海中与法里德不期而遇时所遭受的打击与震惊。她依旧凝视着行人们的面孔，敛声屏气，目不转睛，她的心在剧烈跳动着，仿佛要压尽最后一滴血汁。

过了一会儿，法里德并未出现。她咽了口唾沫，凭以恢复

平静心情，又像是赞美真主，庆幸法里德果真并没有露面，使她免于因之受惊。又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觉得不安，因为她的预感没有变成现实，使她再次坠入无底深渊。她仍然期望看见他。她注视着每一个行人的面孔，期待着法里德的出现。一些男子的动作或外表某些部位很像法里德，福阿黛的目光便滞留在那些动作或部位上，仿佛她真的看到了法里德某一实实在在的部位似的。

过了好大一会儿，当福阿黛断定自己的狂乱感知纯属荒诞不经之时，她的面部及脖梗上的肌肉方才松弛下来，代之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感涌入心田。那是一种挣脱信念责任感之后的快慰。

三天过去了，化验室一切准备就绪。那是星期二下午，福阿黛沿着尼罗宫大街向化验室走去，手里拿着试管托架和细胶皮管。

她和众人一起站着等待绿灯时，抬头仰望一座高楼的门脸，只见各种招牌遮盖着门窗、阳台和墙壁，上写着医生、律师、会计、裁缝、按摩师等自由职业者的名字；粗黑体字写在白底儿上，很像报上登的讣告。她看到她的名字“福阿黛·海里勒·萨里姆”也是用黑字体写的，而且在最上边，不禁顿感心沉，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讣告。但是，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死，正站在那里等绿灯，双臂可以任意摆动。她摆胳膊时，无意碰到身旁的一位男子，扭脸一看，只见那个男子同另外三个男子站在一起，正注视着前面建筑上的招牌，仿佛在读她的名字，禁不住羞涩地缩进自己的大衣里。她觉得，她的名字不再是黑色涂料书写出来的印痕，而像她的肢体；不知怎的，她觉得那些男子们瞧着她的名字，好像是在赏玩她那伸出窗前的裸露肢体。

绿灯亮了，她随着人群走去。

福阿黛忽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她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宗教课老师给六至八岁的小女孩讲有关女性羞耻的宗教知识。老师讲到，因为女性的身体是羞体，故必须遮盖得严严实实；女性不能在陌生男子面前说话，因其声音也是羞物之类；女性的名字也是羞于见人的，不应在陌生男子面前提及。老师以自己打比方说："当我考虑到非在男子面前提及我的妻子时，我并不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只提其家族的姓。"

当时，福阿黛还是个幼女，坐在那里出神地听着老师的讲解。她并不理解老师所说的那些话，但一直在留心着老师的表情。老师在提及"羞体"这个字眼时，她虽不知其含义，但从老师的面部表情上知道那是一种丑恶的东西，于是抱怨自己是个女孩，把头埋在课桌下。要不是老师突然想到提问她，她本可以像平日一样，平平安安度过那一天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将她喊起，她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不知不觉尿顺着两腿下淌……她想哭，只是感到万分羞辱，哭也哭不出来。

福阿黛来到自己的化验室，见那里的一切崭新洁净，试管、烧瓶、仪器、水池都在等待着她的来临。她走近显微镜，旋转螺钮，进行观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晰、空洞的光圈，于是自言自语道："也许某一天我会找到我所追求的东西。"

她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工作欲望，立即穿上白大褂，准备好试管，点燃起煤气炉。炽燃的火焰耀眼夺目。福阿黛手持特制金属夹，夹起一个试管，小心翼翼地清洗，唯恐留下一粒纤尘，然后将试管凑近火焰烤干。接着，她便全神贯注地开始试验了。

她拿着空试管仔细观看，好像忘记了自己研究的课题，只觉得额头上沁出了冷汗。以前，每当一个问题闯入她的脑海里，立即便能想出答案，但一提问她，答案却忽然溜掉了，而且再

想也想不起来。她记得，有那么一天，她的女友为她卜卦，以期弄明未来吉凶何如。女友问她："你母亲叫什么名字?"问题突如其来，福阿黛一时忘记了母亲的名字。女友急于知道，越是追问，她越是想不起来。最后，女友只好在不知她母亲名姓的情况下为她占卜。等女友不再追问了，福阿黛却忽然想起了母亲的名字。

福阿黛呆望试管片刻之后，将之放在架子上，开始低着头在室内踱来踱去。任何东西都可以隐匿消失，唯有化验室不可缺少，因为这是唯一属于她的东西，也是唯一使她活下来的东西。

她在窗前停下脚步，打开窗子。凉风拂面而来，顿感周身爽快。她自言自语道："我是疲劳了，不应该再想研究什么了。"她望着窗外，但见巨大的招牌悬挂在阳台的铁栏杆上，街道是那样遥远，人们只顾走自己的路，既不抬头仰望，也无暇顾及她那个化验室。在她看来，好像谁也不晓得她这个化验室的存在，更不会有人叩击她的房门……她悲伤地舔舔嘴唇，想关起窗子，却见一妇女站在人行道上，正仰脸注视她的窗口，禁不住一股热流传遍周身。她一定是患了尿酸性关节炎，想必是要来验验尿的。

她急忙来到外间室，那就是"候诊室"。她摆好一把瘸腿椅子，然后照着门旁的那面长镜子看自己穿着白大褂，很像一个理发室。她的目光避开她那宽大的嘴巴，仅仅注视着自己那双眼睛，微笑着自言自语道："福阿黛·海里勒·萨里姆，化学实验室的女主人……对，这就是她!"

她听到电梯咯噔一下停下来的声音，然后听到电梯门开后复关的响声，接着传来鞋跟碰撞水泥地面的声音。福阿黛站在门后等待着门铃声传来，但什么也没听到。她这才蹑手蹑脚地推开一扇门，只见那位女士走进相邻的另一套房间，门上有个

小铜牌，上写："按摩减肥健美协会"。

她关上门，回到里屋，那就是她的"化验室"了。

她的目光离开那空空的试管，来回踱着方步。她一看表，见时针指着八点，想起今天是星期二，便急忙脱下白大褂，丢在椅子上，快步来到了大街上。

上星期二，法里德没有来，也许因为某种无法抗拒的因素。现在又是星期二，什么时间能见到他走来呢？她到那家小餐馆里，能够看到法里德坐在那里吗？能看到他像先前一样面对着尼罗河坐着吗？……她觉得那块血栓在心中摇荡着，那样沉重，简直像个铅球。她不会看到他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到那家小餐馆去呢?！她很想改变方向回家去，但力不从心，双脚不知不觉地向小餐馆走去，如同骑着一匹野马，扬蹄飞奔而去。

走到那里一看，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张光光的桌子，像一块黝黑苍劲的礁石，矗立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中，听凭狂风吹打。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垂头丧气地步出餐馆，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

母亲背朝门，脸冲墙，正在客厅的一角祈祷。福阿黛站在那里，只见母亲的驼背前伏，袍角翘起，小腿肚露出。母亲跪不多时，然后站起来，再次跪下，小腿肚又露出来。福阿黛发现母亲的小腿肚上青筋鼓胀，曲曲弯弯，如似藤蔓。她心想：看来一种危险的病已潜伏在母亲的心脏或血脉之中。

母亲跪在地上，向右扭脸，口中念念有词，而后又向左扭，默诵着同样的词句。之后扶着椅子站起来，穿上拖鞋，转身看到福阿黛，问道：

"凭真主起誓，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福阿黛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说：

"刚才。"

母亲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仔细端详女儿的面孔，说：

“看起来，你很疲倦。”

她差点儿开口说自己很累。但是，她一抬头，发现母亲的两只眼睛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青黄，于是说：

“我的工作太多了。妈妈，你觉得累吗？”

母亲惊异地问：

“我？！累？！……”

“比如说，您的心脏……”

“为什么？”

“我察觉到您的腿部静脉鼓胀……”

“怎么和心脏连在一起呢？”

“血液是从心脏流到腿里去的。”

母亲满不在意地摆摆手，说：

“让它流去吧！我并不觉得累。”

福阿黛说：

“有时候，我们并觉不出哪里不舒服，然而疾病已隐伏在我们体内了，最好检查一下。”

母亲抬起腿，放在椅子上，说：

“我最讨厌去找医生。”

“您不必去找医生，我来为您检查。”

“什么检查？”母亲惊愕地问。

“取您的一点儿尿液，在我的化验室里化验一下就行了。”

母亲淡淡地微笑着，高声说：

“噢，我明白了！你是拿我来进行试验呀！”

“不是试验，我只是向您提供无偿服务。”

“谢谢你，我的女儿。我十分健康，而且不愿意想着自己生病。”

“妈妈，这儿没有什么幻想，您也没有什么病。”福阿黛为

难地说。

“既然没病，又有什么可化验的呢?”

“让我们证实一下您确实没病，再说，化验……”

福阿黛沉默片刻，又低声说：

“化验，也是我所热衷从事的一门艺术。”

母亲懊恼地撇了撇嘴，说：

“验尿算什么艺术，又有什么趣味?!”

福阿黛像是自言自语：

“它是依靠感觉来进行的一项工作，与艺术相差无几。”

“什么感觉?”

“嗅觉、触觉、视觉、味觉……”

“味觉?!”

母亲盯了女儿一眼，说：

“看来你对化验一无所知。”

福阿黛望着母亲，看到母亲眼里射出一种奇异陌生的目光，就像从结婚照上看到的情况，那是一种冷漠、犹疑、毫无信心的目光。福阿黛痛感失掉了什么似的，一种无名嘲讽感涌上心头，下意识地说：

“我知道您为什么拒绝化验，原因在于您不相信我的化验。”

接着提高嗓门，说：

“您不相信我能做出什么……这便是您对我的一贯看法，也是您对我爸爸的一贯看法。”

“你说什么?”母亲惊问。

福阿黛的声音更大了：

“是的！这才是您一直瞒着我的一个事实。”

母亲惊异万分，声音微弱地问：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啊，总是对自己拥有的宝贝视而

不见，就是因为已经拥有了它。”

福阿黛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仿佛头痛得厉害。母亲凝视着女儿，忧伤地说：

“谁告诉你，我不相信你？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当你出生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你时，我对你怀着什么样的感情。你睡在我的身边，就像一位小天使。你安详地呼吸着，用你那闪闪发亮的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我把你托在胳膊上，用力上举，以便让你父亲看见你。我对你父亲说：‘海里勒，你快看呀！’你父亲仅仅瞟了你一眼，哀伤地说：‘哎，是个女孩儿！’我把你凑近他的脸，对他说：‘海里勒，她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你瞧瞧她的眼睛，亲亲她吧！亲亲她吧，海里勒。’我把你贴近他，你的脸几乎挨着他的脸了，但你父亲没有亲你，却远远躲开，抛下我们，走了……”

说到这里，母亲用袖口拭去眼皮上的一颗泪珠，又说：

“那天晚上，我比任何一天都厌恶他。我一直醒着，望着你的小脸。每当我把手伸到你手里时，你那细细的小手指便攥住我的手指，总不放开。我的泪水一直淌到天明。孩子，当时我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发起烧来，几天不省人事。当我醒来并感到身上有点劲儿时，发现自己被送进了医院。就在这一次，我的子宫被切除了，从此与生育无缘。”

母亲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下面的泪水，接着说：

“你是我生活中的唯一宝贝。那时候，每当我走进你的房间，见你正复习功课，便对你说……”

老太太泪如泉涌，干脆将手帕捂在眼上。片刻过后，她移开手帕，但见双目血红，说道：

“我说的话，你忘了吗？福阿黛！”

福阿黛强忍头痛，默默无言，似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片刻过后，她声音轻微地说：

“妈妈，我没有忘！”

母亲温和地问：

“我曾对你说什么来着？”

福阿黛出神地回答道：

“您曾对我说，您相信我会获得成功，超过所有同伴。”

母亲那枯萎的双唇间绽出一丝柔弱的微笑：

“是吧？！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您曾想象着我比任何女子都好。”

母亲有些热情地说：

“我不止是想象，我敢肯定。”

“为什么敢于肯定？”福阿黛望着母亲的眼睛问。

“就是敢于肯定，没有原因。”母亲随口答道。

福阿黛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母亲的眼睛，想弄清母亲坚强信念的秘密所在，但一无所获。刹那之间，她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憋闷感转变成了轻微的愠怒，她冲着母亲喊道：

“正是这种‘肯定’毁了我的一生。”

母亲抬起无睫的眼皮，眼珠瞪得比布满血丝的黄眼白还大，不无震惊地问：

“什么？……”

福阿黛神志恍惚，仿佛有人在遥远的过去向她口授，念叨道：

“正是这种‘肯定’像影子一样追赶着我，使我心事沉重无比。我从未获得什么成功，只是……”

她停顿片刻，咽了口唾沫，用可以听见的声音，继续说道：

“是的，我追求成功，完全是为了您……我痛苦，痛苦难忍。我热爱科学，能够独立获得成功……”

福阿黛使劲地抱着自己的头。

母亲默默无语。过了一会，母亲方才哀愁地说道：

“福阿黛，你今晚太累了……这几天出什么事了吗？怎么一反常态呢？!”

福阿黛仍低着头，沉默无语。她双手紧抱脑袋，仿佛剧烈的疼痛将头劈成了两半儿。她觉得自己的后脑勺上有点什么，虽不晓得那究竟是什么，却使她意识到了无名忧伤的真正来源是在哪里。她感觉到幸福总是伴随着忧伤而至。

忧伤的来源在于母亲。福阿黛爱自己的母亲胜过爱法里德、化学、发现及自己。尽管她曾千万挣脱这种爱，但未能如愿。仿佛坠入网中，被网线缠住手脚，挣脱谈何容易！

她下意识地移动着小拇指，先搭在上唇上，然后塞进嘴里，像刚出牙的幼儿吮吸着母亲的乳头一样咬着小拇指尖。她这样坐在客厅里，过了好长时间，仿佛觉得母亲已经离去，但不知到哪里去了。时隔不久，母亲回来了，手拿着一小瓶黄色液体，递给女儿。福阿黛抬眼望着母亲，不觉泪珠悄然落下。

福阿黛感到稍许惬意。她清洗着试管，准备好酸碱瓶，然后按住化验仪器，观察色彩变化。她又点燃酒精灯，取母亲的少量尿液，注入试管中，然后握着金属夹，让试管靠近火焰。就在这个时候，她方才明白为什么那样急切地想得到母亲的尿液，原来想试用一下化验器具。

尿中无蛋白，温度并没能够凝结出什么。福阿黛熄灭酒精灯，随后将一滴尿液滴在玻璃片上，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只见一个大圆圈在游动着，且里面又有若干大小不同的小圆圈。她将玻璃片移动了一下，遮住光，旋动旁边那个放大旋钮，发现大圆圈再度扩大，小圆圈也增大了，看上去像悬浮在水面上的几粒葡萄。

福阿黛凝神细看，发现有一个卵形细胞，其实那正是卵细胞。那颗卵细胞像活物一样颤动，里面有两颗眼睛似的深色的

核。她望着细胞核，仿佛细胞核也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就像母亲的目光一样。她想起来了，这颗卵细胞还是她母亲的呢；三十年前，她也曾是这么一颗卵子。只是母亲没把这颗卵细胞放在瓶子里，而是让它像虱子附在头皮上一样，附在了母亲的肉体上，开始吞噬母体的细胞，吮吸她的血液。

福阿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浮想联翩。她感到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怎样地想象着母亲。母亲躺在床上，身旁就是父亲。她不能想象，以前她母亲也会干那些女人生儿育女前所干的那种事。不过，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的存在就是那种事的证明。她幻想着母亲仍沉湎在那种图景中：白纱缠头，长袍紧裹着身子，黑色长筒袜护腿，脚下穿着羊毛质地便鞋。是的，她想象过，母亲穿着这些东西，被父亲搂在怀里，遮着自己的嘴唇，宽宽的额头上满挂悲苦敌视的笑。是的，她不过是在迟缓地、郑重其事地履行自己的婚姻义务罢了，就像履行宗教五功之一——做礼拜一样。

她正观察卵细胞时，传来了清脆的铃声，但她以为那是隔壁的门铃声，或者街上的大车铃声。铃声响个不停，她这才离开显微镜去开门。

开门一看，一双金鱼眼跳入她的眼帘，只见两颗黑而醒目的眼球在不住地转动，仿佛她的眼睛仍在注视着显微镜，眼下的圆细胞依旧游动着。福阿黛揉了揉眼，说：

"请吧！萨阿提先生。"

客人拖着巨大的躯体，迈着拘谨的步子走进客厅，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来此有什么事情。他环视四周，望着那些崭新的金属椅子，说道：

"恭喜您！这里已经成了非常漂亮的化验室了。"

说着，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又说：

"前些日子，我曾多次想来拜访您，祝贺您的化验室开张。

可是，我怕……”

他突然停顿下来，两颗凸眼球在厚厚的镜片后转了一下，接着说：

“我怕打搅你。”

“谢谢！”福阿黛从容镇静地说。

萨阿提望着铜牌，惊喜地说：

“哦，研究室！”

他随即站起身，向门里一探头，看见试管、新水池、试管架等，兴奋地说：

“太棒了，太棒了！不言而喻，这里已经成了化学实验室了！”

福阿黛迷惑不解地望着周围。在她看来，这并不像客人说的那样已经成了理想的化验室，因为它不完美，还缺许多东西。福阿黛惊异地问：

“您认为这就成了化学实验室了吗？”

客人吃惊地望着主人：

“难道您不这样想？”

福阿黛用新的眼光打量着化验室，心不在焉地说：

“我们对自已拥有的东西总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

萨阿提笑了笑，上唇翻动了一下，露出黄板牙：

“这在夫妇关系中，尤为正确。”

说完，发出短促的笑声，然后坐回原处。福阿黛一直站着。萨阿提又说：

“看来您很忙。我耽搁您的工作了吧？！”

福阿黛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说：

“我刚才做过一次化验。”

说罢，轻轻地一笑，也许她想起了母亲那颗卵细胞的形状。萨阿提的目光几乎要吞噬掉福阿黛的脸。他说：

“我想对您说件事。您知道吗？您与我的一个女儿十分相

像。”

说罢，他微微一笑，眼睛、身体及各部位都在微笑着。

福阿黛感觉得到，萨阿提的目光一直盯在自己的身上，因而光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心想他不过是想来絮叨几句罢了。萨阿提又说：

“当我第一次看见您时，我就感到了这种奇异的相像之处，觉得您是那样的贴近我……也许这就是我决定把房子租给您的原因所在。”

是的，他是想唠叨一阵儿，因而又谈起了房子的事。他还想谈什么呢？他的到来，已将福阿黛的化验兴致一扫而光。

萨阿提又说：

“前几天，我很想帮助您布置化验室，但又怕您产生误解。我们这儿的女人，对每个助人为乐的男子都很容易产生误解，不是吗？”

福阿黛没有回答。她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次正与同伴们在街上玩耍，见一疯癫老头在街上游荡，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子，他们连蹦带跳地喊着：“老疯子，大傻瓜！”当时，她也跟在后面，和他们一起高喊，而且离老头儿最近。当她贴近老头时，那老头猛一回头，用可怕的目光盯着她，她禁不住周身哆嗦不止，以为他会追她，于是撒腿跑开了。打那天起，她不再与孩子们一起叫喊了，一看到那个老头儿，便迅速躲藏起来。她认为那种可怖的目光只是针对她的，与其余孩子们无关。

福阿黛对那件遥远的事情已记不大清楚，但那位疯老头的眼睛留给她的印象是深刻的。那老人跟眼前这位坐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生着一双金鱼眼。

福阿黛环顾四周，发觉化验室里只有她与萨阿提两人，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忙说：

“对不起，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马上得去办。”

萨阿提也站了起来，说：

“非常抱歉，我误了您的事。我用车送您好吗？”

福阿黛急忙打开门，并且说：

“不用啦……谢谢您。我去的地方不远。”

萨阿提出了门，福阿黛将门锁好，急忙向楼梯走去。萨阿提吃惊地问：

“您不等电梯了吗？”

福阿黛边沿梯下楼，边说：

“我还是步行下楼好！”

福阿黛来到大街上，望着店铺的窗口，苍茫暮色，笼罩大地。街灯和店铺里的灯都亮起来了。她不想回家，边走边打量着每一个行人的面孔。她有一个着魔似的癖好，喜欢将男人们的相貌、举止、身材与法里德相比较。她还有一种痴迷心理，那就是作一些吉利的预言，然后听凭这种预言的实现与否。她边走边想：“将有三辆私人大车从我面前开过，紧跟其后的是一辆出租车。我将向车里看，会发现法里德坐在车里。”之后便开始数开过去的车辆，但预言并未化成现实，于是咬着嘴唇，说：

“谁说一定会实现呢？……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

她继续向前走，不久脑海里又冒出另一种形式的预言。行至尼罗宫大街尽头，见一群人围着一辆大车，并听有些人说：

“死者是个男的。”

她拨开拥挤的人群，喘着粗气，浑身颤栗，一直挤到平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跟前。她仔细端详那个男子的面孔，看上去那并不是法里德，这才又拖着沉重的步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她离开尼罗宫大街，朝苏莱曼街走去。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但她谁也没瞧见。她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她心里

明白，正是周围那些庞大的躯体将她与胶团状的世界分隔开了，同时也感到自己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她觉得应该避免与人们相碰撞。她这样向前走着，既不会撞人，也不会撞墙。

她觉得前面似乎有什么障碍物挡住了她的去路。猛一抬头，见面前有一长龙般的队伍，她也停下了脚步。队伍渐渐散去，她发觉自己站在一个售票窗口前。她买了张票，随人流步入电影院大门。大厅里灯光黯淡。一束灯光照在她的票上，她随后跟着灯光上了楼，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电影刚开演不久。银幕上一男一女搂抱在床上。镜头突然转到床下，只见那里露出一只脚，而后镜头又回到床上那一男一女……她突然觉得有只苍蝇在她的小腿上爬，便伸手去轰赶，然而眼睛仍盯在银幕上。那一男一女抱吻完，男的穿上衣服，出了房门。女的说了句什么话，床下又钻出一个男的，新的一轮搂抱开始了，这时她觉得那只苍蝇又爬上来了，而且不像普通苍蝇那样小，似乎大如蟑螂；不像苍蝇那样飞跳，而是慢慢地爬到她腿上来的。她不想错过银幕上的任何一个镜头，眼总是盯着银幕，只是用手去摸腿，以便将蝇虫抓住。蓦地，她的手指触到一个硬物，急忙惊悸地望去，只见她在抓着邻座上那个男子的手指。她攥着那个男人的手指，怒不可遏地看着他；而他呢，好像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指被别人抓着，福阿黛气愤地甩开那个男子的手，他的手指差点碰着他的一只眼睛，然而他的眼仍然死盯着银幕，仿佛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福阿黛立即站起身来，迅速离开了电影院。

福阿黛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上那个边沿呈锯齿形的小圆圈。见白漆已经脱落下来。她觉得有些冷，于是朝上拉了拉被子。她合上眼想睡，但睡不着。她想象每天睡觉前那样拨个电话，但没伸手去抓听筒。她头枕枕头，嘴里说着：

"我应该抛弃这个习惯。"

但她丢不掉这个习惯，虽然拿起听筒，传入耳际的是刺耳的铃声，听不到法里德说话。那铃声不再是一种声音，或是触及耳膜的空气震动，而是削尖的铁火棍，刺得她的耳膜生疼，如针刺火燎。

她已习惯于这种疼痛的刺激，每晚都在固定的时间打电话给法里德。她侧耳倾听，任凭针刺火燎，好像疼痛能使她安然舒畅，又像病人以火烙身，意在挣脱更烈之火的折磨，或如嗜毒成性之人，终日求之，欲罢不能。

她没听到铃声，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及心脏跳动的声音。不知怎的，各种声音交汇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于持续不断的笛声，每当万籁俱寂之时，这种笛声便自然响起。

是的。她每夜都在等待着电话铃声，这已成了一种新的嗜好。她没有忘记那刺耳的铃声。她知道那是从法里德房间的电话机里发出来的，电话机就放在他俩经常相依偎而坐的书桌前，紧靠着长沙发的那个地方，她还记得，他俩经常并肩躺在那个长沙发上，同呼同吸。每当铃声停止，她就听见法里德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之后，一种温馨的柔情流过她的全身，她似乎感到法里德伸出双臂搂住了她的腰肢，随即一股温热的气息触到了她的脖颈。她忘记不了他销声匿迹的日子，然而关于他本人，她却记不得什么了。她记不得他长着一个脑袋、两只胳膊和两条腿。她丧失了所有感官，唯独没有忘记那两片丰润、炽热的嘴唇。

她睁开眼睛，想看到法里德。但是，眼前那个人不是法里德，而是另外一个男子，生着一双小蓝眼睛，两道眉毛十分浓重。他就是第一个她所爱过的男子。

她记得自己已经长大，但记不清当时自己几岁了。每日清晨醒来，发现自己的床总是干的。她讨厌尿床。感谢真主，她

再也不尿床了。但未过多久，她感到有另外一种"尿液"流出，而且更加危险。以前的尿液没有颜色，干后床单上也不留什么痕迹，而现在这种尿液呈深红色，只有使劲地洗，用力地搓，直搓洗得小手火辣辣地疼，颜色方才消退，当然不会完全消失，总还会留下淡黄印痕。

她不晓得真正原因何在。那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尿液，出现与消失神奇莫测。她感到睡觉时，有个魔影或不治之症在扼杀她那幼小的躯体，只有她才会感到痛苦，其他女孩与此无关。她总不想让母亲看到她所面临的灾难，想独自去找医生看看。有一次，她正在水池边洗床单，母亲走来，不让她在那里洗，她十分害羞，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发现母亲用一种晦暗的目光望着她，这是她从未见过的目光。接着，母亲伸手拿过床单，将之抖落开来，但见白色织物上留下一个边缘模糊的红斑，如同死蟑螂趴在那里。她极力想掩饰这一事实，但母亲却平静如常，毫无惊慌表情，仿佛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灾祸。因此，她也平静下来了。

但是，福阿黛仍感忧心忡忡，甚至不寒而栗。那么，这并不是什么灾难，也不是什么暂时的、奇怪的病症，而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事。她越是想这是普通平常的事，心里便越觉得恐惧。她倒希望这是变态的东西，不正常的东西。

她那小小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她感到这种变化在她的体内蔓延潜行，像一条巨蟒，周身软乎乎的，生有细长尾巴，在她的胸口、肚脐处摇头摆尾，刺咬着她身体的各个地方。但是，她觉得这种刺咬使她感到既疼痛，又惬意；她深觉奇怪，为什么在同一时刻会有这绝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她的身体倒是更通晓哲理，容许这相互矛盾的疼痛与惬意同生共存，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

她的身体的变化来得既突然又循序渐进。她感觉得到这种

变化，似乎又感觉不到，如同温暖的空气充入鼻翼，又像温馨的水平稳地注入口中；她承受着它的重量，却觉不出它的温度，因其与体温相同。

有一天，她对镜看自己的胸脯，感到十分惊讶。她所看到的已不是原先她所熟悉的那种平胸，出现了两个前伸的漏斗状肉峰，顶上各有一颗红葡萄，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她的身体摇晃一下，那肉峰也随之颤动；若不是一层透明肌肤裹着，简直会像桔子从树枝上落下来那样，从胸上掉下去。

当她扭动身子时，还感觉到身后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摇动。她对镜子照自己的后身，发现脊背下方也有两个隆起的地方，被紧紧地束缚在肌肤上。她对镜端详片刻，只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身体，或者是一个上年纪的妇人的躯体，而不是她的。每当她呼气吸气时，那两个隆起的地方便随之波动，使她有些羞涩之感；与此同时，还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种东西，深奥莫测，难以名状，给她自身罩上一层浓雾，使她有一种暗在的欢愉感，或者足使她引以自豪。

在她的记忆中，为什么还保留着第一个男人以外的旧影象呢？新的巨大影象都消失了，为什么那些旧影象还保留着呢？她认为记忆的细胞正在发生着化学反应，有的影象被消融，有的影象被聚拢，有的影象扭曲变形，有的影象支离破碎。她喜欢的第一个男子的下肢已被截去。为何截去，她不知道。她不记得他有过下半身，只记得他有一个大脑袋，两只小蓝眼睛，双肩和两条长臂。他没有腿怎么走路呢？她记不得了，而且从未见他走过路，只是见他从玻璃窗里向外探身。也许在街上行走的大人们能够看到他，而她，个子太矮小了，只有跳起来，才能看到[illegible]样东西。

如[illegible]在他的窗下玩跳绳。她每次跳起，都要往屋里看，但无法看清屋里的情况，因为她的头又很快低落下去。她能看到

墙上挂的一些彩画，柜子上放的一个大包裹，还有堆满书的写字台。她喜欢五颜六色的画胜过任何他物。一天，她在窗下跳绳时，对他说：

“我想要几张彩画。”

“你来吧！我给你一张！”那个人说。

没有母亲的允许，她是不能到那里去的。母亲还是拒绝了，并且严厉地责备她：

“你现在竟敢到街上去跳绳！”

福阿黛一下倒在床上，气得周身哆嗦。此时此刻，她是多么地厌恶她的母亲。她真羡慕女友赛阿迪娅，因为女友与其母亲争吵，能把母亲气得死去活来。她没在床上躺多久，便坐起来，下了床，拿起鞋子，赤着脚溜出家门，迅速跑到街上。

她抬手敲他的门，心里怦怦跳个不住。她感到很幸福，因为她将得到一幅彩画，虽然知道彩画并非幸福之源。她想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看看，看看柜子的形状、床的大小和拖鞋的式样。她还想拿拿他的书、纸、相片，摸摸他所有的东西。

门开了，她气喘吁吁地走了进去，倚墙而站。她打着寒战，如同被拔了毛的母鸡站在寒风之中。那男子对她说了一句什么，但她的嗓子像是被什么卡住似的，没有答出声来。他渐渐朝她凑近。她发现他那两只小蓝眼睛里有一种凶狠的目光，就像发怒的猫眼。那男子伸出长长的胳膊将她拉过去，她大声叫喊起来，因为她以为他要掐死自己。他给了她几个耳光；并且喝斥道：

“别再叫唤了！”

她越是害怕，便喊得越凶。她正想挣脱他的胳膊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放开她，去将门打开。福阿黛见进来的是她的母亲，差点儿晕倒在地上。

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冻得浑身打颤。夜色浓重，窗户大开，好像有个黑影子在窗后摇动，她禁不住战栗难忍。不过，她知道那是一棵樟脑树在随风摇曳。她起身去关好窗子，然后回到床前，迅速钻进毛毯里。这时，她听到一种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呼气吸气声，于是探出头来，警惕地环视屋内。她看到柜旁立着一个高影子，吓得差点儿喊出声来。她忽然想起那是衣帽架，上面挂着她的大衣。她合上眼想睡，但听床下有一种动静，她想点着灯，但又怕一伸手，床下藏的那个什么东西会抓住她的手。于是裹紧毛毯，圆睁双眼，直至温暖似血的暖意来临。

福阿黛一觉醒来，只见阳光已从百叶窗缝间射进房中。她仍然裹着毛毯，躺在床上，期望永远这样躺下去。不过，她还是起来了，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到穿衣镜前。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面色苍白，且脸比平日要长，眼睛也显得更大，铁青的双唇颤抖着，牙齿越发突出。她细细观察她那双眼睛，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而后气恼地抿紧双唇，朝浴室走去了。她用温水洗了个澡，觉得爽快多了。然后回到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身材，禁不住暗自笑了。她的身材修长苗条。当她舒展双臂与小腿时，感到自己的肌体内有一股力量，用之不竭，但不知如何才能释放出来。她穿好衣服，来到大街上。阳光明媚，清风送爽，万物闪闪发光，悠然摇摇荡荡。她边走边用力挥动双臂，只觉得力大无比。是的，她体内确实蕴藏着巨大力量，满怀激情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是，她到哪儿去呢？到散发着腐臭气味的荒坟丘去，还是到锈迹斑斑的办公室空坐六个小时，无所事事呢？她将白白地去把这种精力和热情耗费掉吗？

一辆马车驶来，但见马蹄欢快而有力地踏着地面。望见那匹马，福阿黛感到由衷的嫉妒。那匹马拉着车子，迈着阔步，不

遗余力。假若她也是一匹马，也会像它那样扬蹄奔驰，兴冲冲地奔跑。

613路车开来了。福阿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地望着车子，就像一匹受惊发呆的马。不，她不想到部里上班去，不愿意到那里仅在出勤簿上签个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到那里上班，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为了领取那可怜巴巴的几镑钱月薪？莫非为了那几镑钱，就去浪费生命？难道甘愿将智慧埋藏在那臭味熏天的封闭房中？是的，正是那种腐臭气味吞食掉了她的活力，将她的思想扼杀在面世之前。有多少次，她的脑海里闪现出一连串的美好想法；又有多少次，她萌生过搞科学研究的念头。但是，每每即将有所突破之时，转瞬之间，一切美妙理想便消失在那闭塞的房间里，消失在那黯然无光，空空荡荡的办公桌之间，消失在那三个木乃伊式的脑袋之间。

公共汽车缓缓停下，而福阿黛依然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仰望蓝天。汽车马上就要开走，尽管她没上去车，但一切照旧，天还是那样高，那样蓝，那样默默无声，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是的，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福阿黛深呼吸了一下，低声说：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她把手揣在大衣兜里，边走边哼着一支老曲子，好奇而欢悦地向四处张望，像是被囚禁多年，第一次出狱的人一样。看到一个卖报的，便去买了份报纸。她看了看头版的大标题，然后咂了咂嘴。因为她发现上面的长标题、照片与名字与往常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好像那是昨天的，或上星期的，或去年的报纸。她翻阅了几页，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直至翻到最后一版，也没发现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于是叠起报纸，夹在腋下了。这时，她又突然想起报上的一张照片有些面熟，那双凸起的眼睛看上去很像萨阿提。她忙打开报纸再看，见照片下写着：“穆

罕默德·萨阿提住房建筑最高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她下意识地用手指去摸照片上的两只眼睛，似乎觉得是凸起来的，其实报纸本身还是那样柔韧光滑平坦。

她看了看照片下面的几行字，那是关于萨阿提先生召开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她觉得自己好像多次看见过萨阿提这个名字和照片。福阿黛感到吃惊，不知为什么自己没把眼前这一切同她所认识的房东萨阿提先生联系在一起。不过，她倒真没想过萨阿提先生会上报。之后，她又看了看照片和人名，便把报纸夹在了胳肢窝下。

福阿黛回到化验室所在的那座楼房，见看门人正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条凳上。看见她来了，看门人立即跑过去，伸出黑手递给她一张字条。福阿黛打开一看，上写着：“今晚六点，我有要事前来拜访”，署名“萨阿提”。福阿黛边走进电梯，边玩弄那张纸条，不知不觉将之撕成了碎片，然后从电梯的铁栏杆之间扔了出去。

他六点钟来，有“要事”，可能是什么要事呢？在福阿黛眼里什么才是“要事”呢？研究课题……法里德的情况……部里的办公楼倒塌……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此外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然而萨阿提对于研究、法里德和部里的一切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来究竟为哪门子“要事”呢？！

福阿黛走进化验室，穿上白大褂，接着将盐酸瓶放在工作台上，点着酒精灯。她捏住金属夹子，想把试管拿起来，但没去拿，仍让它竖在木架上，敞着口接触空气。

她凝视着那个试管，几秒钟后坐了下来，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从何开始呢，她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化学已从她的脑海里挥发掉了。她看书时，或在学院的实验室里进行试验时，或在大街上行走，或在睡觉之时，脑子里总是有着数不胜数的想法……可是现在，那些想法都到哪里去了呢？是啊，那些想

法的确存在过，她感觉到过它们的运动，听到过它们的声音，如今却何方而去了呢？

有许多次，当她有一种新的想法时，不禁欣喜若狂，往往惊喜地环视四周，望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深感自己与众人不同，仿佛自己是天外来客。她的头脑中有着别人不曾想到的东西，可以改变世界，令学者为之一惊。她想象着一辆轿车或公共汽车朝她直冲过来，她惊恐地走上人行道，小心翼翼地倚着墙跟儿走。她的生命很可能丧在任何一个车轮子下面，新思想也便随之泯灭。于是，她加快步伐，想在灾难降临之前，把自己的新思想告诉世人。她走得很快，几乎奔跑起来。是的，她的确在跑，喘着粗气，而后终于停下了脚步。她环视四周，想自己该到哪里去，该向何处跑呢？不知道，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福阿黛熄灭酒精灯，脱下白大褂，来到大街上。活动一下胳膊和双腿，使她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从而也减轻了头脑中的重压，释放了体内被禁锢的能量。她看一家店铺里有电话，便猛然收住脚步。为什么所有的电话机都放在明处，而不放在暗处呢？为什么故意让人们看见它呢？假若她看不见这部电话，也就不会想起什么。她走过去，伸手拿起话筒，然后拨了五个号码。片刻刚过，耳边便响起了尖利的铃声，持续不断。她从容地放下话筒，走开几步，又猛然站住，自言自语道：

“他是法里德吗？法里德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呢？为什么一切都变得非同寻常、不可思议了呢？”

法里德在，她的生活如常。法里德能使一切都具有可能性。她望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就会感到世间的一切都不再具有什么价值。她看到他的眼神，化学部办公楼将成为一堆废墟，科学研究也不过是空想中的小小幻影。还有什么“发现”，是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孩提时期一丝淡淡的梦罢了。

有法里德和她在一起，可以吸去她的痛苦与梦幻，因此她也就无痛苦，也无梦幻，变成另外一个福阿黛，既非她母亲所生的那个福阿黛，也不是未来的福阿黛，而是为法里德活着的福阿黛。

一个男子如何能成为她的整个生命呢？一个男子又怎么能够吸引她所有的注意力呢？她不知道。她并不是那种把生命倾注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她的理想远不是把自己献给一个男子。她的生命远比这高贵。她并不是她的生命的帝王，而是她想要改变的那个世界的帝王。

福阿黛惶惑不安地环顾四周。她的生命是她要改变的那个世界的帝王。她看见人们往来匆匆，车辆一闪而过。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着，唯有她是静止的。对于迅如潮涌的运动来说，她的静止又有什么作用呢？沧海一粟，何济于事？莫非她就是沧海一粟吗？难道她就是一滴水吗？是的，她是一滴水，四周是一片汪洋，浊浪排空，汹涌澎湃。一滴水能征服大海吗？一滴水能改变汪洋吗？为什么她总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

她咽下一口苦涩的口水，把头缩到大衣里，默默地低着头走去，一直来到家门前。她进了自己的房间，便上床和衣而睡了。

福阿黛睁开眼一看表，见时针指着七点钟。她觉得膝关节有些疼，便把小腿缩进被子里。她合上眼，还想睡一觉，但睡不着，因为已经连续睡了四个小时。以前，白天里，她从未连续睡过这么长时间。噢，她想起来了，睡的时间并不连续，曾醒过一次，那是在五点钟的时候。当时，她没忘记萨阿提六点来访，但她还是合上眼睛，自言自语道："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呢！"

当她再次醒来时，已是差一刻就六点了。她掀开被子坐起来，却将被子蒙在了头上，思忖道："假若我晚一点儿，又会怎

样呢?”再睁开眼，时针正指着七点。

福阿黛躺在被窝里，伸着懒腰，想象着萨阿提的仪表：大腹便便，两条细腿，站在化验室门前按门铃，就是没人开门。想到这里，福阿黛有一种隐隐的快乐感，因为睡眠可使她摆脱掉萨阿提的纠缠。

福阿黛振作精神，不知不觉关节疼痛消失了，随后起床，穿好衣服，走出房门。下楼时，她看见母亲正开门，露出她那张布满横的、竖的、斜的皱纹的苍白面孔，从细细铁栏杆之间看上去，颇像几经删修涂抹的一页书。母亲用安详的语气问：

“去化验室吗?”

“嗯!”

“会迟到吗?”

福阿黛心不在焉地说：

“不知道。”

她想问母亲一件什么事，但一时又没有想起来，只是默不作声地望着老人，慢慢走下楼梯，来到了大街上。

风清凉凝重，漆黑的夜色更加重了这种气氛。福阿黛机警而缓慢地走在大街上。她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又好像黑夜变成了一个个固体，能撞着她似的。她连忙加快步子，以便走出那条黑暗的街道。当她走到花园对面时，一股茉莉花香气扑鼻而来，她的心顿时缩了一下。法里德的气息为什么仍然留在她的鼻腔里，经久而不散去呢?法里德那甜蜜的吻为何仍留在她的唇上呢?他已销声匿迹，为什么那些感觉仍然伴随着她呢?是的，法里德的身躯、血肉、气息与双唇均已无影无踪，为何那些感觉仍留存着呢?难道真会留存着?莫非那不是她在呼吸，她的自身感觉?还有那种滋味，也不过是她自己的味觉罢了。她与他为何如此融为一体了呢?难道他会是她的一部分，或者她是他的一部分吗?她摸摸自己的头和四肢，自问哪一部分是他

的呢？她又去摸自己的肩、胸和腹部，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走在灯光明亮的大街上。见许多目光投向她，她这才加快步子，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福阿黛乘车来到解放广场，然后朝尼罗宫大桥走去。她远远地望着那座楼房，觉得有个硬块在心里翻滚。化验室也成了她的心病。一个个敞口的空试管，都在木制管架上立着，虽存在，但毫无价值。

她打开化验室的门，走了进去，发现地上有张纸条。她打开纸条一看，但见上面写着两行工整的小字："我六点钟来过，没见到您。我将于七点钟再来。"署名"萨阿提"。

福阿黛一看表，时已八点半。她刚关上门，忽听门铃响了，禁不住周身一抖。她没去开门，只是站在门后。当铃声再响时，她问道：

"谁？"

听到答声的是那个看门人，福阿黛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将门拉开。看门人领着一男一女，说道：

"他们向我打听化验室，我就把他们带来了。"

福阿黛请二人在候诊室坐下，自己进里屋换上白大褂，然后走了出来。那个男的口气粗野地说：

"我老婆不会生孩子，想化验一下，找找原因。"

他边说边指着坐在那里低头不语的女人。

福阿黛问那女人：

"你到医生那儿检查过吗？"

那女人抬头望着福阿黛，一句话不说。男的回答说：

"我带她找过许多医生，做过多次化验、透视，但弄不清原因何在。"

福阿黛问他：

"你去检查过吗？"

男的一惊，愠怒地望着福阿黛：

“我?!”

福阿黛从容镇静地说：

“对，是问你。有时候，原因在男方。”

男的忽然站起来，拉住女人的胳膊就要走，并且喊道：

“简直在说废话！不在这儿检查了，走！”

那男人本想把妻子拉走，但那女人纹丝未动，僵直地站在原地，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丈夫，仿佛已经死去似的。福阿黛有些惊惧，忙走到那女人跟前，拍着她的肩膀，说：

“太太，和你的先生一起走吧！”

那女人好像触了电，顿时抽搐起来，然后用力攥住福阿黛的手臂，怪声怪调地说：

“我不能跟他走！快救救我吧！他天天打我，拉我去找医生。那些医生们把铁棍子放在我的身上，什么都检查，都说我不能生育。不能生育的不是我，而是他。他和我结婚十年了，可是到如今我还是个处女。他不是个男人。黑灯时，他连我的后脑勺在哪儿全不知道！……”

话音未落，只见那男的野兽般地朝女人扑去，拳打脚踢不止。那女人也不示弱，以拳对拳，对脚对脚。

福阿黛惊慌地躲开他俩，口中念叨着：

“这个疯子，想在我的化验室里把这个女人打死！我该怎么办呢?”

福阿黛飞快向门外跑去，来到走廊，想喊人来劝止，这时，电梯的门突然打开，萨阿提从里面走了出来。

福阿黛不安地说：

“一个男的在打一个女人！”

听到女人的尖叫声，萨阿提急忙冲进化验室，只见那女人躺在地上，男的正用脚踢她的肚子。萨阿提上去一把抓住那个

男的，狠狠抽了他几个耳光，随后将一男一女推出屋外，关上了门。

福阿黛呆呆地站在门厅中央，听到那一男一女下楼去了。她又马上开开门，看看那男子还要怎么样那个女的，但听走廊内没有任何动静。她迅速地来到窗前向外眺望，只见那一男一女已经出了楼门。福阿黛原以为那个女人不会走的，但看见那男的先出楼门，那女人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楼门，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她感到非常惊讶。福阿黛望着那一男一女，直至消失在她的视野之中，才离开窗子，六神无主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萨阿提一直在注意福阿黛的表情。当看到她坐下来时，他也在她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萨阿提微笑着说：

"看来，您为这位妇女感到难过。"

福阿黛叹了口气，说：

"她非常痛苦啊！"

萨阿提的凸眼球转了几下，说：

"您在化验室，将接触许多沮丧绝望的人们，然而您爱莫能助啊！"

福阿黛哽咽了：

"造物真主，就是为了借此开脱人们自身的罪责。"

她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她的话，而是法里德的话，她听法里德说过多次。这话使她想起法里德，禁不住心像一个硬团块，一下沉到了胸底。她低头无语了。萨阿提说：

"看来您深为那个女人的处境伤心。"

福阿黛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萨阿提站起身，走到福阿黛的身旁，说：

"您的心真善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

他稍稍停顿，而后又惶惶不安地说：

"唯有我例外。"

福阿黛惊愕地抬眼望了萨阿提一下。萨阿提窘迫地微笑着，说：

"您为什么不守约呢？究竟因为忙，还是因为这是每个女人的天性？"

福阿黛觉得"每个女人"十分刺耳，气愤地说：

"我可不像你说的每个女人。"

萨阿提歉意地说：

"我知道……而且知道的一清二楚，也许知道得太多了。"

福阿黛想问"你怎么知道"，但未启齿。她沉默了许久，方才问他：

"有什么重要事情？"

"昨晚，我在宴会上偶尔碰到生物化学部次长，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对他提到您，说您在生物化学部工作，并且向他询问了您的情况。"

"他并不认识我。"

萨阿提笑着说：

"他非常了解您，并向我作了详细介绍。"

福阿黛吃惊地说：

"这太奇怪了。"

"奇怪的是他不大认识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鉴赏力的人。"

福阿黛生气地注视着他那对金鱼眼，问：

"这就是你说的'重要事情'？"

"不……我向他问起您时，他说您是位优秀职员，对您的评价很高。"

福阿黛嘲弄地一笑。萨阿提又说：

"次长热情地谈到您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所在的那个机构里很需要一个化验员。"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说，我想把您调到我那个机构去。"

"哪个机构？"

"我那里的工作并不像部里那样多……到了那里，您根本不用做什么事，那里也没有化验室。"

福阿黛呆呆地望着他，问：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呢？"

萨阿提一笑，上唇一翻，露出黄板牙，说：

"您将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

福阿黛站起身，头有些发蒙。她发现萨阿提那对金鱼眼里发出一种固执的光，于是说：

"萨阿提先生，我可不是那种人！我想工作，想从事化学研究，我将为研究工作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她停顿片刻，咽了口唾沫，继续说：

"我讨厌生化部，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真不知道对我的鉴定怎么会那样好，实际上，六年当中，我没做过一件事……我既不到你的那个机构去，也不去部里了。我将提出辞呈。我将留在我的化验室里。"

萨阿提自感如云雾遮目，低下头不说话了。福阿黛起身走到窗前，然后又走回来，刚坐下去，却又要站起来。萨阿提久久注意着福阿黛，发现她右眼下有一小块肌肉在抖动。他声音低沉地说：

"我真不理解您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您的目光充满着潜在的悲哀，您的内心深处埋藏着难以理解的痛苦。您如此年轻就承受着这些痛苦，看来定有一番非同寻常的经历。福阿黛，生活并没有这样苛刻，您何不顺其自然，从容应付呢？"

说着，萨阿提朝福阿黛走去。福阿黛觉得有只大手搭在她的肩上，禁不住心惊肉跳，急忙站起来朝窗前走去。萨阿提跟了过去，并且说：

“您何必把自己的青春虚掷在这种梦幻之中呢？……您看哪！……”

他指着大街，说：

“看看那些和您同龄的年青人在如何享受人生吧！而您，独守在这个化验室里，还在致力于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呢？难道说还有您所寻求，而世上还没有的东西吗？”

福阿黛俯瞰着街道、灯光、人流，只见车如潮涌，生机勃勃地运动着。但是，那种运动离她很远，好像与她之间还隔着什么，类似于银幕上的运动，所表达的完全是她生活之外的故事、人物，而她，只有她一个人，仍身处窄狭境地。

她听见萨阿提像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看来您已经累了，脱下工作服，我们一道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他又看了看表，接着说：

“今晚政治委员会还有个会议，我不打算去参加了。这些会议无聊透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那一套话，而且每次都说那一套话。”

福阿黛突然想起自己多次看到过的报纸上的标题和照片，说：

“看来你的政治活动相当多啊！”

“您怎么知道？”

“我好像看过许多有关报道。”

萨阿提一阵短促笑声，厚镜片微微晃动，说：

“您是指报上刊登的那些吧？我认为，人们不再会相信那些东西了。他们读报纯出于习惯，别无他求。您每天看报吗？”

“有时看，有时不看。”

萨阿提微笑着：

“您主要看什么呢？”

福阿黛喘了口气：

“化学。”

“您说起化学，简直就像谈起您心爱的男人一样……您爱过某个男人吗？”

这一问话若冷水注顶，她顿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站在窗边，而萨阿提就在她的身旁。她猛地转过身，发现化验室空荡无人，又看看表，时针已指着十一点钟，怎么办呢？他来之前，她没有设法逃离化验室吗？她想起那一男一女之间的争吵，难道自己不能立刻逃离化验室？她望了望萨阿提，只见他那圆鼓鼓的上身正依着窗子，两条驼鸟腿似的小细腿站在那里；一对金鱼眼在厚厚的玻璃片下骨碌碌地转动着，闪着青蛙跳跃式的光芒。她想着自己正站在一种不和不善的爬行动物面前，便脱下白大褂，惊恐地望着周围，朝屋门走去，并且说：

“我该马上回家去了。”

萨阿提吃惊地望着福阿黛，问：

“我们刚才还在平心静气地交谈，现在怎么啦？我的话使您感到难过吗？”

“不，不，没有使我感到难过的事。家里只剩下我母亲一人，我得马上回去看看。”

萨阿提跟到门前，问道：

“我能用车送您回家吗？”

福阿黛打开门，说：

“谢谢！我乘公共汽车回去就行了。”

“公共汽车？天已这么晚，不行啊！”

二人步出楼门，萨阿提抢先一步走到长长的蓝色轿车前，为

福阿黛打开车门。福阿黛见看门人恭恭敬敬地站立着，犹豫了一下，想逃走，但不知该怎么办，因为车门已经打开，两个男子站在那里等候她上车。她只有钻进车子。萨阿提关上门，然后迅速走到车子另一侧，开门进车坐下，启动了发动机。

街上空空荡荡，行人车辆稀稀落落，空气清凉湿润。她看到烟铺前站着一个男子，周身顿时一抖，差点儿喊出"法里德"来。那男子转过脸来，她才看清那不是法里德。她蜷缩在大衣里，浑身打着寒战。萨阿提问：

"您看见熟人啦？"

"没有。"福阿黛轻声答道。

"您住在哪儿？"

"丹基大街。"

车子穿过尼罗宫大桥，开罗塔出现在眼前，在夜色之中，颇像个巨人的影子。车子绕着高塔转了两周。福阿黛望着亮着红光的塔顶，觉得那里有两座高塔，各有一个旋转的尖顶。她揉了揉眼睛，发现第二个高塔消失了，但时隔不久，第二座高塔又出现了。她用眼睛的余光望了望萨阿提，见他有两个脑袋，四只凸眼睛，不禁周身发抖，随即将脸埋在了手中。

萨阿提说：

"您累啦！"

福阿黛抬起头来，说：

"我感到头痛。"

她望望车窗外，但见夜色浓重，映入眼帘的只有一些黑色团状物。她忽然想起自己读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变态男性把许多女人带到一个又远又黑的地方，然后将她们杀死的故事。福阿黛警惕地注视着萨阿提，见他坐在那里，两只金鱼眼盯着前方，肉叠肉的脖颈靠在坐椅背上。她见他扭脸看自己，便立即将自己的脸扭向车窗。楼房住宅上的百叶窗都关上了，窗

口没有一丝亮光，看上去一片黑暗，大街上也已不见行人。

为什么要与他一起坐车呢？他是什么人？她真不了解其底细。她自己究竟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呢？她用指甲捏了自己的大腿一下，觉得生疼，知道自己醒着。车子停下了，然而福阿黛觉得身子还在颤抖，虽然紧贴着车门。萨阿提问：

"就是这座楼房吗？"

福阿黛向车窗外一望，见是自己的家门，当即惊喜地喊道：

"就是它！"

萨阿提打开车门，福阿黛迅速离开车子。萨阿提陪伴她来到门前。楼梯浸没在黑暗之中，萨阿提问：

"您这么累，楼梯又这么黑，我能陪您上楼，一直把您送到房门口吗？"

"不，不用啦！谢谢你！我自己能上去。"

萨阿提伸出手去，问道：

"我明天能见到您吗？"

福阿黛惶恐不安地答道：

"不知道……说不准！也许我明天要出门。"

"您累了，那我就打电话给您吧！"

萨阿提微笑着，又说：

"不要搞化学研究，把自己累着了。"

福阿黛双腿颤颤巍巍地登上楼梯，总觉得那个金鱼眼跟在她的身后。因为许多罪恶勾当都发生在黑暗的楼梯内。她好容易才来到房门前，这才松了一口气，掏出了钥匙。她摸索着锁孔，手不住地颤抖。她打开门，迈步进了门，随手便将门关上了。这时，她听到母亲均匀的呼吸声，顿时觉得得到一种安慰，但身体依然打着寒战。她穿着厚厚的毛衣，躺在床上，上牙下牙相撞不止。她好容易才合上眼，不久便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早，福阿黛在母亲的呼唤声中醒来。母亲对她说了些什么，她没听清。她看到母亲那大而泛青的眼睛正焦虑地望着自己，很想抬头离开枕头，但力不从心。她感到自己的头十分沉重，里面似乎有个硬块在撞击着头骨内壁，发出震耳的响声，好像她的头脑僵固了，变成了金属块。她用目光扫视房间，见立柜、窗子、衣帽架及壁架上的电话机均原地未动。她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感到喉咙刺痛。母亲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凑近她，问道：

"你想打电话吗？"

福阿黛连忙摇头，声音嘶哑地说：

"不，不！把它拿到客厅去，我不希望它在这里放着。"

母亲抱起电话机，像抱着一只黑猫一样慢步向客厅走去，然后回到自己的房中。

福阿黛用被子把头蒙住。她听母亲说：

"我听见你夜里总是咳嗽，你感冒了吗？"

福阿黛回答道：

"看来是的，妈妈。"

福阿黛用干涩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只觉得一股苦味直沉胸底，恶心极了，急忙取出手帕，呕吐起来。片刻过后，她擦了擦鼻涕，又觉得有一种小石子似的硬东西卡在喉咙里，并且开始打喷嚏、咳嗽，那小石子不但没有喷出，反而和着空气慢慢潜入胸中了。

福阿黛听到母亲的脚步声，知道母亲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自己便掀开被子，露出鼻孔，以便吸几口气，与此同时，灯光也进了被窝里。她借灯光看了看表，见时钟正指着上班的时间，于是想到化学部，于是立即掩好被子，被窝里又是一片黑暗。

是啊，让黑夜长存，让光明一去不回返，永远没有白天吧！白天有什么用？从寨里走到部里，离开部大院来到化验室，从

化验室又折回家中，这种兜圈运动有何用呢？仅仅锻炼四肢肌肉吗？有助胃肠消化，促进血液循环？她想起萨阿提的那句话："您在寻找什么？难道有那么一种您想找而世上尚且没有的东西吗？"

她对世上的一切并无所求，也不想向它索取什么，她不想要钱，要钱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要钱有何用？买许多华贵的裙子？华贵的裙子又有何用？她不记得自己的那些裙子的样式了，也不记得法里德瞟过她的裙子一眼。她想不出将来有一天，裙子除了遮体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价值。

除了裙子，还要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除了用钱买裙子，还能做什么呢？买化妆品、脂粉吗？买那种女人用来涂在面颊上的白粉？买那种掩盖鲜活皮肤下流动着的血液的白粉？血色消失之后，皮肤上还能留下什么呢？还不是仅留下那样灰白似胶鞋底的皮肤吗？

除了脂粉、裙子，还能买什么？一个女人对今世能有什么要求？去电影院？访问女友？究竟是为了播弄是非，争风吃醋，还是为了结婚成家？

她一无所求，既不买脂粉，不去电影院，也没有女友可访，亦不想结婚成家。那么，她想做什么呢？

她躺在枕头上，忿忿地说：

"我想做什么？我要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稀罕女人们想要的那些东西？难道说我不是她们那样的女人？!"

她掀了掀被子，露出脸来，看见自己那纤细的手指和指甲，与一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体味着自己的肌肤与肢体，觉得也是一个女人的肌肤与肢体。她的确是个女人，但为什么不喜欢女人们所贪恋的那些东西呢？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为什么呢？她不知道。难道因为学了化学？……可是学化学的远不止她一个女性啊！莫非因为想到居里夫

人？难道只有她听说过居里夫人？也许因为化学老师？可是，化学老师今在何方呢？她一无所知。自打离开学校之后，她从未听说过化学女老师的消息。难道她的生活系于一个无名女辈的某句话吗？是她的母亲？可是，母亲能于墙外的广阔世界了解多少呢？莫非是法里德？他又在哪儿呢？他是何许人呢？她不知道有谁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更不晓得过去某一天他是否曾经确实存在过。也许他是幻象，是梦魇。他隐匿起来了，一旦销声匿迹，幻想与现实又该如何区分呢？哪怕他留下个亲笔纸条，她也是能够识别的。可是，此时此刻，她的头、双臂与腿什么也不能做，她的整个身体动弹不得。一切一切都在她的头脑中化为沉寂的嗡鸣声，转而成为持续不绝的笛声，每当万籁俱寂之时，它便回荡在耳边。

是的，这是平卧在被下的脆弱之躯深处所埋藏的缄默，只是缄默，别无其他。从福阿黛口中吐出的那些字眼，不过是她从前所听到的只言片语的纷杂回响，有的是法里德说的，有的是她母亲说过的，有的是化学老师说过的，有的是她从书上读到的。她就像石壁一样，可以反射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之化为回音。

福阿黛的身子在被子下动了动，只觉身子沉重无比，如同化石。她感到身上烧得厉害，遍体大汗淋漓。一般温热的粘液从鼻子流出，她从枕下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鼻子像破旧的水龙头一样，鼻涕流个不止。她成了一堵不干净的墙壁，成了一堵头、腹均被那些破旧水龙头所喷淋的墙壁，而喷淋出来的全是令人作呕的臊气尿液……！

她用力地蹬被子，试图露出腿、臂和躯体，但被子仍旧贴在身上，那么牢固，像用可恶的尿液粘在身上，又似一个陌生人紧紧贴在体上。

好一个陌生人，来得那样猝然，防不胜防，就像看门人、萨

阿提……！福阿黛周身颤抖。是啊，多么奇怪呀，有时候，福阿黛听到自己的胃里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仿佛她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大量的食物都跑到哪儿去了呢？莫非像磨面机一样，转呀转的，磨着坚硬的东西?！只是转动、磨面，并无其他含义。

若有别的含义，会是什么呢？是那隐现于云雾后面的幻梦，还是喷着新气体的试管？……新气体有什么用呢？能做新型氢弹吗？……能做带有新式核弹头的导弹吗？世界上缺少什么？缺少毁灭性的新式武器吗？

人类为什么要相互残杀？难道没有一种有益的事情可干？比如消灭饥饿、疾病、不幸、不公、贫困与剥削。是的，是的，坚硬的头颅啊，你像墙壁一样把法里德的那些话变为回音吧！关于饥饿、疾病、不幸、不公与剥削，你知道什么呢？关于人们的遭遇，你又知道什么呢？你并没有与人们一道生活呀！你远远地看着他们，冷眼旁观他们的行动举止，仿佛他们仅仅是银幕上活动的那些人物罢了。你挨过饿吗？你看见过饥饿的人吗？坐在部大楼过道上的那个女乞丐，身边还带着个孩子，你曾留心过她吗？你观察过她的眼神吗？你不过仅仅看到过她在阳光曝晒下的背影罢了。

沉默的头颅中有什么奥秘，你知道吗？为什么要死死坚守在这梦幻之中？难道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喝、拉、撒、睡吗？你为什么不与别人一样地生活呢？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安居乐业，平平静静地生活呢？为什么不能听天由命，顺应自然趋势地生活呢？其实，这些话并非出自你口，昨天在化验室，不是听到萨阿提先生同样的发问吗？难道你的心是一切话语的储藏室，连萨阿提的话也保存起来吗？你是多么不开窍呀！难道你不敢说一句自己的话?！

福阿黛在母亲的呼唤声中醒来。她看见母亲站在她的身边，瘦骨嶙峋、青筋裸露的双手捧着一杯茶水。望着母亲那纤细、枯皱的手指，福阿黛想自己的手指也将变得那样干枯，最终关节突露，如同玉米秆；看见母亲那皱纹密布的脸，颤抖不止的双唇，想到自己的脸也会变成那样多皱、苍老；看到母亲那双脚，想到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只能缓慢地挪动。

福阿黛从母亲那枯瘦的手中接过茶杯。之后，母亲在女儿的床边坐下来，一声不吭地望着福阿黛。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把手伸向空中，重复那老一套的祷告呢？……梦幻消散了。她没生先天畸形儿。谁又说她将生畸形儿呢？为什么她的肚子会生畸形儿呢？成千上万的肚子，每天都在生产呀！那么，福阿黛的梦幻从何而来呢？难道是母亲遗传给她的？母亲认为自己的肚子与普通妇女的肚子不同；她自己也是第一个有这种认识的女人。是的，不管什么事，总要有个领头人。

母亲伤心地问道：

"福阿黛，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话？"

母亲的声音那样亲切动情，致使福阿黛感动得想哭。福阿黛终于忍住了泪水，张开苦涩的口，说：

"我头疼得厉害！"

"我给你拿点阿斯匹林？"

"好吧！"

母亲再次朝客厅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福阿黛一跃离开床，心想："可能是萨阿提？……"

母亲在门前站下来，望着电话机，然后走去想接电话。福阿黛大声叫道：

"妈妈，不要去接它！我不想跟那个人讲话。"

但是，福阿黛突然想到也许是法里德打来的电话，于是一

步窜到电话机旁，拿起听筒，喘着粗气：

“喂……”

话筒里传出萨阿提的粗气粗声，福阿黛僵尸般地倒在床上。

## 第三章

福阿黛从部里出来，顺着锈铁墙根走去。她觉得头很重，同时感到心里那块血栓摇动不止。她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人行道上，怀抱孩子，向行人伸着空手。大街上拥挤不堪，嘈杂一片。仿佛谁也看不见那女人伸出的手，间或有人远远地推开她的手，要她让开路，或许有人瞟她一眼，而后匆匆走过去。福阿黛路过女人身旁时，听见孩子在哭。她定睛一看，只见那孩子皮包骨头，两眼凹陷，颧骨外凸，小嘴尖尖，正嘬着母亲那干瘪、堆满皱褶的棕色奶子。

福阿黛把手伸进衣袋，想掏出一角钱来，但手却停在了口袋中。她抬眼朝大街望去，只见长长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其中一辆轿车里坐着一个人，脑袋闪闪发亮，脖子上肉叠着肉，酷似萨阿提。

福阿黛掏出一角钱，在手里攥了一会儿。一角钱有什么用呢？能让那个皮包骨孩子长出肉来吗？……能让那位母亲的干瘪乳房充满乳汁吗？福阿黛咬着嘴唇，想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化学新发现能够消灭贫困吗？……数以万计的人们，能够只呼吸一种新气体，而不吃食物吗？

福阿黛将一角钱放在那位妇女的空手里。一角钱起不了什么作用，权当一次暂时施舍，凭以慰藉自己的良心，就算付了一次什么费用，随后忘掉也就是了。

法里德的那些话再次回响在她的耳边，声音清晰可闻。她睁开眼，开始寻觅法里德那双闪光的棕色眼睛。周围有无数双

眼睛，她为什么单单寻找他那双呢？福阿黛从近处观看法里德的眼睛时，倒没有什么奇异感觉，而观察人们的眼睛时，就连母亲和她自己那双眼睛在内，却有一种奇特感觉。她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眼睛失去了平日熟悉的那种形状，变得类似非驯服动物的眼睛。不过，法里德的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东西，感觉颇为亲近的一种东西；渐渐接近他之时，奇异感便消失了；而当与他之间的距离消失，相互接触之时，她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

那就是法里德和她之间的一切吗？……她的感觉竟欺骗她到这个地步？……如果说她的感觉都欺骗她，那么，她还能相信什么呢？那都是白纸黑字，而且盖着生物化学部大印的正式文件，上面还有二人的指纹！……她连自己的感觉全不相信，还相信什么呢？

福阿黛突然站起来，自问道：何为感觉呢？……感觉能摸得到吗？……能看得见吗？……能嗅得出吗？……能放在试管里进行分解、化验吗？……感觉……仅仅是感觉……一种发生在头脑里的看不到的运动，如幻想，似睡梦。又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她的化学头脑会相信这种传说故事吗？……

福阿黛像迷失方向的人一样，不住地四下张望。感觉究竟是神话，还是事实？她看到法里德的眼睛，觉得他是位亲人，而看到萨阿提的眼睛，却觉得他是盗贼。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是幻觉，还是科学？……究竟是眼神经的盲目运动，还是大脑细胞的自觉运动？……二者有何区别？如何将疲劳神经的错误活动与大脑细胞的健全思想区别开来？大脑细胞如何思维呢？……那些原浆小球体怎样思考呢？……思想从哪里来，又怎样进入大脑的物质结构中去的呢？……像电，还是像化学反应？

福阿黛抬起头来，只见大楼上挂着许多写着黑体字的白色招牌，她的心顿时抖动起来。敞口试管里没有任何东西，而火

苗却在熊熊燃烧，空气都被烧着了。一切东西都在沉寂之中，唯有那刺耳的笛声又开始回荡在耳际。

是的，那是化验室。可是，如今，那再也不是化验室了，变成了罗网，在捕捉她的无能、愚昧、沉默和她的空虚头脑。

她走过大楼门前，没有进门。刚走过几步，她又站住了。到哪里去呢？……每一个可以作为化验室的地方都变样了，变成了捕捉无能、愚昧的罗网……住宅、化学部、电话机和大街不都是如此吗?!这一切一切都变得彼此相似，好像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

福阿黛回过头来，想上楼去化验室。她无地可躲，无处可藏，因为罗网已经张开，而她正向罗网走去。过一会，萨阿提就会来化验室，或者去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她要去的地方，知道电话和地址。他将驾着他那辆长长的蓝色轿车来。他的两眼外凸，脖子上肉叠着肉。他毫无疑问会来。地球为什么不失去平衡，致使拿试管的人摇摇晃晃，继之试管落地，摔个粉碎呢？为什么地球转得如此平稳？为什么从来没有失去过平衡呢？

福阿黛走进化验室，穿上白大褂，走到窗前，观望大街，注视往来车辆，好像那一切都在等待着萨阿提的到来。时隔不久，她看到一辆蓝色长轿车在大楼前停了下来，萨阿提下了车，但见他上半身肥大臃肿，两条腿却细得可怜。

福阿黛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房门走去。她走到门旁的玻璃镜前一照，发现自己的脸又瘦又长，两眼凹陷，双目无光，嘴显得更大了，牙齿外凸，很像母亲的牙齿。

福阿黛抿住嘴，盖住牙齿。她的上下颌用力一合，像是要把牙咬碎，或者咬碎别的什么东西；一定有什么东西碎了，因为牙齿相撞时发出金属相撞时的声音。门铃响了，福阿黛伸拳向空中打去，并且说：

“我不开门！……”

接着，塑像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铃声又响，福阿黛呼吸变得急促，胸脯一起一伏，像在喘息。她望了望周围，一个开启的门缝像捕机一样，将她的双眼捕捉住了，于是急匆匆走去，将房门打开了。

萨阿提那双肥胖的手里捧着一只小盒子，上嘴唇龇咧着，露出黄板牙，两只金鱼眼在厚厚的镜片后眨个不停，说：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随后将小盒子放在桌子上，接着坐了下来。

福阿黛仍然站在那里，望着小盒子上扎的绿色彩带。萨阿提声音颤抖地说：

“请把盒子打开吧！”

他在对她下命令……他有权向她发布命令，因为他已付过下命令的权利费。福阿黛望着他，见他的眼睛眨巴得慢些了，看上去颇有些自信。他给了她一点东西，为她付出过一些费用，能从她那里买点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哪怕仅仅是命令她打开盒子的权利。福阿黛仍然站在那里，没有答话。

萨阿提站起来，亲自将盒子打开。接着，他走到她跟前，将盒子举到她的眼前，说：

“您瞧这枚戒指如何？”

福阿黛看到红色天鹅绒上放着一件闪闪放光的东西。她望着萨阿提的黄板牙，漫不经心地说：

“我不懂这些货色。”

萨阿提惊愕地凝视着福阿黛，说：

“这枚戒指上镶的是纯真钻石。”

他的面孔渐渐靠近她。福阿黛从近处看到，他那对金鱼眼上有一层暗色薄膜，从而掩盖住了他两眼上的自然光泽。

也许萨阿提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付了一百镑钱或更多，然而这在福阿黛眼里又有何价值呢？

福阿黛不用这些东西。她不戴戒指、手镯或项链。在她看来，裹在身上的皮肤都是多余的，又怎么能让肢体周围再套上一条锁链呢？……她已感到自己的肉与骨是沉重的，怎么还会让关节部位再拖上一道金属圈呢？……

萨阿提靠近福阿黛，说：

“这戒指上镶的是纯真钻石呀！……”

福阿黛微微一笑，没有作声。萨阿提不解这一笑的含义。福阿黛用不着什么纯真钻石。纯真钻石与象牙或玻璃有什么区别？……黄土与别的东西有什么两样？

福阿黛再望望他那眨巴眨巴的金鱼眼，又听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什么样的礼物能使你高兴呢？”

福阿黛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法里德送过什么给她呢？法里德给她买过礼品吗？她不记得，而他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他能买什么呢？……他所有的只不过是他的话语，他的声调，他双目中的光泽，他呼出的温暖的气以及他那甘甜柔润的唇。

萨阿提把他那肥胖柔软的手搭在福阿黛的肩上，说：

“我给您带来点什么，才能使您感到幸福呢？”

福阿黛一耸肩，甩开他那沉重的手，然后望了望四周。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他能把试管里被扔掉的东西还给我吗？……他能把我那被抛弃的想法还给我吗？他能够制止那没止没休的低沉笛声吗？……她能够有那么一天，拿起听筒，铃声停止，然后听到那久未听到的熟悉的声音吗？

福阿黛望着萨阿提，只见他手指颤抖着，正往口袋里装那只小盒子。他什么事也办不成，福阿黛能对他说什么呢？福阿

黛步履紊乱地走了几步，然后声音哽咽地说：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都快憋闷死了！”

二人乘坐的宽大蓝色轿车奔驰在开罗大街上。谁也没有说话，直至车子出了城，来到金字塔附近的旷野。萨阿提粗声粗气地说：

“您的生活中有一个秘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能对我敞开心怀呢？……”

福阿黛瞥了他一眼，然后望着广袤的沙漠，说：

“我不晓得我的生活中有什么秘密，我像任何动物一样，除了吃便是睡，不能为任何人干一桩有什么益处的事情。”

萨阿提金鱼眼上的黑薄膜一抖动，说：

“您仍然处于第一阶段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福阿黛问。

萨阿提叹着气，说：

“二十年前，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阶段。”

他沉默片刻，又说：

“可是，我发觉现实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你在说什么呢？”

萨阿提尴尬地微微一笑，说：

“有一种崇高的原则常常把我置于与现实生活对立的地位。人们说我是个‘不适应者’”。

“人们指谁？”

“指我在大学里的同事。”

“你在大学里呆过？”

“我是个固守原则的教师。”

“出过什么事吗？”

萨阿提一笑，答道：

“后来，我终于适应了！……”

他又把目光转向福阿黛，望了片刻，说：

“我面前没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吗？”

福阿黛问：

“你在大学里搞过研究吗？”

“我进行过七十三项研究。”

“七十三项……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福阿黛惊叫道。

萨阿提舔了舔双唇，说：

“简单得很！只在报告上签上我的一个名字就行了。”

福阿黛不解地问：

“真正搞研究的是何人?!”

“是位青年人，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可是，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进行一项研究呢？”

萨阿提直截了当地答道：

“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任何一项真正的研究都要耗费毕生的精力，会夺去许多现实生活良机。”

福阿黛沉思片刻，然后望着萨阿提那双眨巴不停的金鱼眼，心想：这与我最初时的感觉完全吻合……那是一双贼眼！他已盗窃了七十三项研究成果。

福阿黛问：

“后来怎么样了呢？”

萨阿提一笑：

“后来，我成了一位大教授。”

“再往后呢？”

他微笑着：

“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后来，我转向了政治。”

“有关政治，你懂些什么呢？”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跟这个交交朋友，跟那个亲近亲近，

用伶俐的口舌重复几句政治口号……如此而已。”

福阿黛厌倦地望着他那肉叠肉的脖颈，说：

“你现在尊重自己吗？”

“福阿黛，人怎能自己尊重自己呢？……尊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他人的敬重……我呢？……我是建筑最高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报纸经常报道我的活动，电台、电视台请我去发表讲话。整个世界都敬重我，我怎能不尊重自己呢？！……”

萨阿提把车子停在路边。他望着福阿黛，说：

“福阿黛，请您相信我……我是尊重自己的。不仅仅如此……我还相信我在人们面前重复的那些谎言；因为我多次用令人信服的语调重复那些谎言，所以我也信以为真了。福阿黛，什么叫人呢？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难道人还不是若干感觉的综合体吗？……什么叫感觉？……感觉不就是从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吗？……撇开那些实践经验，在那些不能与现实结合的原则、理论轨道上行走，我能够这样做吗？……我能像哈赛奈尼先生那样行事吗？……”

他沉思片刻，仿佛在回忆往事，然后接着又说：

“哈赛奈尼先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认为，他的头脑中有一种新思想，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他的工资是微薄的，但他还是买了许多试管。他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四处搜集材料。后来，他究竟怎么样了呢？……”

福阿黛心不在焉地问：

“结果怎样？”

萨阿提舔了舔嘴唇，说：

“为了晋升，他的同事们抢先办理了科学研究注册手续，大教授们纷纷起来反对他……因为他拒绝把自己的名字卖给任何人。最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解雇了。”

福阿黛摇着头，说：

“不可能！……”

萨阿提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地说：

“几个月之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他，但见他六神无主，四下张望，连我都不认识了。他微笑着，露出黄板牙。我看见他正用手指尖在自己的胸前画着什么。多么叫人难过啊！有谁尊敬哈赛奈尼先生呢？……”

福阿黛高声喊道：

“我敬重他。”

“您是何许人？”萨阿提极为平静地说。

她愤怒地望着萨阿提，说：

“我？……我？……”

她觉得她的声音在消失。她说不出话来了，于是推开车门，一步跨到了沙漠上。萨阿提随后下了车。他说：

“喂，福阿黛，现实是残酷的，您应该了解它。我本可以对你撒谎。撒谎多么容易，而且我已习惯、精通于说谎话。但是，福阿黛，我爱您，同情您的狼狈与伤心处境。”

萨阿提伸出肥胖的手，一把抓住福阿黛那瘦小的手，低声细语道：

“我爱你！……”

福阿黛用力抽回自己的手，不悦地说：

“放开我！不要动我！我不想听到任何声音。”

萨阿提离开福阿黛，回到车子里坐下来。福阿黛独自走在沙漠中，只觉得铃声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是啊，就让那铃声响吧！寂静无声也比萨阿提的声音好听。就让那连续不断的无声铃响去吧！那没有声的铃声也比萨阿提那些言辞动听。喂，法里德，你就继续隐藏着吧！如果你还在人间，你正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大海里的一滴水能做什么？……大海里的一

滴水能够做些什么？

福阿黛将双臂伸向空中，与空间拥抱。是的，空间最好，一无所有最妙。可是，她怎么变成一无所有了呢？……她的双脚在沙地上移动，空气不时地出入她的胸间，心脏的跳动声依旧响在她的耳际。

她的躯体怎么会消失呢？……

她用脚跺着地，说：

“我为什么不能化为乌有?! ……”

她屏着呼吸，以制止空气出入她的胸间。她用手按住自己的心脏，试图中断心的跳动。

她觉得她仿佛不再吸入空气了，因为她的胸脯停止了起伏，好像她的耳朵再也听不到她心脏跳动的声音了。因此，她的面部绽出满意的微微笑容。她在隐没消失着。但是，她又觉得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在她的胸口上；有一种苦涩、辛辣的东西在刺激她的喉咙；有一种奇臭扑鼻而来。她觉得一只肥胖的大手抓住了她的手，试图将她拉走，但没拉住她，因为她的形体已经消失了。

福阿黛睁开眼，看见衣柜、衣帽架、窗户和天花板上那个锯齿形的小圆圈仍在原来的地方。她茫然失措地望着四周，知道自己并没有消失，她的房间还是原先那个样子。不是吗？她那沉重的头仍枕在枕头上，沉重的身子仍然盖着毛毯。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知道有人正向她的房间走来，接着看见一张多皱纹的棕色面孔探进门来，两只大眼睛望着她，同时听到微弱的声音：

“孩子，你怎么啦？……福阿黛，你怎么啦？”

福阿黛摇着头，声音沙哑地说：

“没什么，妈妈。如果仅仅我一个人，我就死去!!”

老太太那对黄眼珠顿时浸泡在泪水之中。她说：

“为什么？福阿黛！……死神应该来找像我这样老而无用的人。你本来是讨厌说死的。究竟出什么事啦？”

福阿黛声音细微：

“法里德……”

母亲焦虑地问：

“谁？……法里德死啦？”

福阿黛在床上颤抖着，说：

“不，不……仅仅是不在这里，不久就会回来的。”

她用毛毯蒙上自己的脸，咽了口唾沫。那唾沫辛辣苦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想起来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站在沙漠中凝视天空，只觉得萨阿提从后面抱住她的腰，两只眼睛渐渐靠近她，越来越大，越来越凸。时隔不久，他那两片冰凉的嘴唇便贴在她的双唇上，他那黄板牙便触到了她的牙齿，同时嗅到一种奇异的金属气味，像是生锈的铁，紧接着一股苦涩辛辣的口水冲入她的嘴里……

是的，她看到了，而且感觉出来了，只是看得不十分清楚，感觉也欠非常真切，倒像是在恶梦之中。当时，她真想挥臂抽那个人一个耳光，但臂未能抬起。

她伸手摸摸自己的前臂，知道前臂仍在；动了动前臂，但觉自如如初。她伸手从枕头下掏出手帕，吐了几口唾沫……然而苦涩辛辣味仍留在嘴里。她感到一阵恶心，想呕吐，于是急忙掀掉毛毯，向卫生间走去。她没吐出来，于是用牙刷、牙膏刷了刷牙，漱了漱口，但觉得那种苦味已经到了喉咙，正缓缓沉向肚里。

她觉得母亲那瘦骨嶙峋的手搭在自己的肩上，问自己：

“法里德出什么事啦？……”

福阿黛抬眼望着母亲，发现母亲双目中有一种奇异的神色，

禁不住周身战栗。她回答：

"不知道，我不知道。妈妈，让我独自呆一会儿吧！"

福阿黛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上，双手抱住自己的头。电话铃响了，她的身子哆嗦起来。是他，一定是他。他的粗气粗声将通过电线传来。他的声音一定会传来的。为什么地球不会失去平衡，从而将电话机翻落在地上，摔个粉碎呢？……可是，地球转得有条不紊，电话机不会摔碎，他的声音也就会像风从门缝里吹来那样，从听筒孔里传来，毫无疑问会传来的。他那苦涩的口水必将刺激她的喉咙，他那种锈铁气味必将充满她的鼻孔。她为什么不立刻穿好衣服逃走呢？

福阿黛支撑着沉重的身子，站起来，穿好衣服。母亲默不作声地望着她，目光中包含着一种异常神情。福阿黛跌跌撞撞地走去开门，然后停下脚步，望了母亲一眼。她本可以和母亲一起多呆些时候，也想留在家中，但还是打开门，走了出去。

福阿黛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大街上走着。她没想什么事情，头脑是平静的。但是，她的头脑并非处于真正的平静状态，而是处于一种麻醉状态，就像经过麻醉师处理过那样，她的大脑细胞处于麻醉状态了。

她的双脚任意行走，不受大脑的监督和支配。为什么大脑不长在双腿上呢？……脑袋什么事也不干，常常让双肩扛着它，却在那里行使着统治权和控制权。双腿撑着脑袋、双肩和整个躯体，但没有任何统治权。现实生活不也是这样吗？那些辛辛苦苦干活的人们只配干活，根本没有任何统治权，而那些头头脑脑的总是被顶在脖子上，采花摘果，发号施令。

法里德的话再次回响在她的耳边。法里德的声调及双手的动作仍然留在她的脑海里。为什么人不在，而影像总也消失不了呢？……那些动作究竟在她的脑海里搞了些什么名堂，怎么能够一再浮出来呢？

她行至花园前，一股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法里德呼出的气又喷到了她的脸上，温暖而芳香；与此同时，她觉得法里德的双唇又在吻她的脖子了。她抬手去摸他的脸，但手只是在空中颤抖，然后又耷拉下来了。

尼罗河面貌如旧，长长的体躯上布满皱褶，木乃伊式地躺在那里，就像一个老妓女似的，懒洋洋地蜷曲着身子，俯首贴耳，心满意足，舒适欢悦。福阿黛望了望周围，见一切东西都是那样平静、舒展、快乐。而她呢……她能快乐吗？……她能变成一根木头，木乃伊式地坐在办公室里吗？她能像那些成功者和名字闪闪发光的人那样，从未做过任何实验，而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实验报告上吗？

福阿黛放眼张望苍天和大地。起初，她想做些什么呢？……她什么都没想，也没想取得什么成功或使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而是仅仅有那么一点感觉，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他人所不具备的东西。她的生和死与世界毫不相干，那么，她还何必生来死去呢！？她觉得自己的头脑里有一种运动，那是一种新思想，但认为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在她的脑海里，这种思想是清晰的，是活生生的，只是道不出来。好像她撞过一堵墙，那墙比她的头盖还要厚。

那些不过都是感觉罢了。一种新的东西，开始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改变了科学或历史面貌的新发明，又是怎样开始的呢？……难道开端之时，不只是一种感觉吗？……何为感觉？……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思想……是大脑细胞的一种神奇奥妙的活动……正是！任何一个举动，开始不常常是大脑细胞的一种神秘活动吗？……那么，她为什么轻视自己的感觉呢？……为什么要证明自己的感觉是假的呢？她第一次看到萨阿提时，不是觉得他是个盗贼吗？……难道她的感觉借高楼、长轿车欺骗了她？……莫非最高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见报道的那些言论改

变了她最初的感觉了吗？……尽管如此，她不还是望着萨阿提那两只金鱼眼，觉得他像个盗贼吗？从他的眨眼中，不是觉察到他说的那些谎言了吗？……

福阿黛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自问："我总是怀疑自己的感觉吗？……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什么时候？……"她环视四周，目光终于落到那家小餐馆的门上，这才想起那件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当时，她走进小餐馆，见桌子空空的，连桌布也没有铺，风从四面八方朝她吹来，如同抽打被砍断了的树干。

福阿黛的两只脚走近餐馆门口……进去吧？……进去看一眼吧！？也许……也许能看到他……也许他已经回家去了。她的两只脚一步一步地朝餐馆门移去。她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喘了口气，然后步入树木簇拥的长廊，只觉得双脚颤抖，心怦怦直跳。假若走到长廊尽头，只望见空桌子，而看不到他，还不如现在就折回去，心中怀着某种希望回返，不是更好些吗？！他在那里，坐在桌子旁边，背部稍稍前倾，头发乌黑浓密，两耳经常充血，棕色眼睛闪闪发光。他眼里有一种奇异的东西，感觉得到，但看不到；正因为有这种东西，才使他的言谈、思想、趣味与他人不同。他就是法里德，而不是千百万人中的另外一个男子。

福阿黛原地转了一圈，想往回走。但是，她的双脚却抱着她的身子向前走去。行至长廊尽头，然后向左拐。她低头站了一会儿，之后方才抬起头来。她向前看，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堵砖墙。桌子不见了，一切东西都消失了，只有一堵矮墙，立在旷野上，与建在坟墓前的那些短墙没有什么两样。

福阿黛听到身后传来问话声：

"你想要点鱼吗？"

她回头一看，但见一妇人抱着孩子。那简直不像个孩子，是

一把皮包骨头，张着没牙的小嘴，正寻找奶头。而那妇人的奶子枯萎干瘪，垂在胸前，就像一块鞋子皮。那妇人神色黯然，睫毛相互沾粘，望着福阿黛，声音微弱地问：

“你要鱼吗？”

福阿黛咽下苦涩的口水，心不在焉地说：

“原先这里有个小餐馆……”

“是的。”那妇人答道，“但是，关门了，离开了这个地方。”

“谁把这个地方要去啦？”

“市里把它要下了。”

“这墙是谁筑的？”

“市里。”

福阿黛望着周围空旷的地方，问：

“为什么要筑墙？”

妇人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说：

“我丈夫说，市里建墙，打算把市名写上去。”

妇人的目光透过沾粘着的睫毛望了望福阿黛，然后又问：

“你要鱼吗？”

福阿黛微微一笑：

“今天不要，也许再来时会买些鱼。”

福阿黛步出小门，来到大街上。那里再没有任何希望了，再没有任何什么东西了。那里只有一堵砖墙……一堵矮墙，建在旷野上，只适用于写死人的名字。

是的，那里只有一堵矮墙。那里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没有别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像梦一般消失了。现实与梦境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法里德能留下纸条，她当然能够知道些什么消息……那纸条上的字可以区别梦境与现实，而她的头脑、双臂和两腿，则是无法办到这一点的。

福阿黛不悦地摇着头。她的头很沉，仿佛已变成了石头，好

像成了一堵砖墙。她的头会是另外一件什么东西吗？……是一件只能反射回声的、不会说话的墙之外的东西，只能重复听到的和看到的一切吗？它能有什么就说什么吗？……它会说出任何人都没说过的东西吗？……万籁俱寂之时，它不是能发出那种连续不断的刺耳的铃声吗？

铃声在她的头脑里响起来了。她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坐在石墙上。她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充血的双眼，仰望着天空。那一切全是梦吗？……她与他之间的事情全是一种感觉吗？……如果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她还相信什么呢？……她能相信什么呢？……相信写在墙上的名字？……相信研究报告上签的名字？……相信印在报纸上的那些话吗？……

她用她那两只血丝密布的眼睛向天空中扫视了一周。啊，苍天哪……你就是天花板一样的一堵高墙吗？……你像任何墙一样，也是一堵沉默无言的墙吗？……她在空中挥动着双手，高声地问：

"你是一堵墙吗？……你为什么默不作声？！"

街上的一个行人注视着福阿黛，然后靠近她，用一双小小的黑眼睛打量了她一会儿，半微笑地说：

"我只能给你两角钱。你的两条腿太细了！"

福阿黛惊慌失措地望了望那个男子，然后离开墙，双腿拖着沉重的身子，下意识地朝家走去。

家门大敞着。客厅里坐满了人，有熟人，也有生人。人们都用奇异的目光望着福阿黛。客厅里回荡着朗朗笑声。福阿黛看到一张面孔，与母亲的面孔颇相似，但没有皱纹。那是她的姨母苏阿黛。姨母身体肥胖，穿着黑色紧身裙，尖声尖气地喊道：

"福阿黛……"

接着，姨母用她那短粗的双臂抱住福阿黛。许多妇女围上来，异口同声地喊着福阿黛的名字。她们的黑色衣服里散发着香气。一个个肥胖的体躯把福阿黛压挤得喘不过气来。福阿黛高声喊道：

"你们离我远点吧！……"

妇女们大吃一惊，慌忙分散开去。福阿黛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朝母亲的房间走去。见母亲蒙着头躺在床上，福阿黛慌忙走过去，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撩开毛毯。母亲的头露出来了，但见她蒙着白色纱巾，皱纹满面，紧合双眼，闭着嘴，戴着小巧玲珑的金耳环。她像往常一样在睡觉，只是呼吸声音微弱些。福阿黛仔细打量母亲的面孔，发觉她的脸色正渐渐变化，仿佛脸在慢慢凹陷，面皮贴近颧骨，血色缓缓消退。

福阿黛不禁周身一抖。母亲的脸变得像一尊石雕像的脸，散发着奇特的凉气。福阿黛浑身颤抖着，用毛毯给母亲盖上头，同时听到那刺耳的铃声又响在耳边了。福阿黛像迷失方向的人一样走到自己的房间，见那里有许多张陌生的面孔，而后便朝客厅走去。走到客厅一看，又见许多双金鱼眼朝她射来锐利的目光，不禁头脑里一阵嗡鸣。她下意识地在客厅门后躲藏了一会儿，然后下了楼梯，跑出家门，来到了大街上。

她不晓得自己该向何处去，但脚却不停地往前跑，眼则不住地往后瞧，好像有谁在后面追赶她似的。她本想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不让任何人再看到她。但是，那个人不让她逃走，而是把蓝色轿车停下来，跳下车子，追赶上她。那个人抓住她的胳膊，问道：

"福阿黛……你往哪儿跑呢？……"

福阿黛站住，喘着气。她发现玻璃镜片后的那对金鱼眼不住地眨巴着。她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我不知道。"

“一个钟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男子低下头。片刻之后，他说：

“我是来安慰你的。”

福阿黛环视四周，仍觉吵嚷声不绝于耳，一双双外凸的眼睛仍在凝视着她。她用手掌捂住自己的脸，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萨阿提把她扶上车子，车子载着二人穿过一条街，来到另一条街。远处地平线上的夕阳余光已经隐去，天空中布满带着淡白色的瓦灰云朵。车子开到旷野上，车灯照耀下的沙子闪闪发光。福阿黛想到早晨出门之前看到的母亲的面孔，察觉到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寻常的目光……那是一种懦弱的目光，求救的目光，要求女儿留在自己身边的目光。但是，福阿黛没有像现在回想时看得那么清楚。也许当时已经看清楚，只是故意假装没看清罢了。她经常装作不理解母亲那无声的神色。她想快些出门，故装作没有看见母亲的目光。她为什么要快出门呢？……她到哪里去呢？……为什么最后一天还不跟母亲一起多呆些时辰呢？母亲只有孤孤单单一人，也许呼唤过她，但没看见她；也许想喝点水，但身边没有人可支使。她为什么丢下母亲不管呢？……那一天能够再回来吗？

泪水涌入福阿黛的鼻腔和喉咙里，她张开嘴吸着气。车子已经停下，萨阿提一声不响地坐在福阿黛的身边，望着她那憔悴的长脸，凝视着她那双无精打采的绿眼睛。萨阿提伸出肥胖的手，抓住福阿黛干瘦颤抖的手，说：

“喂，福阿黛，不要悲伤！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没有死就没有生。”

他沉默片刻，又说：

“悲伤又有何用？……悲哀无用，只能招来疾病……我就永远不难过，无悲伤。我遇到伤心事，就考虑高兴的事，或听令

人欢快的乐曲。”

萨阿提伸手打开收音机，车内顿时响起了舞曲。

福阿黛觉得泪水像骨鲠一样凝结在自己的喉咙里，又感到憋闷得要命，于是打开车门，伸腿踏入沙漠中。风微凉，她觉得肌肉顿时收紧了，然而身躯却像一副重担。她动了动双腿，试图将久压在身上的重担甩掉，但未能奏效。她张开嘴，想呐喊一声，吐出喉咙中的骨鲠，但嘴部肌肉颤动不止。口虽张开，可是并未吐出任何东西。骨鲠下沉至颈部，颈部肌肉开始颤动、伸缩，只觉得骨鲠移入胸中和肚里，胸肌和肚子上的肌肉也开始颤动、伸缩起来。骨鲠继续下沉，像一条虫子窜遍全身各个部位，各部位肌肉当即剧烈颤动、伸缩不止，酷似疯人在抽搐。福阿黛忍受不住，很想摆脱掉这种折磨。

乐曲声回荡在沉寂的大漠上，福阿黛却听不到。虽然如此，乐曲声却随着她的呼吸，进出她的躯体。福阿黛喘息着，她想静止下来，然而肌肉却不受她的支配，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乐曲晃动起来，同时排出体内那种抑制力的毒素，不知不觉地享受着舞蹈的乐趣。

是的，她失去了知觉，品尝着剧烈运动的滋味。不过，她的头脑里还有那么一小点，也许那是大脑的一个细胞，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意识，尚且知道自己身处沙漠之中，萨阿提就在她的背后。

福阿黛痛苦至极。因为母亲已死，法里德踪影不见，研究的想法已化为乌有，在部里也活动不下去了。

她猛烈地摇晃着自己的头，试图将那个清醒的脑细胞甩开，但使尽力气，却不见效果。她觉得那个细胞变得更加坚硬了，并且开始在头脑里抖动，像块石头，正奋力撕裂着她那些胶质脑细胞。

乐曲突然中断，也许已经播放完，或者是萨阿提关上了收

音机。福阿黛倒在沙地上，呼吸停止，周身大汗淋漓。从何时起，她身上没这样出过大汗了呢？……多少时间以来，她没有跳过摆脱思想樊篱的舞蹈了呢？……有多少时间，她没听过被囚禁的忒尤尔杜拉克斯[①]的故事了呢？卡赞拉基斯[②]说“唯愚昧不容争辩”是在何年？……法里德历来反对愚昧。他说，一个人的愚昧意味着囚禁或死亡。可是，那是千百万人的愚昧啊！法里德，千百万人的愚昧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回答说：“科学与饥饿。”饥饿确实存在，而缺少的却是科学。啊，法里德呀，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福阿黛呀，他们周围的一切不是默不作声，便是欺骗撒谎，他们怎么能知道呢？

福阿黛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身边有个大肉团，生着一双金鱼眼，眼里射出的尽是盗贼的目光。她听他粗声粗气地说：

“我欣赏了最美的舞蹈，看到了最漂亮的舞姬！……”

萨阿提伸出双臂，把福阿黛搂在怀里。福阿黛只觉得一股锈铁气味扑鼻而来，口中顿时充满苦涩的唾沫。她发现那两只金鱼眼又大又凸，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可怕之光。她惊惧地四下望了望，除了沙漠和黑暗，什么也看不到。她想吸一口气，但未能如愿。她使尽全身力气，一把将萨阿提推开，迅速站立起来，撒腿就跑。萨阿提紧紧追赶上去。

福阿黛漫无目标地跑着。前面是无边的夜幕，后面是紧追

---

① 忒尤尔杜拉克斯，圣徒，生长在巴勒斯坦的迪尔马尔萨巴。因敬圣像而被拉文皇帝驱逐。公元842年死于监牢。

② 卡赞拉基斯（1883—1957），希腊作家。著有长篇史诗《奥德修续记》。这是荷马史诗的续篇，全诗共分24卷，33333行。他还著有多部长篇小说，最著名的一部是《阿勒克西·卓尔巴斯的一生》，写于1946年。他的小说在国际上引起注意，被译成各种文字。他曾于1935年和1957年两次访问中国，不幸逝世于第二次访华归国的途中。

不舍的金鱼眼，她觉得，仿佛前面的平地在升高，将要变成两个大金鱼眼，而她正奔跑在两眼之间的一条窄狭的长地道中；凹陷的球形黑色天空，也变成了一对金鱼眼，压在她的头上。她突然碰着一件中凹的坚硬东西，当即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除了大脑中那个尚有意识的细胞，福阿黛完全失去了知觉。她振作自己的五个感官，发觉自己仍然看得见，听得清，觉得出，能尝味，嗅觉灵。她感到有一只肥胖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脯上，并且嗅出了锈铁的气息，尝到了苦涩口水的味道。

那只肥胖的手，渐渐变成了颤抖的粗壮手指，并非原地抖动，而是缓缓下移……移到了她的腹部和大腿上。福阿黛看见萨阿提那肉叠肉的脖子像根老树干，上面生出一个黑色的小蓓蕾，本来是可以生长的，却已死亡、腐烂了。萨阿提敞着怀，露出肥胖、光滑、没有汗毛的胸膛；松解的皮带缠着一个高高鼓起的大肚子，下面垂着两条没有汗毛的细弯长腿。他的肚子随着喘气的节奏一起一伏，同时发出咯咯的响声，酷似受了伤的牛在呻吟，令陌生人胆战心惊。

福阿黛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寒气扑到她的身上，以前，她的身体只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时，她躺在皮垫单上，周围尽是金属器具……如手术刀、针头和剪刀。医生拿起一支尖长针，一下刺进她的胳膊，她觉得一种奇特的寒冷传遍全身，如同跳进冰水池，身体渐渐往下沉去。

她身下没有水，只有光滑的细沙。冷风吹进她那被解开的衣服里，辛辣苦涩的唾沫聚集在她的腹中，陈腐的锈铁气味塞住了她的鼻孔。她的身旁躺着一条巨大的球体，喘着气，颤抖着，就连无光的金鱼眼和两条细腿都在颤动。福阿黛想张开嘴吐一口唾沫，然而力不从心，却觉得上下眼皮相互靠近，终于闭合起来了。

福阿黛睁开眼，看到阳光从百叶窗射进房间。她惊慌失措地环视四周，发现室内一切如旧：衣柜、衣帽架、窗子、天花板及锯齿形的圆圈均原地未动。客厅里传来脚步声，正向她的房间靠近。她朝屋门望去，期待着母亲的面孔出现，但时过许久，母亲没有露面。她慌忙跳下床，站在地上……她想起来了，于是迈着颤抖的双脚向客厅走去，惶恐地走近母亲房间的门口。莫非是在梦中？……还是母亲真的死了？……她抬头一望，只见那里放着一张空床，心中惶恐难言，急速退了回去。她先后走进厨房、餐厅、浴室，哪儿都找不到母亲的身影。她感到头晕，立即把头靠在墙上。她觉得有一块坚硬的球状物正在她的头里面旋转，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头盖骨；与此同时，好像有一种什么苦东西沾在她的喉咙上。她手扶着墙，一直走到水池边，张开嘴，想吐一吐，不料口中的苦水却向腹中沉去，顿时感到恶心难耐，同时口里、鼻子里和衣服上散发出一种熏人的锈铁气味。她脱下衣服，跳进流水之中，用毛巾、肥皂擦洗周身，然而气味不退，原来已渗透到她的五脏六腑、细胞组织和血液之中去了。

福阿黛扶着墙回到自己的房间，用血丝密布的双眼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目光终于落在衣柜旁母亲的照片上。母亲用两只黄色的大眼睛望着福阿黛，目光柔和，仿佛在求女儿留下来。福阿黛急忙用双手捂住脸。难道母亲不能收回这致命的目光吗？……莫非母亲不能宽恕她的罪过？……她的肚子里不是已经灌满苦瓜汁了吗？……她的身体不是已在苦汁中浸泡过了吗？……还有比这更大的痛苦吗？……什么叫痛苦？……人们怎么会痛苦？……一声呐喊能解除忧愁吗？……一种新式黑衣服能使身体增加生机吗？……丰盛宴席、牛羊驼肉能够开胃、饱肚吗？……母亲已经死去，难道她所得到的是更大的痛苦？……母亲撇下女儿，莫非要让女儿一口一口地饮食毒液？世上还有比忠实于

母权更重要的事情吗？……世上还有比无偿还子女的债务更要紧的事情吗？

福阿黛朝床走去，心中感到稍许宽舒，伸了伸两臂和双腿。但是，她觉得身体依然沉重无比，肚里仍旧苦涩难言。这种沉重感何时才能完全消失，这种负担何时才能结束呢？

电话铃响了。是他，除了他没有别人；世上除了他，她再无指望，只能一天天饮食毒汁。她的肚子里将充满辛辣的苦汁，她的身子将浸泡在苦汁之中。别无出路，等待她的只有慢慢的死。

福阿黛伸出黄瘦的手，拿起听筒，顿时听到熟悉的声音：

“喂，福阿黛，早安，您可好哇！……”

福阿黛冷漠地回答道：

“我还活着。”

“您今晚有什么事？”

“不知道。我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把我放在哪儿？……我还和您在一起呀！”

“是啊，只剩下你了。”

“我八点半钟路过您的化验室。”

福阿黛就要走出家门时，回头一望，发现一件白色的东西在玻璃之后闪闪发光。她后退了几步，靠近木箱一看，原来那里放着一封信，不禁周身开始颤抖。她打开箱子，用瘦长发抖的手指拿着信，两眼盯住信上正方形大字和带着卷尾的字母“塔乌”[①]，心里扑扑通通直跳。那是法里德的信。福阿黛惊慌地环视四周，自问：“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她看到楼梯、门和信箱，伸出颤抖的手指，摸着信箱。是啊，信箱还在，可

① 阿拉伯文的第三个字母。

以摸得到啊！她用手指头按了按那封信，知道那是纸，真正的纸，厚而坚实。她伸出小拇指，摸了摸自己的眼皮，知道眼睁着。

福阿黛把信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仔细打量边边角角，发现上面只写着她的名字和地址。她把信贴近鼻子，嗅出了纸和邮戳的特殊气味。

她拆开信封，抽出一张长长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福阿黛：

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已经过去多天……记得在那冬风初吹的短暂夜晚，你坐在我的面前，背靠尼罗河，你的眼里闪烁着一种鲜见的光芒，似乎在说："我有一种新的东西！"你那细长的手指叩击着桌面，态度那样从容镇静，但却隐藏着即将爆发的火山。你默默无语，不动声色。我知道你是痛苦的。你沉默良久之后，对我说："法里德，我要离开这个部了，你意如何？"我理解你。当时，我想跟你说："离开那个部，到我这里来吧！"但你记得，我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你可以起到另外一种作用，和我的作用不一样。你的作用是：如逢良机，你就能创造出一种新东西来。新的东西是什么？……更换旧的吗？更换有什么用？难道那不是一种想法吗？……你还记得当时你所看到的情景吧！……那个孩子一直在围着餐桌转……为了得到一块发面饼或一角钱，他不时地伸出干裂的小手……人们同情、可怜他，不加思索地给他一角钱。假若人们能思考一下一角钱有什么用的话，那么！……如果人们能思虑一下那孩子为什么挨饿，那该多好啊！是啊，福阿黛，那是一种想法，一种出自头脑的想法。哪种思想不出自头脑？……

你的作用在于创造思想，而我的作用在于宣传思想。我独自一人是什么也办不成的。我的角色并不像说的那样容易扮演，或演得令人满意。被封罩着的嘴怎么能说出话来呢?一个人的偏执狂是无济于事的，幸好有许多人。你还记得好久之前的那次谈话吗？……

是的，我不是单枪匹马，还有许多人和我一道奋斗。我们一无所有，只有伴随着一个人而诞生的那种最简单的天生本领，那就是想和说。我们只有我们说和写下的这些言辞，没有炮或炸弹，仅仅是几句话而已。

在那短暂的夜晚，我们分手之后，我独自漫步在尼罗河大街上。当时，我思考着你的处境，觉得你痛苦难言。你的头脑里有一种新思想，正独自与部、家、大街上和你头骨里的高墙进行搏斗，力图尽快面世。福阿黛，你的头脑里确实有另外一堵墙，一堵并非与你同时出生的矮墙，而是由于长期沉默一天天垒起来的。那天夜里，我边走边自言自语说："那是一堵矮墙，必须随着其他墙壁的土崩瓦解而最终坍塌。"

我还没有回到家，发现有一个人跟着我。我猜想不止一个人……果然不出我所料，跟在我身后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大汉。我赤手空拳，想你一定记得，我仅穿着一件棕色衬衫和裤子。他们搜我的口袋，什么也没有搜到。难道言谈话语能放在口袋里吗？……他们抓住我，给我上了镣铐。至于那些言谈话语，则早已随风而逝了。他们能把风抓起来，给风戴上镣铐吗？……

我四周是墙，但你仍和我在一起。你用柔软的小手抚摩着我的面颊。我从你那一双绿眼睛里看到了一

种被囚禁着的新东西；那种新东西想说话，但却不能开口。福阿黛，你不要悲伤，不要落泪！言谈话语会随空气飘逸墙外，生存下去，又随空气进入人们的胸中。被罩在嘴上的套子终有一天要落地，口总会重新说话的。

法里德

# 汇　票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　著
刘广新　译

## 一

邮递员在沙丘上吃力地推着索莱士牌自行车[1]，汗水湿透了衬衣，贴在身上；他上气不接下气，脸上闪闪发光，向前倾着身体，紧握车把，张开嘴小声地吆喝着，推车爬上沙丘；嘴里埋怨着这一带的居民和行政当局，哪年哪月才能把这条路铺上柏油呢？他心里这样想着。

从市场上归来的几个家庭主妇打趣般地招呼他：

“嘿！老兄，你都湿透啦！”

她们说笑着赶过他，走在前头。邮递员停下来，自行车靠在身边，顶得肚子深深地陷了下去。他掏出一条棉布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眼睛却一直盯着妇女们的背影。她们头上顶着大瓢，走起路来却矫健轻盈，看上去好像脚连地皮都不沾。

他不紧不慢地又上路了。

这一带的房子大同小异，都是破木板盖的，有的是铁皮的屋顶，大都长了锈；有的是草顶，都是从铺上就没有换过的陈旧草顶；有的屋顶上铺着陈旧的油毡。

邮递员在一家门前停了索莱士牌自行车。那门的门框七扭

---

① 一种法国产的自行车。

八歪，门内两个妇人席地而坐，对他说的客套话带答不理的。她们都认得这个邮递员。可是由于职业关系，他走到哪里，都不大受人欢迎。

“大嫂们，你们的男人，依卜阿伊马·迪安在家吗？”

其中一个年长些的叫梅蒂，她是迪安的第一个老婆。她打量着他的脸，又看了看他手里拿着的东西说道：

“是呵，啥事？”

邮递员说：“梅蒂，我家就住在这一带，我知道依卜阿伊马·迪安是当家的。可不能把我当成杜巴巴人[①]。”

“巴[②]，我说啥啦？”

“是，你倒是没说啥……，可谁要把你打入地狱呢？”

“你也知道，我们当家的在这个时候是从不着家的。没说的，失业了！可他也不至于整天在我们裙子边上打转。连这个也问，倒像是个外人。”

“可我的工作就该这样。你们俩见了我就像看到了警察一样。”

“你还不如警察呢！你只管留下一张纸，过一两个礼拜，‘税务员’就来封门了[③]。你从来就没给我们这家人带来过好消息。”

“这回让你说对了，今天早上正相反。”

“怎么！”梅蒂猛地站了起来，在她肥大而隆起的臀部上拥着短袖上衣的下摆。

“坏东西！一听到钱就像跳蚤一样跳起来啦。钱在这儿。”

“哪儿寄来的？”

---

① 指欧洲人或白人。

② 这个邮递员的姓。

③ 指不能按期交税，在门上贴封条，以财产为抵押。

“巴黎来的……，一张汇票。”

“巴黎？依卜阿伊马在巴黎认识谁呢？准是寄给他的吗？巴，可别让我们空喜一场呵。”

“还有一封信呢！我懂我这一行。”

“阿郎，你听到了。”兴冲冲的梅蒂对走过来的迪安的第二个老婆说。阿郎比她年轻，瘦瘦的，两颊微微下陷，尖尖的下颏。

“寄来多少钱？”阿郎问道。

“两万五千西非法郎。”

这样一笔大款子，使得两个妇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开来。

“梅蒂，你总是唉声叹气的，这回安拉可来啦。”阿郎说。

梅蒂手里拿着汇票通知单和信，感到时来运转，似乎焕发了活力。

“一封信，外带一张汇票！到底是谁寄来的呢？”

“杜巴巴人？在巴黎的只可能是杜巴巴人！梅蒂，你想想看，我们那位当家的是不是有啥说啥？”

“要不让巴看看信？”

“不行，大嫂们，不行。当邮差的不管代读代写。”他说完就离开了。

昨天夜里，她们俩都为同一个念头所烦扰，都想着同样的问题。这一带所有的店铺，在她们的头脑里过了一遍。这一带所有的商人，都是她们的债主子。

“我们不能等他回来再做午饭。我想凭这个通知单和这封信，姆巴尔卡会赊给我们二斤大米和半斤油。家里还有点干鱼和昨天剩下的尼埃贝[①]。”

阿郎想了想，附和着说：“应该这样办。”

① 一种做菜用的豆角。

她们俩一道出门，每个人都领着一个孩子。

迪安啥也没问，不管这顿用干鱼和尼埃贝做的米饭是从哪里搞来的。他闷着头，大吃一顿，吃后还神气十足地打了两个嗝，念念有词地说："安拉胡，艾格拜尔。"[①] 他正坐在床脚下的一张羊皮上。

"哪个还有剩下的可拉果[②]？"他自己也说不上对哪个老婆问了这么一句。

"在恩达[③] 旁边的那个大口瓶里找找看。"他的第二个老婆在门外说。

由于吃得过饱，他慢腾腾地向恩达走去。瓶子里盛着好几个可拉果。

"阿郎，这可不像是剩的！有四个各色各样的可拉果呢！你们可没告诉我，今天早晨天上掉下个大元宝，要不是你们谁从勒布[④] 老爹那里继承了一份遗产。"他一面挑选可拉果，一面对两个老婆这样说。

"没有什么遗产，迪安！宽宏的真主绝不会丢掉忠实的信徒不管的。"

"可不是！正是这样。安拉胡，艾格拜尔。真主的宽宏是无边无际的。真主随时都在援助我们。"

"等等……，等会儿再分可拉果。"

梅蒂走进来，在他面前的羊皮上放了一个小碗，碗里多少有点水，漂浮着几片金黄色的软软的木瓜[⑤]。

---

① 意为："真主是万能的。"

② 非洲人喜爱的一种果实，有提神解渴作用。

③ 盛水的陶器。

④ 塞内加尔的一个人种集团。

⑤ 热带水果。

"我就爱吃木瓜！把可拉果洗洗。"

梅蒂出去了。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木瓜，软软的木瓜果汁化在嘴里，甜滋滋的。

"拿点什么，让我擦把脸。"

"就来，迪安。"

阿郎拿来一块旧布，坐在他身边。她把他侍候得妥妥贴贴。迪安还洗了洗手，看到梅蒂进了屋，就拿起可拉果掰了一块，塞在她手心里。

他很费劲地站起身来，躺在床上，嘴里背诵着小段的《古兰经》，自言自语地说：

"照这样，我哪里还能上清真寺呢！"

"来了个要饭的老头。"阿郎说。

他没答腔，先伸开两腿，躺得舒舒服服。凡是年轻力壮的人来讨饭，他都不准孩子和老婆们给东西。他常这样讲："这种人是寄生虫，就会睁着眼吃现成的。"在清真寺里，他常为此与别人（其他当家的人）争论不休，谁也驳不倒他。谁跟他争论，他就让谁拿出证据来。问人家《古兰经》上哪一章哪一节写明一定要给这种人东西。

"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吗？"他问道。

"是。"

"就把吃剩下的给他吧。给他口剩饭，求真主保佑我们没灾没病的。"

每当他施舍的时候，他都一成不变地说这么一句。

扇子扇起的清风把窗帘撩起。照老百姓的说法，只有进天堂的、有福气的老婆才给丈夫掌扇。迪安躺下后深深地喘了口气，打了个呵欠。

"梅蒂，帮忙给捏捏腿吧。今天我可走了不少路。"

“别抱怨啦，安拉是万能的！真主不会不管我们的。”

“安拉！……安拉！该显显神通啦！”

梅蒂很顺从地给他按摩，从下向上直捏到腰部，捏过一条腿后，又捏另一条腿。迪安很快地入睡了。梅蒂踮起脚尖，走了出去。

“告诉他了吗？”当梅蒂出来，又坐在草席上时，阿郎问道。

“还没告诉他，先让他歇会儿！等清真寺叫礼拜时，我叫醒他，再跟他说。”梅蒂说完，也找个地方睡午觉去了。

时当正午，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正好睡午觉。

迪安醒来了。可是误了礼拜的时刻。满腔怒火，只好对阿郎和梅蒂发泄。他一个人大声讲道：

“谁相信，这哪里像个信教的家庭。我不在家时，天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做礼拜。现在我就担心，将来孩子们信不信教。”

谁也没有答腔。净手后[1]，作为虔诚的教徒和一家之主，他来领拜。两位夫人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同他一样，他起则起，他跪则跪，跟着他礼拜。

礼拜后，当他正要出门时，梅蒂像个老猫似地伸了伸懒腰说：

“尼加伊，[2] 邮差巴来过啦，有你一封信。”

“一封信？谁寄来的？什么颜色的纸？”

“不，不是缴税通知单。”

“你怎么知道的？”

“巴说是巴黎寄来的，还有一张汇票。”

“一张汇票？”

“是张汇票。”

---

① 穆斯林礼拜之前必须洗手。

② 亲爱的。

“谁给我寄来的？”

“是你外甥，阿卜杜。他在巴黎。”

“来，到屋里来。在大街上不能提钱。”

进屋后，梅蒂又说道：

“阿卜杜给你寄来两万五千法郎，其中两千给你，三千给他母亲。余下那两万，他想让你给他存起来。他问你好，让你接到信和汇票以后就回信。”

“但愿这一带的人别知道这张汇票。”

“可是，应该说……，我跟阿郎到姆巴尔卡的铺子里去过。在那里，我们碰见了穆巴伊，他给我们念了信。”

“那么，姆巴尔卡知道啦……”

迪安抬起头来，很生气地说：

“……不该找人念信。我不说话，更不该向那个唯利是图的姆巴尔卡赊帐。”

“家里用啥东西做午饭？”

“昨天就没有了。”阿郎插上一句，“孩子们没吃的，怎么活下去。孩子们不能靠饿肚子活命。”

“好妇人就要服从‘命令’。现在这一带的人都会知道，我们有一张汇票。”

她们俩一言不发，任凭她们的丈夫发火。他把她们狠狠地训了一顿之后，把信和汇票揣在衣袋里，昂首挺胸，像个大老爷似的走了出去。

迪安衣着非常考究。他穿一件非洲式的肥大的开领大袍子，各式各样的装饰图案都是以金、银丝线，配着玫瑰红线，用手工绣上去的。由于想以仪表服人，所以他讲究衣着，加之，往往这也能起些作用，所以他就更加讲究外表和衣着。

姆巴尔卡的铺子，在两条大街的拐角处，占着拐角的一面；铺面寒酸，里面也不比外表好多少。商品堆在摇摇晃晃的货架

上，要不是缠着铁丝，绑着皮条，恐怕会散架的。晚上，一群群苍蝇来这里安家落户。千疮百孔的柜台上面，蒙着一层尘土。

迪安跨进店门，两人都很客气地说了一大堆客套话。

“刚才梅蒂来拿了些东西。你看这合适吗？”店主问道。迪安听了这话一愣，接上说：

“太好啦。刚好才收到一张款子很小的汇票，回头就来销帐。告诉我，一共欠你多少？”

“这样说，你好像是借了我的钱。让真主饶恕我，饶恕众生。要不，我没听清……。我觉得街坊邻居之间有话好商量，可叫外人听到就不好了。刚才你那样问我，就见外了。梅蒂替我带过口信，让你过来一趟，那是想告诉你，店里进了大米，可不是为了你那张汇票！这种新米颗粒饱满。”

他竖起眉毛，睁开一对金鱼眼往左右看了看，俯身向着迪安，很小心地打开一个红布包，里面裹着一些大粒的好米。店老板低下身，不紧不慢地低声说道：

“这是印度支那大米！不是那种美国米，也不是法国米。这种米比那些米更合算。这点米刚够照顾像你这样的老主顾。”

姆巴尔卡的额头上泛起皱纹，闪着他那湿漉漉的山羊眼。迪安权衡着大米的好处，顺手捻着米粒，混身上下好像过了电，内心的骚动从下向上，一直传到头发梢。

姆巴尔卡端详着这位买主的表情：

“你今天中午吃的就是这种大米。你觉得怎样？这种米好消化，也不像杜巴巴米那样粘，不上浆！看这米的外表多么自然。怎么样？我给你留了三十斤，多要也没有。”说完，他又把那个红布包包了起来。

“多少钱一斤？”

“同样的价钱！安拉可以为我作证，我进这大米就是要把大家‘喂得肥肥的’……。多好的大米！卖给谁？就是卖给像你

这样有交情的人。你会相信，我要赚你的钱吗？只要我告诉你有多少人欠我的钱，你就会明白，我并没有从你身上获利。这三十斤大米，我宁肯分文不赚，也不能让你看不起我。"

姆巴尔卡把迪安说动了。为了结帐，只好从邮局回来时再到店里来一趟。姆巴尔卡为了对他表示够朋友，用嘴给他嗑了一块可拉果，并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赶快把米拿回去，要不谁给现钱，我就卖给谁。"

迪安没等他说二遍，对一个过路的孩子说：

"去，叫你梅蒂大妈来。"

为了面子，他向姆巴尔卡借了五十法郎，作为去邮局的车钱。

迪安刚出店门，正穿过大街时，被一个叫戈尔吉·马依萨的无赖跟上了。这位街坊可是个"借钱的能手"。

"依卜阿伊马·迪安。"

"马依萨·法尔！身体好吗？"

"安拉姆杜里亚西！[①] 家里人好吗？"

"也都好，安拉姆杜里亚西！"

虽然戈尔吉·马依萨戴着一顶手织的棉绒帽，他的脑袋还是像个圆球，前额突出，飘飘洒洒地穿一件大袍子。

在距沙丘几米远的地方，邮递员巴敞着怀，推着索莱士牌自行车，出现了。衬衣下面什么也没穿，鼓膨膨的大肚子，从腰部向下垂着。打过招呼后，他们并排地走着。

"你看到信和……"

巴的话没有说完，迪安向他使了个眼色，提醒他"在大街上不能提钱"。可是迪安还是"嗯！"了一声。

"谁寄来的信？"

---

[①] 感谢真主。

“是个外甥。”

“我听到这些年轻人想到我们就高兴。只有他们现在还帮助长辈。可是我那些外甥早把我忘了。他们啥也没给过我。

“有啥办法呢，交给我什么东西，我就送什么。在这一带，家家户户都是我当差。”巴说了这句话，感到迪安注视着他，于是说：

“这话可不是故意说给你听的。”

“天不早了，回头在清真寺见。”巴又说了这么一句，跨上自行车走了。

跟定他的戈尔吉·马依萨使他发愁，他心里想：他是不是知道我去邮局？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姆巴尔卡的铺子如同公共广场，什么也瞒不住！

“你听说了吗？姆巴尔卡进了些好大米，是印度支那米！”

“没听说。”迪安回答。

“怎么没听说？……要这样我就不来打扰你了。姆巴尔卡好故弄玄虚。”

“刚才我到他店里去核对我的帐。”迪安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心想：他大概是在我的钱上打主意。可他到底要上哪里去呢？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拒绝我再向他赊帐。可是你，我们回来时再一同到他店里去。他在柜台下面偷偷地卖东西。姆巴尔卡这家伙，简直是个骗子。你向他借一百法郎，没走出两步，就欠他二百法郎。连百年的陈尸，他也要敲骨吸髓。”

他们俩谈着天，同时都承认，他们俩连同他们家里的人都靠向姆巴尔卡赊帐过日子；而他卖的东西一直在涨钱。

“这种世道对我们说来真是苦不堪言。”戈尔吉·马依萨脱口而出地说。

走到公共汽车站时，迪安问道：

“马依萨，你上哪去?”

“我跟你一道去。”他一面答话，一面抢先登上公共汽车。

## 二

燥热的气流里夹杂着一股下水道的气味，混浊的空气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十字街头，行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是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有瘸腿的，有害麻风病的，还有衣不蔽体的孩子们。这支人流都淹没在这个人的海洋里，正如一潭约制不住的清水，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另一个更为清澈的水潭。畜力车的车轴吱吱作响；汽车、机器脚踏车的声音震耳欲聋。红灯使各种车辆停了下来，一个上了年纪的麻风病人，伸出被蚀去五指的手掌，低声下气地向乘车者乞讨；就在便道上，一位瞎妈妈领着她的小女孩声嘶力竭地叫喊，但也难以从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

迪安和戈尔吉·马依萨一同走进邮局。每个窗口前，都有一堆人等在那里。戈尔吉·马依萨打听过后，把迪安领到一个写着“汇票”字样的窗口。那里也排着长队，站在队尾的是一位胖胖的妇人。她一定是站累了、等烦了，满不在乎地干脆坐在石板地上。她简直像一堆肉似地堆在那里，既无体形，又无线条。

戈尔吉·马依萨伏在窗口前的台面上，很眼馋地看着管汇票的职员在那里数钞票。

过了一会儿，迪安说：

“替我排着队，我去找人读读信。”

代写书信的先生坐在信筒旁边，接待了迪安。他看到信打开了，拒绝读信。但是迪安告诉他，是他的老婆以为是自己的信给打开了。书写先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长着一个类似象足

一样的大鼻头，一副铁框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从镜架上面看着他，说道：

"这是你的外甥阿卜杜从巴黎寄来的信。"

他读道：

亲爱的舅舅：

我给你写信，想知道家里的消息，不知全家人身体可好。至于我，感谢真主，一切都好。我希望并且乞求真主保佑你们大家像我一样的好。今天趁我的朋友迪亚洛在这儿，请他代笔给你写信。他是莫杜的儿子。

你一定知道我在巴黎了。感谢真主，我身体很好，日夜都想念你们。我到法国来不是为了游手好闲，也不是为了当强盗。我来巴黎是为了找到工作，赚点钱，如果真主高兴，还想学一门手艺。在达喀尔找不到工作。我不能整天呆着，整年闲着。年轻人闲着没事干不好。为了到法国来，我借了钱。是的，我的想法对谁都没说，没有告诉你，也没告诉我的母亲。我不能整天地闲逛，也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现在我到了该成亲的年纪，应该有个老婆了。借的债现已还清。所以，自从到了法国，给谁我都没有写信，也没有寄钱。感谢真主，现在不欠债了。不要听别人讲的话，要说有人在法国混不下去，那只能怪他自己。

下班后，回到家里，每天礼拜五次，而且从来没有滴酒沾唇，真主和穆圣[①] 会高兴的。

我给你寄去一张二万五千西非法郎的汇票。给我

① 指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

存上二万法郎，给我母亲三千法郎，你可以用两千法郎。我知道你一直没找到工作。我给母亲也写了信。请告诉她，我身体很好。

问候舅妈梅蒂、阿郎和孩子们好。下次我给孩子们寄点东西。把钱替我存好。如果真主高兴，我不久就回国。别忘了礼拜时替我祈祷。

问好！

你的外甥：阿卜杜

196…年7月19日，巴黎。

他一边读，一边译成沃洛夫语[①]。读信的时候，来了个乞丐，两眼都是眼屎，有个孩子带路，不住地说："求求真主。"

书写先生把信交还给他说：

"五十法郎。"

迪安在兜里掏来掏去，只剩十个法郎。他和戈尔吉·马依萨乘车用去四十法郎。

"我取出汇款，就来结帐。"

"你想我靠啥为生？"书写先生问了一句，很信不过地打量着这位顾客。

迪安拿出汇票通知单给他看。

"好吧，我等着你。"他放心地说。

那位胖妇人正要离开。虽然她满意地提取了汇款，但是心里觉得浪费了不少时间。迪安来到窗口前，邮务员抽出了一张存根，与汇票通知单互相对照。

"依卜阿伊马·迪安，身份证。"

"喂，我没有身份证。我有缴税收据和选民证。"

① 塞内加尔主要土语之一。

“上面有照片吗？”

“没……，没有。”

“拿个什么有照片的证件！有驾驶执照和兵役证吗？”

“这类证件我没有。”

“那就把身份证拿来。”

“去哪拿？”

在汇票窗口里面，露出一个黑色橄榄球似的脑袋，很不相称地托在瘦削的、像得了肺痨似的肩头上。邮局职员听说他问“去哪拿？”后，抬起头看着他。在这张死板板的脸上，嘴角边显得冷冰冰的。从脖子往上看去是一副很威严的面孔，迪安感到胆怯。

“我有，我有身份证。”戈尔吉·马依萨插了一句，手里拿着身份证，递了上去，直愣愣地看着邮局职员。

“汇票上是你的名字吗？”

戈尔吉·马依萨没答腔。停了一会儿，他又把手缩了回去。

“你离这儿远点。”职员哼了一句。“依卜阿伊马·迪安，你的身份证是拿来，还是不拿来。”

“喂，我没有身份证啊。”迪安用颤抖的声音说。

“回去把身份证拿来。”

“去哪拿？”

他们俩面面相觑。迪安好像看到职员的眼皮下是一种嘲讽的眼锋。他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受到了屈辱；又好像被人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他默默无言，一股念头倏然浮现在脑际。在整个达喀尔，小老百姓常有这种想法：“千万别叫当官的不自在。他们翻手云，覆手雨，是说一不二的。”

“到警察局去。”职员总算说了这么一句。把汇票通知单退还给他，补充说：“汇票为期十五天。”

戈尔吉·马依萨和迪安在窗口前又迟延了一会儿，正当他

们走出邮局时，有人说：

“你就是这样付帐的吗？”

这是书写先生。他一把抓住迪安的后脖领。

“怎么？”

“怎么？……我白念信啦！”

“要钱，也犯不上抓我的脖领呵。”迪安说着，把他的手从脖子后面的大袍上拿了下来。

“老兄，我们刚才没有取出汇款。他没有身份证。”戈尔吉·马依萨为了让书写先生平静下来，这样解释说。

“这与我无关。”

“别喊。”自尊心很强的迪安打断了他的话。“安拉知道我没有五十法郎。我先去区警察局，回来就付钱。我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我可是信教的！”

“信教的？……我看是个讨便宜的。找点工作干干比冒充阿訇强。”书写先生挖苦了一句后，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迪安莫名其妙。但是当他走下邮局台阶时，他感到受到了侮辱。邮局前面一排乞丐，很像是一排在花瓶里插着的凋谢了的花。他们伸着手，举着钵盆，哀求乞讨。迪安一面整了整衣服，一面问马依萨，衣服的后面是不是被弄皱了、弄脏了。

“我们到警察局后，还能赶回来取汇票吗？”

戈尔吉·马依萨仰头看了看法国梧桐的树影。这树影就是他怀里的报时钟。

“能赶回来。”

“我是说走去走回。”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虽然马依萨对他来说是个精神上的依靠，可是那五十法郎足够他一人来回乘公共汽车用的。

“你跟我一块去吗？”

“当然。”马依萨对这样问他感到奇怪。

他心想：“我可要走快点。一定要取出票款，真倒霉！”

戈尔吉·马依萨跟在后面，也加快了脚步。

他从姆巴尔卡店里已经知道迪安接到一张汇票。为了借点钱，他不得不这样干。这就是他的策略。至少弄上五千法郎。在离家时，他就对他的一个老婆说过：

“等我回来时，就有过日子的钱啦。”

来到警察局时，他们都已精疲力尽，汗水淋淋。戈尔吉·马依萨一下坐在警察局内围绕着建筑物的环形台阶上。这是一座殖民时代的旧式别墅，现在改为警察局的所在地。在台阶上有几堆人在聊天；一个门旁，有两个衣衫不整的警察把着门，两腿远远地伸开；其中一个懒洋洋地说：

“身份证嘛？……那边……”

迪安走进走廊。

“嘿！……你上哪去？”

迪安吓了一跳，这声音哪像人在说话。迪安转过身来……，什么也没看到……，他又向那两个站岗的走近几步。

“嘿！跟你说话呢，你去哪？”

这个粗哑的声音的确是对他讲的。有人用力地在后面推他，又把他吓了一跳。

“不知道这里禁止入内吗？”

内心不断地涌起丈高无名火，气得他直打战，一时舌头麻木了，思想迟钝了，啥也说不出来。喉咙里感到干渴，他一个劲地往下咽唾液。转过身来，他看到一副面孔：这是一张用焦木琢磨出来的面孔，与厚厚的嘴唇十分不相配。

“那个人刚才告诉我，在这里办身份证。”他用胆怯的声调回答。

"滚出去!"那小伙子喊道:"阿伊夏,西毕地。"[①]

他不知所措地咬着下唇,理了理他的大袍子,弄了弄堤尔哈齐小圆帽[②],慢慢地走了出去。

"买个可拉果吧。"戈尔吉·马依萨见了他这么说。

迪安很轻蔑地凝视着他,然后给他一个小硬币,排在一个队尾。

"还有功夫礼达古扎诺拜[③]。"戈尔吉·马依萨对他说。

马依萨合掌领拜,马马虎虎地做完了礼拜仪式。迪安拿了一块可拉果,又排在队里。可是队伍一点也没有前移。

大伙都嘟嘟囔囔地对办事缓慢表示不满。

突然戈尔吉·马依萨一声高叫,盖过了各种声音。他变成了一个行吟诗人,对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唱起了"加尔尼"[④]后裔的业绩:贵族的女人是美貌的,男人是慷慨大度、大胆无畏的,而这位年轻人流露着高贵的举止,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加尔尼"血统。他发出清脆的声音,扣人心弦,而且唱个不停。年轻人想阻止他,他却抬高了嗓门,用沃洛夫语,唱起了赞美诗的俗套。

大家都听他唱,青年人显得很窘,并且不断打手势,想叫这位突如其来的歌者别再唱下去。

"我唱不是为钱。只要在这种地方遇到了桑加[⑤],最好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听听加尔尼的业绩。要给钱,我可不唱。我要使这种传统流芳百世。"马依萨又唱了这么一段。

青年人明白了,向他手里塞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当青

---

① 沃洛夫语,意即:滚蛋。

② 穆斯林戴的小圆帽。

③ 指十六点左右的穆斯林祈祷。

④ 指贵族。

⑤ 主人。

年人走开时，马依萨又把调门提高了八度。

“你认识他吗？”当他静下来时，迪安问道。

“认识？你太天真啦！刚才我听有人叫他桑达[①]，我就编了一通。”

“我明白了，你把桑达家族和贵族的血统混为一谈。”

“那年轻人可不这样想。他听到有人歌唱他，可高兴哩。你一点也不懂眼下的人生。”

“我是不懂。”迪安承认道。但是戈尔吉·马依萨不顾脸面，冒充行吟诗人的勾当很使他惊讶。

“那小伙子也不懂。”想到他没必要留在这里，就说：“呆在这里是浪费时间。”

终于轮到迪安了。

窗口后面是位年轻人，头发剪得很短，架着一副卢蒙巴式的眼镜，人们一看到这副年轻的面孔就可以知道，他是那种使人捉摸不透的知识分子。

“你有啥要办的？”

“我想办张身份证。”

“一份出生证明书，三张照片，还有五十法郎的印花税。”

“孩子，我要提取一张汇票，可是我没有身份证……”迪安探过身去，帽顶触到了窗口的上方，解释道。

他解释完了，把汇票通知单送了上去。职员从他手里接过通知单。镜片里的睫毛之间，闪动着一双显得很小的眼睛，好像在盯着他：

“真的，我可无能为力。老头，还是把出生证明书、照片和印花拿来。”职员以不动声色的音调，用法语说了这么一句。

“上次的缴税收据和选民证都在这里，完全可以为我作证。”

---

① 贵族的姓氏。

"老头，这些没用。"职员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推回。"没有出生证明书、照片和印花，我就不能办理身份证。轮到下一个啦。"

迪安直起身来感到头昏目眩，并用眼睛寻找马依萨。

"老兄，陪你来的那个人走啦。他说有事要办。"

"怎么?"

"他叫我转告你。"

"谢谢，大嫂。"于是他走下了台阶。

"从邮局打个来回，可不是上天摘月亮。他上哪儿闲逛啦?到处显示他的大方，花钱如流水，把我们，把孩子们丢在一边不管。也许他正在追求一个小娘儿们呢!真是不要脸的骚货，她会像吃她娘的奶一样，把他的钱剥得精光。"整个下午，梅蒂一直发着这种牢骚。街坊邻居们不时地派孩子们来看看迪安是不是已经回家。"寄生虫!只要听说谁有钱，就像吸血鬼一样拥上去。"

迪安到清真寺之后，很晚才回家。晚饭跟午饭一样。两位夫人都想摸摸底。用过可拉果后，梅蒂在她的伴当[①]怂恿下，凑趣地说：

"办得怎么样?"

"啥也没办成。"他回答。"非要身份证不可。要身份证，就得有出生证明书、五十法郎的印花税和三张照片。"

她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谁都不相信。梅蒂为了探知究竟，伺机而动。于是告诉他，有不少人来找他，并一一列举来访者。

"大家都会以为我有了钱就不帮助他们了。他们可以去问问戈尔吉·马依萨，他跟我一道去的……"

---

① 同夫妯娌。

“这个扒皮鬼跟你去，就是为了借钱。”阿郎打断了他的话，发表意见。

迪安对她们讲述了马依萨向一个不懂事的年轻人骗取一百法郎的经过。

“他不愿与你平分那一百法郎才走掉的。他可真是个扒皮鬼，把你的五十法郎全花了。这是什么世道啊！”

进来一个人，罗罗嗦嗦地说了一大堆客套话。他是马迪亚涅·迪亚涅。女人们出去了。两个男人漫无边际地谈着。有时两人都无话可说。

“我到这儿来，是求你帮个忙。我正在用钱的节骨眼儿上，很难应付。”

马迪亚涅·迪亚涅停了一下。让脓疮出脓并非易事，需要慢慢来。要哭穷也不好合盘托出，也要慢慢来。低声下气、厚着脸皮，才好转入正题。说话时还要伴着适当的表情，奉承话也是用低声下气的沃洛夫话讲的，还有意地喘口气，好让对方回味一下，使自己的情况深入听者的肺腑。一面拿《古兰经》和安拉起誓，一面侃侃而谈地说，谁还能永远受穷；并且保证，借了钱，不到天明就能如数归还。

迪安听了一半，就明白了。因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会唱这个老调。首先使对方领悟，要接济穷人，然后很动听地慷慨陈词，说什么博爱之本每况愈下，正在消失。迪安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重复说：

“安拉可以为我作证，我并没有取出汇款，说不定明天能行。”

“何必起誓呢，我相信你说的。我只用五千法郎，要不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只有指望你啦。”

“你可以去问问戈尔吉·马依萨，他是跟我一道去的。”他很同情地重复说。

"也许你能借我六斤大米，听说你买了二百斤大米。"

"有人爱夸张，言过其实。我不过有三十斤大米。梅蒂！……梅蒂！"

"迪安！"

"给马迪亚涅六斤大米。"

"尼迪亚，[1] 我们的米剩的不多了。"

"梅蒂，别顶嘴！我说啥，还非得你加上几句！"

"梅蒂，这米是给我一家人的。"马迪亚涅・迪亚涅说。"我起誓，孩子们一整天就没吃啥。"

"马迪亚涅，你知道，我们家就跟你自己的家一样，什么都不瞒你。我去看看还剩多少米。迪安刚才说过，汇票没取出来。"

两个男人之间继续说着家常话。这类家常话，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尽管每天重复两、三遍，他们仍然觉得有这种必要。因为除去以这种方式发发牢骚，又能怎样呢？

马迪亚涅・迪亚涅带着一斤大米走了。

梅蒂不明白，她们俩的丈夫为什么这样傻里傻气地充大方，结果会把这一带的人都惹来，弄得他一贫如洗。两位主妇要操家务，所以她们俩协调一致地保护他。往往都是她们俩来对付那些有求之人（由于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温良的。因此，我们的妇女都是唯命是从、俯首贴耳地顺从。她们在自己方面也明白，她们所需的一切都取之于她们的男人）。

另外一些家长接踵而来。虽然也是苦口哀求，结果都是空手而回。

第二天天亮之前，迪安像往常一样，去清真寺礼法得若拜[2]。当他回来时，他的老婆们已经把家务事安排停当。当他喝

---

① 亲爱的。

② 每天早五点左右的礼拜。

坎盖里巴药剂[①] 时巴依迪进来了。此人脸上瘦骨嶙峋，犹如行尸走肉。昨天他没来。他一边与迪安共进早点，一边说，他今天早上才来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迪安心里感到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很遗憾地说：

“安拉可以为我作证，我啥也没收到。”

参与谈话的梅蒂也附和着说：

“巴依迪，我正要到你家去，想借点什么东西呢！”

骨瘦如柴的巴依迪，肩头上架着他那副木刻般的脑袋失望地走了。梅蒂耍了这么一招，很得意地向她那位伴当会心地挤了挤眼。

从迪安的家到市政府至少有十公里路。走着去！要么至少需要二十法郎！谁能借给他二十法郎呢？他眼下的景况，不会有人肯借钱。他想到戈尔吉·马依萨昨天得到一百法郎，于是就去看马依萨。可是在马依萨的住处，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当马依萨听到迪安同他的老婆们说客气话时，他迎了上去，把他拉到屋外，呼天抢地地发誓，他身上已经一文不剩，还说：“你可以来看看嘛！”迪安对他说，他要到市政府去。他抱歉似地推辞说有关节炎，不能同去。

迪安慢慢地走在碎石路上，要这样步行十公里！……

还有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群，急急忙忙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汽车的喇叭声、摩托车的马达声、自行车和机器脚踏车的响声、旧式拖鞋的踢踏声和马蹄的哒哒声伴随着这个人流，直到被称为“土著人住宅区”的边沿。另外几条大路，与该区在这里互相连接。就在这里，飞扬的尘土止住了，随之各种嘈杂的声音渐渐地由强变弱。

在市政府正门前，台阶上聚集着一堆又一堆的人；左右握

---

① 非洲人常用的一种药剂。

手，应接不暇。一位上了年纪的通讯员，很神气地坐在那里，热心地讲着话。

“办出生证明书，到户籍办事处，在那边。”听到迪安的问话，他一边答话，一边抬起胳膊，指明方向。

“还得排队。”他心里想着，同时打量着队的长短，排在队尾。各种语言，混杂其间，嗡嗡作响。他同一个前面排队的人答了腔。他是个瘦高个儿，脸上有几道纹痕。[①]。他为了办出生证明书，这是第三次来到这里。他是泥瓦匠，在毛里塔尼亚找到了工作。前两年失业在家。迪安向他打听领出生证明书需要多少时间。

“这得看情况。”瓦匠说。“你要有熟人，有门路，那好办；否则，你也别灰心；可是要有钱，办起来就更快。”

迪安很信任这个瓦匠，看来他有些经验。他告诉迪安说，他急需办一个身份证。而要办一个出生证明书并不难，因为他的名字就登记在一个户籍册里。

“当然，还是有点关系好，那就用不了多少时间。”瓦匠说到末了，还重复了这么一句。

他们先说些知心话，后来变为批评时政，于是说话的圈子不断扩大，后来的两个人也加入进来。其中矮胖的那个是来办他儿子的出生手续。他揭露当官的玩忽职守，缺乏公民的责任感。可是当有人走近时，大家同时哑口无言。泥瓦匠还分给身边每人一块可拉果。

他圆满地办了手续，走时跟大家一一握手。于是轮到迪安了。

“老兄，稍等片刻，让我喘口气。”接待他的职员说话的同

---

① 西非有些部族，小孩出生后不久，用刀划面，留下不同的刀痕，作为部族的特征。

时，点了一支加麦尔牌香烟。接着跟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位同事谈话。

他一直在休息。迪安后面有个女人的声音，表示不满。

“别大喊大叫的。”职员很不高兴地摆好椅子，命令似地说。“你有什么要办的？”他以一种难于入耳的口气，大声问迪安。

“我吗？……”正在出神的迪安经他这一问，感到突然。

“轮到你啦，不是吗？要办啥？”

突然，他们之间好像钻进一条鳗鱼似的，一个乞丐突然插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串长长的念珠，用鼻音很重的低声吆喝道：

“恩尼尔，安拉，冬。”[①]

“滚蛋！……我的老天爷。”职员火气很大地用法语说，然后又用沃洛夫话说道：“你从早到晚，成天呆在这儿，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老茧来啦。”

乞丐很慌张地走了。

“那么你想办啥？”

“我……，出生证明书。”

“出生地，出生日期？”

“这里有些材料。”

“我没功夫看这些。你的出生日和出生地？”

听到这种生硬的语调，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看周围，想找个帮手，于是又把那些材料递了上去。

“我等着你，老兄。”职员吐出一口烟，又说了一句。

“喂，你可快点！”站在后面的一位妇女说。“谁能给他帮个忙？”

一个穿衬衣式上衣的小伙子走上前来。

“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职员用法语命令式地喊了一句。

---

① “求真主保佑，孩子。”

"怎么，说话轻点。"那小伙子反驳了一句。

"怎么，别多管闲事。"

"我可很客气，我来读给你听。"小伙子又顶了一句，转身向着迪安，对着职员高声读道：

"依卜阿伊马·迪安大约在1900年生于达喀尔。"

"告诉我，哪个月。"

"告诉你，大约在1900年。"

"你以为我可以去查档案吗？我可不是档案员。"

他们之间用法语你说一句，我顶一句，激烈地争吵起来。穿衬衣式上衣的年轻人是带头人。他气忿地指责那年轻的职员不配当公民，有失职守。他拉着迪安，让他作证。但是迪安一言不发，置身事外。如果他认为穿衬衣式上衣的小伙子有理，他觉得这样对他没有好处。吵得越来越凶了，因为一位妇女厚着脸皮，发起攻击，抨击自独立以来行政部门的这种精神状态，她高声说，一个多星期以来，她天天早出晚归，不解内情的人还以为她出来偷懒，要不就是以为她去找野汉子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迪安想，这个女人真不要脸。可是，也不敢让她住嘴。心想，要有个人来劝劝才好。

结果还是那位老通讯员使那个女人安静下来，并且使大伙都不再说话了。

"你的出生日？"职员又问。

"依卜阿伊马·迪安大约在1900年生于达喀尔。"穿衬衣式上衣的小伙子，又迸出这么一句。

"一年有几个月？"职员吊起嘴角讥讽般地问道。

"十二个月。"小伙子恶意地瞪着他说。

"他出生在哪个月？"

"老弟，听我说。"老通讯员又参预进来，对迪安说，"告诉

我，你们那一带可有人跟你同天生的……”

“这里写着啦。”迪安反驳说。“我有选民证，选民证上有我的生日。”

“请吧。”老通讯员把那小伙子劝到一边。他从这位老人强烈的目光中看出，这是一个顽固的人。老通讯员用法语与迪安交谈。迪安的衣着很使他吃惊。

“这些选民证是‘唬弄’人的。选举时都不怕麻烦。可你看看那些户籍册，地窖里比这里还多得多呢。要查个名字得一本一本地翻。”

“大伯，那不能先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再让人替他查查吗？”穿衬衣式上衣的青年人又说。

“干我们这一行还用你来教吗？要像你说的那样，他得等两个多月。”

“太过分啦！”

“照他刚才说的那样办吧。去找个什么人，跟你同一天出生的。”那位妇女也插了一句。

其实一切都怪她。迪安心里虽然这样想，口里却没有这样说。

“要不，去找个有势力的人。”老通讯员伏在迪安的耳边低声说。

“去找谁呢？清真寺里的伊马姆[1]？不行！……他并不认识什么人。他也说过，在这个国家里，你要是没有什么人当靠山，就啥也甭想干。自从我被解雇以来，就有人答应给我安置工作。可是我的老同事却都复了职，这就是证明！”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从独立广场，向苏达加市场走去。

在十字路口，他四处望着，想找个熟人弄二十法郎。可是

---

① 主持清真寺的宗教领袖。

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他觉得他们的目光和五官显得很无情。向谁借点钱呢？找这个举止灵活的人吗？不能，他不能去干戈尔吉·马依萨干的那种勾当。他同一个年轻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个年轻人使他想起一位侄孙，而且他住得离这里并不远，因此打定主意去找他。“他也许把我看成一个吃白饭的。”他心里这样想。更叫他害怕的是这位从法国回来的侄孙讨了个杜巴巴人做老婆。虽然如此，他还是打定主意去找他。只找他要二十个法郎，总不会不给吧。

他来到一个铁门前，先向院内望了望，才伸出食指按电铃，同时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包埃[1]来开门：

“我们的先生刚回来。”仆人说着把迪安引进客厅。

在客厅里，他神情不定，想到自己是个不速之客，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望着客厅里一件又一件的陈设，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由得肃穆雅静。他不敢坐下，希望只见那位侄孙，千万可别见到那位“太太”。

一位看来三十岁上下的人，身穿短袖衬衣，走进客厅。他一望见迪安，就很亲切地招呼这位“东东”[2]，解除了他的窘态，还询问家里和亲戚们的情况。他叫来“太太”[3]和两个孩子同他见面。

“太太”想不起这位表亲了。三年前，她同所有这些亲戚见过一面后，就各奔前程，哪里还记得起来？在这一对“多米诺”[4]聊天时，他不是讲过：

“这些亲戚和表亲们无事不登门。那么何必让这些非洲的亲

---

① 仆人。

② 叔公的爱称。

③ 法语，即夫人。

④ 一种骨牌名，这里是对黑人和白人通婚者的俗称。

戚多费唇舌呢？”

他请迪安吃晚饭。迪安婉言谢绝，还说他只是来看看他们。

在他告辞时，侄孙陪送这位亲戚。作为老表亲，他向他说明来意。这位侄孙又回到屋里，拿回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和一张一千法郎的支票。他家里没有现钞。叔公向他道谢，还答应明天早上到办公处去找他。

这位侄孙回到客厅时，看到太太气鼓鼓的：

“只有钱指使他们来。这回还是为了钱。”

他了解他的妻子，用一种求情似的目光望着她。同一个家族里的人，在某些困难景况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集体的共同的情感，在这个家庭里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日子固然不好过，但是他们的景况更糟。”

太太又出去了。

当这位侄孙单独一人时，他考虑，怎样能让亲戚们明白，当他们有事时只到办公处去找他呢？

在公共汽车站，他把钱兑换成零钱。这样就不至于拿出一百法郎的钞票，使人眼红，或者说不定遇到哪位亲戚，还得替他买票。公共汽车里，座无虚席。在两人一排的座位上，他旁边坐着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正在同对面座位上一个穿着整齐的男人交谈。

“我没有见到你说的那个人。”老人说。听口音，他像是卡约利[①]人。

“那东西……，那东西给他了吗？”那人说了两遍。

“天哪！要的太多啦！”

“谁都可以随便要钱，就是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

① 塞内加尔城市名。

“在哪付款？反正他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小声点。”那位年轻的看了看乘客，提醒说。

他们的全部谈话，都被迪安听到了。可以肯定，那位老人给某个人一些“油水”[①]，求他办事。怎么？……他们是不是知道些门路。他从眼皮下面打量他们俩。从年纪轻者的衣着来看，也许是个信得过的人。发亮的前额说明他也是个教徒。

司机助手来收车钱。迪安交给他两个十法郎的硬币。

到达“居马罗”车站时，那一老一少下了车。迪安跟着他们也下了车，并且走上前去：

“对不起，老弟，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

年轻人由于害怕，脸色骤变，吞吞吐吐地说：

“我和父亲啥也没说。也许，你搞错了吧！”

“是这样，老弟，是你听错了。刚才在车里你听到的是别人在讲话。”父亲也说。

“别害怕，你们别以为我是那种人。”

“安拉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啥也没说。我们都是穆斯林。我父亲从内地来这里治病。没有别的事，我们收到了税款单……。拿去买个可拉果吧。”

迪安莫名其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老人的儿子把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塞在他手里。他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也没吐一个字，父子俩已经到了大街拐弯处。他六神无主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钞票。

那时两点刚过。他从市中心的大道走向银行。人行道上行人川流不息，小商小贩来来往往：卖眼镜的、卖钮扣的、卖布头的、卖梳子的、卖裤子的、卖木头人的、卖面具的；还有些擦皮鞋的孩子、卖花生的妇女和一些盲人。好像是一些活的路

① 贿赂。

标，他们每隔百米一个，都坐在水泥地上。一些骑摩托车的人，上身笔直，挺得像根树干，在行人中间穿行。

在“非洲”书店前面，一位穿着讲究的妇人走上前来。她因缺十个法郎，而不能乘车回在约府[1]的家里。她说，她的钱都被一个小偷掏走了。从谈吐和举止看，她一点不像那种老牌的妓女。迪安很可怜她，给她二十五法郎，嘴里重复着那句老生常谈：“愿真主保佑我们无灾无病的。”她表示感谢，并祝愿他幸福。“也许我认识她的亲戚。真是粗心大意，也没问她姓什么。可要是再见到她，我肯定能认出她来。”他自言自语地继续走路。

银行还没开门。银行职员都站在供银行人员进出的大门口。他到处看看，想认出个熟人来。在靠近一个柱子附近，他看到一个肥胖的人，衣着讲究，夹着一个大公事包。他长时间地仔细端详他，那个人也感到有人注视他，于是迪安朝他走去。

“如果你在银行里有钱，不用担心，可以取出来。”听到他的问题，那人回答说。

另外一个小伙子走上来，这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呢绒上衣，肩头的衣服垂到肩下。他们俩用法语交谈。

“为什么给你支票的那个人没有照章写出‘提取人’的姓名？”

“‘提取人’是怎么回事？”

虽然他这样问，那人并未解释。还是等银行开门后，他同那个穿呢绒上衣的年轻人一同去找他。现在他只好从另一个供顾客进出的正门进去。当正门打开时，人群涌进了银行的大厅。迪安坐在大厅里，心里直跳。不时响起一个机械般的声音，叫

---

[1] 地名。

一个号码，随之就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走向一个窗口。

一个杜巴巴人坐在他的对面。他心里很害怕。他的目光同这个杜巴巴人的目光相遇过三次。他看到这个杜巴巴人盯住他看，看他的脸，看他的两臂，使他感到上肢像像过了电一般。一种说不清的、奇怪的感觉遍及全身，好像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由于害怕，他又感到好像触犯了什么似的。他本能地念了几段《古兰经》，求真主保佑。

那个一成不变的声音又叫了一个号，杜巴巴人站起身来。迪安看着他走去，胸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当一只手放到他身上时，他又是一惊。

"老兄，那边有人叫你。"

在办事处的后面，那个穿呢绒上衣的小伙子低声对他说：

"这是你的号！听清楚，四十一号。在付款处要一百法郎的票子。"

迪安又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心里重复着四十一号、四十一号……

当他听到叫四十一号时，他马上到窗口去。司库问他这一千法郎要什么票面的票子时，他说想要一百法郎的票子。在他走出银行时，那个穿呢绒上衣的小伙子留住他。

"安拉姆杜里亚西！"迪安说。"都办好了，谢谢！"

"叔叔（虽然他们之间无亲无故），请你想想我那位同事。由于他帮忙，你才取了款。"

"要多少？"迪安问。

"你也是一家之长！那么不要四百，给三百法郎吧。"

迪安觉得这样的勒索太过分了。

"请想一想，我那位同事担着风险呢。为了你这一千法郎，他也可能把他的前程和他一家人的幸福葬送掉呢！"

听到那人为他担风险，于是他给了三百法郎，嘴里嘟囔着

这种人替人办点事就要钱；可是他也承认，没有他们，像他这样的人简直无法生活。

回去的路上，腰里带着钱，他仔细地观看摆满商品的商店。在"土地局"门前围着一堆人，引起他的注意。原来是一个年老的乞丐在行乞。无神的双眼深深陷进，一对颧骨像两个棒棰似地矗起，说话声音很大，深入肺腑。迪安摸了摸衣袋。

"老爹！老爹！……给点吧！"旁边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老爹，可怜可怜我，我不是达喀尔人。我来这里给我丈夫看病，可是安拉把他叫去了。现在我要回村里去，求求你行点好，求求穆圣。"

这个始终如一的、平淡而纤细的声音，既不能唤起别人的怜悯，也不能引起别人的同情，但眼角上却闪着泪花。

迪安为了给两个走过的人让路，向左跨出一步。

"沃依……，沃依！"[1] 他喊道。"刚才就是你，我还给了你二十法郎，就在那边。"

迪安肯定，刚才就是这个女人。她的眼睛和脸庞都和刚才一样，只是又换了一身衣服而已。

"我？……"她的手捂在胸前喊道。"是我？喂，你别是认错了人吧。"

"不会！……不会……，安拉可以作证。"

一些人转过身来看他们，脸上露出敌意。

"喂，走你的路吧，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我是个正派的女人。"

"怎么，刚才在人行道上……"

"喂，"她又打断了他的话。"走你的路吧。看样子你是个阿訇。我不相信一个受人尊敬的阿訇会这样。"

---

① 表示惊叹的声音。

迪安吞吞吐吐地说：

“我要是不说话，你也得住嘴。”

“我有个像你一样的老爸爸留在家里。穿着你这身衣服，就对随便一个女人说那种话，也不害臊。”她说完这句话，就走远了。

狼狈不堪的迪安看着周围的人，好几个人都在指责他，使他羞得满头大汗。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人，穿一身白制服，[1]很当心地拉着他走出人群。

“如果老实正派的人也开始撒谎，我们怎么办呢？”

司机没有答话。走了几步后，司机与他分手，继续各走各的路。

乘公共汽车是不成问题的。身上所剩的钱可以去照个像，买印花。在博莱士·迪亚涅大街上，他看着各家照相馆的门面。在一家照相馆里，有个面带倦意的叙利亚女人，头上缠着一条白纱，用沃洛夫语问道：

“喂，有事吗？要照张像吗？……”

“只是打听一下。照张身份证用的照片多少钱？”

叙利亚女人还坐在原来的板凳上，说了价钱。他觉得价格太高。可是又走了五、六家照相馆，都是同样的价钱。他想去最有名的手艺人——萨拉·卡赛开的照相馆，那里可以减点价钱。可是最后，他走进了昂布瓦兹照相馆。这位个子不高，举止可笑的老兄，在工作室外接待他。这里本来是个汽车库。连喘气的功夫也没给，昂布瓦兹就叫他坐下来。接着，老板指挥学徒，调整好两架聚光灯，强烈的光线对准迪安的眼睛。

“喂，别闭眼。证件照片吗？好！……我一看到你就知道是照证件照片的。抬抬头……，就这样儿！别动……，好，照完

① 说明是个职业司机。

啦。”

迪安走出布幕。昂布瓦兹向他要了二百法郎说：

“明天取。”

可是，在夜深时刻，想到过几天就能提取汇款，他高兴地把白天遇到的那些别扭事都忘掉了。他又恢复了昔日的耐心，在床上辗转无眠，心里草拟将对书写先生口授的回信。可是一下子又想到了那天关于五十法郎的风波。他口授道：

“我已收到你的来信和汇票。前几个月里，由于不知道你在哪里，大家都很担心，心神不安。一天，你的一个伙伴对我说：‘阿卜杜去法国了。’你这样做不对。要走也得跟我们讲一声，尤其是我。你了解我，那就该告诉我。也许由于我为你担心，会反对你这样干。但是你会想到，像你这样一个好孩子，我会替你求真主保佑的，尤其是你去是为了找工作。可是这里却无活可干，弄不到钱。知道你有了工作，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你在外国，又是只身在外，没人替你出主意，谁也不会指点你什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你自己就得又当爹、又当娘。别跟坏人来往，还要想着，应该回国。你妈有八个孩子，其中只有你工作。要先人后己，把他们的需要放在前面。可是这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混了。

“我收到你的汇票后，马上按你说的都办妥了。给你母亲寄去三千法郎。我想过几天她会给我回信的。也许她会来一趟。”

迪安考虑，要不要提那位侄孙？还是不提的好。他心里继续打着回信的腹稿。

“按你信中所说，我为你存上两万法郎。我认为，你应该把你所有的钱寄来。这样在你回来之前，我先为你买好一处房子。人不是永远年轻的。”

他一直在打着腹稿。今天是阿郎的“阿伊埃”[1]，她走来看他两次。

第二天一早，他前去侄孙办公处。侄孙驾驶着那辆两个马力的小汽车，同他一起去市政府。老通讯员还认识迪安，他叫迪安在老通讯员那里等着他。他们谈了一会儿，侄孙同另外一个人走出去了。迪安想：那个人好像是个负责人，因为那人也有点派头。他远远地望着他们。他们之间那种亲热劲使他奇怪。侄孙动了动指头，招呼他过去。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依卜阿伊马·迪安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

“东东，后天再来，到二楼找我。”侄孙的朋友说。

这样就办完了。侄孙不能送他回家，他在桑达加十字路口下了车。分手时，迪安握着他的手，张开手掌，低声念了几句《古兰经》。侄孙由他去念。他斜视着，看到一个警察正在向他们走来，手正在衣袋里掏什么东西。警察走到他的前面，忸怩地看了看他张开的双手，看了看侄孙的面孔，又看了看这位阿訇（警察把迪安当成阿訇了），警察也把他的手伸出来，并同迪安的手合在一起。迪安抓住他的一个大拇指，昂起头来，启动双唇，又念了几句。正在走过的两个行人也停下来，伸出双手。当他从容不迫地念完经，轻轻地在身旁吐了吐唾沫。其他的人同时应声说：“阿米来！阿米来！”[2] 并以手抚面，然后各自走开了。[3]

迪安慢慢地走回家去。他想后天就能办好出生证明书，今天晚上取出照片，可是却把印花税忘记了。

---

① 意即：该阿郎陪他睡觉。

② 阿拉伯语：“谢谢。”

③ 以上为伊斯兰教的一种祈祷仪式。

## 三

那天剩余的时间无事可干。第二天他要去参加一个洗礼和一个葬礼。这些应酬都是躲不开的。去过清真寺后，又去走亲访友。星期六，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原想去市政府，又不去了，推到星期一再去。

午后，他去昂布瓦兹照相馆，可是照相馆没开门。

回到家里，他的姐姐——阿卜杜的妈妈已经来了。这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女人，她的面孔由于常年受到热带贸易风的吹拂，满是深沟，两眼红红的。用生硬的语言说过话后，她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她想明天一早就回去。她已接到儿子阿卜杜的来信，前来拿寄给她的三千法郎。迪安对她讲了所有要办的手续，告诉她，看来过两天提款是更有把握了；他还告诉她，他去看了那位侄孙；在他的家里，他非常的客气。

"他吗？这小子现在把我们忘了，小时候是我给他揩屁股！"

"要知道……"

"他不是不理我们了吗？可是我们摇着摇篮把他养大的！因为他已经变成杜巴巴人啦。别再提他了。他知道我们穷得一无所有，可我们还有尊严。我不去看他就回去。"

"姐夫好吗？"

"他在乡下！我跟孩子们一块过，可我们啥都没有，就是常说的一无所有。我东挪西借才凑上路费，连我穿的衣服，其中有几件还是第二个伴当借给我的。"她解释说，言语之间流露着气忿。

梅蒂给他们端来晚饭。

吃饭之间，她非要迪安给她两千法郎。她想明天就回去。

"我要买回去的车票，我身上连一文也没有了。"她最后说。

“你吃的米，是我向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赊来的。我只有二百法郎。”

“我收到阿卜杜的来信也借了债。可是我答应回去就还帐。我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吗？……你就不替我想想。找找熟人来……”

“我承认度日艰难，今非昔比，也不能再依靠街坊邻居了。现在人人为自己。”

迪安想尽办法来缓和姐姐的恳求。可是她越来越尖刻地指责他。提起农村，她说三个月繁重的农活，只有一个月刚刚能吃上饱饭。其余几个月，就是饿着肚皮慢慢地挨，人口越来越少。迪安几次想叫姐姐住嘴别说：“这种话只能在家里关上门跟信得过的人说。”她还是滔滔不绝地、甚至抬高声调地抱怨说，过去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再也看不见了。

阿郎前来替丈夫解围，很巧妙地招呼大姑去休息一下，恢复旅途的劳顿。

“我去看看，不知能否借点钱。”迪安说。

“借不到钱别回来。”她说。

出门时阿郎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

“试试，把这东西带上，押出去。”

这是一对金耳环，是迪安过去送给她的。

“不用这东西，也能弄到的。把耳环留下吧！”

“天晚了，弄不到钱，就去找姆巴尔卡，金首饰他不至于不要。”

走出家门，他在想，上哪儿去“掏弄”这两千法郎呢！左思右想，也找不出个合适的人。他预料到，结果会是“束手无策”，谁也不会帮忙的。结论是，在这种年头里，借这样一笔钱，那是异想天开。他拿定主意，到外面兜个大圈子就回家。明天再说明天的！他了解姐姐固执的脾气，她会一口气把全部的怒

火发泄出来的。

黑暗中，他看到了诺戈伊·毕内杜鬼魂般的身影，消瘦的身体，蜷缩在一条土裙里。她的孙子，一个九岁的男孩陪同她来。他们在黑暗中相遇。她来看依卜阿伊马（她与众不同，只有办大事的时候，她才以"桑达"——即家族的姓氏——相称）。她请依卜阿伊马坐在砖地上。

"我到你家来借点什么，钱或东西都行。我需要一百斤大米。"

迪安看到她就已料知。这位老婆婆的话在他脑海里慢慢地打转转。

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大街上吆喝唱道：

"杀虫药粉，专杀跳蚤、臭虫、蟑螂，

要睡个安稳觉，请买杀虫药粉。"

"我先去看看姆巴尔卡，回头就去你家。"迪安小声说。他心里想：反正跟她说我啥也没有，也无济于事。

他们分手了。

从姆巴尔卡的店里射出两道光线，照在沙地上。店门右边，很神气地坐着三个人，围着一个马尔加什式茶炊，里面煮着薄荷茶。他们都是这一带店铺的老板，正在兴致勃勃地聊天。

迪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走进店内，看到姆巴尔卡正在给一位顾客拿东西。

"好像你姐姐来啦？路上还好吧？"姆巴尔卡看见他，打招呼似的这样说。

"安拉姆杜里亚西！"迪安提高嗓门说。

"感谢真主！"

"阿米来！阿米来！"

"你来看我。"姆巴尔卡为避免有旁人在场提起迪安所要办的事，搭讪着说。"在瓶子里挑个可拉果。这几天我一直等着你

来。”

迪安挑选一个坚实的可拉果，分成几半，先给姆巴尔卡一块，又给那位顾客一块。空气里散发着薄荷茶的香气。

“我希望你是来结帐的。”当顾客走后，姆巴尔卡开始说。“你清楚，我对老主顾从不强求。”

迪安力图说明来意，并用安拉的名义起誓，还说现在姐姐也得由他来应付，最后拿出一副金耳环。店老板满不在乎地看了看，又还给迪安。

“姆巴尔卡！姆巴尔卡！”外面有人喊。

“就来。”姆巴尔卡应声道。

“有五千法郎就足够了。星期一肯定能取出汇票。一有钱，我就来这儿，只要真主高兴。看在安拉和穆圣的面上，帮帮忙吧！”

“安拉！我的真主，你以为我一天能赚五千法郎吗？”

他很利落地翻着一本写着阿拉伯字码的帐簿，帐簿的封面是油腻腻的。无名指在帐面上从上向下找他的户头。

“这啦！……你知道欠我多少吗？”

他很平淡地列举一项项的帐目，很快地算出：

“这七个月以来，总共欠二万零七百五十三法郎。”

“哎！……姆巴尔卡。”外面那人又叫了一声。

“就来。”他答了一声，仍然目不转睛地瞪着迪安。

天花板上的灯光照在前额的上部，衬托出一副模糊不清的嘴脸，他的眼眶到嘴边都是阴暗的。

“安拉知道，我也是没法子。去找找别人吧，想着还帐吧，你的帐已经算结了。”

“听我说。”迪安坚持说。

姆巴尔卡已经跟那几个商人坐到一块，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店里。

围着马尔加什茶炊的一个商人，交叉地伸出小腿，正在倒茶：高高地举起茶壶，将水倒入杯中，发出噗噗的声音，散发着芳香。

迪安直挺挺地呆在那里，望着这些买卖人贪婪地喝着热茶。强烈的灯光照出他的身影。

“杀虫药粉，专杀跳蚤、臭虫、虱子、蟑螂，
杀虫药粉，可以使你睡个安稳觉，
谁买杀虫药粉，便宜的杀虫药粉，
谁进了我家门，都不想走出，
求你千万别把我叫醒！
求求你，到我家来吧，我可有个年轻的老婆……，
而且马上就来。
谁买杀虫药粉，高级的杀虫药粉！”

这就是那个沿街叫卖的商人。他唱完了，停了一会儿。

“朋友，怎么啦？”刚才伸出两腿的商人，用手抬起一只脚，把小腿收了回去。

姆巴尔卡用土语讲了刚才的事。

“拿来看看！”

迪安俯身凑了过去。

“是金的？”

“纯金的……，是有官印的真金。我用这东西押五千法郎。买时花了一万一千五百法郎。”

他站起来，走进店里，回来又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对姆巴尔卡说了几句土语，又对迪安说：

“你知道我们没有钱，但我知道你用钱，那么押当的日期为三天……”

“同意”。

“别忙，只能当两千法郎，还时要外加五百法郎。”

“两千。”迪安喊着，就蹲在那人旁边。“我要用五千法郎，那么当三千吧。姆巴尔卡知道我有一张巴黎寄来的汇票。”

“这是为了帮助你！把耳环拿回去吧。我也不能拿这东西当钱花。”

商人们不再答理他，又继续聊天。茶杯交错，互相传递。迪安谈到伊斯兰教义的同舟共济，谈到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法规，可是没人答理他，统统无济于事。末了，只好答应当两千法郎。

“听清楚，朋友！如果三天后，过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你不来赎回这副耳环，那就归我所有，我就卖掉它。”

“好吧。”

“好好想一想。”

“我跟你说过，我有汇票。”

那个人转向姆巴尔卡。他们又说起土语（迪安听不懂），姆巴尔卡拿起耳环，走进店里，回来时手里拿着四张五百法郎的票子。

这当儿，戈尔吉·马依萨来了。打过招呼，他走向迪安：

“每当我去你家时，梅蒂和阿郎都说你出门了。我刚才看过你姐姐。可怜的姐姐，她瘦多了。”

“这几天，我整天在外面跑。”

“我看都办妥了。”

迪安没答腔。他计算着：五百法郎给诺戈伊婆婆，剩下的给他姐姐。诺戈伊的五百法郎，他本想不给，但是不想给也得给，因为：“她会兴妖作怪，用符咒从我手里夺走的。”他自言自语低声说。

“我想向你借两千法郎，下周末准还，我可望有一笔进项。”戈尔吉·马依萨说。

"唉！"经过内心斗争，迪安总算吐了这么一句："我办不到。"

"想想办法吧！就是一千，一千也行。"

"马依萨，办不到，相信我吧。"

"依卜阿伊马，要互相帮忙，有了钱不能光自己用呵，也得想想别人！今天是你，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人得了病还得靠人来医。"

"马依萨，你刚才看到的钱是我靠典当借来的，为了给我姐姐。我自己明天过日子的钱，还不知道从哪里来呢！"

"可是，你答应诺戈伊啦。"

"嗯！"

"我去过她家。她正在等你。"

"我没有取出汇款，安拉可以为我作证。就是这笔汇款，也不属于我。"

"我知道。"戈尔吉·马依萨回答时拉住了他的手腕。"我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想想过去的时光！我们之间互不隐瞒。只要我有了进款，马上还钱，一文不少，甚至可以多还几个。帮帮忙吧，你知道，这不是为了个人寻欢取乐，而是为了我一家人呵……"

"马依萨，这钱不归我用。大家都寄予希望的汇票也不属于我。"

"我知道。在你外甥从欧洲回来之前，我想着还上就是了。"

"我没钱。"迪安很干脆地说，然后走进诺戈伊婆婆的家里。"对现在这些人说明真情也不顶用。"他自言自语地说。

第二天迪安的老婆们为了对这位大姑表示好感，没有让她空手而回。每个人都从箱子底上找出一件好衣服来送给她。弟弟把她送到汽车站，答应至迟再过一周去看她。她唠唠叨叨、不停地数落他：

"你也是个人，你就不能爬得更高点，当个负责人。这些你

都不干，就是在下贱人堆里混。”

星期一早晨，迪安从市政府回来，兜里揣着出生证明书，可是到了昂布瓦兹照相馆门前，却不禁一怔。他来过两次，门却关着。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关门，是不是照相师病了？

午后，从远处看到照相馆门大开着，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学徒的伙计对他说，老板不在，而他也不知道老板啥时回来。是呵，他认出他来啦，他原来是个灾星！这两天，他的照相机就没有照过相。

“把钱退给我。”

“不！……得等老板回来。我知道相片洗出来了。”

学徒坐在桌子边上，脚搭在椅子上，专心地看《巴黎生活》杂志上裸体女人的照片。迪安越来越急，光火了。

“要知道你那架破‘家伙’不行，就该光明正大地退钱。我少给钱了吗？没有！你的老板要么给照片，要么退钱给我。”

“不行……，我作不了主。等会儿，别咩咩地叫，把顾客都叫跑了。”学徒连眼也不抬地说。

“我也有孩子！我那小崽儿也比你大哩。”

学徒满不在乎地点燃一支香烟。

“上星期五我就来取……。这就是今天的孩子们说的话。你这点年纪，哪配吸烟！”

“别说啦……，我不是你老子。”

学徒说这句话时，冲着迪安吐了一口烟。这股烟气是他无法忍受的。一股烟气通过气管，直入肺腔，呛得他直咳嗽，头上的圆帽落在地上。气极败坏的他，想揪住这个年轻人。

“别动手……，注意！要么尝尝我的厉害。”学徒威胁般地说。“别动手……，当心。”他一面说，一面拉动桌子，把桌子翻倒在地上。“老混蛋，看看你搞的……”

“我搞的？……等着瞧，看我怎么揍你。”

有如雷鸣闪电一般，学徒伸出拳头，在迪安的脸上打了两三下，鼻子里马上流出血来，染红了他的大袍子。吵架的声音吸引来一帮闲人，聚在照相馆门前。

“这‘家伙’……没找到我的老板，就乱砸一气。”学徒被一个人抓住了，解释说。

“你无权破坏照相馆的器材。他的老板不在，你就该等一等。”一个为这两个打架者充当调解的人说。

迪安正在抹流到下颏上的血，有口难辩。

“你不对。”那人严肃地说。“你不该在别人工作室里打架。跟这些阿訇们真没办法，都是些捣蛋鬼！”

“盎拜，出什么事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头上的头巾扎成娘子军式，用很重的恩达尔—恩达尔[1] 的口音说，同时分开了好奇的人群。

一个小伙子很神气地转过身来说：

“没啥，布古玛！这个假阿訇让马立克[2] 痛打一顿。”

“哎呀！”那个叫布古玛的年轻女人吃惊地叫了一声，吓得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下巴。“他浑身是血。”她说：“这种抵羊式的斗殴现在在昂布瓦兹照相馆里很流行。”

“喂，到这来！我住在旁边，我给你弄点水洗洗。”另外一个年纪大些的妇女，从脸上看来似乎很同情地说。

迪安跟着这位妇女走的时候，对她讲了这件倒霉遭遇的始末。

迪安洗了洗脸，坐在那位妇人门前的一个板凳上。同时监视着照相馆的动静。

过了一小时，他远远看到一个小个子的人，很轻松地走来，

---

① 塞内加尔的一个部族。

② 学徒名。

边走边同旁边的人们打招呼，然后走进自己的照相馆内。

“好啊，你在这儿，你这个灾星。”他看到迪安，就用法语说。

看到他的照相馆，他那轻松的表情马上变做一副僵滞而严酷的面具。他如火山爆发一般，勃然大怒。那位叫马立克的学徒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这阵狂怒的飓风震撼着迪安的宗教意识。

“老板，是他，我起誓，是他干的。”马立克说。

生气的人迪安是见过的。但这位照相馆老板的怒容实属罕见。黑色的面孔变做灰色，从脖子到脸部都要气炸了，两眼突出，放射着一股红色的怒火，垂下的下唇变了形，露出一排牙齿。牙齿上满是红红的牙垢，那是由于常喝麦地那区[1]咖啡馆里出售的劣酒之故。

“东家，我让他等一等，可他不听。这都是他搞的。”马立克在火上又浇了点油。

昂布瓦兹对全国的迪安家族破口大骂。他的叫骂声又招来一些行人。

“滚蛋，……滚蛋！要不我跟你没完。你以为用你那可怜的二百法郎就能赔偿我吗？傻瓜……，混蛋！……”

昂布瓦兹用各种语言骂个不休。他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又是电影院的常客，看了那些法国的、英美的、印度的和阿拉伯国家的旧片子，使得他的语言叫人琢磨不透。

迪安被制住了，眼里露出害怕的神色。他原先想好的反驳话，被老板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止住了，哑口无言，他像看热闹的人一样，听他在那里胡说八道。

“老头，走吧。”人群里有人提醒他。

① 达喀尔的一个市区名。

"他该退钱。"迪安反驳说，同时看着一个身穿蛋黄色袍子、头戴褐色圆帽的中年人，想唤起他的支持。当他们俩的眼光相遇时，迪安又说：

"几天前，我在这里照了证件照片。今天他的学徒不给照片。不给照片，就该退钱……"。

"昂布瓦兹是个无赖！他办了多少缺德事，可就不怕警察。"人群中的一个人这样说。

昂布瓦兹猪仔般地哼了哼，向前一跳：

"谁说的？哪个婊子养的说的？好样的亮亮相。这个老混蛋让我损失了三万多！看看他造成的损失！我就去控告他……。"

迪安哭丧着脸，看了照相馆老板一眼，然后转向戴圆帽的人说：

"在这个国家里无法无天。你说说看，既欠我的钱，就该还我。"迪安说这番话时，感到那人对他使眼色。

"老兄，还是走吧。"

这是那个戴圆帽的人说的。他的眼光正好与迪安的眼光相遇，于是他用很平静的声调说：

"依我说，你还是回去吧。"

迪安感到身上某个地方有些痛。全身的热血在奔腾，心里感到很难受，并预感到一种威胁。是不是他说了多余的话了？

"他是秘密警察，"人群之中有人这样小声说。大家由于害怕，纷纷散开。

"他欠我的。"迪安还想再说一遍，同时很担心地抬起头来，看那个戴圆帽的人。

"你往哪个方向去？"那人以命令般地口吻问他。

迪安感到茫然；两腿沉甸甸的，麻木似的动弹不得。可是过了一会儿，这种感觉消失了。经过一番努力，两腿有劲了。可是发木的舌头还是不听使唤。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意识

到何必留在这儿，再受他奚落呢，于是分开周围的人，走开了，并孩子般地对那个戴圆帽的人说：

“从那边走。”

那人命令般的以他的圆帽向他指出要走的方向。迪安走了百十步，回转身来看到：那人像一尊塑像似的还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们应该了解了解依卜阿伊马·迪安这个人了。多少年来形成的逆来顺受，就是为了避免招来对他的危害，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刚才面门上饱受老拳，是“真主的意旨”。破了财，也是真主的意思。他认为，有明文写着，那钱不该他花。可是，似乎蛮不讲理的人却吃得开，那也只能怪世道不好，怪不得安拉。现今的世道，不能与古老的传统混为一谈。依卜阿伊马·迪安为了雪耻，求之于万能的安拉，他从安拉那里又找到了寄托。可是在遭到失败、饱受凌辱之后，从过去支撑他的坚定的信念之中，又流出一股希望的潜流，而这股潜流之中，又夹杂多少疑窦呢？他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美好，这是不容置疑的。虽然他心里对明天是没有怀疑的，可是……依卜阿伊马·迪安却不知道谁是这美好明天的缔造者！

## 四

迪安的衣服上、拖鞋上血迹斑斑，他不愿叫那一带的人看到这副狼狈相。自从收到汇票以来，他的确感到为人们所敬重。在这一个星期里，他独自一人，迎着所有这一切不幸。在大街上，他低着头，贴着墙，痛苦地走着；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更了不起的是，居然没有碰到什么人。

他一头扎进家里。

阿郎走上一步，刚好同他来了个照面，眼里充满害怕，她

从上到下把“她们的”男人看了看。迪安对她提出的一连串问题，连声也没吭一声。这在她老婆的心里引起无限的忧虑。

进屋后，迪安躺下来，每动一下，都伴着呻吟，加剧了疼痛。鼻孔里又淌着血，吓得阿郎两手抱头，又痛心地大叫了一声。

“别哭了！不碍事儿。”迪安说着，用她的缠腰布洇了洇鼻血。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噢！……没啥！别叫啦。再叫会把街坊们引来的。”

“拉依拉哩，唉呀，他快死啦。”看到了血，她喊叫着，抱头跑到院子里。

在院子里，她叫得更响了。邻居们闻声而来，纷纷发问。

“他在屋里，快死了。”她回答说。“他的血像泉水似地往外涌。”

诺戈伊老太婆虽然很瘦，但很灵活。她很有劲地进了屋。梅蒂也跟了进去。其他人哭丧着脸等在外面。这几天来，迪安这家人成了众目睽睽之地：大家心照不宣，可是内心深处都希望他碰到横祸。

“他就会死的。”阿郎叹着气，不断地重复说。

“有人就想杀他！从他取出汇款，就有三个人朝他扑来。”梅蒂大声喊着。正当人们感到意外的当儿，她眼里噙着泪水，抱怨地说：

“那钱真是他的也罢，安拉知道。他也不会吃那么多苦头！钱是他那个在巴黎工作的外甥的。她姐姐来取寄给她的那笔款子，亏了阿郎把她那副耳环当在姆巴尔卡那儿，才把她姐姐打发走。现在我们没指望了……。就是由于这张汇票，让我们在这一方把脸丢尽了。”

这席话，打动了穷人们的心，唤起人们普遍的同情。

“别哭了，阿郎；你也别哭了，梅蒂。”一个妇女很亲切地说。

“这一带，大家都认为我们自私自利，以为我们把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不当一回事。”

“梅蒂，别作贱自己，别自己伤害自己。是的，我就听人说过这张汇票。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只要一家人饿着肚皮，就会相信别人所说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宽容别人，却更喜欢数落别人。”

“这都是饿出来的。”一个穿着一件破旧短袖衫，有着溜圆而突出的大眼睛的女人说。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连不敢见人的话也说了出来：通同作弊、裙带关系、失业问题、伤风败俗以及有关当局的失职等等。声音很响，指手划脚地连说带比划。有人估计一下钱数。

“一天之内，十万法郎不翼而飞！”

“我听说他有一年的工资补贴……，可是到如今他失业一年多了。”

“他的外甥一定会坐飞机从巴黎回来。”

“祈求安拉，但愿他外甥是个穆斯林，那就会饶恕他。”

大伙说来说去，又提起国内的情形：行贿受贿，骄奢淫逸，告密求赏。

诺戈伊老太婆走出来了。

“安拉姆杜里亚西！……他睡了。在他这年纪上，他流了多少血！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啊？我也说不清我有多大年纪了，可我从来没离开过思达喀鲁。可是，我承认，我对这个地方越来越不了解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天晚了，这些家庭主妇们才走。家里寂静无声，厨房里闪烁着一小团可怜的红火。

迪安两天没有出屋。这两天，他有充分的时间，通过汇票

进行思考，分析眼下的生活和正在演变的社会。他进行着极其深刻的探索，结果反倒更加感到模糊不清。按照当地的说法，他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这是一个没有缝隙的圈子，它使人透不过气来，使人们都变坏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坏，损人利己。正如俗语所说：“投机者从粗心大意的人那里得到好处。”

每天来礼拜的上了年纪的人，在礼拜之后，聚在一起闲聊。大家好像都相信梅蒂所说的。在大家走后，他独自一人对梅蒂的说法生闷气。他该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也得想个办法，至少弄来三百法郎照相片，弄五十法郎买印花。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不能让邮局再把汇票打回去。离预定的期限只有四、五天的时间了。

将近中午，他总算打定了主意。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大街上玩耍。他狠狠地训斥梅蒂。梅蒂反驳说：

“现在你清闲无事了。用不着出来进去地说：‘安拉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取出汇款。’你拿安拉和穆圣赌咒发誓全不顶用，谁也不相信你说的。到处都在说，你收到一年的工资补贴金。还有人说，你的外甥给你寄来二十万法郎，要你给他盖房子。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女人时，都在打嘘嘘。在供水站，女人们都前来说：‘借两斤米给我吧’，‘借一百法郎吧’。这类话说个没完。整天听这些话，谁也受不了。跟她们说明真实情况吗？……她们不相信。很简单，真实情况不顶用！”梅蒂说。

“可是还应该说明真实情况。虽然说起来费劲，还是要说。现在我该说什么呢？你知道汇款还在邮局里。”

“这样你可以去办手续，也不会有人监视你。有些人专门来看我们锅里煮的是什么，出去后好说：‘可不是，他们是接到钱了……’这样讲，不能算说谎！……这样可以使某些人不再对我们打坏主意。再有，你为了姐姐，向阿郎借了一副耳环，当期已满。”

“这个我知道，用不着你提醒我。也用不着含沙射影地说，我爱我的姐姐，不爱你们。”

“依卜阿伊马，让我说句话。”阿郎说。“谁也别再提那对耳环了。只要安拉高兴，还可再给我置办新的。有财产也免不了一死，但却不至于丢脸。我的财产就是我们大家的财产。梅蒂说得好，原谅我说话不合你的意。我们俩都应付不了那些要我们帮忙的人。这一带的人说我们自私自利。他们都饿着肚皮，因此能够串通一气，反对我们。”

“跟邻居相处，成了他们的对头，是混不下去的。你自已知道，不光是我们说假话，大家都互相隐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没啥东西让家里人吃得饱饱的。这并不是因为大家的心都变坏了，才产生这一类的行为，而是由于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的青年时代不同了。当时的年轻人现在都成了家，肩负着一家人的生活。他们之中多少人，趁着黑夜偷偷运进一袋大米？为什么？就是为了不分给别人。”

“如果大家都知道汇票是在邮局里，我该怎么讲呢？”

梅蒂抬起头来，头巾偏在一边，使得似乎正在痉挛的两腮更加显眼。她的眼光里流露着愠怒。“他是个真正的傻瓜呢，还是他认为我们是傻瓜呢？”

“如果哪天他们知道了，你就说梅蒂在说谎。”

“也可以说，我也撒了谎。”阿郎也说。

迪安看到她们坚定不移，也让了步。心想：“要说谎，就得坚持到底。”

面颊瘦瘦的，身体虚弱，他像个大病初愈的人走着路。在姆巴尔卡店铺的正门前，他看着大街上的动静，然后才朝坐落在大街拐角的铺子走去。

“依卜阿伊马·迪安。”戈尔吉·马依萨打招呼似的叫了一声。“身体好些吗？”

“安拉姆杜里亚西!”

马依萨很审慎地抬起满是皱纹的前额，偷觑着迪安。他穿一件靛蓝色的大袍子，以习惯的动作轻轻地将垂下的衣服向后肩上提了提。

“那天你真倒霉……，那是怎么回事？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自己也难以相信。可是……，反正眼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忠厚老实就是犯罪。”

“嗯，是这样!”戈尔吉·马依萨脱口而出地说，张着嘴，露出满口被可拉果汁染得红红的牙齿。阳光在眼圈周围撒下斑驳的银色光点，粗糙皮肤上的一圈皱纹显得更加分明。他有些怀疑地说：

“可能你讲的对。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讲？难道不分良莠，把五谷杂粮一古脑地装在同一个粮囤里就对啦。”

“如果粮囤本身啥也不是，那么一个五谷杂粮混杂其间的粮囤，也应看成是个粮囤。”迪安严厉地反驳说。

“全面地掌握某种学问之人，可以成为这门学问的大师……。可是大公无私的大师却很少见。如果在一群傻瓜之中，有个傻瓜在某个方面有一技之长，虽然很微不足道，这个傻瓜也会变成一个大学者。因此，我刚才说，而且要不断地重复说，眼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忠厚老实就是犯罪。”

说完这话，为了避开马依萨，他走进姆巴尔卡的铺子。他正在照应两个女顾客，并且客客气气地回答迪安的问候，然后说：

“尽管有那个倒霉的期限，我还很想去看看你。也许阿郎带去了我的问候?”

“可不是，就是今天早上，她还替你问候我呢。”

“简直无法叫人相信！照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钱包被盗，那成何体统！报警了吗？警察就是管抓小偷的……”

那位妇女长得黝黑，这一带的人都管她叫大耙[1]。她一面数着牛奶罐头，一面回头看迪安：她臃肿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线条。

“你说的对，今天早上我也这样想过。”迪安说。

“出事那天，你就该那么办。有些人会产生怀疑的。”姆巴尔卡说完这话，又对大耙说：“如果我从你保存这些票子的方式来鉴定，你自己也承认，这些票子现在不能花了。”

“你要是不想要，就退给我。我，我可不是存钱的。”

“大耙，你这个铁枪头！无论是你碰别人，还是别人碰上你，反正都得流血。”

“可你为啥说这钱不能通用？……你光盘剥别人还不够，还得要别人跪下来求你？”

“依卜阿伊马，我们那事怎么办？”姆巴尔卡为了转移目标问道。

“还得稍稍宽容才是。就是今天，我还有求于你呢。”

“老朋友……，你知道，我这里的货不是国产的。我还有我的债主子。他们可不像我这样好说话，他们只知道期限。再想想办法。我也想到了……，那东西……，当的东西完了……。”

“我只说一句。”迪安靠在柜台上说，可是心里却在盘算，关于耳环之事，怎样对阿郎讲呢？

“喂，有件别人托办的事，我倒想跟你说说……”

姆巴尔卡走了过去，俯下身来，贴着迪安的耳朵。迪安的脸色随之逐渐变得阴暗，表情变得僵滞。

“办不到！”他脱口而出地叫道。“绝对办不到！为什么要卖房子？……还你的钱吗？这就是你想的？谁托你办的事，你就跟他说，迪安决不卖房子。绝对不卖！当个穷人，还可以混下去，又穷，又没房子，那就等于死亡。”

---

① 非洲农民常用的一种铁制农具。

“别喊。”

“你还有脸跟我……”

“可是你欠我的钱！你的房子与我无关，反正你欠我的钱要还。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嘛，我也会像你一样地大喊大叫。穿着你这一身漂亮衣服……。昨天，你卑恭屈膝来要一把米时，可真想不到你会这样。”

“你要相信我会还账。大家都知道你抬高价格。”

有些人来到门前，拥进铺子。

“谁也甭想再跟我借钱。你和你那家人可以去饿肚皮。鬼才相信，你能还钱。我去找警察。”

“回来！……回来。”迪安喊着，同时抓住了他的手腕。

“松手！……听见嘛，松手！”

“回来！”

“也行，那你得还钱。要不从今以后谁也甭想跟我借钱。”

“姆巴尔卡，跟依卜阿伊马·迪安说说吧。”伊布说。“迪安，既然欠人家钱，就要和和气气的。”

“伊布，我够和气的了。我可不是个海绵床垫。你说句公道话。你卖你的房子吗？……说呵！……”

“这是别人托办的事！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欠我的，还喊得比我响！你说你受了欺骗啦？你大吹大擂，有那么一张汇票，就趁机捞油水。反正你得还钱。”

迪安听到这句话，感到大祸临头，浑身上下，直至骨髓都瘫软下来。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看到别人的眼里，似乎都是谴责他的目光。

“我跟他在一起，姆巴尔卡，别在人们心里挑起怨恨。”正在走上来的戈尔吉·马依萨发表意见说，同时望着迪安低下去的前额。

“可是我就不信。我不离开我的铺子，你就得还钱。”

“别这么说嘛，姆巴尔卡！”

“先不提这些，大家都知道，他要养活一家人的……”

“这是我的事！谁也甭想再赊帐了。”

“我们的男人都是付现钱的。我的丈夫昨天也付了现钱。”一个妇女说。

“是这么着，欠了钱就该还。借债的人对债主说话应该和和气气的。”

“大粑，你总是跟姆巴尔卡这个强盗串通一气。”被一个小姑娘从供水站找回的梅蒂很粗暴地说。

“梅蒂，我没跟你说话。”

“大粑，我倒要跟你说说。”梅蒂面对面地冲着她说（虽然年纪大了些，梅蒂能吵能闹的名声却是尽人皆知的）。对大粑喊了一句后，她又走向姆巴尔卡：“我脑袋清楚，我们欠你的。我们要还债的！……可是，我们还不至于任人宰割，出卖人肉吧！”

“梅蒂，我没跟你说话。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我在跟你的丈夫说话。他欠我的，我的帐上有他的名字，这……”

“你说对了，正因为他是我的男人，我才来的。你有你的打算，我也有我的打算。如果你看到汇票就垂涎三尺，告诉你，汇票早被人偷走啦。”

激动的梅蒂伸出手掌，指手划脚地说。食指差点儿碰着姆巴尔卡的脸。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钱，钱！……自从独立以来，人们都像发了疯一样地为了钱吵架。”一个穿着拖鞋的人说。为了看得清楚，他用两肩硬挤了进来。

“发明钱的那个人真该死。”他旁边的一个妇女高声讲。

“可不是，近来，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钱就是道德准则。”后面一个人说。

“可是总要吃饭呵，总要养活一家人。”

突然，人群中爆发了一阵笑声。

“见鬼，他妈的。”梅蒂又骂了一句。

骨瘦嶙峋的老头巴依迪挤了进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又高又瘦，居高临下地看着大伙。那天他去过迪安家后，两手空空而回。回去后对他的老婆们说：

“宁愿饿死，也不能再向迪安这家人伸手。”

他教训式地说道：

“欠了钱，就该还。这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赶驴的就跟卖驴草的穿一条裤子；欠钱的刚有点指望，就来逼债，这不光彩。”虽然她的丈夫和别人都劝她别说话，梅蒂还是喊了一句。

“男子汉降伏不住妇人，那可糟啦。”巴依迪瞪着迪安说。

“男子汉要是光会说话，那才糟呢！人跟人可不同。”梅蒂生气地说。

瘦老头抽身走开。

女人们联合一致，支持梅蒂，对姆巴尔卡横加指责。

穆巴伊黑色403轿车[①]停在另一家店门前。穆巴伊以轻盈矫健的步伐走进店内。西服革履，外加他在这一带所享有的名气，使他成了个权威人物。他以恰当而稳健的谈吐，用了一刻功夫就使人们平静下来。人群散开了。穆巴伊把迪安叫到一边问道：

“迪安东东，今天早上我等着你去呢！”

“我正想去看你，你看，刚好碰上这……”

“算啦！”穆巴伊打断他的话说：“两点到我家来吧。”

他走进车内，发动了汽车马达。

---

① 法国造的一种轿车。

当汽车开动时，戈尔吉·马依萨走到迪安身旁。

“这个穆巴伊可有两下子。”他说。

“可是刚才在铺子里的那……”

“没什么，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互相支持。一句话可比一颗子弹更伤人呢。”

403汽车在第一条街口转了弯。

穆巴伊属于新非洲新生的一代，也就是某些阶层内称之为“典范”的那一类人。按照卡尔特哲派[①]的逻辑，他将阿拉伯文明的特点与黑非洲文明合为一体，虽然人们对黑非洲文明的热情日趋淡薄。他是个商人——一个精于事务的经纪人——无论为谁办事，都按值抽头，提取佣金。提起他来，都说没有他解不开的扣儿。在南市区的拐角处，他拥有一座别墅。同样娶两个老婆，一个信天主教，一个信伊斯兰教，外加一辆403汽车。他神通广大，可以飞沙走石……

在贫民区内铁板房与木板屋中间，“高耸”着穆巴伊的别墅。客厅内摆满了沙发、椅子，花瓶里插着假花，主要的色调是蓝色。信天主教的夫人戴爱丝正要去上班。她接待了迪安，并请他坐在客厅里。她穿一件花裙，戴着“培培”式假发。

“穆巴伊在睡午觉。”她用法语细声细气地说。

她看到迪安满头大汗，于是打开电扇。迪安用眼扫了一下屋内的陈设，想到：“这是个爬得快的人。阿卜杜从巴黎回来时，也会像他这样。”十分钟过后，穆巴伊结着领带，走进客厅。

“怎么……！有人来，你该叫醒我。”他对戴爱丝说。戴爱丝不耐烦地朝门口看了几眼。

“老兄，你事先可啥也没告诉我呵。”她还是用法语讲。

穆巴伊说了一堆对长者表示恭维的话，并表示抱歉。

---

① 卡尔特（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没什么，是我来的早了点。我知道，你一定很累。”

穆巴伊滔滔不绝地讲起眼前的生活把他忙得不可开交，虽然略有夸张，但并不过分。他简直没有休息的时间。他的医生建议他去法国疗养。

女仆托着茶盘，送来咖啡。

“给东东再上一杯。”

“谢谢，不用了。”

门外的汽车喇叭响了三声。戴爱丝应声而起说：

“别忘了关电扇……，晚上见！”

“想着给那个人打电话，通知他，我就去吕菲斯克[①]。”

“达克……”[②]

“艾斯盖伊！”[③] 迪安感叹地说。

“我国正在进步，妇女们同男人有了同样的权利。”

说过这话，他品着咖啡。迪安对他讲起，他所经历的整个事情，甚至谈到了梅蒂散布的假消息。

“有时候女人们很聪明。我认为她的想法对。我们马上就去警察局，先办一个代理权。你委托我为代理人。因为再办一个身份证来不及了。警察局方面毫无问题。过些时候，后天你就可以取出汇款。”

“安萨拉。”

“哎！”穆巴伊故作谦虚地说。“那汇票不退回你外甥处，很有可能是能够办到的。”

喝过咖啡，他关掉电扇。大老婆来了：她穿一身非洲式服装。见过面后，她对她的丈夫在一旁耳语几句。

---

① 塞内加尔城市名。

② 法语：同意。

③ 感叹语。

迪安在一旁高兴得很。他还不知道穆巴伊会向他要多少佣金。他也不知道，他应该给他多少。一千法郎？这对像穆巴伊这样的人说来太少了。五千法郎？……这又太多了。两千、三千、四千，再说吧！

在邮局办了委托手续之后，穆巴伊带他去警察局。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不断地为迪安的外甥阿卜杜出主意。迪安坐在他的旁边，表示同意。正如穆巴伊事先对他讲的一样，在警察局，所有的手续很快地办完了。办完了代理领取的手续，一切都合法化了。

“东东，现在都办完了。有点误了我在吕菲斯克的约会。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明天一早我亲自去邮局取款。”

“安萨拉！”迪安说。

“安萨拉。”穆巴伊说，“明天中午来我家。”

“安萨拉，一定到。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呢！”

“这是应该办的，东东。要互相帮助嘛。那么你叫个出租汽车回去，我不能把你送回去了。”

“不用！……不。”迪安不接受穆巴伊递给他的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我走回去就行了。”

“那怎么也该拿着，拿上吧。”

迪安很为惊异。明天，他就有汇款了。兜里有了这五百法郎，他打定主意去找那位书写先生。

公共汽车到站时，他下了车。邮局大厅内人已不多。年老的书写先生面前只有一位顾客。他已经不认得迪安了。迪安提醒他，那天他欠他五十法郎，并且结了账。那人戴上眼镜，拿起圆珠笔写道：

亲爱的外甥：

我给你写信，想知道你的近况，并且告诉你，你

家里的人都非常好。感谢安拉。这里所有的人都想你，为你祈求真主。

汇来的钱总算取出来啦。在收到汇票时，我没有身份证。感谢安拉，都办好了。你母亲来过了。她身体很好。现在，她又回去了。由于田里活忙，她只住了一个晚上。她那三千法郎，已经给她了。她谢谢你，问你好，并为你祈求真主。她让你再寄点钱来买衣服，缴税。今年，东西涨价了。去年，她们的收成不好。在这世上，只有依靠你了。

至于我，我一直都为你求主。收到你的汇票之后，我就照你信中所说的办。真主愿意的话，钱放在那里，你一回来就可以用，哪怕是安拉召唤我回去。感谢你，惦记着我们。感谢你，信任我。在今天，信任是越来越提不起来了。我要求你别把钱看成命根子。把钱看成命根子，就会把你引入歧途，迟早会自绝于人。钱是靠不住的。相反，如果现在还残存着一些人道情义的话，钱会把这点残余摧垮。我没法对你说出我头脑里所想的一切。

书写先生停了下来。他抬眼从金属镜架上面望着他，似乎感到这位让他代写书信的顾客呜咽着，下眼皮上闪着几滴晶莹的泪珠。迪安抬起头来：是的，这位成年人的确是在哭泣。

“对不起，老兄！他是我的外甥，在巴黎，他的行为是……”

“在这里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悲剧。”

“就在今天早上，我说过，在这个国家里，忠厚老实就是犯罪。”

“接着说吧。”书写先生看到有位顾客等在那里就说。“刚才

写到：我没法对你讲出我头脑中所想的一切。”

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我永远记住你对我的信任。你的舅妈梅蒂和阿郎以及全家人都问候你。在下封信中，我将给你寄去一些护身符咒，尽管你不在思达喀鲁，你要自己保护自己。你可能遇到厄运。这里有位真正的阿訇，为了你，我就去看他。听说你每天礼拜五次；我非常高兴。要坚持这样做。记住，在巴黎你是外国人。在这里，所有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每人都有一座别墅。

没有什么要对你讲的，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你的舅父：
依卜阿伊马·迪安
196…年8月19日于达喀尔

“地址？”书写先生重读一遍，封上信后问道。

迪安在衣兜里掏着。

“地址忘在家里了。”

“没关系，你可找个别人替你写上地址。”

走到街上迪安心里充满欢乐，很慷慨地给一个老麻风病人十个法郎。

回到家里，他宽容地饶恕了梅蒂对巴依迪所说的那些冒犯话。

“我了解你。我们大家的脸面，让你在大家面前丢尽了。”

然后，他去清真寺找他的教友。在清真寺，他当众向巴依迪道歉。巴依迪说，事情过去也就算了。

“我还是想知道，你原谅了我，也原谅了我全家。”迪安很高兴地重复说。

“我说过了，我原谅你了。”

“安拉姆杜里亚西！安拉原谅了我们。我也原谅了你。”

“阿米来！……阿米来！”大家齐声说。“穆斯林之间就是这样单纯、质朴而容人。但愿安拉保佑我们永远在这条路上走。”

迪安虽然对戈尔吉·马依萨做过不少解释，但他还是不相信，在一边观察动静。

做完若沃拜后[①]，迪安和马依萨一道回家。他吞吞吐吐地回答马依萨提出的问题。因此，夜深时马依萨还叫人监视着迪安的家：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取出汇款，就有可能趁黑夜时运进大米。结果白白地在那里岗哨般地站了好几个小时。

像所有普通的百姓一样，希望使他感到一种快意的激动。第二天迪安作为共同体内自觉的一个成员，走访了左邻右舍。家家都对他碰上的倒霉事表示同情和安慰。他反复地说：

“作为男子汉，应该能养活全家人。只有在人人有饭吃的时候，大家才有心灵上的安宁。”

他的手几次在衣袋里触到了写给阿卜杜的信。信已经弄皱了。他想：“穆巴伊会给我再换个信封。”

回到家里，他高声说：

“梅蒂，你们谁都没看到阿卜杜的来信吗？”

“没有……，要不问问阿郎。”

“我吗？……我也没看到！在那堆纸里找找。”

“在这个家里，啥也甭想找到。可是我的确把信放在这里了。”他对家里的人表示不满。

结果他在自己的一个衣兜里找到了来信。

做完迪巴尔拜后[②]，他去穆巴伊家。

---

① 每天最后一次礼拜，大约二十二点左右。

② 每天第二次礼拜，大约在十四点左右。

“你好，东东，”戴爱丝接待了他。“我男人不在家。”

“他没有把关于我的事委托你吗？”

“有。”

回答时，她理好一撮竖起的假发，然后继续说：

“我正在等汽车来给你送去呢！有一袋大米给你。这米是中午送来的。”

“可能，我想，是搞错了吧。”他停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不会，不会错的。东东，我不会弄错的。穆巴伊留过话的。这个缺德的司机，从不按时来。我们进屋吧……”

“他什么时候回来？”迪安问道。他仍然坐在昨天坐的老地方。

“东东，他啥也没说，他到考拉克[①] 去了。”

“大概晚上回来？”

“我也说不上，东东。要么我去问问我的伴当。”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说：

“她也不知道。”

“我再来一趟。”迪安说着站起身来。由于大失所望，他感到肩头上沉甸甸的。

“东东，不拿大米了？”

“我等他回来。”

走出后，他心乱如麻。

直至夜深时，他往来穿梭于他与穆巴伊两家之间。每空跑一趟，无名怒火随之增长，浑身上下怒不可遏。在家里，两个老婆谁也不敢向他问句话。

第二天早上，他在穆巴伊别墅前数着念珠。八点钟光景，他和女仆同时走进客厅。大老婆的前额上印着一个圆圆的沙土印

---

① 塞内加尔地名。

迹[1]。她请迪安略等片刻。过了不到半小时，穆巴伊穿好衣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公事包。

“听说你昨天来过了。原谅我，昨天我去考拉克了。”

“我知道你没时间。”迪安说。

穆巴伊的出现，又使他“膨胀起来”，产生了乐观情绪。昨天夜里他越想越气，现在泄气了，好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

“你没把那袋大米带走。”穆巴伊开始引上正题。

由于女仆送进早点，打断了谈话。

“快点，把纸包着的黄油拿来。碟子里的黄油已经有哈喇味了。东东，你喝咖啡？”

“不要了，谢谢。”

“来点牛奶。”他坚持说。

“不用了，谢谢。我一般喝坎盖里巴药剂。”

“我酷好咖啡……，真没办法！……怎么说呢！你是我的叔叔！……那米是我从一个叙利亚人那里弄来的。他有大米，我是为你弄来的。我想到了那天你和姆巴尔卡之间的争吵。”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是你做得对，有些话不能对女人讲。你了解这些女人。”

穆巴伊为了使对方明白他的意思，说话很有分寸。

“昨天我的确提取了汇款。由于在考拉克有事要办，非我去不行。到那之后，我在市场对面停了车。你了解考拉克吗？城里尽是流氓无赖！走出汽车，穿过市场，不知怎的，在付款时找我的钱包……，但是钱不见了！不仅有你的二万五千法郎，还有另外六万法郎在内。”

“可是……”迪安想说，但说不出来。

穆巴伊把面包泡进咖啡杯内；迪安把他嚼面包的动作完全

---

① 说明她刚做完拂晓时第一次礼拜。

看在眼里。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

他们两人的目光碰到一块。

“你好像信不过我，东东。可是这是实情。我对你说的完全是实情。我用安拉的名义起誓，月底我就还你钱。我心里难受极了。”

“不用，不用啦，孩子。我肩负着一家人。这一年来，我失业在家。再说，那钱也不是我的。”

“你以为我骗了你？……不！梅蒂是我的亲戚，正是由于亲戚关系，我才给你帮忙的。”

迪安经此刺激，无言以对。正像上面讲到的，简直像解除了精神武装似的，他机械般地张开手掌，然后合上，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听我说，东东。这是我的钱包和剩下的五千法郎。这五千法郎你用，拿上。是的……，我知道汇款不是你的。我让人把那袋大米给你送去。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会说你不信仰真主。所差的钱，到月底归还。就是不到月底，你要用什么，别不好意思，尽管找我。”

穆巴伊叫来女仆，对她说：

“把房里的那袋大米放在汽车上。东东，来……”

是不是迪安动弹不了啦？气愤与失望使他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来。是不是由于乐极生悲而使他变得迟钝了？可是两个人把大米抬进车内，他还是看到了。

他发现：

“这一袋不是二百斤的，是半袋（一百斤）。”

“是的。”穆巴伊打断他的话，并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我也就弄这么多……”

他在家门前走下了403汽车。在穆巴伊的帮助下，他卸下

了那袋米。走之前，穆巴伊又对他打了保票。

门前放着半袋大米。家庭主妇们从门前走过时，眼馋地看着这袋米。其中一个壮着胆，走近迪安：

“是大米，依卜阿伊马？”

“是的。”他回答。

“真是大米？给我点行吗？”

“你想要？”

“是，迪安。”

“把瓢放下。”

他给她装满一瓢米。别人也把盛米的器具举上来。迪安不声不响地分发大米。不到半分钟功夫，也许有一分钟光景，消息传开来：

“依卜阿伊马·迪安在放粮。”

梅蒂和阿郎闻声跑去。她们猛地张开两臂。

“你疯啦，依卜阿伊马。”梅蒂喊道。

“我是疯了。”

两个妇人在妇女们的叫喊声中勉强地将米袋拖回。

“都回家吧，放完啦。”阿郎又走出门外，带回还留在门前的丈夫时说。

“我并没有发疯！”

“依卜阿伊马，你为什么这样大方，发疯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谁看到过穷人往外撒米的？……就是那些‘里仕们’[①]也不这样干。而你……”

“而你，怎么？”迪安打断她的话，坐了下来，两手抱着头。“就是你那个穆巴伊……”

“是穆巴伊·恩迪亚吗？”

---

① 法语：阔人们。

“就是穆巴伊·恩迪亚！我给他签署了一个委托书，他就把汇款拐跑了。为替代汇款，他给我一百斤大米和这五千法郎。”

“怎么？……汇款呢？……”

“还有，我的首饰呢？”

“阿郎，你总是自私自利！别光想你自己。为了这张汇票，我的损失有多大呢？”

“我呢？我赊的那些东西？”

“你赊了东西，梅蒂？”迪安抬眼向她问道。

“那三十斤大米早就吃光了。”

“那汇票不是我的。”

“这家人，你们不能静一静？”

“巴，现在只好安静下来啦！”

邮递员用手抽出一包信。

“依卜阿伊马·迪安，出啥事了？我在那条大街上听说你在发放大米。”

迪安对他讲了原委。巴向上推了推制帽的帽沿，说道：

“这也是穷极潦倒，你才干出这种事。”

“完啦。全完啦，我也披上了一张狼皮。”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只有阴毒和虚伪。在我们这个时代，忠厚老实就是犯罪。”

巴递给他一封来信，说道：

“巴黎的来信，有邮签。你以为一切都腐败透顶了吗？……不是。就是有工作的人也不满意。这一切会改变的。”

“谁来改变？这一年内，我无事可做，就是因为我参加了罢工。我有两个老婆，九个孩子。只有靠阴毒才能发财。”

“明天，我们将改变所有这一切。”

“是的，我们吗？”

“就是你。”

“我？”

“是的，就是你，依卜阿伊马·迪安。”

“我？……”

进来一位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上前问好，打断了迪安的话。

“你是这家主人，看在真主的份上，求你帮帮我。这三天来，我和孩子们一天只吃一顿饭。孩子他爹五年来一直失业。街上的人都说你心地好，慷慨大方。”

迪安站起身来。他与巴打了个照面，两人的眼光碰到一块，面面相觑。那个妇人注视着这两个男人。

大家都默默无言。

# 神圣的夜晚

〔摩洛哥〕塔哈尔·班·哲伦 著
黄蓉美 余 方 译

## 前 言

如今我已年迈，可以坦然度日。我要说话，卸下言词和岁月的重负。我稍感疲惫。岁月的重压尚能忍受，而负担最重的是埋藏在心底、我长期缄默和掩饰的那些事。我哪里想到充斥我记忆的沉默和探究的目光竟如沉重的沙袋，使我步履维艰。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来到你们中间。好人们哪！广场总是让我团团转，好比一个人昏头昏脑，找不着出路。一切依旧。天没有变，人也没有变。

我很高兴终于来到这里。你们是我的解脱，是我眼中的光明。我有许多好看的皱纹。额上的皱纹是真相的磨难留下的印记。它们是时间的谐音。手背上的皱纹是命运纹。你们看，这些纹路纵横交错，标志着命运的历程，描绘出一颗流星坠入湖中的轨迹。

我的故事就写在那上面：每道皱纹代表一段历程，或是一条冬夜走过的路，晨雾弥漫中的一股清泉，或是林中的相遇，一次决裂，一座坟墓，一轮似火的骄阳……这左手背上的是一道疤痕；有一日死神曾在这里盘桓，并递给我一根杆子，也许为了拯救我。可我推开了它，并且转过身去。只要不妄想让江水改道，一切就都很简单。我的故事既不惊天动地，也不悲切凄

婉，只是非同寻常而已。我战胜了一切暴力才赢得了激情，成为一个难解的谜。我在沙漠里走了很久；我曾在黑夜里踽踽独行，也曾把悲痛强压在心底。在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而我却清醒地感到了潜在凶险。

好人们哪！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似乎是真实的。我欺骗过，爱过，也背叛过。我四处飘泊，经历过岁月的风雨。我经常远走他乡，我是世间最孤寂的人。我在一个秋日步入了老年，而脸庞却回到了童年，我是说它显出了我曾被剥夺孩提的纯真。请你们回忆一下！我曾经是一个来历不明、身分含混的人。我屈从一个因没有儿子而感到屈辱和自卑的父亲的意志，被迫女扮男装。你们知道，我在他心目中就是那梦寐以求的儿子，其他的情况，你们中某些人已经了解；其他人也已从各种渠道略知一二。胆敢讲述这虚无缥缈的沙土之躯的经历的人都遇到了麻烦：有的人失去了记忆，有的人险些失去灵魂。你们听到过一些传闻，但那并不很确切。即便是身陷囹圄，与世隔绝，我也能知道外界的动态。我既不惊恐，也不慌乱。我很清楚，我虽然销声匿迹，但我的经历足以让人们编出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来。然而，我的经历毕竟不是故事，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向你们揭示埋在那座深宅大院内一块黑石下的秘密，这个宅院坐落在一条封闭在七扇门内的小巷深处。

## 第一章　现场见闻

一番忏悔之后，说书人又不见了。没有人试图挽留他，或者和他探讨。他起身收起那些经月漂洗已发了黄的手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听他讲过故事的人此时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清楚这位一向深受爱戴的名艺人今天是怎么回事。他开讲了一段以后就

搁下不管了，不是接着往下讲，反说他不该讲这个故事，因为他是个被灾星缠身的人。

有些听众已不像原先那样着迷。他们疑惑不解。他们不喜欢他这种失魂落魄、默默无语、像是在期待什么的神情。以往他们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可如今却对他失去了信任。他们确信他已失去记忆，只是不敢承认而已。这个说书人诚然已记忆衰竭，但却不乏想象力。请看证据：他仿佛突然从沙漠中走来，脸晒得黝黑，嘴唇因炎热与干渴而裂开，双手因搬运石块而变得粗糙，声音沙哑，仿佛喉咙遭受了飞沙走石的侵袭，两眼凝望高远深邃的天空。他似乎同高栖于云端宝座之上的无法看见的某个人在谈话，他朝向他，像是请他作证。听众追随他的手势和眼神。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想象那是一位骑骆驼的老者，他挥手表示不愿听艺人的叙述。

他叽哩咕噜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这并不奇怪。他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夹杂一些不知属于什么语言的词汇，还居然能巧妙地让人明白他的意图。大家也都笑了。可是此刻他尽说一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句子，舌头像许多拌有唾沫的小石子在滚动，而后又打起结来。说书人羞红了脸，他明白他并非丧失理智——他并不迷恋理智，——而是丧失了听众。有一对夫妇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接着有两个男人也嘟哝着拂袖而去。这是不祥之兆。布沙依布的听众从不中途退场。他们从未不欢而散。他把目光由高远的天际移到退席者的身上，悲哀地望着他们离去。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走，为什么不愿听他说下去。他们不再相信他了。这叫他无法接受。身为说书大师，大广场的一代名优，他曾是国王和王侯们的座上客，新一代说书艺人的宗师，而且还在麦加圣地待过一年，他怎能去挽留那些离席的听众，或者请他们回来呢。不，布沙依布决不低声下气，屈尊俯就。让他们去吧，他心想，我的忧伤没有尽头；它化成了一袋石子，我将

背负它直至进入坟墓!

我站在那里，裹在旧长袍里注视着他，一言不发。我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友情呢?我须怎样动作才不至于泄露其中的奥秘?何况我自身又是这奥秘的具体体现!我知道得太多，我在这儿露面也决非偶然。我从遥远的地方归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眼中闪烁着令人畏惧的智慧的光芒。他的眼神如痴如醉，难以捉摸。他顿住了。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不幸年月里幽灵的化身。他倒背双手，来回踱步。我却镇定自若，像贤人般耐心等待。他越来越不安地凝神注视我。他是否认出了我?他从前并未见过我。不过他曾想象过我的脸、我的轮廓以及我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年代。在他的构思中，我是倔强的，难以把握的。疯狂已在他的记忆里扎了几个窟窿。疯狂或者欺诈，反正都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波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令我惊奇、让我反感的了。我于前一天抵达马拉喀什城，决心见见那位因讲述我的故事而断送前程的说书人。我凭直觉来到了他所在的广场，认出了他的听众。我等着他，如同人们等待一位背信弃义的朋友或一个有罪的恋人。我在谷物市场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宿了一夜，屋里满是尘埃和骡尿味。我在晨光微熹时醒来，在清真寺的池子里洗了脸。什么都没有变。一切还是老样子。长途汽车站里黑洞洞的，犹如烘面包的烤炉。咖啡馆依然没有门。侍者的胡子刮得很马虎，身上那件礼服烫了大约有上千次，油渍斑斑，亮晶晶的，头发油光可鉴，蝴蝶领结有点歪。这个侍者也装作认出了我。对顾客直呼其名是他的职业习惯。他总是那么自信。他朝我走来，像个老相识一样招呼我:

“一杯热腾腾的桂皮咖啡，外加一块玉米饼，法蒂拉大妈，老规矩……”

他走了，我甚至来不及对他说:“我不叫法蒂拉;我讨厌咖

啡里放桂皮，也不喜欢你的玉米饼，而爱吃大麦饼……”

我在一个沙乌亚地区的长途卡车司机身旁坐下吃早点，他吃着蒸羊头，一面喝一大壶薄荷苦艾茶，吃罢连连打了几个饱嗝，一边感谢真主和马拉喀什赐给他如此丰盛的早餐。他望着我，似乎想同我分享他的快乐。我微笑着挥手驱散迎面飘来的印度大麻烟的烟雾。一个骑轻便摩托车的少女从我们眼前驶过，他捋了捋小胡子，那神情仿佛在说：在这么顿美餐之后，若再有位姑娘作陪，最好是黄花闺女，那就心满意足了。

他剔完牙，把头骨架扔给一群小乞丐，他们挤到一个僻静处，大嚼起残羹来。卡车司机上了车，掉转车头开到咖啡馆前：

“下星期见，夏洛[1]！”他朝侍者喊道。

走出店门的时候，我问侍者这是什么人。

“一个粗人！他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见我这套衣服太肥，他就管我叫夏洛，他把餐桌弄得肮脏不堪，还随地吐痰。可他还自以为是招人喜欢的美男子。这都是因为有一天一个来旅游的德国女人上了他的卡车。他们干了一些肮脏的勾当，完了他整整吹嘘了一年。从那时候起，他来去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大嚼一顿羊头肉。您瞧，法蒂拉大妈，这号人最好永远不要下车……”

广场上空无一人。犹如剧场里的舞台，人物将陆续登场。首先到达的是一些来自撒哈拉沙漠卖各种粉剂的商贩：五香粉、散沫花粉、野薄荷粉、石灰、沙子和其他一些精心研磨成粉末状的神奇的东西。接踵而来的是旧书商，他们把一些发了黄的旧书摆在摊上，并点燃了香。

也有的人什么买卖也不做。他们席地而坐，盘起双腿等待着。说书艺人最后到达。他们各有各的规矩。

① 夏洛：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所创造的一个可笑的人物。

一个干瘦的高个子男子开始解缠头巾。他抖搂了几下，一些细沙子从上面掉下来。此人来自南方。他在一只胶合板的小箱子上坐下，尽管一个听众也没有，却径自开讲起来。我远远看见他在自言自语，指手划脚，仿佛听众已围成了圈，坐得满满当当。我走过去，听见他正说到："一群狗正在舔时光的味道。我转过身去，我看见了什么？你们说说，忠实的伙伴们，猜一猜，好人们，我面前那位骑着银色母马、威风凛凛、神气十足、身经百战的美男子是谁？时光淡而无味。面包也不新鲜。肉变了质。骆驼奶油有了哈喇味……像我们的时代一样有哈喇味。哦，过路的朋友……据说这就是生活，可是突然，孤独的秃鹫冒了出来……"

我是唯一的听众。他打住话头朝我走来，用推心置腹的口气对我说：

"假如您在找什么人，我可以帮忙。再说也许我就是您想要找的那位。我的故事很动人。现在开讲为时尚早。我再等一等。您要找的是儿子还是丈夫？要是找儿子，他大概在印度或者中国。要是丈夫么，更好找一些。他想必上了年纪，上年纪的人喜欢在清真寺或者咖啡馆里消磨时间。不过我看您对两者都不感兴趣。您默默无语，说明……说明什么？啊！说明您心底藏着一个秘密，您不愿意再被人打搅。您是那种重视荣誉的人，不喜欢跟人饶舌。朋友，那么您走好，我招呼听众去……"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我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正打开一只箱子，动作优雅利落。他从里面拿出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边拿一边评头品足，仿佛要再现某人的生平、某一段往事，或者某时期：

"我这儿有几件人生历程片断的见证。这只箱子好比一座房子。它曾经容纳过好几个人的衣物。这根拐杖已无法充当岁月的见证。说不清它已存在了多少年，它原本是古老的核桃树上

的一根树枝。它大概为不少老人和独眼人引过路。它沉甸甸的，但并不神秘。现在请看这块表。上面的罗马数字已经很淡。短针停在中午或午夜十二点，只有长针在转。表面已经发黄。它的主人是生意人、征服者还是学者？这些七零八碎的鞋又是怎么回事？它们是英国制造的，主人穿着它们，走过那些不沾泥、不带土的地方。您再瞧瞧这个白铜水龙头。这准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箱子不会说话，那么只有我来问它了。现在请看这张照片。上面留下了岁月的足迹。这是一张全家福，写明'1922年，摄于拉托尔'。中间那位是父亲——也许是祖父。他的礼服很漂亮。他两手扶在银手杖上，两眼注视着摄影师。他的妻子缩在一边，看不太清楚。她的裙子很长。一个小男孩穿着旧衬衫，系着领结坐在母亲脚跟前。旁边有一条小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个少妇站在那儿，显得有些孤独。她长得很美。她在恋爱，正想着心上人。他不在此地，在法国或者安的列斯群岛。我喜欢想象这位少妇和她恋人的爱情故事。他们住在盖里茨高级住宅区。父亲是殖民当局的文职监督官。他和本城的帕夏[①]、赫赫有名的格拉维过从甚密。您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照片的背面写着'某日下午好……1922年4月'。您再瞧这串念珠……这上面有珊瑚、琥珀，还有银子……大概是某个伊玛目[②]的，说不定夫人曾把它当项链……这儿是几枚钱币……一个带窟窿的里亚尔[③]……一个生丁[④]……一个摩洛哥法郎……还有一些不再通用的钞票……这儿还有一组假牙……一把刷子……一个瓷碗……一册明信片……我不再往外拿了……把这些叫您厌烦的

① 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旧时土耳其对某些显赫人物的荣誉称号。

② 伊玛目：阿拉伯语，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

③ 里亚尔：阿拉伯也门货币单位。

④ 生丁：法国辅币名，等于百分之一法郎。

东西一件件往回放也够罗嗦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扔到他箱子里。年轻的说书人仔细看了看，又把它还给了我：

“留着你的戒指吧！这是件稀世珠宝，来自伊斯坦布尔。我看出一些名堂，不过我不想说出来。这是一枚名贵的戒指，它饱经沧桑，满载往事，周游四海。你为什么不想留着它？它莫非是不祥的见证？不，如果你想给点什么，就请打开你的钱包，要不，就什么也不用给。你最好还是请便吧！”

在众人不安的注视下，我默默走出人圈。我常常在路上遇见一些人，他们对我的到来、我的姿态或手势反应强烈。我心想我和他们想必具有同样的素质，同样的敏感性。我并不怨恨他们。我默默离去，确信我们的目光将会在同一激情的驱使下重新相遇。

我正想着这家被零零碎碎从箱子里抖搂出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命运，只见一个女人在原地转圈，以便展开那当长袍穿的长长的白裹毯。用这种舞蹈姿势袒露身姿的做法有些淫荡。从她臀部几乎没有节律的微微抖动中，我顿时觉出了这一点。她慢慢举起双臂，胸部几乎也跟着颤动。看热闹的人马上围成了圈。她年纪还轻，而且很漂亮。浅褐色的眼睛大大的，皮肤呈暗棕色，双腿纤细，笑起来透出一股机灵劲儿。她到广场这个男人和几个老丐婆的天下来干什么？我们正在纳闷，她拿出一盘柏柏尔人[①] 的音乐磁带放进了收录机里，踏了几下舞步，然后又拿起带电池的话筒对我们说起来：

“我来自南方，来自黄昏，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呀走，我曾在枯井中歇宿，我曾穿越黑夜和沙漠，我来自时间之外的季节，

① 柏柏尔人：北非土著、散居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的部落里。大量的现代柏柏尔人移居西班牙、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做工。

我被载入了一本书里，我就是这本从未打开、从未被阅读的书，先人们把它写成，光荣归于他们，是他们派我来告诉你们，通知你们，同你们说，同你们讲。不要太靠近我。让微风去读那头几行字吧。你们什么也听不到。大家肃静，且听我道来：从前有一个以沙漠为家的贝都因民族[1]，他们浪漫、粗犷、豪情满怀，驼奶和椰枣是他们的食粮。在谬误的驱使下，他们臆造了本民族的神灵……他们中有些人担心有失体面，害怕蒙受羞辱，就设法摆脱那些女性后裔。他们让幼女出嫁，或者将她们活埋。这些人被罚永世受地狱之苦。伊斯兰的教义揭露了他们的罪行。真主说过：'在你们周围的贝都因人和麦地那[2]的居民中，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伪君子。你认不出他们；而我们，我们却能辨认。我们将加倍惩罚他们，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今天之所以用韵语隐晦曲折地同你们说话，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尽听见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它们并非记载在哪本书上，而是来自那使谬种得以流传的黑夜……"

人群中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人惊愕，有人莫名其妙。一些人低声嘟哝，旁的人耸耸肩膀。有一人高声说：

"我们是来听音乐和看您跳舞的……这里又不是清真寺……"

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插话道：

"我很愿意听您讲，夫人。您不用去理他们。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同贝都因人沾亲带故！"

另一个年轻人说：

---

① 贝都因民族：中东沙漠，特别是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

② 麦地那：沙特阿拉伯西部汉志区中部省分，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讲故事就讲故事，不用说教！再说，从什么时候起，女人还没有上年纪就敢放肆？难道您没有父兄或者丈夫来管束管束吗？"

这类议论似乎早在她意料之中，她用甜甜的、但带讥讽的口吻对这个家伙说：

"我没有兄弟，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兄弟？要么你就当那个放纵肉欲、以至沉溺在黏呼呼、毛茸茸的大腿中间完全忘乎所以的丈夫？或当这么个男人，他专门收集淫秽照片，冷寂难挨的时候就拿出来解解馋，压在他那性欲无处发泄的身子底下揉得皱皱巴巴的？啊！也许你是那位被狂热和羞耻断送了性命的父亲，是他这种邪恶的情感迫使你远走他乡，流落到南部荒漠？"

她笑着俯身拾起裹毯的一头系在腰上，请那年轻人拿着另一头。她缓缓地原地转圈，几乎不见双脚在挪动，直到把裹毯全部缠到了身上：

"谢谢！真主保佑你改邪归正！你的眼睛很美；你得刮刮胡子；阳刚之气在别处，不在躯体上，大概在灵魂里！别了……我还有别的书要打开……"

她看见我，吃了一惊，对我说：

"你一声不吭，是从哪儿来的？"

不等我回答，她就扬长而去，无影无踪了。

我真想对她讲讲我的经历。她会把所听的编成书，并且四处传播。我完全想象得出她会怎样把锁住我故事的门一一打开，并且把最终的秘密深藏起来。

我在阳光下昏昏欲睡。一阵冷风夹带着尘土将我吹醒。我不清楚是做了一场梦，还是真正见到了这位少妇，并且听她讲过话。我四周围拢了一圈形形色色的人，都专注地望着我。他们以为我在表演，在假装瞌睡，或者以为我在沉思默想，追忆某一段往事。我很难站起身来一走了事。我睁开眼睛时，他们

全都肃静下来，竖起耳朵屏息静听。我决定对他们讲点什么，免得他们过于扫兴。

“朋友！黑夜在我眼皮后面伫留，它曾清理我的头脑，这些日子我的头脑很疲劳。我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我曾仰望漆黑的夜空，也曾目睹河水暴涨，我涉过漫漫的沙海，有过徒劳的会晤，那些冰冷的房子、湿润的脸庞，那一路的奔波……昨天一阵风把我吹到了这里。我心里清楚，这是来到了最后一扇门前，还不曾有人开启过它，它是堕落灵魂的归宿。无法为它命名，因为它面向沉寂，通往一座房子，在那里问题一出口，犹如水泥滴在石缝间。请你们设想一所宅院，里面每块石头代表逝去的某个吉日或凶日，石头间的晶体都已凝固，每颗砂石代表一种思想，也许甚至一个音符。进入这所宅院的灵魂个个赤身裸体，无法欺骗或者伪装，因为那是真理的天地。每说一句假话，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使一颗牙齿掉下来。我的牙齿还都完好，因为我才来到门口。我若要跟你们说话，便得多加小心。我将走进这座宅院，你们将能见着我。我还会像现在你们见到的这样：长袍裹住我的身体，并且庇护着我。你们可能看不见那所房子，至少最初见不到。不过秘密将逐渐被揭示，直至最终袒露无余，慢慢地你们也就能进入到里面。朋友，我应该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负责讲述的说书人掉入了陷阱，他盲目轻率，咎由自取。他掉进了沉睡的蜘蛛编织的网里。他打开了墙上的门，却又扔下不管。他消失在江水中，我的故事就搁浅了。我的身子在江水中随波逐流。汹涌的波涛一浪接一浪地把我卷走。我抵抗过，挣扎过。巨浪有时将我冲上河岸，待潮水一起，便重又将我卷走。我再也来不及思考，来不及行动，结果只得听凭摆布。我的身子被冲洗干净，起了变化。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可是我对一切都记得那么准确。如果我采用一些形象的比喻，那

是因为我们彼此还不了解。你们将会看到，在我那所房子里，言词落地，犹如滴滴酸液。我对此有所了解：我的皮肤就是见证。不过现在不谈这个。门将一扇扇打开，也许不按顺序，不过我对你们的要求是紧跟着我，不要急躁。我们本身就是时光的体现。它刻在我们脸上，存在于我们的沉默与期待中。我们切莫辜负忍耐和等待的时光吧。”

## 第二章 命运之夜

在那被誉为神圣之夜的斋月的第二十七个夜晚——那伊斯兰教经典中传说决定人们命运的“圣临”之夜，我那生命垂危的父亲将我叫到床头，还了我自由。他就这样解放了我，犹如当年奴隶主解放奴隶一般。家里没有别人，屋门上了闩。他低声向我诉说着。死神就在近旁，在这间只燃着一支蜡烛的昏暗的房间里徘徊。夜色渐深，死神步步逼近，渐渐掳走他脸上的血色。仿佛有一只手摸过他的额头，洗净了生命的足迹。他神色坦然，和我直谈到东方破晓。召唤人们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声音不绝于耳。人说这一夜属于孩子们，他们自视为天使或不受命运摆布的天堂小鸟。他们嬉戏街头，其喧嚷声与穆安律[1]那为使真主听得更真切而在话筒前声嘶力竭的喊叫声混成了一片。父亲露出一丝笑容，仿佛在说这个可怜的穆安律只会背诵《古兰经》，而对其实质却一窍不通。

我坐在床脚一个靠垫上，与父亲挨着头。我听着他讲，不去打断他。

我的脸颊感觉到他的呼吸。他呼出的恶臭气息并不让我讨厌。他喃喃地说道：

---

① 穆安律：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的人，原意为“宣告者”。

“你知道吗，今天夜里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应该死去，不应该受苦。因为‘今夜胜过百年’。他们在那儿准备接待上天派来的天使。‘天使和神灵今夜降临人间，秉承真主的旨意，来到凡间处理诸事。’这是圣洁的夜，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纯洁。他们甚至是可怕的。如果说今夜属于他们，它也属于我们，属于我和你。这将是第一夜，也是最后一夜。斋月的第二十七夜适宜于忏悔，大概也适宜于宽恕。不过天使就要来到我们中间整顿秩序，我必须谨慎从事。我要在他们干预之前还事情的本来面目。表面看来他们天真烂漫，但有时也会铁面无私。整饬首先必须承认谬误，正是这可恶的幻觉，使我们全家陷入了厄运。给我一点水喝，我喉咙干得很。告诉我，你多大了？我都不会数数了……”

“快二十岁……”

“欺骗了二十年，最糟糕的是骗人的是我，而你是无辜的，无辜的，或者几乎是无辜的。遗忘最终已不再是一种嗜好，而成了一种病态。原谅我，我是想把从不敢向别人吐露的实情告诉你，连你母亲也蒙在鼓里。哦！我尤其不想让你母亲知道，她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整天愁眉苦脸，只知一味顺从，真叫人厌烦！她总是唯唯诺诺，从不违抗，不过她的沉默孤寂本身就意味着反抗。她从小所受的完全是怎样当贤妻良母的正统教育。我认为这很正常，也很自然。也许她的反抗表现为暗中报复：她一次又一次地怀孕，接二连三地给我生女儿，用一大堆不受欢迎的丫头来折磨我。我忍受着，我放弃祈祷，拒绝接受她强加于我的一切。每逢上清真寺，我不是去履行每日五礼拜的仪式，而是着手考虑一些复杂的计划来摆脱这种谁也不幸福的困境。今天我向你承认我曾经起过谋害的念头。在象征德行和宁静的圣殿里产生邪念，这种做法使我兴奋异常。我反复琢磨怎样才能干得漂亮。啊！我邪恶但又懦弱。可是邪恶容不得

懦弱。若要阴谋得逞，就不能畏首畏尾，左顾右盼。可是我却迟迟疑疑。当斑疹伤寒在这一带流行的时候，我试图将瘟神引进家门。我不让你母亲和姐姐接受预防接种，也不让她们服用发给的药。而我自己却服了药。我必须活着，好为她们送终，好重新安排生活。多么可耻，多么卑鄙！然而，机遇和命运却把瘟神从我们家引了开去。左邻右舍先后都染上了斑疹伤寒，但它独独绕过我们家，然后才继续蔓延。哦，女儿，跟你说这个，我感到羞耻。可是在这神圣的夜晚，真理总会在我们身上显现，不管我们自觉还是不自觉。你必须听我说，即使你感到恶心。有一股晦气降临在我们家。我那几个兄弟在拼命暗算我。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对我的憎恨。他们的言谈和客套都能把我激怒。我受不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可是，当我独自躲进清真寺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其实也和他们一样。要是换了我，我也许会产生同样的念头，同样的欲求，同样的妒恨。不过他们所觊觎的是我的财产，而不是我的女儿。给我倒点茶，夜将是漫长的。你把窗帘拉上，也许这样那个蠢货的叫喊声不会那么吵人。领悟教义必须凝神静气，不能这样大声喧哗，这会使命运诸神深为不快的。你知道这些天神们在几个钟头里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吗？清扫！整顿！无论如何，他们是力能胜任的。我感到他们已经在这房间里了。我要帮助他们清扫。我希望干干净净地走，把压了我大半生的耻辱洗净。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胸怀壮志：我想周游四海，开阔眼界；我曾有志当个音乐家；我想有个儿子，希望当他的父亲和朋友，潜心教育他，创造一切条件帮助他实现志向……我满怀希望，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没有人能同我分享这种热望。你母亲没有丝毫激情。她死气沉沉。她总是那样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她有哪天感到过幸福呢？至今我还纳闷。而我又无力使她幸福，让她欢笑。不，连我自己也是死气沉沉的，被一种晦气笼罩着。我决计要振作起来。可是只有

生儿子才能让我高兴，使我振奋。我将孕育一个儿子，哪怕违反天意。这个念头改变了我的生活。在你母亲和她的女儿们看来，我仍然一如既往。我还是冷冰冰的，不太宽容。可是我的内心却松快了许多。我不再在清真寺里酝酿毁灭性计划。我另有计划，我要为你创造最好的条件，每当想到你，我就浮想联翩。在我的想象中，你长得魁梧英俊。你先是存在于我的脑海中，后来你离开娘胎来到了这个世界，但你并没有离开我的脑海。你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最近。是的，我想象你又高大，又英俊，其实你并不高，你的美貌也叫人难以捉摸……几点了？不，别告诉我，我知道钟点，即使睡着了也知道，大约三点过几分。天神们也许已经干完一半活儿了。他们总是两人同行。这主要是为了便于运送灵魂。他们一个停在你的右肩，另一个停在左肩，然后一起使劲，用优美舒缓的动作把人的灵魂送上天堂。不过今天夜里他们只清扫。他们顾不上我这个快咽气的老头子了。我还能对你讲几个钟头，直到太阳升起，人们做完晨祷之后，这第一次祈祷是很短的，仅仅为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啊！我刚才讲到你出生时的情景……我多么喜悦，多么幸福啊。当产婆把我叫去看一切已如何照老规矩料理妥贴的时候，我看见，我不是在想象或是臆断，我确实看见她怀里抱着的是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我当时已经神魂颠倒，我从来没有在你身上看见女人的特征。我是完完全全的睁眼瞎。好在现在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你降生时那美妙的一刻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表面上我一如既往：一个喜添贵子的富商。然而实际上，每当夜阑人静，恶魔就来纠缠我，使我不得安宁。啊！我虽然像往常一样来回奔忙，可是内心深处，邪恶正摧毁我的精神和肌体。犯罪感、负疚感和恐惧一起向我袭来。我受到沉重的压力，我无颜再祈祷，我缺乏勇气。而你，你裹在光华的外衣里成长起来，像个小王子，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遭罪。悬崖勒马为时已晚，天机不可

泄露。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已断不可能。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很不容易。真奇怪，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头脑反倒如此清醒。我这番话不是凭空臆造的，我是在一堵白墙上读到的，天使在那上面歇息。我看见他们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多么憎恨你母亲。我从来没有爱过她。我知道你有时候也思忖你父亲和母亲之间究竟是否有爱情？爱情！我们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经常歌颂爱情和勇敢。不，我们之间甚至没有柔情。有的时候我竟然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忘了她的名字，甚至她的声音。我往往只有完全漠视她的存在，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其他的一切是指她的眼泪——你必须注意到，她知道害臊，总是饮泣吞声。至少我必须承认这是她的一种美德。泪水顺着面颊流淌，而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所以，她总是无声地流泪，其他的一切还包括她脸部那总是木然、呆滞的表情，头上那条总裹着的头巾，以及走路吃饭总慢慢悠悠的神态。她从来不笑，连微笑也没有。你的姐姐们个个都像她。我的脾气上来了，怒火在胸中燃烧，我得停止谈论这个家庭。而对你，我越是恨别人，也就越爱你。但这种爱是沉重的、荒诞的。我在光华中、在内心的喜悦中孕育了你。只有那天夜里，你母亲的身体不再是坟墓，或者寒气逼人的深渊。在我炽热的双手的抚爱下，它复生了，变成一座芳香的花园；她第一次由于惬意或者快感而呻吟。那时我就意识到那一夜的欢娱将孕育一个非凡的小生命。当我们进行一项重要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确信这一点。从那一夜起，我决心关心照顾你的母亲。妊娠很正常。有一天回家，我发现她正在抬一只沉重的箱子。我急忙上前挡住她，她正怀着我那光明之子，这对孩子有危险。你知道，她一生完孩子，我就不再特别关照她了。我们又回复到以往那种只有沉默、叹息和眼泪的关系。往日的仇恨、那不露声色的内心的宿怨又横在

我们中间。我整天和你在一起。而她，她拖着笨重肥胖的身子躲进了自己房里，再也不吭一声。我相信，你那几个没人关心的姐姐很是不安。而我却等着看好戏，我装作漠不关心，其实我没有装，我的确是漠不关心，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外人。只有你，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光明。我学着照料孩子。这在我们这里没有先例。不过，我是把你看作没有娘的孩子。待到割礼以及走形式的庆贺仪式完毕之后，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我的狂热蒙上了一层疑云。这回轮到我闭门不出，我陷入了沉思。而你这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子，你整天在家里跑来跑去。你想出各种游戏，不过总是孤单单一个人，你有时甚至还玩布娃娃。你扮作女孩子，还扮作护士或者妈妈。你喜欢这么扮着玩。我不得不多次提醒你，对你说你是男子汉，是男孩子。而你却当面笑我，还嘲弄我。你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时而消失，时而重现，被你那些游戏搞得模糊不清。一阵风把它吹起，如同吹起蒙在一件宝物上的盖布。狂风把它吹走。你茫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而后重又镇定自若……在你那避过一切抚爱的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何等的智慧啊。你还记得你故意躲藏起来的时候，我有多么着急吗？你藏在油漆木柜里以躲避真主的慧眼。自从我们告诉你真主无处不在、无所不晓、无所不见，你更使尽招数企图摆脱真主的控制。你是害怕了，还是装作害怕，我不清楚……”

他带着这个疑问闭上了眼睛。他的头歪着，挨着我的脸。他睡着了。我观察他的呼吸。他呼吸微弱，厚厚的白毛毯只是在轻微地起伏。我密切注视着，等他咽最后一口气，那最后一声叹息将使灵魂脱离躯体。我想应该打开窗户让灵魂出去。我正待起身，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他在沉睡中将我攫住。我又一次地被他的计划所束缚。我感到不安和恐惧。我落入了一个

垂死老者的手掌中。烛光渐渐昏暗，晨光徐徐接近天空，星星正慢慢黯淡下去。我想起了他刚才对我讲的事情。我该如何宽恕他？是出自内心的、理性的，还是漠然的？我的心早已变得冷酷无情，仅有的一点人味，我得将它保留起来，留作备用。理性阻止我离开这正和死神谈判的老人的床头。冷漠使人吝惜一切，又随意施舍一切，何况我并非置身事外。我被迫倾听这老人临终的诉说，观察他的睡眠。我担心我会打盹，害怕醒来时手被握在一个死人手里。屋外人们已停止了诵经。孩子们都回去了。祷告已经结束。命运之夜即将逝去，黎明就要来到这座城市。淡淡的晨光柔媚而又轻盈，徐徐地飘落在山丘、平台和墓地上。一声炮响标志着红日东升，斋戒开始。父亲猛地惊醒了，脸上的表情已不再是害怕，而是惊恐。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时辰已到。我平生第一次目睹死神履行它的职责。它毫不懈怠地在平躺着的躯体上来来回回。任何生物都要作一番垂死的挣扎。父亲的眼中露出哀求的神情。他乞求再恩赐他一小时，哪怕几分钟，他还有话要对我说：

“我刚才睡了一会儿，梦见了我兄弟；他的脸一半黄，一半青。他在笑，我想他是在嘲弄我。他的老婆躲在他的背后，用手推他。他在威胁我。我本不愿意在今天夜里对你谈起这两个恶魔，不过我必须提醒你提防这两个贪得无厌、凶狠残忍的家伙。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的是仇恨和邪恶。他们是可怕的一对。他们吝啬成性，没有心肝，虚伪奸诈，寡廉鲜耻。他们活着就知道攒钱和藏钱。为此他们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我父亲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羞愧，他曾经对我说：‘他哪来的这种恶习？’他是我们家的耻辱。他老是哭穷，专等快收摊的时候去市场，是买最便宜的菜。他对什么都讨价还价，总是怨天尤人，需要的时候还会痛哭流涕。他对谁都说是我使他遭受不幸，是我剥夺了他的财产。有一次我听见他对一位邻居说：‘我哥哥把我应得

的那份遗产夺走了。他贪得无厌，铁石心肠。即便他死了，我也无权继承。他刚生了个儿子。我让真主去裁决，只有他能为我主持公道，不管今生或者来世！’你知道吗，他们偶尔也请我们吃饭。那女人在肉里放了好多菜，肉就煮那么一会儿，硬得没法咬，只是原封不动地留在盘子里。第二天她再好好煮一煮，他们就自己吃了。他们都骗谁呀！无论她还是他，两人都一样厚颜无耻。你要当心，离他们远一点，他们可没安好心……”

他停了一会儿，又很快地往下说。我没能全听懂。他想抓住要点，可是他的目光迷离恍惚，望了望旁边，重又落到我身上，一只手始终攥住我的手：

“我请求得到你的宽恕……这以后，任凭负责我灵魂的人把它带到哪里都行，可以带到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那静静流淌的小河里，或者将它扔进火山口里。不过我首先恳求你，忘掉这一切。这就是对我的宽恕。现在你自由了。你走吧，离开这座受诅咒的房子远走高飞，你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不要回头看我留下的灾难。忘掉一切，及早开始新生活……忘掉这座城市……今夜，我预感到你的命运将胜过这里所有的女人。我很清醒，并没有胡编。我看到你的脸庞周围有一轮奇异的光圈。今天夜里你刚刚降生，这斋月的第二十七个夜……你是一个女人……让美貌指引你吧。不用再害怕什么。命运之夜把你命名为扎哈拉，你是花之魁首，美惠神的化身，永生之女，你就是那盘桓在寂静山坡上的时光……它伫立在光辉之巅……徜徉在树间……在上天的脸庞上，它正下落到人间……它向我俯下身来，抱起了我……而我看见的是你，你向我伸出手来，啊！我的女儿，你带着我一起升起……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太疲惫了，不能随你……你的手伸向我的眼睛，我喜欢你的手……天暗下来了，冷得很……你在哪里？你的脸……我看不清了……你拽着我……这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是雪吗？又不白……我什

么也看不见了……你的脸绷得紧紧的，你发怒了……你急躁了……这就是你的宽恕吗？……扎哈……拉……”

一线阳光射进了房间。一切都结束了。我艰难地将手从他手中抽出。我将毯子往上拉起盖住他的脸，并吹灭了蜡烛。

## 第三章　一个美妙的日子

朋友，自从那奇异的夜晚之后，日月焕然一新，新生之曲在四壁回荡，久锢石间的心声冲破了樊篱，平台上洋溢着耀眼的光芒，墓地也沉寂无声了。坟墓和死者都已缄口不语。还有那些《古兰经》的诵经人，他们记不熟，背不准，或者虽饥肠辘辘却还大摇大摆，企图使人相信传经正进展顺利。

一切都已沉默，或者说，一切都已改变。我无法不认为在那老人的溘逝与这照耀生命及万物的几乎超越自然的光芒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

我又怎能不相信，这命运之夜对于某些人是可怕的，而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解脱呢？生者和死者相遇在此刻，一些人的声音盖过了另一些人的祈祷。朋友！在这样的夜晚，谁能分辨幽灵与天使、来者和去者？何人能辨清循规蹈矩的正经人和道德的暴发户呢？

你不妨设想这样的一幕：几匹骏马拉着堆满死尸的一辆大车驶向陌生的地方，其中有的人一息尚存，但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自愿踏上旅程。大车所经之处，墙壁为之震颤。相传凡在这天夜间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他们的灵魂可以获准进天堂，总之，凡愿将其家产及生命中最后几日或几周奉献给那夜晚的都有权享受。据说那一夜星星躲进了云层，天门开启了，地球的运行也稍快于往常。所有躺在大车上的旅客，他们的生命行将结束，介于一天至七天之间，这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其余的芸

芸众生则仍为金钱和虚幻奔忙。

我从窄小的窗口注视这一行人马。他们必须在日出以前离开城市。这斋月第二十七天的清晨同普通的早晨一样，任何夜间洗涤的痕迹都不应残留。我望着父亲，他躺在那里，精力已经耗尽，只剩一具空壳。他仿佛在对我说，假如还有那么一点运气，也许能在最后那几辆车里觅个空位。我很疲倦，但却如释重负，我坐在床沿上哭起来，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因为精疲力竭，我已获准解放，但往后的事情未必会像我所预料的那样。

我虽已恢复女身，至少生身父亲已经认可，但还必须继续演戏，尚有承继和遗产事项需要料理。房屋已破败不堪，这一夜墙上似乎又新添了几道裂缝。猝然间——啊！仅仅几个小时——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姐姐们充当了哭丧妇，母亲浑身缟素，正扮演寡妇的角色。几个叔叔忙前忙后，张罗后事，我却独自躲进房里等待着。

那是一个融融春日。我们这里的春天是无忧无虑的。它招惹得叶子花脸热心跳，它为大地染上新绿，给天空添上一抹蓝色，使树木绽出嫩芽，但却掉头不理忧伤的女人。而我算是个忧伤的女人。不过那一年，我决定摒弃一切折磨我、使我忧心忡忡的东西。我一向很少笑，也不爱打闹。可是如今，我渴望融进这春天里去。

朋友们，今天我可以向你承认：这谈何容易！要想快活起来，这意味着必须改变面孔，变换身体，学会新姿态，还要步履轻盈。那一天出奇的闷热，我更加确信：春天尚未降临我家，它在屋外踯躅徘徊。从邻家的住房和庭院里飘来阵阵好闻的气味和缕缕芳香。而在我们家，忧虑却散发出一种辛辣刺鼻、令人窒息的气味。叔叔们点的是一种劣质的薰香。天国香木原来只是用任意一段木头搀上些不祥的香料而已。清洗死尸的人照例匆匆忙忙，他们马马虎虎地为尸体梳理一番后，便同叔父为

一点可怜的酬金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在一片诵经声中听叔父和这三个洗尸人谈价论钱，我感到受了侮辱，但又觉得可乐。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事情越来越滑稽：

“你们是来洗死人的，倒把我们的口袋洗劫一空了！”

“我可以告诉你：你死的那天，我们谁也不会来为你梳洗，你将带着污垢上西天，即使有资格进天堂，你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你浑身臭气熏天！这就是对吝啬鬼的惩罚……他们而且还得不到真正的宽恕。”

叔叔的脸颊顿时煞白，喃喃地祷告了一阵之后，便把钱如数付给了那三个人。我从窗口望着他，欣喜若狂。只见有一只手将叔叔拉到一边：这是他妻子那只干枯的手，她是一个爱财如命、好记恨、爱耍阴谋的女人。一个可怕的女人。我改天再谈她，因为也应该对这个女人的命运作出裁决。她在威胁她丈夫，因为他对洗尸人让了步。

在一两天之内，我仍须扮演那名不副实的儿子。我穿着白色孝服走下楼来主持丧礼。我戴着黑眼镜，头裹在长袍的风帽里。我默默地站着。人们向我俯身致意，并表示慰问。他们轻吻我的肩膀。我使他们慑服，这对我是有利的。在大清真寺，我自然被指定主持超度亡灵的诵经仪式。我欣然接受，几乎喜形于色。一个女人正一步步向一群其实并无多大主见的男人施行报复。至少我们家的男人是如此。当我匍伏在地时，心里不禁在想，倘若他们知道是在一个女人身后祷告，我的身体——我此刻的姿势尤能突出女人的生理优势——将会怎样地激起他们的兽欲。这里尚且不谈那些一见这种姿势的臀部——不管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就会勃起的男人。原谅我的这番议论，很遗憾，事实确实如此……

追悼亡灵的仪式进展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抵达墓地的情景是这一天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印象。明媚的阳光使春色

永驻这片坟头长满鲜绿荒草的墓地。丽春花在日光中争奇斗艳，天竺葵遍地丛生，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播撒。这里如同一座花园，几株古老的橄榄树像是在永恒地、谦卑地维护着灵魂的安宁。一个《古兰经》诵经人倚在坟上打盹。孩子们在树上嬉戏。一对情侣躲在一座坟墓的高高的石板后面悄悄亲吻。一个青年大学生在读《哈姆雷特》，一边走一边还指手划脚。一位身穿新娘礼服的女子从一匹白马的背上下来。一名骑士穿着南方的无袖长衣骑马穿过墓地。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送葬的行列来到这里便解散了。有人受不住耀眼的日光，用胳膊护住眼睛。人们忘记了死者。掘墓人开始寻找他们挖好的墓穴。跟来看热闹的孩子跳起舞来，而后犹如演芭蕾舞剧一般，走近尸体，将它抬起，一边原地转圈，一边哼着一支非洲歌曲，接着便慢慢地、轻手轻脚地将它停放在早上挖好的一个墓穴里。掘墓人慌忙赶来，挥动着铁铲和镐头威吓他们，将他们驱散。那位新娘走近我，将她那件华丽的缀有金线的斗篷披到了我肩上。她在我耳边低声说道："他骑着一匹带灰色斑点的白马在等着你……去吧，到他那边去吧，不要问我为什么，去吧，祝你幸福……"她说完就消失了。这是幽灵显现，还是我的幻觉？是梦境，还是那斋月第二十七夜的一个片断，抑或一声召唤？我尚在飘飘然，忽觉一条有力的臂膀将我拦腰抱起：那位英俊的骑士将我抱上他的骏马，而周围却无一人吭声。我犹如在古代神话里一般被掳走了。他策马驰过墓地。我匆匆看了父亲遗体一眼，只见掘墓人正将他从墓穴挖起，准备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再行安葬。我还看见我那几位叔父惊恐万状地倒退着离开墓地。

那是一个美好的、十分美好的日子。

# 第四章　芬芳的花园

“哦，照耀月球的太阳，众星拥戴的月亮，夜空中闪光的明星，这金线镶嵌的斗篷是你的家园，它好比你居所的屋顶；它如柔绒，为你编织梦幻，它是厚实的毛毯，在漫长的冬夜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为你遮蔽风寒……但我决不再离开你，我已等得太久，我决不再和你分离，哪怕只是一个夜晚……”

我们跑了整整一天。他不时同我说话，对我重复同样的话语，他时而叫我“南国公主”，时而叫我“众星拥戴的月亮”，时而又叫我“黎明的曙光”。我裹着斗篷坐在他身后，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我交叉的双臂随着奔马的颠簸在他坚实的腹部上下抚动。我任凭自己陶醉在一种奇妙的感觉中，不想去弄明究竟，如同人们在小睡时所感受的那样。我平生第一次骑马。我就这样任凭激情纵横驰骋，内心的畅快使我周身热血沸腾。不平凡的经历意味着首先必须领略这种奇异的感受，它使你心旷神怡。我把头靠在他背上，闭上眼睛哼着一支儿时的歌。昨天我还在帮助垂死者的灵魂升天，今日我却搂着一个陌生人，也许是一位受圣临之夜的天神派遣的王子。无论他是王子还是暴君，冒险家或是拦路抢劫的强盗，他总是一个男人，我抱住的是一个男人的身体，我甚至连他的眼睛都未曾看清，因为他蒙着面……很可能是个人称蓝衣的沙漠男子！

才获解放又遭掳劫的奴隶可能重新被囚禁。那也许是一座城堡，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由荷枪实弹的男人看守着，既没有门，也没有窗，只有一个进口，其实只是一两块活动石板，挪开它们，骑士和他的猎获物便可入内……

我迷迷糊糊，朦朦胧胧，我忘记了过去。凉风轻抚我的面庞。清爽的空气令我欢畅，喜悦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天空呈

蓝色、红色和淡紫色。斜阳即将西沉。虽然是个斋日，可我丝毫不感到饥渴。我那位骑士停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就好像我了解他的习性似的）：

"我们去孩子们那里歇歇脚。假如运气好，还可以在他们那里破破戒。"

"什么孩子？"

他没有回答。村庄在一个小山谷里，进去必须通过一条几乎是暗道的小路。沿路没有障碍，只有一些小孩把守。每过一道卡子都得说出口令，那是四句诗，我那位骑士记得滚瓜烂熟。

我们都是孩童，大地的客人。
我们是大地之子，将重返大地。
对于我们凡夫俗子，幸福过眼即逝，
然而幸福之夜却能驱散愁云。

我当时竟未听出那原是阿尔—马里[①] 的诗作。我少年时期曾读过《赎罪书简》，但已经记不起这些诗句。晚上，一个孩子走来对骑士说：

"酋长，你是怎么找到地狱的？死人跟你说了些什么？那些下地狱的人是怎么对待你的？"

"等吃完饭，我再告诉你们此行的见闻。"

这个村庄的居民都是孩子，唯独我们两个是成人。红土垒成的房子十分简朴。共计一百来个小孩，有男有女。梯形花园构思巧妙，保养得当。他们远离城市，远离大道，甚至躲避人世，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这是一个不分等级、既无警察、也

① 阿尔—马里（abu-al-Ahmad al-Maàrri. 973—1057），阿拉伯诗人，生于叙利亚。

无军队的完美的组织。连成文的法律也不存在。这是为孩子们所向往和体验的真正的小型共和国。我惊讶不已。骑士发觉我迫切希望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俩单独待在一起了，他揭去面巾，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脸。在他同我说话时，我仔细打量他的面庞：栗色的大眼睛，整齐的浓浓的眉毛，纤细的嘴巴，密密的小胡子，暗褐色的皮肤。他柔声同我说话，却不正眼看我：

“我心里藏着七个秘密。为了不辜负你的友谊，也为了求你原谅我如此鲁莽地把你掳来，我将一一向你揭示这些秘密。这需要时间，以便我们彼此了解，好让友爱滋润我们的心田。我的第一个秘密就是这座村庄。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些心灵受过创伤、已经看破红尘的人。我们一般不向人交代，不过我多多少少得向你透露一点，免得你焦急不安。”

“可是我并没有不安呀。”

这是真话。我非但毫无恐惧之感，反而深深地觉得，在幻影及其映象间，在身体及其影子间，在我于孤寂长夜中的梦幻与眼前我好奇而兴奋地经历着这一场景间，存在着一种和谐。我如一个孩童初次外出旅行。总之，这第一夜对我意味着一次奇遇的开始。被称作酋长的骑士有义务汇报他此番的经历。他离家已有很长时间。

一个头发呈红棕色、眼睛圆圆的、大约刚满十岁的男孩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欢迎你，我是友谊的代表，有时也兼管爱情。”

“你的职务包括些什么？”我问他。

“要想了解这村子里所发生的事情，首先必须忘掉你从哪里来，以及你在山谷另一边的生活。我们这里遵循原则和情感。首要的原则就是忘掉一切。无论你曾经活过一百年或者一百天，一进入此地就必须把它们统统忘掉。要是做不到，我们这里有药草，它们可以帮助你。”

“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负责种植那些有利于产生充实感和和谐感的植物。这里的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曾遭受苦难，都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有幸能使时光停住，并且设法弥补损失。实际上，这座村庄如同一条航船。它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它已同往昔并同陆地切断了一切联系。它好比一座孤岛。我们时常派酋长外出探听消息。通常他都带回几个弃儿或者离家出走的孩子。可是和一位公主同归，这还是第一次。欢迎你!”

那棕红头发的男孩吻了我的手后便消失了。一个长着棕色卷发的同样年龄的女孩向我走来。看来我大概很稀奇。她默默地望了我一会儿，又围着我上下打量一番，并且还伸手摸了摸我的斗篷。然后她像老朋友那样走到我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你不要听凭酋长摆布；他确实相貌堂堂，富有魅力。你看着吧，时间和经验会教会你如何对付男人。我们这里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孩子，而且永远是。这很简单，很方便……”

她看见酋长便溜走了，临走还对我说：

“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

我也开始称骑士“酋长”了。其实他并不老，也没有白胡子，他的气度倒像个英姿勃勃的运动员。

他端来了晚餐：稠汤、椰枣和无花果。沉默片刻以后，他问我红发男孩和那女孩对我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尽是些稀奇古怪、东拉西扯的话。”

我异常困倦，竟然坐在那里睡着了，身上还披着那件斗篷。我整夜都在做梦，一个接一个，一个套一个。脑子里一片混乱。待到早上醒来，我简直无法分清是梦境还是幻影。绿茵、鲜花、树木、鸟儿、溪流，周围的一切都激起我的想象，扰乱我的感

官及感觉。好在我已决定不去弄清是虚还是实，尤其不想知道我究竟身在何处，在干什么，此刻正和谁在一起。从窗口望去，我看见酋长正在运木头，孩子们有的在锄地，有的打扫村子或准备饭菜。人人都有事做。我走到外面想看看村里白天是什么样子。有人朝我微笑，有人停下手中的活向我合掌致意。我学着自然地、轻轻地走路，不去理会别人的目光。我大吃一惊：我竟然生来就仪态万方！我的身体正在摆脱束缚。粗粗细细的绳索正渐渐松开。我感到浑身的肌肉不再绷得紧紧的了。我一边走着，一边在变。我的呼吸畅快了许多。我用手触摸那小小的乳房，心头感到一阵惬意。我轻轻地按摩着，希望它们快快变大，从它们的洞穴里突出来，自豪地高高耸起，吸引过往的行人。我回想起在那遥远的过去有个人称齐耐布太太的胖女人，她住在邻居家中，经常上我家帮助母亲做点事。她常常搂住我，让我的小脑袋靠在她两个硕大的乳房间，将我的身子紧紧贴着她的胸脯，也许她这样感到快活，或者是出于某种欲望。她没有生育，丈夫抛弃了她，去和另外两个老婆住在一起，她们为他生了一大群孩子。于是她就来搂着我，有时将我背在背上，有时她双腿叉开，将我夹在中间，用手轻轻拍打我的脸颊。我好比一个玩偶，成了她手中的玩物。她身上时常汗津津的，自已却没有发觉，我很讨厌她，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在家中一向养尊处优，过惯了极其舒适的生活，所以这种游戏倒能使我换换口味。有一天，父亲突然闯进来，正好撞见我夹在齐耐布太太肥肥的大腿中间，手脚在不停地乱舞。他抢步上前将我拽出，并且打了那可怜的女人一耳光。是的，她的乳房大得出奇，像是要漫溢出来。我开始向往这样丰满的乳房，这是真主的恩赐，我也希望拥有如此大量的肌肉和这般丰富的乳腺。

我摸摸乳房。它们正慢慢鼓起来。我解开衣衫让晨风吹拂它们，让缕缕吉祥的清风抚摩它们。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乳

头渐渐变硬了。和风吹遍我的周身。衬衫被吹得鼓了起来。我散开头发。我的头发并不很长，不过吹吹有益处。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一阵强烈的欲念涌上心头：我脱下长裤，又脱去内裤，好让风儿尽情吹拂，也让自己纵情欢乐，并且领略和煦的晨风用她那轻柔凉爽的手抚摩我的腹部，唤醒我的肉欲所产生的快感。我来到一座林子。四野一片阒寂。我正迈开自由女性的头几步。自由原来如此简单，简单得如同清晨漫步，犹如不提任何疑问就解开束带一般。我独自一人幸福地沐浴在阳光、熏风和光明中，这就是自由。我脱下拖鞋，细嫩的脚丫踩在了尖利的碎石上。我并不感到疼痛。我来到一片林中空地，坐在潮湿的土块上。一阵凉气升上来，顿觉浑身舒畅。我在叶丛间打滚。突然，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站起身径直向湖边跑去。我原先并不知道林子后面有一泓湖水和一股清泉。然而，我体内产生了新的本能，大自然赋予了它生理反射的功能。我的肌体需要水分。我急步奔到湖边，脱去无袖长衣，跃入水中。我从未学过游泳。我差点淹死。我抓住一根树枝，飘到了泉眼前。我背对泉眼坐下，一任那股沁人心脾的纯净的泉水有力地喷射到我的背上。我在遐想，我幸福得要发狂。我是全新的，自由自在的，我就是生命、欢娱和欲念，我好比水中的风、大地的水，那水是何等纯净，它又使大地变得多么崇高庄严。我因狂喜而浑身颤抖。心头如有小鹿在乱撞。我的呼吸很不均匀。我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感受。我以往那平淡、孤独、横遭摧残、为假象和谎言所束缚的躯体，而今注入了新的生命。我获得了新生。我拼命呼喊，不知不觉喊出了："我获得了新生……新生！……我的灵魂又回来了。它在我体内呐喊。我获得了新生……新生！……"

一些孩子一丝不挂地笑着跳进湖中。他们向我围拢来，随着我喊："她获得了新生……新生……"另一些孩子在岸上等着

我，递过一条白色的浴巾。他们将我裹住，置于一张柳条椅上，然后便连同椅子一起将我抬往我的房间，白衣白裤的酋长在里面等候我。因为寒冷和兴奋，我浑身还在哆嗦，身子不时在颤抖，我感到疲乏，但很快活，同时也感到意外和吃惊。事情来得很突然。时间仿佛已急不可耐。而我，我大步跨越时间以外的时间，犹如置身于梦境的边缘。酋长拉起我的手吻了一下。我把头倚在他的膝上。他轻轻抚弄着我还很潮湿的头发，对我说：

“我高兴你找到了泉源。这原是我的第二个秘密。如今你已无法后退了。这眼泉水是吉祥之水，它能创造奇迹。你独自找到了它，你已开始了新的历程。千万不要回头，回头会有危险。当然，你不会像在神话里那样受到诅咒，也不会变成盐或沙的雕像。然而你可能招致不幸。这不幸意味着存在一种谬误，意味着被迫承受没有欢乐、没有真理、也没有欲念的命运。我很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公主！”

酋长蓦地顿住了。我仰起头，见他正泪流满面。他紧闭双眼在无声地哭泣。我不由一阵战栗。我站起身将缀金斗篷披在他的肩头。他昏昏欲睡，泪水仍顺着脸颊流淌。这是柔情的泪水，它们想必来自远方。他的安详和沉着使我困惑，而他一任那拦不住、难驾驭的感情的波涛汹涌奔腾，又令我愕然。我不想用发问来打扰他。在架上有个打开的大本子，上面的字体娟秀工整，还有图画、符号和问题。我想看，但又不敢，这会比偷窃更卑劣。况且我强烈地预感到：厄运正在我们周围徘徊；幻景过于美妙，恶梦也就不远了。四五个孩子涌进了屋子命令我立刻离开山谷：

“你让酋长流泪了。也许你同曾经掠取他的灵魂、他的呼吸以及他的生命的那帮家伙是一丘之貉。你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趁他还未暴怒赶紧离开……”

我试图辩解，我告诉他们我什么也没有夺取，事情是自然

而然发生的，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白费口舌。孩子们的眼睛里射出骇人的复仇的光芒，燃烧着仇恨的烈火，令我心惊胆战。我走近酋长想把他叫醒。一个孩子抢步上前，将我一把推倒在地：

“不要打扰他……他也许正在死去！他再不会离开我们，多年不照面了！”

我就这样从这座所谓的芬芳的花园里被撵了出来。朋友们，请你们相信我，这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不是梦幻。那天夜里，我在村口一个畜栏里同牲口一起过夜。我心烦意乱，迷惑不解，整夜都在琢磨这究竟因为什么。可是越想搞清楚，弄明白，脑子里便越是一团漆黑。半夜里，那个当初曾如此友好地接待我的红棕头发的男孩走进了畜栏。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在盼望他。

“你不用费劲去弄明白。我来帮你解开疑团。酋长是我们的象征，他的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假如他禁不住诱惑，这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他和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协议，有一个誓言：永不向外人泄露那七个秘密。他每向你吐露一个秘密，我们就会失去一点生命。我们将首先失去脸上的血色，然后是牙齿、头发、血液、理智及灵魂，最后生命便结束了。听我说，你是无辜的，甚至还是好人。但是你身体里有某些东西能引起毁灭。我说不清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灾难依附在你的身上，你并不知道。它逐渐蔓延　以他人的苦难来滋养自己。想必你已经注意到，我们是一个游离于时间之外的部落。这既是我们的威力，也是我们的弱点。唯独酋长受时间的制约。他成长起来，经历生活，然后衰老，所以他有时离开我们。通常他都带回一些谷种，可是这次却把你带了回来。我们这里远离人世。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的。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是因为它被隐埋起来。我们就是秘密，所以我们生活在地下。这个村子没有名字，它并不存在，它在我们每人的心中。在走出村子的时候，你应该明

白你是死里逃生。”

## 第五章 时间的镜子

幸存者应该怎样行走？难道要低垂着头，两眼死盯着地，倒背着双手漫无目的地前行，直至远处出现一座灯光微弱的院落吗？我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力图忘却刚才发生的一切，权当它又是一幕幻影、一场头绪纷繁的被打断了的梦境，父亲的葬礼、解放了的奴隶以及她的出逃都搅和到了一起。我顺着大道往前走，谁也不理睬。再说，沿途遇到的大人孩子也都没有打扰我。然而我的神情想必很奇特，衣衫不整，脸绷得紧紧的，泪眼模糊。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在一棵树前蹲下来无声地啜泣着，既不遗憾，也不悲伤。父亲安葬的那天，我大概也不曾掉过眼泪。

有一句话，我那沉默寡言的母亲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重又在我的耳边响起。记得当时我一听，便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刹那间，一阵短促的战栗传遍全身，我怅然若失。

那时候，一切都不如人意，父亲预感到死亡正在临近，也许是那日夜折磨他的负疚感和犯罪感加速它的来临，他变得乖戾易怒，烦躁愁闷。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恨，一股强烈的、无名的怒气。他大概恨所有的人，首先恨他自己。说也奇怪，他倒不恨我。我甚至认为他爱我。他没有用习以为常的粗暴方式对待我。从我房间的窗口，我经常能看到他的家里的娘子军们在争吵。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吼大叫，并为他的这种优势洋洋自得。他越来越古怪，不允许对他所立下的规矩有任何冒犯。每个女儿都有任务：一个替他脱长袍，一个给他洗脚，另一个擦脚，还有两个准备茶水。我母亲在厨下忙碌。谁要是出一点差错，就该她倒楣。他使家里人个个心惊胆战，而他却从不满意。

他得了哮喘性支气管炎，却又不肯服药。有时候他喘不过气来，或者因为胸部疼痛而手足乱动的时候，他就责骂全家人，怪他们偷走了他的氧气。他的支气管也许并没有什么毛病，而是这群白吃饭的女人让他上火，使他憋气。

他拒绝病魔和死神，以罕见的力量挣扎抵抗。他需要对家里人滥施暴力。他本能地发觉仇恨是一种抗衰老的解毒剂。仇恨能维护他在家里的绝对统治地位，并能击败病魔的进攻。他有时一人自言自语，认为家里人都不配和他对话。只有我例外。他很想同我推心置腹地谈谈他的苦衷，可是我从来不给他这种机会。他的行为让我难受。我理解他，但却无法苟同，也不愿同他争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已完全处于生理突变期。我也在拼命挣扎着，决心摆脱尴尬的处境。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必须摆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好进不好出"，原则上，在结束这种局面的同时，我必须消除我清晰地感受到的自我猜疑。面具必须摘去，必须显露我贞洁的女儿身，清清白白，毫不遮掩，毫不含糊。

我的母亲之所以选择沉默和忍让并非出于认命，主要是另有考虑。有一天父亲的恶语深深地刺伤了她，于是她便对我说："我的女儿，和我一起祈求真主或者命运之神允许我在你活着的时候死去，让我比你父亲再多活一两个月吧！我但求能在他不复存在、绝对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畅快地呼吸几天或者几个月。这是我唯一的渴求，唯一的愿望。我不愿意在他活着的时候死去，那样我会感到倍受伤害，残酷地被践踏和被侮辱。我曾经决定默默地过一辈子，并且亲手扼杀了我心中的呼声。但是至少得让我呐喊一次，哪怕就一会儿，喊一声，就一声，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憋了很久的、比你出生的年月还要久远的呐喊，它就在这儿，在我的胸腔里。它在等待着，它在折磨我，摧残我，我要活下去，我不能不喊出来就死去。为我祈祷吧：女儿，你

认识生活的正面和反面，你能看书识字，还能理解圣人的心事……”

我早已连母亲的声音也记不清了。她因为我的缘故被父亲完全撇在了一边。她叫我“女儿”，仿佛二十年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不能说我爱她。当她不能引动我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苦涩和羞愧和无声的愤怒——的时候，她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换句话说，等于不存在。我很少见到她，因此也就忘记了她是我的母亲。有时我竟然把她当成老女仆玛莉卡，或者那个疯疯癫癫的老乞婆，当孩子们向她扔石块、追着骂她的时候，她有时就躲到我家的前厅来。有时我晚上回来得从一个裹在军毯里的身体上跨过去。我不想弄明白这究竟是那个疯老婆子，还是我那从家里被赶出来的母亲。即便动了感情，我也不露声色。两眼一闭，就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我尤其不想开口。我的心事只能埋在我的心里，不能有所流露。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说要说的、要透露的和要揭示的事情太多。我既无此种愿望，也缺乏勇气。自从我的内心失去平衡以来，我觉得要想揭去二十年的伪装需要时间。我必须等到父母去世之后才能获得新生。我想加速事情的进程，设法让他们早早归天。这个罪孽应由潜藏在我体内的恶魔来承当。

我的母亲疯了。她的婶娘将她带到了往南方去的路上的一座隐修院里，她将在那里了却残生。我想那是因为她经常装疯的缘故。每次装疯，她都要撕毁丈夫的衣物，日子久了，成了一种癖好，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在干些什么。

我是从窗口看着她被带走的。她披头散发，袍子也撕破了，像孩子般叫喊着在院子里奔跑，亲亲地面，又亲亲墙壁，又哭又笑，像一只被人抛弃的动物朝门口爬去。她的女儿们在一旁哭泣。父亲当时不在场。

晚上，一种缄默和负疚的异常沉闷的气氛笼罩在家中，彼

此如同陌路人一般。女儿们都分别上姨妈家躲避一阵。所以当父亲病倒的时候，只有我守在他的身边。

女儿们偶尔回家取些常用的衣物，取完就走，从不看望病中的老父。只有老玛莉卡依然忠于职守。她夜里让疯乞婆或那个烧炭工在家里留宿，她喜欢同他闲聊，他俩是同一个村的。

虽然胸口疼痛，父亲还是坚决要在斋月里守斋。太阳下山以后，他才勉强进食。他拒绝服药，准备在沉沉的缄默中死去。白天我仍去店里照看生意。父亲的兄弟们从不来看他。他们的算计不难猜测：既然有我存在，他们就什么也别想继承。

我记得在那斋月圣临之夜的前夕，一切尚都平安无事。

我心中的一切豁然开朗了。我不敢说已打定了主意，但我明白父亲死后，我必须弃家出走。我把一切留给姐姐们，永远离开这所房子，离开这个家。父亲去世了，有些事情也该了结了。他带着自己塑造的恶魔的形象，永远躺在了坟墓里。

料理完后事，我陷入了迷惘中。有好几天，我都弄不清我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我曾对你们叙述过我那次堪称妙趣横生的经历，可最后却只落得惶惶然四处飘流。

你们知道，一天夜里我曾跑回家中！我从邻居家的阳台进了屋。姐姐们已经回来了。她们穿得很讲究，一个个浓妆艳抹，还佩戴着母亲的珠宝。她们在同本地段来家串门的女人嬉笑打闹。父亲的丧葬对她们意味着解放与欢乐。对她们这种反应，我基本能理解。这些被剥夺欢乐、长期被排斥于生活之外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便把多年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一下子发泄出来。所有的灯都亮着，一台旧留声机上放着唱片。大家玩得兴高采烈，只缺男人来满足她们的性欲。我微微一笑，反正一切已与我无关，我已是一个陌生人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我的房门，取了些物品塞进一个包里，然后便又从隔壁阳台走了。

我身着一件长袍，头上包着头巾——我的头发很长——，在

这月朗风清的夜晚向墓地走去。我越过一堵矮墙，以免让看守撞见，然后便来到父亲的坟前。

夜色恬静而美丽。时值开斋节前夜，天空繁星点点。父亲坟头的新土还很松软，我用双手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挖着。不该惊扰死者，不能引起墓地看守或某个盗墓人的注意。当白色的裹尸布显露出来时，我便用手指轻轻拨开上面的浮土。尸身已经冰凉，裹尸布已被泥土的潮气浸湿。我打了一个寒噤。其实天气并不冷，想必是惊恐参半之故吧。我略微停了一会儿，摸到了死者的头。我似乎觉得他鼻孔上方的白布在微微掀动。他还有一口气，还是我的幻觉？我迅速将包里的东西倒了进去，那几乎是我全部的家当：一件男衬衣、一条长裤、一份出生证明、一张行割礼时的照片、我的身份证、我与苦命的法蒂玛的结婚证书、我强迫父亲服用剩下的药、几双鞋袜、一串钥匙、一条腰带、一个鼻烟盒、一扎书信、一本登记册、一枚戒指、一条手帕、一块坏了的表、一个细颈瓶、半截蜡烛……

该重新盖土了，我蹲下身来把这些物品堆好，这时我胸口感到一阵不适，有什么东西勒住我的肋部和胸部。原来我还紧裹着束缚乳房发育的缠胸带。我愤愤地将这数米长的内部伪装扯去，并将它紧紧缠在死者的脖子上，然后再拉紧，又打了一个结。我浑身是汗。我已摆脱了这整整一段充满欺骗和伪装的生活。我手脚并用地将这些东西堆放在死人身上，有时难免稍稍踩着尸体，然后再在上面盖上泥土。坟头变了样，显得比原先大了。我搬来几块大石头压在四角，然后在坟前静默片刻，不是在祈祷，也不是祈求仁慈的主庇佑父亲的亡灵，而是为了让我此刻呼吸到的新鲜空气渗透全身。我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别了！”或者“永别了，虚假的荣光，现在让我单独面对生活，灵魂坦坦荡荡的，洁白无瑕，身体焕然一新，即便声音依旧！”

## 第六章　从背后刺来的软刀子

在那个沉郁而炽热的夜晚，我失踪了。茫茫的黑夜中，我不曾留下任何足迹。我绕道离开了这座城市，只匆匆浏览一下沿途的景物，免得惊扰好人们的清梦。我非但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还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捣乱分子。

这是九月之夜，花园里飘来阵阵茉莉花和野蔷薇的香味，沁人心脾，令我感到幸福。我深深地呼吸着扑鼻的芳香，漫无目的地信步走着。我既已准备冒险，心里也就坦然了。我并没有回头观望那曾经给我带来灾祸的故乡。一切都已经埋葬：父亲及我用过的衣物被葬在同一个墓里，母亲留在那通往地狱之门的隐修院内，姐姐们待在那座即将倾塌的危房里，早晚将被永远埋在里面。至于叔伯和婶娘们，他们对于我来说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从这一夜起，我对于他们来说也已不复存在。我失踪了，他们永远休想再找到我。

我尽量避开大路，走累了就睡一会，最好的歇处就是大树底下。我自然睡得很安稳，也很踏实。我蜷腿躺着，渐渐地便觉得身子软绵绵、昏沉沉的。我很少睡得这么沉，这么香。我惊讶自己竟能睡得如此快，如此舒服，浑身懒洋洋的，十分酣畅。我这么说是因为以往我经常不易入睡。有时候，夜已经很深，而我却仍在与黑夜商谈以求得一星半点的安宁，而这安宁，直至破晓方始乞得。我困乏至极，才昏昏睡去。可眼下，我什么都不用惧怕，自由自在，无牵无挂，脑子里不再疑虑重重，也不再有那么多该进行的该解除的事要考虑。难道我已彻底解脱了吗？不，尚未如此。不过我已放弃了一切，坚定地出走并不再归来。我已和往昔连同它的阴影斩断一切联系，这就足以使我摆脱恐惧。我决意让往事沉沉睡去，将它彻底遗忘，决不追

悔，决不负疚。我渴望用清白无瑕的身体迎接新生。

我露宿野外，不再梦见稀奇古怪的事情，也不再噩梦不断。我睡得很安稳，如同平静的海面清澈而宁静，或者犹如一片雪野，平坦而绵延。起初我以为这是身体疲劳的缘故，但后来我明白，这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有时候，尤其在白天，我会突然感到一阵燥热和焦虑。好在这从不持续很久。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我只得停住脚步，慢慢地一切便又恢复正常。也许那是因为往事离现在还很近，还看得见，摸得着，还在作最后的挣扎。身体上的这种不适想必是孤独所致。我专挑僻静的路走，胡乱充饥，水却喝得不少。每当走近一座小木屋或一处农庄，我就跑去讨水喝。人们以为我是乞丐，还给我面包和水果。我掏出钱来付帐时，他们都不肯收。我从他们眼里看出一种怜悯和不安的神情。我不敢耽搁，不等他们发问便走开了。我倒是愿意说话，只是不知该说什么。反正没人能理解我。光谈天气又有什么意思呢？然而一天下午，当我离开一座小村庄的时候，有个男人跟上了我。他用一种近乎嘲讽的口气对我说：

“妹妹，我说妹妹，你一个人上哪儿去啊？”

我笑了笑，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

“你知道你这是往哪儿走吗，妹妹？你前面是一座密林，到了夜里，野猪就会出来觅食。青铜一般的利爪……象牙一般的牙齿，鼻孔往外喷火……”

我从头到脚一阵哆嗦。这个嗓音悦耳的男人并不使我害怕。我以前听说过有人在林子里遭到奸污。假如这个男人变成一头野猪，我不打算逃跑，甚至也不想抵抗。我并非无动于衷，我感到新奇。一个连面都未曾见过的男人，仅用言语便唤醒了我的肉欲。

我加快了脚步。我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我听见他在嘟哝

着什么，好像在祈祷。这回说的已不是猛兽撕吃少女的事，而是真主和他的先知穆罕默德。他念道：

“我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祈求真主赐福赐惠于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大师及其家族与信徒。以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名义，我赞美真主，他使男人从女人温暖的肉体获取极大的快乐。我赞美真主，是他安排我与这位成熟的少女相遇，她使我的欲望达到了极点。这是真主恩宠、慈惠的显示。我赞美真主，赞美你，我的妹妹，你在我前面行走，使我嗅到你的芳香，揣测你的腰肢和乳房，想象你的双眸和秀发。哦，妹妹，你朝前走，直到那片小树林，那将是我们饥渴的肉体的归宿。莫要回头，你这位陌生的妹妹，我幸逢与你作爱的机缘，你受命运之神所遣，特来显示真主赐予男人和女人的荣光，他们将在暮霭中结合。我赞美真主。我是他的奴仆，我也是你的奴仆。你莫要停留，夕阳渐渐西沉，我的自尊也随之消失殆尽。以至仁的真主的名义……”

我停住脚步。仿佛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制约，我无力再往前走。我环视四周，意识到已经来到了那片小树林。紧随在后的男人此刻停止了祈祷。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谁也没有开口。我浑身是汗，呆呆地伫立于灌木之间。我等待了片刻，那男人也在等待，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已染上晚霞的色彩。我突然感到异常的闷热，我不知不觉脱去了罩袍，里面只有一条宽松的长裤。我散开头发，它们不很长。我犹如一尊雕像般站立着。夜幕转瞬间便笼罩了大地。我感到那男人在向我靠近。他的身子在颤抖，口中念念有词。他突然抱住了我的腰，他用舌头舔遍我的脖颈和肩膀，然后屈膝跪下。我仍然站立着。他又吻我的腰，两手始终紧搂我的胯部。他用牙齿解开了我的长裤。他那不知是被汗水还是泪水浸湿了的脸紧贴着我的臀部。他开始说谵语。猛然间，他将我一把推倒在地。我

短促地喊叫了一声。他用左手掩住我的嘴，右手将我脸贴地按住。我无力抵抗，也不想抵抗。我什么也不想。在这亢奋的身体的压迫下，我却是自由的。和别人的身体缠在一起，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甚至不想回头看看他的面孔。我全身都在颤抖。黑夜沉沉。我觉得有一股热乎乎、黏糊糊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下来。那男人像野兽般吁吁地出了一声粗气。我似乎听见他又在祈求真主和先知的庇佑。我脸朝地躺着，他的身子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将右手伸到腹部底下去摸那流出来的东西。那是血。

我并没有试图挣脱那陌生人的重压，而在黑夜中沉沉地睡去了。清凉的晨风将我吹醒。我发现自己一丝不挂。那男人早已无影无踪。我既不反感，也不失望。难道这就是爱？就是黑夜里轻轻掠过你背脊的一把匕首？就是一种强暴的行为？——如被胡乱逮住的猎物一般被念着咒语和祷词的人野蛮地从后面拦腰抱住。

我这样寻思着，其实并不想弄清什么。如今想来，我甚至弄不清这来自背后的欢爱当时究竟使我愉快还是厌恶。我读过一些书，里面只谈性爱，却没有提到性器官。可能是顾及廉耻，或许是因为虚伪吧。两个身体的这种结合在我嘴里留下一股沙子的味道，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用嘴啃沙土。性爱或许就是这样的味道和气味。这倒并不使我反感。

我的手上和大腿间都有血迹，然而我并不觉得肮脏，也不感到受了玷污。在我的想象中，我是献身于树林和大地的。我穿好衣服，重新上路。头脑里像有什么在回响，仿佛铁锤敲击巨石或大理石时发出的声响。原来这是那男人的心跳声。

因此，第一个和我发生肉体关系的是个不露面的男人。当时他若向我发问，我一定无法忍受。他若没和黑夜一起消失，我必定会逃之夭夭。

那一日我沿路并未遇到任何人。我仿佛觉得，倘使我遇到

什么人，那他们必定是从我身后走来。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傍晚我来到一座城市，等待我的将是一段令人惶惑的经历。这是一座小城。我一进城，就感到心头一阵紧缩。这是不祥之兆。我必须先找个浴池洗洗身子，同时也好睡上一觉。天色已经很晚。女看门人兼出纳狠狠瞪了我一眼，对我说道：

“这时候才来洗男人粘在身上的脏东西？”

我没有答腔。她接着又说：

“我正准备关门，不过里头还有两三个女人。你快点……”

我连忙进去。她一直盯着我看。最里面一间的热水池旁有两个瘦骨嶙峋的女人在洗澡，简直像一对女巫。她们每人各占一角，机械地从池里舀水往头上浇，几只水桶并排放着，算是两人的分界线。我明白不能去打扰她们。她们时常站起身，背靠背地站着搓手，然后又各自返回自己的角落。我匆匆洗着。我正低头洗着，其中一个女人突然跑到我跟前，用不容分辩的口气对我说：

“我来给你打肥皂！”

我没有抬头。她瘦削的膝盖正好顶着我的鼻孔。我说：

“不用，谢谢！”

“我告诉你我要给你打肥皂。”

另一个已站到了门口，并用一排水桶堵住出口。提这样建议的人想必心怀鬼胎。在她们的威逼下，我只得同意。我要求提点水。我舀了满满一桶滚烫的水，跳起来泼在那两个女人身上。幸好我没有滑倒，转眼间我便一丝不挂地出现在看门人面前。她大声嚷嚷起来：

“你疯啦，你会着凉的！”

“不！好险哪！她们是两个……”

“你在说些什么？已经没人了……你进去那会儿最后三个人正往外走，你没看见？你在耍我？……”

见我直哆嗦——我给吓得浑身冰凉——，她犹豫了一会儿，便问我那里有几个人。

“两个，干瘦干瘦的，两人一模一样，都皮包骨头。她们硬是要给我擦肥皂！”

“那一定是你的幻觉。你一定累坏了，所以才看见了魔鬼和他的妻子！”

她也有些毛骨悚然。这位相貌凶恶的看门人竟然变得和气起来，不过口气仍然专横。

“你有地方睡觉吗？”

“我原想问问你，能不能在这儿过夜……”

“这儿可不成。这儿不舒服，再说那两个妖精夜里也许还会出来要你命的。你细皮嫩肉的，怎能随便哪儿都睡呢。上我家去吧。我家虽不讲究，倒还舒服。我和兄弟住在一起，他比我小。”

## 第七章 肉墩子

去女看守家必须穿过几条小巷，绕来绕去，曲里拐弯的。这也许是偶然形成的，但也可能是某个脾气古怪的泥瓦匠的杰作。我们经过一条名叫“单人街”的小巷，这巷子确实很窄，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听说恋人们喜欢在这里幽会。两人相对而行，及至走到小巷中间，互不相让，于是便可借机接触。女的身穿罩袍，脸上蒙着面纱，一只手放在下腹部，另一只手搁在胸前。男人来到女人跟前便站住不动，直至脸上感觉到恋人呼出的气息。于是“单人街”便成了男女偷欢的幽会点，情人们到此身贴着身，陌生人到此眼对着眼，也有人躲在百叶窗后面窥视来往的行人。

遍地都是脏物，家家门前都有一堆垃圾，臭气熏天，可是

好像谁也不在乎。一只猫在呻吟，仿佛一个无人怜爱的孩子在哭诉。我跟在肥胖的肉墩子后面。她对我说：

“其实应该把这儿叫做半人街！”

路上她看见一只肚子滚圆的猫，便踢了它一下。那猫不是喵喵地叫，而像受了伤的人一般号叫起来。她在一扇用几根铁条和几把大锁关紧的门前停住，对我说：

“就在这扇门里，灾星着实闹腾了一通。它让不会生育的女人怀孕，它给我们带来旱灾，接着又连降暴雨。这儿就是灾星的大本营。这原本是老城的一个办事处。有一个男人发育很正常，却同他的女儿交媾。有一天房子倒塌了，把他们都压在里边了。没人去把他们扒出来。有人把门窗堵死，又糊上沙子和水泥。父亲、母亲和孩子全都被压在里边，黄土和地狱的火焰把他们永远粘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灾星算是安稳了。它仍然在作怪，不过不再造成灾难。”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阴森可怖的事情。我关心的是命运将如何安排我，而不是这些巷子的大墙后面曾经发生的事。

其实，她是在向我介绍左邻右舍。

“这儿住的是一家规矩人。男的是鞣革匠。没人愿意同他握手，那气味实在难闻……那边住着粗鲁的单身汉……这儿没住人，不知道为什么……一座被废弃的房子如同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那边是奶品店，如今成了教授《古兰经》的学校，领事就在这里教课，离我们家很近。”

这是一座两层楼房。不算宽敞，但要比周围的房子高。夏天，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凉台上。肉墩子将我安置在一间带家具的、按传统方式布置起来的房间里。她命我等着，不要随便走动。我环视四壁。墙壁因返潮变得斑斑点点，有些斑迹形同起皱纹的人面。由于一个劲地老盯着看，我觉得它们似乎动

弹起来。墙正中挂了一张缠着头巾的老人的照片，看去似乎面带病容，这张黑白照片后来又着上了颜色。一切都显得很旧，无论相纸、口红、蓝色缠头巾，还是肤色都是如此。岁月在上面留下了痕迹，照相时的疲惫神情现已显露无遗。他可能是这家的父亲或祖父，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忧伤。这是他对人世的最后一瞥。他漫长的一生想必曾遭遇某种坎坷。

肉墩子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惊醒，她对我说：

“这是我们的父亲。他很不幸，我们也一样。这是他故世前不久照的。行了。领事明天见你……”

她犹豫了一会儿，又笑着纠正道：

“倒不如说你明天见他。我们吃点东西吧。不知为什么，你给我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我不容易轻信别人。可是一见到你，我立刻就觉得我们合得来。我忘了问你想不想工作，就是说你是否答应……”

“我没问题。无论什么，我都乐于接受。是什么工作？”

“照顾领事的生活。”

“他是病人？”

“不是，不完全是。他是盲人。四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几乎送了命，从此双目就失明了。”

我同意了。

“你慢慢就会知道应该干些什么。我对你一无所知，这样更好。要是不走运，你背叛了我们，我将决不轻饶你。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无所顾忌。我为弟弟牺牲了一切……我希望这个家能继续太太平平地维持下去。”

她说这番话时，我两眼望着别处，我想起了父亲，仿佛又看见他站在房门口训斥我母亲。肉墩子那生硬的口气使我想起了父亲。

有些人大声嚷嚷企图使人慑服，怒火使他们失去理智。也

有些人说话平心静气，但更能伤害人。而肉墩子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非但毫无顾忌，而且敢说敢做。

她长着棕色的头发，身高体胖，臀部肥圆墩实，因此得了个诨名“肉墩子”。看不出她究竟有多大年纪。脸上的皮肤虽很平滑，却黯淡无光。她肥胖的身躯非但没有给她的职业带来什么不便，反倒成了她手中的一张王牌。

肉墩子在公共浴池里占据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岗位，恐怕连情报部的人都会羡慕不已。她什么都知道，附近所有的人家她都认识，有时还介入这桩或那桩阴谋诡计里去，甚至还给人撮合婚姻、安排约会……她简直是这个区的活户籍册和存储器，她替人保守秘密，听人倾吐隐情，有人对她畏惧，也有人对她亲热。她监视进出的人，替人保管衣物，还兼管浴池隔壁的锅炉房。她的乳房大得出奇，小孩们见了害怕，但少年却偏爱，他们往往希望能把头深深地埋进这高耸的胸脯里。她大概不曾结过几次婚，也许寡居，或者离了婚，总之，她没有真正关心她怎样消磨夜晚，同怎样的幽灵一起过夜。于是人们便胡编一气，有人说她乱伦或者搞同性恋，说她会用纸牌算命，还会施巫术；也有人说她道德沦丧，居心险恶。

自然，肉墩子这个如今连上楼都吃力的女人也曾年轻过，她也许有过恋人，甚至丈夫；她也曾有过嫁妆、房子和首饰。那时她可能身材苗条，或许算得上漂亮。我望着她，试图由她那臃肿疲惫的身躯，想象她当年少女时期的模样。后来，顷刻之间，地动山摇，全家人都在地震中丧生，唯有他们姐弟俩在废墟中死里逃生，但小弟弟却遭了难，双目永远失去了光明。

这天晚上，我和肉墩子都难以入睡，她便对我讲了这段往事。领事鼾声大作，而我俩却坐等天明，等着天亮去买油饼和沏茶用的薄荷叶。关于地震前的生活，她想象她住在一栋房子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男人。也许地震那天夜里她

不在阿加迪尔，而是在别的地方同丈夫在一起，他打她，还常去找别的女人。他可能带着他的侄女或者表妹私奔了，他们远走高飞，从此音讯杳然。

我一言不发。从她的眼神里，我有时能捕捉到某些屈辱的痕迹。

“不错，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我被撵到了大街上，俗话说：‘猫儿离不开腥’……他之所以出走，是有充分理由的。‘你知道怎样才能拴住男人的心吗？靠这个和这个，’我母亲对我说，一只手放在下腹部，另一只手搁在臀部上，‘现在谁还要一个别人已经使用过但又感到不好使的身体？没人愿意要，或者谁都可以要。一个像离过婚却又不曾离婚的女人，一个没有遗产的活寡妇，一个有家难归的妻子，我拿你有什么办法？你是个沉重的包袱，一座压在我心头的大山。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要是问起来，我怎么回答？说我的女儿没能让男人满足，所以他到别处去寻找没能从结发妻子身上得到的东西？不，这太过分……’”

也许因为不想再听这样的谴责，不愿再当遭人唾骂和鄙视的弃妇，所以她离家出走了。她的小弟弟也许紧紧跟随她，拽着她袍子哭泣哀求。他们天涯飘泊，日子一定很艰难。他们曾挨饿受冻，贫病交加。小弟弟因患沙眼而双目失明。她替大户人家缝补浆洗，逢到婚庆洗礼，就替人家烧饭做菜。她像对待亲生儿子一般将弟弟拉扯成人。她希望他生活得更幸福，千方百计为他争取一份公共救济金。他当上了小学教员，并且教附近的孩子们读《古兰经》。

她想使他成为部长或者大使。而他只在一个影子国家的一座假想的城市里当了领事。是她授予了他这个头衔。他只是“不便辜负她的一片好意”才勉强接受，他将来肯定会这么对我说。他在同她演戏。她感到满意，他也从不使她扫兴。他们之

间的这种关系是经双方默契而形成的，每日以固定的形式加以表现，这对姊弟无疑便显得古怪、暧昧，然而又似乎像在舞台上演戏一般，使人难辨真假。

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闹着玩，或者为了让我开心。他们有时张牙舞爪，互不相让；有时又互诉衷肠，极富浪漫色彩。他们用词十分华丽，即便争吵的时候也是如此。最隆重的仪式在清晨举行。为了唤醒领事，肉墩子起先轻声哼唱，然后一边走近他的房门，一边喃喃地念着以下的诗句：

我的羚羊，我的心肝，
我的亲亲，我的心尖儿，
我的美人，我的王子，
我眼中的光明，
请张开双臂……

她不慌不忙地唱着，总是柔声柔气地唤醒他。她时常送来鲜花，而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花的香味，而是花的颜色。他摸摸一朵花，然后说："这种红色太艳。"或者说："这种黄色摸上去很舒服。"

她就去亲吻他的手。他若是不把手抽回，就表明他当时心绪甚佳，并祝她当日顺心。然后两人便关进洗澡间里，她为弟弟剃须、洒香水并穿衣。接着便双双携手步出浴室，缓缓前行，并向想象中的人群致意。

起初我忍俊不禁，暗自好笑。久而久之，我也学会扮演他们想象中那清晨即起迎候亲王伉俪的庞大的欢迎队伍。

我坐在摆着早餐的矮桌旁的一张圆凳上，听见他在过道里说：

"我感觉出家里有一朵花儿，她缺水……你为什么没告诉

我？"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站起身向领事致意。他伸手让我亲吻。我只握了一下，便又重新坐下。

"算不算花儿还不能肯定，倔强倒是显而易见！"他说。

我微微一笑。肉墩子示意我起身，似乎在说："我们不和领事同桌吃饭。"

她和我，我们俩在厨房悄悄吃罢了早饭。

"这个是我们的一切，"肉墩子对我说道，"我必须好好管理它，保护它免受那些不正派、好妒忌的人干扰。我照管家里的一切。我什么都得考虑到，尤其不能让领事短缺什么。我们挣的钱够用了。有时候我因为有事不得不留在浴池里，我可惦记着领事。他一人待着没趣，于是他就打开收音机。这可不是好兆头。每当他打开这机子的时候，他的心绪就很烦躁。我得像男人那样在浴池干活，又得作为主妇料理家务，有时甚至得两头同时兼顾，我实在力不从心，因此希望你来帮助我。我对你说明了吧：我外出的时候，需要有人在家，好使领事安心。晚上他喜欢有人为他读点什么。我不识字，于是我就给他编故事；他不爱听的时候就发脾气，以为我把他当孩子哄。我知道的故事都讲完了。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烦躁、粗暴，几乎到了凶恶的程度。我很难过。我需要帮助。每天的日程安排基本相同：上午他去学校教授《古兰经》，下午午睡，晚上自由支配。晚上就由你来照顾他。"

## 第八章　领事其人

最初一个星期，我只觉得昏昏沉沉，心不在焉。夜里我不再乱梦颠倒。起床以后，我一连几小时在屋里转悠，独自面对这些陈旧的陈设、轧制的地毯，以及五斗柜上方那位父亲的照

片。我久久地凝视这位老人，直至看得眼花缭乱。我喜欢这样慵散孤独，因为这时我无须向任何人交代什么。晚上领事回到家时，我的头脑也清醒了。白天，时间在延伸，仿佛给我提供了一张吊床，我躺在上面，陷入了悠远的遐想。我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以及那上面因返潮而形成的曲曲弯弯的图纹。往事一幕接一幕地在眼前浮现。我无法抵御这蜂拥而至的纷乱的回忆。它们都呈同一种颜色：乌贼墨汁色。随之而来的还有喧嚣声、呼喊声和叹息声，我也夹杂在其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过不是那些人想制造的那个孩子。

在我们家宽敞宅院的尽头有一间类似谷仓的屋子，里面堆放着冬用的麦子、油料和橄榄。屋里没有窗户，黑洞洞，冷森森，老鼠遍地乱窜，令人胆战心惊。父亲有一次将我关在里面，我已记不清是因为什么。我当时又恼又冷，浑身打颤。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便是这间令人望而生畏的房间。为了驱散这可怖的形象，我从吊床深处召来了父亲、母亲和七个姐姐。我示意他们进去，将门上了两道锁，然后浇上汽油，点起火。我点了好几次才引着火，因为房子潮湿又有风，前几次刚点着就又灭了。火焰在这一家人的四周窜来窜去，却未能烧着他们。他们团结一致面对考验，一动不动地等待这场恶作剧收场。

我一挥手驱散了这幅幻景，试图另外再追忆点什么。我的幻梦总是那么阴森恐怖。

一条窄小僻静的街道。石墙上长出一些形似枯黄的石榴般的东西。用石灰刷白的墙上有几处光洁的地方，上面涂满字迹、淫画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长们带孩子一起外出，总是避免从这儿经过。就在这条和坟墓一般狭窄的街上，我遇见了我的父亲。我和他迎面相遇。我没有抬头看天，而是在尽力辨认墙上那些字画。我没有同他说话。我高声读出墙上的字："爱情如蛇一般在双股间游动"……"睾丸像是鲜嫩的苹果"……父亲靠

墙站着，脑袋正好夹在两条叉开的粗腿中间。他的脸色苍白，没有丝毫表情。我用力摇晃他，仿佛要将他唤醒。但他已经冰凉，脸如死灰，他死去已经许久。

这条窄小的耻辱之街一直通往深渊。我满心好奇，想走到尽头看个究竟。居民们纷纷逃离此地，因为据说这条街通往地狱，通向一个院子，院里的地上摆满骷髅头，仿佛一个个西瓜。再没有人从这儿经过。这是一条受诅咒的街，从地狱脱逃的死鬼不时在这里躲藏。

我知道父亲将会在地狱里盘桓一些时日，虽然他生前拼命祈祷和施舍。我对此已确信无疑。他肯定在那里赎罪。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去那里与他相会，因为我是他罪孽的祸根。不过在此之前我得生活，我已下了决心……

我正在胡思乱想，看见领事走进厨房。我连忙站起来。他做个手势示意我坐下，我却待在那里发愣。他动手煮起薄荷茶来。他知道每件东西的位置，不用摸索便能毫不迟疑、准确无误地拿到他所要的东西。他把茶放进茶壶以后，对我说：

"请你烧点水好吗？"

他从来不碰火。水煮沸后，他站起身倒进茶壶里。然后他关掉煤气，让茶泡一会儿。他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

"这茶可能不怎么好，请你原谅。薄荷叶不很新鲜。忘记买了……现在你可以倒茶了。"

我们默默地喝着。领事显得很高兴，对我说：

"现在不是喝茶的时间，不过我非常想喝，于是，我就回来了。我希望没有打扰你。我本来可以上街角那个咖啡店里喝杯茶，不过我想在这儿喝。"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又说：

"你为什么脸红？"

我伸手去摸脸颊，脸热辣辣的，我大概是脸红了。他优雅

潇洒的举止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不敢看他。他似乎具有另一种直感的官能。我稍稍闪开几步，仔细打量起他来。我说不清他是否漂亮，不过，正如人们所说，他具有一种独特的风采，不，远不止于此……他……他让我害怕。

用完茶后，他站起身：

“我该走了，这些孩子真叫人受不了。我试图像讲解优美的长诗那样教他们学《古兰经》，可是他们偏提一些叫你哭笑不得的问题，比方说，‘基督徒都得下地狱，是真的吗？’或者‘既然伊斯兰教是最美的宗教，那真主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才让它得到传播呢？’我唯一的答复便是眼望天花板重复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伊斯兰教这么晚才传开？’……也许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考虑过。不过，你瞧，我和你一样，我喜爱《古兰经》，它像一首优雅的诗篇，但我也憎恶那些对它采取实用态度的坐享其成的人。他们限制了自由思维。他们都是伪君子。而且《古兰经》里也谈到……”

“是的，我明白……我明白……”

停了一会，他背诵起《读教篇》第二节的诗句来：

“‘他们将誓言当作面罩。他们引诱人们偏离正道。他们的行为无不打上罪名的印记……’狂热信教也罢，亵渎宗教也罢，这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我根本不屑与他们为伍。”

“我可是非常熟悉他们。我曾经同他们打交道。他们乞灵于宗教只是为了践踏和控制别人。而我，我现在祈求的是思想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这仅仅涉及我个人的良心。我已经同黑夜及其幽灵洽谈过我的自由。”

“我很喜欢你笑。”

在说到黑夜的时候，我确实微微地笑了笑。他要我借给他

一块干净手绢。他摘下墨镜，小心翼翼地用手绢擦拭镜片。临出门时，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扯了扯长袍，理了理头发。

我把房子收拾了一下，然后走进水房。那里没有洗手池，也没有澡盆，只是在一排冷水龙头下面摆了几只脸盆。我在一面小镜子前照了照。我消瘦了一些。乳房渐渐隆起。我将双手放在两股间，还感到隐隐作痛。我已失去了童贞。我的手指像行家一样证实了我的怀疑。丛林的那一幕既粗暴又盲目。这一段回忆不夹杂任何感情或评论。对于我来说，这只是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波折而已，无须大惊小怪。我的身体将经磨练历劫而不留任何创伤。我早已坦然地作出了抉择。我尽力学着遗忘。最要紧的是设法摆脱二十年的谎骗生涯，决不回头观望，将种种不可告人的、可憎可恶的、难以忍受的往事通通踢开，它们在我身后紧追不舍。我明白，这堆盘根错节的乱麻还将困扰我一阵。我想将其摒退，我必须在它们叩响我睡梦之门时设法躲避出去。于是我决定认真料理家务，好好侍候领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培养自己的敏感性，使我的身体恢复那曾横遭剥夺的女性柔媚。

光线从两扇窗户射进领事的卧室。室内窗明几净，布置得十分雅致，有条不紊，给人以舒适之感。铺挂的织物色彩缤纷，一条柏柏尔地毯更为室内增添了欢乐热烈的气氛。靠床立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排列着一些盲文书籍。床头柜上放着一只闹钟、一张领事同他姐姐的合影、一个烟缸、一瓶水和一只杯子。屋子尽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台打字机，一张才打了一半的纸露在外面。我竭力克制自己不去读它，哪怕是开头第一行。不过我又十分好奇。我走开几步，然后又试图看清几个字。从格式来看，我猜想大概是篇私人日记。桌上还有一个红色文件夹，里面有一叠纸。我不禁脸红起来，我感到羞愧，我责怪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领事记日记这件事恐怕瞒着他的姐姐。

晚上发生了自我到此以后的第一桩纠葛。肉墩子带着买回来的晚餐食物径直奔进厨房。一进去就发现了那壶还挺满的薄荷茶和那两只我忘了洗涮的杯子。她放下篮子，问我白天是否有人来过。我告诉她没人来过。

“那是谁喝的茶？”

“领事和我。”

“领事白天从来不在家里喝茶。”

“他喝了！他上午回来了，茶还是他自己泡的呢。你可以去问他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他在房间里工作，不能打扰他。茶好喝吗？”

“好，不太甜，不过我喜欢……”

领事从他的房间里插话道：

“茶是不错，不过和我们的客人共度时光更是不错。”

肉墩子没有答话，她心绪不佳。我想帮她忙，她拒绝了，她让我去给领事洗脚。

“是时候了，烧些水，然后准备好毛巾和香水。”

我从未给男人洗过脚。领事坐在靠椅上伸出右脚让我揉搓，左脚在热水里浸泡着。我按摩得很笨拙。他并不生气，拿起我的手轻轻地揉搓起来。

“不要摩擦，也不要挤，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按摩是一种抚爱，它能穿透皮肤渗入体内，而且还能产生轻微的、十分惬意的震颤。”

他示范以后，我又重新跪下，努力仿照正确的姿势按摩着。他显然很满意。他面带微笑，不断高兴地呼喊：“真主！真主！”

刚才虽然闹了一点不愉快，晚餐倒很太平。姐姐有些疲乏。她站起身对我说：

“你给他念点东西。”

“不，今天晚上不念，”领事说，“我要同我们的客人继续上

午的讨论。"

他邀我一起去凉台。

"那儿夜色温馨美丽，尤其眼下夏季正慢慢逝去。而且我也十分喜爱布满繁星的夜空。还有两天就要月圆了。你会看到那将是多么美好。"

凉台上铺着一条地毯，还有两个坐垫。城市尚未入睡。我看见周围也有别的人家正在凉台上吃晚饭或者玩扑克。我正望着，他让我特别留意右边第三个凉台。

"他们在那儿吗？"

"谁？"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很年轻，还没有结婚。他们经常在凉台上谈情说爱。他们在一起接吻，拥抱，细语温存，情话绵绵。当我感到孤寂的时候，我就到这里来，我知道有他们在陪伴我。他们看不见我。当然我也看不见他们。不过我能感到他们的存在，而且十分喜爱他们。他们避开众人，单独幸福地过上几个小时。我是这种幸福的审慎的旁观者，我也感到幸福。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得间接经历一些事情。这并不十分严重，不过太频繁了也不好。行啦，我不再说这些琐碎的事情来打扰你了。上午我们谈什么？"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也许我们不配谈论这么崇高的宗教。"

"任何宗教难道不都是以罪恶为基础的吗？我算超脱了，但是从宗教神秘论的角度来看，我却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有点像阿勒·哈拉热。"

"我不太明白……"

"我已经弃绝人世，至少已弃绝了我的过去。我把一切都铲除了，我也自动铲除了我自己。我试图幸福地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以我自己的方式、用我自己的身体来生活。我把往事都连

根拔掉了，伪装也揭去了。我浪迹天涯，不受任何宗教束缚。我朝前走着，穿越神话般的境域，对一切无动于衷……。”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

“是的，剥去一切，什么也不占有，目的是为了不被占有。自由自在，也就是说无拘无束，超越一切樊篱，也许还超越时间。”

“你使我想起了禅宗的圣论：‘人原本一无所有。’”

“人本一无所有，的确不错，而且最终也将一无所有。然而人们却被唆使去占有房屋、父母、子女、宝石、产权证书、货币、金子，还有人……而我，我正试图做到一无所有。”

“这种占有欲和消费欲表明我们极度匮乏。我们缺乏最基本的东西，而人们甚至毫无感觉。我认识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两袖清风，没有房产，没有负担，无牵无挂，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他是一个诗人，具有语言天赋……”

“占有、积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积攒，这难道不是把我们的尊严逐渐置于危险之中受考验吗？”

在我们交流这些想法的同时，领事在一块特制的砧板上仔细地切着印度大麻杆烟叶。起初我并未在意。他干得很利落，又稳又熟练。他装好第一锅烟，点着以后吸了一口，然后磕出燃尽的烟草末。他像是自言语地说：“不错，”然后又装了一锅，递给了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种烟！我觉得质量不错。我不时抽一两锅，这有助于我认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有助于作自我剖析。当然，不能玩文字游戏！”

我从前偶尔吸过印度大麻烟。我对它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可是今晚一切都那么美好，连大麻烟也不例外。我觉得很有信心。我刚迈出地狱之门。

我每晚学着为他洗脚的这个男人已不再是我的主人，我也

不是他的奴仆。他已成为我一个亲人。我忘记他是个盲人，而像对待老朋友一般与他交谈。他自己有一天晚上在凉台上也同我谈起这一点：

“我们这样意气相投，想必我们身上都潜留着同样的创伤，我不用‘残疾’这个字——盲人对盲人往往咄咄逼人，心狠手毒——，我是说有某种毁灭了的东西使我们彼此接近。”

我已决定将往事彻底埋藏，所以没有对他的这番话作出反应。领事从未设法刺探我以往的秘密，对此我十分赞赏。我怎好告诉他我的生活正在开始，告诉他舞台上那厚厚的帷幕已经落下，遮挡住同样都蒙上绝对遗忘的灰尘的人物和道具？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展开了斗争，试图一劳永逸地走出这极为不利的迷宫。我在同犯罪感、宗教、道义之类的东西抗争，这一切有可能重新露头，似乎想要危及我的声誉，玷污我，背叛我，并且摧毁我竭力想捍卫的仅有的一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与领事的邂逅相遇对我是件十分重要的好事，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也使我遇到一些麻烦。这个男人有他自己的天地，按照他自己的节奏生活。他有自己的习惯，有某些脾气，还有一套显得滑稽或荒谬的礼节。这一切都由他姐姐精心护着，她在这些方面施展她的威力，我不知如何是好。肉墩子曾对我泛泛地指点了一下，不过他可什么也没说。我在这个家并不完全听他指挥，但我必须随时听候吩咐。通常我喜欢心中有数。而眼下我却如同堕入五里雾中，可我倒反而喜欢这样了！这使我想起一件发生在我们三人中间的事。当时我们都曾被笼罩在迷雾中。

一天晚饭以后，领事用专断的口气对他姐姐说：

“明天你让人把浴池打扫一下。我决定我们三人一起去洗澡。”

“这是不可能的呀！”

“不，可能的；明天浴池由我们家包下了。我们都去，你、

我的客人，还有我……”

“但是……”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是没法发现你们的隐私的……”

我一声也不吭。我感到肉墩子指望我站在她一边来挫败这项计划。然而我非但不帮腔，反倒高兴我们能像一家人那样在一起洗澡，而且我对此也有几分好奇。

“就这样吧，”姐姐答道，“最后一批客人九点左右离开。你们十点以前来吧。”

她起身回房，再也不出来了。领事虽然有些不安，但却高兴：

“我不愿意看见姐姐生气。她大概以为我故意跟她过不去。我不时会起一些古怪的念头。我烦的时候就这样。不过我确实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你不觉得这样不方便……”

“明天再看吧！”

“我这么说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且凭我的直觉，还很富有女性……让你在雾气腾腾的黑暗中和个男人在一起……”

“你说得是。我不愿意你姐姐以为这是我的主意，以为我们俩合伙对付她……”

## 第九章　协　　约

只有公共浴池的主室还有点亮光，其他两间都黑洞洞的。室内光线昏暗，视力好的人也几乎难以分清黑线与白线。倘若迷惘的灵魂也能有一线光明的话，那这光明也只能这样的。雾气笼罩在赤裸裸的身体上。墙上渗出滴滴灰色的水珠，潮湿的空气里传来阵阵沐浴者无休止的闲聊声。客人散尽后，浴池经过清洗，就属于我们三人的了。肉墩子以地主的身分牵着领事的手首先入浴，我悄然随后。我仿佛又见到了两个月前我初来这

里时的情景。那时因为肉墩子急于关店门，我只得匆匆搓洗，还遇见了那两个巫婆，险些送了命。我慢慢地走着，一边打量四壁。在尽头最暗的那一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幽灵，那是一个悬吊在天花板上的少女的身体。我越往前走，那身体便越苍老，最后我竟然和母亲面面相对。她的牙齿已经掉光，散乱的头发一簇簇飘散在脖颈和面颊上。我倒退着逃到领事和他姐姐洗澡的中间屋子里。我确信我的记忆里渗透了死者的血液，它们又将这种血液注入我的血管里。这种混合的血液使我产生幻觉，仿佛看见干瘪的身躯在向我讨还血债。我决定保持缄默。自父亲死后，这个混合血液的故事一直缠绕着我。遗忘进展缓慢。但无论如何我确实在埋葬过去的一切人和事。人们在公共浴池里往往容易产生幻觉。夜间，幽灵盘踞此间秘密商谈。清晨打开大门时能闻到一股死人味，地上还残留一些花生壳。众所周知，幽灵总是边吃边聊。但是我走进中间浴室时所见到的却不是幻影：肉墩子腰间缠着条浴巾，正坐在俯卧在地的领事身上。她拽动他的四肢给他按摩，嘴里还不住哼哼，这哼唧声不是出于快感，但却酷似强忍的接吻声。看见他们这样在一起，领事口中又直呼“真主！真主！”就如我给他洗脚时那样，我感到十分新奇。肉墩子只需在领事的屁股上轻轻一拍，他就会变换姿势。他那颀长的身体重新和肉墩子那臃肿肥胖的身躯完全合在一起。两人都从中得到某种快感。我听凭他们继续操练，独自走到外间，那儿比较凉爽。

我腰间围着一条宽大的浴巾，开始洗头。这时肉墩子光着肥硕的身子来到我眼前，命令我到他们那里去。

“你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你有的，我也有，再说我兄弟也看不见。你尽管放松好了，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认为这是领事的命令。我洗净了头发后便走到他们那边。他俩叉开双腿坐在屋子中间，正吃着煮鸡蛋和红橄榄。这是当

地的习惯。她递给我一个鸡蛋。蛋没有煮透，蛋黄顺着指缝流下来。我感到有点恶心。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成了这可怕的姐弟俩手中的玩物。肉墩子叫我用肥皂给她擦洗后背和屁股时，我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领事在暗自得意。她撅起屁股那副样子真是可笑。我仿佛在洗刷一座死山。她睡着了，并且打起鼾来。领事的手触到了我的左乳。他连忙道歉，说本想抚摸我的左肩。他请求让他睡一会儿。他的皮肤很细腻。我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从声音中觉出了这一点。他很会凭声音判断距离。他告诉我能和我一起在浴池里洗澡，他感到很高兴。我对他说那鸡蛋叫我恶心。我站起身急步跑向一个角落去把刚才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这种昏暗潮湿，雾气腾腾的环境，加上身边有两个女人，明显地激起了领事的性冲动。于是我懂得了形象并不能激发盲人的情感活动，而气味、具体的环境，有时候加上某一场景，却能诱发他们内心欲念。领事已退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脸冲着墙。我明白假如我听任他触摸，他就会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低声请求我给他的后背擦肥皂。我拒绝了，他也不再坚持。我没有任何欲望。只要看到躺在浴室中间的肉墩子，我就重新感到恶心。我匆匆洗完澡，来到了休息室。我困乏已极，不觉朦胧睡去。

我是在梦里还是在浴池里？我听见阵阵无力的呻吟和急促的喘息声，又见——我相信是看见了——领事整个身子蜷伏在他姐姐的怀抱里。她把乳头放进他的嘴里。他像婴儿一般吮吸着。我不清楚他们中究竟是谁发出这种心满意足的喘息声。这种场面已经持续了好一会儿，我冷眼瞧着他们，而他们却看不见我。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如此精细、聪明的男人，怎么像幼儿般蜷缩在这个女人的怀抱里？在吸吮奶头的时候，她为他按摩腿脚。想必他只得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满足他的需要。

当我看见他俩裹着宽大的浴巾走出来时，我明白一项秘密

的协议已将他们生生死死连结在一起。他俩显得高兴而平静。也许领事有意拉我加入他们的秘密协议，成为他俩的同谋。当听到姐姐告诉他我很快就退出了浴室时，他便颇为不快。我原以为他能感觉出来，但他全身的感官正在体验肢体舒散的快感。我知道盲人很敏感。领事在强压怒火。对他这种情绪，我竟未能淡然处之，反因刚才发生的事而感到不安。那天夜里，领事彻夜未眠，我听见他在打字，肉墩子却酣然大睡，我则等待天明。我好几次很想推开领事的房门，去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他打字，但我害怕他的反应。他正在生闷气，也许是我的举动所致。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内心很矛盾：奇特的喜悦中搀杂着恐惧。维系我们关系的平衡已从根本上被打破。那种关系虽然暧昧，但却是坦诚的，崭新的，会随时间的移动而发展，而且会因双方微妙的感情而显得友好和谐。这同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激情毫无相同之处。这或许也是激情，但尚在摸索阶段，还不知如何表达。

对我父亲的感情是我平生所领略的唯一激情。我体验它一直到了尽头，它变成了憎恨；一直恨到他死，死后依然憎恨。然而，这股激情所经之处，一切都遭到毁灭。任何激情的实质都是灾祸，灾祸是激情的核心、动力和起因。起初人们并未察觉，只是当激情急风暴雨似地发作之后，人们才发现灾难已经铸成。因而我步步谨慎，唯恐出错。我决定冷眼旁观，甚至消极对待。必须对意识进行清洗，让身体有充分的时间脱胎换骨，让往事从记忆中永远消失。我推说喉咙发炎躺在卧室里。在发生了浴池事件之后，必须有几天的缓冲才能重新与领事对话。我感到难以与他交手。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能感受到一切，对所关心的人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一天，我还在床上躺着，他来敲门，并且提议傍晚我俩在凉台会面。他告诉我白天天气非常好，阳光十分柔和，是交谈的理想天气。我隔着门回答道：“我很乐意去！”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内心充满喜悦，我们已有十来天没有交谈了。一切正逐渐恢复原样。肉墩子在生我的气。她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扔给我干，她用这种方式提醒我我只是一个仆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干家务活的女佣人。可是从一开始，领事就没有这样对待我。我既不是女仆，也不是照顾残疾人的护士。肉墩子千方百计想叫我和领事分开。她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放上一张床垫，告诉我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卧室。我没有表示反对。这是她的家。这对我并无多大妨碍。与锅碗瓢盆作伴、睡露天或者睡舒适的卧室，我都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有行李需要搬动。我便在厨房过了夜，还做了个好梦。我梦见自己外出旅行，乘过船，还在清水里洗过澡。

清早，我听见肉墩子姐弟俩在斗嘴。时间很短，但很激烈。这是否是以我的到来为题材所编写的剧本中的一场戏？或者盲人的某个癖好未能如愿，因而在大发雷霆？也许他在责怪姐姐不该将我赶到厨房睡觉……反正我也不想知道。我无权干涉他们的内政，于是保持沉默。我认为领事对我的关心已相当明显。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既无证件，也无行李，而且身分也不明，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流浪生涯刚开始就被收留，我对此并非无动于衷。而有幸相遇这个头脑复杂、颇有教养然而又令人生畏的男子，则日益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并不将生活区分为过去和现在）。我的生活包括一切已流逝的、已经历的和已被击溃的东西。

我洗完碗碟，将厨房整理一下，然后就躺下睡觉。蟑螂和蚂蚁是我的伙伴。通常女仆都睡在厨房，即使大户人家的女仆也是如此。肉墩子将我放逐到这里，是要使我明白我真正的职责以及我举止言行应有的分寸。

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很久，一天晚上领事来看我，并且要我回到原来的房间。我拒绝了，可他一再坚持，还对我说：

“这是命令！”

“你姐姐……”

“是的，我知道。我跟她谈过了。她表示遗憾。她这阵子身体欠佳，风湿病又犯了，心情很烦躁。”

“我听你姐姐的。是她把我安置在这里，应该由她来指定我在这座房子里的新位置。”

“你说的不错。有时候必须把理智撇在一边。我请求你……”

我觉得他似乎在寻找适当的措词来谈一件严肃的事情，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又补充道：

“我不喜欢你住在这里，这么远，又满是油腻和回过炉的菜肉杂烩味儿。”

正在这时肉墩子出现了，头发散乱着，神色疲惫：

“他说的对。你不要待在那里了。”

她说完就走了。

凉台上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有一只大麻烟斗、一壶茶和两只茶杯。他邀我同他作伴。他说了大半夜的话：

“我见过一些奇妙的国度，在那里，树木俯身为我蔽日，水晶石从天而降，各色翠鸟在我面前飞舞，为我引路，风儿吹来阵阵馨香。那儿的地壳是透明的，我可以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独自盘桓。我遇见了好些乐天的预言者、分别多年的儿时的朋友，以及我幼年爱过的姑娘。我在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里漫步，那里既没有栅栏，也无人看守。我曾在多如地毯的睡莲上行走，也曾在长凳上安眠，而无人扰我清梦。我睡得很好，我是说很酣，很沉，也很安详。我没有丝毫忧愁。我心安理得，从而也能平心静气地待人。不过我得对你说实话，事实上，别的人都已从这些国度里被驱逐出去，因此我才觉得那些地方妙不可言。过往的行人从不停留，他们行色匆匆，而我却缓缓而

行。我望着那被落日映红了的满天彩霞，赞叹不已。我发现人们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去。我就随在他们身后，是出于好奇，同时也因为我没有确切的事要做。一出城，他们便都在一个大棚前停下。四周既没有住房，也没有草地。漆成蓝色的大棚搭在一片干燥的开阔地中央。人们从一个门进去，又从另一个门出来，手臂上抱着许多小包裹。我很奇怪，于是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大家排队。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人们都自觉遵守纪律。你也知道，在我们这里，公民责任感其实很淡薄。我来到入口处，看到里面的大书架上立着一块块巨大的指示牌，每块上都标有一个字母。原来这个棚子是个文字库，它是本城的字典。市民们来到这里借取他们一周所需的字词，甚至句子。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哑巴或患口吃的人，也有那些大家熟悉的无话可说的人，他们老是不自觉地重复同一句话；还有一些爱唠叨但又词汇贫乏的人；另外有的人一个字眼到了嘴边，却又对着镜子回忆这个字眼；有的人方位概念模糊，经常搞错书架，他们都由一个向导领着；另有一些人，他们喜欢把字母搀和在一起，说是要创造新的语言。总而言之，整个大棚如同坐在火上的一口大锅。我在过道里溜达。有些字被摞在一起，蒙着厚厚的灰尘。谁也用不着它们。它们被摞得高高的，一直顶着天花板。我想这些字或许没人用得着，或许人们一下子借走以后，就放在家里搁置起来。我从被几个书架遮住的一扇便门走出去，那些书架上堆放的尽是些破损了的，或者因为古老陈旧而无人使用的字。我不告诉你那是些什么字，同样，那些堆放在一个暗角里、用一块鲜红的面纱罩住的粗俗字眼，也由你自己去猜。我推开这扇门，便来到一座宽敞明亮的地窖，如同在美妙的童话故事里一样，有几个年轻女郎在来回走动。她们头发呈褐色或红棕色，每人或象征一种美、一个国家、一个人种，或一种感觉。她们来来往往，却互不搭理。有的人坐在那里打盹，有的人独自

来回晃悠，向人们夸耀自己身上的产品。这一大片地窖是本城的图书馆。一个十分俏丽的女郎来到我跟前对我说：‘我今年二十二岁，刚从格丁根大学毕业。我的父亲是选帝侯的大臣（她停了一下），他希望我去欧洲最有名的国家旅行……’停了一会，她又接着说：‘我是《阿道尔夫》[①]……您把我借走吧，我是一部爱情小说，结局很悲惨；生活就是这样……’我自然立刻联想起某个虚构的国度里的故事，那里所有的书籍都被焚烧，每个公民只记熟一本书，以便使文学和诗歌得以世代流传。可是这儿的情况却不同。没有书籍被禁止或被焚烧。一家公司雇用了一些美丽的女郎，她们各自记熟一本小说、一篇童话或者一个剧本，顾客只需付了门票钱，就能进到里头。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沙发上。她长得并不美，但眼神却很奇特，富有魅力。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是 Risalat al-Ghu-fran，即《赎罪书简》，我是一本基础读物，但真正读懂的人却不多。我写于1033年，我的作者是出生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的马拉物·阿勒·努门……我是一本难读的书，我记录了死者之间的对话。我用充满诗意的抨击和谩骂来了结人们之间的宿怨，我使人们在天堂逗留的时间比地狱长久……’这个由活人构成的图书馆很活跃。有一位很年轻的女郎甚至一边荡秋千一边背诵《尤利西斯》[②]：‘我总不能整夜如同帽贝般被黏在此地。这时间真令人糊涂。根据光线判断，大概离九点钟不远……’在一间按照东方格调布置的房间里，十来个穿戴成山鲁佐德[③]模样的美丽女

① 《阿道尔夫》：法国作家兼政治活动家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的长篇小说，写于1807年，1816年出版。

② 《尤利西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1882—1941）的代表作，1922年出版于巴黎。

③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中的人物。相传她是某中亚国家宰相的长女，她为国王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拯救了自己和其他女人。

郎正准备每人讲述《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片断。真像神话故事一样。我开始对你说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这个图书馆堪称奇迹。我等待离去，一位白衣白裤的老者走近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把自己等同于一本著作，这是亵渎行为。自以为是塔哈·侯赛因[①] 的《日子》，或者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大的胆子！至于我，我只是一个诵读者，一个不起眼的诵读《古兰经》的人……请您想想，我要是以圣书自居，那我不成了异端分子吗……这就等于将世界的奥秘全部揭穿，陷入了完全疯狂的境地……话虽如此，您如果要找人为您父母的亡灵念几段经文的话，我愿为您效劳……'这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我用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光芒把它照亮。当我告别它时，心里很难过。每当我醒来，睁眼面对永恒的黑暗的时候，我就对它无限思念，单凭我的意志和愿望是无法重新叩响这神奇王国之门的。必须要博得真主的恩宠，具备特殊的禀性。其实是这神奇之国前来眷顾我。它和它的花园、宫殿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宫前来看望我。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幸福。不过，我承认：有的时候这些幻景使我疲乏。它们那超越现实的美使我困扰。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自从你来到这里，我不像原先那么迫切希望到这些变幻不定的迷宫里去寻求慰藉了。也许你是从那里来的？我已经这样问过自己。这是因为你身上有一股芳香。它不是香水的气味，而是发自你皮肤的香气，是只有人才具有的香气。我特别擅长获取这种信号。请原谅，真说得太久了。你也许不耐烦了。你可能困了。我们连茶也忘记喝了，都凉了。晚安！"

我很快便入睡了，整夜都梦见那神奇的国度。一切都那么

① 塔哈·侯赛因：埃及现代派文学运动杰出人物，他的自传体小说《日子》颇负盛名。

光艳夺目，不过我没能找到通往图书馆的路。

## 第十章　颓丧的灵魂

起初我没有注意，或者不如说不想注意肉墩子那被仇恨折磨的面孔。她憎恨别人，更仇恨自己。不过这不太容易区分。在这张脸上，尤其当她熟睡时，可以观察到屡遭挫折后留下的痕迹。这种受熬煎的表情并不是伪装的，而是每日痛苦所致。只有仇恨才能使这个女人避免体力衰竭，并将死神拒之门外。她不会因体力耗尽而死去，但那通向黑暗的沉沉的绝望、深重的郁闷和无限的沮丧却能置她于死地。

一天晚饭后，领事在房里打字，肉墩子来找我和她一起去凉台喝茶。

“喝了茶我睡不着觉。”我对她说。

“那我给你准备马鞭草茶，不过你听了我的话以后，就不想睡觉了。”

“你要跟我说什么？”

“别害怕！我想跟你讲讲我的故事，没别的意思。不过等你知道隐藏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后，你也许就没有睡意了。”

她重复领事做过的动作，装完烟斗，吸了两三锅，然后便开始讲起来。我喝着马鞭草茶听她讲，起初是出于无奈，后来却觉得可怕。她比平常讲得快，有时还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你没有想法，总之，没往坏处想。还没有。你的耐心，甚至可以说冷漠或者消极使我疑惑不解。有时候你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我生气。不过，这没关系。要知道我很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的出生也许是个错误。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生来相貌丑陋，后来也还是如此——，我常

听人这么议论我：'这个丫头不应该来到人世。''生这么个丫头真是作孽。'我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孩子，一个多余的人。我难看的身体是个累赘。无论走到哪里，我看到人们脸上都显出遗憾和失望的神情，大人们更是如此。总的来说，我心眼不坏。我只是自卫而已。甚至没人惹我的时候，我也在自卫。这是我的行为准则：不能任人摆布。对那些责难和诽谤，我要先发制人。因此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从一开始孩子们就不愿意同我一起玩。谁也不喜欢这张丑陋无比的面孔。我理解这些人，因为有我在旁边，他们感到不自在。我父母为此很苦恼。他们的脸上带着沮丧的神情。我是他们失败的作品。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来弥补这个不幸。我弟弟降生的时候，他们隆重地庆祝了一番。对于他们，这意味着苦尽甘来。可是我可怜的弟弟出完麻疹以后就双目失明了。灾难重又降临我们家。我觉得自己负有责任。这孩子是真主的恩赐，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光明。以前家里从来没有笑声，没有欢乐。可是就几天功夫，他的双眼就永远失去了光明。我第一次让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但并没有表现在脸上，我的脸依然如故。我不喜欢看见人哭。只有曾经受过爱抚的人才会哭泣，而我从未得到爱抚。我认为弟弟的不幸远远胜过我自己的不幸，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晦星。我如同一场不吉利的雨，下得不是时候，人们害怕它，因为它会使种子霉烂。我不得不攒足精力，好让那些无辜的人为我这意外的降生承担责任。我很清楚：我的脸如同一幅用揩布抹过的水彩画，它长得很难看。我浑身上下从身体到内脏都很难看。我的积怨如此之深，至少得再活一世才能发泄完。不过我得承认，仇恨也不怎么解决问题。因为要恨，就必须会爱，哪怕就爱一点点。而我谁也不爱，首先就不爱我自己。自然，我对领事的感情已经超过了爱。他好比是我的呼吸和心跳。可是他不好相处。你一来，他的脸上便重新露出了笑

容。以前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他甚至变得气势汹汹，粗暴而又蛮不讲理。所以我一见到你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建议你同我们一起住。这你心里清楚，甚至不用我向你说明。你来到家里，带来了一线光明。你是无辜的，我却不是。我听任父母死去而不去照看，我甚至相信没人为他们送终。我领着弟弟，带上几件值钱的东西离开了家。我把父母扔给了一个疯老婆子就走了，我走了，心安理得地走了。一滴眼泪也没掉。生活中凡属希望之类的东西都被我彻底排除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干这坐着的活儿，糊里糊涂地打发日子。弟弟在我怀里一天天长大。我成了他的眼睛。我拼命干活，好让他什么也不短缺。我不需要他感激我，只是害怕失去他。请你帮帮我，不要让我失去他。我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我无力应付灾难。可是我却远远地、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它，像是一个人，一个黑影，也许是个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穿男装的女人，它独自一人在那虚假的黄昏里沿着这条大路走来了。我知道，我感觉到这个人影能够遏制灾祸。我没有预言的本领，但是有时候我的预感十分准确，以至我能把事情看得很透彻。那个黑影就像你的模样。是命运指点你来到这里，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或者你在想什么，领事好像很高兴和你在一起。总之，你的出现对他大有好处。我不得不把你留下，因为你能重新激起我兄弟微笑和写作的愿望。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碰那台打字机了。我不知道他都写些什么。想必是重要的事。假如他要你陪他去一个叫做‘芳草地’的地方，你不要感到意外，千万不要拒绝他。他大概每月去一次。以前由我陪他去。现在他不愿意再和我一起去了。他为姐姐一辈子坐在浴池门前感到羞愧。我不再替人保守秘密，我只不过替人保管旧衣服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我这个行当名声不好。你呢，来这里以前你是干什么的？”

她停了一会，装了一锅大麻烟递给我，又说：

“你抽着就想说了……它会帮你……让你说心里话！”

我抽了一口，烟呛了我，我感到很不舒服，咳嗽起来。她眼睛里露出不安和焦躁的神情：

“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妙法？你是怎样使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获得新生的？”

就这样我从她的口中得知，仅仅因为我的到来就使得这个在这所阴沉的房子里感到窒息的男子发生了变化。我也感到惊奇。她依然一再坚持，甚至恳求我讲述自己的来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就唉声叹气，还哭了起来。为了结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我终于说了几句：

“在来到这座城市之前，我曾经有幸被恩准在非凡的美德之泉里沐浴，其中有一项美德对我至关重要：遗忘。这股泉水洗涤了我的身体和灵魂。它净化了我，尤其清理了我的记忆，也就是说，往事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所剩无几，只保留了三四个片断，其余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瓦砾一堆，迷雾一片。所有的一切都被裹在一条旧毛毯里了。为了走近这眼泉水，必须摒弃一切，永远排除对往事的怀念。我毁掉了身份证，跟随指引我命运之路的那颗星宿走。它到处伴随着我。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指给你看。哪天它熄灭了，我也即将死去。我把一切都忘记了：童年、父母双亲，还有姓氏。当我从镜子里看我自己的时候，我承认我很高兴，因为连我的面庞都是全新的……我以前想必曾是另外一副面容。不过有一点使我很不安：我可能变得冷漠无情，人们称之为情感的荒漠。假如我不再有任何感情，那我将枯萎衰败，直至最终消亡。无论领事，还是你我，我们都无法同常人相比。所以最好还是学会笑……在这世上，我们只是过客……不要让时光见到我们就厌烦，让我们使它得到一些满足，可以想些新花样，比方说在色彩上想些点子；领事特

别欣赏色彩的微妙之处；一个盲人有如此强烈的爱好是不足为奇的……”

我的这番话对肉墩子产生了镇静作用。她眼泪汪汪地听我讲，一反平素那种冷峻的神情。她所说的满腔仇恨已不再在脸上有所流露。我竟然能使她变得温和，使她感动。然而我并没有对她说任何确实感人肺腑的话。沉默了片刻，她一把抓住我的双手狂吻起来。我很窘迫。我设法将手抽回，可她紧拽不放，她吻我手的时候泪流满面。接着她抱歉地对我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对你说话时的粗暴态度。你是先知派来的天使。我们是你的奴隶……”

为了结束这一令人难堪的场面，我呼喊起来：

“行啦！我不是什么天使，也没有受任何人派遣！振作起来吧！”

传来领事打字的声音，那声音很有规律，领事似乎总在执拗地打着同一个字。

## 第十一章　纷乱的心绪

我辗转不能成眠。我听见肉墩子躲在墙角哭泣，领事在他屋里来回踱步。有一刻我想离开这里另觅出路，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叫我难以割舍。那自然是我对领事的关切，以及一见到他就心慌意乱的那种感受。另外也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无论去哪里，我和人们的关系将总是暧昧不清，我所遇见的也只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我坚信这个家，或者说这姐弟俩与我有缘。我命里注定要和他们相遇，要进入这个家，而我的气质也必定会引起些麻烦。此刻我心烦意乱，脑子里一片模糊。究竟谁在爱谁？谁愿意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怎样离开这所房子而不惹出任何麻烦？

我这才知道肉墩子长期以来一直不让任何女人进入这个家庭。她贪婪地将兄弟置于她的卵翼之下。他反抗，却又离不开她。我认为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即将爆发，势必导致不可挽回的结局时，我迈进了这个家。

我从长期懵懂的状态中醒来，似大病初愈，如今竟然成了有用的人。肉墩子的心理无疑已失去平衡。她痛恨所有的男人，却把所有的爱全部都倾注在她兄弟身上。她时而谈起一个卡车司机，他俩曾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幽会，比如公共浴池附近的烤面包房，或城外某个陶瓷作坊。有一次将近午夜时分，他俩在一个清真寺私会。两人都裹着灰色的罩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俩搂在一起睡着了，第二天人们来做一天中的首次祈祷即晨祷时发现了他们。他们像窃贼一般逃走了。从此以后，那司机便没有再露面，肉墩子最终也不再等待。在她说胡话的时候，她反复讲她的这段艳史，而且还说领事就是这首田园牧歌的结晶！她不能让他作为私生子去抛头露面，于是就声称是她的胞弟。这都不是真的。她在信口胡说。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更加剧了那维系我们生命的紧张局面。领事回来得很晚。他神色疲惫，似乎有什么事情使他很不高兴。肉墩子急忙上前为他脱罩袍。他用手推了她一下，但她躲开了，那罩袍顷刻便到了她手中。然后她便去厨房为他烧水揉脚。我没有动弹，默默地冷眼旁观。他怒气冲天：

“他们戏弄了我。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摘下墨镜，神经质地擦拭着。

“这些贱货！她们塞给我一个独眼龙……是的，那个谁也不要的女人。”

从厨房传来肉墩子的声音：

“这是一个教训，没有我陪伴，看你以后还敢自己去不！有我在场，她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得啦，坐下吧，水烧好了。”

领事在靠椅里坐下。肉墩子肩上搭着条毛巾，端着一盆热水走过来。她跪在地上，双手捧起他的右脚。脚刚伸进水里，领事便尖叫了一声，粗暴地将姐姐一脚踢开。她跌了一个跟头，脑袋差点撞在桌子角上。

“水这么烫！你是故意的，因为我去了那边，你想惩罚我。你走开吧，我不愿意再见你。从今以后，由我们的客人来给我搓脚。”

他换了口气，问我是否乐意为他效劳。

肉墩子狠狠瞪了我一眼。我不禁对她产生了怜悯。她很痛苦，因为她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过了片刻，她对我说：

“你去吧，还是这样好。”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想替这位小暴君搓脚。可是应该怎样回绝才不致引起另一场轩然大波呢？我走近他身边，没有提高嗓门：

“这次你就自己对付吧！”

我听任他双脚浸在脚盆里，径自回厨房找肉墩子去了。我已明白他为何发火，但我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你什么都想知道！”

“是的。”我回答道。

“这都得怪我。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什么，总是满足他的每一个无理要求。自从你来了以后，他想撇开我……想让你来取代我……我并不恨你。不过你要知道，他这个人不可捉摸。你最好不要爱他，在他和其他人之间立起一道保护屏障。”

她拉过一把椅子，低声对我谈起来：

“最初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两次，再后来三次。他硬要我陪他去，我为他描述那些女人。自然，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们从一扇暗门进去，一般不会被人撞见。鸨母明白我们的难处，她把我们安顿在一间屋子里，然后叫几个姑娘来让我们挑选。我

的任务是回答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皮肤以及眼睛的颜色、镶没镶金牙——他厌恶金牙——，胸围、腰围等等。我恪尽职守，然后我就在街上等他。这是最难挨的时刻。我必须等待领事满足他的性欲。有时候得等很久。我想着他，也想着我的一生。嘴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满嘴都是人生的苦水。然而我却想：但愿他得到满足。完事以后，我们就能平心静气、和和美美地过上一阵。他变得安详、殷勤、亲切又和蔼。我暗自感激那个使他获得宁静的女人，我想将来为他娶妻，他拒绝了。我明白他所追求的乐趣就是让我跟着他到那个禁地去。我明白盲人需要具体的经历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因为他们无法形象思维，至少不能像我们那样。日久天长，在陪他去挑选能给他快乐的女子的同时，我也从中获得了快乐。可是自从你来了以后，他不跟我打招呼就自己去找女人。我明白，他这是想获得自由，不愿意我做他欲望的眼睛。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实际上我成了罪恶的眼睛，而且这种事情不该发生在姐弟之间，但是我们之间有多少不该发生的事……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我给他洗澡。给他打肥皂，给他揉搓，给他冲洗，然后再给他擦干。他就像我手里的一个布娃娃。他显然也很乐意，直到有一天这种乐趣，怎么对你说呢？这种乐趣被欲望所驱使。他凑上来，把头伏在我的胸脯上，身子紧靠着我。他的脸绯红，那对睁着的双眼像沙漠迷路者那样神色茫然。他对我说：'我要你给我洗……'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独自一个人关在水房里待很长时间。然后我去打扫地面。不知道他是小便了，还是干了些什么别的，反正地上到处搞得很脏，就像我中午打扫男人浴室时所见到的那样。我什么也没说。我从来不说什么。只要他能幸福，我干什么都愿意。即使现在，我也甘愿低三下四，只要能留住他。但是你来了。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使，你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你要么诅咒我们，要么拯救我们。你或许是毁灭天使，将把这张蜘

蛛网来一番整顿；或许从知情人变成同谋者。占有者实际上一无所有。我只有幻想，我一无所有。我是他的奴隶，就差脸上没有印记，否则我就完全是一个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黑奴。好啦，现在你知道得够多的了。要想逃离这座地狱可不那么容易。地狱还是天堂，由你决定吧。我们都是生活在黑夜中的人：领事的双眼永远充满黑暗；我寻求黑暗简直到了着魔的程度；至于你，你也许出生在月色朦胧的夜晚，那一夜希望之星近在咫尺，你也许出生在那注定命运的可怕的夜晚，那一夜每个穆斯林的身体都感受到死亡的震颤？况且，当我看见你又冷又惊地跨进浴池的时候，我一下就从你的眼中认出你是最后一个命运之夜派遣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伶仃的：既没有父母家庭，也没有亲戚朋友。你想必属于那些诞生在绝对孤寂中的非凡人物。这能看出来。可以说我一直在期待你。在斋月那个非同寻常的第二十七个夜里，我的眼前曾非常清晰地出现一个幻景，它使我忧心忡忡。即便我算不上一个好穆斯林，我也感到死亡轻微的震颤从头到脚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看到有个影子向床上的领事俯下身子，并且亲吻他的前额。我以为那是死神在触摸他。我连忙奔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像小孩一样在哭泣。他只是哭，却不知道因为什么。自从我们在一起生活以来，他第一次跟我谈起我们的母亲。他确信她还在人世，并且即将来看望我们。我把他抱在怀里像哄婴儿一样哄他，并且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他含着奶头重新入睡了。”

## 第十二章　领事的房间

我的命运就此决定，我成为这对奇特姐弟生活中的主要一员。我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忘记过去，在肉墩子和领事的故事中日益安顿下来。

一个节日前夕，我记不清是哪个节日了，领事买了两只活鸡带回家。他决定趁姐姐不在，亲手把鸡宰了。我们平时言行十分小心，唯恐使他想到自己的残疾。我见他来到凉台上，一只手里抓着一只鸡，另一只手里拿着刮胡刀，我害怕起来。刮胡刀的刀片在阳光下闪烁。领事兴奋地一心想宰鸡。我自告奋勇地去助他一臂之力，但遭到他的拒绝。他蹲在地上，脚踩着鸡翅膀，左手卡住鸡脖子，右手下刀。鸡在挣扎，血溅在墙上和他的衣服上。领事将鸡放到一边让它去扑腾，然后满意地抓起另一只鸡如法炮制，他满头大汗，但几乎欣喜若狂。他下刀过猛，将左手的食指割破了，弄得四处是血。他将割破的手指用手绢包着，他很疼，但不露声色。他不再那样笑了。对他来说，这是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我打扫凉台上的血迹时，一阵焚香的气味扑鼻而来，这是人们在节日焚烧小片黑木以奉祀天国的香气。立刻，这香气唤起了一幅乐声缭绕的节日的景象。那时我大概三四岁。父亲抱着我，让我两腿稍稍劈开，来到一位行割礼的理发师面前。我此刻又看到了血，又看到手上沾满了血的父亲那突然而灵巧的动作。我也一样，屁股上，白长裤上都有血迹。

这是一个带着血迹和香气的回忆。我想到那位命运多舛的、固执的父亲的荒谬举动，不禁轻轻一笑。我下意识地摸摸下腹部，仿佛让自己放心，然后我继续清洗凉台。

领事自己已将手指包扎好。不管怎样，他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想到父亲自找的荒谬处境时觉得好笑，而领事呢，他虽然自以为战胜了对失明的挑战，但仍默默地感到痛苦。

家中的气氛时而充满了猜疑，时而充满了默契的阴谋。我越来越处于一场已发生很久的悲剧的中心。这个家是舞台，而我是戏中所需要的人物。我来到的时候，冲突已经完结，这出戏即将变成滑稽可笑的悲剧：血和笑交织在一起，暧昧、混乱、

邪恶使感情丧失殆尽。我甚至怀疑肉墩子和领事间的公开亲属关系是否属实。他们大概只是舞台上的姐弟，是从一个古远的、被沉沦灵魂的呕吐物所玷污的黑夜中产生的影子。一切只不过是演戏，生活只是道具，只是具有民间色彩的氛围。肉墩子大概是职业骗子，领事是假扮瞎子的恶人，而我是理想的猎物，供他们在悬崖顶端封闭的小天地里进行假想的狩猎！……我太熟悉谎言和伪装了，我当然意识到我被卷入一件奇怪的事，甚至也许是肮脏的事之中。我决定提高警惕、掌握必要的王牌，以准备体面地离去或突然地出走，必须对地点和人物进行调查。

在收拾领事的房间时，我开始仔细观察，并小心翼翼地搜查衣橱里的东西。我从未打开过衣橱。一边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另一边是一排抽屉，里面装了不少东西，最上层抽屉里有好几串钥匙，大部分锈迹斑斑，有旧钥匙、破钥匙，有上过好几次油如今蒙上黑黑灰尘的插销，还有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钉子。

我轻轻关上抽屉，随便拉开另一个抽屉。那里有二十来只表，都在走动，指的时间却各不相同。这是一个小小的时间工厂，但我不明白它的逻辑性。有些是金表，有些是银表。

在另一个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双片和单片眼镜：太阳镜、望远镜、没有镜片或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最里边有一包捆着的纸片，这些是眼科医生的处方、眼镜店的发票、改善视力的广告单。日期都是很早的。

我继续搜查，想弄清楚各个抽屉所收藏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我打开另一个抽屉，里面垫着绣花布，上面整齐地摆着好几把剃胡刀，它们是开着的，刀片闪闪发光。一个小瓶里盛着发黄的液体，里面泡着一只羊眼。它看着我，仿佛是活的，仿佛在守卫剃胡刀。我感到一阵恶心，便轻轻将抽屉关上。

我后来的发现使我浑身冰凉。在最下面的抽屉里，什么也

没有。我正要关上它，突然发觉它比别的抽屉浅。我把它完全拉开，推开一个隔板，眼前便出现了一支擦得亮亮的，随时可以使用的手枪。它是空的。三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堆在旁边。

他为什么保存这个武器？他的收藏品使我困惑不解，但并不使我不安，而这支崭新的手枪使我害怕。这是为了谋杀还是为了自杀？我在床沿上坐下，想弄明白这些收藏品意味着什么。在我对面有一台打字机、一叠白纸、一个装着打好字的纸的文件夹。我起身轻轻打开文件夹，漫无目的地翻阅。这里面有日记，也有记事本、帐目、贴上的纸片、乱七八糟的画。

在一页纸上，有这样一段用红笔画杠的感想："怎样超越死亡？有些人为此树立雕像。有的很美，有的却十分难看。我比那些看见雕像的睁眼人更熟悉雕像，因为我是凭着触觉。我抚摩它们，衡量它们的厚度和固定度。立雕像不是解决的办法。我要留给后代的既不是雕像也不是街名，而是一个举动，它将被某些人视为荒唐，被另一些人尊为崇高，它在正统的穆斯林眼中是异端，在与死亡打交道、亵渎死者的人眼中是壮举。这个举动将使死亡措手不及，它抢在死神前头使它屈服，让它躺在一捆稻草上，然后由无邪的手，孩童的手点火，在这个举动所留下的难以忍受的光明中，手凝住不动了……"

这时我听见街上有脚步声，是领事回来了。我赶紧将东西还原，继续打扫。领事带回一大束花，递给我说：

"这是为你买的，我一枝一枝地亲自挑选出来的。我们这里的人很少送花。你有耐心，你住在这里，这都值得用鲜花装饰一番。"

他在安乐椅上坐下。我准备去烧热水给他洗脚，这时他说：

"你去哪里？我不愿意你再像佣人一样为我按摩脚，这些事结束了。你的价值远远高于这些。对我来说，你是我在思索中不可缺少的同伴。当我读写时，我喜欢你在我身边。我得承认，

自从你来到这里，我又开始写作了。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试图将失明变为王牌，我并不把它当作残疾，因此我有时不太公正。我做一些冒险的事。你大概在猜我写什么。有一天我会将某些片断给你看。我的世界大部分是内心世界。我用我自己的创造来充实它，我不得不求助于我的暗室里的一切。如果我告诉你暗室里有什么，你会十分惊讶，甚至困惑不安的。这是我的秘密。谁也进不去，我姐姐也不例外。就连我自己有时也对我所知道的事感到害怕。我把来到我身边、并使我惊惶不安的物体从我的幕布上抹掉。我周围全是物体。有些物体受我控制，还有许多物体是无法控制的。例如你可以试试一把剃刀和一把剪刀，它们往前移动，遇见什么便割断什么，无法控制。因此，我对它们保持戒心。我承认我十分害怕锋利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那天我才坚持要亲手宰鸡。我割破了手，那没关系。你想想要是我没有抓住剃刀，那么我的鼻子和五个手指都会被割掉的。好了，我别用自己的恐惧来吓唬你。太蠢了！我羡慕你，我要是你就好了。你既是观察者、见证人，有时还是演员。你运气好，因为你参与我们的生活而没有义务了解、特别是承担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也不打听你的过去，一切只凭我的直觉和激情。好了，现在把花插到瓶里去吧。”

我向他道谢，然后走开，他正用手按摩前额想消除头疼。每当他头痛时，他便变得十分脆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感到自己确是残疾人。我正在找地方摆花瓶时，他惊叫一声，胡乱地挥动手臂求救。我赶紧跑过去，剧烈的疼痛使他惊惶失措，何况他又找不到镇痛片，其实镇痛片就在他身后伸手可以摸到的地方。

“我疼得透不过气来，仿佛是大锤在击碎石块，每一锤都使我颤动……”

我给他几片镇痛剂和一杯水，将我的凉手放在他额上。最

初他不愿意我在他身边，后来，我给他按摩，他便感觉好多了。

“继续按摩吧，这使我舒服。你的手在行善。我生下来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毛病时时在威胁我，它是我的主要残疾……”

我递给他咖啡，扶他上床，不是让他睡觉，而是让他在发病过后歇一歇。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没有抽回手，觉得让他握着是很自然的事。我感觉到他温暖的身体。我们就这样待了大半个下午。当我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时，我站起身来去开门。门上了保险锁。肉墩子显出惊讶的神情，问我为什么将自己锁在家里。我说：“出于偶然。”她不再问了。我告诉她他又犯了头痛病。她很担心。我叫她不要吵醒他。晚上她对我说：

“你还记得领事上一次怒气冲冲回来的情形吗?大概至少有一个月了吧……”

“也许还不止。不过这和他今天发病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你说得好，你当然不明白。我认为禁欲和头痛有点关系。当一个男人身上长期存着这股浊水时，它会上升到头部，引起疼痛，因为并不是头部需要它……你明白吗?”

“大概是这样吧，你是说，一个男人如果不定期排泄精液就会头痛，是吗?那么女人呢?她们不会有毛病?”

“有的，她们变得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甚至也不再喊叫了。”

我轻轻笑了起来。肉墩子做了一个微笑的姿态，接着放声大笑，并用手捂住嘴，想阻止自己。

## 第十三章　浊水湖

整整一夜，我与滋生着各种动植物的混浊的、深深的、黏黏糊糊的湖水在搏斗。这是一潭死水，但老鼠在里面来回奔跑

愚弄受伤的猫而搅动了湖水，使它散发一种令人窒息的、浓稠的、难以形容的气味。

这里既有停滞不动的东西，也有活动的东西。我有机会看个清楚。我被关在一个玻璃笼里，有一只手随心所欲地将我放到湖底又将我提上来。我感到窒息；但我的喊声无法传到笼外。我认出法蒂玛的尸体，为了保全面子我曾和这位患癫痫的可怜的堂妹结婚，我爱她是因为她是一个大裂口，这里不涉及任何感情。她的面孔宁静安详，身体也完好无缺。她躺在湖底，仿佛是被人抛弃的旧东西。奇怪的是，老鼠不啃它。我看见她便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惊魂未定，浑身冷汗。

我做这种恶梦并非第一次，但每一次都出现过去的某一张面孔。绝对遗忘是不可能的。该怎么做才能不再自愧有罪，才能不再被老鼠和蜘蛛纠缠呢？

我想到关于浊水冲到头部的说法，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应该付出代价，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加快遗忘过程，我便欣然接受命运的规律和安排。

就这样，我从沉重的恶梦中走出来，领事也摆脱了使他头痛欲裂的痛苦。我们两人都经历了同样的考验，我们意识到自己被恶运缠身的处境。这使我们解脱顾虑，既然迟早我们要被过去的幽灵攫住，此刻倒觉得自由一些。

这天早上，我的身体感到怠倦，我决定朝领事再靠近一步。他出门去学校时，我对他说不要回来太晚，他很吃惊：

“你像是我的姐姐！我会早早回来的，叫你高兴。我不去咖啡店，也不去看我那位当剃须匠的朋友。”

我想陪他去找女人，肉墩子不会知道的。他给我领路，这个荒唐而大胆的念头使我高兴。我很好奇。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巧、遥远，永远摆脱了那个夜晚的沉重的死水。这种欢快的感觉使我起了鸡皮疙瘩。我一面收拾房间，一面像疯子似

地蹦着跳着，然后在盥洗室待了很久，洗呀，喷香水呀，仿佛要去参加婚礼。

领事在将近五点钟时回来了。他带了一捆薄荷和点心。我对他说晚一点再烧茶，并且说肉墩子托我陪他去找女人。他愕然片刻，笨拙地咽下唾沫，然后喝下一瓶水，问我他姐姐是否真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了。他不相信。

“这使我很别扭。这件事是姐姐和我之间的私事。她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话时，我注意他的脸，去妓院的念头使他容光焕发。

“你真愿意陪我去？你不感到别扭？”

“不，不会别扭。我很好奇。你给我机会去看看这种地方，我自己是不可能去的。陪你去是个好借口。”

“既然你这样想，那我就跟你去吧。”

沉默片刻以后，他又说：

“不，你跟我去。”

“我拉着你的胳膊，你告诉我怎么走。”

我生平第一次挽着男人的胳膊在街上走。表面看来我们是正常的一对。一男一女在街上走，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有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监视我们，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方向，它会对我们施魔法，诅咒我们直到世界末日。这只眼睛就在那里，在半掩的门背后。

一个女人在暗中瞧着。我从她身边经过时，仿佛中了一箭，一阵哆嗦。灾祸的电波传来了，我的身体将它作为信号和感知接收下来。我毫不在乎，继续前进。我们经过妓院门前，它一眼就能被看出来。领事叫我继续往前走，我跟着他。他带我走进一条阴暗的小巷，跨过一扇矮门，来到没有光亮的走廊。这一次我们是完全平等了，我们处在同样的黑暗之中。

“你别怕，有一级台阶。”

我抓紧他的胳膊，弄得他叫疼。我们走上阶梯，来到紧闭的门前。领事敲了两下，接着第三下。一个女人，鸨母，打开了门，对领事表示欢迎。

“您很久没来了，您现在换了一个新陪伴？”

“请给我们准备茶，不要太甜。”

她将我们引进一个肮脏简陋的房间，那里有一个盥洗池，不太干净，水管在漏水，顶里头有一个旧衣橱，散发出樟脑的气味。我在椅子上坐下来。领事舒舒服服地在床上躺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塞满印度大麻烟末的烟斗，点着它，独自抽着。我们静静待在那里等喝茶。我睁大眼睛仔细看。我有点不耐烦。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有茶壶和几只杯子，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们正在喝茶（太甜了），这时鸨母领着两位年龄在二十岁和二十五岁之间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既不美也不丑，显然她们不愿意留下来伺候领事。鸨母请我给他描述一下：

“一位是棕色头发，额头和下巴上都刺有花纹。油光光的头发上包着鲜艳的头巾。乳房丰满，但稍稍下垂，腹部过大，臀部多肉，腿部多毛，她正在嚼口香糖。她在对你扮鬼脸。总之，她既不美也不丑。她干自己这一行，谈不上高兴或者愉快。另一位身材纤细，乳房很美，身段窈窕，但是臀部其大无比。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很明亮，没有嚼口香糖，但有一个毛病，时时在吐痰。由你挑选吧。”

鸨母刚才离开片刻，这时回来问道：

“您留下哪一位？”

领事躺在床上说：

“都不要。”

于是这三个女人都走了出去。领事对我伸出手来，手里有钱。

"我忘了给你钱付帐了。"

这笔钱相当可观。我们又等了一会儿，进来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她惊恐不安，仿佛是被鸨母从门外推进来的。她傻傻地瞧着我们，不知面前这个男人和女人要她干什么。我发觉她在发抖，大概是新手吧。鸨母又进来了，显然对她的眼力很满意。她对我伸手，我便把钱给了她。她正要出去时，我开始描述这个年轻女人，她的头发几乎是金黄色，乳房丰满而富有弹性：

"她是瘦长个，棕色头发，乳房很小，身体窈窕，头发短，臀部匀称，厚嘴唇，她没有嚼口香糖。她要你。"

我做手势让鸨母和那位年轻女人出去，我等待领事的回答：

"你说她的乳房很小，臀部匀称？那好，我要她，我等她。"

我已经脱下长袍和裙衣。我轻轻走到床边解开领事的长裤。我没有关掉那盏昏暗的灯，便趴在他身上。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我抑住呻吟。不能让他看出我在冒名顶替，趁他假寐时，我赶紧穿上衣服，敲敲门。

"等一等，我穿衣服。"

他起身，慢条斯理的。我畏缩在角落里。我知道他心里明白，但我愿意使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始终是疑团。一种同谋关系悄悄地、暗暗地将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千万不能说话，千万不能用言语来讲这件事，它貌似谎言，其实是不能戳穿的真情。

这一夜，我一闭上眼睛便又看到浊水湖。笼子没有了。我自动潜下去毫无困难地浮上来。四周的环境和头天一模一样。荒芜的公园，红色的草，光秃秃的树。在一株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树枝上吊着一个秋千。它已损坏，像旧东西一样吊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摸摸额头，寻找伤疤，它藏在头发里。我和父亲一同来到这个公园。我打扮成男孩子，和秋千四周的小姑娘逗着玩。有一天，一个小姑娘的哥哥把我打倒在地。我满脸是血，哭

了起来。那位哥哥比我大，他说了一句话便逃之夭夭。他说："你要是女孩子，我会用别的办法教训你！"我父亲惊惶失措地跑过来，带我去医院。这件事我曾忘得一干二净，伤疤是何时留下的，我也记不清了。

我的梦结束时，刮起一阵狂风，带着苔藓的沉重落叶被吹得满天飞舞，那个众人皆知的秋千也被吹到别处，它再毫无用处了，它那凋敝的状态使我回忆起遥远的往事。

这天早上，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在领事眼前露面。我身上保留着他的气味和汗水。他来敲我的门，端给我一杯他亲手做的橙汁，显得知己而体贴。我的脸发红，一阵热浪涌了上来，使我手足无措。他在床沿上坐下，掏出一条绣花手绢递给我。我们的手指相碰。我向他道谢。他一言不发。我内心深处突然意识到一个明显而自然的事实：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具有特殊的功能，具有某种风采，而肉墩子对他的粗暴占有使他无法发挥出来。他敷衍应付这种占有只是为了避免引起轩然大波。

他不需要说话。他那不凝视任何东西的眼光使我慌乱。他有时表现出一种不安的温柔，某种来自纯动物性的东西。沉默的亲密气氛弥漫在这个习惯于孤独的房间中。我们听见过路人的声音，但我们不敢吭声。我轻轻将手挪近他的手，后来又抽回来，我害怕打碎某种脆弱的、我无以名之又无法忘怀的东西。我们仿佛自愿地自我关闭在地下墓室中，我们本人就是要保守的秘密。生活中有些激烈的时刻：单单某一个人在你身边就足够了，他（她）都不知道某种具有威力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东西会产生。人们无法称呼它。只有激情，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才泄露了它。人们因此感到充实而快活，仿佛孩子被欢乐带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至于我，我没想到有一天会达到这种境界：身体和感情飘了起来，载着我奔向空气纯净的山顶。从高山吹下的风拂过我的思想。一切清澈透明。我得到宁静，而这大概

是我从未有过的。

领事站起来。我很想留住他，让他继续待在我身边，摸摸他，用嘴唇亲他的头，躺在他怀中。我不敢动，惟恐葬送一切。他默默地走出房间。在相对无言的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我不愿意去想肉墩子会有什么反应，也不愿意去想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新气氛。此刻还嫌太早。

肉墩子在睡觉，领事已经出门了。我不知道上午干什么，我在室内转圈，决定不出房门。

## 第十四章　妓院的喜剧

我们演了一段时间妓院的喜剧，主要是为了那安静隐秘的场面布景，而不是为了防止肉墩子起疑心。不到几天，她在家中的作用和地位大为降低。她没有反击，但是我确信她不会甘心完全被赶下舞台的。这个期间她工作很忙。除了管浴室以外，她还给人介绍婚姻。

一天晚上，她回来很晚，说话的口气仿佛我曾托她帮忙，托她打听什么事似的：

“成了！我找到对你合适的了。”

“什么事？”

“嗨，别装傻了，这是你朝思暮想的事，你夜里都睡不着。”

“让我睡不着的事可多了……”

“对，不过这件事可是让你痒痒，像一只毛毛虫在你皮下爬，你又抓不住它，没法痛痛快快地搔一阵。它叫你发痒……”

我当然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刺激她的庸俗趣味，使她失去冷静。何况领事没有想到姐姐会是一个几乎体面扫地的媒婆。我坚持说不知她何所指。

“好吧，既然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就揭穿你的把戏了。

我给你找了一个男人，是位鳏夫，但个子魁梧，和女人睡觉的本领呱呱叫。他想找一位孤女，无亲无故，孤苦伶仃的女人……这正符合你的情况，对吧?”

领事一直听着我们的对话，毫无反应。

“我不要结婚。我根本没请你这样做。”

“不错，你没有请我。可是在这个家里，谁该结婚，谁不该结婚，都由我说了算。”

她提高嗓门，突然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弟弟的脸绷了起来。她扑到我身上，粗暴地将我拖到厨房，将我锁在里面。她大发雷霆，并且煽动领事反对我。我确实害怕，因为她知道我的某些往事，肯定有人告诉了她。她压低嗓子和弟弟说话。我将耳朵贴在门上，总算听见了这番话：

“这是一个篡夺者，是谎言，是危险。她骗了我们。我有证据。她比你想象的可厉害得多。这个女人在过去骗了所有的人，大概还害死了她的父母。她母亲是得疯病死的，她的父亲没得病就死了。我们收留在家的是一个杀人犯，一个窃贼。你知道吗，她是将全部遗产抢劫一空后逃跑的？无论如何，你得相信我，弟弟，我的生命，我眼中的光明……”

“够了！我不信你的话。你嫉妒，你真疯了。你编造这一套是想让我陷于孤独和奴隶之中。办不到！”

领事想回到房间里闭门不出，推开她，她却声嘶力竭地叫着：

“这女人是个男人！我有证明，有照片，有文件。她欺骗我们……”

领事神经质地大笑起来。肉墩子还在叫，接着我听见她在哀求：

“不，弟弟，可别这样，你真叫我害怕，别拿剃头刀，你会弄伤自己的，真的，求求你……不，这不是真的……都是我编

造的。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多么痛苦。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那你打开厨房门……”

“这就开。”

我看见领事将剃头刀放在喉咙上威胁姐姐，他怒不可遏，神色凛然。我拉起他的手，领他到他的房间。他在发抖，全身大汗。我从他手上拿下剃头刀，挨着他坐下来。

“我的眼睛是干的，”他说，“可是我内心在痛哭。我哭是因为姐姐疯了，我哭是因为可能失去你，我将无法忍受你的离去。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从第一天起，我就管你叫‘客人’，我本可以给你一个名字，不过，名字和关系都毫无意义。你来到这个疯人院，给我带来了活力、感情、温暖和恩惠。”

肉墩子又出去了，我趁这次争吵的机会向领事讲述和坦白了全部真情。我讲述我的经历，从生下来直到逃跑，我的飘泊，遭人强奸，以及和肉墩子的相遇。我讲述我的悔恨、忧愁，以及他那含蓄而温柔的友情重新给予我的希望。我说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我，会惩罚我。我平静地等待这一天，但是我离不开他。

我的经历使他微笑。在他看来，这是我为了度过生命中头二十年而编造的童话，这是孩童想象的故事——孩子感到无聊，便愿意做介于严肃和玩笑之间的游戏。

“笑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推倒恐惧、偏狭、狂热之墙。”他又说，肉墩子的大发雷霆仍然使我们心有余悸。

当他认为处境令人窒息又难以摆脱时，他擅长于超脱。“我不需要闭上眼睛。我待在这里，而我的精神却在那上面，在房间里或凉台上。当一切都不顺利时，我爱笑，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明亮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阴暗的。可以说万物皆复杂，真实更近似树影，而不是近似洒下阴影的树木。如果你给我讲的确有其事，那么你一定曾经以此取乐，当然对你的父

母和周围的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如此巧妙地脚踏两条船，这是运气。我那天跟你说过，失明并非残疾。当然，它是残疾，但是你要是会玩弄它，它就不再是残疾了。玩弄并非欺骗，而是揭示阴暗所具有的功效。这就和智慧一样，我记不得是谁曾给它下过定义，说智慧就是对世界的不理解。我不免想起神秘主义的诗人，他们认为表相只是真理的最邪恶的面具。既然你的身体曾是假面具，那你应该明白光明只是一个骗局。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有什么是清楚明亮、确定无疑的呢？我认为你生活中似乎有过一时的疏忽，它延续了一段时间，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和爱好，于是你开始假扮起来，以混淆视听，鱼目混珠。”

沉默片刻后，他寻找我的手。我无心靠近他，还在想他刚才说的话。“一时的疏忽”，这便是我的生活，我那虚幻的生活。我相信，如果我在女扮男装时遇见这个人，我会爱上他，或者仇恨他，因为他立刻会识破我的假面具。我修饰表相，但本质完好未变，而这个看不见的男人正是用其他一切感官来代替眼睛的，不可能骗过他。人们骗不了瞎子。你可以给他讲各种故事，他相信的是声音，而不是你的话语。

即使他假装不相信我讲的故事，他的微笑也说明他料想到某些事。他握着我的手，将它举到唇边，亲吻它，轻轻咬了一下。我低低叫了一声。他神色迷惘地对我说：

“我们的罪孽，这侵蚀和毁坏心灵的东西，每次使心灵丧失一点纯洁性的东西，便是‘我们不甘寂寞’。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如此脆弱……也许你和我，由于我们奇异的命运，我们学会了如何超越这种脆弱。总之，当你走进这座房子，我立刻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不欠任何人东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毫无惋惜，不动声色，我一生都在使自己习惯这种自愿离开人世的想法。我的死亡附在我身上，插在扣眼上。其他一切只是骚动，以免辜负时间。不能让

时间对我们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做蠢事，做和我们的智慧很不相配的事。我说‘我们’，因为我们都一样，一个秘密盟约将我们连在一起。”

我又想到领事威胁说肉墩子不开门他就割断喉管的场面，禁不住问他当时是否当真。他说不知道，而且，归根到底，认真只不过是游戏的一种尖锐形式罢了。他大概是真心实意的。他告诉我姐姐常常使他害怕，他毫不留情地对她描绘一番：

“她有点疯疯癫癫，因为她很不幸。她曾经十分勇敢，那时我们突然间失去了一切，父母、家，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我们四周是断墙残壁。城市在颤抖，滑向通红的天边。她对这个时期始终怀着一种内心的狂怒，什么也未能使它缓解或平息，因此她变得乖戾。她可以很凶恶，不公正。她可以表面看来无缘无故地毁坏一切。只有比她更强烈的暴力才能使她收敛。所以我才变得狂暴，不是针对她，是针对我自己。我触到了她内心的最痛处。她知道我的威胁是认真算数的。我最责怪她的是她缺少宽厚的胸怀，太容易产生仇恨和坏心眼。我自知是她的囚徒。我很痛苦，希望有一天能得到解脱。你明白吧，我终于挣脱了失明所造成的羁绊，却未能挣脱姐姐对我的感情羁绊！”

他说话的时候，我靠在他身上，偎在他怀中，感觉到他温暖的身体。

我们第一次在家里作爱，然后静静地躺着。我又想到肉墩子的威胁和诡计。她是会制造不幸的，毁灭我们，或者至少除掉我。这天早上她嘴角喷着唾沫大声吼叫。这是仇恨的外部标记。她的眼睛不再发红，而是发黄。她像一头不甘心单独死去的受伤的动物一样狂怒。她大概掌握有关我过去的某些迹象或情况。即使关于这段生活我无可自责，我也不愿意有一天和那一出骗人的把戏对质。在埋葬父亲时，我特意将那个时期所用过的一切都埋入土中。它们不可能成为见证。当然我还有叔叔、

姐姐、表兄和邻居。我逃出时没留下任何痕迹，我逃到国土的另一端才停下来。机遇使我没有飘泊很久。命运指引我来到土耳其浴室。是林中的被奸污促使我朝这里走来。我知道，最开始我只能和古怪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很高兴的是，爱上我身体的第一个男人是瞎子。他的指头上有眼睛，他的温柔细腻的抚摩织成我的图像。我的胜利，就在这里。这得归功于领事，而他的神力主要通过触觉表现出来。他使我的每个感官从麻木或桎梏中苏醒过来。当我们作爱时，他长时间地用手凝视我全身，不但唤醒我的欲望，而且使它达到罕见的强度，然后又得到美妙的满足。一切都在寂静和柔和的光线中进行。他坚持要有光亮。有时他笨手笨脚，激动起来，便叫我再开一盏灯或点一支蜡烛。他说："我需要光亮才能看清你的身体，闻到它的芬香，好让我的嘴唇顺着你的身体和谐线条挪动。"他和女人交往的经验大概是很有限的。他像动手创作以前的艺术家一样努力做到全神贯注。他把自己比作雕刻家。"为了熟悉你的身体，使它不再反抗，我必须细细地、耐心地雕刻它。"他说。

我在年少时代曾竭尽全力排斥情欲。我身陷罗网，但从那种处境中也获益匪浅。我不再去想情欲。我与此无缘。我只满足于狂乱的梦，它充满了青年男子的身躯和粗俗的宴会。我往往由自己来安抚自己，并引以为耻。如今这一切都已遥远。我不愿再去想它。奇迹以领事的面孔和眼睛的形式出现。领事将我塑造成有血有肉的雕像，情欲的对象和主体。我不再是随风飘散的、身分不明的沙土之躯。我想到各个器官都固化了，变得坚实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虚无缥缈的身躯，我的整个生命曾经仅仅是副假面具，仅仅是幻象，以欺骗那无耻的社会（它建立在失去全部灵性的、被歪曲的宗教的伪善和神话之上），仅仅是父亲惟恐在旁人面前丢脸而设下的骗局。遗忘、飘泊、爱情所酿成的神恩，才使我得到新生，生活下去。可惜的是，这

种幸福、充实、在盲人的纯洁目光中的自我发现，为时不会长久。我知道这一点。我有预感。这个短暂但强烈的幸福即将突然中断。即使我痛苦，我也接受命运的敲击。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我再没有力量来反抗了。

## 第十五章　凶　杀

一切发生得很快。肉墩子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领事认为她忙于为人作媒。我却深信她出门去寻找什么了。动身以前，她打发浴室一位女仆来告诉我们她最近很忙，叫我们不必担心。

一天清晨她突然归来。我正在领事怀中熟睡。她推开门，抓住我的头发将我从床上拖下来。领事突然惊醒，不知所措，以为在做恶梦。她喷着唾沫星子吼道：

“来，你这母狗、强盗、婊子，你来看看楼下是谁。你害死多少人，还拐走遗产……”

她一边踢我，一边推我。我尽力抓住家具不肯走。领事穿上衣服。她用力推我下楼。我跌了下去，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叔叔，法蒂玛的父亲，也就是父亲叫我多加防范的吝啬鬼。他的狂暴是不露声色的。它表现为面色苍白——这决非好兆头。我知道他这人凶狠可怕，他女儿是因为他心肠歹毒才得了癫痫病，受到遗弃。我父亲管他叫“我那满身怨恨的兄弟”。正是他嘲笑我母亲生不了儿子。他冷冷地、厚颜无耻地嘲笑她。他那垂在鼻尖的鼻涕是毒药。我一直恨他。我比他厉害。因为我从不让他接近我，不让他和我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他怀着无边的仇恨。我假装和法蒂玛结婚，是为了帮她摆脱家庭，因为当她发病抽搐时没有任何人过问。这位叔叔一生都在嫉妒我父亲，一生都在害人。他的爱好就是给别人设陷阱，进行要挟，借他们的软弱或不幸趁火打劫。这是一个卑鄙无耻之徒！我一看见他，

就明白我已身陷罗网。他一声不吭，正在品尝他的胜利。我可以否认一切，不承认他，但是黏糊糊的浊水湖的形象擒住了我，使我感到一阵恶心，失去了冷静。我们四目相视。在他的目光里满含仇恨和报复的欲望。而在我的目光里却含有怜悯和尽快了结的强烈愿望。我叫他等一等，我上楼拿东西跟他走。我来到领事的房里，他吓呆了，不知所措，毫无反应。我一直走到下层抽屉前，将手枪装上子弹，不慌不忙地下了楼。当我来到离叔叔一米远时，我将所有的子弹都射进了他的腹部。

霎那间，我明白这段故事已经结束了。我该结束它，以凶杀作为终曲。人在开枪时，一般来说什么也不想。而我呢，我却淹没在种种形象和思想中。这些波浪推着我，我知道是法蒂玛，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所有曾经遭受这个恶人之害的人，是他们在指挥我的手。

我看到这个身体倒在地上，流出发绿发黄的血，感到一阵轻松。肉墩子两手抓着脸嚎叫。领事一言不发，仿佛心不在焉。我感到冷，往肩头披上一条围巾，静等事态发展。我盯着地面，什么也不再听见。我已经离远了。我在草地上跑，后面有一群孩子追着我扔石头。我正处在幸福的年龄，不到一岁。我不再有失落的感觉。我在几个月中所体验的热情足以维持我到生命的末日。

我被审判，判处十五年徒刑。我不要律师。法庭给我指定一位律师。这是位年轻女人，她对伊斯兰国家里妇女的地位作了慷慨激昂的辩诉。肉墩子和领事也出庭作证。我记不清肉墩子说了些什么，至于领事，即使此事使他痛苦，他也毫无流露。他发表了准备好的声明：

“处心积虑使他人丢脸者不可能得到我们的尊重。给人人带来羞辱者不齿于人类。当某人具有神恩和崇高心灵时，他也可能行为残酷，也就是说成为伸张正义者。你们此刻审判的女人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物——他们战胜了仇恨所引起的一切耻辱。她迎着最大的痛苦走去，而这是出于她崇高的心灵。我与这个女人之间有盟约，这是我们的秘密。这是我们的爱情。在这个场合人们是很少谈到爱情的，但我要告诉你们：我和她之间的爱情使我远离黑暗。因此，我将等待她。”

## 第十六章　在黑暗中

我很快就适应了牢房生活，囚禁对我来说并不是惩罚。我再次身陷囹圄，感到我那女扮男装的生活多么像一座监狱。既然我只能扮演一个角色，我便被剥夺了自由。我一旦越过界限便大祸临头。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是多么痛苦。我的命运改变了方向，我的本能受到了践踏，身体被扭曲，性欲被窒息，希望化为泡影。我哪里有选择的权利呢？

监狱是人们佯装生活的地方，它是一片空无，具有空无的颜色，缺乏光明的漫长白昼的颜色。它是一条被单，一块窄窄的裹尸布，一张被生命抛弃的，烧毁的面孔。

我的囚室很窄小，这使我很高兴。我说过它仿佛是坟墓的先兆。监狱仿佛在为死亡作准备。我对潮湿的墙壁无动于衷，为我的身体终于有了一块与它相适应的领土而感到高兴。我和其他女囚极少来往，放风时我也不走出囚室。我索取纸和笔。我想写。我感到字词从四方涌来，大量的、成群结队的。它们敲击着我那冰冷的监狱的外墙。字词、气味、形象、声音，它们在我囚室周围转来转去。最初我毫不在意，我在学习等待。我不愿意估计时间，为此，我堵住了从墙壁高处射下来的微弱光线。既然这整片领土浸没在既深又长的如墨的黑夜之中，又何必虚构白昼和阳光呢？我要求黑暗，而且终于得到了它。我宁可生活在单一色彩的空间，使自己习惯于这块平地，这条我来

回踱步的直线。我逐渐进入了盲人生活的世界，他们失去了视力正如我失去了自由。我整日闭着眼睛，最初确实不太习惯。为了保险起见，我将眼睛蒙住。我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个鬼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看，还因为这样可以使我更接近领事。我试图进入他的黑暗之中，盼望在那里与他相遇、接触、谈话。

每星期五下午，他很早便来探监。这些每周例行的探访是我生活中的大事。最初有几个傻瓜笑着挖苦说："那位瞎子是来看她的，是的，是来看她……"我对这些嘲讽向来置若罔闻。头几次没有蒙上眼睛，我们相互看着，默默无言。整个探视期间，我们手拉着手，一言不发。他给我带来书籍和纸笔。既然我蒙上眼睛，我便无法写字，但写的愿望却越来越迫切。晚上七点钟到九点钟，每间囚室都有灯，我决定在这两个小时里解开蒙布写点什么。我胡写乱画。我有那么多事要写下来，却不知从哪里下笔，于是我又戴上蒙布，将头埋在枕头里。我眼前又是一片黑暗，这使我得到宽慰，因为这种方式使我与领事相通。他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愿意让他知道。爱情使我模仿他所处的逆境，这是与他相通的唯一办法。当你心甘情愿地接受失明时，它使你对你自己以及你和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十分敏锐而清醒的观察力。既然我无从下笔，我便利用这两小时的灯光来阅读。我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经历加在我读到的故事人物身上。毫无例外地，我一一蒙上他们的眼睛，或者使他们因犯蓄意杀人罪而锒铛入狱。我的阅读从来不是被动的。我有时甚至将人物从这个故事搬到那个故事中去。我以此为乐，也可稍稍有所行动。这一切在我脑中交错在一起，并且占据了我的黑夜。梦境、恶梦、白幕浑然不分，与我纠缠不休。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为这骚动不安、荒诞不经的黑夜中的人物，以至我往往急于入睡，好体验那些不凡的经历。

我陷进残酷的爱情故事之中，我既是热恋音乐老师的弟子

萨素克，又是这个女人串金，她被一壶开水迎头浇下而失明。我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时而是宽恕和爱情的天使，时而又是无情的复仇的风暴。我既是音符又是乐器，既有情欲又有痛苦。我被卷入许多故事之中，我愉快地将它们掺杂在一起，好奇地等待下一夜我将扮演什么。

当然，我阅读《一千零一夜》，一小段一小段地读，常常从这一夜跳到另一夜，臆想我所引起的混乱会导致什么后果。

我的夜晚是丰富的。我往往不写什么，而是用阅读来充实夜晚，我已将白昼完全抹掉，它被捆在同一口袋里，沉入黑暗之中。我下决心不睁眼睛看监狱，或者至少尽量少睁眼。这是我的权利，我当然寸步不让，尽管女看守有时不以为然。第一年在这固定的节奏中过去了：白天是黑暗——七点到九点钟，睁开眼睛阅读或写——然后再次是黑暗，外加黑夜及其伴随物——星期五领事来看我。这一切仿佛成了规律。

那个星期五，一大早我就预感到他不会来了。我很难过，心情极为恶劣。我知道。知道什么，我也说不清。反正我知道。

五点钟时，看守递给我一封信。信是拆开的。我扯下蒙眼布。囚室很暗，我无法读信，便爬上床，将我挂在窗口的黑布摘掉，这样才有了一丝光线。我开始看信。我的腿在颤抖，两眼难以完全睁开。我等了片刻。

朋友：

星期三上午姐姐因脑溢血去世。当天我便独自将她埋了。事情来得突然，但这样更好。家里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我们整天吵架。我很痛苦，她也痛苦。她的习惯、饮食、鼾声、气味、声音，我都再无法容忍。我厌恶她的存在。我失去耐心，常常狠狠地反唇相讥。我发觉，一个人长期以来心情极不痛快就会变得十分

粗暴。我的粗暴最开始只限于体力，但是，由于一再争吵，这种粗暴进入我的心，我开始仇恨这个可怜的女人。她这一生遭受一连串的挫折，她有过隐秘的抱负、贪欲，她不顾一切地将我隔离起来，使我为她一人活着。她想把我喂得饱饱的，吞食我。我并不糊涂。我是有戒心的。在发生那场悲剧及你入狱以后，她常说自己有罪，但谈到你时，总是又加上一句："无论如何，一个将生活建立在谎言上的人是决不会对你说真话的。"我随她说去，不予回答。她哭着说想寻死。我默默地盼她死。她的嫉妒将我们毁了。她将一切都葬送了。家中再没有任何生气。

正是她托人到你家乡打听你的来历。她说她想揭下你的假面具。她终于找到你那位利用鞋店放高利贷的、行迹可疑的叔叔。你知道，他的死使许多人大为高兴。人们都鄙视他。他做了许多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生意。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告诉你你的行动是合法的。我思念你。我闭着的双眼充满了对你的思念，我渴望重新见到你。我必须处理姐姐的死所带来的问题。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并不害怕孤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一切安排妥当。我需要一个管家，给自己点炉子。邻居的孩子，一位年轻人，暂时和我作伴。他给我朗读，并且自称是我的弟子，真好笑。他的父母每天给我送三顿饭，真是好人。他们的孩子在我那所学校上学。从前天起就不断有人来看我，主要不是为了慰问，而是想帮帮我。姐姐在世时没有人爱她。我看这是最可悲的事了。在孤独中死去，而且不被任何人怀念，这是多么悲惨，叫人难以忍受。我知道恶人往往在可怕的孤独中了结一生。姐姐没有来得及体验

这种痛苦，但是她一直因为不被人爱而感到痛苦。我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偶尔我也爱她，答应她的种种要求，而她执意要包揽一切，连我的梳洗也要管。我不是把她当作姐姐来爱，而是当作乞丐——她付出一切以换取一点点温暖。这就是怜悯。我也许过分严厉，因为是她使我活不下来。可是，难道应该和迫使你生存的人厮混一辈子！如今她已安睡，沉入一种既无声音又无形象的、超越一切黑夜的睡眠之中，还是不要用无情的评论去惊醒她吧。

充溢我心中的痛苦日日夜夜对我诉说的，不是她，而是你。我的思想扎根在黄昏的树林中——目前你是那里的囚徒。我的心好比是盖满枝叶的石椅，它放在路旁供人歇脚休息。机遇或风儿会将你带回到这里。我等待你。再见。

他常常用“再见”来代替“回头见”或“下星期五见”。肉墩子的死使我深有感触。我再次想到她的不幸，她那令人憎恶的躯体，以及给她的面孔打上烙印的种种失败挫折，我努力想弄明白：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迫使她作恶，她为什么非作恶不可呢？她想让所有的人为她那丑陋的躯体付出代价，而这种丑陋很快便和她心灵的忧伤混同起来了。有些人是从仇恨中汲取生活的力量的。你常常会看见他们在傍晚时分徘徊在老鼠出没并排泄全部毒质的死水湖边。据说他们排泄不幸是为了求得灵魂的纯净，其实不然，他们载着负电荷，必须将它消耗在他人身上，否则他们本人就会瘫痪，就会死亡。肉墩子的死是理所当然的，她是图谋害人的恶念的牺牲品。在她挑起了那场悲剧以后，她惊惶不安，无所适从，找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来发泄她的全部积恨。

我又戴上蒙眼布寻找黑夜。我要做的只是等待宁静的时刻——只有爱情会来干扰它。我的整个身心渴望宁静，渴望那种节奏放慢的状态，它使我感到平静和惬意的疲乏。我只渴望睡眠，它充满了各种人物，他们一直生活在我身上，仿佛我成了他们的库房、炉膛和地下室。白天他们紧紧贴在壁上，而一当我闭上眼，他们便从四面八方跑来，甚至责备我久未露面。我笑着，继续和他们玩在别的时期开始的游戏。遗憾的是，在这个充满激动、笑语和狂热的世界中，竟没有领事的一丝踪迹。必须找到暗门，将他领进来，让他也参加这些节目。诚然，梦中也有一位盲人，是安达卢西亚公园的看门人，不是领事。他有一根棍子，不让孩子们进入公园，有时甚至打他们。他很凶狠，并不是因为他是盲人，而是因为他是看门人，是穷人。

## 第十七章　信

我戴着黑色蒙眼布，一点一点地走进盲人的世界。我重新学习日常生活的动作，在囚室中这些动作减至极少。只有在读写梳洗的时候，我才摘下蒙眼布。我所制造的黑暗层一天天地增厚。它帮助我脱离我的躯体，使躯体完好地独立于我，而对我所爱的男人的最后爱抚保留着炽热的回忆。时间在自我废除。这一次我未作任何矫饰。我使自己适应，我学会控制孤独和等待。我大概是所有女囚犯中唯一从不抱怨孤独的人。至于等待，我从不和任何人谈到它。我迫使囚室周围的人对我保持沉默，甚至将我遗忘。我给她们钱以求得安静。我尤其不愿意解释我的举动及内心的孤独。监禁产生了一个奇怪现象：我那女扮男装的过去不再萦绕着我，它被遗忘了。叔叔的死便是我与过去的清算（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此外，我并不认为我进监牢是为了赎罪，我几乎是自愿坐牢的，为了等待去遥远大陆的领事归来。

等待，学会在黑暗中生活，我觉得必须这样才配得上这个爱情。我就这样适应新的生活，并培养我的耐心。

领事的探视越来越少。他宁可写信，几乎在每封信里都说他见我陷于被囚禁的屈从处境是多么痛苦。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了封信去解除这个误会，花了更长的时间来考虑给不给他这封信。我不能想象他将无法亲自读这封信，而得由第三者代读。我希望能在接待室里亲自读给他听，但是有人在偷听。我多么盼望会用盲文写信。我曾向监狱当局请求过，但无回音。他们一定不把这当回事。要是在今天，我可以使用小录音机，然而在当时，录音带还没有问世呢。我一再修改这第一封情书。

朋友：

我借助卑微的词句向你表达那摇曳不定的回忆的影子，表达我们的诗篇在我心中留下的思念。好几个月以来，也许一个世纪以来，我伸着双臂朝你走去，就好比传说中的雕像伸臂走向大海。我不是尾随你，而是从相反的方向迎着你走来，好让我们迎面相遇，沉浸在同样的光明之中。我往前走，同时感到在我脚下，我的一部分已经在泥土里扎了根。我在四周制造了厚厚一层黑暗，它成为我的避难所。它掩护我，保护我，有时让我头戴狮鬣，有时让我扬帆出航躲避光明。你和我，我们属于同一梦境，就好比其他人属于同一地区，但永远不能说属于同一家族。你的声音仿佛是晨歌的回音，它关注我，伴我前行。这个声音是赤裸裸的，没有字眼，没有词句，仅仅给人以声音的温暖。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春夏秋冬的更迭与我们无关，它们在远方，在山那边相互交替。至于我们的友谊——你叫作爱情——我从不为它祈祷。它是语言所无法表

达的。它是栽在我的意识和心灵中的阔叶植物，它使我不致腐烂，不致放弃等待。有时我很忧愁，一种愚蠢和深重的忧愁像死的星辰一样包着我，于是我待着不动。我等待这些使我们分离的时刻流逝。你在远去，你转过脸去，这我知道，但无能为力。一想到你我便充满激情，它是我的食粮。我在行进的这段时间是一片沙漠，沙砾时而冰冷，时而滚烫。我穿着厚厚的毛袜和流浪者的鞋。我爱惜我的脚，因为道路是漫长的。我知道时间好比是一条变幻无常的深河。我沿着它前行，它是方向，会把我带领到我们下次相会的地方。

朋友，希望你看到这封信时身体健康。你知道，我在这里所需要的只是和你见面。从我的等待到你的归来，这中间隔着蓝色的大海。亲吻你的手。

这封信我发出了，料想他总能找到一个谨慎和靠得住的人为他代读。我的身体感到寒冷。我吃了一片面包和几个橄榄，然后蜷缩在房角里。我疲惫不堪，仿佛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这一夜我睡得很熟，没有梦见我读过的故事中的人物。

## 第十八章　灰与血

正当我认为摆脱了过去，并将那些面孔遗忘时，我的五位姐姐——其中有一位身患重病，或者可能已经死去，另一位侨居国外——突然一同来到我这里。这件事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怪诞（今天我无法告诉你这是幻想、恶梦、幻觉，还是事实，我对细节记得十分精确，但地点和时间却说不清楚）。

她们都是同样的装束，白色衬衣、领带、黑色长袍，头上戴着风帽，一撮用黑铅笔画成的小胡子，一副墨镜。她们一一

来到我面前，每人都带着一只塑胶袋。一切似乎经过精心排练，完全一致。最大的姐姐先走近我，用鼓出的眼睛瞪着我，将口袋放到桌上，命令我打开，里面是只死老鼠。我惊叫，但是发不出声音来。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剃刀，已经打开，随时可以割破脸孔或喉咙。我紧贴在冰冷的墙上，只有忍受酷刑。

第二位将口袋放在我面前，她右手拿着一把屠刀，示意我打开口袋。里面有一个小盒，盒里有一只等着螫人的、红棕色的活蝎子。

另一位向我晃晃手中的剪刀，并递给我口袋。口袋是空的。我刚刚打开它，她便突然将我的头按在墙上，动手剪头发。她用膝盖顶住我的腹部。我感到疼痛。其他人一面笑一面说："这是给你的教训，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强盗，你抢走了我们的一切……坏蛋，你毁了我们……"

第四位——身材矮小，也许算矮人——扑到我身上，咬我的颈部。鲜血流了出来。我奋力挣扎。其他人拖住我。矮人将血装进一个小瓶，放进塑胶袋中。"有了这个和头发就行了。"她说。

最后一位——看上去最年轻——将口袋放到我两腿中间，带着歉然的神色走近我，拥抱我并耳语说："我可是爱你的。我不愿意她们伤害你，何况我两手空空。我没有恶意。"她对我额头猛然一击，便笑着跑开了。这一击十分猛烈，我差一点晕了过去，我突然感到两腿中间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最后这一位心肠最狠毒。她漫不经心地将口袋留在我脚前，袋里竟装着一条毒蛇！我爬上桌子叫了起来。等我明白我在什么地方时，她们都已经消失。地上有几绺头发、几滴血和几小把灰。

我惊骇不已，泪如雨下。厄运降临到我身边，好比是猛禽的翅膀擦过它的猎物。这件事我确实经历过。但是，在何时何处，我不知道。莫非是在监狱中，或是在父亲临终前？总之，我

经历过它，那些框着黑边的模糊形象一再地骚扰我。它们象征着死亡、遭掠夺的寡妇、复仇。

这也许是我遭受惩罚前后的恶梦。

一天，我正沉浸在黑暗中寻找领事的身影，一位强健有力、面貌丑陋的女看守走了进来要我出去。她扯下我的蒙眼布，强迫我跟她走。

“有人来看你，不过不是你等的人。”

她没有带我去接待室，而是叫我下地窖——多半是审讯用刑的地方。她让我走进一个灰暗潮湿的房间，那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和一盏灯。

我独自在这间房里待了几分钟，这里甚至连小小的进气孔都没有，墙上涂着一层又一层的深灰色油漆来遮掩血迹。门开了，像在舞台上一样，有五个女人鱼贯而入。她们的装束完全一样，灰色长袍，眉毛以上是包住头发的白头巾，戴着手套，苍白的脸上没有施任何脂粉。她们一个比一个丑，使人感到不舒服。我明白我面前的这些人是谁：狂热而粗暴的穆斯林姐妹。她们围着我转。我睁大眼睛，认出这是我的几位姐姐。女看守待在那里。她显然受了贿赂而与她们同谋，为她们保密。她们来找我是有明确的目的，要加害于我，或者毁坏我的面容，或者仅仅是威胁我、吓唬我。大姐的一番话很快便说明了这一小群疯女人的来意：

“我们好比是手上的五指，我们一致要来结束这种篡夺和盗窃的局面。你从来不曾是我们的弟弟，也将永远不是我们的妹妹。我们当着阿訇，当着德高望重的见证人与你断绝了家庭关系。现在你听我说，你欺骗了我们，你假装是一座光宗耀祖、使家人引以自豪的雕像、纪念碑，实际上你只是瘦巴巴的身体上的一个窟窿罢了。你和我，和其他六位姐姐毫无区别，只不过你用蜡把它堵上了，欺骗我们，侮辱我们。你和父亲一样，百

般鄙视我们，你那样高傲，不可一世。啊！当时真想把你这个小家伙好好教训一顿……甚至干脆把你宰了。不过，真主对一切自有安排。真主使离经叛道的人从烧红的铁板上爬回到他身边。现在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你逃脱不了。你要偿还。毫不留情，毫不拖延。我们的父亲失去了理智，我们那可怜的母亲落进了沉默的深井中，于是你便趁人之危，带上全部财富逃之夭夭，而我们一贫如洗，一无所有，那座老房子已经破烂不堪，到处都生了霉，根本无法立足。而你把家里的东西抢劫一空，带走了全部遗产。你今天坐牢是罪有应得。你让我们倾家荡产，你得赔偿。记住，你不过是两条干瘦大腿中间的窟窿罢了。我们要把你这个窟窿完全堵上。我们要给你施行一个小小的割礼，这回不是假的，不是割指头，这回是真的，割下那个伸出来的小玩意，然后用针线将窟窿缝死。这回要帮你解决你的秘密生殖器了。你的生活会更简单。你再也不会有性欲，再也没有欢乐。你将成为物品、蔬菜，直到死都流涎不止。你现在可以开始祈祷了。你要喊叫也可以，不过谁也听不见。你的背叛使我们更坚信我们所挚爱的宗教中的美德。正义成为我们的激情。真理成为我们的理想和萦念。伊斯兰教是我们的指南。我们将应属于生活的东西归还给生活。何况我们是怀着爱，在家庭的小范围内这样做的。现在，以仁慈、宽大、公正、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名义，打开小箱子……”

在她说话期间，两个女人将我反手捆在冰凉的桌子上。她们撕破我的长裤，将我的两腿朝上竖起来。女看守是此处的常客，她向她们指着天花板上的两个吊钩，并且给她们绳子。我的双腿劈开，被绳子从两边扯着。大姐将一团湿布堵住我的嘴，用带着手套的手按着我的下腹，手指紧紧压着阴唇，直到将她所称作的“小玩意”挤出来，她往上面洒了一点药，从一个金属盒里取出剃刀片，在酒精里蘸蘸，割下我的阴蒂。我内心在

惨叫，我昏了过去。

剧痛使我在半夜醒来。我躺在囚室里，我的长裤血迹斑斑。我的生殖器被缝上了。我捶门呼救。没有人来。我等到天明，哀求一位女看守带我去医务处。我给她钱。护士——也许和施刑的看守是一伙的——给了我药膏，但是要我在一张纸上签名，承认我是自伤。这是用药膏换签名。我明白所有的人都被我姐姐收买了。药膏减轻了我的痛苦。

在一个多月内，我神志恍惚、精神错乱，不知身在何处，我发狂，整夜说胡话，全身发烫，处在深渊的边缘。领事来看过我两次，但我没和他谈，既无颜面又无勇气，更没有力量讲述我这段遭遇。然而我一心想着复仇。我脑中考虑着几种方案，但是后来，羞愧和对家庭的憎恶使我想到我的处境多么可悲，我身心俱毁、茫然失措。

在领事第二次探监以后，我写了张便条，托一位对我不错的女犯人转交给他。便条上只有这几句话：

> 我失去了你的踪迹。我在黑暗中再看不见你。难受。难受。身体受到创伤。你是我唯一的光明。谢谢。

## 第十九章　被遗忘的人

我带着被伤害的、遭劫难的身体继续在黑夜中漫游，但这是为了逃避痛苦，而不是为了新的相聚。在一个极大的厂棚里悬吊着瘦骨嶙峋的身体，我在它们中间穿行。它们吊在那里，皮贴着骨头，一丝不挂，全身透明。这些萎缩干瘪的躯体堆在厂棚中。我看见顶里边有一扇门，便向前走去。那里甚至还有一个用几种语言标明出口的指路牌，还有绿色箭头。我按箭头的方向走，但永远到不了出口。我注定要在这被冷漠的寂静和恐

惧的气味所笼罩的房子里徘徊。我不知道恐惧也会发出气味。一阵轻微的穿堂风吹过整个厂棚，但是那些躯体几乎没有晃动。有时骨头相撞，发出响板的声音，回音显得异常。我听见身后有声音说：

“你过来，我的时间不多，只够向你揭示生命的奥秘，死亡的面目……你别害怕。他们以为我死了。我受了伤，但我已经见到生命结束以后的景色。你受伤了？反正我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你必须知道，人们必须知道……等等，别走……”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脸色灰白、双膝满是血污的男人。这不是鬼魂，是个奄奄一息的人。他挣扎着要把秘密告诉我。我走近他。

“你眼前的这些人从前是穷人、乞丐、流浪汉、病人。这里是牲口集市的大棚。有一天，一位要人，一位外宾要来这座城市走一走，于是上面下令在全城清扫一番。我们是肮脏的、不受欢迎的形象，必须抹掉它，将这些居民赶走，使他们消失，至少在外宾访问期间暂时销声匿迹。命令被付诸实行。逮捕接着逮捕。他们把我们堆放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忘了。完完全全地，我们被遗忘。我们之间相互殴斗。我是最后的幸存者，我不能不死，因为我的见证太可怕了。你将我的话转告别人，将你在这里所见到的讲给所有的人听。这不是恶梦。我们不是鬼魂。我们是变成渣滓的、永远被遗忘的人。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们。你是走进这厂棚的第一个人……”

我大概在这个地方迷了路，剧烈的痛苦将我带到了这里。我是醒着的，那是幻象。然而的确有这件事，它发生在冬天。城里的人至今还谈起它。一天人们打开集市准备布置展览会时，才发现这么多尸体。恐惧的力量大于痛苦。恐惧与厌恶。我摸摸我的身体，皮肉骨头都受到损伤。我长久地憋住，不敢小便，我

知道这会很疼。我的小腹肿胀起来。小便时，我屏住气，满身大汗。那位垂死者的声音进入我身上，汇入我的声音之中，成为我自己的声音。我再也听不见他说话，但是我内心在说话，在不断重复他告诉我的秘密。奇怪的是，这种占有减轻了我的痛苦。

就这样，我在高烧、痛苦和恐惧中度过了两夜。

使我伤残，这是姐姐们对我的报复。可是她们怎么会有这种野蛮残酷的主意呢？我后来知道，我所遭受的酷刑其实盛行于黑非洲、埃及和苏丹的某些地区。它的效果是使情窦初开的少女不再有任何性欲和欢乐。我也得知，无论是在伊斯兰教还是其他宗教中，这种性质的残害是被禁止的。

栖息在我身上的那位垂死者的声音变得清楚明确了：

“女看守是很久以前从苏丹来的奴隶……她是个巫婆，精通各种酷刑……”

肯定是她出的主意，让我终身伤残，永远被生活抛弃。

我的热度持续不退，这是由于伤口感染。狂热在我的血管中流动，使我的头脑十分混乱。我的幻觉越来越阴森可怕。我的声音也变了。我仿佛被死神附身。为了得到解脱，我必须将我在厂棚所见到的讲出来。我寻求听者，但既无看守又无护士。我蹒跚地去医务室，跌倒在走廊里，这时碰巧有一位医生从那里经过。我失去部分知觉。医生暴跳如雷，大声喊着，责骂所有的人都是残忍的蛮族。某位主管人拿出我承认自伤的证明给他看。他的愤怒有增无减，立即让我住院。他为我感染的伤口进行治疗，几天以后给我施麻药，拆去我阴唇上的缝线。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他简直无法相信。他想报案，可是片刻以后，他举举手臂，表示无可奈何。

“这里的人都被收买了。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警察是不会怀疑看守人员的。何况你还签了字。可这究竟为了什么？你怎

样得罪了这些女人?”

他叫我不必为健康状况担心，并且答应留我在医院尽量多住些时。

“这里总比牢房好!”他说。

尽管得到治疗，我仍然感到疼痛。我确信，只要我没有把在厂棚中所看见的——看见的或者想象的——事讲出来，我会继续痛苦下去。那位奄奄一息的人的形象和话语成为我精神和肉体上的沉重负担。每一个字好比是针状的尖细的晶体，刺戳我身上的痛处。

我问医生，他下班以后能否接见我片刻，他略显迟疑，接着便答应了。我告诉他我的幻觉是很荒诞古怪的，即使它们是莫须有的事，仍然在我身上产生影响。

“我不是疯子，”我对他说，“但是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多少逻辑的世界里。请相信我，我只要求您听我说。”

于是我将夜间漫游详情讲给他听。他似乎并不吃惊。他点着头，仿佛这件事毫无古怪之处。我讲完以后，他站起来说：

“这件事也许并非你的真正经历，但它实有其事。警察把乞丐关了起来，然后便忘得一干二净。报纸上只字未提。可是在我们这里，谣言往往是可靠的消息来源。谁都知道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去核实。因此这成了一件大事。我奇怪的是，你的痛苦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大概是剧痛给了我洞察力，几乎是通灵能力吧。”

这次谈话后，我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不想领事，我并未忘记他，但我不愿让他参与这些流血和死亡的事。他不知道我住院了，每次来探监时，别人都对他说我不愿意见面。他猜到大概出了点什么事，以为我生了病，心情沮丧，以为我不敢让他看见我那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丝欢乐的脸。他一直是这样想的，因为在他看来，有些东西可以让人看，有些东西则不可以

让人看。他来医院的头一句话便是：

“你现在可以让我看你的脸吗？”

他哪里猜得到我刚刚承受的血腥的考验。

看我的脸，这是他的第一个动作。他在床沿上坐下，双手轻轻抚摩我的前额、脸颊、鼻子、嘴和下巴。

“你流了不少泪，你瘦了！你不要糟蹋自己，这可不好。”

医生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我住院的原因。他对这事一言不发，拉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他走了以后，我摸摸脸，发现有一层汗毛。我没有心思打扮。我的脸很难看，我有许多天没有梳洗了。当晚我把自己关进浴室，好好将外表修饰一番。

领事常常来看我，带来鲜花、水果和香水。他从不空手来，也从不和我谈起那件事。我很欣赏他这种分寸，但同时又担心。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是表示他与我分担痛苦，同情我，还是表示他感到别扭，而这种别扭将渐渐在我们中间画出一条鸿沟？对这个问题，我难以启口。他每次来，问问我的睡眠如何，然后就谈些别的事。他间或也和医生谈一谈，然而不当着我的面。我后来得知，他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生子。他为此很苦恼，但不露声色。其实我也在想这件事。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怀孕、生育、教育孩子。我不仅没有想到怀孩子，连总有一天要当母亲的念头都没有来得及考虑。我和领事只有少数几次作爱，而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怀孕。这说明这一切对我是多么新鲜，而我一直还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沙袋。一切都是朦胧暧昧，我仿佛是一个塞满稻草的假人，它没有吓走乌鸦，反而吸引乌鸦在我肩上筑巢，有一些竟然在我脸上啄洞假充眼睛。我失去了生活在世上的感觉。我在解体，仿佛在化为废墟，同时又在无止境地重建自我。一切往事像暴风骤雨一样袭击我的头脑。一切都混杂交错在一起。我寻找办法缓和痛苦，不仅仅是像毒药一样在我血液中流动的痛苦，还有领事每次来访以后我所感到

的痛苦。他每次来，往往一句话也不说。他的心境像千斤重担一样沉重。他神色沮丧。痛苦占据了他。我越来越不知所措、惶惶不安，陷入混乱与恶梦般的幻象之中。我又孑然一身，在未施麻醉药的情况下独自面对命运的最后打击。它带来的不幸、忧愁和残暴决不是任何恻隐之心所能理解的。我决定回到牢房。我四周都是白色，它太刺激我的眼睛，这种半自由状态只会增加我的惶惑。我不得不祈求医生让我回囚室去。

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时，领事突然走了进来。他的愁容比往日稍稍舒展一些。他带来了一盒薄荷，对我说：

"做茶喝吧，像以前一样。"

我强烈地感到，确定无疑，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破裂了。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我感觉得到，我并不惊奇。

我们没有喝茶。我告诉他我要回牢房。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他来是为了和我谈谈的。他在椅子上坐下，我坐在床沿上。在长长的沉默以后，我看见他脸红了。

"请你别动。"

"可我没动呀！"

"我知道，你没动，不过你脑子里的思想在来回走动……我听见它们的相撞声。"

接着，他用镇静的声音说：

"今天我的两只手没有勇气看你的脸。它们很累，感到自己无用和有罪。我知道它们拒绝那样做。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从来配不上你的热情和勇气。我命中注定永远不会有热情。从童年起，我就完全处于悲剧之中，上天或者生命迫使我必须坚持，不能折断生命之线，而要使自己更坚实，不是成为一个特殊人，而是成为一个正常人。我很难向你说清楚我那许多想法和看法。肉墩子的死，我接受得了，但是你的离去和入狱，我接受不了。从那时起，我便不停地为我的思想和疲乏的身体寻找一个避难

所、歇息处。我试图让黄泉之下沉默不语的母亲开口。听听她的声音……哪怕仅仅一次……听她祝福我，甚至诅咒我……听听她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远离一切，去沙漠，去最南部，在黑暗中旅行。目前我在写作，我得承认是你的思想在指挥我的笔。我写出来的东西使我吃惊，并且支配了我。你怎么会有这种闯入生活、高傲地——我是说勇敢地——搅乱生活的力量呢？从前，当我为自己写作时，我在夜里进行。而现在，你那充满思想的声音清晨到达我这里，这些思想越过黑夜与拂晓一同来到。我的作用只是将它们整理一下写成文字。我很少介入。你的故事是可怕的。其实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你的故事，还是我们都无法理解的星辰方位的故事，例如银河的光束所产生的故事，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月亮、命运和天空的撕裂。你本人就是附在我身上的奥秘。我只有在这段故事的结尾才能得到解脱。但是在我旅途的终点我会找到什么呢？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将故事关住的，你让它敞开着，使它成为永无止境的神话。你的故事好比是一连串的门，通向空白境界和蜿蜒曲折的迷宫，有时出现的是草场，有时是一所老屋的废墟，里面埋着死去多年的住户。这大概就是你的出生地，天意使它成为被抛弃和遗忘的、该受诅咒的地方。啊，朋友！自从我跟随你的声音，自从它将我带往被绸缎裹着的、血迹斑斑的黑夜，我便置身于奇异之中。我知道自己并非在幻想……我几乎具有了你的通灵天赋。怎么对你说呢，我必须通过一道窄门才能抓住你。我听见你的声音，我的手在寻找你。但我知道你很遥远，在另一个大陆，满月时你离月亮更近，离我的目光更远。我看见你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永保童稚的天之骄子，无论是友谊或爱情都束缚不住你。你是无法抓住的。你是黑暗的产物，是我痛苦黑夜中的影子。我有时情不自禁地喊道：‘你是谁？’自从悲剧发生以后，我有时感到我被你的家庭所施加的、由邪恶的手所织成的魔法圈住了。

我想告诉你，甚至恳求你，不要改变你的本性，继续你的路程吧，因为，无论是监狱还是别人的眼泪都无法阻挡你。我等了你很久。你像迷途的动物一样，以奇异的魅力闯进我的生活。和你在一起，我的心成了我的住所。你走以后，我便不再生活在那里。我的孤独变得赤身露体，它失去了你的照顾和保护。只有你的声音给我的身体以活力，于是我写作。虽然我惊恐不安，但我仍然将你讲述的事写成文字。我是来向你告别，求你宽恕的。我们的故事已经难以维持了。我将去别处，以别的方式将它继续下去……我要走了，在我去的地方，失明将再次使我完全残废，你的到来并未能使我逃脱这悲惨的命运。最后我要告诉你，我的手教我认识了你的美，我像孩童发现大海一样无比激动。我将保护这双手，用细绢将它们包着，因为它们保留着你的美的印迹，好比保守秘密一般。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明白，这种激动是绝无仅有的。我闭上眼睛、合上手将它锁住，我保留它，直到永远。再见了，朋友！”

## 第二十章　我的故事，我的囚室

领事的自白使我茫然失措，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使我成为虚无缥缈的沙土之躯的故事将伴我一生。它将是我的全部生活，占据全部地盘。我后来的一切经历只是它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延续，只是它直接或伪装的表现形式罢了。

我的故事就是我的囚室。我由于杀人而被囚于灰暗牢房中，这只是件次要的事。不论我去何处，我把囚室像甲壳一样背在背上。我住在囚室里，只好渐渐地习惯它。这种孤独也许可以帮助我一一割断多舛的命运在我周围织成的网。我仿佛是一只存放在贴上封条的狭小棚屋里的紧闭的箱子。我处于来自久远的、令人窒息的麻木之中，它来自遥远的时期，以至我感到我

的年龄受到几个世纪的渗透和考验。

领事在告辞以前，留给我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我打开它，上面是一幅画，或者说是路程图。一支箭头笨拙地指着南方，另一支箭头指向北方，中间是一株棕榈树，旁边还有波涛，形状恰似展翅的小鸟。纸的另一面有这几行字：

> 只有友谊是心灵的无保留的赠与，只有友谊绝对的光明，一片光明，肉体在其中几乎难以被觉察。友谊是天恩，它是我的信仰，我们的领域。只有友谊能使你的肉体重新得到那备受磨难的心灵。遵照你的心灵，遵照你血液中的激情行事吧。永别了，朋友！

从这以后，我不再戴蒙眼布，不再在黑暗中漫游。一个念头开始缠绕我：上天或爱将给予我耀眼的光明，这强烈的光将使我的肉体变得透明，将它洗濯一新，使它重新获得惊奇感所带来的幸福，恢复体验新生事物所不可少的天真。这个念头激励着我。我全神贯注地思考它，领事的形象渐渐消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把握。我失去了他的踪迹。我知道他在跋涉，也许在一个岛上，甚至也许入了土。

我觉得监狱的生活很正常。自由的愿望被我遗忘，监禁不再使我感到压抑。我感到自己再无羁绊。女人们来看我，替别人请我代写书信。我很高兴能帮忙，能效劳。人们给我一张小书桌，还有纸和笔。我成了知心密友和参谋。我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内心满足，是有所寄托，以远离我自己的监狱。我的黑夜越来越像是大搬家，那些暧昧的、常面目可憎的房客一一迁走。我生活中所积累的众多人物都必须离开。我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赶走。我一闭上眼，便看见他们像幽灵一样在浓雾中走下火车。他们情绪恶劣，有些人在抗议，另一些人威胁说要回来报复。他

们对这突然的逐客令感到惊奇。我注意到他们都是睡眼惺忪，茫然失措，一瘸一拐地蹒跚地走着。甚至还有一位双腿残缺者，他走得飞快，超过落后者时便用拳头打他们。离开这副化为废墟的骨架，他们应该高兴吧。我的黑夜越来越像一个废弃不用的火车站台。人物从我的黑夜里掉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逐渐地远去，接着便是寂静，有时有跌撞声。

白天，我忙于代写书信的工作。晚上我清理脑子。因为这些人物走后留下一大堆破烂东西，它们滞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无法安宁。

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清扫我的脑子，花了好几个月。在我失去的形象中也有领事。然而我并未见他下车。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不再在我身上。只有我们两人的身体交相拥抱的情景间或在记忆中再现，并且新鲜而生动。人们可以忘记一张面孔，但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炽热的激情、温存的动作、温柔的声音。

我的积极使监狱当局正式任命我为“代笔人兼秘书”。我还得替监狱长起草信件，因为他只会写某种类型的信。我虽是囚犯，但作为监狱的公职人员，也穿起了制服，灰上衣，灰裤子，蓝衬衫，黑领带，海蓝色的帽子和黑鞋。

这身打扮最初使我很别扭，但是没有别的办法。这是照顾，其实更像命令。工作，尤其是穿着制服的工作，帮助我远离我自己。领事的形象不断消退，最后成为火焰中央的一个闪烁不定的点。我的回忆在减退，我逐渐失去它，就好像别人失去头发一样。我的脑袋闪亮，再没有任何回忆挂在上面。

早晨我穿上制服，照照镜子。我微笑。我又着男人的服装，但这不是假扮男人，这是制服。女人穿上男人的服装，好显得严厉和威风。我不指挥任何人，但是女犯们把我看作她们的上司，向我致敬。这着实可笑。有些人甚至称我“先生”，也许并非有意。我不加纠正，听任这种疑惑继续存在，但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我留意自己的面孔，多施脂粉，我比以前爱漂亮了。在监狱里，人们继续不顾一切玩弄假相。可是我已经没有心思这样做了。

我的处境逐渐改善，我得到某些特权。我既不完全是囚犯，也不完全是公职人员。某些人羡慕我，某些人害怕我。我来往于这两个阵营之间，仿佛处于两种语言中。

信件不多的时候，我将对外界仍感兴趣的犯人集合起来，给她们朗读几天以前的报纸，她们可以自愿参加。战争、政变等震撼世界的大事引不起她们的关心。她们需要的是社会新闻，高喊："血和爱情！"情杀是她们最爱听的。读报会变成了我讲故事的故事会。我一面讲一面编造。情节总是一成不变：以流血告终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我高兴地创造和想象人物与情景，有时我离题太远，于是听众群起而哄之，她们对我的感叹丝毫不感兴趣，要求我言归正传。有人起哄时，我便不再往下讲。我讲故事的才能很快便枯竭了。我讲的总是同样的故事：两个人偷偷地相爱，不顾一切危险，然后发生了悲剧，事情败露，惩罚和复仇。

有些女人单独来看我，向我讲述她们的遭遇。她们大大虚构一番，以为她们的生活是一部小说，她们的命运好比是被埋没的女主人公的遭遇。在监狱中，她们只能靠话语来度日，因此胡说八道，臆造曲折离奇的故事。我耐心地听她们讲。我的生活经验不多，因此从这些故事中学到不少东西：关于社会习俗、男人的平庸、心灵的伟大与软弱。我意识到，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受到多么精心的保护，不知风暴、寒冷、饥饿为何物，就好比被父亲藏在玻璃罩下，既无灰尘又无人敢碰。我呼吸困难，因为我戴着一个钢面具，被锁在家庭之中，而家庭又被关在疾病、恐惧、疯狂之中。我那女扮男装的生活不仅仅是罪孽，而且是悖逆，是谬误。如果我像别的姑娘一样生活，我

的命运也许会动荡不定，但绝不会如此可悲，如此被羞愧、盗窃、谎言所玷污。

我处于四堵灰墙之中，只能一再重复这些想法。我的目光中再没有和谐。它随意注视什么，完全漠然。有时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于是产生了深深的恼怒。我仍然站在埋葬父亲的那个该诅咒的地方。我变成一个作恶的幽灵。我把父亲挖出来，加以践踏。我疯了！当我考虑自由时，我感到不适，全身大汗。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琐碎习惯的影响下，现实在我身上已经不再产生反应了。我的愤怒消失，我的感情成为白色——导向虚无及慢性死亡的白色。我的激情融化在一泓死水中，我的肉体停止了运动，它不再变化。它衰弱了，不再动弹，也不再有任何感觉。既不是丰满和贪婪的女性躯体，又不是平静而强健的男性躯体，我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我在地狱。

## 第二十一章 地　狱

她们走了很久。默默地走着。从日出时就上路。人们远远望见她们。她们一小队一小队地走着。她们来自远方，有的从北方来，有的从东方来。来到这个沙丘，进入这个光明之源的神奇国度的愿望使她们脸上不露出饥渴与疲乏。她们的嘴唇被热风吹得龟裂，有些人淌着鼻血，但她们接受了这一切困难，既不厌倦又不后悔。她们在沙中行走，与起伏的沙丘浑然一体，她们的身影仿佛是旗帜，向最后的沙丘致敬，将寒冷而干燥的晨风遗忘。她们到达时，日光变得柔和和朦胧，太阳远逝，光线回到天空，黑夜即将开始。她们要在这个时刻到达，必须这样，这个时刻的长度是含糊不清的。我在孤独中想象永恒将从这里开始。一切行进都要在这光线中完成，并融合在其中。沙漠有自己的规律，天恩有自己的奥秘。

这些跋涉的人是不提问题的。她们知道必须在由白昼转入黑夜的时光到达。这是一个条件，否则她们对圣女的祈求不会被接受。

我是圣女，我冷酷无情。我时而是雕像，时而是木乃伊，高高在上。我失去了记忆力，不知自己来自何方。我的血液一定是白色。我的眼睛随着阳光改变颜色。

她们大都很年轻。她们由母亲或婶子陪着，不敢正视太阳，低垂的目光盯着沙砾，裹在粗大毛袜里的脚默默地在沙子上留下深深的印迹。

她们听说过沙漠圣女，她是光明之女，她的手有神力，能够阻止无法补救之事，防止灾祸，甚至将不孕之症永远从年轻女人的身上驱走。她们在试过一切办法以后来到这里。我是她们的最后希望。

一切都必须在寂静中进行。这个地方的寂静具有干冷的颜色，近似蓝色。它笼罩一切，如同射进石缝之间的光线。她们的头脑中只有一个唯一的、无时不在的、遥远的回声——婴儿的哭声。

我坐在宝座上，戴着白手套，蒙着面纱。女人们鱼贯而入，低着头，跪着从我面前过去。她们离我有半米远。她们亲吻我的手并掀开她们的袍子。我轻轻地抚摸她们平滑的腹部并碰一下她们的阴阜。

我摘下手套，将热力传给她们，这个热力原则上应使她们多育。有时我的手指在她们的小腹处用力耕耘，仿佛这是一片柔软潮湿的土地。女人们很高兴，有人拉住我的手，使它从下腹部向下滑向阴道。她们认为仅仅抚摸是不够的，为了更保险，她们迫使我的手指使劲搓揉她们的皮肤，一直到出血。我是不知疲倦的。女人们整夜川流不息。戒律——此处的戒律以及无所不在但看不见的主人的戒律——规定她们在拂晓、在初露的

第一线晨光中起程。面对这些被领到我面前的十分年轻的女人，我茫然失措。她们有的年纪太轻，我不敢碰她们，只能将手指放在山榄油的碗里蘸一蘸，然后轻轻碰她们的嘴唇。有些人舔舔我的手指，有些人扭头过去，大概不喜欢这强烈的山榄油味。她们的母亲往往在她们后颈上敲一下，迫使她们用脸沾去我手上的油。

地狱，我后来见到了它。那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切都显得奇异：声音变大了，物体在动，面孔变了形，而我，我晕头转向，极度疲惫。

我像往常一样坐着，伸出手履行礼仪。我机械地做着动作。一切都显得错乱、虚假、不道德、古怪可笑。突然，隐士墓中一片寂静。女人们成排成队，等待从我手中得到生育的秘方。

地狱在我身上，它使我产生了混乱、幻觉和痴狂。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个赤裸的腹部伸了过来，它长满了汗毛。我的手往下抚摸。我赶紧缩回手，瞧着那张试图躲藏的面孔。他低声对我说：

“你离开我们很久了。为什么这样突然离开我们？你仅仅留下你的影子。我无法入眠，四处寻找你。现在你投降吧！还给我活力和生命，还给我做男人的勇气。你的威力无边，这地方的人都知道。你离开了很久。将手放在我的腹部，用指甲将它撕碎，切莫犹豫。如果痛苦是命中注定的，我宁可在你的手中痛苦。你美丽，但无法接近。你为什么远离生活，为什么栖息在死亡的阴影里？……”

他用长袍上的风帽盖住了头。我会发现什么呢，我感到害怕。也许这声音对我并不陌生。我不必揭去他的风帽，他自动这样做了。他的面孔变幻着颜色和形状。许多形象相互堆积起来，组成画像，时而是我父亲，时而是被我杀死的叔叔。在这些陈旧的肖像之上，突然出现了领事，他睁开了眼睛，它们炯

炯发光，充满笑意，这一双明亮的，甚至是蓝色的眼睛。男人不再和我说话了。他瞧着我，凝视我。我只得垂下眼睛。我弯下腰，亲吻他的手。我无意说话。我感到身上升起一股热气，这是他整个身体的热气，是他那敞开的目光、重见光明的眼睛所散发的热气。这股热气使我的眉毛和睫毛先后一点点脱落，然后又使我前额的皮肤片片脱落。

我感到腰部疼痛，接着便感到空虚，一种持续的空虚攫住了我。我光着头。我的两肩被烧伤，两手动弹不得，我在外人所不知的情况下承受时间及其厄运，仿佛我和这男人被关在一只玻璃笼里。我是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在石砖路上踽踽独行，随时都可能跌倒。我明白我正在摆脱我自己，明白这一场战争正是要我抛弃受蹂躏的身体。我体内全是破布，如今暴露于强光之下，这光线很美，但我丧失了力量和感情，我的内心在燃烧，我被抛到空虚的旋风之中。我四周一片白色。我迟疑地对自己说："那么这就是死亡了！赤着脚在冰凉的石头上跋涉，而我们周围是一层雾气或一层白云。这倒不坏……可是路在哪里？结局在哪里？我将永远暴露在这烧炙我并且不给我影子的光亮之下吗？那么，这不是死亡，这是地狱……！"

一个陌生但清亮的声音对我说："有一天——不是有一夜，因为夜是在另一面——有一天，你将生出一只猛禽，它将站在你肩上替你指路。有一天，太阳将斜下来，离你更近。你将没有办法逃避它。它将不伤害你的身体，却将体内的一切焚烧干净。有一天，山将裂开，将你载走。如果你是男人，它将留住你，如果你是女人，它将送你星形首饰，派你去无边爱情的国度……有一天……有一天……"

声音消失。这也许是我自己的声音，但被他人据为己有。他们一定夺去我的声音，让它在云间荡漾。于是，声音独立存在，自己叙述自己。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去了声音，然而我听

见它在远方，它越过其他山冈，从别处传来。我的声音是自由的，而我，我仍是囚徒。

我的失眠之夜充满了这些在沙中艰难行走的白衣妇女的形象。她们有一天会到达那个只存在我的狂想中的地点吗？即使有一只吉祥的手奇迹般地将她们领到圣女墓前，她们遇到的会是冒名顶替的诈骗。如今我知道这一点，但无法告诉她们。即使讲了，她们也不会相信我。我只是罪人，我在服刑，而我用这些图像来解闷！也许如此！然而，痛苦，在头脑和心灵中制造空白的痛苦，这种痛苦既无法描述，也无法指给人看，它在内部，它被封闭，它存在于无形之中。

我不需要这些由灼热高烧所组成的新幻象来打破沉重的命运之门。我要出狱了，我有预感，但我不愿意带着这么多与我纠缠不清的形象离开监狱。怎样摆脱它们呢？怎样将它们封存在囚室的灰墙上呢？

我重新戴上蒙眼黑布，脱去衣服躺在地上。我赤身露体。水泥地冰凉。我的身体温暖着它。

我冷得发抖。我发过誓要抗住寒冷，必须经过这番考验，才能从形象中得到解脱。必须告诉我的身体和感官我关在什么地方，告诉它们：依靠变成恶梦的幻想来逃避监狱是虚幻的。

虽说我的灵魂伤痕累累，我的身体却不再撒谎。尽管潮湿和寒冷侵蚀我的肌肤，我仍然睡着了。这是长长的、美美的一夜，没有任何形象来干扰它。早上醒来我咳嗽，但我感到好多了。

## 第二十二章　圣　　人

走出监狱时——我得到减刑——我哭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眼中噙满眼泪，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我流的是快乐的眼泪，它表明我的身体得到了新生，它又重新有感觉，有激情。

我哭，是因为我离开了我终于找到一个席位的世界。我哭，是因为没有人在等我。我是自由的，我是孤独的。我想到领事，但我知道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许他已摆脱我们的故事。

我急切地想看大海，去闻闻它的芬香，看看它的颜色，摸摸它的泡沫。我坐上南去的长途汽车。车走了整整一夜。人们抽烟，喝柠檬水，他们并不妨碍我。我待在那里，睁着眼，等待大海的出现。清晨，我首先看见地面上升起薄雾，仿佛是地面上一条巨大的被单——被单或雪野。我辨认出几只小船和帆船。它们几乎悬在半空中，至少在雾层之上。空气的深处是柔和的白色。物体似乎存在于无邪之中，由于某种魔法而显得亲近无害，它们的轮廓模糊不清，大概是因为我的视力调节不当。梦想多半是从这被蓝光穿射的白濛濛的气层中摄取形象的吧。

这是秋天。我穿着一件男人的长袍，绒毛厚而粗糙。一条漂亮而鲜艳的头巾包住了我的头发。我涂了口红和黑眼圈，在小镜子里照照。我的脸又逐渐恢复了生气。它从内部被照亮。我感到快乐和轻松。我身上那件卡车司机的长褂子使我显得滑稽古怪。睡眼惺松的旅客们有时不安地看看我。我向他们微笑，他们低下眼睛。在我们这里，男人是经不起被女人看的，但是他们喜欢看女人，打量女人，不过总是斜眼偷看。

这座城里，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是大海，只要翻过矮墙就到了沙滩。我沿着寂静无人的海滩慢慢走，在雾中前行。我只能看出几米远的地方。我回头看，仿佛自己被浓雾团团围住，被白纱蒙住，与世界隔绝。我独自一人，我被封闭在一种发生巨大事变以前的幸福的孤独之中。我脱下拖鞋。沙子是湿的。我感到从远方吹来徐徐清风，它托着我向前，我任它托着，像树叶一样轻轻飘起。突然，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承受的光自天而降。它来得如此突然，我仿佛看见一个悬在半空的球——光

的泉源。它驱走了雾气。我好似赤身露体，再没有任何东西蒙着我，保护我。在我正前方，在奇迹般缩短的地平线尽头，有一座白白的房子。它在山岩之上。我攀登岩石，到达山顶。在我前面是大海，在我后面是沙滩。房子是敞开的，门已经没有了。只有一间房，很宽敞。没有家具。地上铺着旧席。挂着的油灯只能发出昏暗的光。在一个角落里有个男子。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在默默祈祷。在另一边是妇女和儿童。只有一位老妇人在祈祷。我走过去端详她。她看不见我。她全神贯注地祈祷。我在她身边坐下，也假装祈祷。我做错了手势，引起她的注意。她酷似肉墩子。她没有肉墩子那么肥胖，但是手势和坐下的姿势却一模一样。我中断祈祷，开始不安地瞧着她。她的手指正在捻念珠，嘴唇儿纹丝不动。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过了一会儿，她向我弯下身来，一面拨着念珠，一面对我说：

“你终于来了！”

这确实是她！肉墩子！她的声音没有改变。她的脸上添了几道皱纹，但是变得更平静，更富人情味。

我退缩片刻，然后不假思索地说：

“是的，我来了！”

我处在某种魔力之下。我正想说点什么，她抓住我的手臂说：

“低声点，免得吵醒圣人。”

在我思想中，一切都变得清楚明白了。我明白在生与死之间，只隔着薄薄一层雾或一层黑暗，我明白谎言在真实和表相之间穿梭结线，因为时间只不过是我们的焦虑所产生的幻觉。

圣人在众人之后起床。他从底门中走出来。他一身白衣，披着面纱，戴着墨镜。男人和女人们赶紧上前，毕恭毕敬地亲吻他的手。有时一个男人在他身边停留稍久，凑到他耳边大概讲什么秘密。圣人点点头，然后宽慰他，仿佛在为他祝福。

我也站了起来，走进女人那一队。接着我想开玩笑，又排到男人那一队。我那件长袍完全可以使我装作男人。我来到圣人面前，跪下来，握住他伸出的手，没有亲吻它，而是舔它，舔每根指头。圣人试图抽回手，但我用双手将它握住。男人不知所措，我站起来，凑近他耳边说：

“很久以来没有男人抚摩我的脸……来吧，用你的手指，用你的手心温柔地看看我。”

他俯身说：

“你终于来了！”

# 后　记

有关本书收入作品的版权问题，我社已与相关出版单位和作者（译者）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另有少数作者（译者），由于地址不详和联系不上，我社已将这部分作品的版税预留，敬请有关作者（译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委党校二号楼（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　九洲图书出版社总编室

邮政编码：100044

电　　话：8366741　8366742